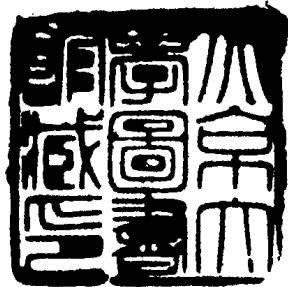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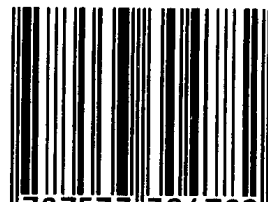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四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〇

[illegible]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〇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二)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一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二）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

海石開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統系類

五帝家天下

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侄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頊傳位與從侄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侄孫前漢律歷志載顓帝五代生鯀則舜傳位於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令遡五帝之上而覲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炷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

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虞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之子也改姓己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㑹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

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侄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子實侄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違是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子柰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侄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未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自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傳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

侄太甲小甲傳弟雍己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侄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侄者其後如漢惠傳弟文帝昭帝傳侄孫宣帝成帝傳侄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侄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

堯哉蓋曰弟曰侄曰侄孫既皆吾之族類而不謂之家天下不可也

虞周世系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始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以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

作周紀抅於國語遂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語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立後

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子立衍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遵時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

立嫡所以重宗紹統消覬覦而絕禍變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曾孫無嫡孫立嫡孫之弟先支後庶可也無則上求嫡子之弟立之無嫡弟而後及庶弟也

楚世家

史記楚世家云顓頊生稱世稱世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名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楚其後也

正統

或曰通鑑正朔以曹魏繼漢朱梁繼唐後周繼後漢何爲而舍吳蜀晉陽北漢之正哉曰吳王孫權晉王克用始則無所受蜀王北漢主終則無所授始終無所授受者紀一國之事可也紀歷代之事不可也

五代統系

五代之君多可議者朱梁以盜賊唐晉以夷狄郭周以卒伍視昔神明之胄既天壤矣而其有天下也梁晉周俱以篡殺中間名義可言而其體稍正者

唐莊宗漢高祖而已莊宗之父有懈德且其威梁徒以志雪父讐非真爲唐討也兼之身徇不終然則不無遺憾惟漢高始終之討差若無歉蓋石晉亡契丹既去斯時中國無主高祖乃自太原入主中國其取天下於中國之人非若他人之篡奪者也既而歸終于寢付畀于子亦庶幾矣所不能免君子之責者謂其擁兵自定曾不爲晉氏一舉勤王之師此其坐觀成敗而睥睨其後蓋卞莊子之故智大率末世而下奸雄乘時徼利後先效尤固不可以純臣望於知遠也其最可恨者父子繼世

徵明年爲郭氏所滅雖然劉崇之漢實紹遺緒
蓋前後建號者三十餘年亦庶幾蜀漢之作其失
由作史者抑太原爲北漢故氣脉實聯而名號各
別此則後世綱目君子之責也五代多養子繼世
唐莊宗之後有嗣源愍帝之後有從珂周太祖之
後有柴榮漢孝和之後有繼恩繼元夫是數朝其
外勢雖聯而內脉實絕作史者宜有特筆以表實
録可也陽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
襄之世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南宮
氏作史斷宜謂秉筆君子當於秦莊襄既卒特書

曰嬴氏之秦亡然後叙呂政之所從出而定爲後
秦晉愍帝遇害特書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叙瑯
琊之所從出而定爲後晉夫坰鄙曖昧馬牛疑迷
其視五代養子氏姓未脫所生尚存者迥異且其
創業中興方茲伊始雖有內絕之疑然豈可遽加
以亡之文南宮之論苟以示人嫌疑之戒可矣而
據以亡人之國恐春秋忠恕之筆難襲夫法家刻
深之文也若愚所妄擬則事情彰灼雖使嗣源諸
君復作當亦無可藉口大槩欲以莊宗即位之後
定爲東唐而別嗣源以下爲後唐若曰莊宗本無

意於厎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
百年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
去史册北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後漢其所
謂漢乃知遠一脉自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也
莊宗繼岌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絕然
後下結之曰鴈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從
珂繼立別其與逖信異類周祖既殂結之曰郭氏
之周絕繼乃揭書養子榮立明周移於守禮之柴
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絕繼乃揭書養子繼
恩立養子繼元明漢移於薛何之亂仍於各主嗣

立之下因大立論而明立之之戒夫然祚命短長統
系繼續苗裔真僞皆昭然于千百世之下而所謂
春申進李園之妹呂后取他人之子之計庶其畏
天下後世之公議而可少息矣然歐史得其意而
未盡綱目欽其例而不書續綱目有見於繼恩而
復遺於繼元則區區之論佀亦可備一說也

南北史例

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齊周隋方
是時天下參隔江南雖號正朔相承然劉宋而下
類非東晉正統之比然則南北各爲史固亦事理

之當然者也嗣是而後元人以夷狄滅宋旣而議修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亡金舊臣非不知宋爲正統私以宗國之故耻列於夷狄僭僞乃倡言元承金金承遼遼承晉爲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辨不暇復論且謂南宋爲靖康游寃餘鬼其無忌憚者至謂建炎以後嘗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楊維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冀破其說而漫不見然以公論終不可泯也則畧倣南北史例三國各爲紀傳俾家自爲史金史所載率多吠堯之言當時不爲怪也後四明陳桱氏作通鑑續編

謂宋爲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註其下深寓春秋予奪之誼我　朝詔作續綱目據以立例然後千萬世人心天理之公者至是獲明於天下矣其小異者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卽大書正統而續編於太平興國四年始書雖本諸朱子之說然宋祖神功聖德固難夷之列國而太原在當時不抵一鎭以是而遂欲與中國抗峙恐未爲定論也

宋之所始

帝嚳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殷之先一生周之先殷之後封於宋都商丘今上於前朝作鎭雎陽消開國乃號大宋先是皇考諱弘殷至是始驗弘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本也是慶鍾於皇運今見都在大火之下宋爲火正又國家繼周火德王按天文心星是帝王實宋分野今高辛氏陵廟在宋城三十里卽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亦自古罕有者

玉牒不祖文公

唐世祖嘗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北其無謂彼老君至人以天地萬物爲芻狗豈以唐爲輕重哉況唐

有天下以萬乘之尊莫之與京何必借重於老君者其事可鄙而當世莫有非議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不肖襲於富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爲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其人對非也於是　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　國家又可祖乎竟却衆議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企哉

后妃類

妃妾之始

嚳始立四妃一妻三妾以應天文后妃四星於是妻妾之制始定周公始定六宮設夫人世婦嬪御以佐皇后唐高祖始列置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四妃然貴妃之制起於隋煬帝惟賢妃爲唐私置宋眞宗承唐制設嬪御十九等曰淑儀踵晉武帝制曰淑容踵魏明帝制曰順儀曰順容並踵隋煬帝制曰婉儀踵北齊高洋制曰婉容爲宋新制曰昭儀踵漢元帝制曰昭容踵武帝制曰昭媛踵唐太宗制曰修儀亦踵魏明帝制曰修容踵魏文帝制曰修媛亦踵高洋制曰充儀亦踵隋煬制曰充容

亦踵漢武帝制曰充媛踵唐高祖制曰婕妤亦踵漢武帝制曰貴人踵漢光武制曰美人踵漢高制曰才人踵漢宣帝制

皇后

周禮天子妃曰后周人稱王妃曰后秦號皇帝亦稱皇后繼體之君也周人之稱王妃亦以繼天子之後故也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蓋史始以言成王之以道繼人之後也而秦漢以稱天子之妃漢高紀七年漢王即皇帝位尊王后曰皇后

后亦君也周制天子立后曰王后秦稱皇帝主嫡曰皇后母曰皇太后漢因之祖母稱太皇太后自唐初皇太后並加四字尊號事始

后妃夫人名義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

太后攝政

秦漢已來少帝即位后代而攝政稱皇太后詔不言制漢興惠帝崩少帝弘立太后攝政哀帝崩平帝幼孝元王皇后以太皇后攝政和帝殤帝崩安帝

幼和熹鄧皇后攝政孝順崩冲帝質帝桓帝皆幼順烈梁后攝政桓帝崩少帝即位栢思竇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群臣后東而少帝西群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太皇太后

漢因秦事母號皇太后故尊祖母曰太皇太后其禮雖始于漢要之自孝武始也按史記景帝二年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高祖薄后也景帝之祖母竇時未號太后武帝即位迎魯申公議明堂事司馬遷於儒林傳乃始稱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是太

[illegible]自漢武始也竇氏文帝后於武帝爲祖母
珠囿於景帝既立則以稱薄后然遷自武帝時人
不應誤書也

帝嚳妃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
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
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
於伊洛帝乃納以爲妃常夢日則生一子凡經八
夢則生八子

簡狄懷卵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游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
有伍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
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
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年而生契祚以
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早厄後嗣興焉

太姒

太姒夢見周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於
商闕間梓化爲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
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
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享于

[illegible]自發之生於今十年漢之在牧飛鴻滿野日之
出地無遺照乎

姜后

周宣王有琴曰鸖鳳背銘云墻有耳伏寇在是武王
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之王
于是兢兢不怠中興之成后與有力焉

齊后破環

齊后太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事惟謹與信故四十餘
年不受兵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有
能解此環否群臣皆不知解后椎破之謝秦使曰
謹已解矣

三醜后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
無雙臼頭深目長肚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
於是拂拭短褐見宣王宣王納之爲后宿瘤女者
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
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
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
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

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
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妖膩

纓裙

漢成帝常以三秋之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虯龍彫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柁枻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鉄雲舟於波上每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今太液池尚有避風之臺即飛燕纓裙之處

趙后姊弟始末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爲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音亡章曲任爲繁音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因通曼妻生二女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皆冒萬金姓宜主體輕人號爲飛燕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因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嫕爲承光司帝者故識飛燕與射兒之事爲之寒心宮中所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豈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汝曹婢脅肩者比耶既幸嫕私語飛燕曰射鳥兒不近汝耶飛燕曰吾內眎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后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宮簿嫕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淳粹不與飛燕比帝卽令舍人呂延福以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帝取后五綵組文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耻不愛死非姊教願以死易耻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歎賞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

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伶玄自序

伶玄自序云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善屬文簡率尚真朴無所矜式楊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慊毀之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驕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
乎通德掩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凄然泣下不勝
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于色非慧男
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萬物
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
正其流惟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
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
之悲哀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
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
乎幸主君著其傳　使婢子執研道所記子

是撰趙后別傳

趙后別傳

趙后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爲
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爲天下第
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昭儀居
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
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
往後宮后方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
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亦疑焉帝坐未久復
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
昭儀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illegible]
目直視昭儀怒氣佛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
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
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
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
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懷因涕泪交下帝自引
昭儀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
于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
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
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

願得身亨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
扶起持昭儀手曰吾以汝之故因不害后第言之
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坐問壁衣中人帝
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
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述帝語且曰姊曾憶家貧
饑寒無聊姊使我共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米一
日遇風雨無火可炊饑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
背同臥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刺
我而自毀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
地爲天下笑今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妾死姊

后讒抆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自是帝不復往后
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帝常語近侍曰自古
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亦立昭儀爲后矣后生日
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曰他人
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後宮妾
立主後帝時視妾不移目主知帝意遣妾侍帝不
數日備后宮時帝齒痕尤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
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歎昭儀知帝
欲留昭儀先辭去帝至夕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
爲奸利乃詐托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

承幸遇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
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
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甘美不
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
聽是珍符龍據妾胸知爲佳瑞更祈善育神嗣抱
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
動顏色荅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
一體社稷之重嗣續斯先姙體方初保護宜厚藥
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來上無煩牋奏
口授宮使可矣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

謀后曰莫若辭帝有姙者不可近人近人則
有所觸孕或敗矣后乃遣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
遣問安否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及
宮中人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富
貴吾欲爲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之私意實非真
也已及期子其爲我謀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
于都城外有生子者才數日以百金售之以
物囊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盛曰臣今知矣載
子之器氣不洩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載子之器
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

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携之趨子復
如此盛終不敢携入宮盛來見后具言驚啼事后
泣曰爲之柰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詐或奏
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姙當是聖人后
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夜夢與龍臥不幸
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
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
況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
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呼宮吏蔡規曰爲
吾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

不然吾併戮汝規以手擊殿礎死投之後宮
人孕子者盡殺死之後帝行步遲澁頗氣倦不能
御昭儀有方士獻丹于上百日乃成先以瓮貯水
滿則置丹於水中卽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者
十日不沸方可服之帝一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
一夕在於大慶殿昭儀醉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
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不知將起
坐或仆而臥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泉溢有
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窮帝得疾之由昭儀
乃自縊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

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
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又問帝
昭儀安在帝曰以殺吾子今罰爲巨黿居北海之
陰水穴間受千歲氷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鄙大月
氏王獵于海上見巨黿出于穴首戴玉釵顒望波
上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氏王遣使問梁武帝以
昭儀事荅之

平帝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
嫁之不肯及敗曰何面目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楊

[illegible]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形於言色及禪
[illegible]甚堅欲奪其志不從乃止李昇女爲太子璉
[illegible]既篡吳封爲永興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
而辭

甘后神智

三國劉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
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
質柔肌態嬌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
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於
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夜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

之貴德比君子況爲彩而可不玩乎后與玉人潔
白溫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非惟疾於甘后亦妬
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
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得以妖玩繫
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
皆退當斯之時君子以甘后爲神智之婦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
以綵絲織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

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等形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鍼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凉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析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

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内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内自凉時權尚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内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多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録其巧工及吳亡不知所在

出王子年拾遺

杜謝二后

杜皇后晉成帝之妃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輙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夕齒盡生謝皇后宗

深甫之孫后生而黑黶一月楊太后擇配理宗未定會忽病疥膚脫瑩白如玉及醫去目翳太后曰此女端重有福遂爲帝后

王后掩面

宋明帝於宮中裸婦人觀之王后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爲不可后曰宮中自有樂事何至姉姪姉妹裸體相視以爲樂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最柔善不意乃能爲是

沈后諷帝詩

陳主皇后沈氏者望蔡侯君理之女也以張貴妃權

寵動經半年不得一御陳主嘗至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曰何不留我沈后贈詩曰誰道不相憶見罷便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爲留

毛氏不辱

苻登妻毛氏毛興女也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欲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爲羌賊所辱萇殺之

前凉録

三女生三帝

後周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
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徐賢妃

太宗召徐賢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
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則天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黒毫左旋如
黒子引之長尺餘則天荒淫右補闕朱敬則諫曰
臣聞志不可滿欲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
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

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
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祥云陽道
壯偉過於薛懷義非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
無義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
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
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
史矣

女戎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
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

皆一時之傑滇鬼獄祇受其血食忍其滅亡故能
爲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
驪姬楚之夏姬息嬀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
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
以男戎勝亦必以女戎勝故曰興門之男衰門之
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花見羞

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
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爲之羞也自後宮
中呼爲花見羞

蜀孟昶母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肯賫表詣王
全斌請降王師奉其母遣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
陵上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之曰國
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訴撻之
昶至闕凡銜璧獻俘悉罷之車駕親勞於近郊止
令素服待罪于兩觀之下御崇元殿備禮見之預
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
賜焉封昶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
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莫贈視三公之秩初母縛

至闕上以禁鑾肩至宮庭嬪御扶掖親酌[illegible]
日母但寬中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
妾家本太原若許妾還并土死亦心足時晉壘未
平太祖聞其言識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
如所願因厚賜之後祖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
爾貪生失理不能納彊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實
誰咎乎吾為汝故忍死至今今汝既死吾安藉其
生耶遂數日而死

杜后先兒

大祖之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

定力院聞變夫人懼杜太夫人曰且設齋異人皆
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

宋慈聖后

宋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
聖起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
云皇帝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
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
不開門納中使

高后嚴肅

宋慈聖光顯皇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

[illegible]右治平時英廟疾既愈猶不得近嬪御慈聖
一日使親密以情勸諭之曰官家即位已久今聖
躬又已痊平豈得左右無一侍御者耶宣仁不樂
曰奏知娘娘新婦始時嫁十三團練爾即不曾嫁
他官家時多傳于外朝

虜服宣仁

宋宣仁后初臨朝西戎戒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
用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下
神宗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

即降處分宣仁荅云此自有處不須聖慮明日上
問何以處之宣仁荅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各
與乳糖獅子兩箇帝乃嘆仰后德不可及也

曹后諫帝

宋慈聖曹后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荅曰
廷臣有謗訕朝政茲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
轍乎嘗見仁宗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
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
州之謫初京兆李值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
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郎約婚慈聖娶迎入

夫人袖千萬在其前值驚走踰墻避之后時郎
[illegible]夫人侍家俄選爲后

劉后遺言

[illegible]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瘵疾臨終謂
左右云我有遺屬在我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
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
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詞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
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
夭折雖埋骨於九泉寃鬼不離於左右切望陛下
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

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況後宮萬
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謫限
已盡不得少留寃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
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着領巾淚愈感傷以爲
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宮妃臨終
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城術士見后於巫山
彷彿鈿合釵云

憲聖擁佑三朝

宋憲聖初不以色幸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
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
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久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
俟姐姐歸爾其遂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
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方
一思之含淚腹中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
行愈以后爲賢太后既旋遂馭以向嘗與憲聖均
爲徽宗左右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
之意上侍太后拜而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
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教旨太后
佯語上曰這事由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外廷曰
朕奉太后之命云云可立爲后遂開擁佑三朝之

功云

寧宗立后

宋寧宗先后韓成恭上仙後宮爲上所眷者長秋楊
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然曹罕
智術今長秋能挾術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客
胄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内人懷春而病事
且殢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今
長秋故邀曹使朝飲而已飲于夜曹不悟也逮旰
酒甫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
趣重沓上起詣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留寢故能

[illegible]諸奎壺上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illegible]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遣[illegible]隻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暮夜辭幸

元順帝后弘吉剌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復再三竟拒不納帝賢之

張太后

正統中張太后大漸召三楊於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文貞首對有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頷之或曰且請諡爲稱宗皇帝非是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荅三公卽趨下叩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illegible]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言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欲專而不敢也每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具白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故終　太后之世不敢爲非

本朝家法

自古女后專政甚至臨朝稱制以致禍亂惟我皇明太祖高皇帝家法嚴正后妃不許傳旨于外亦

不許群臣朝見世守爲法正統初雖有詔凡事白　張太后而後行　太后命司禮監以章奏送內閣擬旨送上仍以　聖旨行之未有徑以　太后懿旨施行者其內閣官擬旨最爲機密亦未敢顯言於外旨由我出也

孫太后

天順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

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
喜復加贈其親以榮所自大夫人董氏壽方九十
兄弟五人長𢇁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
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
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
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
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
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見怒矣賢
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

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政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
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
淳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嬪妃類

妃

妃配耦也自太昊制嫁娶之禮以相配偶然無以妃
名其耦者帝王世紀至黃帝乃始有元妃次妃之
例此疑妃之初爾韓子曰衞嗣公愛泄姬恐其因
愛以擁已乃尊魏妃以偶泄姬疑魏明帝以三夫
人名妃用此兩制　事物紀原

史記帝嚳皆立四妃禹湯皆曰妃又古者正嫡曰
元妃魏帝六宮增淑妃宋書武帝置貴妃隋煬帝
置德妃賢妃秦以天子正嫡稱妃後魏親王之妻
皆爲妃王母爲太妃唐長公主母曰大儀餘六宮
嬪嬙十四等二十四司品位代有沿革具載於坤
儀令

淑妃

南史后妃傳叙曰晉武帝初置淑儀爲九嬪視九卿
唐百官志注云明皇開元中置六儀其一曰淑儀
淑妃事也宋朝會要云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又增

[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事物紀原

淑容

北史又曰魏明帝泰始二年置淑容自後或置或否國初亦省不置大中祥符中與淑儀同增置事物紀原

順儀

隋内官有順儀北史后妃傳曰隋煬帝參詳典故置順儀爲九嬪唐除之按唐百官志注云明皇開元中置六儀四順儀國初亦不設眞宗復置之與淑儀同時事物紀原

順容

隋九嬪有順容北史曰煬帝置宋朝會要眞宗祥符中又增置順容之官事物紀原

婉儀

北史后妃傳曰北齊文宣河清中置婉儀爲八十一御女唐初亦無唐志注云明皇置六儀婉儀其四也至宋朝眞宗復增置餘見婉容事物紀原

婉容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六年眞宗增淑儀以下至婉容凡六官並從一品在昭儀之上事物紀原

昭儀

元帝置昭儀後代或省元魏置左右昭儀視大司馬北齊文宣時比丞相唐之九嬪也事物紀原

昭容

漢孝武所置南朝亦或置之唐以爲九嬪事物紀原

昭媛

唐百官志注曰唐因隋制有之而隋志北史俱不載疑唐制也

脩儀

魏明帝置脩儀隋煬帝以爲九嬪事物紀原

脩容

魏文帝始置脩容隋煬帝參典故復置之事物紀原

脩媛

唐百官志注曰唐因隋制有脩媛按隋志無之而北史后妃傳北齊文宣河清中置脩媛爲御女唐以爲嬪疑唐采齊制也事物紀原

充儀

隋有充儀爲九嬪唐會要内職篇云自武德來已有其職北史曰煬帝置事物紀原

充容

漢典有充容則疑漢官也北史曰隋煬帝參詳典故

[illegible]之於今 事物紀原

充媛

唐志云唐因隋置有充媛隋書及北史隋后妃事皆無文疑唐置之也 事物紀原

婕妤

前漢有婕妤班馬皆見于傳南史后妃傳叙曰婕妤漢舊號蓋漢置官也隋煬帝以爲世婦而品正二通典曰漢武置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事物紀原

貴人

漢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歷代不常有宋朝眞宗復

置貴人 事物紀原

美人

光武又置美人歷代多有之國初亦置正四品通典前漢内命婦有美人 事物紀原

才人

南史曰晉武帝釆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又云晉武置而通典内命職漢有才人則疑漢置 事物紀原

太妃

魏以來諸王之毋爲太妃此盖其始稱也司馬氏帝其嫡爲皇太后所生爲皇太妃晉書后妃傳章太[illegible]氏生哀帝拜貴人帝即位有司議位號詔曰北周貴人爲皇太妃 事物紀原

四妃

天官后妃四星其一爲正嫡三爲後宮故帝嚳取象于此立四妃而正嫡在其中然黃帝初有元妃嫘祖次妃嫫姆洎彤魚氏方雷氏則是四妃之制自黃帝始矣三代有三夫人而無妃號漢有貴人魏始制妃此夫人號妃之始也 事物紀原

貴妃

宋孝武孝建三年初置貴妃位比相國又齊永明元

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紫綬金章珮于闐玉 事物紀原

淑妃

魏明帝置淑妃齊永明中有司奏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温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妃加比三司 事物紀原

德妃

隋煬帝置德妃北史后妃傳曰煬帝忝詳典故自製美名有德妃爲三夫人 事物紀原

賢妃

百官志內官有賢妃正一品注云因隋制也而隋志及北史亦無其名疑唐有國初置也續事始曰隋煬帝置德妃賢妃事物紀原

樊姬

莊王聽朝罷燕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

嘗見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宋華元獻楚莊王以繞梁之琴鼓之其聲嫋嫋繞于梁間循環不已楚王樂之七日不聽朝樊姬進曰君淫於樂矣昔桀好妹喜之瑟而亡其身紂聽靡靡之音而喪其國今君繞梁是樂七日弗朝君樂亡身喪國乎於是以鉄如意錘琴而破之

夷光脩明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脩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於椒花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不理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為祠女之處

李夫人

李夫人初入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扇迎入帳中共坐食飲之後預戒宮人遥撤五色同心花果

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謝子戍辰抄

麗娟

漢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氣勝蘭芷不欲衣縷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是升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汙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之重幙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裡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

婕妤善對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呪咀於是考問詞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王昭君

漢昭君王嬙南郡人也初元帝皆以良家子選入掖庭元帝後宫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毛延壽往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宫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宫女五人賜之王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王豐容靚飾

舉止閑雅善應對為後宫第一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名籍已定難于失信故不復更乃窮按其事畫工皆弃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焉王嬙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閼氏子代立欲妻之王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為後單于閼氏

孫亮姬朝姝

吳孫亮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此香殊方異國所獻凡經歲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麗居洛珍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使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為次不得相亂所居室為思香媚寢出王子年拾遺記

楊太真外傳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常誤墜於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

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潛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配壽邸是月於鳳皇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上喜甚謂後宮人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曰得寶子有姊三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曰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為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

太府卿兼侍郎兄銛又居朝堂列品弟錡尚太華
公主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
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方奇貨日輸其門昔安
祿山爲范陽節度使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常于
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
上問之曰胡人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宥之
又命楊銛而下約祿山爲兄弟五載七月妃子以
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初出上
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
士因請就召旣夜遂開大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

曉玄宗見之殿内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
雜劇以娛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兹恩遇日深後
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
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小
姨爲秦國夫人同日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
之資然虢國不施脂粉自衒美豔常素面朝天當
時杜甫有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
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
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鏁子帳蓋希代之珍也銛
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門列棨戟特授上柱國

一日三召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
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上賜御食及
外國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以來豪貴榮盛莫之
比也九載二月上舊制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
共寢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之故詩人
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到閒把寧王玉笛吹因
是忤旨放出宮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
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知識有忤聖顏罪當
死旣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
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言蓋不

緣妃也乃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
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
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就死無以謝上引刀剪髮一
繚附與韜光以獻妃旣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
奏上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召歸自後益嬖焉十載
上元節楊氏五宅夜游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入
西市門楊氏奴揮鞭　悞及公主公主墜馬駙馬
陳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上令决殺楊
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
入禁門不問京師爲之側目時人語曰生女勿悲

后生一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生女是門楣其爲人羡慕如此上一日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十歲頴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于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若神誰爲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黄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正發

皇情不豫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顔大悅方知流雪廻風可以旋天轉地上常夢十仙子乃製紫雲曲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含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响龜年觱栗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惟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蠻樂籍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爲犒一局樂罷皆

非世有者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伎莫能及禁中種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調白既承旨時宿酒猶未醒因援筆賦三章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

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它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有一屏風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于高樓上未及將

歸國忠日午假息㩦上至𥥛觀屏風在焉才就枕
屏風諸女悉皆下𥥛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穹
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
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肌人也投波人也吳宮
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
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烟人也畫眉人也
吹簫人也笑躄人也垓下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
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彭人也薛夜來也結綺
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人也國忠強開目歷歷見
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

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乃
連臂而歌曰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
復有二三妓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詞別序云
綽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逝爲本藝將呈訖一一
復歸屏上國忠方醒皇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
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作亂後其物尤存
在宰相元載家妃子既生於蜀每嗜荔枝南海荔
枝勝如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
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嘗與妃采戲將北惟
重四可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

命高力士賜緋至今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
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
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心經
記誦精熟後上與妃游于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
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
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冢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
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加大司空長男暄尚延和
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
男朏尚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尚承榮郡
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載重

贈玄琰太尉齊國公妻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碑
及書玄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公壻秘書少監崔
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
秦國壻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
政和公主上每年冬幸華清宮即與妃同輦華清
宮有端正樓即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池即妃沐
浴之所國忠賜第在宮之東南與虢國韓國秦國
相對俱畫棟雕梁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皆賜燕
樂扈從之時每一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
隊如百花之映發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

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𢙢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相為諧謔從官嬭嫗百餘騎前後秉燭如晝鮮妝炫服而行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或十五人以下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新荔枝因名曲為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薊以誅國忠為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人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泣訴於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

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甿庶以至于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反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之子也天壽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蠙珠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因冒姓楊國忠既死

上乃出驛門六軍不解圍上令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左右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上迴入驛驛內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欹首而立京兆司錄韋鍔諫曰願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上逡巡入行宮妃子出于廳門使力士賜妃死妃泣涕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才絕而南海進荔枝至上覩之長號數息使力士祭之祭罷六軍尚未解圍以繡衾覆體置于驛亭中敕玄禮等入驛視

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乃解圍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即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假髻拋河裡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上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采其

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於它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尤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欷歔焉上皇既居內殿夜闌登勤政樓凭闌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

里中隱隱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佳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新豐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我祖大帝破高麗獲此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

朕以岐王進龍池篇賜之紫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愆皆民離兵弱朕以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朕今再覩之益興悲念矣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寉髮與眞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竭其術以索之不能致又游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之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萊忽見最高山山上多樓閣洎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

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叩門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踰時碧衣延入玉妃出冠金鳳冠披紫綃霞帔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曰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侍女取金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它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徐言曰昔天寶十四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

之夕上凭肩而望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此獨
君王知之耳因言太上皇亦不久居人間幸自珍
愛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移入內甘露
殿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上皇並不食
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舞于庭徘徊
而去上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命爲元始孔
昇眞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
收大收代宗小字也即令具湯沐我欲就枕愼勿
驚我俄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憲宗元和
元年縣尉白居易爲長恨歌曰漢皇重色思傾國

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
不識天生麗質難自弃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
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
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
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煖度春宵春宵苦短
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復
春游夜轉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
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
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

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
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
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
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
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
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廻登劍閣峨眉山
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
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
聲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
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

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
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
堦花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
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
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
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
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
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
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

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玉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絶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

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二宮幾四萬人亦自以爲不及也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梅上署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七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于兄弟諸王間極友愛日從閒宴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珠履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鬬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能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坐光輝鬬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艸木之戲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喜會太眞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疏意而二人相妬避路而行上以方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眞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竟爲太眞遷于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屆閣前當奈何上未及披衣抱妃藏於夾幙間太眞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眞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屏無並往

也太眞大怒曰看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
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于日出尚不視朝陛下
可出見羣臣妾止于此閤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
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眞怒徑歸私
第上覓妃所在已爲小黄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
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
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眞惡情耳妃笑曰
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新力士
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
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

賦畧曰玉檻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閒縷
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
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
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黄昏兮聽鳳吹而回首
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温泉不到憶拾翠之
舊游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脩憶昔太液清波水
光蕩浮笙歌賞宴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
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
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妬氣沖沖奪我之愛
幸斥我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香乎朦朧度花

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才士
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响動乎疎鐘空長嘆而
掩袂躊躇步於樓東太眞聞之訴于明皇曰江妃
庸賤以謏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方嶺表使
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
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
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
爲我進御也詩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脂粉污
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
悵然不樂令樂府度新聲名爲一斛珠曲始此也

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眞死及東歸尋妃所在杳
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它所詔有得之者
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有宦者進其畫眞
上言似甚但不活耳題詩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
宸鉛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
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摹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彷
彿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蒙霧露狀曰自陛
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林旁
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温泉湯池側有梅十
餘株發視得尸裹以錦裀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

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孟才人

孟才人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何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侍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莫能舉識者曰得非爲孟才人乎於是復覩以殉遂窆於端陵

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花蕊夫人

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辭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

花蕊夫人有二以宮詞著者亦蜀主孟昶妾費氏宋太祖取蜀收入掖庭有墓在閬之崇安其一本南唐宮人後主歸宋選入後宮太祖以其亦能賦詩目之小花蕊云

徐公二女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者必有甚惡此春秋爲之深戒矣前蜀徐公有

二女美而奇豔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美女徐以獻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后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淫佚殺戮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至境爲名恣風月烟花之樂惟駕輜軿於綠野擁金羣於青山倍役生靈頗消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有篇章刊於玉石自秦漢以來妃后省方未有如斯之甚也順聖太后題青城山丈人觀詩曰早與元妃慕至玄同躋靈岳訪真仙當時信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

裒天儀仗影交象扆外金絲聲揭翠微崩惟慚永致華胥裒徒卜昇平萬萬年朔聖太后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步仙壇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太后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舜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徑路似步九嶷山日照堆嵐迫雲橫積翠間期脩封禪禮方侯再寧敍朔聖太后又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喧寶殿彩仗耀金微清淚沾羅袂紅霞拂綉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

岳低瀑布逢春青石碎菌輪橫剪翠峰齊步粘苔蘚龍門峭日閃烟羅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朔聖太后繼曰登尋丹壑到玄都接日紅霞照座隅即向周迴巖岫首似看曾近畫圖無順聖又題金華宮曰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迴雲披分景象黛瑣並樓臺兩滌前山淨風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朔聖太后繼曰碧烟紅霧撲人衣宿露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笛蝶嬌頻采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携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順聖

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游丹景因與真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玎璫松梢月轉禽栖影柏徑風牽麝食香虔探六銖宜禱祝惟期聖祚保遐昌朔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住逢空軍持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曉紅武士盡排青障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專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歸平詩云尋真游聖境巡撫到歸平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貌碑暗祖師名夜月登壇醮松風森磬聲朔聖繼曰雲浮翠輦到陽平真似驂鸞至

上清風起半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畊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新壇看月明常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至夜看燈云虔禱游靈境元妃風致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遼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迹飛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臨西日脚紅猶來坐石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脩短事社稷保延洪朔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濕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响僧唱梵天聲若説無心法此光如水清順聖又題天迴驛云

匹尋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即恨烟光看未足却驅金輦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尤自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儘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爲翰林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紈扇之辭亦彰淫志今徐氏逞乎妖志餌自幸臣假以風騷庇其游幸取女史一時之美爲游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遇蜀有荒淫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毋盤游君臣凌替之所致也於是亾一君後主衍破一國蜀殺九子彭王宗鼎忠王宗賢褒王宗紀典王宗澤宋王宗獻雅王宗幹資王宗覇子承祧嗣誅十臣王宗弼王宗勳熙李周輅蕭昭景潤澄宗光嗣歐陽晃王承休蕭懷武殄滅萬家流移百郡其次六宫嬪御控紅綠於征途十宅公主碎金珠於逆旅子虛之室無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隋君仁裕有詠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搴旗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个是男兒又僧遠公有傷廢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破家中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煖慢開花兩朝帝業空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沈氏守宮論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爲給事中宋孝宗皇帝常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適爲貢士就賜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衮衣時競傳誦之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一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公主類

公主

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至尊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蓋周事也史記曰公叔相魏尚魏公主文侯時也蓋僭天子之女號春秋指掌碎玉曰天子嫁女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故呼公主也

公主行婦禮

公主行婦禮自唐王珪之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始 事始

長公主

蔡邕曰漢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職林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前漢婁敬說高祖以長公主妻單于武帝女亦稱衛長公主此謂長公主之始漢書昭帝紀後元年二月戊辰帝即位鄂邑公主益邑爲長公主即帝姊妹爲長公主也建武十五年光武封武陽公主爲長公主宋朝但帝姊妹乃封長公主 事物紀原

大主

漢景帝之姑封大長公主號大主史記武帝本紀曰帝以衛長公主妻欒大自稱大主將相已下皆遣獻之徐廣云武帝姑竇太后女也封大主之號亦自漢始 事物紀原

縣主

後漢帝女皆封縣公主或別爲美名此疑縣主之始諸王女自爲公主其父得自主婚故也隋唐以來

雖諸王公女亦封郡縣但曰某郡縣主 事物紀原

主國

漢以來公主所封皆爲邑無封國者唐雖平陽昭公主有起兵參佐命之功不過歿後加鼓吹而已至睿宗女華婉以劉后所生始封代國後遂爲常制 事物紀原

阿茶子

公郡縣主宮禁呼爲宅家子蓋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爲阿宅家子阿

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
子或削其子遂曰阿茶一說漢魏以來宮中尊美
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爲宅焉

義陽公主

晉永嘉末群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
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
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齊
其正節遂葬之立義陽公主祠民憐之爲立廟今
義陽神是也 述異記

壽陽公主

豫章歸魏明帝拜綜太尉封丹陽公尚帝姊壽陽公
主字莒犂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
下官及京師傾覆綜弃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
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
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縊殺之 伽藍記

公主諫遠刑人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下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
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天寶
末藩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
樂工是日遂爲優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皆大笑樂
公主獨俯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
中侍女不少何必須使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
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側果冤横又豈忍
使其妻與群優雜劇爲戲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
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
是賢重公主

永康公主

唐主李昪受吳主禪奉爲讓皇璉讓皇長子也先主
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京卒于池口舟中
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女璉納之爲妃賢明溫淑

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
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公主
身穿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
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
爲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
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殮溫軟如生
先主悼痛詔李建勲刻碑宮中紀其異焉

公主封號

仁廟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
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

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有美名迺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明皇故事也

尚主行禮

宋熙寧閒宣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尚之會台州錢光主補試入太學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彩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啟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主甚久皆不諭其意翌日又令敏

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奉詔選勳賢後尚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所業文奏啟遂賜召見上云待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於某月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主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如內至一小殿皆宮嬪二公主在焉引曹與光主立於簾下斯須上小帽皆出簾外熟視云簾內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尚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永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賜玉帶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附光主皆曰錢郎好女壻上云是個孛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至一殿徐登步輦還樂聲漸遠復引光主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各以仗下御馬一匹崇政殿親從官十七人導從歸第謂之宣繫故事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却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始得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用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尊側貴主晝堂垂簾南坐舅姑拜於簾下賢穆奏乞行常人

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許詔從所請上令中使宣諭再讚佳其賢德次日宰執上殿稱賀

宗姬流落

竊偵錄載金人從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宮中於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豔麗或歌或舞或吹笛待酒勸客所得錢物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遣皂衣吏賁酒飲帝帝不知為帝也亦遺一橫笛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為鄉人

次東京誰氏女大顛胡婦稍遠乃曰我魏王女孫
也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擄至此賣
與豪門作婢既又遭主毋詬撻轉鬻與此胡婦俾
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箠楚隨之言訖
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
下遣之去又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粘罕席
上有所覩賦念奴嬌一闋云疎眉秀盼向春風還
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況非凡俗宋
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
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吹橫竹流

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
悴付與杯中醁興亡休問爲伊且盡東曲詳味詞
旨則孝純所覩即帝之所遇者也然孝純之詞賦
粘罕席上則是女初屬粘罕審矣後乃復流落於
邊州豈非罕之婦妬而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

秦王廷美之後三
徽宗時改封魏王

聖賢類

總序

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澄獨
見以入神　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貌

依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詔牘者賢人也居寂
寞之無爲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孝嘗於存
亾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
節者忠人也覿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
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
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
直尋不降辱而苟全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毎
精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氷霜之粹素不染潔于
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于歲寒雖危亾而不渝者

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寒而不渝者信人也
摛銑藻以立言辭烟蔚而積久者文人也奮果毅
之壯烈騁干戈以靖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
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銑乃心於精義吝寸陰
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
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
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
分以守終不遜畏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
麗言約暢於判滯者辨人也毋居卑而推功雖處
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惰睚於九族必居正以赴

者廉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斡人也拔朱紫於中冓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王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亡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秇人也凌强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聞勞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猶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於戰競及親疏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能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 抱朴子

四重四輕

楊子或問何如斯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言重行重貌重好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楊子

五等人

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人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有五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辨人中有五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有五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有五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

儒

古稱八儒三墨以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爲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爲矜莊之儒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踈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以禹行而舜趨爲子張氏之賤儒歉然終日不言爲子夏氏之賤儒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者爲子游氏之賤儒則是八儒之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

之後其門弟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自立門戶則吾道亦自枝分派别矣即子夏教於西河一傳而爲田子方再傳而爲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書其毒遂流於天下吾聖人之末流猶或如是况其下此者乎

伊尹

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説湯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史記 九主者有法君勞君等君授君專君破君寄君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秦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代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于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脩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等類是也

周公

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尚書大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言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韓詩外傳

太公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凉不售改圖販麪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于渭濱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于齊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冢 類林韓詩史記後漢注鶡冠子注

曰反水不收後悔何及 周王明廣云丁公入漢先獲至典之殘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 廣弘明集

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良之逐臣 戰國策

鄒子説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

[illegible]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收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剖魚腹得書文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說苑

鬻熊子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

孔子

顏氏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干寶三日記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白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九世

孔子至于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 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飲襟

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某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 公孫尼子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丘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將欲謀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羞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 符子

孔子厄於陳蔡絃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庭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中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脇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于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

夫何慮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係余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搜神記）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也者而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呂氏春秋）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犫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犫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語[illegible]人曰孔子即上船必中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犫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illegible]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尉羅故[illegible]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諱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新序見三國志注）

孔子嘗遊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

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弃之於是心服（偃波傳見金樓子殷芸小說）

得麟之月孔子謂子夏曰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往候之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云趣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血書飛爲赤烏化爲帛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

圖制法之狀春秋說題辭演孔圖一作子貢
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注疏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世男子自謂秦始皇上
我之堂據我之牀飲我酒唾我漿食我飲以為粮
顛倒我衣裳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秦
世有此謠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
經傳壙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
冢壁政甚惡之及逹沙丘而脩別路見一群小兒
輦沙為阜問云沙丘從此得死異苑

鍾離意為魯相見仲尼廟頽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
歎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出私
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脩葺男子張伯除堂下
艸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懐其一以六枚上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
孔訢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
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
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
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
召問伯伯懼探璧懐中魯咸以為神漢晉春秋意別傳

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見仲尼及七十
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
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
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數萬啣土培城魯
侯信之大城曲阜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此所
以稱聖也春秋十六國

孔子封謚

北齊顯祖高洋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
隋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
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為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

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
君止稱王執以為不可卒從其議

衢州聖裔

宋建炎中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駕南
渡端友没子玠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以衢
州學為家廟賜田五頃孫搢文遠萬春洙六十年
間俱襲封淳祐乙卯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
閒地建孔氏家廟規制視祖庭丙子㡬于盜洙遂
卽其家以祀元至正十九年有詔孔氏子孫寓衢
者赴闕洙及弟演子楷入覲奉問劳奨諭授國子

祭酒浙東提舉以宋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之

朝

三教圖贊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内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絶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野語

顔子

郎顗云顔子十八天下歸仁 後漢書 彭祖之知不出堯 三國志 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列子力命 俗傳顔淵年十八升太山望見吳閶門外有係白馬 論衡 顔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

曾子

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烏萃其冠

宰予

譖御鞅諫于齊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搆之雖而危國也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殺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 呂氏春秋

仲子崔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師覺授孝子傳 史記狐作壺

子思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尚書曰虞夏

三論書

數四篇善也下此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作書喻民簡易為上而乃放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昔魯委巷亦有倡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令君何倡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

賢節聖通

惟賢能節惟聖能通昔者子賤臨漁不容網于單父君子以為不盡人之財也恕哉子賤寧獨澤及窮鱗庶家有餘財矣顏氏覩御不加鞭于東野君子以為不盡人之力也仁哉顏氏寧獨恩及疲馬庶家有餘力矣仲尼遇雨不假蓋于卜商君子以為不盡人之情也大哉仲尼寧獨覆及在門庶家有餘情矣非賢聖誰能與之

孟子霧異

皇明太祖不喜孟子命儒臣刪其言過當者為節文一編又欲去其配享象山錢唐時為宗伯苦諫癸

三矢射之不退　上感悟命醫治其創初祭先聖徹去亞聖公像須臾大風驟作百燭俱滅　上心動復其像而風遂止　上曰其孟氏之靈乎祀乃不廢

德行類上

晏子推恩

晏平仲為齊相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而可乎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

陳季子曰吾愛晏子之廉以自奉而安意樂志也隆恩也予又愛晏子其言有序而施恩有等級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次及其鄉之賢者何至倒施而濫予乎

子罕

荊士尹陀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犨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注于庭下而不止士尹陀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而食三葉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

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陀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陀諫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王吉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勸止之因固請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司馬徽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妻之言亦大好

漢儒氣節

管寧茅容孔明皆聖門之徒也管寧終身戴一破帽信貫金石茅容堅志固窮孔明高臥艸廬若將終身感玄德之知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是以漢儒多氣節若得聖人爲之依歸其賢於冉求宰予遠矣

管寧

管寧避地遼東渡海遇風船中人皆危懼叩頭悔過寧思向曾如廁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戢寧持巳之敬如此宜乎免于亂世也

孫晨臥藁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寓居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鮑子都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心痛子都下馬爲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卷金十餅乃賣一餅具葬書生其餘枕之頭下置素書于腹傷後數年子都于道上有乘驄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爲盜因問兒尸歸見金九餅在頭下素書在腹傷舉家感子都之德義由是聲名大振

司馬稱佳

司馬徽操傳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皆言佳豈人所以質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車胤分金

車胤讀書于鼓樓山一日得金于眢井中求其主不獲因集貧民百餘人于石室分與之至今其地有分金洞（奚囊橘柚）

鄧攸全姪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巳子全弟子既過江娶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庚公乘馬

庚公亮乘馬有的顙凶馬也云不利主或語令賣去

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安已而移於它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宜乎

仲堪節儉

殷仲堪官荆州儉食常數盌更無餘餚飯粒落盤席間輒拾以噉雖欲惜物亦其性眞嘗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足快平昔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汝曹識之

凝之施錢

劉凝之隱居荆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處凝之飢

死餉錢千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

酈道元水經注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不返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陸慧曉富弼

齊陸慧曉爲晉熈王長史寮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絶百寮宋富公弼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效之自富公始也

皇甫亮魯宗道

北齊皇甫亮性質朴屬有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宋魯宗道爲諭德日眞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

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眞宗奇之謂之忠實可大用宗道對使者之言亮之心也眞宗識人可謂得之牝牡驪黄之外而彼齊主之奇亮者亦不可謂不知人矣

婁師德

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愼未嘗與人有毫髪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而去之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

人□□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麁呼驛長責之曰汝何爲兩種待客驛將恐對曰邂逅漸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麁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欲決殺而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俱坐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不敢覓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娘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

將一楪䭔餅與之曰喫却作個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于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衆皆怪歎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 出朝野僉載

裴晃

裴晃爲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竊權柄威□□之鉷屬佐數人不敢窺鉷門晃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 出譚賓錄

李勉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勉少年貧苦與同店不旬日書生疾作臨絕語勉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勉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勉許爲辦事餘金乃密置于墓中同葬焉後數年勉尉開封書生兄弟賫洪州牒來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

所勉請假至墓所出金付焉 出尚書譚錄

李約

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淸曠迥出塵表約常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托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廖居義士

有方校書元和乙未歲西征適一公署聞伸吟之聲乃於閽室之内見一貧兒問其疾苦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盻睞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骨相托言未絶俄忽而逝遂鬻所乘鞍馬備棺瘞之臨岐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辛翰墨場半面爲君伸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自西蜀還至靈台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淹留半月僕馬皆飫有方不測何緣知此悚惕尤甚臨别又贈繒錦一䭾價直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妻之

之季兄也始知向者姓字所遺之物不納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于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晟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申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爲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宥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爲其設祭而瘞之 出北夢瑣言

蕭德言

唐蕭德言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豈憚於此 出談賓録

李晦

李晦爲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常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毁其樓

温璉

幽州從事温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嘗經兵亂有賣漆燈檠於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靡不欣喜唯璉曰非義之物安可寶

之遂訪其賣玉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齎于
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强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
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
不納遂施於僧寺用飾佛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
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後官至尚書侍
郎卒 出劉氏耳目記

仲庭預

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
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
止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

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因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
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當為製衣庭預白曰
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采方術恐其別有所長
勉強而見庭預遂出金火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
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
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
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出玉溪編事

羅可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寛宏詞學贍麗常預鄉薦
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

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偶見
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
可乃携壺就之其人慚慄伏罪可執其手曰與子
幸同里閈不能烹雞以待于我誠自愧乃設席呼
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言人人由是相誠
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鍾離君停女嫁婢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
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
前熟視地之窊處側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

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窊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
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
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歿家破我遂落民間而
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于老吏具
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君遽以書抵許
氏而止其子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嫁憐而悲
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壻特令之
女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之子可
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耻獨為君子爾何自專仁
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配以嫁

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史彙編卷之二十二

海石門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德行類下

韓通收葬遺骨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萬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

曹彬火焚按籍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已罷為兵部尚書

一日普召錢惟濬到中書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也（元帥即曹彬）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重疊輿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侍中者趙普也）未必不是上旨彬曰王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獄惟濬惧因與賓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乃取當時所與大臣財物之籍悉焚之既而召謂曰我受王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日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為之土物耳凡非有它求為上故也況侍中而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

淵而又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按籍已焚禍福
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其事非太宗
意

曹彬禮嫁俘婦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
第竅以傳食曰待將進御常容衛之洎事寧咸訪
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仁浦不思報怨

魏丞相仁浦嘗以賈延徽譖幾遇禍總帥出征有得
延徽以獻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為也人服

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褊急輕殺戮仁浦嘗救
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者

張趙不犯姬侍

乖厓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止帶給瀚濯紉縫二人
・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
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
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
也趙清獻帥蜀日有妓名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謂
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
媒逍遙感之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
識之曰為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
又令止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惟問之兵曰某度相
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郭
德正又言張帥蜀時新有令為帥守者不許帶家
屬擇良家處子十人執瀚濯紉綴之役張始不肯
用既而恐不便于後人遂留之執事二年將歸悉
嫁之則處子也後趙為帥聞其風悅之然已不敢
親近置之他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
人者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汝則入
女不勝喜孔目官以下皆通名謁見求芘覆矣公

入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曰趙
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乃呼語吏云適間女子
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公
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
老兵持盆水出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蒲室公
悟乃遣女去予謂此皆近世所傳恐不得實如乖
厓清獻公者而未免剛制他人獨柰何哉

張忠定憫給廳子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小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
有甚事對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

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暉者耶此必幽閟使之然耳故憫之

黄承事平糴獲報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黄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盛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卽遣典客詰西門請黄承事者戒令具所嘗服來比至果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功德致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

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黄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陳從易忘怨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爲河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盧陵及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爲懟

李沆嫁僕女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教訓婦德候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爲結縭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肉爲羹饋之至薨哀經三年以報

范文正託孤

范文正公少窮悴依雎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銀一觔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成文正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王文正解忠愍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晩衣黄

遥應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
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王文正公熟視笑曰
寇公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劉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王文正解和文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
夜半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不荅退以紅
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真
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詩恨不得往也
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解

王文正散絹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
以爲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
旣至家搜其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録親戚
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
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

范文正賻給葬具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縗
經數人營埋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
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
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者

堯夫麥舟助葬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
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
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
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
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
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
矣

王質甘爲范黨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
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
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
公之賜厚矣聞者嘆服

崔暹李昉王旦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卲宜親重言論之際卲乃
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
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
實事不爲癡也北齊書宋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
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

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
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則知
毀昉者非善人矣范蜀公蒙求
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
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
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
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
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涑水記聞

文懿包荒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
文懿曰范仲淹常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

仲淹法當誅未見其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
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
無他法無文案卽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
一請其疏月餘凡十疏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
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
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又曰仲淹在
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
之

建中昌後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鉅
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有
屋漏則補之君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完又隆冬
苦寒獨舍緡公晚得一子卽侍郎公紓也登進士
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長
曰彌中皇祐元年第至朝奉大夫次卽侍讀公穀
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皆任以官不繇選
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出麈史

趙閱道全隣居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
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

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忍棄之乎
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清獻不毀景仁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公事
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
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
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遘豫鎭
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
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而去景仁

二人不匿財物

宋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寶貨一篋託付與相知數年而死相知後歸付其子子曰我父在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相知曰我躬受之又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遂持以白于官時包孝肅公尹京兆驗其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夷簡諫發石介塚

慶曆中呂許公夷簡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

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是時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未幾黨議起介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常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聞中使大以爲然持以入奏有旨放介妻子還鄉世以夷簡爲長者

施與宗戚

呂正獻公自爲小官卽不問生事六人亦好施仕宦顯凡宗族親戚無不受其恩庇三公俸賜所散至十之九以周九族積米不足仍糴米以繼之吳文肅公於戚有貧乏不能存者公出錢二千買田號曰義庄以給之公歿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宅以居亦無怨言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以居衣食均之無所異所得恩例先及諸父之子及公死子

尚有褐衣者隆貴五十年身爲將相累受大賜庫無羨錢室無奇玩賴朝廷資葬事得以無乏　劉簽判京族人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公於初仕家無貲卽勉力爲此比之范吳登樞府太僚尤人所難　彭汝礪居家孝友兄無子立其後官其弟汝方之子而後已子汝方聞公喪卽棄官歸人兩高之族人賑給各有差無失所者

石介塋五世

宋石中允介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毋憂躬耕徂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後七十歲卒人號爲徂

[illegible]先生

韓魏公赦細過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按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而與語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推而自見且愧且嘆曰真天下盛德也

趙康靖厚德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勑而文忠不知也

涓父還妾

馬涓南部人其父從政未有子買妾詢知其父毋死不克葬故鬻身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頎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子因以夢中語爲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人

歐公遺事

歐陽文忠公前言往行見於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予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一云公於爲政仁恕多活人性命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凡非巳殺人者多活之其爲河北轉運使時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招降之推究反者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已定而宰相富公出爲宣撫使懼其復爲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内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爲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勑榜許以不死而招降八井之戮已不勝其冤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若諸郡有不達事幾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是反趣其亂也且脩至鎮必不從命富公

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二云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所修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删修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以宋公爲前輩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例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

某等奉勑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豈可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始也三云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其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于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

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時呂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四云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録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王曾

王沂公曾執政時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䘏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嗜范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毋乳毋盡其孝謹塋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在青州仍出家藏書卷甚廣以助習讀者

司馬公去竹簽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盗也公曰吾橐中所有幾何且盗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

去之

方諫議焚私書

方諫議慎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藉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二連世德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修孤潔故人號爲連底清元禮爲人氷霜嚴肅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

處士名舜賓字輔之爲鄉里所說服歲饑出數萬斛損價以糶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訐窮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之故楊文忠公表其墓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畫地爲字乃始通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知此二反也

劉永一歸錢

劉永一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人多溺死永一持一竿立門但水流人物至門即以竿推出之有僧寓其家置錢數萬無何而僧死一詣縣投牒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illegible]不償立焚其券行事多類此

王鍇庇賢

司門郎中王鍇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於州并劾王王諭魯自列第歸罪某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 曰某祿錄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能免君少年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輙累遠業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魯姓名時魯已叅大政立侍殿中仁宗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陳其實仁宗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

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部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足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此庇賢爲善之報也

彭子民全蘇軾

澶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特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章子厚救子瞻

王介甫嘗言蘇子瞻任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

乾常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蟄一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獨可稱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言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茶師還金

京師樊樓畔有一酒肆賣茶極盛熙豐間有一邵武軍人李氏在肆前遇一舊相知引就茶肆相序闊別之情先有金數十兩別爲袋繫於肘間時春月初煖李解衣置金於卓上舊知招往樊樓會飲遂忘記携去飲極歡夜深時將滅燈火方省記李以茶肆中往來者如織遂不根究後數年李復過此因與主人曰某往年在此曾失一包金自謂狼狽凍餒不能回家今日天與之幸復至此主人徐徐思之曰官人彼時着毛衫在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面坐者着皂披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似小人收得彼時亦隨背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遠遂爲收取若說得片數勛兩相同即領去李曰果收得吾當與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隨引至樓上見其

中收得人所遺之物如傘扇衣服器皿之屬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因尋得一小袋封結如故上標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聞之與李所言相符即舉以付李李分一半與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輕義重利則匿而不告矣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也李慚怍失言加禮遜謝時茶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歎息謂世所罕

喬郭兩賢

紹興初汴人喬某官袁州有郭主簿者居是邦亦汴人喬以鄉里情憐其羈旅拉居官舍旁解衣推食凡歲餘喬秩滿還臨安盡以俸餘二百三十斛錢四百千與之又治碓坊於開元寺日可得千錢併付郭生有屋十餘間自郡守亦留爲寓舍郭因之得安後一年廳側掘土獲一甕藏金銀數百兩郭仍封閉遣价往報喬曰此是公家物煩來取之喬報曰向者無所遺此殆天賜君者郭即焚香拜賜遂成富室至今人稱羨兩賢

沈詹事遺妾

沈[illegible]居事持要坐與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獻詩曰昔年單騎向筠州覔得歌姬共遠游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頰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天台士子漁人

淳熙初天台城外西江水因大雨漲涌幾目郭門民死於洪流者不可計士子某居城中而因在黄岩

水未起之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籮每籮容穀一斛纔出溪口濤波如山乍浮乍沉相望不絕士子維舟高岸遇漂至側者欲救之而舟不能勝於是每載一人則擲弃一籮穀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與之還城時尤延之袤爲郡守歎其仁卽治盛具延請而餉以百千錢又畀以門客恩澤遂補登仕郎同時有巨室一處女其家既没獨坐于浴斛泛泛與死逢魚艇過其傍呼之曰我是某坊某家女能活我當以臂開兩金纏謝汝漁人載之至[illegible]無歸矣女悲哭幾絕解纏付之辭

[illegible]當留此物自贍我不忍取也捨之而去死之恨不得其姓名云

豐宅之嫁故人女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第後游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其娼羞縮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認得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宿者以坐間不敢問故也如此且各寢明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其事白尹且云某囊僅有百千欲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且擇良士嫁之尹乃

王佐宣子也

陳宮幹嫁婢

臨安府江夏陳宮幹家饒貲財偶買一㛹婢不以爲意一日浴令其揩背若不用力然顧之則見其以一手拭淚陳疑之遂令且去浴罷與妻言其事妻呼之不至尋至後閤見其婢猶垂淚扣其故婢曰妾本官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時令一婢揩浴誤以指爪傷背重加之罪妾今乃獲此報言訖涕淚俱下妻還白之即令嫁出

張孝基還財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問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故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旛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乘車

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富鄉還券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于隣價成作一詩與之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它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讀之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値鄉人嘉其誼

印習隱嫁妓

邱習隱字應雷知永嘉日開宴一妓頗姿色而常不樂其內人呼而詰之對曰妾趙氏清獻公之後失身娼門有辱先祖言訖淚下內人以告守閔之于席上擇一士嫁之房奩畢給有監郡高道齡亦助之行人兩賢之

林積還珠

林積南劍人少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床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袋其中有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曰此吾故人不知幾時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某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矣

急至蔡邸見其榜卽還訪林於上庠林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强與以數百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第官至中大夫生子文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李份不訟侵塋

李份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人有侵葬其先塋之側者或曰盍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徙柩也昔杜氏之葬在季武子西階之下請合葬獮許之此特隣逼

分豈宰事宜乎已掩藏忍使之暴露鄉曲賢之

戚同文講學

虞容學綸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亦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六十五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者皆世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彭福詩規飛稅

樂平彭懶農福守泰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曰吾豈愛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囑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招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彭公蓋賢聖之徒歟

伯全嫁婢

錢伯全嘗買納一女鬟風姿秀雅其室勸伯全私之伯全正色呑曰我所以置此者直欲侍巾櫛耳汝乃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是處子　陶南村輟耕錄曰錢璧字伯全松江人中至順壬申進士爲人端重清愼

三高

永樂初溧陽徐尚書爲潛邸建文　朝廷抄戮一門有幼女發入樂籍色長陳儀陰眷之不使淪辱後擢叔儀爲嫁之尚童也聞鐵鉉二女能詩亦儀成全以從良天順中泰州馬士權寒士也素與學士

徐有貞交徐爲石亨輩誣奏云馬所知也馬受極刑而無一言以及徐徐感之許一女爲婦事已負其婚馬終無怨忿之言又昌平侯楊俊亦爲石亨搆誅有娼婦高二臨誅生祭楊而收屍嗚呼在士權實人之所難能而娼夫樂婦又能爲人之所難爲眞罕矣

仲益還銀

正統間柳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一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餞公行公從陸貸銀五十兩爲入京貲不立券惟公家子仲益知之後

公[illegible]副卒于山東　朝廷摭閩中舊録公家悉
械至京謫戍遼陽越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土
田宅廬漸復成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
卒亦二十年矣仲益檢積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
不遠百餘里往拜坦墓納金坦子大驚以無券辭
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若翁知之今吾
弗償他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陸遂納噫此
與包孝肅尹京時還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
見也

陳李涼薄

成化間陳師召翰林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李
先生以詩詠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
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
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
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前輩居處乘騎涼薄
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近時士夫一登仕途華居
美衣服乘堅策肥卽都下賃房一歲而費數十金
或以數百金置如陳李光景安可復覩哉

顧州吏還女

[illegible]某凡迎送官府于城外賣餅江某家往
求[illegible]姻後餅家被仇唉盜攀染下獄顧集衆訴其
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
命之恩貧無以報願將弱息爲公箕帚妾顧留之
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
嘗近也父携女而往顧復卻還後餅家益窘鬻女
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
日侍郎他適顧偶坐前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
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
太倉顧提控乎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卽賣餅兒
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

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爲
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盍
揚之竟上其事　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
禮部主事

劉健還田

劉公健爲閣老時子東在家頗强鬻人田公歸呼衆
曰吾無用田能全價贖者全半價贖者半或有不
能者公卽舉券以還鄉人甚德之後劉瑾欲媒孽
公罪不可得思摭拾以田事則公無田已久

滌樂耕善行

蒼梧州趙樂耕富而好善輕財喜施書生貧不能
業者即助之嘗販壽木往廣東值歲疫多病故者
遂盡所販施之空舟而返前所助書生有中鄉試
者為州守迎樂耕至任贈二伯金不受強而後可
一日樂耕謂曰我欲往獄中一看至則詢問罪人
某某欠贓未完某某追贖無納罄所受銀助之一
時俱得出獄其善行類此長子孟豪登甲第為僉
憲有九孫俱業儒蕃善慶所積方與未艾云

黎太僕

黎太僕澄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重倫尚節兄嫂卒

其孤名獻民女皆幼育為己子山東副使董國器
妻死而董使還未返太僕展省至臨清使携其柩
以歸太常卿孟亨卒家貧不能舉太僕倡諸鄉宦
合賻俾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
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
饋常慮風俗奢侈則自裁婚葬宴飲之儀稍示節
儉咸視為法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出私帑築堤
四十丈民甚利焉官至禮部尚書

王指揮孝義

南京虎賁衛指揮王某妻喪不娶獨與母居孝養備
至人皆稱其孝義時有同官黃某者以事遠謫幾
十年不還音問其妻自處貧不能存總兵成國朱
公儀聞之且知王君久喪偶欲妻以黃婦一日召
君母太淑人至謂曰聞汝子喪偶不娶人義之第
無婦恐不能曲盡甘旨之養今汝子同官黃某久
謫不歸死生未可知吾欲以此婦配汝子可乎王
母唯唯明日復召君語其故君亦唯唯成公遂主
其事擇日歸之君既納後雖處一室夜則各寢居
數月婦母來探女述其由翌日往告成公隨召君
至詢其情君告曰曩以公命故不敢違若與之相

處他日其夫歸何以處之況彼失節取之是某失
節也不若遣送謫所家有老奴夫婦二人皆六十
餘矣某自備行貲令此二人伴送到彼庶使此婦
不至失所也公嘆賞久之亦賜銀十兩即遣二人
送至謫所夫婦重完致書感謝成公由是偉重愈
加獎諭

于令儀感盜

曹州于令儀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
其家諸子擒之乃鄰人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
而為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

乃往加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復予千以歸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遂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構學舍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皆舉進士第

王狀元

王海日華餘姚人陽明先生父也嘗出館主不爲禮因爲屈屈歌有分付兒孫莫教書之句後又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夕遣妾就王蓋借種也王峻詞卻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即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脩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詰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及陽明以新建分茅遂生封如其爵世之昭昭餘節而墮行冥冥者可儆矣

羅一峯

羅狀元倫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於逆旅主人家索水盥濯主家婦令僕奉盆以進偶遺金環一隻僕竊取之公初不知也明日早行途中謂僕曰比至京城尚遠且計日已不及試矣又闕路費如之奈何僕云公無憂某夜來於盆中獲耳鐶足以爲資公怒責之索其環以還比至其婦爲夫姑詈辱欲投於井公返之慰謝不已會雨雪因留之止延款數日至京果不及試而場中火焚四方舉子罹禍者若干竟以免成化丙戌登首榜魁天下人皆以爲陰隲之報

謝公陰德

謝木齋遷少館於毘陵某家有女年踰二十而未嫁一日乘父母出客叩館門求見公屢進屢退且問來故女直前獻笑持其衣公諭之曰汝爲女子未嫁而我敗之是自汙也亦將使父母夫族難施面目吾姚轉爲汝諭夫家來取則可决不汝從也女伸款再三公色愈厲明日束裝辭歸

查文却婦

查文初年弱冠讀書於里之外室其隣一美婦日夕窺之一夕以點燭爲名入其室坐而不去文詰之曰子得火曷不歸乎婦起曰心憐秀才獨坐聊相伴耳文曰吾家有婦欲覓靜誦習至此不須子伴

婦嘆曰吾既來此便當伴官人宿寧有徒歸之理文正色曰不可凡婦至於失身其道窮矣我一犯汝汝何以爲人不如歸而全身吾不犯汝也婦赧然而退六後仕通判孫曾皆舉進士

福菴相爭

蘇城集福菴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宅之西弘治中　詔毀淫祠有司欲爲匏菴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爲吾有耶有司復欲爲膚庵別業施曰我獨不能爲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　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

承佃都御史毛貞肅亦用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爲謡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別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說也近世猶有無影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爲之汗顏

吳文定厚待故人

吳文定公實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簀託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堂使予衣衰以俟吊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移寓托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公爲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魏琦還寄金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驩當相國歸寄二箱于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並謂出俸

賜之餘無不大駭

楊士奇救大臣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有得其所列單目以進者上閱之既以付士奇且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爲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名者蓋其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

一老外國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
立任已意而爲之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目內
土物不過縢枕箪合香丸之類皆微物非重貨必
無他意　上曰汝言是卽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一無所問　上復諭士奇曰爲臣當戒私交爲士
當務清謹

陸容却女

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
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
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

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
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養廉娶瞽

仁和錢養廉中萬曆戊子鄉試春闈將放榜時二弟
養庶養度讀書于家塾中忽一青衣使者捧金花
二朶進謂養庶曰令兄廉塔上已有名吾持宮花
一朶先爲報捷此一朶則以授君爲來秋之兆語
畢忽不見是年養廉果中欒榜而養庶旋舉辛卯
鄉試廉孩提時其尊人憲副公爲聘黃氏及笄而
黃氏以痘疹瞽二目隹禮在邇其岳以女廢疾謝
婚憲副公亦欲從其請廉曰聘時完人也今有此
豈非天乎兒不娶彼將何適兒心不忍也娶妻爲
延宗嗣耳非曰人可代也竟娶之而恩禮有加多
生子女今兄弟翩翩青雲驟躋清要人以爲陰德
之報

王尚義

王尚義諱芳太倉人嘗訪友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
槐病臥旅舍與之語而嘆曰奇士奇士胡自困頓
塵土乎移至寓所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明春
携與同舟南還夜夢生墮橋下拯之不得晨起焚

香誦呪爲生祈請疴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
瓷缶親爲滌除所需藥物果餌無不備生感泣曰
吾何以報先生至潤州易輕舸欲到姑蘇就醫謂
治次呂城病革涕泣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
天乎已矣倘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
柩言脫而逝雙眸炯然芳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
仲津達士胡爲怛化摩其眶而不瞑乃舉其手枕
之於股拊膺而言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
而命也何如君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毋更戚也
生喉間書然有聲目乃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覺

[illegible]嘗宦栯余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而訃其
家[illegible]父至於時環寺門觀者咸嘖嘖嘆曰不意
今[illegible]復得古人有蘇蘇順溺者昔郭仲祥負吳
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巨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
追挽彼皆久要猶至千載齒頰乃若王君之于費
生萍水相逢遂成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送其艱
辛骸骴雖至親猶難名為尚義豈虛也哉

李秉

李秉益都人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爲
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御史不理

訟獄公以屬鵬親請之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
也强之再三必不可公乃自爲奏劾之事下御史
鵬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
罪謫戍兩廣　詔詞嚴峻有亡則殺之之命錦衣
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朝夕莫保時
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
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未畢傳呼且至問
誰爲御史船二人不肯接曰吾二人死則已矣其
敢累公此間錦衣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
公曰何傷　如朝廷有讁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
戶[illegible]之林曰此　詔旨也何敢公曰有事吾自
[illegible]之材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
厚給飲食或餽之贐公自解其帶以贈二人乃得
安然至戍所

劉仲輔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爲莊襄公燧大父自少
仁恕不踐蟲蟻與贈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尚貧
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曰汝耶想以
貧故爲此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
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

不言矣柰何見問其愼如此及公歿有一族子觸
棺哭甚哀人始疑爲昔偷兒而今有善行蓋愧而
改耶公與夫人既以子貴享高筭曾玄甲第蟬聯
不絕陰德陽報信不虛矣

鄒黃二公

吳郡鄒公騏以進士官給事中即大中丞時敏之子
也歸田時頭着草帽出入跨一驢携一老嫗鄉人
尚呼爲鄒秀才又黃公卷以進士官憲副歸田時
不入公府敝巾垢服客至即共蔬飯躬烹飪之有
當道慕其名往訪至門問童子憲副何在童子指

田中駈犢者曰此是也當道不勝嘆服二公生平
德義事甚多黄公幸王弇州先生爲之誌銘而鄉
公湮没不可悉知矣

任録不欺友金

四川富順任録嘗與一友交善友官湘南將往有白
金五百兩寄與任録未幾友以病死妻子扶柩還
鄉貧無所倚因思所寄任録之物令其子往[illegible]囑
之曰汝往彼不負分半與之若負約汝但曰亡父
有夙負故相貸耳更勿多言其子果至録家告之
以故録即持其物與之其子領毋命分與之半録

咲曰分之曷若歷之汝速持還以慰倚閭之望即
謝去郡守高其義作文記之學官以爲勸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四

海石開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忠良類上

忠有次第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格君
而化之者大忠也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以德調君
而輔之者次忠也管仲之於桓公是也以諫非君
而怨之者下忠也子胥之於夫差是也偷合苟容
持祿養交國賊也曹觸龍之於紂是也

晏子諫支解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衆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誅晏
子遂左手提犯者頭右手執刀仰問曰自古聖主
明君支解人從何而始公遽曰捨之寡人過也

相人

楚人有善相人斷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以
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
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
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

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而成霸功

蘇從諫莊王

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閒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鍾

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狐假虎威

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乙曰寡人自以昭奚卹爲相諸侯不敢犯境豈非吾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嘗聞狐假虎乎王問曰何謂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噉之狐曰爾勿食我天帝使我爲百獸之長爾若食我實逆天帝之命必不祥矣爾不信可隨我行百獸見之無不驚怕虎不知百獸畏己將謂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強兵十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昭奚卹也

紀信子期丑父

紀信乘漢王車以紿楚卒免漢王於難左傳定公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楚子得免公羊成公二年晉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

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按丑父左傳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史記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與公羊不同

茅門守法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

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保申忠諫

荆文王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有過當笞匍匐將笞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托于諸侯矣請改過而無

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箭跪而笞之

屈原

屈原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爲佞臣靳尚所譖王乃流放之原遂游於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憔悴有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以至此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吾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遂投汨羅而死楚人以原五月五日死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後有人逢於長沙自稱是三閭大夫毎蒙楚人筒粽見祭嘗爲蛟龍所奪但以五色絲縛之蛟龍所畏不能奪也即今以五月五日翁包米粽之節乃屈原喪身之日也

藺相如

史記秦昭王與趙王會於澠池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王善絲桐願聞之趙王乃爲鼓琴秦王命史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請擊缶曰五步之内

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衆乎拔劍大怒欲刺秦王秦王驚畏乃爲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之會散各歸國趙王以相如爲上將軍廉頗疾之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勲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居吾上若遇見必當辱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回車避之諸吏曰某等各辭親而仕君者慕君之高也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各請歸農相如曰吾尚不畏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惟吾二人耳今若二虎相鬬勢不俱生吾豈可棄國之急而行私怨乎廉頗聞之乃

不矜詣相如之門謝罪曰頗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弘雅乃至於斯遂與相如爲刎頸之交

賈雍

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爲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異錄傳）

宋弘蹇諤

宋弘在漢其可取者非直貴不改交富不棄妻兩言而已其隨事規益有古大臣蹇諤之風弘薦桓譚

爲議郎譚於宴鼓琴以繁聲悅帝弘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他日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忠正以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又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凡此讜言直氣蓋與申屠嘉汲長孺相望而興者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簡雍

蜀先主嘗因旱禁酒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

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麋竺孫乾同爲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箕踞傾倚遇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

王紘

北齊王侍中紘侍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樂侍中曰亦有大苦帝曰云何曰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大苦帝默然

高季輔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出談賓錄

王琚

玄宗在藩邸𡸁每遊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饑倦甚因休息林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秫備膳饌酒肉滂沛帝顧而甚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

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見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于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憂也帝遂納琚之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寔預配饗焉

蘇瓌

蘇瓌拜尚書右僕射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

鄭絪

唐順宗風疾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出國史補

裴度諫行幸

穆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為周幽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王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溫湯還謂人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

皆不聽決意欲行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圮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全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

申漸高

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曰雨怕抽稅不敢入城翊日市征令咸有捐除

張靄

張靄爲侍御史太祖方弾雀於後苑靄亟請入奏急事及見所奏乃常事帝怒其非急靄曰臣以爲尚急於弾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橦其口墮两齒靄徐拾之帝曰欲訟朕耶靄曰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田錫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賫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閲表多矣非所謂澤宗族則希子孫未

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警戒於朕輿歎久之命優其贈

錢若水

李繼隆討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據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使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人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禁繼隆遂奏轉運使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其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覘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此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力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三轉運

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乃加誅亦何晩焉献可替否死亦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齊狀詰之三人皆出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款入塞事皆虚誕繼隆坐罷招討出知秦州

魯宗道

魯宗道爲政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傲而忌之豈獨納諫之虚名俾臣負素飡之辱乎臣切愧

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它日追念其
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時人亦謂之魚頭參政

王旦諫釋卜人罪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繫獄坐
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上曰此人狂妄果
臣僚與之游可盡付御史臺按劾王文正公旦得
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悉與人
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
令人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法乞
以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此上

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觧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
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
狀公曰得旨已焚之矣

王旦遇災罪己

宮禁火災真宗驚惶語文正公旦曰兩朝所積朕不
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
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
宰相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
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言非
天災乃官正失於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
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
降詔罪已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
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功罪狀上欣然
聽納免死者幾百數

張杲卿

張杲卿為御史中丞日因登對言及家世履歷本末
仁廟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諸生陛下擢
任至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官裳亦有先臣之田廬
家事有託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仁廟徐
曰亦有說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
鬯尚虛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繫是陛下孤寒也仁

宗改容頗嘉其意後遂參柄用

呂大防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尚華侈
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
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正欲涉歷廣
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
竄本朝不然又不尚畋獵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
味御厨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違法前
代只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

呂相公甚次第好

文正三光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貶河中僚友餞于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使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友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諸君更送只乞

一上牢也客大笑而散

倪范體國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為光寵第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倖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候文到日須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

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觧使還中書議表賀

[illegible]成為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後追[illegible]天子下罪己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illegible]何以慶為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illegible]彌縫倒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包拯切諫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〻上曰記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

面帝卒為罷之溫成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陸軫淳直

陸軫[illegible]字 性淳質直雖在上前不以改越音為館職時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為乃可長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軫淳直如此

胡宿封還辭頭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

士夜盜入禁中出爲和州都監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辭頭翊日上謂宰相日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彦博對日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辭頭

韓魏公

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至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在野如此在朝可知矣

杜祁公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日公今日何以不

悅公日適覩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見某人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某荷國厚恩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猶未能忘國耳

司馬相公

司馬温公元豊來京師都人叠足聚觀皆以相公目之至不能行登樹騎屋窺瞰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爲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

曾侍中

曾侍中公亮爲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刼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

富弼救張昷之

天章閣待制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敢干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兵士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旨乃降其未降

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昷之不協令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昷之首我當降若賜昷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即於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具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有讐者爲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上怒解昷之落職知虢州

燕肅建議活民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司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

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四年天下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可疑情可矜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可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四真

富弼真宰相歐陽修真學士包拯真中丞胡翼之真先生俱宋嘉祐中人

王晦叔據經解獄

大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御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勘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意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文正輔主以德

仁宗慶曆時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宗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道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嘆服

文彦博奏復介官

唐御史介上言宰臣文彦博之過貶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彦博奏曰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

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召爲言事御史

唐子方爲人剛直既參大政與介甫議事每不協嘗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裕陵之前介甫強辨上主其議子方不勝憤懣對上前謂介甫曰安石行乖學僻其實不曉事今與之造化柄其誤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直驟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私又

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為國砥柱八字印以御寶下有昭陵押子嘗親得見焉其家傳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正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於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歐陽諫忤權貴

歐陽文忠慶曆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為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

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夔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贓魏廷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令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女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

司戶罷以替名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鞫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列張與諫通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鞫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俟又差王昭明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取安世所勘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一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吃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

田產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鞫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群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貲券既不明辯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其後王荊公為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

亦昭明後亦錄用而擯饒州人終殿中丞

包彈之語

琪陟在位已三十餘載未有繼嗣司馬溫公為荊州通判上書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堯佐一日除節度宣徽景陵三使包孝肅公為中丞擊劾其言剴切人不忍聞而昭陵能容之故其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耶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播天下

呂許公緩步赴召

慶曆後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而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其言深得輔臣之體

琦言聖體如常

治平四年正月六七日間內外傳言皇帝已上仙八日韓公琦早朝至簾下問起居慈聖泣云皇帝夜來已上仙公云且乞捲簾左右急遽只以掌扇就遮西序急避與魯公永叔直至福寧殿見厚陵席地徐揭面帛飲泣便出下福寧殿言聖體如常且進粥藥者衛士同聲懽呼公方召神宗正位中外恬然

王嗣宗諫由後門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入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風憲誰敢廢職上悅其直給緡錢百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蔡確章惇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以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程頤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柳枝為玩程頤為講官奏曰

人[illegible]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欲予地綫計有不樂之臣太后聞之嘆曰壞兒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云不須得如此

鄒志完

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志完上疏言不當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皇爲法今陛下爲五伯之所不爲者哲宗讀至此震怒詔浩多言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羈管

范忠宣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曰方今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又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至父母親致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

劉棟

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劉棟密奏宮聲不宜有二徽宗感悦嘉其愛君卽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棟辭不受棟字守翁棣州人初以八行舉遇夬人授以景虛玉陽鐘制徽宗體其說命鑄十二九天範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黄麾仗奉安于寳籙宮鐘成授通直郎靈素又建議築鬱羅蕭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地棟言圜壇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人瀆神恐非天意遂已

元祐黨碑僞學逆籍

元祐黨碑朱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之書也僞學逆籍作於韓侂胄須行天下者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叅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黄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彦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彦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禄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已上並元祐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孫覺　鮮于侁　趙彦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已上並元祐
岑象求　周罔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已上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門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已上並元祐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祐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㺬　封覺民　胡端修

〔缺〕

萬芳　李賁　趙令畤　郭執中
張集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高漸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王貫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右　朱紘　吳朋　梁國安
王箴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高士育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都貺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何大正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曹興宗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黃安期　羅冔臣　劉勃　王拯
莫俠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梅君俞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逄純熙　冠宗顏　張居　李修
侯顯道　高遵裕　黃才　曹盅
宋壽岳　周遵伯　林膚　葛輔
許安修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楊懷寶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鄧元中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潜　陳害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紃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元符上書邪等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廷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玹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錢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怙
王化臣待丞元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澧州帥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侍郎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侍郎　黃黼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吳祖儉太府寺卿　葉適太府卿　楊方秘書郎
項安世校書郎　李垕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頴州
游仲鴻軍器監簿　吳獵監察御史　李祥祭酒　楊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譚淮西府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逵司業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言　張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學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舉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正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麟
蔣傅　徐範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忠良類下

周公坐禪

李衡字彥平號樂菴紹興中爲樞密院檢討高宗屢引見僧徒談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

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卽坐禪也何必他求乎

胡銓乞斬秦檜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宋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李若谷請寬監司

李叅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吏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

原缺第二葉

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鉄耳爲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說賜以金帛仍勑左右日惟進酒三⺀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矣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 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衆圍 上不解羣將計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遂服龍袍冠冕與 上衣同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成爲高陽王祠祀康郎山焉于光南陽人從 太祖征伐

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鞏昌（陝西地名）元將王保保襲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

歐陽韶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任 上乘怒欲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言韶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 陛下不可 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云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可謂進退以義者矣

王朴

王樸陝西人也改名朴洪武中為御史性戇與　上
爭曲直　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曹有旨赦之反
接還見　上　上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臣
為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為有罪安又生之
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上復命反接至
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　皇
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有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
亦當以聞況詩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　上惜

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鄒智

鄒吉士汝愚名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
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
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能朝宁之間人
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　詔天下上言
得失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内閣始以利
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
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
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恬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
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
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
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
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内閣則
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
下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
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
宮此心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
報弘治己酉御史湯鼐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

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illegible]淚不判案始獲宥卒
以謫死時年二十六

賦海東青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
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
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注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
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
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
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
非唐太[illegible]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

[illegible]之言亦可謂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
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錢唐

國初錢唐字惟明浙象山人爲刑部尚書洪武二年　詔孔
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
祭京師兒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
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祝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
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　召講虞
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

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
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
飯卽　命撤圖

題虎顧衆彪圖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
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得詩感動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
命所親信夏原吉卽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張信直臣

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艴然對
曰事干天常豈易爲邪　文皇大怒援鍁擊折信
齒衣盡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陳祚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翼日銓曹引進士
七人奏擬其官皆如格七八品　上以符所夢謂
冢宰曰五品以上服緋方面官闕幾人速省檢以
來尚書上其數　上卽命注授七人中有一布政
陳公祚得河南叅議嘗疏勸　宣廟讀大學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爾道我不讀書我怎麽來做皇帝
遂下獄父母妻子兄弟姊姪凡男子悉錮禁婦女

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踐祚釋之

王竑

正統巳巳　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于午門外視朝
百官糾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
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遂起捽馬
順首曰此正是奸黨當除去監國退百官用拳脚
擊馬順仍擊死內官二人各官義氣憤發至於如
此葢土木敗績固非常之變而此舉亦非常之事
也

章氏貴盛

常熟章孟端爲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
罷黜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方去國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
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科進士爲京官同
處一邸書春題於壁上曰四壁金花春宴罷滿床
牙笏早朝回人多美之

孫鼎學政

正統間南直隷提督學校御史廬陵縣孫先生鼎篤
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儀表士類每閱諸生
試卷雖盛暑若灯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

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
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
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
者揷花掛紅鼓樂導送時　睿皇北狩報方至先
生云　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胆之時小
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
送至察院門前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李賢諫伐孛來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聞傳國寶在其處石亨
欲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
[illegible]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
宜與之休息況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
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王所造李斯所篆亡
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

徐珵諷諫

景泰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日語珵曰七月初二
日　東宮生日也珵叩頭云　東宮生日是十一
月初二日　上聞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郕世
子珵所言者謂　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
珵後改名有貞聞之叅政余公子俊云

鐘同章綸廖莊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
請朝兩宮復　太子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沮
之鍾不聽稍易疏語竟上之詔廷臣集議章恭毅
公時爲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急入奏其疏
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巳未晡時奏入　帝
讀畢大怒時已暝宮門扃乃傳旨自闕隙中出命
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無所指又明日
大施榜掠已無完膚辭連鍾公即逮置對復下苛
考迫令服通南内皆不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服

更益窮極慘酷必欲致死會大風揚沙乃命禁錮
獄中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
儲事　帝怒命伺服闋治之既而陛見即命於朝
堂以大杖杖之八十瀕死而貶爲定羌驛丞因命
錦衣衛封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
公各一百每五杖易一卒鍾公尤瘠杖至三十僵
不動杖畢頃之乃甦衆以手舁入獄又禁不與酒
既而三人皆不死

胡濙救林聰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

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
有事吏部應答聰爲囑文選郎中即中出其手書
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廷臣
畏文無敢違者胡公濙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擬
以大臣囑徵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
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
此議吾不預公等自爲之於是議遂罷公歸遂臥
病不朝數日　景帝問胡尚書何不朝左右以疾
對使太監興安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驚悸至
今不寧耳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
所以悸也安以告於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上請
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

劉大夏

劉東山公大夏當發戍氊帽布袍徒步過　大明門
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
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
誅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

林俊劾繼曉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
西太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宮殿費

用鉅萬刑部主事莆田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
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
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
成鎖吏閣中使書毎遇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
使填吏大駭扣頭泣曰此疏果入彼此均死公激
於義死或所甘何累吏也俊曰死罪吾承不爾相
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
告於俊所厚侍講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
決不可回也但事後傾君爲傳耳因貨其所乘馬
區處家事畢賫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使張某曰

請屬人視張闕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叅議張某諭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　詔下錦衣衛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于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矣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　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為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纔

曉亦坐是尋竄寺不成建

商文毅

商文毅公不特科甲首冠一時其剛正弘毅實表表儔輩當時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既疏汪十罪以上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覽奏恚甚令太監　懷恩詰責甚厲公愈執不撓至數汪直朝臣大小官員不請旨收問擅自抄劄三品以上京官擅擒械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擅自收捕更易此乃直橫肆不法之大者懷恩聞之吐舌而退上亦即日撤去西廠色侃侃不屈忠於國

計如此宜乎子孫多賢而享其報也

湯鼐

鼐壽州人為人抗爽喜為大言弘治初請內閣會勑萬安劉吉尹直時為大學士謂鼐等曰近者　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得此一款鼐即上疏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安等乃歸過裏面而又妄謂臣等以扶持之說不知安所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指且治其欺君悞國之罪鼐俟命司禮監宣入內令跪聽　命鼐曰令鼐跪者

奉　旨耶太監命耶曰奉　旨鼐乃跪乃宣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乃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不見施行

馬端肅

馬端肅公弘治間自本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者思武備行內者計人才　又聞公為冢宰時每接折俸絹則曰何以報　朝廷

羅倫

羅脩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廣東市

舶[illegible]黃綰脩仲昭莊檢討杲皆上疏
論元夕[illegible]燈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illegible]
楊州判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
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脩撰章懋黃仲
昭皆爲南京大理寺評事莊杲爲南京行人司副
適廬陵陳公文 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
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葢在莊黃
章三人之謫實出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
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
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

有之實出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
一疏之力也

胡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杭仁和人家貧力學志節清峻更留
心世務以昌化諸生中鄉試第二登進士方中舉
時牌坊路費例百金公以歲值大侵僅受五十嘗
任江西憲副洞察寧王逆謀乃首發其奸具奏時
宸濠大懼賂權奸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珍
坐以誹謗離間親王必欲置之死以絕言者公已
陞福建按察使乞休宸濠遍遣兇徒挾稱 上旨
[illegible]寧逃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其家屬浙廉
訪李公承勛使變姓名間道走京師得不死下錦
衣獄公三上疏自訴忠赤會兩京言官程啟充等
論救得末減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乃起謫
戍復原官轉巡撫四川官兵部尚書先後條陳國
事凡數十事皆剴切中機宜席文襄稱其論事如
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
猶已勉人黽黽以忠孝大節此足以槩公矣

黃鞏

兵部職方郎中黃鞏素有志節時 武宗有南巡意

鞏以事出江彬誘惑時彬席寵擅權無敢指及鞏
獨抗疏彬首開邊釁權傾內外不亂不止彬大怒
遂下詔庭跪五日杖百餘除名及歸杜門著述家
素貧客至留飯貸米鄉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
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
立身行道千載不朽耳

劉世龍

慈人劉世龍甫成進士任南京刑曹郎疏諫 世廟
言甚切直廷杖一百二十棍幾死獄中夢神語曰
汝善自愛黃花晚節香無憂甃耳後歸田三十年

一家事[illegible]以翰墨自娛　穆廟初表其忠晉尚
寶司少卿

楊石齋

武宗大漸之時既誅戮江彬人心未定國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謹邪交構其間稍有異同則國事幾岌岌矣時石齋秉政卒能輯睦宮闈鎮安中外虛宁數月天下晏然真社稷之臣矣徒以議禮不合狼狽而去天下惜之　今上卽位賜謚文忠追復官爵可謂合萬世之公矣

霍韜

嘉靖初南海霍公韜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徒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浸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驗今之喪節義賤廉恥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頭使官吏當衆執之脱冠裳以就鎖梏屈貌體以聽武夫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誅可也乃暮脱汚獄朝立朝班經解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小人[illegible]忌憚君子不免忍恥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illegible]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撻勿加鎖梏以培養廉恥激厲節義於世教甚非小補厥後如衛使陸炳怙寵驕蹇竟取覆敗然則此輩安可使侵政事而持憲柄霍公之言驗矣

趙公持正

趙閣老大周以閣臣署都察院事平日深憤邊政紊亂每年將官與虜買和總督虛張報捷當事者納其重賄卽濫冐功賞歲以爲常隆慶已巳陳其學

爲總督疏稱達虜犯邊總兵趙苛驅逐有功繼而巡按御史燕儒宦奏失事重大此時將官闕節巳到京師而趙苛又江陵門下人也遂置不問余爲御史掌道據實論劾大周昌言於朝曰衙門中有一王御史方纔成箇都察院且言閣中諸人身任國家之重今分受幾車白鏹黃鼠卽不顧　朝廷利害大臣果當如是耶諸老一聞銜之切齒尋出余備兵汀漳旋遭其謫而大州亦嗾言官論罷矣大周每事持正言論侃侃此誠曲突徙薪之計何一

犯衆怒遂羣擠而力去之可不爲世道一慨耶

優旃

秦優旃善爲笑言然合於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然大佳哉漆城湯湯寇來不能上即欲漆之極易難爲蔭室二世笑之而止出敘□錄

優伶藏戲

俳優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爲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屛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

又□□者舉所持梃扶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錢是時至尊亦解顏蔡京作相弟卞乃王安石婿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坐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號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不敢在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安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長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訕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

二勝環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常御裹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俱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色此所謂工

執藝事以諷者也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鬔鬆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而待渡揭於城隍牆上　朝廷見之勑教坊司參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法道士十冠冠多法亂軍民立橋邉過不得自後法網稍寬蓋以滑稽而諫者

寺壁詩諷

高皇嘗出遊一廢寺戈戟外衛内無僧而壁間畫一布袋和尚墨痕猶新傍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裝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有何妨葢上爲政嚴猛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吳官童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宗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乂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曰吳其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　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葢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諭也先曰爾父某年來朝受其賜某年又受其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　英廟配問於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載郤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郤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我　朝譯使中乃有此人

沙狐狸

英宗北狩時袁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　皇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嚙指稱羡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葢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葦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取水返又出數里取新藁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意奇之乃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故又問汝邂逅至

此耶亦故隨駕者邪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爾比有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等輩來迎駕邪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爾回即來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爲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容語令輸情於　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朝幸　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閔之如期果至

見我兵及其子已諭意竟揮其屬幡然南趨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攜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者不敢信沙曰是固有證　先帝嘗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周孃孃手製也今囊故在乞進孃孃驗之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也　上乃授以某衛千戶賜宅一區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五終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節義類

柳下惠晏嬰

君子修身在乎隨事加省言與物未有無因而至吾前者無因而至君子必自反也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柳晏之所以自反如此楊伯起故人之金得至其門其能無內自訟耶

鮑焦

鮑焦衣敝膚見挈備采蔬遇子貢於途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嗚呼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如此夫伯夷叔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薇非周土之毛乎世

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者鮑焦事見韓詩外傳如此又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所誰種乎遂強嘔立枯而死此後人所傳亦一事也方孝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按齊書太祖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安得息談是知爲是論者前有人矣晉麋元弔夷齊曰五德更運天秩靡常既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終於虞舜禹終於成湯夏后之末

祀亦殷世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可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子蹈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其弗諒夷齊之心亦甚矣嗟乎以孔子之所謂賢人孟子之所謂聖之清者而猶不免後世之指摘可畏哉彼鮑焦所謂效夷齊者非耶斯過乎中者也

青荓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呂氏春秋

徐摛

梁太子左率吏徐摛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衆皆奔散摛嶷然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下拜

沈浚

梁沈中丞浚見侯景景怒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曰舉兵向闕赦過結盟口血未乾而又翻背死

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景殺之

巧工樂工

黃巢陷長安內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來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賓內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爲難巢喜即日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

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公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見善琵琶巢頗狎之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為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頃為大寇所逼終不能為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我當就死與妻兒訣別遂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為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既至

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知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然此皆史傳所不及故表出之事見録異記

李安靜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安靜之死竟無一人訴其冤當時王公百官使皆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褚遂良後不減張東之輩

張巡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乏食巡以絺布切煑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緑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膻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正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厲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臣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

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塵埃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吹吟劉賓客嘉話

樊樓自盡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月仰藥 國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難 詔欠召侍讀樓璉璉入受命歸逡巡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固異于不忠者較之樊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之屈矣

羅隱執義

羅隱不第於唐唐亡勸吳越王鏐討賊閉關謝貢無交臂事賊爲終古羞鏐雖不能用而心義其說夫唐之亡慘矣保傅卿孤藩臣郡縣去故君如傳舍隱一下第布衣執言仗義若素受國恩其後鏐受命朱梁改隱所表受唐官隱耻不受終身稱唐鎮海判官給事中云唐末義士惟司空圖餓于王官谷梁震依荊南高氏稱唐進士及隱三人又一人則特進河東觀軍容使張承業蓋宦者也

孔宗旦

皇祐末洞賊儂智高陷橫山寨邕州司户參軍孔宗旦白郡守陳拱乞爲之備拱曰智高來要招安豈敢作過也宗旦知其不用賊必東下遂作移文具陳賊狀俾沿江郡縣設備既而城陷賊執之宗旦叱罵不絕於口被斬于市時方盛夏酷暑青蠅旁午不犯其尸賊亦異焉卽命瘞之

淸節失載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淸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若此者亦不幸矣

褚承亮

褚承亮宣和五年應舉擢第一明年登進士會金兵南下斡離不旣破眞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旨極口詆毀承亮詰主文劉侍中曰君父失事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因薦知藁城縣不應棄去

任元受

靖康帝卒于金高景山初以計聞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其一畧曰時巡萬里群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擗殞何窮義不戴天扣九閽而無路禮當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願神游超越睿識圓明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湛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萬乘畢

統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冤自
踪逖之蹤莫效纖微之報惟憑妙果式助神遊忝
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
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輿仰慰在
天之靈　史

陳才輔

建炎末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
鄉民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
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同諭鄉往招安之獨葉鐵
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詹擒輔畀鐵以三千輩

監守之監者以巨索縛輔脚倒懸梁間以竹篾拳
其手鍘戟森列相近尺許插一刀甚利至二更衆
皆睡熟輔默禱曰輔本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容
受害神若有知願使刀自近前破索得脫良久刀
忽近前輔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割截繫縛遂
握刀出門已三鼓行約里許聞喧呼聲輔窘急投
路旁坎下竹叢中後舉十炬來搜索坎中亦下鎗
刃偶無所傷諸賊言必走建陽或劍浦宜兩道把
截輔由徑路行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刀買食直
趨泉州妹婿黃秀才家踰日卒持詹帖至復擒輔
乃自碎鼻以血汚身佯死卒自相尤曰何使至此
扛至邸中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
酒招黃及數卒飲商居稍遠數卒往赴內留三人
護守輔又默禱其三人皆醉買菜作羹輔間躍起
揮棍擊死三人走脫明年韓蘄王平賊輔用前功
得官

石頼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處保正石頼聚依之時抄虜游
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砦粘罕怒遣重兵合
攻之遂擒頼釘于車上將剮之已剸刃於股而色

不變奇之好謂曰能降我我以汝爲將頼怒目罵
曰爺寧死不降爺姓石名頼上釘㧞更無移易也
罕怒寸磔之不絶聲而死

洪忠宣

洪忠宣在虜十五年流遞冷山繫陳王悟室帳以應
對强硬屢落虎口矣陳誅洪幸不死得移燕都每
馳梨棗果竊起居二君紹興庚戌以來凡虜中聲
息皆其密聞難不忘君眞忠臣也岳忠武（岳武穆後改謚）
武之死金酋酌酒相慶洪亦蠟書奏於朝是時奸
檜當權陰逼虜訊事機一露立有死期而高宗不

加詰奸檜不見尤無亦有天道其間抑鬼奪檜智耶洪皓忤檜竄死南中檜薄其過於使命之時而困其身於歸國之日假月之惡甚矣吾因憶宇文虛中之事而幸忠宣之得免

岳王卒甦如生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籍主具當日所得止九千緡物耳飛握重兵許久家無賸財自是賢矣其斃于獄也實因其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尸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順甦之北山之濱身素有一玉

環順亦繫之腰下樹雙橘其上誌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家必求求而不獲必懸官賞及是汝告焉曰棺上一鉛篇有棘寺勒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為賞隗之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時無他珠玉為殯而尸尚如生

陳剛中

胡澹庵乞斬秦檜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毋夢還許佞人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有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鶴林玉露）

華岳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上疏極數韓侂冑之惡有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妹入府蘓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蘓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等語書奏侂冑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圜土楊用修載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係伯成去郡岳遂瘦死獄中余考宋史侂冑誅岳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謀去

丞相史彌遠下臨安獄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所記不同録以備考

岳武穆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劉裪來聘因問岳帥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告以抵誅裪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帥也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古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黙無一語而止秦檜約束勿以奏即以不職貶其人

王政

乾道元年六月郴盗李金黄谷犯道州破寧遠縣焚官民居室皆盡湖南安撫使檄衡道郴桂四州都巡檢使王政會合他將兵討捕至邑下寨柵未立政出於軍中恃勇輕敵單騎馳闘挑戰遂爲所擒初欲活之政肆駡不屈乃斬首棄屍路傍方盛暑同死者血肉狼籍臭穢腐爛政屍獨不壊蠅蚋螻蟻亦不集雖營營擾擾勢若欲前如爲物所驅莫能進死處距其官舎二百步所乗馬奔而歸家人疑有變走問之收拾遺骸尚猶可識帥以忠義之節上於朝詔贈廣州觀察推官其親屬五人就戰地立廟以祀賜額曰褒忠

文文山傳

元至元壬午十二月有僧從閩中來言於省臣曰近日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薛保住自稱宋主聚衆數千欲取文丞相亦有投匿名書言某日燒簑城之葦率兩翼兵入城丞相可無憂疑丞相者文天祥也世祖召公入殿中公長揖不拜世祖曰汝欲何言公厲聲對曰我大宋自藝祖以來天下晏然上無不道之君下無可弔之民北朝

以遐陬之國雲擾中原恃戎馬之衆興無名之師侵我疆土殘我生靈毀我宗社滅我宋三百餘年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我爲宋丞相竭心盡力以扶宋祚不幸姦臣賈餘慶劉岊等欺君賣國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興復擒戮於此九泉之下自亦不瞑目既囓齒頓足拊膺長嘆曰嗚呼天乎天乎左右皆駭其言莫不縮頸吐舌或爲之太息世祖徐喩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宋祚告終非人力所可爲也朕承天眷命混一區夏誠非偶然汝忠宋之心朕悉知矣今以事宋之義事我即

以汝爲中書丞相汝意如何公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豈有事二姓之理宋既亡惟當速死久生他日無面目見田横之客於地下也又曰汝不爲丞相爲樞密可乎公曰天祥之心惟思盡忠宋朝而巳餘非所願也世祖知不可屈麾之使退意欲舍之明日左右謂世祖曰文丞相英才儁畧古今罕有曩者開督府於汀州籌畧號令本朝將帥皆不可及苟釋之使去彼必遁回江南號召天下爲國家之大患不如從其所請以絕禍根世祖可其奏詔有司殺之出公於獄且行且歌其歌曰昔年獵

犯侵荆吳恃其戎馬恣攻屠忠臣國士有何辜舉家骨肉遭芟鋤我宋堂堂大典謨可憐零落蒙塵汚二君泛海不復都天潢失散知有無衣冠多士沉泥塗齊民盡陷胡版圖我爲忠烈大丈夫詩書禮義聖賢徒竭心罄志思匡扶驅馳嶺表萬里途如何天假此强胡宗廟不輔丹心孤英雄喪敗氣不蘓痛哀故主雙眸枯今朝至此喪元顱英寃直上昇天衢神光旋赫明金烏遺骸不惜棄草蕪誰人酹奠致青芻仰天長恨伸嗚呼公至柴市意氣揚揚顏色自若觀者萬餘人公問人曰孰爲南面

或有指之者公即向南再拜曰我宋列聖在天之靈顧天祥蚤生中原遇聖明之主當勦此胡以伸今日之恨仍索紙筆書二律云　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扶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海岳風雷變氣吐烟雲草樹荒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淡路茫茫　衣冠七載混氈裘憔頓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宫崖嶺月貔貅萬竈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喪國敗家亡事業休惟有一腔忠烈氣碧空長共暮雲愁書畢擲筆于地謂監刑者曰吾事已畢心無怍矣南向端坐待命觀

者無不流涕俄有詔止之公已死矣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南士留者無不悲悼或以酒肴酹奠明日世祖臨朝撫髀嘆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爲吾用一時輕信人言殺之誠可惜也數日歐陽夫人收其屍面顏如生觀者無不駭異是後連日陰晦若夕白晝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大以爲異如此半月適眘山張眞人來朝世祖召入禁廷問其陰晦之由眞人對曰此由陛下殺文丞相所致也公忠烈之志感通天地貫徹幽明及其將死不勝憤恨

故其忠怒之氣充塞天壤閒鬱鬱不散以致日色無光陰霾昏暗世祖嘆曰吾亦悔殺此人至今傷悼嗟憐無及朕今以禮祭奠贈謚厚爵庶可解其幽恨乃敕省院大臣各行祭禮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僉樞密院事王積翁書其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仍敕南北文武官員皆預於祭丞相孛羅初行奠禮暴風倏旋地而起吹沙滚石不能啓目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中隱隱雷鳴如恨怨之聲天色愈暗衆皆駭愕莫知所措眞

人謂諸公曰文丞相留京七年念念宋亡罔肯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贈謚若此必戾其生前之志故靈魂震怒作此暴風天地益爲昏晦可急易之孛羅等從其言乃書在宋之官曰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祭畢天果開霽與祭之人咸曰文丞相死猶不受謚矧生而肯臣乎初有十義收殯公於都城外具牲醴酹奠之

謝枋得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闈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宥得還元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迫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絜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諡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

伯顏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遂爲進賢人幼讀書卽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耽習典籍手不釋卷從釣臺夏溥習進士業遂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受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贛州路知事歷經歷時參政全普庵撒里哈海赤守贛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爲以爲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遣兵圍贛參政命伯顏率壯士七百人出收援兵於隣郡將行誓衆曰苟爲自全之計

者頗受不測之誅至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伉天逆雨敵勢益滋蔓向義之士往往惑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顏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爲集義之策而南雄亦降矣衆肆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戮擄獲殆盡旣而贑亦陷全海二參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爲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右丞童公完者表爲分省員外郎佐政有聲出奇攻復建

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緩急之勢攻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州福建省郎中冉詣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闊于河南除兵部侍郎與吏部尚書伯顏帖木兒張翺銓選廣西舟次鐔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　國朝美伯顏由是潛行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官屬知公名願交者皆不得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之北山誅茅剪荆躬自爲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戸潛如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釗操行孤厲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毎語及往事相對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洪武巳未秋　朝廷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顏名遣從事張希顏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偕進賢知縣親造其廬若不起術毋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詩祭其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熊釗以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贊曰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爲難捐生非難而從容就死爲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鐔

江閩廣時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向之不死欲有所爲也事旣無可奈何存身以承祀亦義也爲人迫而理不可不死矣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負所學歟

附七哀

有客有客何纍纍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茆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翮鎩盡孤飛遲嗚呼我生兮亂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纓歲維丁卯兮

吾以生於赫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俱無成我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情神之聽之和且平嗚呼祖考俯駿格籩豆失薦我之責

我撫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淑善宜壽考兒不良兮負母身脊維新兮酒既醇我母式享毋悲辛嗚呼毋兮毋兮毋遠適相會黃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舉濫叨感師德十年苟活貽師羞酒既陳兮師莫止一觴我

奠涕泗流嗚呼我師兮毋我惡舍生取義未爲暮

我友我友兮全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節兮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英雄嗚呼我公我公兮斯酒斯酌我寃我寃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予莫汝知汝既死兮骨當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毋我議父不慈兮時不利

鴆兮鴆兮豈汝已十年汝不還兮汝心斯堅用汝今日兮人誰我寃一觴進汝兮神寃安然嗚呼鴆兮果不我誤骨速朽兮肉速腐

羅良

羅良字彥温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討平之論功爲最奏授長汀尉積功拜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兼守漳州二十三年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仍守漳州陳有定發兵攻漳州良迎戰於馬岐山敗績兵遂圍城連攻旬月矢石殆盡約儲畜可三日之需皆伐菓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南道絕天子

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況國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師守此欲爲誰耶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豈可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百夫長盧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卽投後園三尺魚池鞠躬匍伏自盡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强難以角勝若來吾義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

不念家今海内之盜殺其父而子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户羅三亦罵賊不絕口死良長子安寳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百餘人有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相與舁葬于綠江之磧呼爲烈婦塚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江叅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衞

於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衞兵不滿百急出與賊戰從者止之公曰吾守封疆棄去非義也至省口遇逼將以孤兵且散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遂躍馬逆賊天水橋巷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桃園寺僧雪庵率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楊鐵崖時爲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録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潜生萬壑雷大信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即其詩雖未工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見矣

楊鐵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廉夫號鐵崖博學能文山陰人元季張士誠開宏文舘因延致之廉夫心知其與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及見朝廷頒酒於士誠廉夫以指寫塵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　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曰　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爲秦嬰出黄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月邊回袖中一管春

秋筆不爲傍人取次裁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　王師圍永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圍桂元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良荷知遇今不死期效寸尺之功六月　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門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嶽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弔云白頭從事紫薇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慚汨羅叟裹屍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鄧

俟諸將吏皆能爲國報君恩

黄哻

危太樸素黄殷士哻皆撫之金谿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黄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黄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歔欷曰君小臣而死社稷邪黄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肴使家人歌舞

爲歡環守至日昃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黄給午取告身君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槐井黄已死買棺以歛僧梓與營瘞焉危黄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爲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乃來君子之議乎若黄乃直無媿齊太史者僧梓拯危何如送黄之爲義雖然梓拯危梓非所責而瘞黄固梓之義也景濂作太樸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並與銘殷士者觀之死榮生辱自霄壤矣

龍鐔

龍鐔字德剛萬載縣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浙江按察使以微累下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　靖難師起北平徵兵于晉鐔以大義不可文皇帝繼統詔捕鐔錦衣獄鐔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殞軀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于一所衣色形骸歸于故土今其遺草家書　國初

諸公哀輓詩文猶存見袁州府志

革除死事諸臣

左都御史景清本姓耿陝西眞寧人進士歷翰林改右僉都陞任左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進士歷修撰吏部左侍郎革除間調左副都御史改御史中丞右副都御史茅大方直隸太興人儒士三十二年任黄信江西彭澤人三十三年任永樂間以漏泄獄情殺左僉都御史司中三十年任程本立浙江崇德人秀才今析入桐鄉明經三十三年任御史福建道甘霖直隸懷寧人

領鄉薦廣東道王玭蘓州人以罡革除姦黨子孫殺陜西道高翔陜西朝邑人以明經任山東道王度廣東歸善人以明經任湖廣道謝昇沛縣人道分年月無徵者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歷翰林侍講改鄭公智浙江定海人魏公冕江西永豐人曾鳳韶江西廬陵人進士

方孝孺

文皇發北平時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南方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　上首肯之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即持斬衰服晝夜號哭爲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孺不屈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既頒　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上降榻慰諭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爲我作詔命授以紙筆孝孺大書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四人妻子先自經毋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堅執不從乃及毋族妻族及朋友門生亦多坐誅後　詔磔於市

練子寧

新淦練子寧名安謚安慶余忠宣公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子寧洪武中張顯宗榜進士第二人建文時官至左副都御史靖難兵起子寧死之觀子寧謂忠宣之詩可謂不食其言矣

龔翊

龔翊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難兵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吳中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乃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耿清

耿清即景清自少有志操嘗吟石灰詩曰千椎萬鑿出名山烈火叢中走一番骨碎粉身都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建文末與方遜志周是修等議同死難後方周諸公盡節清獨入朝一夕　成祖夢者

緋衣人宣入殿內爲變及視朝淸獨著緋　成祖
疑之命搜其衣果得劍震怒卽剝皮被十里之外
比晩屍復自移至城門門已闔屍闖之血汚皸徧
門　成祖夜亦聞血腥閉目卽見淸在左右唐突
竟夕不得眠次早門者以奏　成祖曰耿淸死猶
害朕耶遂焚而颺之

周是修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
是修輩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
聖遺像自縊于東廡縉後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

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

王叔英

人生天地間所貴大節全爲子必祇愼爲臣必恭虔
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相
纏泄痢徹晨夕藥石療靡痊賓朋具珍美對之不
能咽意者造化仁有命歸九泉魯聞古夷齊餓死
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諒有偏高蹤邈難繼偶
似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愼勿稱希賢此王叔英詩
叔英字元采黃巖人建文間仕知漢陽縣一言一
動不愧古人縣境旱陳詞禱于山川與神約一日
不雨則減一膳二日不雨則減二膳三日不雨則
絕粒以待神顯戮夜則寢苫枕塊于齋宮二日果
大雨壬午歲作此詩自經死蓋托疾而隱其迹耳

高賢寧射書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國子監
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
城外乞罷兵未幾賢寧從執云此卽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
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
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

被黜生故云棄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忠寃久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楊州而死節
焉逮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親與其御史相接
談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　文廟登極而
死節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
寃義寃千古不滅於此可見事詳載於萃忠錄

唐寅大節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旣至處
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

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了了如此

義卒

五代萇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晋使鉏麑

刺趙盾事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李玉存孤獲報

李玉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劉守光破州盡殺呂充家充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　衣食以資之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爲義士淸泰中琦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玉已卒乃薦其子度於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甲科

碑工辭刻黨人碑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黄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從其請

祝吳高義

董漢卿字仲巨饒州德興人娶於同縣祝氏紹興初爲漢州守卒于官其家不能遠歸暫居于蜀道長子元廣亦娶于祝既除服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二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武人之室秩滿挈家東下與

蜀客呂使君方舟偕行日夕還往相與如骨肉繼室漸有姿色性頗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呂陽示高義携其孥復回遂據以爲外婦蓄之郢縣而二女不知存亡矣祝次騫以兩世宗姻之故痛惻不去心屢屬鄕人制帥王恭簡公訪求之杳不聞問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運使正與呂爲代惡其人不俟合符先期解印去歳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攝四川總屬受檄來成都坐經綿右吳仲廣待制爲綿守開宴延之倡優畢集一伎立于户棣傍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注目詢隊魁曰彼何人魁

曰是薛倩也因容諗之曰汝定不是風塵中物安得在此始猶羞澁不語久乃言其故東老矍然有感曰汝祖汝父非漢州知州竹山知縣乎倩驚泣曰吾官如何得知東老曰汝毋是祝乎乃吾姑也吾聞汝毋子流落尋覔累年不謂邂逅于此又歷道所從來乃知爲繼毋鬻於薛媪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竟不覺墮淚一坐傾駭酒罷歸館舍翌日倩偕其毋來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丐爲除籍吳曰此易爾事竟如何曰正有望於公其人與震亨爲表妹必嫁之當以此行所得諸臺及諸郡餉贐爲貲送費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復還合所得爲五十萬悉付倩吳喜曰巳爲擇一佳壻卽嫁之矣婿姓史失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賙以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絕

項鹽商厚德

項四郎秦州鹽商也常商販自荆湖歸至太平中夜月明聞有一物觸舟項命稍子挽之乃一丫環女子也年可十五六歲問其所由曰姓徐本非人醴州寄居菰者父自辰倅解官舉家赴臨安至三江中忽逢劫賊其驚墮水中附一踏遂漂流至此項以其貴人家女意欲畱爲子婦遂令獨寢比至家以其意告厥妻妻曰彼驕貴之女豈能攻苦食淡緝麻織布爲村俗人事耶不如貨得幾千百別娶與兒男由是富家競來索買項曰彼一家遭難獨畱餘生今我既不畱爲子婦寧陪些少結束嫁一本分人豈可更教作倡女婢妾一生無出輪耶其妻屢以爲言項終不肯里中有金官人授醴州安鄉尉新喪妻聞此女善鍼綫遂親見項求之

項執前言不許女因謂項曰阿爹許嫁我好人不知來歷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看來亦是一箇周旋人的又是尉職或能獲賊便可報仇兼差遣在醴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項遂許之且戒金尉曰萬一不如意須嫁一好人不要教他失所徐氏既歸金尉大稱所望以第行呼爲七娘居二年挈赴安鄉任初到官卽遣人問徐倅信息居人曰有一徐官人自辰州通判替下舉家赴行在至今不曾歸不知得甚處差遣也七娘意父母必死悲哀不復念後一年尉司獲一火刼盜因推勘次

招魯在太平州刼一徐通判船忽聞鑼鳴恐是官軍遂走散七娘聞知稍稍心安又一年金尉權邑事有一過客稱徐將仕借脚夫七娘自屏後窺之面類其兄金尉乃具飯召將仕因問其父歷任經由果其兄也乃引將仕入見相持大泣既而說二親長幼皆無恙又復相慰次日問金尉元費幾金當收贖以歸金尉笑曰其與令妹有言矣豈可復嫁他人七娘因說項四郎高義將仕泣曰父母生汝不克有終能汝終者項君也於是將仕發書告其父母遂擇日告祖成婚七娘畫項像爲生祠終身奉祀

捐金裒骨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杖凡遇物即以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賂西僧云但收得高孝骨斯願足矣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感愴詩有十首畧紀一二云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讀其詩悽楚悲惋

鎮南浮屠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録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録乃知唐玉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翺皐羽與景曦各爲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禿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

其金裹之尖頂若匏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禿裒陵骨雜牛馬諸骼爲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先已爲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於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咒禿所爲若曰壓禳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惘于下而欲其遺天怒于上而伐其跡足以觀宋德之格于上下者矣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刼火不燒楊璉塔怒風還激伍胥潮蓋葉塔不燬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

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内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寺
寺畧存然不知何者爲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䌓
邃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　國初修復城隍之際
有識者惡之特剗去之耶

王婉容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没罕子婦上遣之
哭曰何忍事二王就輿中以砭刀自刎錢塘僧惠
勤與歐陽公遊公卒每對人語未嘗不流涕夫婉
容女也僧夷教也尚知義如此今忘恩悖義之人
如趙憬之負陸宣公白敏中之負李衛公張洎之
負寇萊公溫仲舒之負李文穆蔣之奇之負歐陽
公呂惠卿之負王安石所謂未乾薦禰之墨已彎
射羿之弓矣

楊塤

天順間有楊塤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
尤妙其烟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
愈久愈鮮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絶
少人惟知其絶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
年錦衣指揮門達　上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
[illegible]以外意忤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
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捃摭袁之數事奏之遂
拿袁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塤憤然曰
朝廷設科道欲其理冤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
疏訟敀達并擒楊下獄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嗾
楊懼考死于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
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
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　上會衆邀李出闕於
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
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
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　上
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此與張說之證元忠不殊
可以一藝者目哉

丐者執義而死

成化丁未秦中大饑有一婦人一男子行乞至山東
每遇宿其婦則處於廟中男子則處于門外或問
曰何不同宿婦曰此夫弟也今既不得已而行儻
得生還尚欲爲娶婦以圖延家禮義豈可因顛沛
而渝後遇盛寒二人因異處皆凍死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六終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循吏類上

子産

子産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呂氏春秋）

子産治鄭狹蔡不生鴟梟不至（梁元帝別傳）李矩禱子産祠云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晉書）

子産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賈子說林）

子賤

宓子賤之單父也有出郊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

黃霸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走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愴惻霸曰此弟子責問乃伏

吳祐韓卓

後漢吳祐爲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原其心也所謂觀過知仁其此類歟

龐仲達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屛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强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孔文舉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

袁安

漢袁安爲楚相會楚王坐事爭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毒楚横暴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受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入人具録辭狀本非首謀爲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豊稔 出汝南先賢傳

嚴遵

嚴遵爲楊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亡夫遭燒死遵使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乃以淫殺夫者 出益部耆舊傳

徐孺子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爲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白群情欲令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出商芸小説

仲弓按姦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求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會稽雞

賀太傅邵字興伯作吳郡初不出門諸强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能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温璋

温璋爲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鵶也曰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耳命吏隨之果得探雛人

劉玄明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傅濊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一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傅翽

傅翽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
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傅荅曰
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
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
言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明權要請托長
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强力爲政
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醇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

其清淳也南史曰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祖覬
之湘川刺史憲之官尚書吏部郎中宋時覬之嘗
爲吏部于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
是憲之果爲此職

李崇

後魏李崇爲楊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
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
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決崇以二父與
兒別禁一處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
有敎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
伯咨嗟而已崇知之以兒還泰遂詰奉伯詐狀奉
伯款服爲兗州刺史兗州比多刼盜崇乃村置一
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撾鼓亂擊四面諸村始聞
者撾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
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
宗時除楊州刺史明能察奸郡人憚之號曰臥虎
出談藪

于仲文

隋于仲文遷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
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亦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

兩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
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呵詰
杜家服罪而去

蘓瓊

蘓瓊爲清河太守淸愼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
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
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
論地上事遂焚其券

員半千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

良不從謁州半千悉發之民賴以活刺史怒囚半
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
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遂得釋
江幾隣嘉祐雜志曰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
員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劉
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
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
少與齊州何彥先同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義
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授
武陽尉睿宗朝至崇文舘學士

宋廣平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昫
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
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
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書右
丞相封廣平郡公

李傑

李傑爲河南府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
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
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
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
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
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
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
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
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出國史異纂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牸
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産犢三十頭敬自戍
所還索牛進云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不肯

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
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
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
墻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
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曰此是外甥也
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
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出朝野僉載

蔣恒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三楊眞等
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衛三刀殺張迪其

刀却內鞘中眞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眞等視刀有血痕因禁栲訊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爲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晚放出令獄典容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狀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直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曰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吏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

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即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出紀聞

崔思競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
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
殺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
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
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
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則天厲
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
何自雪行岌懼逼思競訪妾思競乃于中橋南北
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
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

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
于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爲宣家服役宣
委之同于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閽人以通于
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中思
競素重館客知其不疑已密隨至天津橋乃罵之
曰無頼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
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
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競于告
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語

若水辯冤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
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
爲朝廷及上司所駮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
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
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録事叅軍鞫之録事
嘗貸於富家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
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皆應
死富人不勝搒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
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録
事詣若水廳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

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畱熟觀其
獄辭耶畱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
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畱其
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
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
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
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
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
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
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

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以飯僧爲若水祈福有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録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奚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中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裴琰之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叅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

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稽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爾吏人連紙進遂爲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爲霹靂手

燕公捉佛光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遣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寘法

田仁會

唐田仁會爲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毋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但願常在不患貧（出廣德神異録）

計活冤僧

薛文惠公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山澤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後擒賊帥汪端詰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恩及囚孥

曹彬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一人嘗

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按逾年后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心如此

何承矩

何承矩繼均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綱運皆調丁男或因之在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爲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

喬惟岳

喬惟岳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顯爲泉州留守惟岳爲

通判會盜起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遁惟岳抗議以爲朝廷寄委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又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張齊賢

宋張公齊賢前后治獄全活甚衆在相位事有辭連爭流者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美之

黃震

真宗朝黃震知亳州末城縣縣瀕汴河側至河涸朝

廷遣中官促州縣科民開淘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捶撻役民黃憤然毆之中官即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何毆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黃後爲才吏任轉發運使

馬少保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收積欠官錢奏除負數百萬還奏稱旨

馬少保廢井

馬少保爲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提點福建刑獄訊其冤而全活者數千人

馬少保宥罪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掠鄉人共謀殺之坐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按悉宥之使去

馬少保平反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鹽户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徙處州録孝行圖於衙以示民

陳詁勁直

祥符開封二赤縣向時惟與權貴之家督責逋負公事苟簡無復綱紀至於胥吏皂隸懈惰欺謾尤甚陳詁學士知祥符縣素知其事頗革前獘公家之務一循於法束下如濕薪胥吏而下期于州東一酒肆相約悉逃去預結海巡親事官俾以酷虐聞

時莊獻垂簾喻宰臣令重行黜降宰臣稱詰風力
勁正能振舉頹廢不可爲胥隷擠陷雖免左遷然
終觧所任

王博文

王樞密博文天禧四年詔按朱能能先爲乾祐天書
事連逮者甚衆博文惟治首惡脅從者請皆得減
死罪治邉軍民迯入番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
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爲番部所得亦不得免法皆
處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客招之至則驗而貸
其罪減殊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下其法於諸邉

郡博文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治決罪至流刑未嘗
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張乖厓治盗

張子韶横浦録云忠定公治盗多愛利之政公嘗以
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
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
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
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盗民無餒
色

去茶植桑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
之不若早自異也命去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
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北
者歲百萬疋民富至今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
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
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李畋問其旨公
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
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鎮杭州有訴者曰
其家素多藏其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於其家
父將死手券以予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於甲三

分吾子得之其既成立甲執遺券以析之累論於
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
御彼非此券則爾死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
歸其貲

李文靖

李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昂
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

李璹牓虎

仁宗時光禄卿呂璹少爲漳州漳浦令民有死於虎
者璹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穽立牓其傍曰害民者

遲隱[illegible]日穽有虎陷焉其爲政得民心既去

爲立生祠

程師孟賑飢

程師孟字公闢慶曆中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

屬歲大饑公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即奏發

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公日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

則民殍矣遂活饑民四十餘萬

趙清獻賑飢

趙閱道抃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荒米價湧貴餓死

者十之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閱道獨

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

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

在成都杭越尤著

解帶活饑

清獻公嘗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勸誘

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

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灾記備述其

事出罨齋閒覽

稽適宥罪

稽內翰頴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

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爲免其子死而以父抵法父

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宜生令子明年頴生天聖

中進士及第

陳龍學卹饑民

陳龍學從易知漢州歲饑有持杖盜發囷倉者請一

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李佛子

屯田郎中李公衢明道中通判筠州爲人性寬慈不

擾民有婦人輸官絹以兩段縫合爲一疋吏執詣

公公詢其故婦人曰官中催科限逼而夫迸竄貧

無所出是以至此公惻然良久遣其婦去謂主吏

曰封絹於庫內俟有春衣下官自要用他日官受

秋租而吏乞取無藝公知之逐日入倉監視吏無

所措其手筠人爲之語曰輸租不使錢賴有李屯

田毎出鄉市則人指曰李佛子來

吳遵路備荒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

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

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

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亦蒙

利又建非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廨鹽蔬巳具飯食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册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

蘓耆移粟濟荒

蘓兵部耆充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京東轉運使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西如數與之仍奏於朝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衆粟若有餘

止可移之以實邊郡柰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柰何知其無亡而不以奇羸賑恤耶苟有輸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孝肅請罷苛察

包孝肅拯為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　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囬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囬易公使錢遂為著令公少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盧

富弼處謗活人

富韓公弼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還除知鄆州復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視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人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

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公疑亦因是寖釋公嘗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

王沂公全活饑盜

王沂公曾留守洛時歲歉里有囷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隣郡以强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歲輸陝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堯叟利及廣西

陳文忠公堯叟常爲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爲植木道旁鑿井置亭舍至今爲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性嚴堯叟未常忤其意

張觀請弛鹽禁

張文孝公觀爲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煑觀知軍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韓億倍粟賑貧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益州故事歲首出官米六萬石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

葉夢得給券救兒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格賑之幾千餘人稍能全活惟遺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患既長或來識認爾余爲立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睿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袵席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張洪償錢免殺

職方張洪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寬吏吾以聞洪憮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

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謝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洪乃薛簡肅公奎之壻

東坡代民書扇

東坡爲錢塘守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畢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欽若錮負釋囚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文憑由司奏勘乾德至咸平逋負千餘緡釋繫囚二千餘人以廣惠澤

東坡罷萬花會

西京牡丹聞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于梁棟柱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掛舉皆花也楊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楊日亦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東坡來知楊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為姦乃楊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之為政惠民率皆類此民到于今稱之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循吏類下

劉彝恩及棄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閼者

李給事釋罪賑民

李給事允元通判寧州州倅謀亂事覺連逮者衆允元極意辯折止坐首惡數人誅之為利州轉運使至所部會飢發官粟數萬石賑民乏得不流徙

王隨善撫逃卒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人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李諫議全活妖黨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

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其首謀數人餘悉
全活之

揚日華奏免逋囚

楊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旱飢州民逋官租以鉅萬計
逮捕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蠲除之

趙觀察不禁出米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飢舊米出塞下不得過
三升滋曰彼我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元宬厚䘏水患

吳節使元宬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淖督

工壅塞民有避水於境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財
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宬所部民無墊溺

沈文通爲民葬嫁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有貧不能葬及女子
孤無所以嫁者以公家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
家女爲子者奪歸其父母

張奎辨獄論鹽

張密學奎守發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
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
其明通判廬州能賜會泰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
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道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illegible]
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
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爲
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恡而民怨緣而與獄者異
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爲御史時母
疾乃齋戒刲股肉和藥進疾遂愈

仲寬戒人殺子

閩人生子者多至三四子則率皆不留爲其貲產不
足以贍也若女子則不待三往往產即溺之謂之
洗兒建劒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劒之順昌作戒

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
俸置酵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
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名俞兒轉
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攺仲寬一官仍
令在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于嘗至其邑聞仲寬
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
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胡侍郎不輕民命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諸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
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

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止籍爲衆餘

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爲辨活者九
八

韓綜救民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
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
民爭操舟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方兒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飢大發官廩以貸民人恤
其鰥寡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爲名者

張逸奏還籍配

張密學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爲堰以溉民田
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飢多殺耕牛食之
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
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
放還復其業從之

張諫議請貸負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理文憑由司時建言有負官
物而本非侵盜若煢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
自償請因上慮囚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張魏公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
博也公立判云士子爭博于學校教化不明太守
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
去

施錢求福

張莘老知福州時民有逋市易錢者繫獄甚衆有富
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徐曰汝輩所以
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
佛又未露坐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

釋枷鎖杻鐐之苦其福德儘有豈若葺一佛宇之
比乎富人從之全活甚衆

張昇

張昇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
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
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
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
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
其夫而婦人與同謀者

周諫議禁巫還裔

周諫議湛通判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禁俗之習爲巫者又刻方書千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掠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趙樞密

趙樞密禎爲益州路轉運使卭州蒲江縣捕刼盜不得而官反繫平民十數人楚搒强服又令其辭若無疑者禎適出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得冤狀俱放歸農

姚仲孫辨獄

姚龍圖仲孫爲許州司理叅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者其妻訴里胥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邪然亦不敢遽决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鞫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寃順監察按疑獄全活者數千人

唐待制雪冤

唐待制肅爲泰州司理叅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已去旦視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後自誣服肅固白其冤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執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

裕齋辨民捕蛙

馬裕齋光祖尹京府莅政之初吏具牘請諱公批曰祖無諱父母無諱光祖亦無諱所諱者强賊奸吏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將生瓜切作盖刳虛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荅曰夜半有知否曰惟妻知公疑其妻與人通追其妻詰之妻乃曰人通婢妾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故捕得意欲陷夫于罪而據有妾也公窮究其罪寘妻

并姦夫于法

安簡著火令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焚其所居罷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廉得其事乃請自今非延及傍家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者遂著爲令

大圭出營道孝婦

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謹姑寡居二十年因食婦所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憾訴其置毒縣牒尉薛大

圭往驗婦不能措詞情志悲痛願即死薛疑其非是反覆扣質婦曰尋常得魚肉必寘厨內柱穴間貴其高燥且近如此歷年歲已多今不測何以致斯變薛趣詣其所見柱有蠹朽處劈取而視乃蜈蚣無數結育于中愀然曰害人者此也以寔告縣婦得釋薛字禹圭河中人

蔣頴叔占風

蘇仲預言蔣頴叔之爲江淮發運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于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

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王絲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爲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邑人大受其惠稱爲德政當路薦之蓋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

方贄減稅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以爲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宜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福建猶循僞閩當時無人論列遂爲定式贄尋除右司諫終于京東轉運有子五皐准覃恐罕准之子爲丞相其它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

胡汲仲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群嫗相聚於佛庵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嫗訟之汲仲命以牟麥寘群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

吾使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果竊衣嫗也

靳宗說釋囚見母

靳提舉宗說監滄州塩山縣務日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令人與俱至家既而更獲所殺人代之

沈公一言降賊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

殺之令以好言我不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耶日隋金吏曰沈璋字達之永興人爲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貲貨璋載數千卷書而還太行賊陷潞州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軍卒嘗殺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召璋呵責且欲殺璋璋從容對曰招已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爲賊所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于衆璋死何憾朝廷聞而赦之知潞州百姓爲之立祠改同知太原尹

平章杖蒲團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爲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詈不寘平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隣

夏忠靖掌邦賦

夏忠靖公以忠純事　文廟眷遇極隆爲尚書二十年不解六曹中間恒兼二部或吏或禮又常兼戶禮刑三部至總掌六部并掌都察院大理寺凡佩八印焉　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盡善手也文襄盖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輩何敢望哉二公並祠于吳然其功豈獨吳爾

周文襄布折

周公忱巡撫時慮民賦之窘以布折之法既具試之某邑公行察之有老嫗方織公曰折布良苦嫗曰便且善昔吾賦併於一時吾食且罄今吾食吾粟以事吾布至春而輸之食既足力亦不匱公察其便然後行之各府其委曲詳審如此

章惠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

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轉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文襄日記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盖才識固優其勤謹專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曆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某時晴某時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

行止屆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寔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書風雨必記盖以公事非漫書也

林一鶚不借糧

成化初江淮大飢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楊州令某御史借糧十萬石于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爲兩浙衿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城困日久無糧何足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鶚知大體云

王三原

成化中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怙寵兇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商文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廵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攺左副都御史以往滇人遂得甦困此後來典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滇人爲之稱快盖所謂惟正人能知正人使當國是者皆若人何患天下不治也

孔鏞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　英憲孝三朝皆處外[illegible]至政績裒然言信行達眞謂蠻貊行之知田州土崗猺獞倉卒犯城公涖任才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秖應諭以　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駒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土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崗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

逵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骨裸人於樹者彌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崗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叅見賊取榻置于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酋問公爲誰公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邪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加欲勦絕汝

我今奉　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勿復刼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讋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縳還其巾裾群生鞾走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況鍾異政

國初天下府僚咸屬衛官節制朔望郡官至衛作揖生徒[illegible]老等亦先詣聽處分自況公鍾至遂革其制況名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拔爲郎吳郡由前政狼藉公私憊矣　宣廟方軫皇衷內相三楊公特薦君遂分吳符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銀黃猶無以稱郡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藐且狎焉凡牘中竄塞囊窟遐輒容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兼事凌侮君亦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某有朝廷敕未嘗宣今日宣勑及宣中有僚屬不法逕自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君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剖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聲言某日某事爾作如此擬爾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群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者四人舁一胥擲空中撷死之皂姑少投去君大怒吾爲百姓殺賊狗鼠輩謂吾樹威耶高投之不死死

閽狗曹矣皂隸惧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持
鈎來鈎其髪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焉

況侯抑中官

況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
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
于公以荅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
仁宗賔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駕衆
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吾
不可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鞹鞋步
扶版轎行千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敕令就騎

每至頻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
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
幹辦之類名色甚多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皆倚
以剝民郡佐縣正少忤則加箠撻雖太守亦時訶
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臥於驛
邊水次鞭笞他官動五六十以爲常會知府缺楊
文貞公以公薦擢知蘇州請　賜勑書以行下車
之日首謁一勢璫於驛拜下不荅斂揖起云老太
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
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隨其後由是內官至
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
簿吳清況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
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惧謝
爲設食而止於是終況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
內官之患然況公爲政尚嚴峻時有以輕罪而杖
死者御史某按蘇況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
車遷去御史乃銜之競以爲謗故久抑不遷至九
年復留爲守卒于官蘇州至今風俗淳厚皆其一
變之力也至于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
在人者

蔣瑤

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贇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
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大擾過揚州太守
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　聖駕臨幸之地且自
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
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箇大戶其一
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
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
傳旨云　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綉
女江問今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

三人　朝廷必欲選將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
寢楊州安堵如故後　武宗駕崩薛贇治罪蔣累
官至工部尚書蔣是湖州人

祝知府廉能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校
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
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
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
生者同耕

殷雲霽

正德中殷雲霽字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
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
某素讎某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容
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群胥
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
之曰爾素狎鎧柰何殺之明大驚曰鎧將販於蘇
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王尹

樂平尹王公赴任日爲大風掀去轎頂王問風從何
方起吏曰東風王即令隷拏東風來審隷默念長
官豈病狂耶出與衆議或教之曰試往東行呼東
風或有應者不應復請未晚隷如言市中無應者
行十餘里至一村家門有深池一人徙倚於門隷
再呼其人果應蓋此人號東峯隷出牌民愕然展
看忽爲大風掣去飛入池中隷歸告王王曰必池
中有冤抑親至其地集衆涸池水中有人骨一具
拷其民民款服言前有孤官借宿其利其財殺之
投池中遂伏法邑人神之

楊逢春鞫王宗獄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福建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妾爲

人殺死於舍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
南司究問欲罪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
無外行素與宗讎何爲殺之考掠累日終無異詞
既數月都察院會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
示約某夜二更時後鞫王宗獄如期鞫之猝命隷
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其
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與王
宗館主人妻亂爲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于
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跡其
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由是舉稱神明一

時聲振都下

劉洪謨鞫江十八

仁和張灝與姻家婦八娘私乘其夫出約以夕至鄰人江十八知之許爲張狀先往求合婦嚴拒江素無賴時佩刀以行即舉刀斫之携頭擲怨家李縫工後垣灝隨入八娘家見屍横流血驚走爲巡夜者所獲送之邑令劉君洪謨鞫知姦情又衣有血跡灝不勝拷掠竟認殺人第無首獄尚未決曩夕李縫工早起見女首亟藁土埋之爲鄰叟見嗚之錢塘令令嚴訊縫工竟不知首從何來姑繫之獄

劉令每以灝事未決怏怏于中萬曆己亥夏禱之城隍神夢神語曰俟旦日君有所往獄自明矣及旦劉偶以事至江口見群鴉舞江沙旋繞不去劉數之得十八鴉默念殺人者得非江十八耶數日後閱門夫冊有江十八名竟械之至一訊而伏詢女首所在云拋擲縫工家遂移文錢塘縫工得免焉強暴殺人幾令無辜者受斃神固默啟之劉悟亦巧矣

曾永清

成都守曾公名永清蘄水人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謠臬長適有以姦訟者一曰和姦一曰強姦不能決以屬曾蓋欲試其決也曾令隷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裡衣婦以死自持隷無如之何曾公曰供作和姦訟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況可犯耶

黄監司辨僧寃

臨洮一富家萬曆壬辰十二月廿一夜有僧投宿不許因棲後廂之側有盜闖入携其資并負婦人而去僧慮禍及遂踉蹌而行約二里許忽墮井則前

婦先爲盜殺投井中僧無計出天明人捕去競云僧見婦姿色劫而求姦不遂因殺之投屍于井問官不能辨竟坐僧死呈監司黄公黄公心念僧既殺婦何故自投井中是夕夢一婦人向公連呼好好三好好三次日公閱武過塘巷見人家門楣上大書好字蓋其俗每新歲書好字舊書者參差影出連見四好字又掛一牌云何厎六打鐵公猛省夢中云云果即此人耶命擒去果殺婦賊也一詢即伏僧寃得白

二子爭毋判

華亭民有毋再醮後生一子毋歿二子爭欲葬之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全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

姚公閱鷄毒

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鄰家疑其有外姦首之官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檢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鷄對守亟令覓老鷄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蟲久而蓄毒故養生家夏不

食鷄當庖者宜慎之

何文淵判爭財

何尚書文淵守溫州時屬邑永嘉有百姓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于婦言也乃屬其鄉之耆老立兩人庭下以大誼開諭之因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秪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伏謝遂相敦睦其事與蘇瓊無異溫人至今稱賢守必先文淵

許孚遠屠僧

西吳許孚遠萬曆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山寺素稱靈刹凡宦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闔扉守鑰獨宿殿中有絳服眞人與合遂得娠屢徃屢驗莫窺其詐者許公聞而心疑之覓一妓作良人婦徃宿誡之曰夜如有遇可偵所從來及所自徃頂上潛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幟佛蒲團下絳衣而出淫之復入蓋僧通竅殿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寺衆僧俱長跽迎謁公命去其冠見一黑頂者立拷鞫之得其狀遂屠寺中僧焚梵宇

張晉判不孝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瞯其入樸殺之及明燭視屍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不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殺之燕都市中

許進夢柳鶯英

萊州開瀾與柳某善有腹婚之約及誕開得男子曰自珍柳得女曰鶯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由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

盟鸞英泣告其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諾仳圖之事有歿而已母白於父父佯應之而未許鸞英度父終渝此盟乃密懇隣媼往告自珍曰有私畜請君以某日至後圃挾歸姻事可成遲則爲他人先矣自珍聞之喜不自抑遂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故江海密計設酒賀珍醉之於學舍兄弟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圃門而望時天將暮便以付之而小婢識非闔生曰此劉氏子也鸞英亦覺其異駡之曰狗奴何以詐取我財速還則已不然當告官治汝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自悔失約急起走詣柳氏圃門時月色黑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蹶嗅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不敢以告家人七述聞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遍訊及鄰媼遂首女結約事逮自珍至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論死會御史許公進巡至夜夢見一無首女子泣曰妾柳鸞英也身爲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辨此獄妾死不朽矣因怨驚覺明旦召自珍問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公僞爲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抑頭欵服誅於市遂釋自珍爲女建坊曰貞節以表之

珍後登鄉薦時人爲作傳奇至今傳唱　許公異政錄

奉使辨張老券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於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我財我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婿外人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証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

指揮辨究盗

京師有盗劫一家遺一册曰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云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某地云云大都如此凡二十餘以白于官按册捕至皆跐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諸兒皆不逞事豈信耶及群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盗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

壝外東[illegible]角頭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本妄語何爲爾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數呼鞫諸少言天亡我徒弟感公恩耳亦復何辭指揮沉思良久曰吾左右中一髯職豢馬耳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鞫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髯曰馬圉奴職耳焉知其他指揮曰爾欲潰膺邪呼取炮烙具髯叩頭曰公毋張皇恐外漏逸賊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奴令毋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先予吾千金約事訖足之前後獄情賊罔不知今聚以伺我當悉擒以自

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蟻集以問兵悉執之一人不遺向發贓乃得報宥塞之耳遂以伏法

御史辨冤

有巨室主婦歲當農時獨騎往畎畝督視朝出暮返爲常一日晚臨城不及入矣又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館之樓寢詰旦日高不啓戶主婦久伺疑訝排闥則殺死於榻矣居鄰聞之官數年莫之能明竟歸辜于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固號冤御史乃止即往其家究察周覼樓居見傍垣有穢甃痕因問此補垣外何鄰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鞫其家口縫曰某某巨室一女久居母族[illegible][illegible]去時正婦歿之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之曰汝姦事吾已知可吐實毋嘗我刑女即陳與東鄰少郎私召郎至亦具狀本欲爲姦偶刀自衛是夕穴墻登牀女拒之因忿即手刃焉蓋所得者婦婦以爲居停主人拒之耳獄具斬郎論女如法此事盛傳而多異詞或以御史爲我郡盧昶或謂事後白于法司發之者乃嘉禾項尚書白主事丁千戶也

葉南巖

葉南巖刺蒲時有群鬨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證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於

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懥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治諸傷敷瘡處血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效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方正類

戴逵破琴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重矣闇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愧色也

玄季素情

向玄季有異才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楊州並相友善後楊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理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遊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徐勉

梁徐僕射勉嘗夜飲有人求官勉正色答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狄仁傑

相州宋媼有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號曰素娥左右

言于武三思乃以帛二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素娥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請勿召梁公也後數日復宴客梁公先至請素娥畧觀其藝素娥藏匿不知所在忽於堂奥隙中聞蘭麝芬馥乃素娥也曰某花月之妖梁公乃時之正人某不敢見願公勉事梁公言訖寂然不應三思敬事仁傑之禮頓異乎素明日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集異記又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

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坐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三籌賭昌宗裘指巳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許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寞累局連北狄對御就脫其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出集異記

張九齡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耳後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罹其殃滅不可勝數

柳渾不爲異術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儒愈篤

呈身御史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欲請元裕用澳爲御史一日溫謂澳曰高公持憲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崔隱甫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旹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玄宗

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出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赦釋免則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出國史補）

張鑄不求薦章

張鑄以兵部郎中京東轉運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時葛源初授提舉銀銅坑冶遣介取鑄脚色欲發薦章鑄但與詩一絶云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蹤跡轉沉埋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常與

文靖同爲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詆前居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色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程不信佛

程顥爲鄠縣主簿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顥戒曰俟取其首就觀之其光乃止

楊文公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應捷而詞勁楊公可謂卓立矣何服討不惡而嚴哉

司馬公見太宗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敢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

穢德之貽者徒以建成與剌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修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事見[illegible]秘史）

劉安世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劉道原

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又性剛愎禍福反掌遷就附之者比比獨劉道原奮厲不顧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介甫變色如鐵受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之道原畧不以介意每見人

晉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

公擇不黨

宋中丞李公擇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必能爲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子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湏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持益堅士類以此歸之吁李公可謂砥柱不回者矣

王平甫

王荆公初爲恭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舘職亦在坐曰爲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耶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張子智毀廟

張子智貴謨知常州慶元乙卯春夏間疫氣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張多治善藥分諸坊曲散給而求者絶少頗以爲疑詢於郡士皆云此邦東岳行宮後有一殿奉事瘟神四巫執其柄凡有疾者必使來致禱戒令不得服藥故雖府中給施而不敢請

張心殊不平他日至岳祠與謁戸廷悄悄香火寥落問瘟廟所在從吏謂必加瞻敬命炷香設禱張悉撤去時老弱婦女祈賽闐咽見使君來爭叢繞環視張指其中像衮冕者問爲何神巫對曰太歲靈君又指左右數軀或擎足或怒目或戟手曰此何佛曰瘟司神張曰人神一也貴賤高卑當有禮度今既以太歲爲尊冠冕正坐而侍其側者顧失禮如此於義安在即拘四巫還府而選二十健卒飲以酒使往擊碎諸像以供器分諸刹時薦福寺被焚之後未有佛殿乃拆屋付僧使營之掃空其處枷四巫而出諸境𧏙𧏙之氓意張且貽奇譴然民病益瘳習俗稍革未幾更召入爲吏部郎中

馮京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德王公此處高於韓公韓公猶責人往見他可知矣鶴林子

任盡言

秦檜既死高宗召湯鵬舉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選人任盡言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効風聞請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

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劉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湯渟之喜袖以白上天顔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功也桯史

排斥釋教

朝議大夫李覯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即成誦文章如唐元次山登第歷官知虔州不受請謁監衙州南岳廟以歸建玉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處曰香雪塢有栽花處曰錦繡谷貯書史處曰文藪終日醉吟于溪上於世味淡如也公排斥佛老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常請公作修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槖忻然無靳施者頗慚其後多寳佛塔成有欲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錙銖惟感報應舍萬金慨如也衆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

子孝詐善

張子孝矜嚴好禮雖待妻子若嚴君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但人皆詐惡我獨詐善耳先儒謂三代以下惟恐人不好名意蓋如此

王文公叉手睡

王文公凝靖脩重德冠當世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以夢寐中恐見先靈也

廉文正受孔子戒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胡牧仲兄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爲人可知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爲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勃然怒曰我輩豈爲宦官作墓銘耶當時承旨爲司徒以金百錠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共勸先生却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

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孛术魯翀

元初迎帝師至京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术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彭公燬祠

廣東南雄府學有滛祠中塑女子像號聖姑師生謁禱應甚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公勗以進士乞外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欲毀之未言也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公問曰子此來非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然初不聞公爲郡教也乃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第甚悉遂遣相候耳因從容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公公益惡之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佯爲遺火者因而焚焉生又夢聖姑來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盍爲我言之郎不聽吾亦能爲之禍一二日之間當先死其奴後若

干日子死若干日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公不爲意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蘇公聞之怒發時投炬爇之後其子及婦相繼死期日皆如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公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來因詰其言不驗神謝曰吾鬼也安能生死人彼死者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公貴人前程遠大吾尚畏之何敢犯耶公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爲師儒稱首仕終按察副使

黃禍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之皆依違承順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名優閒之實疎之也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爲確論

宣嗣宗

嘉定宣嗣宗爲人温雅初授中書舍人後進官卽中

仍掌制誥一日 宣宗幸內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競取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上顧謂曰此秀才何不愛財耶以重幣賜之嗣宗繼遭貶斥不久復官卒于京學士南郡楊公哭之以詩

李文達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常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宦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事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俟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聞李公歿後太監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說來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楊文定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既擢爲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使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

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岳季方

岳正字季方爲翰林修撰 英廟甚重之謫戍召還自題其像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胆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撑舟乎曰順亦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邪

李時勉

正統間李時勉先生爲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坐以擅斫文廟前栢木爲不敬置百斤枷命枷先生與司業趙琬掌

饌金鑑中一枷特重爲先生設也金掌饌曰鑑乍
壯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堅卽以自荷諸生
司馬恂等數百人伏闕求代由是得免後先生不
半載卽懇致仕

西楊不作誌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綵幣之類求西楊爲其父作墓
誌西楊辭不許固請辭益堅乃減金帛三分之一
求于東楊卽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問西楊以平
江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彼曾祖吾爲墓碑雖
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

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爲之以委都漕運
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
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於後世吾何金帛爲哉予
因思唐之張說受姚崇之玩物而盛爲稱許之辭
蓋有愧于西楊者也

魯鐸

前輩趙司成公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公鐸邸魯公曰
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壽也
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
耳魯公曰吾贄亦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蹻躇良
久[illegible][illegible]曾饋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
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俱旣
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韓雍

聞薛瑄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閣下門首止投刺與今
時不同三楊慕薛之爲人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
尋訪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韓
雍爲御史曾奉　命點齋至吏部直行甬道至堂
上高呼尚書某人之名時三原王公爲冢宰在後
堂高聲應曰有急披衣出迎後王公會都察院問

韓某如何人曰曾巡按二次甚有政聲王公遂奏
擢僉都御史前輩公正如此

薛瑄不謝王振

薛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
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爲京堂者乎三楊以瑄
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于朝房三楊先
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卽詣王
太監謝若王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
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
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

至閤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怒奏強囚不服問理詔榜西

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泣于廚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觧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屈

魏驥陳選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狥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毋出則部堂尊官亦斂輿廻避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諸公于內衆爲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有何事公嫌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　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厰詗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滿臬悚息郊迎公不爲禮侯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客疏其專擅之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之曰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　上以疏示之夫二公詆抗權倖風節凜然如出一轍然皆賴　聖明之知溫語慰勞仰見　祖宗愛惜

人才培植愛護之恩

陳選

布政陳選以道學自持初爲御史督學吳中韓襄毅公父喪選青袍往吊曰公服不以私易太守姚堂詼祭選劾其傷財趨勢而韓雍受非其禮皆當罪選嘗謂徐武功武功屏徹樂器而延之曰此人利害蓋憚其守正云

陳繼碎墓石

檢討陳繼致政日爲一婦人誌墓婦家已刻石矣有客不知座間詆此婦不孝繼唯唯率童子持椎鑿

造匠石家豪原葉而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之婦立返其幣

王翔不私

王翔典選其外孫賴基登科欲得給事中祈夫人爲言之翔唯唯及將選夫人又以爲言翔復唯唯賴生意竊自負及榜出乃冊陽知縣大不樂往愬夫人夫人咎翔曰身爲冢宰不能少庇一外孫乎翔正色曰汝婦人安知大計賴其少年取科第爲令長於分亦過矣如其留心民事宣力國家吾之此位亦自可致何榮一給事中乎

陳敬宗師道

南京國子祭酒陳先生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嚴雖　朝廷之上不能過也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拇指掐中指自持　旦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爲稱云

繼忠不屈

都御史楊公繼忠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播所直趨至播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忠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忠固陋但辱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劉鉉

景皇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主於鉉家時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太監宋某曰俟鈌言之久之莫問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太治之病愈問何許人曰蘇之長

洲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今爲何官盛以爲劉草窓也曰爲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之人也太監曰　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謝曰見之何爲既而悆曰　上奚從知我哉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哉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鈌議必得有力量者爲之宋乃出手疏于　上命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爲之大學士陳循等乃擬鉉以進江淵不悅公乃退與內侍言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薛琦鉉聞言曰此深知我

者久之鉉爲國子祭酒一日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司業言於鉉百司俱勸進國子監獨無乎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 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 上曰我欲一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其後鉉以完名終卒謚文恭 上以師傅見録其孫榮至尚寶司少卿此不能斡事之効矣

楊繼宗

楊公繼宗爲嘉興知府清直不屈凡遇謁上司于藩司官方跪叅於臬司官長揖而已以府轄于藩臬不過監司耳於臬長頗忌之無所指議偶府有公移至臬日惟一二無初字因以此爲失楊曰吾書日從六經曆于每月上旬止以数紀日無初字加初在一二日上乃吏牘過爲防檢者自長竟無如之何

韓邦奇

宸濠令一士許爲羽客往說韓副使邦奇假以所繪松請題韓爲詩曰勁節貞心本自奇四時常見緑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樹爲放春光三兩枝士唅意不敢言而退

何公長揖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相約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跽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有屈懾

薛侃

嘉靖十年七月初行人司司正薛侃以言立宗室事訊于大廷始知倡者彭諭德澤逵諸張少傅孚敬

張姤夏詹事言寵欲逐薛以去夏及置對薛盡舉其實未嘗詭隨彭極口罵詈薛神色自若但曰薛侃爲仁卿所誤又曰侃以愚致是死不過爲愚鬼仁卿欲假我以害夏公謹而不卹我其死寧不爲姦邪鬼乎数語足見薛所養從容但亦失于輕聽事關朝廷其詳不待予悉恐傳薛語者失真録之羅峯張號仁卿彭字公謹夏字

題畫鳩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託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安怒其辭廷於別館有畫鳩屬題

其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
以事左遷渡河冰泮溺死

趙大周

楊虞坡在吏部日太府李葵庵以禮部郎中陞延平
太守時論甚不平之先是虞坡子亦以禮部郎中
陞提學副使一日大周向語楊曰我四川李郎中
如何陞太守楊曰李在部無甚才望大周曰想是
你兒有望故陞提學楊語塞余觀近世士大夫皆
以巧言令色互爲容悅倣成套子而大周獨以古
道行之是可謂疾風之勁草矣後高中玄在吏部
葵庵以調繁改松江中玄去位葵庵亦以考察去
士民皆孺慕送者擁路至不得行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清操類

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
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
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清潔著名

風俗通潁川黃子廉者毎飲馬投錢水中　袁山松
後漢書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
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
雲輩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
勉遂棄錢而去　典畧程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
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謙甫何爲不
食人食　沐並嘗過姊姊爲設食而不留吳攻樊
兵入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不答呼者曰汝欲作
沐德信邪其名流播異域如此　漢書韓康嘗採
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

從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

瘦羊博士

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為博士獨不肯諸人又欲投鬮宇復耻之因先自取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此號之

劉寵趙軌優劣

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軌轉任百姓以水餞之寵與軌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餞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不若軌飲盃水之為甘矣

孟嘗廉愿崔復

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吏化之所感如此齊書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為仁心致然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復乳告邦人以為祥而謐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吾以是病而紿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物能避其境義則有生之類願効其命

胡絹裴床

魏裴潛為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爭挂裴潛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羊篇留犢

羊篇歷官清慎育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今人但知談時苗事耳篇太傅祜之兄子封鉅平侯奉祜嗣者

山巨源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餽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郎基

郎世業泛涉典籍清慎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宦[illegible]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過于此唯願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世業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吳隱之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黷貨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廉吾

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及乾魚及歸妻劉氏賷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於湖嘗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

沈瓚之

沈瓚之在冊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用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江革偏舸

梁江革會稽華代還惟乘一舸偏欹不得安臥或曰舸偏不可濟險宜以重物均之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段以實之

甄彬還金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於荊州長沙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

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遽不記録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辭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者彬後爲郫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誡以廉慎至於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誡也出談藪

崔光

後魏自太和遷都之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間不可校數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

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
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中何
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議服其
清廉

趙軌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
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及徵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
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
軌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

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其值而去

盧懷慎

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
貴妻孥尚不免饑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
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
後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愿
常相與訪焉懷慎臥於弊箐單席門無簾箔每風
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
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儉
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
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當有小
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
疏薦宋璟盧從愿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
惜既殁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
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
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為罷獵
憫其貧匱即以縑帛贈之出明皇雜錄

盧懷慎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
必不遽死張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吝儉之
報豈虛也是夜公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懷

慎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
焉若然則人之廉介貪穢豈有定數乎

李廙

尚書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
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
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擕至門不敢發言
而去出國史補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
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未

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繿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諫終身不敢失節 出幽閒鼓吹

呂穆公王荊公遺事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公曰吾面不及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之鏡乎不用有獻硯于王荊公謂呵之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擔水能直幾何二公之言雖類質野而清節則不爲物所動心者

寇準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肖鵠無地起樓臺洎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 辭 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張無垢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節中進書不願轉官人皆謂好名之過無垢曰既爲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心實不安何名之好貪者往往此心病耳心有病人不能知我自知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

清入妙處

趙清獻入蜀乃獨以一琴一鶴一龜自隨想其清致可知及再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爲累矣自是渠清入妙處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柰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小人爲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剛腸耳吾歷仕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而行人雖以我異已然道理既是

彼自愧恐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自知味

文正公却饋食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公不食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與文正事頗

東坡清德

閶門之西有姚氏園亭頗足雅致姚名淳家世業儒東坡先生每憩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為賦詩姚以千文遺之東坡答簡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舊有者猶欲去之況復收耶固卻不受後姚復致香為惠東坡於虎丘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却托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噫東坡之清德誠不可及矣

張敏叔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瀟洒文章雅純登治平四年進士第雖兩為憲漕五領郡符其家極貧窶僦市屋以居嘗有絶句云茅簷月有千錢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

子和還砧

孫沖字子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宰和之含山號為循吏律已甚正一毫無妄取秩滿挈家人觧其歸裝老獲有蓄一砧者子和視之曰非來時物也命還之

草具設客

羅公點字汝文紹興初為參知政事卒門人謚為忠惠公素儉雖身歷兩府自奉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言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耶律楚材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大祖下靈武諸從事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黄兩駝而已既

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廉而不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祝天睍

東城王簿祝天睍勵已如水玉百姓呼為裹頭水天睍去後和甄來尉頗得天睍餘味加以文儒民間語云去了裹頭水却得一段着脚琉璃

特戩

特戩為青陽丞潔以勤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數個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

趙太守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官題蠶婦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安得王孫見此圖一日　太祖幸中貴宅偶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卽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止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此與吳隱之雖少間然以今觀之皎於清塵超然物表誰則繼之哉

郭東

國初東昌通判郭公東清介有守一日公出其室人

在廨舍屬吏之妻以園菜一盒饋室人堅拒不受強之而去東回室人告以故東啓視之見其菜肥潤又問室人曰汝嘗之乎曰果啖三四枚東命卒市補之遣還且囑妻再勿如此室人曰旣還何必補之東曰所不欺者心耳非在物也

胡壽安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亦不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匈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王琦

王公琦中永樂鄉試以乙榜授汝州學正潔身先士擢監察御史風裁凜然晉山西提學僉事端軌敦行士烝烝改觀以憂去服闋補四川僉事尋上疏乞致仕奉　旨俞允歷官二十年清苦如一日在官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値歲大祲無以爲朝夕冬日大雪偃臥不能出門戶或有饋非故舊推不受卽故舊至數亦却之隣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媿於心耳心無所媿雖饑何害及卒杭州守胡濬聞而吊之告布按二司爲奏祠琦於杭學鄉賢祠

章公清節

章文懿公懋里居惟草屋數間士有謁公者公子執鋤跪進士見公詢公子公曰執鋤者是士嘆息公爲祭酒時子來省公至新河巡司隷見其步行衣服復甲悪因笞之公知不問又言三子公皆令耕藝俱先公歿公晚歳得庶生子一人

撤難老坊

蔣侍郎希魯胡文恭公爲諸生時嘗受學焉文恭公守蘇蔣將致政而歸因即其居第表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謂曰此俚俗歆艶内不足而假之以誇人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撤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因獲芝草之瑞改爲靈芝坊文恭公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人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非吾所及者

章楓山

楓山官止祭酒後以侍郎尚書起之皆不應命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毎口日食一升終歳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歳入不發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當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吳少君之父名一源歳貢生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鬍子飯後必拂鬚而出麥屑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吳蓋親見之

章朴庵名極楓山之姪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囘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囬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吾松先達清操

憲孝　兩朝以前士大夫如周北野佩其父興爲翰林編修北野官至郎中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峰時和舉進士有文名定庵官至憲副弟時信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

吳王風致

吳太宰公嶽汶上人𥹋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爲蘇州守二官爲同年友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簡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

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爲延款我[illegible]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illegible]至吳公命庖丁即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趺坐磯頭或徙倚水際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清標如此公爲鷹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寄還屬貯庫

王翔

王翔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間與之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　詔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曰此非詔旨也毎朝退於公卿前孑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王恕

成化間王端毅公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服無紗羅日給惟豬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各有劑量支取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惜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錄其辭而焚香禮之故後爲吏書始終一轍近時惟嶺南海中丞瑞廉介剛方超然塵表出端毅下盖公自成一體段節槩非人所能及亦非人情所能便者語云姜桂之性到老愈辣世須有此人亦足以廉頑起懦若政事則有愧王公多矣

秦紘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宗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内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

于肅愍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過惡客刼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illegible]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

手帕麻菰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公之清節艮可槩見然以成後來之大功也今之入朝與大計之入覲者則又視手帕麻菰爲土苴矣

陳信

陳信字德信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三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六十有七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賮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家實貧郡人杜瑀有詩送之云勇辭榮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饋賮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夫讀此詩使人竦動興起然廉者之心實其本性皎然不容物染豈冀人傳清節耶

仇泰然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肉晚羹菜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踈之嘗謂民之受禍由官不廉也官廉以其儉也儉生於堅忍苦節以義理制心者能之豈易易哉

李仲謙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閉戶讀書不交接人事俸祿不給妻紡織以助薪水之費常衣止有一布衫浣濯補紉則俟休暇日有客見訪則命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楚黃裳

楚公名黃裳任太子右賛善大夫致仕忠懷公之父也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士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爲每爲公屈在建陽八年去日不賫一串茶邑人思不衰謝官後居貧以蔣戲戶誦詠猶不倦其清白淳亮甘貧樂道如此嘗謂子孫曰汝曹能使人謂直楚公之子孫則善矣

顧蘭

顧先生蘭居吳城臨頊里性介潔不苟取于辛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爲率邑民出数十緡以獻賦詩卻之云笑向雙手去朝天榮辱陞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竟不受

吳訥

吳訥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爲御史巡按貴州得代而

[illegible]僞言三司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于人
迹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作詩題其上
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
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爲時
名臣年九十而終

陳茂烈

陳茂烈興化人官至御史致仕一生淸苦剛狷貧甚
自操井臼有人候之見其自運穀入室其妻妹夫
林某歸宦槖頗厚茂烈過之林曰君見吾室宇得
無笑之耶茂烈曰吾貧公富皆命也吾安吾命而

已何笑爲竟貧落以死

軒輗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粮時冬
寒舟行忽墮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
能出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只待舊衣乾後爲
御史獨振氷蘖之聲當道者薦爲浙江按察使前
使林實在任富貴擬于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
洎輗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
自着一靑布袍無間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
則燒餅一枚而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買肉一

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或故舊路經會晤
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
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
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
性嗜酒或公遊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
士林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粮儲淸操愈
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旣以卓食饋之亦
不納人皆以爲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可
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眞羣鳥之孤鳳也

孔公苦節

孔公之父友諒以雙流知縣行取入科而卒母以貧
故一妾生一子倂賣與廣東商人以去尋母又卒
零仃孤苦艱難萬狀得父故人携以還吳年稍長
無錢從師伺諸生會講伏於屋後聽之及入鄉校
無絛以紙撚染墨爲之衣不掩形食不充腹人不
堪其苦而公處之裕如及舉進士請於部得差往
廣東覓其庶母母死其弟年十八九爲富人子乃
白於所在監司携其弟以歸公淸苦之節老而愈
厲爲兩司家無坐椅居室不完蔬食徒步久[illegible]
之兩任廣西郡邑部民愛之如父母及任貴州[illegible]

使主官以明珠美玉來獻公悉於堂上椎碎之遂
爲土官下火蟲行抵浙江火自口出高數丈而卒

張嘉玉

張璋字嘉玉以進士權工部主事清介絶俗居官門
不受私謁其権稅杭州歳積羡餘累千金悉貯牘
封識於泉司庫中不以纖毫自污及陞郎中廵漕
河操愈厲中貴人往來相戒毋犯其名聞江淮間
赫赫若神明後忤逆瑾被逮荷重械暴烈日中幸
而不死謫戍遼左瑾誅宥還家徒壁立妻子號寒
忍餓未嘗苟取於人及捐館無一錢蘇守永康徐
公爲賻襚始克就殮焉

胡續宗

蘇郡守胡纘宗天水人也以戊辰進士來守吾蘇文
學政事推重一時在官郎時恒布衣疏食未嘗華
侈蘇多錢粮羡餘之積公不以分毫自私陞浙江
大叅閶門大姓徐文明者感公愛造真金起花帶
一條爲贐且曰昔固不可汚今餽之有辭諒所不
却公堅辭之徐嘖嘖而去復有屬官令吏懷金五
十錠逆於途公咲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耶
竟不受而去雖四知之楊震亦何過哉

舒清

舒清德興人爲四川左布政使守官清白見按察[illegible]
造金銀酒壺攜入覲賂當道遂棄官歸老蕭然[illegible]
題一聯于壁云天下有名窮布政世間無用拙男
兒噫今之居官者少有一命之寄剝人膏脂銖集
寸積買田置舍日亦不足凡居要路則窮極網利
大開苞苴之門縱子弟占人田土奪人妻女比比
皆然此等拙男兒亦甚難矣

毀梳出涕

閩倪文恒曾爲蘇倅守官清白且稟性寛和倉卒中
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督運之京於舟中櫛髮出一
象牙梳中齒皆脫落一吏傍立執而觀之不覺失
手墮地而碎倪捧涕泣吏惶懼無地明日市梳跪
進且謝罪倪曰汝謂我惜財耶此梳從我自諸生
時已四十餘年一旦毀我不忍別故墮淚耳豈有
他哉亟持去我不汝責也倪在官十餘年廉操始
終不渝後以四品致仕云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

海右閔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雅量類

中散雅量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

見鬼不懼

嵇康灯下彈琴忽一人長丈餘着黑单衣革帶康熟視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阮德如嘗登厠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白单衣平上幘相去咫尺德如心安氣足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去

落帽

晉孟嘉爲桓温參軍温甚重之重陽會飲於龍山嘉後至忽風起吹帽落而嘉不覺温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命孫盛作文嘲嘉嘉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齊明帝心忌王景文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棊神色不變局竟以敕示客作墨啟答敕致謝飲藥而卒

蘭陵王畏師德

北齊蘭陵王長恭朝退而出僕從盡散惟有一人與之獨還無所質問

又則天禁屠殺頗切吏人奬于蔬菜師德爲御史大夫因使至陝厨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何爲有此厨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觧事豺乃食之又進鱠復問何有此厨人復曰豺咬殺魚師德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厨人即云是獺師德亦爲薦之出御史臺記

魏元忠止怪

唐魏元忠本名眞宰素強正有幹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爲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爲我執爨甚善又常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飢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畫不見物故夜飛此天

其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
絕無怪

郭元振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室門宇甚儼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

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父母亦感之願納其女公因留之為側室

裴度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因話錄）

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莫不變色度即令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伏其弘量（出玉泉子）

陸象先

兗公陸象先為馮翊太守叅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廳前硬弩眼眶衝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甘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為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叅軍曰爾所為全易吾能于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

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為所輸之費其二叅軍便為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為戲笑其第三叅軍又曰爾之所為絕易吾能于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敢為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叅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向人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叅軍兒等笑具我豈為笑哉

高昉自誣活人

李昉初爲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招云昉使爲之從恩問昉昉即誣服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昉而遣之昉別去終不自明旣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昉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錢王

錢王鎭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臛而庖人因亦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錢王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之

曹彬不記私怨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爲上請乃許朝謁

呂蒙正不記人過

呂蒙正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皆服其局量

李宗諤　王太尉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王太尉局量寬厚人不見其喜怒飮食有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且具粥

呂夷簡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陜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即奏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陜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頌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

歐陽脩

呂氏家塾記云元祐初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六投晚著雜志詆公尤力鄰幾死公哭之慟告其子曰先公埋銘脩當任其責矣既而叙銘無一字貶鄰幾非特見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後世且將不信其所詆矣

李沆不較狂生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

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了無忤也

張文定不責奴過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我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錢三百千繒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駭泣拜而去

贋書換真

子瞻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

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切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選却當賜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箋啟謝殷勤其語亦多文焉公甚喜為延款數日而去

王曾

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教訓所致然此亦世間有底事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忠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客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忠爲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宋庠不記私讐

沈邈常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

御史又彈奏庠不可爲執政及庠在路邈子監麴院因怒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人以此稱庠長者

韓魏公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先聖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有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曰諾明日與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又公知成都日有中外親獻玉盞二隻盞絕寶也公極寶愛開宴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綉衣置玉盞其上酌酒遍勸坐客俄一吏誤觸玉盞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傍侍兵

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今解持燭矣軍中感服又有士人贋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謨雖疑之然士頗豪與之三千因回書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於魏公客至京謁公曰某以貧故輒贋爲公書見蔡端明端明有回書并果物令某面致某死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此恐未足以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爲之發書子弟請曰士爲贋書大人容之善矣長安一書雖無亦可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

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竦官之有士人求見韓魏公說親喪及二女未嫁願求賙之公退顧無所有爲之戚然適有酒器一大合送之士人對使者曰相公何薄也叱不受公曰吾固疑甚薄也復裒一合惠之士人又怒不受使者曰相公實無所有非薄君也士人不受使者持回公又裒一合以往士人笑以書授使者曰吾事已辦不願受也向來蓋欲一觀公度量耳

楊偕不忌公言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

爲連年出師國力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畾誅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爲侍從不思爲國討賊助元昊以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遂改知杭州及襄謁告迎親之杭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于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富鄭公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呼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巡檢方悟曰乃相公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或問之答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答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温公恕碎玉盃

范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温公飯鄭公第會有四玉盃遺温公以爲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温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

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温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司馬池不挾私讐

司馬待制池温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摭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虢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爲鈞僕私廚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決不能忍池卒不挾讐人以長厚稱之

王安石

王安石退謝金陵幅巾杖屨獨游一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章紛然公在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君亦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公拱手而答安石姓王衆賓惭遽謝而退

丁謂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真宗嘉納

叱泗州邸怪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北城於驛邸憩宿薄晚呼索熟水即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蓋頭覆其首趙曰汝輩既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爲揭之乃枯骨耳趙略無怖容連批其頰曰我家不是無人使要你恠鬼何用叱使去趙不以語家人留驛竟夕天明始登塗

陳如埧

陳如埧字伯和南城人其父適用曾與山谷先生倡和名見集中埧爲人剛烈嗜酒使氣無忌憚一妹嫁遠鄉何氏田之孫嘗往其家見一樓寬敞弛裝欲宿妹曰此中多鬼怪何氏之人尚不敢登兄毋取禍已洒掃書房延待矣埧弗聽遣僕伴入直又却之妹憂甚而不能用奪夜將半一女子盛飾含笑迤邐從宅處來埧知其爲鬼也佯若熟寐女稍前趨床元未交一談即推服時時移足向下至地推轉埧奮身起立大聲叱之隨沒不見復上床理衾安枕迫曉寂然妹急問訊乃詳告之聞者服其勇留連旬日不復有影響

董待制

顯謨閣待制董正封彥國知營州使宅一樓極高可以遠眺而爲大桐樹所蔽舉目殊有妨命伐去吏輩羅拜乞留曰此木爲吾州鎮蓋踰二百年有神物居之頗著靈効尋常事以香火不敢怠若除之定有大禍兼亦未必可致力董賦性剛烈叱衆退自率工匠運斤斧自朝至暮木已剖仆芟削忽暴風起根中屋瓦飄揚雷電晦冥驟雨傾瀉董與家人共聚一室其上如奔馬騰蹋狀跡鳥爪穿透椽箔如欲攫人之勢老幼咸怖泣叫相聞董怡然不動未三刻許風雷皆息內外晏如略無所撓郡人

於嘆之論其雅量董壽過八十乃終

屏山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仲次日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虵本無影弓誤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

載用按樂

柴載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門隙觀之柴乃召至後園使觀其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

凌佛子

凌哲字明甫處已以謙待人以恕雖身至從班不啻

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一毫干瀆當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爲群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小戢巳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之爲凌佛子

楊邠

楊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邠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馮御史不較醉人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爲西臺監察御史時常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馳健嘗先一箭行馮馬老弱策莫前道遇一醉達達見馮馬羸衣笠獘用策撾馮馬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撾憲度墜矣亟捕追撾者毋貸馮謝以無有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見我妄言馮曰其本踈遠下僚朝廷不以其無似擢寘言路天下大事未有所建明而先與醉人兢曲直諸同寮曰繼此有言我輩得預聞也馮笑而不答巳而成廟

陞京駕下公朝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朝廷從諫行之

朱宣慰

溫日觀嘗在朱宣慰家書蘆葦遂題一詩於上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個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酬以襯資五錠

倪元鎮

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榜舟

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卽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楊鐵崖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旣破産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出左右欲鬻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徃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盡竊

其所畜物黎明家人徃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量

沈孟淵

孟淵先生永樂中以人才官部糧入京坐虧米抵死已反接至國門適姚廣孝朝退呼之曰姚和尚救我廣孝舊與孟淵同里閈見之惻然入奏　上曰宅内大阿含善人也　皇帝何以欲殺之　上答未知急傳旨釋之孟淵能詩好周人之急嘗有一貧士來謁飯罷以手探其懐不已孟淵問之曰某袖銀二十兩適解衣置公堂中爲從者取去奈何

孟淵曰子勿言吾家奴未必有此乃吾爲公藏之耳出銀二十兩還之貧士歸以此貿易致富旣二十年將死囑其子曰吾之晩歲沈公所賜也吾曩雖無恥死不可以不報命其子封銀四十兩幷禮物徃謝孟淵力辭曰女父平生未及門安有此金堅却不受聞者高之

曾狀元

泰和曾狀元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鋒出曾公爲人簡黙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

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旣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之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趂得浙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此與齷齪漢狀元及第事正相類可以爲輕率嘲謔者之戒云

姚少師

姚少師廣孝一日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隨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笞而詰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丞使人絏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姚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

[illegible]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字一野僧
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勿
罪也

忠靖德量

[illegible]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
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寺所居不設儀從
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爲
夏公也雜坐其傍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
云觀書者是也民懼奔去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
隸汚織金賜衣吏碎其所愛硯皆無怒意人謂其

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夏公嘗治水蘇松延儒講求水利有棄宗行者與焉
見公治水久未成功潛奏於　朝有　旨令公覆
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
言受益多也未幾薦棄於　朝宗行得授錢塘知
縣公後奏績之日曰是棄促成也

巡撫寬嚴

宣德[illegible]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
[illegible]之家素爲民害[illegible]悉籍其[illegible]徙置遠方雖若過
甚而小民之怨皆[illegible]時[illegible]周文襄繼之一意寬
[illegible]富家大賴[illegible]幪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云
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
從容語之曰胡卿　勑書令其袪除民害我　勑
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不同溫顏遣之人
服其量

胡公得大體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胯落地
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
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
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逮

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
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
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楊公不爭

尚書楊公仲舉吳人有厚德從軍武昌與廬陵楊文
貞公布衣交後文貞貴顯薦爲　景皇帝潛邸官
僚居京師乘驢鄰翁老得子驢鳴[illegible]驚公聞賣驢
徒步久雨水溢鄰穴垣豬水公家家人欲與競公
曰天不恒雨晴當自涸鄰[illegible]復侵公地公亦
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

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爲
景廟信任于公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荐陞是
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皇帝任信于公
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　上曰吾自知卿
卿勿介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　聖諭爲
甚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
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何恐至此乃出奏
示之偉惶愧跼蹐無地

李時勉

祭酒李時勉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
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
縲絏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
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
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寮屬曰還
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枷至監前監生三
千餘人上疏救觧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
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
操存有素故福禍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
象而石大用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
非先生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薛文清遇怪

臨邑察院公署舊有妖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
瑄時爲山東督學竟憩焉夜半黒衣前立莫敢近
薛不爲意已而漸近几間薛以手批其首明旦視
之得泥兜鍪命左右跡之爲城隍廟門控馬奴因
易其像祟絶至今塑像仍露其頂

韓公潤大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
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

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
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聞有一郡
守治酒具進用長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意必
有隱物召郡守入啓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
隨太守出見識潤大如此

張尚書

刑部尚書雲間張公悦爲浙臬提學副使時行至一
處比夜有司白公館素有祟不可息公曰惡可以
此而廻屈軺車第休于是有司不敢迕公既飲張
燈而寢俄頃見四五小鬼列狀前嬲戲營營公知

爲祟矣起坐于榻觀其所爲久之一兒升榻撓公面目公奮臂擊之兒猶相抗久之掣得其帽公以置席下壓坐而一手持其端一手且拒之兒乃跟蹡下榻與群童一時散逸公始喚外衛卒持火燭之其帽即皂紙所爲僧伽帽也因命收去明日以示諸寮而焚之之後亦無他

尤將吳厚德

先忝議先生文度淳厚莊介鄉國模範亦多紀載者游學時委巷一姝遥迎之將獻笑先生趨避之更不由是塗蔣君廷貴應試經行教坊群婢挾擁蔣

不一顧妓揶揄引其裾蔣絶裾去亦不怒

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喪歸適其第西偏一曲諸淫娼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窮迫不得已耳吾既未能濟而華之沮彼糊口計命廻車迂行而東戒勿由此

吳公雅量

吳公東洲爲督學時有士子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死吳公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欵之以新得古哥窑盤盞行酒且曰此器是寶也但俗眼不識耳其意益譏吳不知已也吳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寶也其人慚悔失言然吳公不但雅量從容而始終教師以正可謂君子哉若人矣

抑菴誦詩自寬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多切中云

羅雙泉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丁其囊中爵祿同舍生内不

自安物色其人紿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祿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祿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爲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

馬司徒封君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其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歸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尋婢撻

之年不孕婦走數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

唐臨

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出傳載

張廡

湖州張廡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徼夜宿軍營人定後自携燈出遊顧一美婦人在旁張驚愕遽以燈授婦亦不辭執燈侍側既訖麾令前行婦亦如命入帳欲觀書以自持而無書偶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盼婦不能惑擲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劉公識量

耿恭簡先生作劉端簡公外傳有云公舉鄉試將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不能自却聽魔伯兄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惛惛耶趴公少年志念已深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固若此哉

詩諭穿窬

沈質文卿福建按察司副使文敏之兄居太倉家甚貧以授徒爲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味其意蓋欲其教子讀書勿爲此也

鄧公任黃金箔

黃某杭人始業履在富人鄧公宇下公見之曰汝非業履人可將吾絲鬻其郡黃往被刼且盡公笑曰

此吾命也再與之而再被刼公無慍色仍令將絲往又刼去三次絲其值千五百金而三刼皆一盜昆後黃訴曰我本業履貧人也主人強命我出賈兩失無慍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我棄江魚時也公等亦太不仁矣盜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我藤一堆在魏國柴棚下可將去爲履資耳往果得之發藤而黃金條見於束中一堆盡然黃以歸鄧公鄧公曰此汝命也但收其值餘悉以委黃黃以金椎箔巨富至今稱黃金箔云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一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幹局類

劉穆之

南史載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禀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纔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贍給自古未有如此者

劉炫

隋書云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所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子瞻聞炫之事蓋亦有所疑矣

李義琛

唐太宗朝文成公有吐蕃貢金數百至岐州遇盜前後發使案問無獲賊者太宗召諸御史目之特命李義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暫勞卿推逐必當獲賊琛受命施以密計數日盡獲太宗喜特加七階賜金二十兩（出御史臺記）

嚴安之

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塡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内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

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出開元傳信記）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群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

乃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惟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出國史異纂

段秀實倒用印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爲姚令言符即將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靈岳紿旻使還德宗乃獲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甫勸威詐作詔書即以留守印倒用之以示諸將激以盡當誅

滅於是隱帝被弑二人倒用符印則同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爲忠一以誣上而爲賊然其事適相類殊可作談柄也

不抑穀價

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旱飢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一百錢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平糶救荒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延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于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方平人心欣然得安

泥粟備亂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墼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粟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王旦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寮屬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柰何彰困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莊肅屈契丹

契丹遣使諭中國書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

頁易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廖尉擒仙姑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率部曲只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孫沔折契丹請觀廟樂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人帝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事神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問使者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使者不敢復請

文正增糴救荒

范蜀公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飢穀價方踊斗錢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衆不知所爲公仍命多出牓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輳遂減價還至百二十

總轄機警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踪迹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吐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猢猻由天窓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壩頭茶坊內有賣熟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慙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姧盜之魁桀也適飲湯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喝比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件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是以得之

陳雲

洪武間慈谿陳雲以舉人授上元縣才幹最敏給高廟頗忌之漏下二鼓傳旨索素卓二百張須黎

明送內雲即刷民間卓集工徧糊以白紙如期數以納又傳　旨駕夜分出都城須束藴四百且所經衢家各爇束藴以照屬御雲即取民家竹簾爲束藴以納又令衢傍居民以竹簾爲束藴爇之比輦出光耀如晝　上屢欲窮雲才雲俱有應恐終不免乃佯爲風疾致仕後竟以壽終

鎔錫爲殮

文皇晏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泄盡取軍中錫器鎔爲殮具覆以龍衣日進膳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知之

王璋

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　周府將爲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也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　敕以臣廵撫其地乃可遂　命學士草　敕即日隨行黎明直造王府　周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　王謀叛者臣是以來　王驚跪璋曰　朝廷已命丘大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　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事將若何　王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顧求所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驛以聞　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周忱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爲侍郎往征之忱爲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

長一切破崖岸爲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卽於諸省

東楊

東楊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以事來閣下議必問東楊先生在否不在卽回凡議事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碍每秋敕文武大臣赴憲臺録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衆皆嘆服

韓公應變

韓雍有應變才弱冠爲御史出按江西到官三日不視事但取院中舊牘徧觀及啓門裁斷如流動中事理物情爲之駭服時有　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啓其封懼以咨雍雍請宴中官解之明日僞加封識而藏舊封于懷俟會間使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啟之讀數語卽併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卒以謝罪中官反爲救解歡笑而散

韓公旬宣江右時忽報　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容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　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聵莫聽請書　王索紙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　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僱諱無言使還　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乃釋天順初兩廣亂　命公往討師次大藤峽道監甚旁夾水田老人百餘輩迎拜道左慰勞且訴爲賊所苦公疑詐亟命武士執之乃下令索水田中果得枯竹鎗數十件俱斬之由是蠻獞膽喪望風奔避兩廣遂平公之機警謀畧神速如此

陶魯

陶魯爲廣東某縣丞都御史韓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群寮皆不敢應魯獨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累公等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卽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給銀五十兩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任以兵政累遷至憲副

李文達

天順初德秀等王皆當出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愼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翰林幾去半矣乃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言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時得雷霖劉誠等克選遂爲定例此文達變通有方處置得宜後來官翰林者固宜知所自也

處置牛膠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使賫　敕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忱如數辦之公時以議事赴京遇諸途　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

得其便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劉本道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於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於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戊辰閩賊猖獗寧陽侯陳懋往討之尚書金濂實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軍務請以自隨本道盡心戮力活脇從者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庚午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乙亥貴州邊

倉糧侵盜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本道至彼不逾月而積歲之獘洞徹無遺　上嘉其廉能賜五雲綵段天順丁丑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及通州淮安糧儲先是漕運京糧惟通州倉臨河近便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不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而用稱匱之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於各月無事之時令歇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於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厫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　上復賜二

品服以寵異之

楊石齋密計

江彬以誘惑　武宗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厰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官民財物無算人皆畏禍不敢忤自南京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　皇城諸門意不可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密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守軍正該　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止實削其羽翼也楊內閣以彬握重兵恐其驚覺又

與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即啟　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拿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人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當國者爲謀不審非但殺身貽宗社之禍亦不細矣從容用計不勞餘力而中外晏然楊公之功也

宴夷厚薄

大同貓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爲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
目故只同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入以
爲得馭夷之體
王陽明先計
王陽明先生差汀贑巡撫時汀贑尚未用兵陽明即
請旗牌以行而晋溪即給以旗牌陽明又取道於
豊城蓋此時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潛爲之計廟
堂方畧已預定而人疑陽明之去留何耶
王陽明應變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於浙省時　武宗南幸住蹕留

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待　聖駕親征
差二中貴至浙省諭　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
官懼其事乃寢
楊文襄
劉瑾之事　武宗偏聽幾不可奪張永太監與楊文
襄同提兵討安化王文襄在軍中語及因以危言
動張永永同寮陳於　武宗遂從中制之故得不
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謀之外廷是速其
變而禍且不測矣
喬宇

冢宰喬公宇正德己卯衆理留都兵務時宸濠反報
至公盡拘城内江西人訊之果得宸濠所遣諜卒
數人　上駐軍留都公首俘獻之
王晋溪
武宗末年當獨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
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
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晋溪晋溪曰當録其
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
江彬遂成擒
喬白巖

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
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
遊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
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龍御史河
吳松江由嘉定以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
水龍遵叙以御史左遷爲嘉定知縣到官嘆曰事
孰有甚於此即日親涖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
多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里及旁
縣民號曰御史河先是有夫掘地得石碑長尺餘

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然則龍君之開河亦有數耶後　朝廷旌其能擢守徽州改常州卒

倉卒治盜

婁門二布商舟行有北僧來附舟欲至崑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沙湖僧拔刀揷几上曰汝要完死汝要斷首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善士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中庶全屍二子泣下曰師容我飽飱就死不恨笑曰容汝作一飽鬼舟子心廹方煮肉多汰以水令汁滿一鍋乃以巨鉢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急

舉肉汁蓋其頂熱甚僧方兩手推其鉢二子卽拔几上刀斬之擲其屍于湖滌舟而去聞者莫不智勇其舟子又吳有男子假借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不容人入一夕忘鑰其門男子窺之有少婦在室急趨出而僧自外挈酒一壺入置之几上見門未鑰愕然問汝適見何物荅曰無有僧怒掣刀在手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耳男子泣曰容我醉後公斷吾頭庶懵然無覺也僧許之男子佯舉杯乞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乃持刀入廚男子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洩重十許斤潛其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其婦乃誘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橐而遣之二事皆倉卒所爲同一快胸臆也

夙慧類

介子推

劉子政云介子推年十五爲荊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按此介子推與晉文公不言祿者又是一人

東方朔幼而敏慧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一千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隣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祕讖一覽暗誦於口

徐稚夙悟

徐孺子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三童賦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

甚矣夫騣裹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

徐君倩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頗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倩爲諮議參軍幼聰朗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二兒盜飲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父睡覺且託寢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一云是孔文舉二子

賈逵

漢賈逵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瑤無嗣而婦亦以貞明見稱聞隣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姊以爲喜年十歲乃闇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姊昔抱逵往籬下聽隣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史遍通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受經文贈獻者積廩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爲舌耕 出王子年拾遺記

梁奉

梁吏部郎奉幼時祖母集諸孫散棗栗於床上皆爭取之而奉獨不取問之荅曰不敢自取當得賜衆

異之

吳惲

梁柳吳興惲少時高祖問讀何書荅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應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主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聰悟有才畧子馛有父風高宗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資過其軀此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遷太僕馛子琇年九歲馛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

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
曰有非關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爲嫡 出談藪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爲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
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
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
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
爲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
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
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并

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
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
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
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
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
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爲言莊道從
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
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
神太宗驚歎卽日拜監察御史 出御史臺記

賈嘉隱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
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
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耶
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
矯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年十一
二貞觀年被舉雖有俊辯儀容醜陋嘗在朝堂取
進止朝堂官退朝並出俱來就看餘人未語英國
公李勣先卽諸宰貴云此小兒恰似獠面何得聰
明諸人未報賈嘉隱卽應聲荅之曰胡頭尚爲宰
相獠面何廢聰明舉朝人皆大笑 出國史纂異

蘓李二兒

皮日休松陵錄云中宗嘗召宰相蘓瓌李嶠之子進
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
爲吾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
子其亦奏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二人雖倉
卒應對然頲之述奏似有規益李之子豈別無可
對而述此失德語耶才品優劣信各有分量也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義常遇其父
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刲琅琊之稻坐客並

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籍稻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友謳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爲中書（出譚賓録）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婿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爲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概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沉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魚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李泌

玄宗嘗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乃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誠然試爲詩即令咏方圓動静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盤圓如棊子動如棊生静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

得更實道棊子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静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

避諱易韻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嗟賞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廣人物志）

李子

臨川李善寍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畧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詰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_{北夢瑣言}

李賀長歌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邉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内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_{摭言}

九歲能詩

李烈祖爲徐温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

梁灝屬對

翰林梁狀元灝丱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相士安時爲郡官見其異於人又定目看編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亦就學又問曾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教之但其不識其能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對得曰鸚鵡能言爭似鳳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蚕畢大驚異延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妙齡穎悟

楊大年内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

[illegible]名召對便殿授秘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
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之父母
上歎賞久之

文司馬王許優劣

文公彥博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
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君實幼與群兒戲一兒墮
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
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後聞見錄王戎幼與
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取之戎獨不
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取

之信然晉書此爲戎之智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
其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
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曰人亡世亂此無主衡
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元史此爲衡之仁

黃山谷

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
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王雱

王元澤少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
何者爲鹿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
客大奇之

黃中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
讀之謂之等身書

布袋和尚頌

岳琦肅之侍郎數歲時作布袋和尚頌云行也布袋
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王文恪遠器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公
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

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識者已知
公爲遠器矣

陳布衣

泉州布衣陳剩夫眞晟家始微賤父打銀爲業嘗携
公攻業於人其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父曰何執
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日
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
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
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
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打銀之業備日養耳專一

于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貴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成名儒今理學名臣録稱其自拔流俗厭末作之蠧心而棄之正謂此也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二終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文學類

伏生授書

秦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至漢文帝時有伏生者方以書教於齊魯文帝欲召伏生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授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乃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

東方朔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 出尚書故實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

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

劉向識貳負

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劉向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音軋愈）

五鹿充宗

漢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嘗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

吐出此石授充宗後又為名學（出西京雜記）

王粲

魏武北征蹋頓陞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後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礜石滿塋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而見此異魏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為當（出異苑）

曹植走馬成文

魏武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墻門鬪一牛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云是井不得言其鬪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曰兩兩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凶土頭峍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詩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記）

八斗才

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臨淄天人

邯鄲子淑初詣臨淄侯臨淄大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正熱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子淑曰邯鄲生何如耶乃更着衣幘整容儀與子淑評説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莫敢[illegible]暮子淑歸對其所知歎臨淄之才謂之天人

公明才氣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長卿遊獵賦

顯節策文

晉世有于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束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兩山侯引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叅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侯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出搜神記）

沈友三妙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于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道之[illegible]之務大帝斂容敬焉

大龜老桑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得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

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述龜樹之言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多用桑柴

然石

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熟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華華云此所謂然石（出異物）

平叔神伏

何平叔注老子未畢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illegible]際矣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士安書淫

甫士安耽翫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有脩短分定懸天乎

茂先博識

張茂先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子產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遊于洞宮遇一人于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

十年內書蓋有之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甚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雖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欲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

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illegible]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玉漿石髓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

下有一杯白水與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掌有卧蛇文

傅咸掌有卧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適人名冠天下

殷劉談理

劉真長與殷深源談理劉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三都賦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沖作之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康樂四友

謝康樂以疾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

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康樂四友

累葉文才

南史宋劉孝綽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俳所謂劉三妹者文猶清拔史臣論劉氏棲遲茬注遇人給辭義克舉諧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頗難爲繼千而孝綽中冊爲之則非文之所能餘也梁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七葉名德重光

爵位相繼如吾門者也王導至褒九世並傳著在國史王洽至充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沈太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希鏡該博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陵蘇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希兒檢訪果然南史賈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取希鏡爲驃騎參軍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

陸常侍辨古甆

竟陵王嘗得古甆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澄陸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王摛博學

王摛少以博學知名王僕射常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齊春秋曰儉集文學之士總校虛實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探索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氣甚得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語之曰卿能奪之否摛操筆便成事既奧辭亦華美舉坐

擊賞僕射命左右抽扆簞擒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博識賈禍

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其年已倍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討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

案新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梁劉峻博極群書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用史稱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進用峻不能隨時浮沈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

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帝終不用約之以疾卒實懼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而帝雅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劉顯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矣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　雖吾家平原詣張茂先王粲謁蔡伯喈必無此對武帝除顯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

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邵思野說云江南徐鍇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鉉論猶兒戲鉉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楊萬里揮麈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坐客

不敷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數日果補外陶
宗儀輟耕錄載元只徽之與陳剛中論驢事剛中
得二十事徽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徽之曰仍有
某事出某書某事出某書凡四十餘事剛中遂敬
服之

王僉

齊王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曇首之孫少孤
幼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爲五言詩曰
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己媿前哲斂衽歸山
丘故論者以宰相許之後爲吏部尚書有客姓譚

詣僉求官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
莒所以有僕僉賞之帝常華樂遊宴群臣奏樂帝
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浴皇風並沾比屋亦
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

千里酒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𥻿酒昉次受問劉曰
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
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
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
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樓里時郎
檢其記言皆不差

要理義學

馬要理義學精解梁邵陵王爲南徐州引爲學士時
邵陵自講大品令要理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
題道俗聽者二千人邵陵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
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于是數
家學者各起問端要理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
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聽者無不稱善

瓦棺

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

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
云此東夷罍盖也塟則用之代棺此制度甲小則
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塟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
江右雜事系出史

沈約

瑯琊王筠幼而清麗文采逸豔爲沈約所賞及沈
爲尚書令筠爲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爲文
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翫好殆欲都
絕而一文一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
伯喈見王仲宣歎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

必□伯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每商榷書史縱閲
備章丱夜闕景以為得志之賞筠歷位司徒左長
史度支尚書（出談藪）

興嗣千文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云王右軍者人皆不能曉
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
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
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韵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
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自臨八百本散
與中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
以示自後無敢言者時温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
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
有韓陵山一片石堪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
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載）

敬叔七序

梁敬叔閉戶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
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君
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伯施蟬詩

虞伯施少受學於顧野王野王當夏日聞蟬聲使詠
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疎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喜曰此子沉靜寡
欲要當享大名于天下（盧陵續本事詩）

士亮傅涉

斛律士亮（微）傅涉群書兼解音律初樂有錞于者近
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
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士亮遂依于寶周禮注
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

彭城要畧

彭城王彥和博綜經史雅好文筆風儀容貌端嚴若
神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遊獨敦尚文史物
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
三十卷名為要畧

弘業辨蜼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
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蜼（音壘）非怪也雨則懸于樹
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鳥鼠曼倩識騶虞
殆類之矣

二劉精博

隋二劉生（大劉名焯河間人　小劉名炫信都人）結盟為友好學不倦雖衣食不繼淡如也著五經疏義論古今滞義前賢不通者人皆服其精博

虞世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太宗稱世南博聞徳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及薨太宗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世南之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鈔

徐鉉博識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于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前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遂良多識

唐太[illegible]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雄雌雄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illegible]陛下本封秦則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悦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定辭博雅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嵯峨山上望羡君時復見王喬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筆之僻他日彧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彧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

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班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班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毎見賓寮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後共入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

或嶠嶅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
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守素人物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學秘書
世南曰昔任昇善談經典時人稱爲五經笥今宜
改倉曹爲人物志

影蛾池

上官儀詩語中用影蛾池（唐詩紀事曰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時人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學士時無
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

之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
臺臺下穿影蛾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
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蛾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
其博識

蘇頲

蘇頲少聰俊一覽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内
難進頲爲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閤時頲尚年少初
當劇任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頲
手操口對無毫釐差失主書韓禮等屢謂頲曰乞
公稍遲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
思若湧泉嶠等所不測也（出談賓錄）

心織筆耕

盛事云王勃能文請者遺之金帛盈積人謂勃心織
而衣筆耕而食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
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熊
甲犀鍪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
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
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

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
與韓杜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
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王劇

王劇絳州人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閤同
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劇召
小吏五人各執管口授分寫一時俱畢（出摭言）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
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覽竟略能記

憤爲益州新都縣尉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恥居王後愧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畧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泰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不幸有冉畊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僉載

北海强記

李北海小時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誦耶北海固請乃假直秘書省未幾辤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若虛識鼫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人有獲異鼠者豹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豹文豈所謂鼨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李端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搆端曰願賦一韵錢起曰詩以起姓爲韵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擅場出國史補

王璘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筆硯璘衫締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又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援筆而就時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飈所卷泥滓霑漬不勝舒卷璘曰取白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停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於杯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出摭言

柳箧子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爲柳箧子

柳公權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出摭言

李白才絕

唐人謂李賀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白與賀常不協每白有所作李誠之一笑未嘗開示劉三復或請之答曰若見辭翰則皿吾心矣

劉軻兩篆

白樂天曰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嶽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論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

報時鐵

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獻成式尺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於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鐍之時與近親闢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其博識如此 出南楚新文

元澹博識

唐元澹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一門七業

劉殷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內黃外黃

梁太祖自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

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廷曰秦有都尉理外黄其故壛在今雍丘下黄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廷語大喜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寔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為憚宰相亦囏其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

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荅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酬復騎省亦勸且默矣乎後當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辨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政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遊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内丈鍇齊次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桯史

贊寧識海馬骨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血流掣轡却立鉉貽書於餘杭沙門贊寧荅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屬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一丈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股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

贊寧辨畫牛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囓草欄外夜則歸

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湘山野錄曰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六一居士詩話曰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辨縱横人莫能屈

杜鎬𢋈博

杜鎬廣□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檟食原于何
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宮文
帝念之曰太子之食料必差殊因命大官每具兩
担檟賜之此其始也

植竹表操

許洞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登咸平三年進士平生以
文章自負所著諸篇甚多當世皆知其名歐陽文
忠公嘗稱其爲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
立之操吳人至今稱之

元獻文名

晏元獻公以童子被遇章聖慶曆聖德詩名首諸公
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
歐公於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公之文於是視古無
愧功德如范祖禹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

大槐烟色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
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如故歷訪儒士
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
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
謀亂者皆獲禍楊蜀中鄉先生也

蘇頌正暨字

元豐五年狀元黄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
甲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爲暨(音去)三呼之無應者蘇
丞相頌時爲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爲
居乙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
臣嘗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
問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襃諭再三

東坡留長老疏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
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

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
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
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
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
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
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
雨過一新鐘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安道強記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于朝自是名
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

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尚有看三遍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覽其天資强記蓋有人所不能及者

三蘇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

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也

尤延之

尤延之袤自號錫山胸中甚富本朝典故討論尤博凡朝廷議論多所裁定其與人談貫穿今古每一事引証數十悉有根據年月姓名一字不差士大夫目之曰尤書廚言其該洽也持節治郡所至稱最纖悉民隱無所不達黎庶目之爲尤臘燭言其以明破暗也

原甫博物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纒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酈道元水經注曰赫連氏以自鍛之鐵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人有獲玉印遺原甫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甫曰漢條侯印尚在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它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鄒陽十三世

湯岐公謁水華居士錢濟明于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始皇帝時爲太史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

字其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詩[illegible]漢一篇書憤一律足見其情至于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爲韓侘胄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查道識人魚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

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有見此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唐肅父子

翰林院應奉唐肅　上頗重其才嘗命侍膳食訖供筯致恭　上問此何禮也對曰臣幼習俗禮　上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亳州

之封十王也親草册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誰韓公以之淳對　上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　旨械之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懼不自保至京師遂其姑

門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行次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　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槃槃遞易數次至便殿膏燈煌耀　上坐閱書之淳俯首廷下　上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上令膝坐以封王册文一篇授之曰少爲朕潤之之淳叩首對曰臣萬死不敢當　上曰旣不敢姑傍注之之淳　如命　上令中侍續報定畢上之遥望燭影下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改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上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見之淳

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上問曰爾世官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兩腳書廚

永樂中毘陵陳濟先生善强記其千嘗探二書請父試誦之遂朗誦終篇不誤當時　文廟謂濟爲兩腳書廚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書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閒詣閣下問三楊等皆不能對　上顧諸翰官曰有能知之者否繼時官在下出對曰能有翅曰應龍

上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棨永豐人仕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善艸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將試　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衆以子啟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多溜亮士人後成詞復蹇澁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曰宮詹不小歲周非夭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

丘卒贈禮部侍郎

丘公博學

丘公濬以博學名　孝廟于內廷得一秘書頗缺略因言秀才官毋自任該洽此書必未見傳　旨令內閣諸詞臣補緝遺落以進諸臣茫然時丘爲祭酒乃徃問丘丘言書無甚奇因口占進　上曰秀才官不可輕此書亦曾閱由是益重文章

獄中誦讀

楊文定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數絕粮又且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三代聞人

張石磐鰲山爲南直隸提學其所取文字專尚清新一時陳腐者皆被黜江南文體爲之一變在南京取文衡山與宗伯昭葦脩書時吾松徐存翁相公與張掌科方在弱冠即拔在優等其巡歷松江適一巡撫劉姓者在松劉先殁石磐設席餞之贈以

詩曰我送中丞君黃梅三月雨紫燕語雕梁黃鶯坐春渚風便快輕帆花落怨東主人生貴適意適意應如許詩甚清逸即當代名家不能遠過書亦俊健今寫在李塔滙寺壁石磐乃簡肅之子　爲翰林庶吉士其子鳳林名秩者又在翰林三代皆聞人亦國朝一盛事也

天吳

王中行字知復國子司業速之子學問文章皆有家法在廣西幙時李公大異爲帥嘗誦老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曰天吳水神也吳當音華見山海

經未知再見何書客皆莫對王獨曰按後漢戴就被收獄吏燒鋘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張揖字詁鋘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揚亦皆華音李公稱善衆亦服其該洽知復輕財重義喜周人之急姚江跨江爲邑自南而北必渙渡以濟邦人議立橋久不就司業捐館時積錢萬緡知復不他貲獨力成橋遂爲一邑偉觀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四

海右閔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隱逸類

隱說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跡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住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等之不同矣

眞隱

老聃大聖人史氏止謂之隱君子然而隱者亦有竊吹濫竽之上釣聲華希寵利而已若能名逃俱隱乃爲眞隱古人有詩云始知眞隱者不必在山林又有云禪師示我眞隱心月在中峰葛洪井又出處一貫爲通隱古人有詩云禪門有通隱喧寂共

亦[illegible]此類[illegible]也

士人自重

[illegible]任昉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太華薦與李膺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姚合亦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曾有山人至都門與一尊官抗禮尊官訝其倨問王人曰此君何爲者山人輒對曰余山人也公可謂打折麒麟腿者尊官曰山人宜在山林譬之麒麟在郊藪則爲瑞物入朝市亦何異搖尾乞憐之犬耶

許由棄瓢

許由堯時爲布衣巢居穴處無杯杅每以手捧水而飲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以瓢操飲飲畢輒掛于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由尚以爲煩擾耴而棄之古今樂錄

楚丘先生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髮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老矣老何假矣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張璘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輒握典籍吾𠷣隴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畎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諸侯之策指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爲鄉里所戮笑幸遇大王官

爲上卿實非所望有如藉大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綉發車馬人徒送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蒲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月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身不出陳勝吳廣起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賈子說林

君平

嚴遵字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

何以不仕遵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寸厚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亦不仕

鴻安丘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

欲澹然淵清時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牛牢

牛牢與世祖爲布衣時交游甚契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意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菜恒有疾州郡之官當先詣門致意刺史郡守每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髪稱疾不答詔命

釣位釣名

太公釣於渭水之溪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夙期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灘而滕子京以爲釣名所謂秪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名賢說海

吳羌

吳興有山曰吳羌山漢有吳羌避王莽之亂同梅福東隱於吳後人因指其所居山名之事見吳興掌故然人知有子真而不知有吳羌

龔舍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武安山中鑿穴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束栗爲質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恬淡自得殊不苦如明使君撫綏牧養夕

惕匪忒反不苦耶遂隱逸終身不見

方望

方望爲隗囂軍師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被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魏桓

安陽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得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遂隱身不出

申屠蟠

漢申屠蟠博貫經學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歿蟠悉與治身後事躬輦其喪至濟陰有司義之爲送符傳不受還家蒲車特徵不就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彗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隱居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未幾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超然免於評論可謂見幾明決令終有淑者矣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先避亂至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絶口不言及魏篡位乃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食草飲水身無衣履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又不語其後野

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雪大至先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能測其意後竟至百餘歲

叔堅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何屈千里之足欲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

洋洋乎其盈耳澳爛今其溢目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傷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髮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愼勿逃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于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袁山松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

阮居士

阮居士嘗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不起陳郡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居士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

孔仲山

范巨卿爲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爲導騎迎巨卿巨卿見仲山把臂謂曰子非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

曰吾非有慕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常豈爲鄙哉巨卿勑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鄭次都

鄭次都居于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咏詩常兀坐於陂側以蒹葭爲席隨杞柳之陰

秦子勑

秦子勑少有才學屢辭辟命有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子勑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遇亂避難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

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
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臥
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
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
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
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軻
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
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

張忠

張忠字巨卿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靖寡
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
爲宗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覩形而退年在
期頤視聽無爽予味先生所授之道有似禪師密
傳心印者也又以爲窒嗜慾之源居清曠之域壽
長神王固當然歟

董京

董京字威輦至洛陽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
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
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貽書勸仕京不從答以
詩其末有云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
靜以圜堵爲大予詳最後二句明知足常足大鵬
逍遥之意也又詳其少欲忍辱涉于梵行得非高
僧高士倫類相參而流轉乎

竹中高士

永嘉郡志曰臬城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
爲屋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之竹中不與
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

孫登

晉書隱逸傳云嵇康從孫登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
荅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
識火乎火生而有光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
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
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
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
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
登

李廞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宀在臨海任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illegible]
禮之故辟爲府掾厥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
爵假人耶卒不受

郭文

温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
曰季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飢思
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獸無情乎曰情由憶生
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獸處窮山死爲鳥鳶所食
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
先生獸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

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
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鎮山訪大滌
洞天卽郭生之舊隱洞大有巨竅深不可測蓋嘗
有勑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書李行一作季行

應曜

叔孫通定禮招魯諸生獨兩生不至張子房定太子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
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兩生事顯而應曜
事頗不著海錄碎事

劉巖

宜伯愛金華山卽今雙溪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
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
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室射聲校
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甌隱迹于此莫知
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
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
口遍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
子真之徒歟

殷七七

張天覺詩土木形容殷七七水雲情性許閑閑殷七

七名文祥嘗自稱七七

潯陽三隱

梁昭明撰淵明傳有曰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
彭城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然
不知何如人考之晉史二人又皆無傳昨讀碧湖
雜記始知其詳今緝其要以明之續之嘗爲撫軍
叅軍淵明每呼爲周椽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爲
之講禮校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郎詩謂其馬
隊非講肆之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嘗
爲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

孔淳之

魯人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法崇因留其上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第老之將至耳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令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少時得葛洪神仙傳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覩白日不覺爲遠遂居句容之勾曲山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自號華陽隱居復徧游名山每經澗谷必堅臥其間吟詠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嵒瞰大澤知難久止自常欲就之仕齊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而去嘗荅武帝問山中何所有一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何點

[illegible]乘柴車或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號爲通隱齊竟陵王賜以嵇叔夜琴徐景山鎗

李謐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産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北史曰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微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郡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諡爲貞

靜處士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及諸儒異說嘗游太學名儒碩士咸推服之仁壽末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辟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以德化人鄉黨風俗丕變每閑居無事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嗟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云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

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中山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屩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出大唐新語

盧鴻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爲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玄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之處出大唐新語

元德秀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爲嗣躬自襁褓長將娶苦家貧出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令守令三百里內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以優妓數百被錦繡艷麗德秀惟樂工數人歌雅樂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乃陟河內守歲餘駕柴車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惟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琯見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忘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其爲人欣慕若此

韋表微

韋表微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翦白髯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此語可與知止者道難與競進者言也

陸魯望

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陸龜蒙魯望躬耕之地散人廟食於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風常誇示於四方以爲榮焉唐書云散人乃唐相陸元方七世孫又自號天隨子著笠澤叢書若干卷所居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掇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見有酒食耶　笠澤叢書杞

菊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顛或茗炯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山中搆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於清心亭下茂林修竹奇花異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爽其候因目之爲報時猿

李約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玄機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猨名生公常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皷琴猨必嚬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初至金陵於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流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上也庶人大笑約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火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出因話記

顧況

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出尚書故實

黃子野

黃子野字仲唐時候官人也父周行賈于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于杭州其父偶適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于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于是漁者得伾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亦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裒贏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王人微聞救伾事義其爲人償倍其償乃爲小賈小賈之息所得常愈于父父之既致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振貧友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

無河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荅因自悔見知于人遂變名姓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去令福州觀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于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册披蓑獨臥雪中忽扣舷曰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臥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遥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于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深山中家徒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悅與之約曰旦日雪霽會于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高尚姓名

漢嚴先生光字子陵　漢王先生克字仲任　漢袁先生字忠正明　漢桓先生譚字文林　魏嵇先生康字叔夜　晉阮先生裕字思曠　晉王先生羲之字逸少　晉虞先生喜字仲寧　晉孔先生愉字敬康　晉謝先生安字安石　晉謝先生字敷敬緒　晉戴先生逵字安道　宋朱先生百年史失其名　宋戴先生顒字仲若　宋孔先生淳之字彥深　宋孔先生祐史失其名　齊褚先生伯玉字元宗　梁何先生胤字子季　唐秦先生系字公緒　唐張先生志和字子同

蘭歸真

蘭歸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真宗朝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真聞乃召對曰知卿有點化之術何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楊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荊公居鍾山秀老數相

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渠映碧流未怕元劉方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荊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荊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

欣然爲置祠部牒約曰祝髮旣過期寂無耗公問其故潛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石林詩話

林和靖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吾杭西湖之孤山以梅爲妻以鶴爲子

辛思順

辛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刼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刼於

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辛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紿曰僕與辛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何爲刼辛老所親哉檢所刼還之且戒曰見辛愼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陳戩

熙寧中有薦舉山人陳戩者博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隣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晩入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趑趄惶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鴟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唐村老人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盈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

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高尚先生

劉十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尙先生王子常侍卽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巳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

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以嗜欲殺人貨財殺
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
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
事乎

蘇雲卿

蘇翁者初不知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
岸結廬獨居闢廢地爲圃藝四時蔬菜鬻者先期
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織屨屨堅韌不可敗織

未脫手人爭買之以饋遠號曰蘇公屨喜周急人
有貸假隨力所及應之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
測識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
帥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卽相與變服爲游
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
客何從來乃延入室上坐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
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
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職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
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
翁色遽變睽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已者繼旌

於其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
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閴然排闥入惟書幣留
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

荆湖漁者

寶祐年間孟無庵荆湖出巡見漁者狀貌奇偉問其
姓名與年則與無庵同因與俱歸欲命以官漁者
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
然公相生於陸故貴某生於舟則水上輕浮故賤
某日以魚爲活僅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
致禍患強之固辭而去時人大服其達

玩鷗聽蛙

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日對曰不注目于姿姿
兒卽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朱遵度

朱遵度青州書生高尚不仕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
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于世

白雲居士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
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
項黃馘盜名者

鐵脚道人

鐵脚道人者亂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嚥此何爲道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峰觀日出乃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纂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恥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謂君子

呂徽之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既敏且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遲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僅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郭休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絶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illegible]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焦士掛冠

江陰有焦其者爲我　太祖高皇帝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道直入　上喜其至以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懽出金銀角帶二條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因授以千戸數日徑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樹間而歸

織屨高致

織屨者吳人其姓名不傳以織屨爲業初與姚廣孝結方外之交情誼素厚既而廣孝輔佐靖難官進少師晝錦吳中屢訪織屨之家織屨者多方辭避不與接見廣孝乃微服夜候其門乘啟而入織屨者方草索繫腰坐櫈織屨廣孝曰子何拒我之深也織屨者坐櫈不起以鄉音應之曰和尚差哉差哉無一語織屨如故[illegible]孝怏怏而退

王仲光隱操

廣[illegible]見王光菴也騎從而往光菴閉門不應明日被衲衣再往扣門者三光菴問誰荅曰道衍光菴曰衍斯道歸耶待吾白母母許入遂啟門交拜且請其母出拜訖母曰衍斯道聞爾發跡矣然所居何官荅曰少師母曰爾爲少師更有一大師乎光菴曰吾家不識有此官阿母不必問遂留之飯廣孝曰仲光明日訪我否曰然辭去至明旦僧帽禪衣騎鞋策杖往萬壽寺訪之小僧報一狂夫至

廣孝曰王仲光也起延入拜訖口無一言手敲木魚口誦阿彌陀佛不輙聲問以事不應蟠坐良久曰和尚珍重乃退廣孝使小僧隨而聽其言且敲且誦時一歎息曰衍斯道一箇和尚作不了他日廣孝來別方啜茶次廣孝曰仲光何佯狂也不及我在宗索一官職庸侯何時光菴擲杯於地涎嗽交流母曰衍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太息而返

禪史彙編卷之三十四終

禪史彙編卷之三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俠烈類

英雄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其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

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王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illegible]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illegible]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奇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

英雄戍大業也

馮驩

孟嘗君受封邑於薛召門下客往薛收責時客馮驩請行驩至薛召諸責者悉至合劵劵合詐稱孟嘗君令盡焚其劵既歸孟嘗君訝其速問故驩曰爲君折劵市義而歸何訝速也後孟嘗君失意罷歸薛薛之父老皆郊迎壺漿塞路初驩在孟嘗君門下爲客每給蔬飣驩乃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乃給魚肉後果有市義于薛之功

斬妾謝客

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躄者於下蹣跚而行大笑躄者詣其門告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之頭而不斬是君言無信也故去平原君遂斬妾首以謝之諸客復至

楊賢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撮書

扶餘國主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奢淫自奉禮異人臣每賓客上謁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末年愈盛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一妹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領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小公起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素面畫衣而拜公曰妾

侍楊司空久閲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就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張熟視其面乃以手映身搖示公勿怒急梳頭畢歛袵前問

其姓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兄妹遽拜之
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
幸逢一妹張氏搖手李郎且來見三兄公趨拜之
遂環坐曰煑者何物曰羊肉既熟矣客曰飢甚公
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食竟餘肉
亂切送驢前食之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
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它人見問固不
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
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
西邊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些少

下酒之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
一人頭并心肝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
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
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
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
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許曰今爲何官曰
州將之子也曰似矣我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
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
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
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遲之明日日方曙候

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
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
促鞭而行如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
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
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迎致之不衫不履裼
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見之心死飲數
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
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
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請待我於馬行東酒樓樓
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别

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
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
十數巡曰樓下匱中有錢千萬擇一深穩處處一
妹某日復會于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
先到矣俱謁文靖時方奕棋飛書迎文皇看棋俄
而文皇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座風
生道士一見慘然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救無
路矣罷奕而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
它方可以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
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

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
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笑焉
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板門子下叩之
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
門奴婢數十人羅列庭前引公入東廳廳中陳設
窮極珍異巾箱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物也
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錦綉金玉環珮衣旣畢傳
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
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
筵前陳女樂若從天降非人世之曲食畢行酒家

人自堂東舁出二十床以錦綉帕覆之虬髯曰此
盡寶貨錢帛之數今以相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
求事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
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
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
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盛以軒裳非一妹不能識
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超升之貴際會如期虎
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此後十年當東南數
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一妹與李郎可瀝
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

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
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用遂匡天
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東南蠻入奏曰
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
已定矣公知其虬髯也歸告張氏具衣瀝酒望東
祝拜或曰衛公之兵法半虬髯所傳耳

裴寬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與語大奇之因曰以君才識必自當
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船

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

古押衙 薛調 無雙傳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震有女曰無
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妹疾且重召
震約曰我一子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
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以仙客爲託時震爲尚
書租庸使後尚書受僞命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
配入掖庭仙客哀號幾絶聞富平縣古押衙人間
有心人所願必力致之因遺以繒綵寶玉不可勝
紀古生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

於某竭力仙客泣告以故古生一夕領一篼子入
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後日當活𦶟茅山道
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求
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
令自盡至陵下託親故以百縑贖其屍君不得更
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
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老夫爲郎君亦
自刎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
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
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採蘋者無

雙所使婢也

竊婢報恩

張燕公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
急用人乎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
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
今聞公爲姚相所譏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寶以
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
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札數行
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
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
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
不復見張表臣曰昔雷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子皆
獻孤裘以脫死難蔡昭受佩刀無辜見雷虞叔捐
圭璧庶幾免罪張說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
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珊瑚詩話

許俊出柳氏許堯佐撰柳氏傳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不羈貧甚有李
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
氏艷絕一時李生居之別第而館翃於其側翃素
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

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知
其意乃具饍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
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
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豈敢奪所愛乎
李堅請之乃再拜引衣接席飲滿極歡又以資三
十萬佐翃之費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
居間歲翃省家於清池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
駭柳氏姿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
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翃名請
爲書記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

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鳴咽荅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刼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在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軿從兩女奴翃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

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回車翃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翃翃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劒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翃不得已具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排闥急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翃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翃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乃有詔柳氏宜還韓翃沙吒利賜錢一百萬柳氏歸翃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周簡老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多力負氣天寶中皓少年常結客爲花柳之遊時靖恭有姬子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皓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夜來生日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忽覺叩門聲甚急良久斬關而入有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即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毋與夜來泣拜擗其力因前讓其恃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皓遂突出時都亭驛所

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閒有司追捕急切貞恐露蹤乃夜辦裝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同宗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葢大俠也見魏貞書喜甚皓因拜爲叔遂言其狀簡老令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衣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

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號哭而别

於是遂免出酉陽雜俎

李龜壽

中書令晋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不恊比於權近由是征鎮忌焉於永寧里第别搆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大中時因請假將入齋有素所愛畢𤞑花鵲從既啟扉而花鵲連嚙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劒按於膝上向空呪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於鬼輩而相迫耶言訖忽有

物從梁上墮地乃人也朱髮衣祖褐衣貌黝瘦頓首連拜謝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令不利於令公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鵲所警形不能匿令公若貰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隷之詰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閽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于頔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鄭傲倪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閤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卹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

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與姑婢通其婢端麗饒音伎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盻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出外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緑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郊甚憂悔及見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悉爲增飾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之嬉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謝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出雲溪友議

紅線

紅線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箋表號曰內記室時中軍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音調頗悲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亦曉明

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其妻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時兩河未寧初置昭義軍以釜陽爲鎭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鎭互爲姻婭時田承嗣常患熱毒遇夏增劇每曰若鎭山東納其凉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兒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遷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處夜漏將轉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從行紅線曰自一月來主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雖賤品亦有可解主之憂者嵩乃具言其事紅線曰易爾不足勞主之憂乞到魏郡覘其有無嵩聞之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也乃入閨房飾其行具再拜而出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秉燭十餘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試問即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盒爲信耳見金盒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嵩乃大喜感之不勝明日嵩遣承嗣

齋書云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盒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盒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撾叩門非時請見承嗣既出以金盒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住使者狎以宴私錫賚絹帛萬疋名馬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蓋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里矣由是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線忽告辭去曰某前生本男子學醫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

人病患時里有孕婦忽患毒癥某以芫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一舉殺三人之命陰功見誅降爲女子經今一十九年矣身厭羅綺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人知懼烈士安謀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山林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知不可留乃設宴餞別嵩以歌送紅線請坐客中冷朝陽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消百尺樓一似洛妃承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不勝悲咽紅線抑首泣乘醉離席遂失

其所在

東坡借磚

東坡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於世者如吾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坡即差時會朔日巳追而墓磚未足謀之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立可辦也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夐絕未易見之試往圖之東坡凡二日始得至其居又俟至日昃伏於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是少年也既下馬始逼謁少年易服出迎於門外執禮無違坐定問其所以東坡具告少年曰易事耳已具飦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飧皆今日所擊之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旁若無人食兼數人飦畢始從容對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疑悔欲罪元告者是夕至曉磚猶無一口至者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嶄然羅列矣衆皆驚事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達豪哉

義除姦僕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會罪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

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爾主人女爲婦是汝邪即奮七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又記張乖崖爲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他故詣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常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

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强之而去出城導馬前行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椎揮墜崖而死歸告其隣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春考仲塗暨乖崖公平生氣槩非帖帖者少年而爲此事或當有之然近於豪俠矣以此事爲義舉非所敢望於吾儒也 出餘冬序錄

辛稼軒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

小春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首馬忽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首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同甫於齋中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稼軒如其數與之

俠嫗

修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閭門惶駭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匿汝無庸駭也袖中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于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左耳于是教修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食至耳孔輙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

利修容從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餘無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于是用法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爲師誓修苦行以報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于是教修容作萬壽赦歌連還曲後不知所往修容歸于元雍也

荆十娘

進士趙中行家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

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義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即第三十九愛妓爲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恨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籌之但請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從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邵文元

邵文元者掖縣之勇士也有知縣者始至或譖文元

曰此盜魁也知縣因祭杖之百及知縣考績入京而文元腰兵乘馬見於途知縣大懼問所以來曰防衛公入京耳前途劇賊以數百鬬小人名無不歛避者小人往公可無憂知縣心乃安文元隨至中道乃去盜果爲之遁跡嘗出行過一富翁門有盜四十餘盡刼其金帛而其家有錢積在庭盜不埳舉乃號召小民以斗犀而散布錢盈墀文元側肩而入曰何爲者衆以勢猛烈止之文元笑曰吾無器械當假之以來退取民家一鐵叉立其門瞋目大呼邵文元在此可速以銀還時富翁被縛於堂盜威以有官兵至則先殺汝乃呼文元曰壯士早退如爲我而施威是先殺我也文元乃出羣盜橐其金於馬背凡二十馱疾驅而去且命主人送之出境文元潛伏道左伺其過度其行在二十里外主人披髮浴血而歸乃執弓矢鞭馬追之盜初不爲意文元嚾曰若等知邵文元耶宜速以金寘路旁避者且就死盜愕然未及應而文元發矢已殪其一魁乃大驚下馬羅拜盡委所得橐橐而去文元命從者借馬負至富翁家主人迎門叩頭泣曰此君出死力得之物非吾物願驅至君家我一

錢不畱也文元怒曰吾哀君橫逆而援之吾急欲行志耳豈貴貨財爲悉委之主人而去他日主人往謝拒之弗納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豪爽類

方儲斷絲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住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劉表登臺

淯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劉表盛游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酈道元水經注曰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謌之）

逸少不節

王右軍（羲之）爲會稽內史謝公（謝安）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與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司州坐詠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廻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范丹假譎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史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假作神人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人取得一幘而還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搜神記）

桓宣武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意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矟數廻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爽

奇客

崔弘禮嘗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劉酒酣顧謂曰崔生獨不知有此樂弘禮笑曰我故喜武者爲公欲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盡驚曰安得此奇客

名答

齊高祖於華林宴命諸臣各效伎王敬則脫朝服袒裸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

三公如此敬則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

方雅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園池舟客數請奏樂久而不荅徐詠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客慚而止

賣胡琴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

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

曲江胸次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旣并包文亦浩瀚

裴旻舞劍

將軍裴旻（李肇國史補曰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天梳日帽

唐隱君子田游嵒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嵒歎而荅曰天梳日帽宅復何需

人瑞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滕達道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范尹京而

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慴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不與對

漢書下酒

蘇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觀書以一斗爲率正獻深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自起

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飲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誠不爲多

子京修唐書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幃幙燃燭一椽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

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是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滕甫豪邁

滕章敏字元發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毅夫爲忘形交議論風采照映一時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人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背鐵猛獸畫旂旄北闕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金搭膝

溫韜少無賴奪人幾死市魁將送官謝過詣前拜適數百魁釋之韜每念之以爲恥既貴達爲金搭膝帶之曰聊酧此膝

曠達類

鼓盆

莊周妻亡惠子往弔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問其

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自作墓銘

白樂天自作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墓誌銘

文正公

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後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後

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恤宗族若曹遵吾言也
以爲慮

陳文惠墓誌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頴川先生堯佐字希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者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宣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宋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帽絛屨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爲流

俗陰陽拘忌也棺用襍木漆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家非名家文章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鉅公作碑誌不可請佛道二家作齋享汝等不可違命如故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東坡試筆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馬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李龍自銘

李龍字和父荷澤人卜家吳興三滙之交效元白爲歌詩不樂仕進年登耄期自銘墓云孰生予孰死予自不知爲文之徒詩之徒今瘞于斯孰知伯道之無兒

汝輝捐帑

嘗杭城戒壇焚毁 朝命布按二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湖州吳汝輝嘉興曹良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欲幾何方伯曰度得銀萬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得無誑耶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必爲他人所取何如奉承勝事時兩司官皆在聞之稱嘆旣而汝輝以十木匣裝銀千錠詣獻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邀諸僚共宴復以綵帳親送之歸夫人以絲毫錙銖之利慳吝弗捨況此萬金之鉅乎剏其言確然有見汝輝可謂達矣

樂天詞旨

予嘗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詩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陰隲不足爲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萬二知幾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　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二嘆曰兆已萌於此矣即以家貲付托諸僕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汎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此人獲令終其亦達而知幾者歟

捷悟類

東郭垂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嘻曰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

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故言之

魏太子擊

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禰衡知碑字

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帝見而不能曉以問群寮莫有知者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絕妙好辭四字也 出異苑記

德祖捷悟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雞肋

曹孟德旣平漢中欲因討蜀兵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楊修獨曰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

七步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

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者殊失考索七修類稾

傭書

呉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居貧爲人傭書以自給抄寫幾畢已誦在口後位至侍中

習鑿齒善悟

桓温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修短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温旨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别温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李彪解字

東魏孝文帝嘗宴群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群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深曰呉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深和之亦速

班蒙

令狐相綯令狐出鎭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

泉深尺一點去氷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勾兩日全諸賔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辯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氷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狐公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

青龍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

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事僧屬其匆遽不暇留連頗有慍色題其門而去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曉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杳無跡矣客究沙彌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叢譚

一目五行

歐陽文忠公讀書一目五行俱曉吾嘗見之但近觀耳若遠視何可當

任誕類

漢末清談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巳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判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年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方朔自責

漢書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大官不在朔乃自抽佩劍割肉將歸大官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拔

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帝笑曰卿自責乃自獎也

投轄

陳遵飲酒賔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不能速去

渇羌

晉武帝時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年九十八好讀書嗜酒嘗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嬉笑滑稽無窮嘗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蘗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

之糜不足以充庖俎渴於醇酒羣輩嘗弄狎之呼
爲渴羌

杖頭錢

晉阮修字子宣嘗以百錢挂於杖頭至酒家獨飲酣
暢而歸

山陰放棹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
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見而返人
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劉伶病酒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
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
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
生劉伶以酒爲生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
愼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陶然已醉矣

阮公酒態

阮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
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蘭亭修禊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
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
咏亦足以暢序幽情則當時觴咏之致可攷也今
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渾一象安用角彭殤意義
之感之乃謂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
謝安一時之語而或遂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
羲之語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眺綠水濱寥
闃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
羣籟雖參差過我無非塵

張天錫好行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
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
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
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
則惡凶狡之徒若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張融自譽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
俊出機辯如流嘗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方登
堂上笑曰卿至何遲荅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

爲中書郎甞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甞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四盡

梁魚竟陵弘語人曰我爲郡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鄉里人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富貴在何時遂恣情酣賞

裸袒挽歌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

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濬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風生火出

梁曹江州景宗乘車按部謂左右曰我昔在鄉里騎馬快如龍拓弓絃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呼山澤逐麞麀數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今來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無氣

臨風對月

梁蕭湘州恭好賓客時湘東頗事聲譽湘州曰昨人多不好懽與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簡公之曾孫性放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爲務爲太常卿太祖欲以爲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騷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如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孫騰甞詣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頹圮

在樹下以被自擁獨對一壺陶然自樂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褥質酒肉以盡歡意二公嗟賞各置餉饋受而不辭散之親故元誠一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卒贈司徒謚曰文宣出談藪

僕射愛酒

北齊韓僕射晉明好客飲酒一席萬錢猶嫌其薄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曰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翻故紙乎爲僕射百餘日謝去

李靖禱西嶽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閤下靖聞上清

下濁定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虚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名位雄四嶽設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觀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人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若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雖[illegible]變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開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仗劒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攄忠義之心傾濟世之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願有賽得時終陳擊皷若三問而不對亦何神之有靈靖即斬大王頭焚其廟然後往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紀載喜其奇而録之聞　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寺伽藍神三投筊皆不許遂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决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然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叢祠土偶豈能决哉

竹罌酌酒

辛宣仲居士截竹爲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

李白供狀

李白失意遊華山過縣宰方開門决事白醉跨驢過門宰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無姓名曰曾令龍巾拭唾御手調羹貴妃授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內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倒不得騎驢宰驚愧起揖曰不知翰林至此太白跨蹇而去

釣鼇客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爲釣絲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絲明月爲鈎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丞相竦然

斗酒學士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

何樂耶無功曰艮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杜牧狂言

杜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

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廻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舳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劉禹錫

劉禹錫赴任姑蘇道過揚州州帥杜鴻漸飲之酒大醉而歸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已有也乃[illegible]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妓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狢致謝杜亦優容之詩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出雲谿友議

去髯效顰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

赴闕館於内侍者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不飲成疾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訪之曼卿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甕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并飲之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因不

飲遂成疾而卒

元章石癖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傑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illegible]後當錄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舉之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廼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畫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米老二帖

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爲不羈得顛之名嘗以書歷訴與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辯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他黨今者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而死不得潤色皇猷黼黻王度臣寮實共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綳絹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鎮紙水瓶召米書之上垂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米乃反繫袍袖升高就上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云奇絕陛下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正

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內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閤門彈奏上曰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米曰太師龜山二字便是第一蔡云某怎作得第一龜山須還他曼卿佛牌爲第一米曰恁地得龜山却且做第一米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黃魯直歎謂元章云公贊合熙落既不見題又且更落韵也

請研御前

米芾爲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王元章毀神像

王元章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斫神像爨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元章毀神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元章家人歲無恙補神像者妻孥沾患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元章屢毀神神不之咎吾毀輒爲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像何從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爲笑談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有姬何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彙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有時出遊輒附册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婢結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後癡翁嫁女事頗類孔淳之其生殯一節近吾友張幼于五十餘即作生擴以待海內交遊爲詩文紀之頗有史翁之致

携妓跨驢

康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賫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六如風流

唐六如晚年寡出與衡山雖云欵甚後亦不甚相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其詩有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風流槩可想見矣

勇捷類

子夏之勇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

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
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叟顧
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
叟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
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
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
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吾耶悁曰子
也子叟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
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
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席揄

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叟曰子
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
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
叟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
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
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貴也若夫
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
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惡也衆之所
誅鋤也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
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韓詩外傳

田光

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
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
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燕丹子

佽非

荊有佽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又涉江至於中流有
兩蛟夾繞其船佽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
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佽非
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劍而已余何
愛焉遂攘臂袪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

舟中之人皆獲全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孔子聞之
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機哉 呂氏春秋

斬蛟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
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
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
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
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博
物志東阿王勇士有菑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沉
訢朝服拔劍二日一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隨擊

之七日夜眇其左目留丘訢疑即椒丘訢也而所
記稍異合而錄之

朱亥

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
大怒將朱亥着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眥裂血出
猛獸不敢動

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
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王善左右射好擊劍百
步中於懸髮樂聞國獻虎彪文如錦斑以鐵為檻

驍勇之徒莫敢輕視章曳虎尾以繞臂虎弭無聲
時南越獻白象王在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
帝鑄萬鈞鍾置文華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
不動章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
帝曰以王權武吞併吳蜀如鴟啗腐鼠耳章薨如
漢東平王葬禮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材幹趫捷絕倫隨父豁在荊州於獵圍
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力戲令拔
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跳躍石虔亦跳高於
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
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出獨異志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
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
曰尚書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
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
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蕭王謂用大眼曰聞君眼
如車輪今見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
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

驍果以為張關不過也 出談藪

羊侃勇力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西橋有數石
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
魏為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君謂卿武豈羊質
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挾殿沒指後歸梁
高祖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矟成長
二丈四尺三寸帝賜侃試之執矟上馬左右擊刺
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

而果折因號稍爲折樹稍佩性豪侈姬妾列侍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嘀得席上玉簪

胆勇

北齊將軍彭樂從陳武帝與周文帝戰於沙苑深入被刺腸出不盡截去復戰而死

肉飛仙

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勇捷馳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及光因取索口啣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

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鉄杖

隋右屯衛大將軍鉄杖初在陳以驍勇聞日行五百餘里走如奔馬少被俘爲官戶配執傘每罷朝徃南徐州行刼明旦歸帝知而不罪入隋屢有軍功及征遼謂人曰丈夫姓名自有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蔕歕鼻療黄不差死兒女子手乎遂死于遼東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疋後爲其將張金樹所殺 出獨異志

杜伏威

大業末杜伏威與陳稜戰於齊州稗將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射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後斬首稜乃大敗 出獨異志

壁龍段師子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

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飛鳥入宅内割雙鐙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枕舉其頭以他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着靴走上磚城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挂地踊身仍從椽孔間出 出朝野僉載

令文神力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圈以闌之令文恠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拔之應手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令文有四子長之問次之譽次之慈善書次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為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伏大破之出朝野僉載

汪節神力

太微村有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節提而投之高丈餘衆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尋以賂請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曲終不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出歙州圖

俳優巨力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宴賓客先呈百戲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出北夢瑣言

鄧弼裴旻

宋景濂傳中載元人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鬭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命入歴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

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上命勺酒勞弼由是名振一時胡應麟曰弼不特有力葢精劍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異道子舞劍擲劍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然

旻爲將又天寶亂離亦不聞戰功也此時高睴李日月達奚斯並稱萬人敵亡一振者惟僕固懐恩差不負耳 筆叢（） 按景濂傳載鄧弼事德王薦之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格不行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功萬里外乃稿死牖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爲道士然則弼蓋有抱負者使其遇主又未可知唐裴旻射虎三十六遇一老人曰非眞虎也前有眞者旻往射之虎騰躍而前旻爲之辟易匑術何在不能行之眞虎耶恐旻非伯翊諸公儔也

歐千斤

歐千斤洪武初京師列校也幼有膂力千斤因以呼之城中少年數輩數欲侮之歐乃脫衣以手挽起廊柱聚衣裙壓於柱下衆皆眙愕走避之適西域入貢回回善撲跌者自號鐵力漢朝廷募歐與之較歐見其人即奮前引拳其人以手接拳擊空而擲之歐遂起靴尖乘勢反踢中其喉其人遂仆地而死歐尚僵立面色不改　高皇喜甚即日詔改太倉衛百戶後雖老嘗乘馬過獨板橋馬跼蹐不能行歐以右臂挾其馬高步而過人皆偉之

少林棍

少林寺當隋末之亂衆僧惶懼欲散忽一火頭老僧自庖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驅之衆笑其妄僧運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盡辟易遂散去僧歸以其法授衆僧而去乃緊那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王世充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　本朝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薇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於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

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猨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擔夫二百挑米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　朝命勞及老僧今吾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蘸以灰試鬪身有白點者爲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諾兩人鬪至暮而息賊衣汚滿遂詣軍門降　詔授通指揮使辟乃於紫薇山創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六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貪暴類

商君

史記秦孝公懸榜通衢招四方賢士共理秦國有衞人公孫鞅因宦者景監得見孝公說以覇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大行人盡勇於公戰而怯于私鬭遂封鞅於商號爲商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可施刑遂黥其傅公子虔秦之大臣皆以法

令不便盡怨商君數年之後孝公崩惠王立舉國欲害商君商君畏而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是商君止之曰商君之法無多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

桓司空唐京兆

桓司空豁鎭荆時有參軍養一鴝鵒教令言語遂無所不名有主典人於鴝鵒前盜物鴝鵒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其人復盜物鴝鵒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深恚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曰原殺鴝鵒之痛誠合論死然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幽明錄

唐溫璋爲京兆尹日閣下聞挽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鴉璋曰是必人探其雛尚態樹下吏執以送府璋詬禽鳥訴冤事出異常乃斃捕雛者以報之見北夢瑣言

璋之用法何其與桓異也盜物者本罪有在鴝鵒緣此被殺桓猶能貰之盜謀殺人未行律無死條捕鴉鴝者比諸謀殺何如而璋論乃爾深入何耶人與物仁不同視情與事法當異處禽鳥與獄曠世一見若之何而亂常法也

蝎樂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洛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蠍所螫宛轉號呼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視之極喜出朝野僉載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鈎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于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鈎下死令以鈎餉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鈎出于腦矣司法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

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出朝野僉載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則天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

索元禮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聽囚作鐵籠頭轝䤷呼切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爲鳳曬翅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以

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李全交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剎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聽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縛枷頭着樹名曰犢子懸拘兩手捧枷累甎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肉雷

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孫天稟鷙忍以決罰爲業嘗宰郃陽生靈困於孽手創鐵繩千條或有問不承則急縛之仍以其半捉手徃徃委頓每虐威則百囚俱斷轟响震動一邑時號爲肉雷

洗城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字一紙墮于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去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三脫

王悅爲盩厔將軍士犯令杖而枷之曰百日而脫未

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即脫尒死即脫天子之命即脫由是人不敢犯

竇儀按獄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量搢紳許以廊廟器儀因急於大用以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希恩寵以至相位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邛州獄希世宗旨煆煉成罪枉陷無數士君子以此少之

治獄寬嚴

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

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道不拾遺敬則正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摑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嘻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寮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䟽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筯兩試其童

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為安南掾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上感悟復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彦嘗為之傳云

貪令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汙有一里正死範集里正二百人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地下受罪先須救急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納錢二百千造像五寸半又臈月追百姓萬餘人獵各科二麄杖如臂回宅上納以供柴用又修城科杴轝人一具範皆納取船載入部博塩萬餘石放與百姓一石一縑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其頭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

滕蔣二王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太宗賜五王不及二王勑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繩以為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贓汚無敢犯者出朝野僉載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買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出朝野僉載

錢爐

信州刺史申貴授維州司戶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此吾家錢爐被訴下獄謫於維州至犀浦賜死

打草驚蛇

南唐近事王魯為當塗宰日以資產為務會部中連狀訴主簿賄貪于祿魯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褚仁規

偽唐賍臣褚仁規竊祿泰州刺史惡政不可屢舉有智民諸吻儒為二詩皆隱語凡寫數百幅詣金陵粘貼事乃上聞詩曰多求囊白昧蒼蒼兼取人間

一第一黃黃白隱金銀字也

捋鬚錢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後還征渠伊錢人不敢言但捋鬚而已崇又征捋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永石移永興人曰眼中拔釘矣在禮還每日征拔釘錢

貪官被嘲

魏王知訓為宣州帥苛政多斂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狀挺身而出旁一人問曰何為至此綠衣人對曰吾乃宣州土地神王而入覲和地皮掠盡故來至此

鄭仁凱

鄭仁凱鄙猥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仁凱即呼公吏鞋新者令上樹探巢俾奴竊其鞋而去吏下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安重霸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

再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獻中金三錠獲免出北夢瑣言

神泉縣令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務內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典級諸色人不得輒有献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献送是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献之命曰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嗤者衆進

士以鸞鷟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隺下處却尋魚蝦爲中的

天球囚贅人

宋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於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其此贅耳即令釋之後其兵輙死上頗疑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於背已是病矣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乃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輙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

妙攫

宋夏英公知安陸日受勅舉幕職令録爲京朝官有莭度推官王某者糲食敝衣過爲廉慎一馬瘦瘠僅能移步廝轎弊不勝騎自貳車而下列狀乞以斯人應詔夏亦自知之遂攻官宰邑去安陸數百里洎至任素履忽變侈衣靡食恣行貪墨夏俾覘舊翰之答曰某乃妙攫也必無敗露請舍人無慮夏常謂僚屬曰世之矯僞有如此者

吳中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爵祿之器然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其妻嚴工中憚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惧内戯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闕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 誥來宣與我听問左右曰此 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笑曰翰林先生果不虚妄且吳中一篇 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强笑容而已

僧詩譏貪相

國朝有一相公賜告里居遂以廣田益宅爲務有繼廬地勝屋多相欲規爲已業假官府法驅逐僧釋

一空主僧有蕭曉詩頗行大書一律于壁曰忙忙收拾舊袈裟點檢行囊沒一些衲拂白雲歸洞口擔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孤負籬邊舊種花分付犬猫隨我去莫教流落俗人家

徐縉

嘉靖十年吏部左侍郎徐縉爲張少傅孚敬發其餽以金七十兩銀三百兩金廂寶石首飾一副帖事下法司徐遂落職恭語有苟且巧黃精白蠟之名行檢負金馬玉堂之選以帖中書金爲黃精銀爲白蠟故云未喻月張以夏詹事事 勅令致仕辭

朝聘　上惟賜鈔三千貫都士有詩云天津橋
杜鵑鳴寶鏹三千好送行江上若逢徐吏部入山
相共採黃精

楊少師

李公東陽每見楊公廷和必曰我謚勞分處分楊以
指畫文正二字于李掌中李笑曰公生呪我後李
卒其子請謚于朝以厚禮賂楊果得之禮中有王
維輞川圖真蹟一幅又宋元古書數十部皆以千
金估云　正德辛巳五月間　世宗登極改元肆
赦　詔實少師楊廷和所草　詔條內假天語釋
重罪者甚多都人有董老者言楊草　詔時曾一
夕得餽賄銀寶至六十三萬

姦宄類

楚市偷

齊興師伐楚子發師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
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
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
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
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
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
之[illegible]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
吾頭則還師而去淮南子

劍術

萬州白廷誨好奇重道術從兄廷讓不履行檢屢游
行於廛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曰
聞之曾見否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
呼為處士即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
日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有一人深目豐眉紫
黑色黃鬚髯廷讓拜之黃鬚攜案徐曰誰氏至此客
曰自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黃鬚髯笑曰尔同來
[illegible]其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瀉其盆前

各置一磁椀并一按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
肉作大臠用杓兜酒於椀中每人前設一器肉廷
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顧廷
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椀許强嚼少肉
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觝之輩黃
鬚於席下取一短劍以手簸弄曰此劍凡殺五七
十人皆怯財輕人者讓恐悚而退歸以事咨於弟
廷誨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好尚且曰如
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客曰但備酒饌候之明日

[illegible]客果與俱來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匣取十數口置於前黃鬚一一擲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可取觀之黃鬚置一取一以手彈擲若舞劍狀久之告去一日謂廷讓曰於尔弟處借銀十錠皮篋一具好馬一匹健僕二人暫至華陽白悉依借與之不辭上馬而去數日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又至曰到陝州處士怒我遣回白之兒弟謂是劍客不敢竊議踰年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詰之曰於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又三

四年後有入陝者見之盒素鍛者也黃鬚之徒假劍術以惑人書之以示鑄嵒像物之義

目艾爲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燬方酣有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于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脩功德州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有荊岩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

山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簡踞不爲之動荊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絶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何官而隱居撫曰吾爲西梁州節度使岩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出稽疑志）

晦翁斷墓獄

吳興歸安縣一小民夜埋其祖墓誌於大姓壙中而訟於翁言此某先人墓某氏奪之晦翁鞫問不服親詣其穴啓封驗之則民家墓誌在焉遂歸其地於民其主訟於監司事下翁翁執不許士論不能平遂棄官隱居武夷已而經其地聞居民言乃誓曰此地若發是有地理此地不發是有天理是夕大雷雨擊破其墓成巨潭云郭泉州說

許道姦術

吳城東南有尹山小鎮也居民百數家景泰甲戌吳童謠曰尹山做㔟未幾有許道者於尹山搆屋數

楹圍一室于中不設戶牖鑿一竇於暗處蛇遊而入中置籃輿許擁衲趺焉其徒告人曰吾師服氣不食十年矣有痼疾與之臍相磨輙愈無疾磨之亦得延筭里人咸趨焉捫其陰如閹者由是女婦亦往與磨多爲所私而莫敢言里孀沈三娘與磨甚客他與磨者日益衆一郡閧然時都御史王公文賑飢吳中聞許事卽料其姦命邏卒往擒咸不敢往且泣曰許有劍兕之術能飛斬人公鬨之亦頗訝乃命武冑帥千人戎裝以往環其居群徒告急許乃仗劒出趺于石叱曰近吾者先死衆斂縮不前一武士奮擒之連逮百餘人公悉械送京師斬于市謠遂驗

夏棘卿

成化間吾杭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以記庭舘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恃權貴而設詐如是貪賤得不爲盜也耶

奸獄

蘇之嘉定有民家將嫁女呼待詔吳俗呼櫛工爲待詔徐達爲女開面達見女貌美因謀爲男家喜筵茶酒供事人亦可至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輙不辭而去約同黨惡少期共竊女昏時陞惡少於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深更乘女獨在室遂突入急負女奔至後垣以女授惡少復閉門入家內公出前門而去乃往會惡少同挾女去如飛女眷惧不能聲喚也俄而男家失新婦方共駭訝莫究有黠蒼頭稟家長茶酒素亡賴且日間見其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况兩度不辭而去正可疑也女父母亦

言達鬧面事咸以爲是其所爲即同入後巷追之
巷甚永而一途無他岐惡少見追急弃女而逸達
獨持之行然無計以脫之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
中既而追及達就執問之不答待旦送於縣達始
吐實乃押達往覓屍果得之然而男子也達亦駭
怪又逮惡少來惡少供吐如達詞連男姑或謂是
由父母又逮妁人及兩家隣皆無可言於是縣官
與女父母翁姑壻達惡少媒鄰咸迷惑無所決榜
示屍親認之竟無認者乃姑寘諸連坐羈於外獨
繫達與惡少數加榜掠終無狀居年餘一日縣官

方到治忽開封之某縣解至二囚一男一女也達
見之大駭號叫久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耶官速
前問之乃始得其實盖方女入井井留不死女大
呼求救而諸人得達於半路只自擁之而叫喧共
鬧不聞井中聲也將曉始有二男子過井旁乃開
封人同商於松而歸者聞聲覘之　相議使一人
下井取女一人以布接而出既出接者覘之美女
也曰遽起惡念彼身獨無偕又其貲甚厚今因而
戕之誰則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貨非計耶遂以
甎石亂投之商斃焉即官所出疑屍也商得女問
知其故誆曰汝第隨我去我家開封富室汝當爲
我爲妾吾家即汝第言蘇人之嫁爲妾者不然將
口即死不死亦不能還故鄉也女俱而從之既至
家彼商家來問商第言分手于蘇州女如商戒相
處頗善而商妻故悍甚毒女百端女絶不能當一
日商出女寄諸隣嫗隣嫗曰若固無罪特從誘脇
而來今爾何苦自恐因道之奔訴於官於是逮商
同女解來審驗耳加定令聞之大嘆息速回文正
商誅於其縣而減達死弁正惡少之辜歸婦於其
夫云

老嫗騙局

萬曆戊子杭郡北門外居民某者年望六而喪妻有
二子婦皆妖冶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嫗立
于其門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候不至者翁出入
數次憐其久立命二子婦迎款詢其故嫗曰吾子
忤逆將訴之官期姐子同往久候不來腹且枵矣
子婦憐而飯之言論甚相愜至暮期者不來因留
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婦操作悉代其勞而女紅又
且精妙子婦惟恐其去也因勸翁曰嫗無夫而子
不孝煢煢無所歸翁喪姑無耦盍娶之勸之甚力

翁乃與之合焉又旬餘嫗之子與姐子始尋覓而來拜號老嫗委曲告罪嫗猶厲詈不已翁解之乃留飲其人即拜翁爲繼父喜毋有所托也如此往來者二月一日嫗之孫來請翁一門云已行聘嫗曰子婦來何容易也吾與翁及兩郎君來耳往則醉而返又月餘其孫復來請云某日畢姻必求二位大娘同來光輝子婦允其請且貸親友衣飾盛糚而往嫗子婦出迎面色黃而似病者日將晡嫗子請兩子婦迎親詒之曰鄉間風俗若是耳嫗佯曰汝妻雖病今日稱姑矣何以自不往迎而勞二

位乎其子曰規模不雅無以取重既來此何惜一往嫗乃許之于是嫗與其子婦及二子婦下船往迎更餘且不返嫗子假出覘孫又出覘皆去矣及天明遍覓無踪訪之房主則云五六月前來租房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悵悵而歸親友來取衣飾乃傾貲償之而二媍家來覓女不得訟之官翁與二子因恨極自盡

男尼

烏程晟舍里有佛廟萬曆丁酉五月有遠來少尼作倡大建佛寺婦女群聚幾百餘人里有夌太守之弟擁蒼頭突至索少尼觀之尼峻拒再三不出乃大恚以言撼之尼不得已方出一見即令僕詬辱之褫其衣乃一雄尼群媍女一時驚惶逃避蒐捕尼送官人人大快

鉛山人

鉛山有人悅一美婦挑之不從乘其夫病時天大雷雨晝晦乃着花衣爲兩翼如雷神狀至其家奮鐵錐錐殺其夫即飛出其家以爲眞遭雷神誅也又經若干時乃使人說其婦求爲妻婦從之伉儷甚篤生一子已周歲矣一日燕語漫及前事曰吾當

時不爲此焉得汝爲妻婦佯笑因問衣與兩翼安在曰在某箱中婦侯其人出啟得之即抱此物赴訴于官張公擒其人至伏罪論死

唐賽兒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劒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劒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術施教於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其所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事久延蔓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支

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係足俄皆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誅

韓坎

韓坎在桂州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嘗行野外見黃蝶數十因逐之至大樹下而滅掘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氣我必勝至期果有紫氣如匹帛亘于州

城上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是年韓卒酉陽雜俎

塚輿

風水之說從來遠矣而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搆爭結訟強半爲此遂有僇民朱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創製鬼印鐵車橇械鑽石撅磚無堅不入窺已驗之地蠱誘豪貪以圖厚利每發塚時必外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土以覆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川山甲者緣穴出入其捷如

神毀棺易屍任從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擲數骸或太饜骨以襍真或因真骨以入饜如是者數年毒流縉紳之家不下數萬萬曆巳亥歲事發坐死者十六人論遣者四人擬徒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甚夥嗟乎不劫人之財而劫人之命脉不殺一二人而殺千萬人慘過于採生罪浮于劫奪真出于耳目見聞之外而律文不載之條也其切齒可勝道哉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輿從後輿妓

妾日飲于西湖鷁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鏹一富翁見而心艷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荅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爲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煉踰十日客約一長鬚奚至紿曰家罹內艱盍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柰何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啟爐視之佯驚曰事敗矣汝侵余妾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鏹酧客客作怏怏狀去主君猶以得遣爲幸卒不

惜已屬家貲也嗟嗟始以爲利誘終爲色迷求羨失
羸又奚怪焉

劉尚賢張明時

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比黨爲友貫以利合醉則拍肩矢日願同生死偶夜行見火燐燐識其地掘之果是銀根轟起如爭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而後鑿取尚賢已置毒盞中令明時服之明時亦置斧腰際乘醉擊死尚賢已亦毒發而死蓋二人俱欲獨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微知死故復往掘銀根幾徧畝地濯濯無跡二人盆空死爾其爲友何義焉此萬曆己卯年六月事

譏周岐鳳詩

江陰有周岐鳳者聰敏絶人百工技藝異端刑名之學無不習而能之嘗避難陜西鞏昌汪氏數年歸不抵家偶一夕歸其妻不納遂放浪蘇松間率多舟居自奉甚豐潔尤愛狎娼人疑其能作黃金然所爲陰險端人君子不與之交琴川錢允暉嘗有詩譏之曰美子多才渾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逐東流水惟有家山是夢中岐鳳聞之遂爲切齒天順間客死京師

假女假男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挐殃兒此是里閈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爲女子縛纏其足能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逃去成化間常有嫁一監生者適無釁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爲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教針指婦女多被其污而不能自明後至真定一生員家生往狎之

力辭不許生逼之乃男子遂繫之于官械送京師法司議爲不道奏剮於市此皆所謂人世極妖也

東陽幻術

劉東陽會稽人萬曆辛巳浙省兵變縛撫臣笞其背劉實爲倡後　朝廷遣少司馬張佳胤撫之胤以巨魁不殲無以懾衆心而下車即議勦又恐激變乃密訪首亂者陽尊寵之時東陽與諸同事已散歸稽山胤特召諸同事俱欣欣喜而劉獨心疑之與諸同事聯舟忽墮水中胤公差以劉死報胤不復究劉伏水三日潛逃寧夏字承恩之亂劉爲鼓

賢迺李氏䟽揄而或者謂劉詐縊復逃游未知是
否

商女情冤

淳安商氏女文毅公之從子也少許聘同邑陳良奘
之子爲妻父母初延置書舍教之學文而其家日
貧父意欲退婚女聞之不樂一日遣其乳媪語之
曰吾父以子貧欲悔舊約子力不能爲吾有銀三
百兩乃往日所積今夕一鼓可至內室相授其後
有豬蹴之吾當出見生曰諾其師餘姚人也聞其
切切私語問何言生不肯述固問不已乃具言其

情師曰不可此良家閨女而汝與相遺䙲事露併
我獲罪矣子自計之勿爲吾累生年少遽信其語
薄暮束書歸其師俟人定客入女室蹴其豬作聲
女出手持三百金盒畀付之昔未面夫不能辨其
僞也師固持其臂求合女不可師曰吾與汝本伉
儷且既有心何惜須臾爲歡女勉強應命而別生
歸嘆息不已父問之具言女意父曰此機不可失
汝必疾行雖踰垣勿恤也生悟踰入女室亦蹴其
豬女大驚出曰何爲又來生曰未也吾感子厚意
歸告於親乘夜分方赴約女曰然則適來者爲誰

生曰適師問我得非彼贋行敗我事乎女泣曰三
百金不足計柰此身被辱何吾今夕必死子歸訟
於官當明此冤生出女遂自縊父母不省其由殯
哭如禮生明旦與父同至號哭陳情破其師奸狀
父母亦寤即執赴官銀尚未用坐以因奸致死之
辜云

乾紅猫

臨安內北門外西邊小巷民孫三者居之一夫一妻
無男女每旦攜熟肉出售常戒其妻曰照管猫兒
都城並無此種莫要教外聞見若放出必被人偷

去我老無子撫惜他便與親生孩兒一般切須至
意日日申言不已鄰里未嘗相往還但數聞其語
或云想只是虎斑舊時罕有如今亦不足貴此翁
忉忉護守爲可笑也一日忽拽索出到門妻急抱
回見者皆駭猫乾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
羨孫三歸痛箠厥妻已而浸浸達於內侍之耳即
遣人以厚直平買之孫拒之曰我孤貧一世有飯
吃便了無用錢處愛此猫如性命豈能割捨內侍
求之甚力竟以錢三百千取之孫垂泣分付復箠
妻仍終夕嗟悵內侍得猫不勝喜欲調馴安帖乃

乃進入巳而色澤漸淡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訪孫氏既徙居矣蓋用染馬纓紼之法積日爲僞前之告戒籌恐悉姦計也

妙淨道姑

余仲甫初病目招臨川醫鄭宗説刮障翳出次於舍傍徐氏庵廬憩泊甫定遇一道姑貿貿然來僅能辨衢路向前揖不去問爲何人何自而至對曰妙淨是餘干人壽常多往大家求化不幸有眼疾見鄉里傳説官人迎良醫到此是以願見之但妙淨行丐荷活囊無一錢乞爲結一段因緣使得再見

天日余惻然命僮童引入留之宿明日呼之出鄭曰此治之絶易然亦須數日乃可了余語之曰汝是女子住此有嫌汝不過有服食之慮吾令汝往田僕家暫歇以飯飼汝其人笑曰妙淨乃男人非女也余察行步容止語言氣味爲男子無疑不欲逾詰竟喚僕導至彼舍徐徐訪之果一男子耳平日自稱道姑徧詣富室或留連十餘夕其爲奸妄不一而足至是方有知之者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吳城尹山鎭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人欲鈎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村愚無知者于是深信之以爲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脱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閹者于是竟不加疑及親體則迫

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汚而出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絶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竝汚之惑者既衆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百戸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滸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爲前哨妖黨初但以淦人故爲左道實未敢爲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

一□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詘一兕則汝等亦者告死衛兵惑之果欲返走中一卒曰賊首生在石上不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流三娘者亦與焉

湖州薑客

湖中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毆其背仆尸限死生祈禱扶救良

久復蘇飲以酒食謝過取絹一疋遺之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此具道所以且曰幾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尸舟子因生心從客買其絹併乞筠籃客既去即轉篙撐尸至其居脫衣衣之走叩王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湖州客過渡云為君家捶擊垂死兇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絹與籃為證今已氣絕不敢不告王生震怖畫室泣求賂錢二百千舟子勉從其請瘞尸深林中黠僕聞其故索數千求無厭竟詣縣訴生下獄因徙若後云其瘞處致栲掠病死明年姜客來訪曰我去歲幾死賴君家救活蒙賜絹賣與渡子徑歸今其主儀報德留客而執僕訴冤索捕舟子得于天台窮埊中遂皆斃於獄

忿猾類

㕫耐

國史纂記云李得昭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大行緩李怒曰㕫耐殺人田舍翁

哥舒翰

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

總殺盡更築兩重濠時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黷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卻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 出乾臊子

史御史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在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慮被倪尚書誤却曰尚

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憑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内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尚書者謂文毅也

陳智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人無虐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漱畢鮮有不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幘取簪剔

指甲失墜于地怒其簪不得已而起坐自拾簪觸地磚數次若懲其簪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為戒乃作木界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輒忘其戒取木界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覩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七終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富翁類

陶朱公

昔范蠡為越臣助越王滅吳有功遂拜蠡為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乘扁舟泛五湖自號鴟夷子畊於海畔父子治生致產萬餘齊王聞之拜為相蠡歎曰居家即致千金居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極矣久受尊榮恐後不祥解相印盡散家

財與知親友懷其寶貨行居於陶以為此地是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于是自稱陶朱公復父子畊畜候時轉物居無何又至巨萬

足穀翁

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滞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用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出北夢瑣言

即鐘捨錢

京輦自黄巢退後修葺殘毁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于西市運錢十萬入寺 出中朝故事

元寶家貲

唐時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元

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横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横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故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 出獨異志

沈萬三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乃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 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黄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爲戶部員外郎[illegible]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訖但懸額爲[illegible]當[illegible]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分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粮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貧士類

屋簌七星

鄭廣文屋室破漏白下望之簌如七星 出逢原記

元德秀誄

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爲之

誄曰誰爲府君犬必啗肉誰爲府寮馬必食粟嗟我元公餓死空腹

胡文定不言貧

胡文定公家至貧輒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書生不識錢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穉入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

倘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
耳馬后身衣大練人以爲異晉惠帝問飢民何
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常言孟郊詩鬢
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老翁類

續九老會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曰治圃亭
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
公師孟朝議大夫閭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
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爲郡太守

置酒合樂會詩老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琉
承議郎通判蘇溫相與馬上賦詩爲倡諸公皆屬
而和之以爲吳門盛事

徐祐字受夫擢進士第仕至都官員外郎以清白著
殼慶曆中屏居於吳曰涉園廬以自適時范公參
亦退老於家同爲九老會晏元獻杜正獻皆寓詩
以高其趣杜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遊少應許東
歸伴醉吟時與會者纔五人故杜詩及之

伊呂壽

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
年壽百有十歲竹書紀年

壽過百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
一百三十歲

雞窠小兒

太平興國中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
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
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
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雞窠中又一小兒
頭下視宋卿曰此我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

每望朔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儉邪類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
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
誅之尚其爲人如此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
死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以告鄧
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
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吾然後知析之辭說
所爲兩可者此類是也君子在位宜乎其必誅而

宰嚭

子貢與夫子坐告曰大宰嚭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問其故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果不死越絕書

公孫弘

公孫弘嘗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故人知其詐而不知其所以飾節儉之言也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之所云廣大者有以勸之乎茲表而出

之以著弘罪

公孫弘在相位大開東閣以延賢士所謂館曰則各有別曰欽賢曰翹材曰接士欽賢以待德任毘贊之賢翹材以處九卿二千石之列若接士則一介之善一方之藝皆得居之其好賢樂士之意亦槩然可槩矣及高賀以故人見乃止食之以脫粟覆之以布被豈弘之奉養例爾非薄邪抑故人者私有以處之不在三館之列邪否則賀士子也館之接士者姑若是而所謂欽翹又自別有待上客之盛禮耶弘之詐是未可知也獨怪今之登顯仕者其厚媚貴要則有郊勞祖送水陸具陳嚴妝交集曰折俎也曰犒從也曰供不盡也曰筵不坐也巧爲名色獻詭貢餌惟恐繼富之不奢至於禮士友待親故則不過具草酌脩薦食而已曰真率也曰適興也曰公祭告匱也曰厨傳蕭條也訑訑敬色拒人千里惟恐周急之不儉是何輕貧賤而重富貴若是其甚邪高賀有云脫粟布被我自有何用故人爲又云弘內膳五鼎外膳一餚其儉詐也噫

以身代犧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閻朝隱詣少室

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一元畫代犧圖以進后人笑雖蒙厚賜然亦鄙其爲人

五狗

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武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盧杞

盧杞爲相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帝惻然憫之謂盧曰李揆莫老

便相行和戎之使且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臣

令揆去則群臣少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

至蕃蕃長曰聞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

非也他那李揆爭肯到此蓋恐爲拘留故謾對耳

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及致仕歸東都

司徒杜佑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第一之說揆曰

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文學餘事也官職遭遇

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出嘉話録

王準暴横

王鉷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闈以鬬雞侍上左

右李林甫持權恃勢林甫之子岫爲將作監亦入

侍幃幄爲準所負而不敢言一日盡率其徒過駙

馬王繇私第繇望塵趨拜準挾彈政中繇冠上折

玉簪以爲樂遂置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刀匕上

長女也仁孝端淑上特所鍾念準既去或謂繇曰

雖恃其父勢然公主亦上之愛女也君待之若此

或聞上豈不戚哉繇曰天子之女無所畏神但命

繫七郎安敢不爾鉷行第七其恃威暴横人之畏

忌也如此夫

善狡

荆州大曆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常

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曰仁風所暨威獸出境

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

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南

宮縣

王叔文

唐山陰人王叔文以碁侍太子詭詐多計上在東宮

嘗論政至宮市曰寡人方欲諫之衆皆稱賛叔文

無言既退獨留叔文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

耶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

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

人心何以自觧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

以知此遂大愛幸古昔大奸詐未有不先示忠朴

以預結人主之心後方惟所欲爲而主不疑也

駕險三郎

桂州衙内兵馬都知使蔣剛善迎合上官剥兵刻民

誑妄欺詐運以智術剛序行第三時號鑿空大使

駕險三郎

劉賛風漢

劉賁相國楊公嗣復之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楊公曰柰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公既懼即答曰嗣復昔與賁及第時猶未風耳

陸暢

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暢佞韋皐也初暢受知于皐乃爲蜀道易獻之皐大喜贈羅八百匹及韋臯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羅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

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羅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出尚書故實

唐李白

唐李白嶔崎磊落常醉眠酒市上遽召見於沉香亭白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靴以水噀面須臾落筆如風雨時人謂白沉酣中爲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事未嘗錯悞因稱爲醉聖故老杜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于便殿酒酣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又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者由此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胸中向來恃酒不羈特有才無命托以此玩世與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顧在珣諫言

蜀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夷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憂爾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之著十在文進曰吳

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勇於手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福之原有王承休在折挫豪英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姓命於戲玩之間發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背弃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王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謇諤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類占之能必召傾危尚居右有韓昭在性陰慘毒又恣貪婪

人叅焚爇草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
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利聚貨叨
爲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由來於
內帑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
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於上苑珍珠未滿
於貪心有徐延璦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謀謨
以佐君但唯唯而狗苟有景潤城在搜求女色取
悅宸襟常叨不貲之恩每月無厭之寵敷對唯誇
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乏忠勤實爲忝竊有
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掩超時之俊每爲巫覡以

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虐使下乏唐虞之化有臣
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覧之大笑賜
在珦絲五百段加刖在府珦以絲段之半遺宰之

髯閹

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爲髯閹以其多髯而好
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
爲髯閹謂其形則髯其所爲閹矣（癸辛雜識）

益兩叅知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勿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
政事而務莘老李公擇等熟荊公此論遂列奏請
舉行荊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

安石狐媚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
非喜勝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思以口舌
文其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以
百姓愁嘆爲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僉議爲生乎
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傳傅會其說且言理財用
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蒙
戮不憚開垂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

之凡數千言上覧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行
中乃有卿也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
施行明日安石登對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覧李常
奏豈不悞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狀笑
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
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
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
媚壓倒之術

王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小閣賀謁者集至語次
忽顰蹙久之索筆書紙窗云霜筠雪竹鍾山寺投

未幾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後罷相判江寧寓
鍾山正前所想慕之地一聞後相之命倍道不七
日至汴作僞日拙亦其一云

張浚孫覿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潜
善革寘東極刑張浚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
挾進退大臣之權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
浚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 鼠璞

萬回萬拜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
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
漕朱浚深源每有札子禀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
謂之朱萬拜深源晦翁之曾孫也惜哉

蔡京兄弟

晁之道皆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
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閒之從者皆無
所見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祓皆不能遣既久
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
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鄱城童謠有家中兩個蘿
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
游瓶神至崇寧中賣酸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
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
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時京身爲三公子攸三少
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 而其孫判殿中
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
子若壻并諸孫腰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飛烟熏
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
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
氏福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
親見也

宣和君臣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慢宮中使內人爲市黼
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
黼窘顧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
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趾墻峻微
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
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雙節堂

朱冲微時以買賣爲業後其家稍温易爲藥肆生理
日益進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能以濟人爲心

每遇夏至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延門問病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石綱凡林囿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勔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建雙節堂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預內宴徽宗親握其臂勔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初勔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艮嶽之上以移根日遠為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率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宴諢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諢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荅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為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蜀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為之少破

朱氏驟貴

宣和間朱勔應奉為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人弟勣閤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綸繹約紳繹綬並閤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閤門祗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並追奪悉竄之嶺外

吳沈見鄙

宋張說之為承旨也士之無恥者皆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瀛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煩屬時譽藉甚每相謂以詣說為戒衆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illegible]縉紳相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然則士何貴于文藻宦聲也

香燭錦鋪

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奩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蓋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illegible]遺[illegible]地一鋪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默然不[illegible][illegible]竟失志至於得罪

會之十客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座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劃刃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冰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鷄黍挐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程敦厚知貢舉

程敦厚子山秦檜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塤呈文采豔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遍雖酒餚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傳退去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宜押入院程始大悟即以是命題此賦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洎揭牓乃孫果首選

譎檜制詞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見四朝聞

喪事權倖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信夫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蔡元長南遷

蔡元長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起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皆不肯售至于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逐去之稍息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見曰八十一年住世六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

後數日卒門人呂川卞老醵錢瘗之

似道青詞

賈似道德祐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見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詞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

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闔靈掃妖氛於境外夫此時諸客俱謝去矣豈似道所自爲耶嗟乎對神且欺何往而不欺哉

大禮遺事

皇明祖訓所載有兄終弟及之文　后宮不許傳旨於外以塞預政之源此　祖宗畫一之制上下通行百五十餘年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欲邀定策之功以爲固寵計稱　孝宗爲皇考稱　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稱　恭穆獻皇帝爲叔父　章聖皇太后爲叔母又立崇仁王爲　獻皇帝之子襲封　興王夫兄終弟及　太祖有明訓矣今上本以弟繼兄廷和强以爲子繼父　本朝家法自洪武永樂以來未有假　太后懿旨議禮定制裁決　朝政施行於外者而廷和等開端行之及後自覺叔父之稱乖謬乃於尊上　徽號之　詔改稱爲本生父母　徽號之詔既頒論功之　敕即下廷和冕紀首以定策功加封伯爵三人罪案亦具於此矣

何文淵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迹稍露而言者不能容至目爲奸邪終于斥去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

徐武功公在史館脩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

[illegible]何廉退今何蓮郤金舘在巳如揭偃
月[illegible]空拖扉人閒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
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英宗復位語

徐有貞初名珵正統十四年建南遷之議內中甚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改今名珵博學能文任智數天順元年以復辟功封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諸學士艸復位詔有貞獨不署已而

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艸以進內云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等語蓋鬧　景泰帝爲篡也

一代奸人

天順間　英宗既燭徐有貞之奸欲屢重辟以馬士權力護救得編發金齒猶不足以償冤死于王二公之罪有貞因德士權以女許士權子及赦還背盟人以此重權而薄有貞按吳志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心術險詐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奸回屏戮忠勛一代之憸人也

諂媚中官

正統間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illegible]何候顏色振甚眷之一日振問祐曰王侍郎何無鬚祐對云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語直宜一笑

馬順

錦衣衛指揮馬順媚附王振以爲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爲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榜令招球畫此謀當朝捽去下獄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門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請托者盈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亦寵

之洎振土木之變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順猶面護衆怒不可忍直前捽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暴屍于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

建州功弃

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illegible]奏請拘囚之既至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

校擒一於關櫻攘困乃就絣監禁在衛虜衆不意
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
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迓　上御文華殿以俟
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
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彝以督餉陞
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東餘進階有差未幾虜
以復仇爲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碓春火蒸支解
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遼地騷然

陳鉞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鉞錦衣衛獄先是鉞鎮遼東

同汪太監征勦建州虜寇因而侵盜邊庫銀兩計
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既罷
職家居其寡嫂孤姪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
廠判事太監即日以　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
執其幼子考掠具服所侵庫中玉蝴蝶諸異寶占
所俘之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
爲之危鉞乃暘暘然對於官曰金銀實有之但當
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
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
遺弃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顫心寒
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爲民

劉紳諂附

成化時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
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
塵跪伏候馬過乃與駐館則易小帽曳撒趍走唯
諾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
皆見喜遂得進陞工部戶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
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兢之甚良可嘆
也

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

上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因得
陞副都御史于是王億效焉言直所行可爲萬世
法億得陞副使吁一副都一副使乃驅縉紳爲無
耻至此哉

奉命拜佛

成化間太監王高常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
某者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紿以它往已
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
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
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

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譏其非有
德學所致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
多過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
議高耶諸公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
人高蹴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
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衆惴息不能出氣高
既卒諸公相繼以事敗

王越

成化中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直所厚尚
書尹旻等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

曰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
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
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而越尤旻違約旻
曰吾自見人跪故特效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
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頓首拜稟
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私淑門生

楊太傅一清爲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遊
者衆追位顯從者益衆然不過藉師生義以求進
[illegible]化往聞任丘鄺編修灝迎路謁候見楊即執
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録荅曰灝少時誦法公文
遂至有成是灝乃私淑門生也聞者嫣然

舜賓憸險

弘治初浙江巡按御史暢亨劾鎮守内臣張慶不法
事慶亦誣亨以它事而其奏草則出於致仕御史
蕭山何舜賓之手後舜賓卒爲本縣知縣鄒魯瘐
死人皆寃之而不知何之得罪名教死不足惜也

挑土中書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
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時有一進

士徽州人素出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
萬病陰庶吉士自譽善醫具藥滌爲洗之因得爲
御史昱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僚
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鑰甚
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啟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
乃強啟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
衣下皆土墼夫人大怒曰他日誣我邪命毀之通
跪勸乃已以二篋令其擔去時人爲之語曰洗鳥
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爲沮喪其辱敗士
風甚矣

東陽黨瑾

李東陽少師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爲首相有士人瞰其亡投以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艸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韓尚書文同李公夢陽内閣劉公健共劾奏瑾已得　旨將正其罪東陽泄其事於瑾瑾遂趨　御前哀號矯　旨捕王岳等充戍以死而免劉韓諸公官自是瑾益横恣大壞國事

萬安

萬安蜀之眉山人也長身魁肩眉目如刻畫外寛然長者而内深刺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院者八人各爲黨友惟安無所交李泰内臣養子也安專與相結爲腹心内閣缺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亡安在内閣初無學術惟以囑託貪賄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宫安認爲同宗又交結宦官爲内援見所偶無問賢愚惟有内援者則敬之用之時内閣三人劉珝劉吉珝性躁急陰刻皆爲天下所輕昭德恣横好珍玩中外嗜進者結内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

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正救故時傳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謡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珝皆山東人爲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害久之安以計排珝去越與旻亦相繼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彰　憲宗晏駕内監於宫中得書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慙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懐恩以其疏至内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乃遑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内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安貪賄至鉅萬死後妾媵子婦懷以奔人家無餘者

倒印免罪

有御史按某地欲疏論一守備罪過守備知不免乃陰賂書吏爲計吏許之方具劾疏時故倒用印疏上内閣司禮監果以倒印爲疑有　旨令詔獄其所參論者不復及御史惟求免罪竟不服究守備

云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九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品題類

看馬僕射

唐李德權田令孜擢為牙職令孜敗德權畏誅逋入復州為太守園人有識之者能詰其事號為看馬僕射 南楚新聞

神雞童

東城老父賈昌少解鳥語唐明皇喜鬪雞養數千於雞坊昌為五百小兒長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時號為神雞童 異聞錄

軟餅中丞

蜀常嘏唐相貽範之子仕孟昶時歷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檮杌

赤牛中尉

魏兼御史中尉元仲景嘗駕赤牛時人號為赤牛中尉 本傳

金牛御史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嗜水

犢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耳

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號金牛御史 本傳

四其御史

唐鄭弘霸討徐敬業云嘗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

其髓武后悅授御史號四其御史

斲窓舍人

唐陽嶠任中書舍人才力既疎殊不稱職一日促命

制詞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斲窓以取

物議喧然時號斲窓舍人 朝野僉載

百蟲將軍

洛水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

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 水經

蠻府參軍

晉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娵隅

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

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軍那得不作蠻語

三戟崔家

唐崔林伯仲多至大官並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 舊傳

三戟張家

唐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本傳

書樓張家

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以樓載之號書樓張

家 五代史補

鈒鏤王家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鈒鏤王家喻銀質

而金飾也 國史補

闕下林家

唐林讃親亡廬墓白烏來甘露降詔作三闕於母墓

前時人號闕下林家

點頭崔家

崔雍兄弟八人皆登進士乙科世號點頭崔家 九國志

鳳閣王家

唐王擇從昆弟四人皆擢進士至鳳閣舍人故號鳳

閣王家 微傳

龍舌張氏

唐張嵩都護北庭射黑河龍殺封其首以獻玄宗斷

龍舌賜嵩因賜號龍舌張氏

豢龍劉氏

五代梁劉崇徐州人梁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及即位

[illegible]任至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號為國婆後崇之民謂崇為豢龍劉氏舊傳

姦人之雄

孔子曰少正卯姦人之雄不可以不除家語漢哀帝初杜業上書曰張禹姦人之雄本傳唐裴度為諸葛武侯祠堂碑曰仲達姦人之雄者漢鮑宣上書成帝曰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彭宣劾奏丞相朱博姦人之雄本傳原涉振施貧窮赴人之急有毀者曰姦人之雄遊俠傳晉張華為相或說華曰孫秀姦人之雄本傳

山長

五代蔣維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為山長荊湘近事

蘇扛佛

唐會昌間毀寺分遣御史有蘇察院見銀佛多袖歸時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以對應曰無以過蜜陀僧也尚書故實

劉鑰匙

五代隴右木門村劉氏以舉債為業取人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無異故時以劉鑰匙稱之玉堂閒話

王惹鬧

[illegible]王外封吳中書政事嗣王曰汝無惹鬧自是人謂之王惹鬧江南野錄

南金東箭

晉薛兼等幼入洛張華奇之曰皆南金也又贊曰顧紀賀薛並南金東箭

釘坐梨

唐崔遠有文而風致世目為釘坐梨言座所珍也本傳

萬事休

五代荊南高保勉季興之幼子也季興或盛怒保勉

一見則怒自解故荊人目之為萬事休本傳

辣手

彭年更科舉體式結怨士人時謂之辣手野錄

鬼董狐

晉干寶領國史撰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可謂鬼之董狐本傳

七松處士

唐鄭熏蒔松於庭號七松處士

隨駕隱士

唐盧藏用舉進士不得調乃隱於終南少室二山然

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本傳

後漢許寂仕蜀好脩煉之術蜀人呼爲黄扉隱士檮杌

黄扉隱士

真高士

晉辛勉博學有節操劉聰將授以官遣黄門賫藥酒逼之勉引藥將飲黄門遽止之曰主上相試爾君真高士也本傳

逸人

後漢趙岐初名嘉有疾勑兄子曰可立一員石於墓前刻之曰有漢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

何本傳

漢陰老父

後漢桓帝過雲夢有老父獨耕不輟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史謂漢陰老父

當塗旅人

唐范傳正爲李太白碑曰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名奴曰漁僮婢曰樵青漁僮使奉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松菊主人

唐常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禄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本傳

羲皇上人

陶淵明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吳兒木人石心

晉夏統會稽人隱居不仕毋病詣洛市藥會上巳王

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集統在船曬藥不顧太尉賈充就船與語其應如響充耀以文武鹵簿又使妓女繞船三匝統顏色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

皮裏晉書

梁劉諒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本傳

媪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不閑時務魁碩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爲媪媪者秦穆公時野人所得肉塊

而無七竅 朝野僉載

癡漢

北齊裴讜之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上書正諫文宣將殺之曰小臨頸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乃敢如此 本傳

花鳥使

唐明皇歲遣使擇天下姝好納之後宮號花鳥使呂向因奏美人賦以諷 本傳

粥飯僧

五代李愚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耳以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 本傳

邊和尚

五代南唐邊鎬節度湖南政無紀綱惟日設齋盛脩佛事潭人謂之邊和尚

沒字碑

唐趙崇凝重清介慕王濛劉真長之風標質堂堂不為文章時號沒字碑　五代後唐丞相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為世所鄙亦號為沒字碑

天閣

北齊李庶無鬚人呼為天閣

檢本角觝

唐顏雲收諸葛亮兵法自言用十萬兵可以吞并四海時人謂之檢本角觝 北夢瑣言

羅刹

隋狄士文為貝州刺史暴過猛獸時人語為羅刹 本傳

人頭羅刹

唐李全交為監察御史以羅織酷虐為業臺中號曰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鬼面夜叉 僉載

冥漠君

宋謝惠連祭古塚文以不知名氏故號冥漠君 文選

麒麟楦

唐楊炯目朝官為麒麟楦人問其故曰無德而衣朱紫與覆麒麟皮何別

人蟺

唐畢道宗病風愈後閉食臭不復經口但啖水以終身時謂之人蟺 西京記

筆虎

李陽冰善小篆時謂之筆虎 字苑

姦兔兒

五代周張可復依翟彥威為從事滑稽避事彥威目

爲狡兔兒 本傳

人猫

唐李義府爲相柔而害物號曰人猫 本傳

鳳毛

晉王劭姿容似父桓公曰大奴故自有鳳毛大奴劭小字也 世說 齊謝超宗有文辭帝曰超宗殊有鳳毛

羊公鶴

晉劉爰之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忻然便取爲佐既見與語累日不稱庾大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

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喜鵲

唐竇申參族也參親愛之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於中所至人目爲喜鵲 本傳

鳩集鳳池

唐王及善庸猥鈍濁爲内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

大家 家音姑

漢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却不舉叔父曰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 西京雜記 後漢曹世叔妻班彪女也名昭字惠有節行帝召入宮令皇后師事焉號曰大家 本傳 中帝母虞美人但稱大家五代南漢王劉龑美才人蘇氏通經史宮中呼爲大家

明雌亭侯

漢許負河内温縣老嫗以善相稱高祖封爲明雌亭侯 蜀劉焉傳 弁正大傳

女學士

唐貝州青陽人宋廷芬有五女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警慧善屬文貞元中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帝大咨美悉留宮中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 本傳 又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

爲女學士 張貴妃傳

張大夫

唐二原縣董橋店有孟媪年一百餘歲而卒店人皆呼爲張大夫店媪自言二十六嫁張詧詧爲郭汾陽所任詧之貌酷類某詧亡遂爲丈夫衣冠投汾陽爲詧弟請續事汾陽大喜令替闕寡居十五年自汾陽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犹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夫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五渠五十有二云 乾𦠆子

立烈將軍

晉末王恭起兵時王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

之以女爲正烈將軍 王恭傳

石祭酒

唐劉士珂赴選東入徽安門日晚店家皆滿有一店

甚靜一人倚劒立門覩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

云祭酒屈郎君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乃

婦也視士珂不可語他人後訊其所由功臣李抱

玉主庫之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掩名奏授

國子祭酒 乾𦠆子

議曹從事

齊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彌遊公卿仕至楊

州議曹從事 崔慧景傳

内記室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青衣紅線號曰内記室 甘澤謠

市令

齊東昏侯於中宮爲市使宮人屠酤潘氏爲市令帝

爲市魁 本紀

先生

唐尚宮宋若昭姊妹五人皆入禁中穆宗以若昭拜

尚宮歷憲穆敬三朝皆稱先生后與諸王公主率

以師禮見 本傳

進士

唐閔圖南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禮罔不動人圖南

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巾耳適崔

客之子常修累曉文墨閔氏乃與修讀書十數年

文才遂優咸通中登科 楚新聞

文章道士

唐女冠鄧玄真從師入道隱居茅山顏魯公嘆曰宜

稱文章道士 女仙圖

誠節夫人

唐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

女丁乘城不下賊去詔封誠節夫人 楊烈婦傳

義成夫人

漢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賜號義成

夫人 崔駰傳

崇義夫人

唐薛仁杲將旁合地羗豪也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

于夜取合地刀斬首送梁州詔封崇義夫人 仁杲傳

徇忠縣君

唐嘿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

封狗忠縣君 楊烈婦傳

娘子軍

唐平陽公主高祖之女下嫁柴紹主初聞高祖起義兵於太原乃於鄠縣招集亡命帝渡河紹以數百騎迎主引精兵與秦王會渭北時號娘子軍 劉餗傳記

劉三娘

齊劉孝綽三女一適瑯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猶清拔所謂劉三娘也 本傳

針神

魏文帝所幸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容貌絕世靈芸之至帝乘彫玉之輦以迎望車從之盛嘆曰昔人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名夜來夜來妙於鍼功雖處深帷之內不用鐙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針神 拾遺記

功德山

唐韓晉公聞徑山爲妖妄召至見其狀貌不覺生敬乃爲設食出妻以拜曰願乞一號徑山命曰功德山 國史補

花見羞

後唐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 本傳

又興元府煅鉄李翁生女姿容絕艷人目爲花見羞不許富人納爲妾嫁之貧儒亦李翁之有守云 續墨客揮犀

白頸鴉

五代契丹入寇之初所在群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曰白頸鴉形質麤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男子姓名衣冠拜跪皆如男子戎王以爲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其屬數千

男子皆服役之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僞燕王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韃日可行三百里盤矛擊劒皆所善也後爲兗州節度使馮彥卿所戮 玉堂閑話

窮相女子

唐王承升之妹有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中德宗曰窮相女乃出之勑其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眞窮相女子也 語林

狗頭新婦

唐賈耽爲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嚴謹

姑老無目晨食餅婦褁犬糞授姑姑食之覺□□遠還姑仰天大哭有頃雷震有神截婦首以犬首續之䟴令牽行於境中以戒不孝者人謂之狗頭新婦 獨異志

問人問官

王平子常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有名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何氏語林

汾陽類馮道

巵言郭汾陽與馮道相類郭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馮以太師中書令瀛王俱終八十餘又有女俱配龍王皆許之而死塑骨於廟龍王之事愚不敢信汾陽八十五乃終馮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相稱嘆以爲與孔子同壽則年不同也汾陽生前封忠武王道死後乃謚文懿爲瀛王則封謚不同也又道大節與汾陽天壤偶同中書令似未可謂相類也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九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

海右閼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異人類

防風氏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節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氏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

蚩尤

軒轅之初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乃蚩尤之骨也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牴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人兩兩三三戴牛角相牴漢造角牴戲蓋其遺製也

東方朔

東方朔臨終曰天下無知我者惟曆官太伍公知之

帝召問之曰歲星不見十八年此夕方出

趙高

秦王子嬰懸趙高於井中七日不死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獄吏曰高初四時懷中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方士云高先世受神册法冬臥堅冰夏臥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一青雀從屍中入雲九轉之驗也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一日謁見天子因向西南噀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上言火災

如英所道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爲大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郗生遇賊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來相救故得免又建武時殿上鐘自鳴帝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郡圖上蜀山崩事 出樊英列傳

辛靈

晉辛靈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與人羣居被人侵辱而無慍色邑里皆號爲癡父兄亦以爲癡常使[illegible]牛食稻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整理其殘亂者父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得終其性矣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隻靈作訖而未輸俄而被人竊竊者心痛欲死靈曰爾無竊吾楫乎竊者不應須臾痛甚靈曰爾不以情告我者死竊者急乃首應靈於是以水飲之病乃愈船成以數十人引一艘不動靈助之船乃行從此人皆畏之或稱其神有龔仲儒女病積年

氣息綫屬靈以水噀之應時大愈高悝家內有鬼怪言語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厭之而不能絕靈至門見符甚多曰以邪救邪豈得已乎並使焚之其鬼怪遂絕從此已後百姓奔赴如雲靈救愈者多不敢報謝立性至柔見人卽先拜輒自稱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 出豫章記

賈耽

賈耽相公鎭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

[illegible]一[illegible]出金帛募善醫者率皆無効後語子曰子

之疾是必死之徵今煩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illegible]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瘞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賈師嘗見之曰此人是虱瘕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

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

王皎 吳人

王皎政一月先生善他術于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爲隣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諱忌其語爲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钁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履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李筌

李筌郎中爲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午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悸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雛即安祿山也

顯忠奇異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適至問之曰所孕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人以爲異

夏文榮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爲能判冥事張鷟以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州至後果除柳州司戶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尅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猥無厭曰阿姑婆見作天子傷人不得抵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爲廷玉禱後十日來毋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月有赦楊廷玉奉

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
柳字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
州錄事闕重即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
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暐奏臣
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
交換遂以無忌爲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
州錄事焉出朝野僉載

強練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岐山人佯狂號曰強練冢宰
晉國公宇文護未敗之日強練執一瓠到其門前

擲破之云瓠破憐你子苦護被殺護之諸子皆楚
毒而卒時皇公侯能思兄弟被冢宰寵遇燻灼當
時強練過其門思妻嫗等遣婢呼入爲設飲食察
其言語練謂思等云與我作婢衆嫗大笑練又云
作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未幾冢宰誅思
兄弟亦同被戮出廣古今五行記

伯康先識

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市肆
中叫呼大噱時或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若無人
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從城外過大閱之
所虛拉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
發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
皆[illegible]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
破滅之兆也因嘻吁長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
守如其言

文秀才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
甲子耆舊見之約年八九十矣容貌常若五十許
人去邑數里有田百畝歲自耕耘不僻凡春秋田
止種一色倒必倍熟凶年亦獨有收歲耳所得常

募里中貧乏之輩負寄其家約日與費以充傭值鄉
人服其義弗之欺也或疑其有道術輒哀祈求之
乃遷避遁逃或旬月或經歲不可見咸疑化去大
中祥符初太府少卿蔡汶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
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托以達信堅爲
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
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蔡卿谷以化
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
乘間訪以黃白事笑而不答數日求去蔡卿欲厚
遺之悉無所受既歸故居語其鄉黨曰吾將遠遊

亦未敢期図日幸自各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去于今莫知所適

張皮雀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叅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已而又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驅風雷如神常懐一皮雀狎小兒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瘵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啟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

怒撻之幾絶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繫絶而甦天九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既而滃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囷廩甚侈怒曰彼囷求福已耳且爲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而巳作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乃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卽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頃皇皆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以壽終翌日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應元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内外前後百千萬億刼事不知非聖人也有人耶十九史中鼂倂一人事業試之應元屈指歷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此大略耳若審言之則自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可也其人卽指史傳曰此處多不合何耶應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史不合我也子謂史皆可信乎其人

尚猶豫因遣人覓平生不相識者數人來面試之應元卽一一言其往事惟大過則爲隱之數人無不竦動服衆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則曰勉之而已其後應元誓不言此日惟與人飲酒笑談而恒在山中覓藥草救人秘錄稗言

微行被諷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　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

枕石脚踹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悮耶　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踹石耳　上聽之不覺汗浹于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

斷頭再生

濟下一秀才來附載視其頸瘢痕如紐入腮下駭而問之曰某正德七年遭流賊之亂倉皇奔避恰與相值被賊斫一刀覺頭落胸間而喉不斷亟以手捧頭置之項上熱血凝結痛極遂死父之稍稍蘇

息臥野田間寇退家人求屍舁歸旬日不死頗能噉湯粥百日痂脫遂延至今此與廣異記鄭會王穆獨異志邵進士嗣而復聯爲尤異耳

異力長鬚

元時攸縣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爲人担米斛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臥石橋上其首去地數寸元末之亂鄉民推爲寨王所乘馬灰色日行千里鳴金未絕自山馳下凡十里云歸附後爲巡檢而卒同時有寨王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則其長二丈後亦歸附

張小鬼

江西有謠金鵝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鵝頭向水代代出神鬼今張眞人家山頭向上故子孫相繼膺封錫贛州張氏其山頂向下故世出一人與冥道相通每歲夏爲陰府行疫於四方其將往也蹶死於榻從者馬匹繼之至數日而甦手握甲馬一紙云行瘟至某地止某甲當活某甲當亡此天神尊命不能違易已而果然其初魂游至民家下馬入門人亦延拜祭享親見舉筯了不異人但回時乘馬一顧則不復見耳至今如此號曰張小鬼家

江翁前知

九江江翁年六十餘其子某當歲貢上春官以翁老不欲去翁曰無患也汝行吾見汝作官子往坐監父之欲就選時年七十餘又不欲行曰未也吾必受汝封已而選南京兵馬果封及翁一日語妻曰惜也吾子當謫官未幾與御史不合謫福州經歷子決意不赴翁曰吾以書來汝當致仕以歸今姑往矣去數月語其妻曰福州燒一塔延及官廨然吾兒無與書至塔果災乃以手札召其子曰吾九月念八日將去可速告病歸予告當道不許以父

書出乃許之及家翁曰吾尚有十四日壽汝猶及了人事其子從之至期沐浴更衣酌酒與家人別且拜祀家廟次拜其子曰吾生二子不育悅得汝為我持門戶光祖宗可謝也言訖而化翁平生無他術數殆清心寡慾之效與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着墻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箍中縮足而睡聞之宦遊者云

項下吹笛

沙隨程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拄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不知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與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聞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之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魯晉卿

徐人朱彪赴官宿遷之崔鎮到任累月有客魯晉卿求見手姿灑落每逢人輒出小戲劇資歡笑彪奇旅髮飲於後圃酒方行晉卿至彪曰今日無以為樂先生能効古人化鮮鯉作膾與衆享之可乎笑曰此甚易事但須得魚鯽一片為媒則可彪命僕肌數片授之乃索巨甕滿貯水投鱗於中幕以青巾時一揭視良久舉巾數鯉騰出一座大驚庖人受魚治膾鮮腴非買于市者可比猶以為幻術所致不深信也會郡治一新移文鎮吏令製鐵鉤鉼鉸具之屬合數百斤期限峻迫倉卒未能辦彪意緒窘撓晉卿笑曰是何足言且飲我酒酒至連酌

六七觥遣人輦黃土汲水拌和為泥揑諸物成坏暴日中稍乾呼鍛工扇以韛經時鉼出皆如精鐵所就不假磨錯無一不堅好工相顧駭歎彪始敬服乘醉丐其法晉卿無語翌旦失所在

磨居士

磨居士不知其姓名有力專為諸寺推磨人未之奇也一寺折其刹長老言得鐵旛竿即可永久居士聞之曰我當見　秦王求施長老止之不從即王府求見　王問來故具言求一鐵刹為山門寶王笑曰爾果真仙能入水不死即不辜所乞居

士曰諾　王命官校擲之後沼氷内七日往覩居士兀坐不飢氣出如蒸　王大驚禮爲鑄鐵刹遺之由是居士之名聞遠近人爭問道有商人延至揚州爲之市鼎一疾卒年八十餘聞者莫不痛惜

周蔡蛇精

諫議周詢知安州一日宴園中園吏見大虵垂於闌楯上就之乃是周詢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爲蛇形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樓憑鼓而睡通判怪鼓角何以累日不打三更因對數夜有一大虵盤據鼓上人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之所夢正與鼓角言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一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名姓類

姓

通曆洎帝王五運歷年記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之始疑起于此而帝王世紀至太昊始曰庖犧風姓易類是謀曰黃帝吹律定姓

五姓

蘇氏演義曰五音之配五姓郭璞以收舌之音爲宮姓舐齶上之音爲徵姓以唇音爲羽姓以舌着齒外之音爲商姓以胸中之音爲角姓又青囊經云城寨屋宅之地亦以五姓配五行然則五姓之起自郭璞始也前漢書王莽傳卜者王況謂李焉曰漢當復興君姓李音徵火也當爲漢輔按此五姓之說自漢已有之矣

女流姓名

舜姓姚二妃姓嬀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書釐降二女於嬀汭因地得姓因姓爲婦人之稱左氏有戴嬀有息嬀詩有太姒王姬驪姬文嬴穆

疏之類是也漢以後婦人如呂后名雉蔡邕之女名琰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名徵在專以名言婚禮有所謂問名公羊傳有婦人許嫁笄而字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妾爲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娣姒之稱却不爲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源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王姬誤稱

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

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巳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悞也

主孟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以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婦人稱姐

女文以姐爲稱說文曰文姐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稱女兄爲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牋曰有左騏史妠謇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吐奘與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琵李善注云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稱姐漢魏已然矣

古姓氏

古人姓氏名字有不載之正史本傳或闕焉弗彰而雜出於書疏記注家者蒼頡姓侯剛氏（[illegible]）許由字仲武（見莊子釋文）皐陶字庭堅（注左傳）孤竹君姓墨

名台（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論語疏引少陽篇）中子名伯遼（[illegible]）彭祖姓籛名鏗（論語疏姓籛音剪）箕子名餘胥（[illegible]）管叔名度（史記注）易牙名巫字易牙（[illegible]）逢蒙之弟名鴻超陽朱之弟名布（列子）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illegible]）師曠字子野（[illegible]）管仲名敬仲（[illegible]元年）子產一名美（襄公二十五年）孟軻字子輿（[illegible]）莊周字子休（列子注）孫敖名饒字叔敖（[illegible]）計然姓辛氏字子文或曰銒或曰計倪（[illegible]）杜康字仲寧

(魏武短歌行注)鬼谷子姓王名詡(續仙傳)陳仲子字子終(莊□注)

(謚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申公名培(史記並注)項伯名纏字伯(漢書注)叔孫通名柯(楚漢春秋)四皓東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志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

姓崔名廓字少通(鄴志又作黃氏)綺里季姓朱名暉字

文季甪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蠡關

三老姓令狐名茂(漢武帝紀注)楊王孫名貴(□□□)伏生名

勝字子賤(西漢碑)文翁名黨字仲翁(景帝時□□□郡太守)

楊雄所稱李士元者名弘(蜀秦宓傳注)鄭子真名樸嚴

君平名遵(漢書王貢兩龔傳注)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注)施延字君子(漢書注)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聖賢冢墓記并秦宗新祠頌)或曰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圖龍魚)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翰墨志)佛圖澄姓濕氏(後趙石勒時佛圖寺云佛圖澄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氏所以言澄者思潤理國澤被四方故以澄為姓)道安姓帛氏(高僧傳受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事過安也釋家出家從師命氏道安於佛遂以釋為姓中國沙門稱釋自道安始也)是皆史傳之所不載者

然如此類未及考錄者多矣

梁四公子

梁四公子一人姓蜀(音攜)名闖(音丑禁反)孫原人一人姓䵵(音萬)名杰(音傑)天齊人一人姓㸌(音爵)名𩕄(音□)浩瀣(音上吳下□)人一人姓仉(音掌)名䠶(音□)五阮人昭明太子曰□出楊雄蜀記闖出公羊傳䵵出世本字亦作闖出

三齊紀杰出竹書記年㸌出索緯隴西人物志𩕄

出世本及廣雅仉出太子一符䠶出史記孫原㸌

山名浩瀣洮湟之間二水名五阮鴈門也

七賢過關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

帝閽蹇驢騘馬褋山㹀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

中一半人夫瀛洲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

名又未聞騎驢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

書傳以為李白李頎宋之遜孟浩然綦毋潛裴廸

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國初夏節又親見古圖謂

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然

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

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

傳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

牛之事二說雖有虞邵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

溫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是

殆多非唐人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

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諸人稱賢

耳。又、孝王戎嘗乘小馬也騾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
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數鹿車後或訛畫爲牛也
且接䍦烏帽皆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
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譚飄逸事凌遲七
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
之此又一謬也書以俟博識

兩張昌宗

唐有兩張昌宗舊唐書列傳云張昌齡冀州南宫人
仕止北門修撰乾封元年卒兄昌宗亦有學業官
至修文館學士

姓譜

譜牒不修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
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洪之先寮姓也疎之
後乃爲東儀之後乃爲氏閼中人避王審知而沈
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爲
元如此類甚多況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
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干姓

干于皆姓也干古寒切于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
有干犨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邘周叔王邘之
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
東海河南是干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
于作干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干令升諸書引搜
神記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久遂無辨良可嘆也

葢姓有二

葢姓有二漢葢寬饒葢勳音盍唐葢文達葢蘇文葢
嘉運音踏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有釣臺在七里
灘亦以嚴命名無非傳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

呂虔

晉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以
與王祥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
刀覽後累世多賢才覽孫導至十一世孫褒晉宋
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傳如義之獻之
㣲之弘之僧達曇首僧綽僧虔皆孫裔此史傳所
無也若河東裴十代有傳非一祖派傳又晉謝氏
及南史江氏亦數代有傳皆不及也

陶氏世系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

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扳龍撫劒歷遁顯茲武功忝誓山河啟土開封今按漢書高帝與功臣開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忝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徒渾渾長源欝欝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窊此蓋爲陶青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

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所謂群川衆條以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窊以言自陶青而後未有顯者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于世惜哉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木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　開封有干邢濮鄭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爲無謂盧高族望起于江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訴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之由（事雖不由此一端而當時人以世其醲稱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爲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何足爲據也

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盆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晉之胤墜於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各言哉

姓氏從省

古人省姓氏文多矣如謝射落洛疏束[illegible]橋喬熊能隨隋十全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郳兒鄶會鄣章郕成邵召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耳姓氏從邑者多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髮姓

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髮士開葵班閻葵復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溼溼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緤錯挐薄緤挐姓僅見此

麻胡

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僞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毋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至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汶胡虐用其民毎以木鵞爲試鵞流不迅謂濬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而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或云胡本名又呼胡者謂其多髮鬚也又馬暉爲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黡文也

范文正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毋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箋一聯云志在強秦入境遂同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賜羌姓包

西羌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包姓遂其請各順後官熈河極效忠力

避諱易姓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絲字者鉤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也改爲句者句思是也增而爲䏧者勾龍如淵是也拆爲數家累世之後婚姻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避國初翼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是仕于南北失于相照與此相類

甄姓音堅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攄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爲堅音上皇以爲

真音檍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振遂以不
識字坐出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也田外郎頠
所記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爲楚惠王所滅至
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羨其族以舜居
陶甄之職名爲甄氏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邪
爲近按許愼說文甄陶也從瓦垔音居延反吳書
孫堅入洛近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令人
入井探得傳國璽堅與巳各相協以爲受命之符
則三國以前未有音以爲之人切者孫權即位尊
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以陶甄之甄

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眞說文顚頭滇闐以眞
爲聲烟因以甄爲聲馴專以川爲聲詵佐駪以先
爲聲此皆先眞韻中互以爲聲也況吳人亦以甄
爲旃則與眞近矣其後秦爲世祖苻堅隋爲高祖
楊堅因無音暫避其諱然秦有與壬止一十五年
隋帝天下方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則還復既殊
漢慶爲賀又異唐丙爲景字且不易悪能遽改故
世處眞定眞猶守舊姓柰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
以眞見呼又乃反爲堅字慮後從俗罕識本音不
以眞見呼致泪本眞是用原正厥音叅攷世系叙

爲家譜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眞
與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爲氏又稽延
切而稽延之音訓察與免而不言陶與氏也堅自
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矣鶴先嘉祐中王陶作徹
之曾祖洗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
符隋時有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
識其眞

希亮世賢相詰

朱希亮潁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
偶與朱相值遽問之曰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

云何世無賢今且問君姓將何出喬愕不能對蓋
古未有喬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彝及知
之或云匈奴貴姓也

木尚書

木尚書待問癸未年爲狀元孝宗問木姓出何代對
曰容臣退思故未嘉有兒魁魍魎之訓文[illegible]謂子
貢姓端木賜恐即木姓如諸葛司馬[illegible]万俟之
雙姓皆分爲兩

文氏譜系

宋有號本心文先生者由上庠登甲第一日來省其

[illegible]字文可則文山年少以同姓謁本心試字
[illegible]猶論項刻成篇本心奇之因問其諱文山以
[illegible]公對本心徵㗇曰石晉諱敬者以敬字苟文分
爲二姓潞公之譜人莫之詳文山持是說歸質諸
華齋先生乃質之仙筆仙云石室其先也華齋遂
以石室後人刻爲圖書昭其所自出厥後文山早
出廷彤晩起勤王忠節義烈照耀右今石室云乎
潞公云乎蓋又開文氏之一初也後之文氏有譜
者寧不以廬陵之文爲大宗乎巽齋歐陽先生始
登科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代出名

公必爲望族巽齋以欺人欺心爲耻力辟非六一
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重此巽齋所以
爲賢而崇韜之爲可耻也彼不羞𥂕瓠不辱於葛
者又可知矣

賜夷狄姓名

太宗時夷狄來歸者爲賜姓名然不咼以國姓如忠
勇王也先土干曰金忠安順侯脱火赤曰薛貴寧
平侯買驢曰吳成都督把都帖木兒曰吳允誠倫
都兒灰曰柴秉誠都指揮僉事把任曰楊效誠朵
兒只曰馬惟良鐵住曰柴克恭行都指揮同知滿
[illegible]灰曰柴志誠都指揮僉事阿兒剌台曰楊
誠指揮使伯帖木兒曰柴志敬指揮同知猛歌[illegible]
安汝敬僉事脱脱曰楊必敬只閑曰吳克誠朶列
子曰吳存敬火失答曰韓以謙祖住不花曰柴永
謙

名

帝王世紀曰神農母名女登春秋鉤命决曰任姒感
龍生帝魁注云魁炎帝名左傳曰大皞以龍紀官
故爲龍師而龍名又大皞之母名華胥則名疑始
于伏羲氏之前

字

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而字成人之
道也字所以貴名帝王世紀曰少皞帝名摯字青
陽則自金天氏始爲字也

先名後字之原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
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
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
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而
[illegible]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吾年五十即稱

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而呼為
幾丈之類是不可以自尊也玉藻士於君所言大
夫沒則稱謚若字士與大夫言亦稱字以 君前
臣名而大夫字之為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
孔氏謂言及它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馬
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棐安
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為縣宰言新主簿可教
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童蒙訓曰故家惟
晁氏群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
兄諸姑之夫必曰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又

云滎陽公外弟楊公諱瓌與它人語稱滎陽公但
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稱字也舍人祿志云張
正素先生子厚名堂東萊公從表兄也東萊公十
餘歲與書讀未嘗呼字楊器之大夫名瓌寶滎陽
公表弟於東萊公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常呼
字往時俗人有視楊應之學士為尊行者在朝中
呼應之應之不應滎陽公以應之當如是卑不敢
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呂進伯遂門客謂呼小
字豈可為人師酬酢世變亦云字者朋友之職也
常見前輩不呼後進者要是字以代名為成人之

禮[illegible]老幼之序卑者且不敢當獨朋友無相尊卑
可字也李文公答朱載書論古人相接有等輕重
有儀如師之于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
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夫子於鄭兄事子產
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
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
不名驗矣

名字之異

古人一名一字者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平字原

曾晳名點樊遲名須劉邦字季項籍字羽枚乘字
叔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李適字
昌李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相者婦人名如男子
者蔡琰薛濤崔徽女人連名者鶯鶯好好簡簡紅
紅賽賽楚楚盼盼琴琴卿卿小小愛愛東東當當
真真李當當元教坊名妓真真唐進士趙顏於畫
障上呼一婦人名真真又英英劉貢客行郝楊師
皐給事傷小姬英英二作李端端詩云善和坊裏
取端端

伯夷叔齊

者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
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諡也胡明
仲以爲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爲之諡哉如伯
達仲忽名也予以旣謂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
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諡之耳諡法曰執心克莊曰
齊安心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
書也後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
子朝 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同

墨子名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飛入室中光輝照

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賈子說林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今傳
史畫厘陳酢瓶所謂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
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

漢高祖父母名

漢高祖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
皇於萬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
母曰昭靈后

改姓

戴仲培曰世之改姓氏如莊爲嚴殷爲戚恒爲元奭
爲盛以義改也理爲李求爲仇昜爲昝籍爲席弘
爲洪朝爲晁以音改也棘爲棗疎爲束仲爲种槩
爲暨能爲能鄭爲胥慎爲眞劉爲金胙爲作敬爲
文爲苟以字改也蔓落奴莘橋邾郳鄖郇鄅郕邵
隨滕爲萬洛似辛喬朱兒會章背成召隋滕合音
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
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討改射氏儀以民無
上改爲氏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
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𢡚遂失本姓一姓改爲
數姓者後漢有炅橫被誅子守墳墓者爲炅居徐

者爲香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炔此四姓同一
炅也勾姓避高宗諱而爲句爲鈎爲鉤爲苟爲句
爲勾能六姓同一勾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辨又有
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勑救反葉音攝今從正
音甄音堅宣和唱名訛爲眞繆或爲穆遂成二姓
豈源流之固異耶複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
以義通者豈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巾屠
則屠原之申胡毋則毋丘之胡閭丘則頊丘之閭
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巵言論名

卮言云王胡之五世仍之字胡之茂之裕之璝之秀之余考南史王裕之字敬弘避武帝諱以字行裕之三子長恢之次瓚之次昇之瓚之子秀之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延之子綸之歷侍中都官尚書自敬弘至綸之皆方嚴邱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按此則胡之亦六世仍之字矣三世仍之字者又有王昭之父偉之祖羡之王鎮之父隨之祖者之見南史王歆之父肇之祖尋之見宋書二世仍之字者宋書劉穆之子憲之齊書褚秀之子湛之劉績曰孔氏自子思以下

同用子字子思之子子上子上之子子家子家之子子京子京之子子高子高之子子慎子慎之次子子襄然則王氏之之奚足訝哉

譜牒

章俊卿曰禮書曰方周盛時宗族之法行故棠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係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矣司馬遷修史記採世本世系而作帝紀採周譜國語而作世家人乃知

姓氏之所出晉賈弼有姓氏傳甄析士類無所遺缺賈希鏡撰姓氏要狀賈執作姓氏英賢齊宋譜牒之學寖興有司選舉必稽譜牒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分天下之姓而爲四過江則有僑姓而王謝江蕭爲大東南則有吳姓而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有郡姓而王崔盧鄭爲大關中亦有郡姓而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有虜姓而元長宇文陸源竇首之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而爲之制遂分爲甲乙丙丁之號焉其弊至於賈婚而求財鬻姓而通譜隋承其後乃反其道罷鄉舉離士著首執

事之吏由是無鄉舉里選無衣冠士族而庻人貴矣武德中李守素亦明姓氏謂之族譜正觀中太宗命高士廉偏責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僞辨其昭穆第其甲乙進忠賢退悖逆先宗室後外戚右膏粱左寒畯分爲九等號氏族志高宗顯慶中改爲姓字録許敬宗等以其一不叙武氏本望奏遣禮部侍郎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調之勳格當時耻焉其後路敬淳有衣冠譜有著姓略記又有李公淹蕭頴士商貢孔聖爲世所稱乾元中賈至撰百

家類例十卷長安中劉知幾譔劉氏譜三卷 [illegible]

千家姓 [illegible]

升[illegible]洪武中翰林學士吳沉等編千家姓以進傳[illegible]下今世猶以宋時百家姓訓蒙失之矣按其中如巤之音萬軒之音呼禓之音喧厘之音赦本㢈字而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強更從入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俗音若桂快吞炅本桂姓避仇而分爲四元無其字若梁四公子傳之類耳他若㬜盤學[illegible]破[illegible]糲[illegible]俞[illegible]龥[illegible]囟[illegible]

[illegible]叟[illegible]贄之音孤受之音倒求之音義了不可知又夷人復姓万俟之音木其如冒頓之音墨特也了不可施於楷書況篆乎

權皐詭名

權皐字士蘇秦州人擢進士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薊州尉署幕府皐陽喑而瞋逸去人無知者永王璘兵劫士大夫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耶自中原亂士大夫率渡江韓洄王定皆仰皐節與友善[illegible]劉損字子騫何憲字子思一慕閔子騫一慕原子思王維字摩詰范啓字榮期一慕維摩詰一慕榮啓期顏之推字介顧野王字希馮一慕介之推一慕馮野王庾鴻字伯鸞元或字文若荀粲初名愍孫後名粲字景倩一慕梁伯鸞一慕荀文若一慕荀奉倩范仲淹字希文慕文中子北魏李預字元凱慕杜預

避權勢諱

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名雄士開名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蔡公作相權勢日盛官司公移皆避其名京東京西並改

爲織右織左薛門下昂避之尤謹倖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閩人閩音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咲紹聖間安惇爲從官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方巨山名岳爲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万既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爲万山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君唐祖

諱虎以武爲虎巳矣又凡言虎率改爲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薯蕷爲山藥巳矣或拆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塘拆敬氏爲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貞真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氏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修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序爲叙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

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至劉温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管絃之聲徐積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韓文濟勢秉譏之誚也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禎改陽城驛爲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爲孟亭巳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偕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彠改華州爲泰州章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爲同判朱温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巳爲武巳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而以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咲者也

諱辯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翺父名楚今故其所爲文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辯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議武帝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之時尤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之名也

食其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

並襲其名

後漢禁二名

歐陽公集古目録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鏑傳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謝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

明禁暨光武卽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李公先有傳附於蘇竟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騊駼常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丘季智名靈舉郭太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君公子許偉康司馬威此數人者出於芻牧置郵屠沽卒伍决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書傳中今可攷也

以名爲字

漢孔安國名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丞 嗣田承緒張嘉貞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

兩世同名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昆之昆之子陋之皆二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illegible]諱字

晉宋以來士大夫多以父祖名諱爲重習以成風拘忌太過至於迂怪可笑齊王亮父諱攸遷晉陵太守沈攢之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攢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猶當作無骸尊旁犬犬旁無骸尊（太平御覽載此云當作酋旁安犬犬旁安酋與今南史小異）若爲攸當是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攢之撫掌大笑而去

胡瑗臨文不諱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閣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蓋因唐穆宗改當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歌詞犯諱

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以盛禮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裘小歌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卽監係官妓

以字行

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云皆以字行古者之名終則諱之江北士人全不辯故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以稱名爲是其立論如此而乃以爲字不可曉

古今重字

魏崔山云古人稱字㝡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

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崔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人惟平交乃稱字稍尊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

小名

晉王敦曰可兒司馬高曰羅兒唐白居易曰龜兒是皆小字也後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癩田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金日磾其子曰弄兒曹操呼孫策曰猘兒呂布呼先主曰大耳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邈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祖瑩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業曰傻儸兒李存信曰牧羊兒

小字

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陳任中曰蠻奴北齊孫騰曰僧奴亦皆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駱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宋廢帝稱父武帝曰齇奴後魏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

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羊羯奴本朝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知囊

史記秦樗里子號知囊漢鼂錯以辯號知囊東漢魯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数號知囊晉宣帝舉兵麼曹爽桓範赴爽出宣帝曰知囊往

八達

魏曹爽傳李勝明帝時人曰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諸葛誕八人號八達晉光逸與胡毋輔之謝鯤畢卓等八人人裸袒酣飲號八達晉宣帝兄弟八

人但以䑓爲字號八達

涪翁

復齋謾録云山谷謫涪州别駕因自號涪翁按孟都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藴燕語云蘇子瞻謫黄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晩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也彼知徐稚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稚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稚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從之遊者事見劉向之説苑晋黄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爲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山成仙晋咸和時人葛璝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爲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令王喬乃飛鳥

者也周靈王子喬吹笙者也神仙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庵王喬犍爲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汪之

同時同姓名

郃平有三人一爲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爲去陳勝狥廣陵者見項籍傳一爲齊王相者見齊王傳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

一陳咸沛人成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剌王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晉時有吳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又有冊陽尹王愷武帝有劉毅晉末亦有一劉毅晉本紀有彭城内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爲將此皆晉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録出令人可以别白若隨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爲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爲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寳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其一在越斷髪爲王騎士其一爲漢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來朝楚王英見虞延傳

二人同在漢初何爲同名

漢兩張禹

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兩劉毅

一字峭直武帝時爲尚書左僕射一字希直起義兵討桓玄爲豫州刺史

唐兩李光進

仝部人皆爲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顔之兄

玉環

明皇雜録唐睿宗所御琵琶曰玉環楊貴妃小名亦曰玉環

三蘇李四李杜

蘇武李陵世稱蘇李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乂當時亦皆稱蘇李是三蘇李也李白杜甫世稱李杜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當時亦皆稱李杜是四李杜也

兩衛公贊皇

□兩徵公人但曉藥師不曉有德裕兩贊皇人

但識文饒不曉有栖筠

南唐名宦

南唐朝夕子爲相者嚴可求嚴續父子爲將者劉信劉彥貞王紹王崇文周本周鄴陳誨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勳弟與彥貞姦存忠亦爲將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延魯兄弟有名者徐鉉徐鍇二人連呼文筆則韓熙載徐鉉正直則蕭儼權勢則鍾謨李德

四公名望

嘉祐四友王荊公呂申公司馬溫公韓少師

四友文墨

元祐四友蘇子瞻錢穆父王仲至蔣頴叔

私謚

周非卿大夫不得謚士而有謚自展禽謚惠黔婁謚康始也迨漢法稍寬凡名士孝門生鄉人子姓皆得以累行私謚稱號於是爲盛摯峻號曰岍居士夏恭謚曰宣明君夏牙謚曰文德先生史冉謚曰貞節先生蔡邕謚父稜曰貞定公荀靖謚曰玄行先生陳寔謚曰文範先生朱穆謚父曰貞宣先生穆謚曰文忠先生法真謚曰玄德先生婁壽謚曰玄儒先生楊厚謚曰文父至晉而謚索襲曰玄居先生謚宋纖曰玄虛先生謚陶潛曰靖節先生謚范平曰文貞先生至苻秦而謚公孫永曰崇虛先生謚張忠曰安道先生謚郭荷曰玄德先生至北魏而謚李謚曰貞靜先生至梁而謚阮孝緒曰文貞處士謚蕭眎素曰貞文先生謚陶弘景曰貞白先生謚劉歊庚詵並曰貞節處士謚劉訏曰玄貞處士謚劉孝標曰玄靖先生至隋而謚王通曰文中子謚劉炫曰宣德先生至唐而謚元延祖曰大

先生謚陸質曰文通先生謚潘師正曰體玄先生謚蕭頴士曰文元先生謚元德秀曰文行先生謚孟郊曰貞曜先生謚賈循曰廣孝徵君謚方干曰玄英先生謚吳筠曰宗玄先生其後公謚而私乃不如私謚而公矣

謚有公私

皇明謚文貞而無媿者廬陵也謚文正而有慚者長沙也

國朝同姓名

國初兩郭子興一封滁陽王乃 太祖初起兵之外

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肇昌侯者是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實見功臣録修七世廟時章中丞煥計偕夢對鏡鏡中人語云我中則汝中瘖而不樂謂鏡中人虛耳後放榜中两章煥閩中觧頭洪世遷夢神人語云今科中者洪世武也瘖亟改名世武後中洪世武則嶺南人夢神之巧如此因論同姓名者附述之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一 終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二

海石周氏王圻纂集

倫叙門

父子類

堯九男辨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畆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亂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云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堯取散宜氏

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攷耳

澹臺棄子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兒遂不收葬

生子無影

郴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節日中無影年七十方卒故知丙吉驗影不

虐也

貢禹生子

貢禹爲光祿大夫乞骸骨曰犬馬之齒八十九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七而生此子也武王之壽九十三歲當成王嗣位時十餘歲是武王八十而生成王也

姜太師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人也幼年爲黃巾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廐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

入廐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笞數百後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幷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痣餘不記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撻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出王氏見聞

父觀子行

晋二州人約爲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塡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焉待兩脉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嘗見河可塡耶吾觀汝行耳明日至河邊河中土爲高丈餘袤廣十餘里因居其上出孝子傳

名子青箱

沈約相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

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之欲以傳我之學出宣室志

來恒

來恒侍中濟之弟弟兄相繼秉政時人榮之恒父護兒隋之猛將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爲將作大匠許敬宗聞之歎曰事之倒置乃至于斯來護兒兒爲相虞世南男作匠出唐新語

有子無兒

中宗常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上迎撫于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憶所通書可爲吾奏者言之頲應聲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

聖峰子亡其名亦進曰蔪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上曰穊環有子李嶠無兒出松窻錄

李載山

李載山燕代豪士常呼鷹携妓以獵終不肯仕生子栖筠為御史大夫磊落可觀而氣不及其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志而柔懦公懸卿卿懸長蓋近之矣

康義誠

後唐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常軍中差人于私宅充院子亦會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詢其姓氏

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亂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出玉堂閑話

相國侍父執

相國王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三十二拜相四十二加一品服罷相歸班行猶在具慶下每先太傅見客王公以前宰相侍側畧無惰容坐客以下皆不安席每每引去者甚衆

守節乖大義

李筠謀起兵拒宋其子守節仕宋為皇城使嘗泣諫不聽太祖知之遣守節歸諭旨筠誅愈甚遂起兵命守節守上黨引兵南向後事敗自殺守節以上黨降詔釋其罪以為團練使予謂守節處此誠亦難矣蓋遺父則非孝拒君則害忠然而父死家滅已獨獻城而丐生則於義有未盡也昔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李懷光將叛其子李璀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誠使臣賣父而求生陛下亦

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守節而知此義則宜於見討之際束手歸命以全君臣之誼而一死從筠地下以全父子之倫君親之際豈不兩盡也哉而隱忍偷儒自乖大義二子之罪人矣

陳性華

陳性華以太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奉茗酪焉

一子敗家

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歲給事章聖藩邸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

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知貝州王則叛不能
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亦鬱而終一子
不肖遂隳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父子名同

孔子多以子爲字於理無害王氏父子皆以之爲名
則非所以別尊卑明昭穆宋雍熙中唱進士名內
有呂蒙亨乃叅政蒙正子是蒙正亦有王氏之失

侍父發書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
日老人在齋中索紙筆發書有二吏入來聲喏拱

立總得問爲誰對云書表司適閽運使發書來祇
應總得遣之去卻呼安國來曰有撫州書表司是
伏事汝我發書汝當伏事我安國侍立候總得修
書封題遣發乃退

陳樵

元陳樵婺之東陽人父患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
爲筩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當
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
苦痰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蕭筩吸之其術豈得之
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
至此者非相師也

鄭朱廉儉

天順間兵部尚書鄭埜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時寄
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寃澤物
而以此汚我耶後埜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
朱裳沙河人嘉靖中爲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
操井臼布衣糲飯人以爲不可及及父來任其苦
節尤甚於子尚規子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能成
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葉公楊公得父

楊公某關中盩厔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賈
於閩漳浦主葉氏家葉新寡復爲其家贅婿生一
子冐姓葉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畧公
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隨衆犯
閩會閩帥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爲縣囚屬紹興郡
丞楊公世道者鞫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關中民
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
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
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葉
公知公得翁舉羔雁爲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葉公

□□翁□日入閩翁言其始末又與龔公家里族妻
子名姓合異之亦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龔公
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爲悲喜
猶楊丞家於是閩郡黎老歡忭呼爲循吏之報士
大夫羡靡成群盖守丞郎兩地兩姓實同體兄弟
而翁以髫□跳戰之卒且爲纍囚一日而得貴子
兩夫人以朱轓千鍾養焉其離而合疏而親賤而
榮豈非天故爲之哉

父子異性

本朝兵部尚書茹瑺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入靖
內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
襲爵以父在功罪之閒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
功襲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
以力戰死於靈壁茹宋可謂有愧乃子此見忠義
廉恥之心本天成也

父子重會

劉岌字凌霄四川涪州人景泰甲辰進士仕至禮部
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抱□棄
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
啼抱去其鄰人周帽見覓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
實告僕歸紿其妾曰兒死巳焚之岌自公署歸妾
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及岌致仕還涪州有鄉
人某爲行人出使歸過岌問曰公有子乎岌曰未
也曰公有子見在巳七歲何謂無子岌驚問故某
具以告岌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之賜也
遂遣一僕賫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
巳役滿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亟往
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巳出哭而拒之行人勸諭
再三乃從吏遂與僕送兒至涪親舊聞其事醵金
爲會往迎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老
父江邉立七歲孩兒天上來蓋謂其衰老之年得
子于垂離絕望之中爲天所賜也記譚

張元孝感

河北張元性至孝其祖喪明三年元晝夜讀佛經以
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
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
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復明元求代
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針治其祖
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
夢中喜躍遂驚覺居三日祖目果明

原穀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昇祖棄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劣子

古稱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劉向精忠讖切王氏專權自恣之咎而其子歆爲莽太師信讖誅死盧懷慎氷玉自珍重以盧奕仗節死義立萬世之大經一傳盧杞奸邪傾國稱藍面鬼猶未也蘇子瞻文章氣節洞視千古蘇過其子也父事梁師成爲

其妻持服朱晦菴學集大成百代儒宗朱浚其曾孫也諂附賈似道稱某萬拜覆然則父祖淑慎立德爲不肖子孫敗壞寧獨房杜哉彼諸子不知何面目見祖父于地下也

世類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有劉更生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之孫韓侂胄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父祖之賢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前愆

裴度訓子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有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斯言似祖裴語然皆至當之論

祖孫及第

永豐曾學士棨字子啓永樂甲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於當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

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祖孫一門光輝千古亦奇事云

期壽寄孫詩

黃巖王壁爲郎署時居京師其祖壽登期頤寄詩于壁一聯云若使來看百歲祖不妨遲作十年官壁以詩附奏陳情乞賜歸省 朝廷嘉納之館閣公卿大夫士咸贈以詩美其爲 國朝盛事

賢毋類

逐婦無禮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非婦無禮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婦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嬰母知廉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雋不疑母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酷以成令名皆母教也

孟陶二母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為汝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為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

秦瑛教子

秦瑛南鄭楊相妻也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容見誠諭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率群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咸為名士秦瑛之教流於三世

李畬母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歸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腳錢幾何曰御史例不還腳車錢母怒令送所賸米及腳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

寇萊公母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提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賢母慰子

淳祐初元浙漕王埜子文遭論罷官以母夫人年高托言得除以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諍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汝復何

妬

賈母流落

賈似道母涼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間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卽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丞校文他郡歸謁于宰方知之終不以入丞廳後滿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

母竟流落及似道鎭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奢相高送葬者値水潦不問貴官没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無此盛者是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而賈氏衰矣

一毋生二名儒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子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剛見遽能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楊宣懿母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扑之察省試明堂賦房心爲榜首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後廷對宣懿果魁天下蓋母教之足徵也

李邦彦母

李太宰邦彦家起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時事諸孫

以爲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

鄭母不妄取

李景讓尚書少孤夫人鄭氏性嚴重明斷孀居東雒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値霖雨古墻崩潰童僕修築忽見一槽實以散錢婢僕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戒曰不可輒取吾來視之而發旣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尤爲身之災君子所愼者非宜之得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閔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

辟錢賫吾門此未敢覦乃令亟掩如故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以大任位至方岳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家樓皆金銀玩寶古書彝鼎封識泥之懼其糾劾也

孝類

老不冠婚

義熈中華寶父從軍時寶八歲其父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不冠娶每念父言輙爲流涕

郭巨非孝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生瘞之文帝敕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麑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使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然則朱文帝敕榜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也況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之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膳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甚且如父母止

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氷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原平買墓田

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此田三農

之月[illegible]衣帶垂泣躬自耕墾

謝弘微

謝長史亡後弘微哀戚過禮蔬食積時雖除服猶不噉魚肉沙門慧琳嘗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飯見其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食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因而廢食歔欷不自勝

劉京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 出九江記

蕭子懋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冥祐願華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色更鮮紅看視罌中稍有根鬚淑媛病尋差當世稱其孝感 出法苑珠林

蕭叡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叡明母患病積年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凍叡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叩血成氷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即愈 出談藪

解叔謙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遥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

母拜流涕具欵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 出談藪

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母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規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出談藪

陳遺

吳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焦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煑食錄其焦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逆母憶

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 子出孝傳

袁昂

梁袁光祿昂母憂將柩過江而遇風驚駭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餘舟皆沉惟昂獲全

劉芒

梁劉洗馬芒七歲時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憚怒之答曰兒早孤不及有識聞諸叔相似故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

高獻

北齊趙郡公高獻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資於事父則流涕及喪母舉聲則絕遂長齋骨立

子當知醫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爲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鍼藥母病乃除脩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極世號名醫誡諸子曰人子嘗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爲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宋李虛巳母喪明虛巳旦日舐睛不懈一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尋平此又以孝爲醫者也

宇文廣

周幽公宇文廣患疾經年母李氏亦成疾而歿公居喪委頓而終時人謂母爲子歿子爲母死孝慈之道極於一門

段單孝友

段秀實六歲母病七日不食衆謂之孝童單光祿孟陽與兄熙友愛熙與人鬬邂逅致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所賴者兄不可不代之死乃趨往鬬所待捕巳而死者蘇問孟陽孟陽告以故鬬者感嘆遂不復訟可見仁人孝子天所篤生

賈直言

賈直言代宗朝父道冲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從之直言既

持盃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曰生死莫期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署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大唐新語 獨異志

杜羔母子重遇

唐杜羔王倫之孫也有至性父任河北一尉而卒經亂失母不知所之憂號終日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切語人

曰此少年狀類吾兒羔詢之乃羔母也即迎侍而歸又求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觀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識其墓羔貞元初進士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右僕射謚曰敬續前定錄 唐書 說志

路丞相純孝

唐路丞相隨父泌從渾瑊會平凉為虜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始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咽無言母曰視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遂覽鏡慟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敢臨鏡

崔渾代母病

唐崔渾御史性至孝溫恭能盡色養父母少不安輒祈幽靈願以身代母嘗有疾渾跪請病授已有頃覺疾從指入俄而徧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艱勺飲不入口毀瘠骨立無何不勝哀而卒朝野傷之

鄭還古孝友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以孝友為最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與其弟自昇

肩輿晨夕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費帑藏中物雖妻之資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五郎償博勿使別為債為惡人所陷悞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有堂弟浪迹好吹觱栗後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人召之自與沐洗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

張孝子報仇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貞之後唐末之亂

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爲賊孫居道所害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捨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於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携鐵槌匿孫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啖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孫居道于前數其罪號泣以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郎詣官首服官爲上請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

范文通孝感

後五代時秦西水縣令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聞于朝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孟熙

蜀孟熙販果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温凊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箇孝子及父亡絕漿飲幾至滅性布苫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一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人以為孝感

李夔旗

僞蜀拔山軍卒李夔旗輕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夔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夔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

彭李舐目

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之至孝爲父瞽叟舐目而復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明朗

冦萊公

冦萊公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忍見今日富貴哉萊公聞之慟哭於是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産公雖出將入相寢處一青幃二十年每有破壞時命補葺其孝思永慕不敢自奉賢於人矣

卸腕毉父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寤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槌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湘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

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

張淸割眼

大觀二年鄧州南陽東海村有張三婆患雙眼疼痛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淸用左手提出眼睛將銅鉞穿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嚥訖自後所患眼目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太醫助教

詹惠明

婺源小民詹亘紹興九年因醉毆殺鄰妻姚氏法當死其子惠明不在後歸旣知乃詣縣乞身代不聽成獄復訴府言無以報罔極恩幸有兩弟可侍養

母乞代父受刑以存父嗣指出血詞甚哀太守曾天游諭以無此法哭拜屢懇方盛夏坐府門灼艾頂上哀懇曾惻然閱狀未竟惠明割左耳擲府廳洒血淋漓一府大驚曾爲草奏而繫之獄俟報父見子罵曰我年老殺人償命是本分汝有妻子何得如是及報詔減父罪一等而釋惠明勅至官吏欲驗惠明情之眞僞隱詔諭給以得請擁入市代刑惠明色無悔怖懽呼曰養子防老積穀防饑代父償命情理所宜至市曹始宣恩詔人咸歎美其誠孝時年二十有二曾又狀上乞量加恩賜以勵

風俗於是命所居曰嘉福里曰孝悌賜錢三萬帛二十疋米二斛

斬發墓人

王公袞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人墓在會稽西山爲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袞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袞憤甚奚泗受杖詣公袞謝罪公袞呼前勞以酒食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爲侍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袞孝名聞于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袞性甚和平居常嘻笑人謂之笑面虎

謝生靈柑

江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啻饑渴謝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滕爲之穿裂諸上已纍纍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病遂瘳聞者傳爲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詞甚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巽澤貽書他邦誇廣其事時淳熙十四年也

夏方孝感鳥獸

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盡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柩哭泣比楚

年十七烏鳥聚集猛獸乳其側

孝感神醫

崔勇陝西人至孝至元間戍廣西得報毋病大哭欲絕有丐食道者曰借汝神馬三日可到且遺尨藥曰可愈毋病勇喜再拜道者叱木成馬勇乘以歸毋服藥而愈馬咆吼如欲去勇曰毋病新愈久別初歸吾負汝主人矣馬仆乃槐也他日經洪山庵則泥塑道人即借馬者遂新其祠宇焉

任元受

任元受事毋盡孝毋老多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

老毋有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稍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臟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方欲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毋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毋與公軍事耶浚太息許之老學菴筆記元受伯雨之孫眉州人

子孝妻義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陽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毋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蹶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其家

孝心感斗

吳婦盛氏有姑喻氏臥病十年盛事之甚謹每夜與其夫瞻禮北辰焚香祈祝每夕拜數十爲常一日盛夢見偉丈夫七人至其家夢中以爲醫師而其衣冠多類神像結束殊異皆環坐於堂上方欲趨避七人呼而告之曰爾夫婦孝敬誠至真是可羨吾等心念汝故來相報爾姑之疾保無虞矣但稍遲耳不必多憂言畢不見遂寤未幾姑病果愈人

以爲斗神云

孝感復明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毋至孝家雖貧毋欲之物必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毋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䑛之月餘毋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舔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其毋聞之亦有登臨之念暹因家貧不能倩肩輿則與昌以竹小椅舁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毋九十終家漸豊豫人以爲天報也

割肉救毋

孝順事實 庫里民宋良吉毋錢氏年六十餘矣祐乙
卯冬其母病將殂良吉禱于天以刀割胸前肉一
臠煮粥以飲毋毋食粥病愈而良吉心坎痛臥不
起鄰人哀其孝且憂其死乃裒財命顧真觀道士
馬碧潭者齋醮諸神明是日邑人俞浩齋間過其
家視良吉胸前瘡裂幾五寸許氣騰出血痛不能
言俞爲護其心以桑白皮線縫之未及月再至其
家則毋子皆無恙矣俞述其事以垂勸吳人宋翠
寒者賦詩以記述之

王泰紿盜

永嘉王泰幼失怙恃鞠於伯父是年冬大兵至伯父
爲兵千餘所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
叢薄中躍出紿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去
泰引兵掘數穴舉無物涕泣告曰兒寔欲脫伯父
而代其死也兵怒斬之仆地兵去伯父哀而視之
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屬乃捧其首合于頸取油灰
塗創試將水滴其口稍能嚥及暮以扉舁至家七
日而蘇言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輩去
若有數人過且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
人以藥傅其頸冷若氷雪痛止凡八越月創始合
而自覺偏

吳孝子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
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
任者纔十四人乃犒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
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
司籍送內廷教宮女刺綉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
王之國分隷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
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於家
至宣德丙午陸從其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

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
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命入見於養贍所陸
已病篤不能言子刲股食陸甦王聞益憫召見賜
金幣勞遣之子遂引出至旅舍而卒歸櫬先墓大
夫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瑋生子起進士
歷顯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王溥孝感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
失母所在入　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
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穴非巖厥得朽骨躬

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其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荊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中繞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誠能感天此可見矣

孝事瞽母

姚壽南陽泌陽人父仲道永樂九年舉人母某氏喪明居床褥者十五餘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初不能知後從門隙竊視始知其然遇其母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妻爲力謂妻曰汝未必不厭吾母也

周琬

周琬南京人父爲滁州知州建屏墻於門爲部民奏訐以傳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 上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斫頭琬顏色自若乃肯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 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言以死免父胡爲弗樂 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至永樂間以老罷

陳士貢

陳士貢侯官人古靈先生之苗裔也父子敬永樂末以百戶長爲福州府司庫民人失火延燒庫中進御棕毛房罪死當傳之燕京時士貢年甫弱冠自詣郡請代父刑郡許之遂就逮故人賓客皆白衣冠送之芋江之上既發皆垂淚涕泣以吊士貢笑曰士恒患不得其死今無媿于死矣受賀不受弔也至京備極楚毒臨决延頸受刑顏色不變其蒼頭焚尸聚骨以歸未至十餘里子敬方坐堂中忽見士貢跪拜堂下問其事曰主上幸哀憐見宥美因索浴既入室而蒼頭繼至子敬大駭急視之獨盆中有血數斗不知士貢所在

分錢記

楊成章者湖省茶陵人也其父訓導海寧買妾生成章既秩滿還鄉妾之父以已惟一女不肯令隨歸而楊翁之妻與妾相愛不忍離臨行以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以是尋母慟哭而別妻撫成章爲子及長入邑庠爲弟子奉母甚恭初不知己之非嫡出也父卒時成章年三十餘矣及母病篤召成章告曰汝非吾出也具以生母仳離告且與半錢令其尋母成章號泣殯母即告假學官持半錢以行

[illegible][illegible]寧而外氏已喪盡毋亦不知所在三年歸乾
毋耶又復請台訪之艱阻備經竟不獲毋歷九年
本學以久逃申學道黜其名歸告學官乞復於上
官學官曰子姑舍是吾曩在溫州聞有一隣婦自
云楊教官妻吏嫁於溫得非若毋乎成章喜躍備
書居止而行抵錢塘泊舟步月遇一丈夫年三十
許問先生何爲成章曰尋毋其人曰吾尋吾兄問
何以失兄曰吾毋昔嫁海寧學官楊其後嫁爲吾
毋我見毋日弄半銀錢不置問之乃言前父有子
此主毋所識別也吾因以不見同毋兄爲恨故往

茶陵尋吾兄耳成章曰異哉命出錢合之良是乃
曰我即汝兄也洒涕延入舟中敘致慇合因隨其
弟拜毋於家時後父已卒毋悅豫稱飲月餘親族
多往賀者成章固欲得毋同行弟不悅曰吾令兄
見毋足矣寧能從兄歸耶衆不能決轉聞于監司
監司義之移文湖廣提學復成章廩生且諭之曰
毋與汝父義絕不可去也成章泣而從之湖廣監
司亦孝成章即并尋毋十二年爲在學期與成章
歲貢坐監南都毋子往來者數年既當選領文入
京而文書有誤字吏部令其更易徊徨輦下
忽遇後父弟曰吾解糧在此兄何以在具以告弟
曰不妨乃奏於　朝言兄孝子當旌奈何以二字
之誤疑之不授以官張孚敬聞其事奏授國子助
教蓋實特數云顧謙說

孝梅

龍廣寒江湖異人也事毋至孝六月一日其毋壽旦
方啟北牖舉壽觴忽梅華一枝入牖香色絕佳人
遂以孝梅稱之士大夫贈詩者甚多惟張存菊一
絕最爲人膾炙其詩曰南風吹南枝一白照萬綠
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厥後孝梅年百有五歲

猶童顏綠髮人以爲孝感所致

孝順王

閩揮使王某少孤賴毋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毋卒浮
屠氏曰滌屍穢水勿污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
命勿覆貯甾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
咸稱爲孝順王云他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乏
嗣其妻爲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祝天曰某
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污一女子體吾不
爲也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生二子

嚴孝子

安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卽孝子也居常涕泣毀瘠毋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年十六毋從之爲具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裣間得利刃因乘便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涕常盈襟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蔴蔽體卽役於官廩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巳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著縞觴豆

遞進親奉七箸覩者盈戶皆爲感泣數日著敝衣身代作衆傭其孝爭爲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嘗予毋錢爲久計衆益德之巳而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者衆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爲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耋見宗臼談

沈孝子

相城有一乞兒姓沈毋請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籠中隱君問之則曰持以遺老娘耳隱君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出簞中飲食整理之擎至舟邊陳食毋前傾酒跪而奉之起舞而唱作嬉笑以樂毋毋意殊安之也必毋食盡乃更他求自食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毋死丐始不見

劉子賢孝友

莆田劉蘭子賢制行有古君子風家貧父喪不能舉家居授徒以資喪費嘗以小鐵索鎖於項上藏諸衣襟客偶見之因問其故子賢曰父死不葬久暴於家吾誠天地間一罪人耳所以示縲縶也及葬後始釋弟劣求分財異居子賢自鎖於床下晝夜自加箠楚而泣曰蘭不義不能安居吾弟而致此

乎弟聞而改行遂復同居云

海右陳民王圻纂集

倫敘門

兄弟類

元昆

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元則長也論語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云昆則兄也故非長兄不得呼元昆

薛包友愛

漢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憎包逐之包日夜號泣

不忍去至被毆杖廬于舍外入而洒掃晨昏不廢父母後慙而還之及父母歿過哀既而弟求分析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之所安也及弟子數破產包輒賑給之嗟乎今之士人固有因錙銖而戕同氣之好豈獨齊民哉聞薛孟嘗之風亦可愧赧矣

陳業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即沁入餘皆流去遂得兄屍出會稽先賢傳

陳寔

潁川陳寔有子元方次曰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常遇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賢傳

孿生相肖

向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

外歸弟婦以其爲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吾乃伯也婦悼愧而退汲自是更衣冠以自別異

一產二子

西京雜記載霍光妻一產二子光引殷王祖甲許莊公唐勒鄭昌時文長倩滕公爲証並以前生者爲長王長公曰史稱光不學無術而博洽乃若此信哉然先後之序亦有不同公羊傳嫡子有孫而殁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夫同一母也

而撫太意立後生則是以後生者爲兄矣因錄之以廣異聞

兄弟仕異姓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瑾其族而誕又逺矣况當鼎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壁文溪既同胞而同仕於宋爲惠州守降元曾不思兄何所爲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以爲詩史予以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耳弟

乃無耻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壁與文山乃再從予見文山寄壁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故後文陞繼史繫文山之子也盖張世傑乃范陽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但世傑曾從柔戍邊議以爲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何其於厓山之時庶幾也

叔則讓居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居時與兄共遊林帳儼然軒標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畧無吝色

南史徐份珍兄弟四人白首相對時人亦稱爲四皓

楊氏義讓

魏大司徒楊椿弟大司空楊津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弟相事如父子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曾宅屢醉歸津扶侍還室假寢閣前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侄羅列堦下不命坐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食然後食津任肆州椿在京師毎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

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

李岳友愛

北齊李中散岳弟廣爲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百死臨漳獄中中散痛之終身不經臨漳居弟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元氏

牛弘友愛

家人離必起于婦人人家兄弟不和皆由於此惟剛腸烈丈夫不聽讒間奪天親也若隋牛弘天性友愛弟弼好酒常射殺駕車牛弘歸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荅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

異事弘荅曰巳知之矣顔色自若讀書不輟吁使人為兄弟者皆如弘不聽妻言豈有鬩墻之隙乎故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

三珠樹

王福畤之子勔勮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珠樹

薛收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

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出談賓錄

盧操孝友

河東盧操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役主炊服勤不倦三子讀書命操策驢隨行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牴忤於人踵門訴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曰不謂三賊有此令兄某牴忤長者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于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illegible]馴左右待旦乃去時人以為孝感後以明經顯為臨漁縣尉佐政寬仁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過庭鞠躬如也每旦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悲咽不勝子昭有文名次子雲亦恭謹好學俱有父風盖孝行培種所致云

兒子明

琅邪兒子明歲飢時兄為飢人所食自縛叩頭請代餓人美其義而舍之兄死收養其孤不異于巳子歲飢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荒餓殺其親子活兄之子

陳洪榮盛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二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忠公适繼之乾

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兄弟在望三陪鳳閣之遊

棣友

范陽竇禹鈞生五子儀等友愛天至儀曰吾與汝等兄弟相牽真棣友也

温公友愛

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食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寒乎古人友愛如此

二宋異趣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煮飯不知是爲甚底盖大宋之意始終一致不改寒素心所謂富貴不能淫也小宋所見則以辛勤博富貴以富貴供嗜欲於紛華波蕩中隨俗不返矣

寬以化傲

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諸田兄弟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望出繼伯父後盤仲觀粹中亘元邈皆有氣節博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鷃德符陳恬叔易爲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

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推文字意足而後歸

范邁推産

范邁字子廬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誚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爲世業邁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夫邁賢於人遠矣即古人中豈多見哉近世士大夫宅不盈畝田不踰頃者又幾人哉乃倍

徙什百無筭猶日孳孳不足視兄弟之子錙銖必較借貸必償若途人然不少也何慈愛惻怛天之降才殊遠哉

孿生兄弟

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文粹

邪正天賦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爲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抑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此皆弟諫兄又何詭耶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乎曰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殺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

道執陳留王之手欷歔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侄爲帝已爲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濟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李克出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喚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兄弟代刑

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一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歡然延頸待及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

二周如二宋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其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

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迹於後此即昔二宋故事也

宋生義教

宋生者金陵市中人也毋弟好勇以拳捧著名專與人角力生勸之曰勿爲此它日犯人命必爲汝累弟不聽與人立契相據負而死者無罪及交手其人果死弟不以爲意其家親屬欲訟於官始大懼兄乃告之曰吾向令汝勿爲今若此何以處之弟涕泣無計乃曰汝家財若干悉以與我我爲汝理之可免弟盡其所有贈兄凡二百金封記於家自

以巳貲周死者親戚事巳語弟曰汝今貧矣當如何曰乞丐生曰子誠敗乎曰焉得不敗既數日又以爲問弟誓言至死不復齒搏乃出其封還之曰向所與者皆吾貲也不失一物弟感泣爲厲行致冨兄卒喪之三年每遇節輒奠哭

古今三鳳

古今三鳳唐薛元敬與弟收族兄德音齊名世號三鳳今徐川與弟貢威先後中舉時號徐氏三鳳羅欽順與弟欽德欽忠先後二科登進士時號羅氏三鳳然徐羅皆同胞兄弟視薛之族從不啻過之而徐氏惟貢登第羅則欽順探花欽德欽忠皆二甲進士而又在具慶下則猶古來所未有也

車新郭奕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踰郭而入車新因刖其足晋郭奕爲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童僕多有奸犯爲人所訐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人之情相遠如此

叔姪類

紫芝乳姪

兄紫芝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朞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巳乳含之涉旬湩流遂得長大兒子能食其乳方止

劉昫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離親毎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禄仕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叅軍終魯山令

十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為難宋大中祥符間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寶慶間王栐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今日不聞有裘氏矣浦江鄭氏其最久者歟

陳氏尚義

江州陳氏元和中給事中陳京之後也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石池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

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希少

不聽婦言

金華浦江義門鄭氏門楣楔扁曰天下第一人家 上聞而惡之召其家長詰曰汝何人斯名為第一對曰某合族而居已八世矣內外無間言郡守以為激勵風俗遂為造坊書此實非臣之所敢當也 上曰汝家食幾何曰一千有餘 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其爨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命之去馬后適於屏後聞之遽詔 上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遂有天下今鄭某家丁數千餘人設有異志同心合力豈不猶易易耶 上頷之即復召入試問曰汝處家亦有道乎曰無他但大小事不聽婦人語耳 上笑而遣之適河南進香梨賜二枚雙手擎梨于首趨出 上命一校尉尾而瞰之至家召其族置兩缸水于堂杵梨缸中攪而合族分飲既畢向北叩頭謝中使還報 上喜遂不破其家 上頗重鄭義門家因曰賦多擇為糧長屢以事入 上親召識之後被妄人訐其家與權臣販時嚴通財黨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濂與弟湜二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

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弟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以貨金全歸鄭氏且問濂所以長久之道濂具以對 上甚喜當時浙之巨室故家多以罪覆而濂獨免

夫婦類

夫婦

杜佑通典曰遂皇氏始有夫婦之事注云人皇是也

婦作夫誄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為作誄列女傳曰柳下季死妻自為誄門人不能增損一字

塗面穿耳

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油髮不塗面者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自古而然又有戒婦人不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而然但不可至於冶耳

不再娶妻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爲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

曾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親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多慘虐孤遺離間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非有見於是歟

古人出妻同異

曾子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飯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皆以事辭而去也唐李度支以畜妓陶芳于中門而去妻當時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今世如李者多矣

黃允薄行

後漢郭林宗見黃允以俊才知名謂曰卿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時

亮擇醜婦

黃承彥者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

人皆以爲勝樂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承彥醜女

比肩墓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跬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死合葬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于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稱爲小比肩

王志都得婦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

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志都後為南郡太守

賈氏五不可

晉武帝欲為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為群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為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

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破鏡再合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嘆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孫泰娶瞽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出摭言

昇平訴夫

郭子儀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夫婦常私爭曖曰汝倚父為天子耶吾父薄天子不為耳公主奔歸宮中訴之帝曰誠有是彼若欲為天子天子豈汝家有耶子儀聞而請罪帝笑曰諺云不癡不聾不做家翁兒女子閨房中語豈足較也子儀歸杖曖

數十

孟叅軍夫婦重遇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楊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叅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覩之杳黑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以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日飢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覩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處

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惧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為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於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飢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餘食之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到任未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即韋少府之姊也倘為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欲入韋生不信曰十三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迍厄顏色瘦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

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為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原化記

劉氏娶屍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棺衆人戲誰能以物送至壞冢者劉謂能之因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負屍而歸曰此我妻也遂擁屍同寢

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巳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因留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異

章元弼出妻

王豐甫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陋嗜學初眉山集有彫本元弼得之夜觀忘寢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

荊公嫁婦

王荊公之次子名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

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鬬鬨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之門人也娶槐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荊公遂逐槐氏歸本家以此京師諺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文定公女嫁孫明復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為春秋學者未有過之故

相李文定公兖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柰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辭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為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妻公侯貴介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余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極盡婦道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夫婦守節義

建炎庚戌歲建州賊范汝為因飢荒嘯聚至十餘萬

次年春有呂忠翊本關西人受福州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呂監有女十七八歲為賊徒所掠汝為有族子范希周本士人年二十五六猶未娶呂監之女為希周所得希周見為宦家女又顏色清麗情性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冊為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正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逼其勢必破破則君乃賊之親黨必不能免妾亦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急止之曰我陷在賊中原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餘責汝衣

冠官族兒女擄刼在此大爲不幸大將軍將士皆
是北人汝旣是北人或言語相合宛轉尋着親戚
骨肉又是再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無再嫁之
理但恐爲軍人將校虜去吾誓不再辱惟一死耳
希周曰吾萬一漏網得延殘生亦終身不娶以荅
汝今日之心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州
辟呂監爲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
知所之呂氏見兵勢正盛急就一荒屋中自縊呂
監巡警之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久方
甦具言所以父子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監隨韓

帥歸臨安將令其女改嫁呂氏不肯父罵曰今要
嫁人文官未可知武官可必有也尚戀戀爲逆賊
之婦不忍拋耶呂氏曰彼雖名賊其實君子也但
爲宗人所逼不得已而從之乇在賊中常與人作
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兒今且奉道在家作
老女奉侍二親亦多少快活何必嫁也紹興壬戌
歲呂監爲封州將領一日廣州使臣賀承信以公
牒到將領司呂監延于廳上旣去呂氏謂呂監曰
適來者何人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步趨
宛類建州范氏子監笑曰彼自姓賀與爾范家子

了無半毫相惹汝道世間只有一个范家子耶呂
氏爲父所沮不敢復言後半載賀承信又以職事
封州將領司復至呂監廳事呂監時或延以酒食
呂氏屢窺之知定希周也乃告其父因飲酒款熟
間問鄉貫出身賀羞愧曰某建州人實姓范宗人
范汝爲者叛逆某陷在賊中旣而大軍來討城陷
舉黃旗招安某遂投降恐以賊之宗族一并誅夷
遂改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承宣軍下收楊么
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鋒毎戰某尤盡力主將
知之賊平之後遂特與某觧由初任和州指使第

二任合受監當以闕遠遂只受此廣州指使呂監
又問曰令孺人何姓初娶再娶乎范泣曰在賊中
時虜得一官員女爲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走
逃且約苟存性命彼此勿娶嫁其後來又在信州
尋得老母見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一人爨妾
而巳語訖悲泣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爲泣下引
入中堂見其女留住數日事畢令隨希周歸廣州
後一年呂監解滿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
臨安呂得淮上州鈐范得淮上監稅官
夫妻相[illegible]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詠尚爲武弁不數年以秦檜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直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語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厚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檜死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扶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貲蕩析至不能給朝餔趙德光覩父亦厲氏婿碩人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餐之終身

碩人間出訪親舊見故夫壻曹秀才家門廷整潔花木蓊茂謂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番復不可料如此

鄭氏姑婦重遇

宋理宗時潭州湘陰縣李屠有田數頃妻卿通經史自教其子應龍讀書李屠常加咄啐應龍年十七請舉屠不許妻密與錢令行三日至某村日暮無旅店見一大宅問爲鄭通判家遂入求宿有老門子曰天色已晚果難它往但官人不在家待入覆過大安人令就門子房中暫宿安人曰既是赴省官人請入書齋宿且令辦飯待之應龍甚幸既而老子出曰大安人請吃茶應龍怪而不敢違大安人詳問姓名盛設酒饌終坐諦視口中常作咄咄怪聲應龍莫曉酒罷出齋幃帳甚整次早送關子一千貫餽曰回途千萬再來應龍候榜於京中第殿試在甲科授以澧州教授回途復至大安人家欵延数日曰官人酷似亡兒吾兒仕至廣州通判任滿罷歸全家爲寇所殺惟老身在家免死耳吾家薄有田產雖立宗人子爲後今見官人如再見

吾兒令人不能捨若能來此當分家產一半相與應龍辭有父母曰君父母可俱來應龍姑諾之大安人痛哭而別應龍到家李屠偶出亟以告母母垂淚曰是即汝祖母也汝父全家爲寇所殺惟留我在時汝在我腹中五月餘矣今日之父即寇也應龍大感痛徃告制置胡石壁穎大駭密遣人取大安人來乃以應龍新除并請其父母會宴母至入宅堂見大安人相對大哭且喜以李屠付獄推勘具得其情籍其家而戮之令其母子與大安人俱歸仍申朝爲應龍改姓鄭氏（江湖紀聞）

趙氏祖毋孫重遇

信州富室趙氏子居家養毋娶妻一年毋偶往候親戚夜有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寇不獲其毋寡居二十年鄉稱曰趙安人宋咸淳甲戌建昌軍葉茂卿赴省暮至其鄉一老人曰前途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茂卿過其家叩閤人爲一宿之托安人見其面貌類亡兒納之須臾令老僕請入內廳待之以酒饌意甚勤渠但垂淚不止茂卿意疑爲鬼然不敢言食畢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延苦留數日臨別安人以芝楮三十束爲贈祝之曰回途千萬再過諸僕亦皆餽贈葉喜出望外

至古杭中省殿對第四甲進士出身授撫州樂安主簿歸遂買段匹等物於回途再訪送與安人安人甚喜留數日相與如一家因閒步後園見供養畫真一軸問曰此爲何人安人曰此吾兒也年十九爲寇所殺媳婦爲寇所擄今不知存亡不覺淚如雨葉又問媳婦何姓曰姓魏某年月日生身體之長短面貌之何似歷歷言之且言媳婦孕五月而被擄葉聞之忖於心驚曰我毋即是已遂泣別而歸葉回建昌歸拜其父葉仲二開宴款客月餘葉以趙安人之事告其毋魏氏毋掩其口曰汝休說若此人知之汝必見殺此人殺人多矣後葉簿叅州官以此事稟覆於太守即差都監請葉仲二筵席至即押赴司理院勘問是寔斬首于市并爲申朝改正姓趙以其毋同歸信州趙安人家二十年間姑婦存亡之別再得完娶以至祖毋與孫適然相遇報復兇讐人心稱快天實爲之也　夷堅續志

楚材婦寄詩

南楚材旅游似無返舊之意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圖其形并詩以寄之曰欲下冊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彫殘淚眼描來易愁腸

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遂歸如初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合巹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枚攈記

姜子奇夫婦重遇

國朝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過吳援亂子奇挾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携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迤邐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囊裹

[illegible][illegible]一手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異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語爲主母所偵即令人追之檢其乞囊中有金釵一雙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啟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義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毋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即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四譙野記）

趙軍夫婦重遇

遼東遊擊將軍王冀軀幹雄偉智力過人臨陣輒捷常獲功賞且孝于母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母太夫人尚寢侍問何故此時未與恐兒輩不能奉養而至疾也太夫人不荅王侍不去久之太夫人乃曰我欲不言終昧其事我心不安言之則傷汝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蔭昔初與汝父在軍中爲王父掠來我娠汝八月矣時王父爲帥遼陽置吾後室已而生汝王父妾媵雖衆然無子女因以爲已子王父亡汝長遂襲其官汝又多能得至今日富貴汝實趙其子也汝父離散幾四十年生死未可知吾昨出廳與媳婦閒行見牧汝馬老卒識其形容彷彿汝父也欲呼問其来歷因不曾與汝説知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不問及汝可呼来訪其端的則是非可知也王出廳即呼老卒詰其原戍姓名妻子姓氏今何居此其卒歷告正統初攜妻子從本官自濟南衛來戍于此妻某氏方有娠七八个月未知男女爲遼陽將官逼去至今四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某孤苦貧老死亦不知身歸何所因淚下如雨王起告其母母出復詢其實乃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切不勝乃請老卒入廳

今左右奉其澡洗更衣至廳上坐定夫婦子女叅拜復告於家廟衆親宴訖次日上疏備陳其故乞辭位歸于王氏自補趙氏軍伍再獲寸進以圖報效疏上　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仍原職復姓趙氏云

謝氏奇會

有謝生者鬻其妻於商人數年矣其姑夫嘗爲永豐學訓導往謁之姑問妻安在紿曰患時疾死姑信之居數日宴諸教官妻呼唱詞者發傑自有一女唱曲者在門乃召入婦抱琵琶殊羞澀姑詰之

曰子非風塵中女也何以至此婦曰我故蘇士人謝生妻也我夫貧粥其商商又轉于此人習唱言訖淚下姑問以家世及夫姓名婦具以告姑曰我即汝夫姑也留俟嘗公歸以告嘗以銀十五兩爲贖其人不肯嘗白知府始得之俟謝歸詰曰汝妻何在曰實以某年某月死乃出其婦示之曰此豈鬼耶謝語塞復爲伉儷居數日其父謝翁亦至嘗公問來故曰近著得一書以活字印定持以求售耳嘗不敢言子事第留之飲既旬日忽遇其子於外責問流落狀嘗不能隱因呼其婦出拜備述曲

折謝公大慟而卒嘗公買棺殯而歸之

三男三女配合

汝寧有秀才燕生一産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恐其久而無別也即畜髮分中左右三髻識之光州守陸公杭郡人聞之因適郡之便造其家三子出見童丱矣考以課䇿又皆暢然大加賞譽餅贈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爲異聞貴治有一産三女子者公以問侍者曰有之即召其人至乃女人又與兒同庚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即爲主婚各以次第配之莊靜甫

嘗言之未悉過汝詢之果然

劉廷式不背婚約

朝士劉廷式田家鄰翁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翁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約而女子之家辭以病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病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共相持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常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濶畧後廷式嘗勾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嘉其

義爲文以美之

呂君取盲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俱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天賜夫人

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像設獰恶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竪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㕘知政事梁公廟家此

鄉之牽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談及鬼神事因有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闇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臾之明日晚偕往約諸生待于廟門外奮袖徑入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為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鄉俗不同氣息奄奄若昏醉環立守之良久開目問此為何地諸生為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為人為鬼何所從来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肩輿中忽為大風

所飄神識亂散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挈婦歸尋擢第不數十年致位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于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徳都下耆儁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敖東谷

清江敖方伯名英號東谷其學無所不窺尤通達世務常著綠雪亭雜言及類編唐詩絕句觀其低昂人物評品詩家邃學殆不易及也壯歲因蹴死皮

逃入寧州年久比其返也則妻議它嫁迎婦者在門廚中酒食亦具適敖公突歸始散去或作詩云傷心鴛侶乍分行鴻斷鱗潛十五霜歸馬不隨今夜月尭花應向別圍芳連生二男年踰四十領鄉薦比登甲第則踰五十矣卒成大儒歷官陜西提學副使四川大參

王孝子節婦

王生世居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毆死已成訟不欲暴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愛之而歲必封識其畝殖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

來亦好接之不廢禮已而陰鑄劍鏤曰報仇居恒自佩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無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大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仇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殖及劍自造縣請死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竪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于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視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

能無以生生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
豈有逆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只
自然　造邑廷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蘄歸別毋汪
君縱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
諸生数百人皆慫恿之曰必如議乃生巳不食觸
堦死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
恨于嘻笑而誓必死也它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
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女子何易其言
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巳欲從
地下生曰巳屬汝堂上累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
忍三歳逾三歳非君所禁也逾三歳果絶食死陰
其家欲以生柩歸空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塟
焉有指馬君以其事聞於　朝旌其門曰孝烈

死血逆流

東海孝婦長老傳云名用青用青將死車載十丈竹
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
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其血青黄緣旛竹而
上續搜神記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倫敘門

壻類

玉潤

晉樂廣字彦輔衆皆呼爲氷凊女壻衛玠字叔寶呼
爲玉潤故時人爲之語曰婦翁氷凊女壻玉潤

東牀

晉太尉郗鑒遣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家導命來使徧
觀王氏子弟咸自矜持惟一人于東牀坦腹而臥
旁若無人郗太尉聞之曰東床坦腹者佳壻也訪
問乃知羲之以女妻焉

泰山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
壻鄭鎰本是九品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
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
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𨺚怪而問
之鎰無詞以荅優人黄旛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
也因泰山上有丈人峯今女壻以之稱丈人

布代

泒布少時絕有才幹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
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壻爲布代

臠壻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臠壻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
義理其間或有意不愿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而
不得辭者有一先輩少年美風姿爲貴族有勢力
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至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無
避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有
一女亦不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言曰寒
微得托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衆

皆大笑而散

李光顏擇壻

李光顏有大功于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
一其必選嘉壻因從容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神
韻風流冀光顏以子妻之他日又言光顏乃謝幕
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效豈可妄
求名族某自已選得嘉壻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
小吏指之曰此爲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職仍分
財而資之從事聞之咸以爲愜當

韋皋

韋皋初薄游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
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
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從游且攄其忿延賞愈
惡之謂皋曰幕僚無非時彥延賞尚敬憚之韋郎
無事不必數到其靳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
男兒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何必忍愧覊安爲
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
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見皋入西院問夫
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此人極貴位過宰
相不久亦鎮此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

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
人聞之大喜遽言于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
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韋行月餘日到岐岐
帥以西川之貴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
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
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
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道遇
泚使以僞詔除皋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皋受其
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
相許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

將泚復許皐鳳翔節度皐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難節度使及駕還宮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扶其目以懲不知人出稽玄怪錄

王文正公

王文正公之婿韓公例當遠任公私以語其女曰爾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如此而韓終踐二府以東宮二品官終老

王文正公之壻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其女壻上顧公曰卿女壻也公不對乃歛身少却及出陳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耆爲家宰自薦親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

緣名議親

宋元章喜潔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小錄喜曰觀此人名字必潔人也亟遣議親以女妻之

文信仗義

吳人都君文信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讀書好古尤善楷字里人有徐袥之富而好禮知文信賢因贅爲壻文信事之若父徐甚樂之後有讐主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恩厚今且有子何爲哉徐將治裝文信冒其名潛一日先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死時年三十五徐痛文信之没終身不蓄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塋之歲時祀焉

妹壻

三輔決錄趙岐娶馬某女宗姜爲妻妻兄名融岐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

友壻

爾雅曰二壻相謂爲婭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渭陽

左傳云秦康公之母卽晉獻公之女也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母存焉山以南面爲陽水以北面爲陽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

川四曰渭陽

宅相

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有相者曰此宅合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爲外家成此宅相舒後位至晉卿果如相者之言

師友類

事師

眞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爲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師

不明道焉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謂學得其師名爲更生不得其師名爲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

退之師說只是此意

田子方學於子貢吳起學於曾子子張魯之鄙家也顔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 呂氏春秋

便便腹

後漢邊韶字孝先肚大以教授爲業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孝先聞而荅之曰邊爲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同論寐與孔子同意弟子嘲師出何典記

馬融鄭玄

語林云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予嘗嘆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爲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書顔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眞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爲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

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弊哉

郭林宗知魏德公

郭林宗常止陳國問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供給洒掃林宗常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訶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何不可食以擲地德公更進粥三進三訶德公無變容顔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

王偉元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爲本縣所役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着草屩送所役生到縣生徒隨從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耻

庾異行

庾異行嘗與師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也衮不忍爲

王隱晉書曰庾衮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又疫癘氣方盛諸父兄弟皆出避衮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衮獨不畏病納漿粥扶持不捨晝夜

狄靈慶

袁粲舉義父子俱爲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其妻子併死于狗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　廣古今五行記　南史

崔群

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勸其樹庄田以爲子孫計笑荅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群曰吾前歲選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也妻曰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就春闈之試如君爲良

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羣慙退累日不食　獨異志　唐餘錄

崔亞

唐崔亞即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充廳僕其弟在州曹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因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俾稱進士依崔之門更不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

青出於藍

伯淳正叔兄弟嘗事周敦頤後與關中諸張爲友大勝敦頤人以爲青出於藍

温公講學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數人講書用一大竹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不通者公微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先壟在鳴條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器盛粟米飦瓦罐盛粟羮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

之如太牢既畢復前起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黙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教小童四益

張子厚言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己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王仁裕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裕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至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偶坐歐陽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羮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公文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公自取小管吹美諸生有善絲竹者亦各使獻其能或間以分題聯句未嘗不盡懽焉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版

縣於客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時幷明經童子共二百一十四人禮部侍郎賈黄中爲首）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盛世偶將疏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畧有情公後有一孫名全喜終綿州西昌令

顧德玉尊師

顧德玉檇李人其父南山嗜浮屠至捨其居爲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爲營棺槨以

歛之凡賻於身者皆致其誠後迎喪以歸置之正
堂躬服斬衰苴履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
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
隴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
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爲師服心喪未聞爲斬衰者
德玉曰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何異吾所以爲
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孫陳二提學

孫御史鼎吉安人天順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
戒毋候迓舟行近學舍傍數夫肩小輿徑入人無

知者師弟子既集便令闔門試之試之不必完篇
破題數首隨首差次之比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
案私請一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罰惟自訟格其
心而大戾者必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
啖各一枚一士輒取三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大稱
賞令摘益予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選大畧相似二
君江南士人人能誦

古廉師範

正統十年古廉李先生時勉爲祭酒趙先生琬爲司
業李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

[illegible]廂房後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
者居外扆人饌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
厲尤切夜燭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
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
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學者感激競
相勸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同鄉二
三侍坐談話先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
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聽者忘倦每至更深乃
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
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時過則

次早無精神其愛人類此

魏驥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
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酒往視之見書
聲若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
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
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
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
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詠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
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

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曹端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霍士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洎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說太極圖解詩文數卷傳于世

取友當擇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汚與端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久交

博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

深交

幾哉危哉朋友之深交其可忽哉端士深交如入室堂坐臥履止久而愈適邪佞深交如涉溪谷一跌之項即致顛覆擇交之始勿謂端士無益而遠之遠則孤孤則無以立勿謂邪佞無傷而狎之狎則深深則易以陷

失交

失交凡民飲食以爲階失交凡士言語以爲階知其凡而不交上也既交而失有犯不校猶不失其爲智如必屑屑然辨是非則身亦凡矣

山林交盟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愼所尚貴淸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相救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

入序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而坐詩文隨言毋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饌隨所具會次坐序齒不以貴賤坐起自如不許迯席乏使令則躬執役請必如期而無速客例有許實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必盡心毋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學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父執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荅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又呂晦叔諸子謁歐陽公於頴上疑當拜與否旣見叙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旣出深嘆前輩不可及葢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過

交與

予嘗讀曹顏遠感舊詩與白居易傷友之作未嘗不

歔欷長嘆以爲前古且然而况叔世乎曹之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此其炎凉變態已著言表白詩則云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繼之以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嗟乎富貴易合貧賤寡交人情哉若道義敦篤之士則非時俗所能溺也越人結交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須下馬詞雖近俚殊敦故情善哉言乎

公孫弘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狐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樓護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飲食歲久護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托身於我義所當奉妻子感服遂養呂公終身

雷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旣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棄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巨卿之信

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言別京師秋暮爲

期元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鷄炊黍以待之母曰山

去千里何以審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

訖巨卿果至

忘年交貧賤交死生交

禰衡年未滿二十而交孔融融已五十餘鄭當時年

最少其所交皆大父行天下名士王戎少阮籍二

十歲而籍與之交山濤與稽康等竹林之交酋亦

相遠此諸子葢忘年之交也韓億與李若谷未第

時俱貧同赴京試更相爲僕李先第授官長社縣

李自控妻驢韓隨之爲負一箱送至縣界泣別韓

後第並登大位此貧賤之交也朱暉與張堪爲友

堪疾甚把暉臂以妻子相托堪卒暉知其妻子貧

困厚賑給之曰堪有知已之言吾當心識之此死

生之交也夫忘年之交今或有之貧賤之交則寡

矣若死生之交指豈多屈哉

醇醪

吳書程摅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慍色承奉愈謹

程摅自慚遂投分於瑜曰與公瑾爲友如飲醇醪

不覺自醉

金蘭簿

戴弘正每得寄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

金蘭簿古人重於取友如此所以敦誼行而成令

名也

呂岱

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交與共言論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

失原輙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卓恕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

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

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業相去

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座

盡驚

向茂伯

向茂伯經事鍾士季鍾誅後茂伯收殮嘗葬晉文王

召茂伯責之曰徃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

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輙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

茂伯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

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讐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晋王稱善

盧嬰劉甲

唐有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爲行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飲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巳遣軍吏縛伯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巳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

如嬰之爲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甲聞之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鵂鶹或遇諸塗無不急走遠避李豫亨曰此非由先世夙因何以致然余謂士人交遊自宜慎擇與非其人漸入邪田人非鬼責有固然者若無因而致如盧嬰劉甲終不可信未必然之禍而棄之也

狄柳交友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與同僚鄧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絶域母年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因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壹仁傑爲聞於上有詔免其行同輩聞之咸義重焉劉夢得遠貶播州柳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願以柳易播劉遂得改嗟乎今士人結交指水爲信以爲平生金石交一旦臨利害遠避不暇甚或擠而排之聞二賢之風不亦汗顔

小友

張九齡嘗獎愛李泌引至臥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絶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

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爲小友云

柳公綽

柳公綽與張正甫友善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郤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蓋仲郢小字也

神交

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樂天四友

醉吟先生白居易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

白敏中

王丞相再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友惎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惎絶復約敏中爲具敏中許之既而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呼左右召惎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范鎮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黄魯直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一日有客問公何爲重黄庭堅公曰魯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

介然貞信

洪忠宣皓陷虜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虜以不知所在爲辭及汪介然使虜遊城上皓聞笑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剖股納之歸聞于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涕泣命适拜公爲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曰微昔年之力

不及此後适出知徽郡爲介然建府第朱文公誌朱弁墓謂得邑人汪介然密附洪公皓蠟丸之功即此也介然冒危險以通國之好守貞信以不負人之託其志節可傳無疑獨考洪适以孝宗乾道元年始入相是時忠宣歸朝殁已久而此云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則不考之過也

楊和王

紹興庚午辛未間有代北人衛校尉者從襄漢來時楊和王爲殿前帥曩在行伍中與結義爲兄弟首往投謁楊一見驩如平生仍事以兄禮且令夫人

出拜復招飲於堂欵曲殷勤而不問其所向兩日
後忽浸疎之來則見於外室衛雅意以楊方得跡
志在一官故百舍間關赴之至是大失望栖泊過
半年疑爲人所嫉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
其入朝間遮道陳狀楊亦畧不與語判狀尾云孰
就常州於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念
已無可柰何倘得錢尚可治歸裝而一身從北來
何由訪識楊莊所在正彷徨旅邸遇一客自云是
程副將謂之曰無庸憂吾將往常潤當陪君往奉
爲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遂密語之曰

吾實欲游中原君能扶我偕往否衛欣然許之迤
邐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一
窟於此衛使牙儈爲尋置無何得膏腴千畆衛治
具待程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
行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
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爲
辨生計所買良田已悉作衛氏名敬以相[illegible]是
悉取契券與之厥直萬緡顯然而別予頃[illegible]此說
於李次山其事甚類蘇秦舍人之資給張儀也

朋友喪服

江文憲公柏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服乃
以義起爲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
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
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
帶因之攷證諸書定爲白布深衣加緦之經帶冠
加緦武謂擬之於衰也又曰勉齋黃先生考之尤
詳其書進之於朝然曾齋所攷止是康成之一言
勉齋所定又未見其書予以孔子嘗荅孟武伯曰
同寮有相友之義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
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

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
非有服之證乎又晦庵荅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
弔服而加麻絰又非曾齋之議之證乎

論交詩

宣德間有徐珙與弟璟同舉進士時號聯璧其論交
詩云交遊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滿眼不
援徒泚愛寒暄有問但虛名陳雷謾重論膠漆管
鮑貧交托死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
盟讀其詩使人感慨

前輩敦朴

江東門外有熊老者千戶某之弟也成國朱公儀勛衛日支俸南京主其家及襲爵為守備閱冊師丁江肩輿訪之熊老布衣罄折出迎及階長揖而已坐定其妻奉盤餌以出熊起曰公得無饑乎幸少啖之公微笑為食其一乃謝去觀者莫不嘆公之賢而多熊之朴直也士有沾一命獲一第遽以自滿傲其鄉曲而忽其先輩甚或蔑視骨肉如路人者視公得無靦顏乎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謁故友

於京不遇囬閣老李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彭讀之潸然淚下嘉靖末客有與成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已予友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參政孟昭嘗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側公熟視令閽人引進語夫人曰門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其人令人問其姓名果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如乎遂令其浴易其衣與之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意謝去公復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之曰聊以此為生母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為勝事予以成國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禁院豈不能扶持一友哉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參政公之事古今少其人嘗親自宦客見故親戚朋友貧賤者不能振援反恥笑之豈有仁義之心哉

見素念舊

林見素名俊幼卒業南雍一日晚步見一兒牽驢而

哭林方下問適一人來偕林而立兒曰適一官人在聚寶門賃我驢乘至此許錢二十文其人入鹽內抵暮不出無錢償主是以悲林方於袖中取錢其人亟以錢授兒曰急歸莫再待兒乘驢而去林審詢諸人亦學生也姓王乃湖廣麻城人林戲謂王曰一段好事為子所奪閧笑而散厥後林為刑部尚書有一少年為進士作縣事涉刑部形頗肖王林以其鄉貫與王同因詢王答曰此先子也先子以鄉薦作州倅不肖以向年登進士不幸亡已

[illegible]曰[illegible]交邂逅知心也因述往事道之其後作
贈者得白皆倚仗於林公也

來往宴會書問

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也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與其所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言往來之不可以已也鄉飲酒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

宴會之不可已矣聘儀曰相接以辭讓則不相侵書問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禍於[illegible]明而使民免於爭奪相殺之患也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倫叙門

婢妾類

婦人稱姬

顔師古注漢書曰姬者周之姓貴于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姜亦大國女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按信陵君賂如姬竊兵符奪鄙兵如姬魏王幸妾也

媵妾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祇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俚而浙人呼爲貼身或云橫床江南又爲橫門尤爲可笑

辨妾字從辛

邵文莊云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按天文有織女王貴女須女王賤女貴女則

也賤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妾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婚欲繁育也許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爲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爲良朱子綱目亦然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從辛蓋亦秦篆非古篆也

重臺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許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爲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亦重臺云幹之幹曰踏床兒即重臺云或作儓字

婢名

朱譓之云婢名難得馴雅者常欲命庖者曰家常執爨者曰浙玉擁篲者曰無塵待更衣者曰抱衾

色爲人掩

古今美色亦有爲人掩抑而名不彰者紂所嬖二妾記汲冢書所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妾二女皆經自殺今按二妾一爲妲己其一名氏不著蓋妲己專美世故畧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吳皆天下絕色吳易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既入吳二人方止苑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爲神女不敢前犯楊鐵崖咏范蠡事所謂西施鄭旦坐二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旦之名幾於泯沒然以爲西施所掩故亡吳之罪獨得以逭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爲不幸也

景公嬖妾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着於席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屏潔沐浴晏子令棺人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晏子春秋

孔子有妾

或問孔子有妾乎觀孔蔑子載宰予對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觀此則夫子有妾矣

奴婢知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怒一婢使曳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翾風作詩

石季倫所愛婢名翾風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使翾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石氏侍人美艶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後當以汝為殉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

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翾風雕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珮鎔金為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艶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也使數人各含異香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篩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床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即賜珍珠百粒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閨中相戲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珍珠及翾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競相排毀即退翾風為房老使主群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娥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晉末乃止出王子年拾遺記

綠珠傳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旁山有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郎綠珠之字由此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

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原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乃昭君也晉武帝諱昭改為明君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為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致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廷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

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願假飛鳥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
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
草并傳與後世人遠嫁難爲情趙王倫亂賊類孫
秀使人求緑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女人侍側使
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視之皆蘊蘭麝而披
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受
命指索緑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
也秀因是譛于倫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緑珠曰
吾今爲爾獲罪緑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固止

於是墜樓死崇弃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緑珠樓樓在
步廣里近荻泉泉在王城之東緑珠有弟子宋褘
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泒
水自雙角山出容州江呼爲緑珠江又有緑珠井
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里
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國以巨石鎮之爾後雖
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支多不完具異哉山水
之勢使之然也牛僧儒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
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
有善笛女子短鬟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
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
曰識此否乃石家緑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緑
珠豈能無詩乎緑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
笛聲空怨趙王倫紅鑯破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
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緑珠曰石
尉衛性嚴忌今有死不可亂然事雖鬼恠聊以解
頤噫石崇之破雖是緑珠殆亦其來有漸矣崇嘗
刺荊州刼奪使沉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鴆
鳥共爲鴆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宴集令美
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黄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

將軍常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强致于沉
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
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
無報也非緑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
緑珠之名緑珠之墮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
於古則有田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
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
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汚我乎言
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
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

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强載以歸知之怨恨作緑珠篇以序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所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此去終難恐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於承嗣家閽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閽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

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緑珠爲名庾肩吾曰蘭臺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緑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摇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盃江總云緑珠含淚舞孫秀强相邀緑珠之沒數百年矣詩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曰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㤠烈誠足使後人仰慕歌咏也

姊弟專寵

秦苻堅之滅燕慕容沖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　晉書載記

愛姬爭

代宗以郭尚父勲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娟不相面尚父不能禁止上知之賜以金帛及篩環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选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

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曰酒盡不須歌矣

李錡婢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自裂衣襟書已冤權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賜對當爲宰相楊益節度使若不從容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是進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於侍婢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數襲賜錡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銛錡之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驅妻子奴婢無老幼畳頸爲

以旨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因爲薄貶按李錡宗屬亞居重位頗以尊豪自奉聲色之選冠絕於時及浙西之敗配掖廷者曰鄭曰杜鄭得幸於憲宗是生宣宗皇帝實爲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即位以爲皇子漳王姆傅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老歸故鄉或曰係帛書者即杜秋也而宮闈秘事世莫得知夫秋女謁也而能以義申錡之寃且逑事累朝帝后及其被棄於家也朝饑不給故名士聞而傷之中書舍人杜牧爲詩以唁之曰荊江水清滑生女

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娥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上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盻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螭低鬟認親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金堦露新重閒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粧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煑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綠緌緌畫堂親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啞漸拋竹馬戲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稜稜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鬢已成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盡仰天知告誰寒衣一尺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

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麼蕭后去楊州突厥爲閼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遨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蹷張輩廟廊冠峩巍貂蟬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咏聊可以自貽（并出國史補本事詩）

樂天侍兒

言曰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角紫紅皆小臧獲名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豊艶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豊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豊在何處左

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豊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丫頭

劉賓客寄贈小樊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試

春鶯囀曲

宋駙馬都尉王晉卿歌姬名囀春鶯晉卿役南春鶯爲勢家所得晉卿南還汝陰道中聞歌聲曰此囀春鶯也訪之果然賦詩曰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風光春尚在春鶯休囀上林花

温公侍妾

舊傳温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乘間俾盛飾送入書房覬一顧而公略不顧妾思所以當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

朝雲傷春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閑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

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

朝雲誦偈

東坡贈朝雲詩序余有數妾相繼辭去獨朝雲者杭人姓王氏從子過嶺始不識字忽學書粗有楷法日誦佛書數卷有子曰幹兒蚤卒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却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已而朝雲卒

臨終誦金剛經四句而絕瘞於定惠苑竹林中復我前韻以悼之云苗而不秀亦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弾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近遠夜燈勤禮塔中仙

西畢侍婢

西畢氏中歲無子甚憂然與妻恩愛不忍置妾醉後其妻陰以侍婢與聽卽有娠畢疑之旣産子欲斃之其妻以實告乃納其婢試之明年復産一子遂釋然乃感其妻後二子相繼登進士長濟川翰林

編修次濟時

節婢

當今有三難好人難貞婦難而節婢尤爲難近嘉定洪臣婦朱氏淑歸十年而臣死淑守節無二志三十年如一日固已鮮矣其婢曰阿素者始淑欲更嫁之則素成蠱疾幾不生巳淑許之其爲貞而素病卽起且朝夕侍終淑之身形影相弔者二十年素乃完節而死此豈不猶泥中而不滓者耶[illegible]之何爲人主毋者而不若婢也

烟來伏地

[illegible]一旅店停商旅撫州一商投宿恂恂雅飭如儒生歿三家婢時時睨客客怪而不敢問婢累咨瑩臨去語曰烟來伏地客不解半夜烟來極大撲人口鼻撲喉乾不能聲喚忽憶婢語乃俯伏於地口鼻就土以衣四塞稍可呼吸四鼓烟息客逸去詢前途居人曰此家常以烟殺人謀財屢矣婢以此客良善故漏言焉客告於官一家皆寘于法特宥此婦

姜榮妾

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巳巳

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倉卒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竇哀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旣被縛以行高安盛豹父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子旣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死矣北至花塢鄉遇道旁井紿賊以渴就飮遂投而死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殯城南僧院事聞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

節妾

瑞州[illegible]舉人文光廖舉人暹嘉靖乙丑會試京師廖從老嫗買妾爲指劉曰娶汝劉君也女卽拜劉劉辭謝明日老嫗詣劉講婚劉曰娶妾者廖也非我也嫗歸語女女誓曰吾旣拜劉業已許之豈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女矢無他適劉遂納聘辭赴南雍酌酒爲別贈詩云玉手纖纖捧玉巵仙郎南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須記凌寒雪裏梅

奴僕類

奴婢

說文曰奴婢古之罪人也論語曰箕子爲之奴周禮有女奚疑三代之制

僮僕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又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婢其少有才智者以爲奚此奚之所由稱也周禮曰奚三百人卽今之侍史官婢耳

廬兒

[illegible]蒼頭以別於良人也廬兒者諸給事[illegible]所居爲廬其侍從之僕因呼爲廬兒

衛青

衛青父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季與主家衛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弟也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嘆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乃後卒如鉗徒之言擅當朝貴盛

李善

後漢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噫善雖人奴高義殆類士行哉

胡奴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紹之誅安嘆曰豈可使士雅無後乎乃往就市覩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竟以全其祀

遺力給子

陶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遣一力給其子遺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因遣此力助汝薪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蕭穎士奴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李宜得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至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

宜得自奉酒食舊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懇款上嘉其志擢主為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僉載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傔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耳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為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克敬驟然曰我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而軼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祈孜未遇伶傳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出摭言

武公幹

武公幹者嘗事蒯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堅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

長見在床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出摭言

捧劍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隸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菊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為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為世俗蒼頭其

後將寬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溜
動離心輕車月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
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出雲谿友議

楊忠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仗義喜接賢士大夫遊處而家世雄于財凡賓客見過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之富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淫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之資遂往

馬楊忠見之哭盡哀曰與婦共事之籍其貲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遊狎輩聞之又欲誘其破蕩別業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五十餘年即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別業汝必欲令靡有遺邪我斷汝首首告請死報我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自請今不復敢至楊忠仗刃却立曰爾畏死給我耶其人號曰再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倘或見欺必碎爾　而後已遂出東帛曰可貸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還撫泪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郎君自此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而再與此輩遊老奴當焚家貲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羣小修謹自守悉聽楊忠所爲果三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

許魯齋顧僕

許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儈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

閑禮節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許公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馴善人下等易訓使若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蓋老成有見之言

温公家僕

司馬温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温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

王達

直田郎中李曇僕夫王逵事曇日久後以應募兵去
會曇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逵旦
夕守候臺門送飼後曇貶恩州諸子流嶺南從者
皆逸去曰吾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死
逵令毋守其屍自出爲辦喪事朝夕痛哭如父子
見者皆爲流涕乃殯城南佛舍而去

明道遣奴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在澶淵遣奴詣京師
貿用什物金之數約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
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還持貨物一一如值衆始

嘆服夫明道雖至誠感人而此僕之忠於所事亦
殆天性然也

趙延嗣

趙鄰幾好學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
有文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
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
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
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
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
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而不能恤故人之
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
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
厲天下云

少游南遷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僕勝貴者久在少游
家隨以南行負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
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蹣跚策杖而至視少游嘆
曰學士學士他們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
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們奔波地打閑官方落得
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其人

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没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
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此以發
笑也

張禹義僕

楚州東漸民張禹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人
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羇栖
于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貨不得縛于
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刲股數臠僕竄既脫矣見
之慟哭而出舉身撫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雖本
富豪今亦身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

飽其肉則又瘦瘠頹膾我以代之賊雖嗜殺人亦
為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觧禽縛弁僕釋去且遺以
錢帛追紹興中准上安定禽歸理貲産尚贏百萬
僕亦存禽以弟待之張氏子任悉事之如諸父

劉信甫托孤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
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
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
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
為侄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

季之子慚毒其父至死陳于郡曰弟殺吾父郡長
馬火者始涖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
曹氏孤法廾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算皆
自誣服曰曹氏孤使其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
干未致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拷楚萬狀身無
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
守郎無賄客使置曹氏孤于京匿之大家使勿出
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
死論既出即詣京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
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
所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
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
重其義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
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

練僕代死

練則成長洲人洪武間為御史自虞禍及一旦發所
居堂下甃地磚令諸子朝運而出暮運而入微問
家人曰諸郎誰最健者曰惟大郎所運獨多乃嘆
曰存吾祀者此兒也後劾刻大臣不法事其人坐
死他日　上思其才因怒則成同官忌者更搆之

出為推官廣西府徵還仰藥死家屬被逮長子當
斬有義僕冒其名代之而以長為次得減死戍邊
後赦歸復立門戶生剛仍為御史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産而居伯得一
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
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羮阿
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営生示
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
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

一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産數萬金爲寡婦嫁三
女婚兩即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即旣皆輸粟
爲太學生而寡婦則皐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
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
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日以此遺兩即君可世
守也言訖而絶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
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敉緼掩體而
已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又云
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
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

嚴僕知禍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劉巨塘令宜春入覲
時隨衆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闔
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
從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
下番目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番目爲也辛
曰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
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滞獄
劉公憶昔語且閔其知幾爲減去贓若干始得出
獄從戎

鄭牢愼殺

廣西總師府一鄭牢者老隷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
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鄭牢度有
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
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
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亦有以鄭牢言
者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貪劉廣西素尚貨利
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
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
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贖貨
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
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
而牢亦可尚云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倫叙門

賢媛類

唐山夫人

王伯厚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壽厥福無有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按禮樂志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姓也婦人能作詩歌且又爲祠祀樂章非嘲風弄月之比其後則戚夫人幕春歌烏孫公主悲秋歌文君白頭吟明妃怨詩皆聞夫人風而興起者夫人之前惟虞姬一歌垓下數語而已

睿貞高潔

沈逸人婦金睿貞日磾之裔也才而賢逸人居貧衣食稍不義政猶豫睿貞必從傍以義抉之疏食菜羹朝夕不贍欣欣如也逸人雖隱居陋巷門外不絕貴人車馬一日有客懷百金托逸人居間睿貞從屏内竊聽之不悅逸人苦謝客退逸人入告睿貞睿貞撫掌曰是吾心也謝于戊辰抄

張雨

後漢謝夷吾傳註引謝承書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爲聘娶成善士夷吾爲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昔陽城不娶張雨不嫁天下固有一種高潔之人出於人情之外者

馮夫人

楊用修云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人篇咏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刀斗夜傳呼徐堅詩云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咏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草鞋夫人

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早喪其婦年少守節甚苦身自織布以給食頭面恒不梳洗足着草鞋隣里從其夫姓呼爲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橋上人爭買之曰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

祁酥兒

祁酥兒者亳州人父爲秘書省校書郎酥性警慧父愛異常誦詩書理音樂皆不緑指教方七八歲時已代晉家務事無巨細悉合宜十五歲冬母病忽加劇酥憂急不知所爲潛詣佛堂供像前拜而祝曰吾母病甚吾將割股肉以瘵遂操刃割左股燔之於火屑而圓類藥粒之狀母接服之經宿有瘳酥謂符所願益喜家人見其坐稍偏怪問故具以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創創已先中風傍攻四體萬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緣此

以安死亦何恨但父母年俱高不得終養用此有遺恨耳泣數行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爲作傳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史朱温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在同州得於兵間因以娉禮納之温亦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温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鄆州得朱瑾妻温告之曰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

[illegible]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兖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京失守妾亦如吾姒之今日也仍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淫欲骨肉聚麀帷簿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平婦人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孝平王后王惠風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悷

太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距曰吾太尉女天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張子賢曰漢之公卿猶愧於此女晉之公卿有愧於此妃

柴女識鑒

魏人柴翁有女在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父母迎之奩具計直十萬分半與父母令歸白見即郵舍隊長黥色花項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不能奪問之乃郭威也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章隸保晦
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潛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
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詞不荅賊怒勃
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
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
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章卿公夫人

章卿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
傅其夫人陳氏知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
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羙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

飲醉夫人密釋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
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
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白旗授之曰吾將屠
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
金帛乘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
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
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
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

城角老嫗

韓信進食人知有漂母唐有南中丞卓者薄遊上蔡
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回曰
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
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
十七年爲蔡牧到郡遂戮伲吏而奠飯嫗焉○按
淮陰漂母膾炙人口後世至爲立祠上蔡飯嫗何
知之者希耶亦中丞功業與淮陰異耳此二嫗之
遇不遇也

女官

楊升庵曰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
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即林妙玉也女狀元

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
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
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
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
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
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
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施施妹妹

館陶公主名施施宣帝長女成帝姑尚于定國子永
見本傳李翺文有高妹妹七歲死節太常謚之曰

懸父濮陽守彦昭也詳翺碑中弁州于女子
載之詳矣乃施施帝女妹妹烈女而不及何耶

李當當

唐李當當名妓也姿藝超流翩然若有所悟遂着道士服有段天祐贈詩云歌舞當年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眞眞

眞眞卮言云沈將軍妾不知所出麗情集有柳將軍

妓唐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巷鄭謫西都柳設宴餞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有一妓嬌美鄭視之眷戀不息柳謂鄭曰此沈眞眞本良家女頗能文辭請公一詩以定情好候公拜命即當送賀公欣然賦之云洞府出神仙清聲當管弦詞輕白苧調歌揭碧雲篇旣未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公大喜俾眞眞拜謝鄭公至京拜伊闕令乃書寄柳柳即送眞眞赴約鄭既見執手而喜曰柳公信人也長吁一聲絕然而卒不得合好眞眞守節終身卮言豈因沈姓俁耶抑別有沈將軍耶

翹翹

唐文宗御宴宮妓舞河滿子是沈翹翹其詞云浮雲蔽白日文宗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第一首乃賜金玉環遂問其由翹翹泣曰妾本吳元濟女自因國亡沒入掖庭易姓沈因配樂籍本藝方響乃白玉也以響玉爲槌紫檀爲架制度精妙乃奏梁州曲音韻清絕上喜謂曰卿欲歸宮欲適人翹翹不對上知其意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出宮之夕宮人伴送花燭之盛皆自天恩數年之後誠使日

本久而不歸翹翹執玉方響登樓自爲一曲名憶秦郎聲音悽愴方響應二十八調

毛惜惜

義妓毛惜惜按一統志毛高郵妓也端平初別將李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殺之後人爲立廟此妓中所最難得者因錄出之

懶愚道人

金溪女子董氏名師韞父亡母嫁邑人董天進之子董登科通判饒州母時就蓐與夫約已有四女若復生女當溺諸水是夕天進妻夢神人抱一天尊入見婦房爲犬所吠至傷神人極力訶叱且拜謝驚寤良久天進推枕呼挩口中猶喋喋稱不敢已望廊下燈燭入口嘈雜天進疑外間有警跣足下床知婦免身問男耶女無應者天進妻趣詰其室則師韞已棄水盆内有物覆其上矣急取舉之才十四歲嫁臨川饒氏祖母已沒父至貧奩裝單薄晝躬爨滌夜讀書史仍勉夫以學好作詩未嘗自

露至五十寡居端靜不與人接過六十後始見親姻嘗自叙云韞道人居舍前有一木蹁跚瓠落每恨不識其名訪諸梓人曰此懶愚樹也外堅内虛不中繩墨道人笑曰此眞與我同遂榜其室曰懶愚因以自表仍賦古風一篇云君不見南嶽懶殘師佯狂啖殘食唾涕任垂頤懶爲俗人拭又不見愚溪子柳子堂堂古遺直以愚愚溪山于今慕其德二子眞吾師欲見不可得惟有懶愚樹終朝對顔色齊威勤讀書輪扁巧斲輪勤巧動心志何如懶愚眞衰年鬢已皤行少坐時多亦欲倣勤巧柰此懶愚何許深甫主撫學道人孫婿黃日新將赴席下作序送之訓以懷仁輔義立身行道報國榮親之說凡著詩文四十卷陳孺漢卿葉伯益皆爲撰序享壽八十六而終

宋太祖姊

周恭帝幼冲時宋太祖英武有度量多知略屢立戰功軍校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逬匿於外州獨宮中皆不之知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

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胷懷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太祖默然而出

曹璨母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未聞其行不檢也惟以積錢數千緡爲母所責

蒨桃

寇萊公侍兒蒨桃詩二首一曲淸歌一束綾美人何自尚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其

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千梭朧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泥溪驛詞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畧云登山臨水不廢于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一闋聊書於壁後之君子覧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墨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鈿帶雙垂金縷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添遠意

畫眉學得遙山翠

王視婢疾

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知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相枕籍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治之不許王氏親爲煎藥致膳左右沮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

李京妻焚帖

蘇子瞻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爲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即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常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趙氏保親

慶曆中賊王則閉門不軌漁城中子女無如趙氏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履地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賊服衣之女曰妻賊何服

也家人擁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於輿中夫識去就知廉恥仗義死節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表表節義如是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寧不有愧於心耶

閨中益友

歐陽公爲梅聖俞妻撰墓銘述聖俞之言曰使吾不以貧賤冒貴累其心者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從户屏竊聽之便能商搉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自外歸必

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則悦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今與是人飲乎夫謝氏可謂閨中之益友矣

梅妻善對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晩年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授敕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刁氏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耆舊聞之皆以爲善對

曹修古女姪

劉從德卒録姻戚厮僕七十餘人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事曹修古言其恩太濫章憲怒降工部員外郎通判杭州改知興化軍卒無子修古廉潔家貧有致棺殮者其女慟哭曰柰何以是累吾父耶不受人以爲非此父不生此女其從子覲知封州拒儂智高力戰死

女子救父

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氏隨父伐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

女以身代大毋

宋鄞縣女童氏虎啣其大毋女子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棄其毋啣女以去事聞祠祀之

女身代毋

永嘉盧氏女與毋同行遇虎將噬毋女以身當之虎得其女毋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

荆公女

荆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荆公曰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黄花和曰青燈一點應窓紗好讀楞嚴莫念家罷了諸緣如幻事世間惟有妙蓮花

徐節婦

宋末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數千里虜巧計欲得之終不可犯一日虜必欲强汚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絶之可事汝虜喜而許之遂嚴粧焚香祝畢赴池水死將死之前題滿庭芳一闋于府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緑窓朱戸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

見無由從今後廖寬千里夜夜岳陽樓後宣伯聚先生言此事政與清楓嶺同予因論喪亂以來婦人女子盡節死者不可勝紀其中縱有文筆者皆出於倉卒措詞未能盡善雖清楓嶺一時一事其詞指亦萬萬不及 東園客談

王女警敏

陳恭公執中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氏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荅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録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

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麼學丞相姻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葢恭公不由科舉失於查攷女子之警敏如此

丁氏死節

丁文簡公五世孫女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夫避地大塊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始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嗔目逐絕於挺下

崔女臥水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疾久冬忽思魚而不可得其女曰聞古有王祥臥氷得魚想不難也乃同乳媼焚香誓天即臥氷上果得雙魚烹以食母母病頓愈人或問方臥氷時如何曰以身試氷殊不覺寒

寡婦納錢救衆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海州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心安乎遂請于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之

以免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吁今人積金著穀倍數若遇夾荒而幸糴價之高遺危難而喜窖藏之客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之賢何啻霄壤耶

張商英妻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常見梵册整嘆吾儒之不若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悚然有悟乃作護法論

劉光祖夫人恤貧

蕳池劉光祖平生好施不顧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煖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入內夫人從窓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貧得之可以少濟不欲遽恐之耳

蠟炬詩

張芸叟初左遷宴集見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各擇坐中物賦詩一首女賦蠟炬云尊前獨

垂泪應未盡灰心蓋以諷也芸叟稱之

三婦遺跡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寇南劒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毎雨則乾晴則濕或剷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貞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皙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衰是不天也請為服期即惟命主將許之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趙罵曰我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我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兩楹之間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

誠可以貫金石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蓋自有神理存焉而況烈士大夫葷素養厚用物宏而取精多者其掀揭於兩間為不朽之具又何如乎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窘告妻曰方穀貴五口難以偕生我負二子先渡汝可繼來母已老病難行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歲得一口亦幸事遂不顧而去妻愍姑老不忍棄扶之以行陷於泥淖因取履有碍手者取視之乃銀一笏也婦大

喜語姑曰貧困中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還家何用他適被姑登岸獨往報夫至則見二子戲沙上問父所在曰恰到此被斑牛斫去林中矣遂奔林閒訪視爲虎所食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

孝女卻虎

景定癸亥景州村民家一姊一弟常日姊樵歸爨弟樵爨以養母一日負薪將歸虎逐弟登樹爪其胯姊急執虎尾大呼曰寧食我無食弟弟死八十母無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申屠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豔申屠虔之女也既長慕孟光之爲人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裏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爲學官弟子虔既見之學官遂以希光妻昌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盥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幸無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哀憐既克葬乃

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於是希光僞爲色喜裝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卒病悉驚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至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下報董君吾死不媿冤鬼矣遂以衣帶自縊而死

烏林荅氏

完顏亮盜據中原稔惡肆毒大殺其宗族而收諸婦

女雖從母姑姪姊妹娣姒宣淫作醜亮從弟世宗烏祿襲封王尹濟南妻烏林荅氏儀容修整亮欲召而私之烏林荅曰我行矣否則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至良鄉自殺君子曰哀哉烏林荅之志也不患死難患處死之難使先於濟南則累其夫矣後於良鄉則辱其身矣從容引決履變如常吾固惡亮之乃禽乃獸非我族類抑豈知烏林之爲鸞爲鳳出我人群

韓希孟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爲賈尚書子瑱婦岳州破被虜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攄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一通歸于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烱烱如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血誠扞衛社稷者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顧肯少屈其志哉

韓貞女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木蘭

海州節婦

黄巖徐宗實洪武中爲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明海州有節婦時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随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笄嫁之初又能剪髮於姑葬之後雖劓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宜節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見黄文簡公集

京師烈婦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爲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圖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爲配許之居數年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蟆避水上堦其子戲以杖抵之落水後夫與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俟夫出即殺二子走訴於

朝　高皇嘉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傳奇
者爲作蝦蟇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謝氏死節

鄱湖謝氏松江巨室也　國初被籍沒坐誅有婦美
色給配象奴婦紿奴曰待我祭亡夫乃從爾奴信
之婦携酒飯至武定橋哭奠賦詩云不忍將身配
象奴自携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劍清
風滿帝都遂拔劍自刎死

鐵布政二女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中爲山東布政　文皇靖難師

至城下攻之百方隨機設變終不能下礮擊其城
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
鉉終不下後姚少師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
去　文皇正大統擒鉉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
教坊司爲娼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
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
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
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
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

産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
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黃觀妻女

黃觀池州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南
京觀走死其妻二女俱被執有　旨令配象奴
妻紿言避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某家須吾毋
子去取不爾爲其所匿象奴利其財與俱往至城
門市人塡隘妻云吾母子當以衣幅相結恐稠人
衆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

毋意比至江側遂縶二女同溺死

狄姨姚姊

狄文惠姨與姚恭靖姊正復相似狄姨曰吾有一子
不欲其事女主姚姊亦曰安有作和尚不了是好
人者余謂若撥亂定世少兩公不得及扶世教又
少兩姨姊不得

章綸母

温州樂清章文寶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娠而
文寶得疾且死金氏聞請往視父母不許金氏堅
欲往文寶一見卽逝金氏爲棺斂之撫妾守喪妾

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就外傳竟第
正統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先欲疏請復儲恐貽
毋憂未上金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
諫死職我雖爲官婢無恨也綸遂上疏忤 旨杖
幾死禁錮詔獄金氏怡然綸天順二年復官終養
金氏嘗自爲詩見志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
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
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
目黃泉下後綸官至禮侍

徐氏孝感

祥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募遠戍母病于家婦徐氏刲
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
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與丹藥一粒吞之既寤復
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毋妻皆往至南巖宫徐始言
向姑危切時妾寔請以軀代今當如約姑與夫愕
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投身
萬仞之崖皆鞵崖畔以示覔者衆覔不獲見鞵始
悟哀慟而已俄而毋與夫持香殿上遥見一人在
殿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言方隕軀而下忽若
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遂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二貞女

嘉定甘推官元儁有子聘同邑徐氏女其子得疾且
殆女請往觀焉其父乃告甘氏甘氏不可父泫然
流涕曰吾女志堅脫不許有死而已及歸女亦不
強但取所着衣絲素各置毋前問之曰吾此生不
華吾服矣是夕其夫卒女亦縊死於室初正德中
吳有熊氏女未嫁而夫亡截耳自誓請旌於有司
外舅都公問予曰此固中道乎余曰禮三日廟見
乃爲婦安有未見舅而先殉其夫者雖然豈不可
以敦薄俗也公笑以爲然

鄧烈婦

鄧氏臨江新淦人秀才曾景昭妻嘉靖二十九年冬
曾晝被盜鄧氏扶姑携子走盜得之盡出所有求
脫姑子盜仍繫鄧脛迫之行至牛尾洲欲汚之鄧
厲罵攘臂擊盜盜怒斷其脛死後人常見死所有
黑氣如車輪事聞旌表歐陽文莊公銘其墓

梅婦

貴池縣唐氏女適朱姓夫早卒婦事姑甚禮而姑性
兇淫偶有富商投其舍姑與之通見婦貌悅之啗
以金賂姑姑利其有誨婦與之淫弗聽迫之弗從

杖之至加炮烙身無完膚終拒焉姑以不孝訟于郡時通判毛玉亦以商人賂加婦以法觀者咸寃之欲婦言其故婦曰若爾妾幸全矣如陷姑以惡何然恐卒汚其身遂死于梅樹下死三日神色不變人呼爲梅婦隆慶三年事迄今寃尚未白嗚呼痛哉婦生不辰逢此厲姑而死必于梅豈以梅之清白芬烈可方其心節耶

虎嚙淫僧

楚南渭白馬寺僧窺見戍人張武妻姸豔一夕乘武醉歸僧殺之道上婦晝夜撫其屍號哭絶食者七

日幾死毋強勸勉食水飯時嚙其棺成穴及埜力以身殉毋挽之而出遂不肯歸往廬墓而居惟一弟與婢隨焉一夕僧乘其弟歸往睥睨之婦大叱僧抽刃斷其首婢寤方覺又欲淫其婢婢詬詈僧并婢刃之潛埋廬側無人知之一日僧往檀越家道經其地有虎嚙僧蹲伏地上以足刿地怒號不已須臾虎去里人見穴中二髑髏各具覩殮之爲建祠其上以婢附焉隆慶壬申年事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六終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倫叙門

賢媛類

無鹽

齊有醜女號爲無鹽凹頟深目坎胷墜腰肥項少髮皮膚如漆年已四十嫁不售乃自干於齊宣王王留於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時宣王作漸臺無鹽撫膺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怪而問之奏云大王西有秦衞之患南有強楚之仇外有二

國之難內有奸臣之衆賢臣不附王嗣未立此一殆也漸臺巍峩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者進於左右此三殆也耽酒沉湎以夜繼日女樂倡優縱逸無度此四殆也宣王乃停漸臺罷女樂退諂佞進忠直遂册無鹽爲后自此齊國號中興焉

溧陽女子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上筥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知非恒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餐而去女子歎曰嗟乎妾

[illegible]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飯與丈夫[illegible]
越紀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按女子不載其
姓氏徐天祐亦無証今偶讀李太白貞女碑乃知
女子史姓溧陽黄山里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
柔荑而不龜其没時年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
立祠其地云

北郭婦

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
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
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

織履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
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
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
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陶大夫妻

陶大夫姓陶名畧不興家富三倍妻怒曰子德薄而
官大是謂蒙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晉楚令尹
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終其子
孫名番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請去夫叔
世士大夫之婦使能如陶大夫妻何至以貪黷被

重誣蒙戮㦲

韓妻連理

韓憑戰國時爲楚康王舍人妻何氏有美色康王乃
築臺望之竟奪何而囚憑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
志後聞憑自殺即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
左右引衣衣絶得遺書於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
而合葬王怒命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
生於兩塚根交於下枝連於上又有鳥如鴛鴦雙
棲於樹朝暮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憑夫婦精魂
也見者莫不泣下

樂羊子妻

[illegible]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
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於
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
成丈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日月夫子
積學當勉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樂
羊子感其言遂往終學竟成名儒嘗得遺金一餅
以歸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
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樂羊子大
慙乃捐金于野

鮑宣梁鴻妻

鮑宣妻桓氏裝送甚盛宣謂之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桓氏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孟光適梁鴻盛飾衣綺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以鴻言布衣操作與鴻同隱

王霸妻

漢王霸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雍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

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問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夫出見茨華靡麗而悅賢者不免霸之妻乃卓有定見益丈夫不及矣

王章妻

王章字仲卿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承其名娉以輧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

車庭中以其頭懸軛撲杖交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後漢書

周郁妻

漢周郁妻阿嫻於婦道而郁驕淫無禮郁父謂阿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後漢列女傳

任延壽妻

郃陽任延壽妻季兒兄季宗爭與延壽鬪延壽使人

陰殺季忠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遂

自縊死

大昌里婦

長安大昌里人有仇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俟仇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讎家痛焉遂釋不殺其夫

樂羊子妻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鷄誤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鷄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無以奉養使食有他肉姑聞言感悟竟棄之夫甘貧守義妻之貞也又能使姑不陷於不義賢哉婦乎可以風矣

袁隗妻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徐淑

徐淑答夫秦嘉書曰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其辭有諷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報嘉書云素琴之

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可謂怨而不傷乃知漢世有此等婦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

許升妻

吳許升妻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妻嘗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負時名

許允婦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太守德如妹貌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桓範詣許云阮家既

[illegible]醜[illegible]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嘗考阮氏乃阮伯彥之女德如之妹伯彥清真守道動以禮讓德如有俊才而名理自飭風儀雅潤父兄如此女妹安得不賢乎又許允爲吏部郎多用鄉人爲魏帝所收婦出誡允對帝語宜正論勿以情求允遂言臣用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

校後稱職與不稱職罪臣未晚帝遂釋之觀此阮氏更明達事體豈啻閨閫中稱賢淑哉

梁山伯祝英臺

梁山伯祝英臺事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illegible]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王夷甫女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杖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獸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

謝道韞

王凝之妻謝道韞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道韞遣婢

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出獨異志

宋氏傳經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壼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之學復行於世夫女流頗敏聰慧者代豈無人如曹大家嫺於詞令操行甚高庶幾近聞道乃宋氏以高年

志學非女中之高賢哉抑或天有以昇之不使其抱經而弗售也

洗氏

洗氏高凉人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衆壓服諸越高凉太守馮寶聞其志行納爲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使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懐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部侯詔册氏爲高凉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

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號夫人爲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征之親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諡誠敬

盧士深妻

虞世南史略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靧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顏容

班姬徐慧

班姬者漢成帝之婕妤徐慧者唐太宗之賢妃皆名族也性情婉順詞旨和平正而不隨傷而不怨內言準禮女憲蹈貞班有辭輦之言徐有征伐之疏皆法家拂士所難爲詞而美曼柔姿顧能幾諫昏庸如成帝雄武如文皇固虛已注情改容稱嘆數千載下誠希遘見之班後以飛燕兄弟與鮮復進見譖諸呪詛帝召問之荅云脩正尚未蒙福爲邪

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成帝雖闇猶知善其對而止今見於紈扇吟自悼賦者讀之可以傷焉徐有仰高山詞八九歲作尤清雅絕塵殆鬼工仙筆非人能到昭陵升遐毀幾滅性求狗馬丘園竟飲恨以卒年二十有三吾猶幸妃之夭徂而不罹於武曌之機變也豈剸犀之劍照乘之珠速化早亡造物者亦恒靳惜之耶

崔簡妻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者無不淫偏詐言妃喚即行

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耶遂入王中門外小閤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坐簡向前謝王慙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

盧氏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每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常經雪後休假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携雉兎而來歸進膳於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於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出松窗雜錄

太白婦強記

太白婦好道博學强記太白一日賦詩成末云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婦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信比來嘗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將無類乎文一作日出行大愛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之句婦輕誦曰愃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非劉勰之言乎太白深異之然終不復改竄 出林下詩談

楊容華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出朝野僉載

張氏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爲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出傳載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愈禮之終身

竇烈女

杜牧之竇烈女傳曰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

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諫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

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先奇妻且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絶此乃有謀未定不暇於外事審矣明日先奇薛育各率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時正己死納代爲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首以獻暴屍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夫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尹謁見不得賂閽者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爲人臣而京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喩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曰

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閒鼓吹）

上淸

貞元壬申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靑衣上淸者啓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禍將至矣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淸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下階大呼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縗麄者也曰家有大喪貧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

物一夜而來竇賂絹千匹綠掩者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墻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依其請翌日執金吾奏其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流竇於驩州沒入家資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汝大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參家破幸得塡宮德宗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刺兼亦甚有贓汚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

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紀極迺者郴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伏乞下驗於是覆視皆如上清之言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大悟因怒陸贄下詔雪竇參冤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爲誓不許戶有巢燕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孀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妻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謝小娥傳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小娥父常與段婿往來江湖俱爲盜所殺小娥亦傷胷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

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辯之有客謂曰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有紙牓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

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飲泣蘭與春宗昆弟也時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一日蘭與春會群賊畢至酣飲沉醉小娥抽佩刀先斷蘭首呼鄰人并擒春時元和十二年夏日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受戒於泗州開元寺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

杜羔妻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

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廻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張睽妻

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廻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秋强對鏡那堪重理妝聞鴈幾廻脩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勅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出杼情詩

關圖妹

關圖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令鹺賈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於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殂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範而略曉文墨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脩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脩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歧路五湖東名懸桂苑一枝綠魚愧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

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勵爾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鳥閒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爲文祭之時人競相傳寫出楚新聞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十

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氏堅不許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絶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栢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出翦勝野聞

著女論語

唐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

皆性潔素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芬亦不欲與鄉凡嫡爲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唐后妃傳

女作男兒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

符鳳妻

玉英唐時符鳳妻也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以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于舟上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沉於海

牛肅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成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

曉而畢嘗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鋒起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于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

藝文兼百氏牘道家之祕言探釋部之幽旨旣虔
恭於中鑽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
而成巳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可恃何故羸厥
姿貌沮其精䰟頹寃枕席憔悴衣巾予惟形兮是
倚形與予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
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
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昭晴
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氷解凍而繞軒風扇和
而入牖可解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
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
魍魅之鄉形旣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
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
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
逐形骸以遷變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
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巳影何辜而
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
達人委性命之脩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
能纓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
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
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驚嘆
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
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旣談玄之至妙請終
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
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出記聞

孫氏

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
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
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
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
又有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
聽初疑颯颯凉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
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
叢蘭月滿庭又謝人送酒詩曰詩將清酒寄愁人
澄徹甘香氣味眞好是綠窗風月夜一盃搖蕩滿
懷春出北夢瑣

彭伉妻

彭伉唐徵士構雲之孫也伉妻即湛賁之姨伉舉進
士及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
伉居客右一坐盡傾湛至命飦於後閤湛無難色

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歲一舉登第伉常侮之伉方跨長耳縱游郊郭忽有童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人謔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落驢橋即其地也

月華詩

姚月華少遭坎坷其效徐淑體寄楊達語多悲怨辭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夜兮眉顰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欲妾心兮焉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兮絲棼絲棼兮可理妾

心兮焉分空閨兮岑寂粧閣兮生塵萱草兮徒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剪髮贈玉兮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爲兮一身所遭兮多舛玉體兮難親損餐兮減寢帶緩兮羅裾菱鑑兮慵啓博爐兮焉薰整襪兮欲舉塞路兮荊榛逢人兮欲語鞈匝兮頑嚚煩冤兮凴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瞋即使徐娘復生不復述讓也 本傳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七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八

海右門氏王圻纂集

倫敘門

賢媛類

青州女

萬曆己丑冬揚州江都令劉道隆一夕夢遇驢六頭內一小驢向劉叩首覺而疑之思不得其故雞鳴忽悟曰今人罵僧爲禿驢意者僧作奸乎但乘小輿出西門果遇六僧因命隸拘之僧稱不入城且無罪奈何拘我劉詒之曰飯爾耳及至縣內一小

僧叩首不止曰我非男乃女也吾父青州選貢生二兄亦廩生一日此五僧來家化齋母素信佛因齋之畢其誦經禳星令我出拜佛僧見我姿色故沿至晚曰村中無菴觀敢求長者家借宿父不得已令暫宿於門房夜半五僧持刀排闥而入將父母兄嫂幷蒼頭數輩悉皆殺死只五歲侄避床下得免將我登時削髮披緇挾之而出晝夜輪姦其時我不難一死以舉家異仇無由伸雪耳每白日置我于僻處二僧堅守三僧化緣供我衣食離家三年所過不入城市目中不見官府故隱忍至今

日幸遇爺臺是我報寃時也望爲鞫之五僧不待嚴刑已伏辜矣劉乃招詳院道移文青齊核實得報即寘典刑女號泣數日乃自盡夫女不死而隨僧三年似一淫婦人耳及仇雪而不惜一死以謝父母豈非從容就義者乎

獨腕尼

播州宣慰楊應龍叛願兵楊烱陣亡計至家妻柳氏殮其衣帽自縊者屢皆爲人覺不死豪家兒慕其姿色爭委禽焉柳不可姑利厚貲潛許之萬曆庚子六月豪家來娶姑逼使升輿柳大詬曰奴子無

如犯我我豈爲狗彘行豪怒自入牽其手柳佯曰姑徐徐俟我更衣行耳乃跽向天曰吾實不幸夫死吾腕爲人汚矣即引利刀斷去其腕豪驚遁自此祝髮爲比丘尼

姑殺媳

姑蘇老人耿志者染病月餘其媳侍奉湯藥旦夕惟謹翁病尋愈姑疑翁之有私于媳也夜乘子出戴翁帽服徑至媳臥榻調之媳大詬罵剺破其面遂披衣徒步還家訴父母曰翁恐爲獸行我已破其面矣潛自縊死詰旦父至婿家翁儼然出迎而面[illegible][illegible]損父大駭審語翁曰吾女昨暮歸言翁之不仁破其面已自縊死而翁面無傷何也翁沉吟曰是矣是矣怪乎婦之稱疾不起也至榻呼之則以被蒙頭而拒翁翁挽之起面無完膚矣訟之官竟斃于獄萬曆壬辰年事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横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逾年往詰之婦

亦欣然接侍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帥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出玉堂閑話

三烈

劉氏女者御馬監劉太監之姪孫也幼許鹽山王家宰之族子其男侏儒而陋弱冠纔如幼童其姪欲罷婚太監曰不可汝向慕其名門許之今而渝盟人其謂汝何女亦自父母曰此命也不可易乃辛婿於其家不能近婦時欲逃出與牧兒相追逐王之父母亦以誤人處子欲令別嫁女泣曰父母自

妾幼年以禮意定約非有他也而得夫如此天之所主非非出人力棄而別圖又得一不如意者非再辱耶縱其逃去吾寧奉佛以終身不忍以一身事二夫也至今紡績不怠予因遊淮見道旁有雙烈祠乃二女子一曰何氏泗州人賣與淮民携歸就俠邪泣曰以兒婦娶我而今乃爾何用生爲引刀自刎死都御史張敷華命收瘞立祠祀之一曰劉氏淮安衛卒之妻夫死於運河聞而號泣未信及得同侶送其遺衣曰眞亡矣乃衣其衣赴水死提學黃如金命並祀於此皆碑其事於亭二女者賴二君子以永其芳馨傳播遐邇彼王氏婦者又孰

爲之表揚乎

張節婦

陸文裕公曰張莊懿鎣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聞夫卒即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亷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譔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郡中一閧元余忠愍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即時安西郭氏女、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按文裕此言過矣中庸之道惟聖者能之若必待合於中庸而後旌則可旌者寡矣愚謂劉守之舉未必無裨於教化而侍讀之論未免傷於刻也且未昏執節　國初旌者頗多非待弘治間而後創見也文裕特未深考耳

王象節妻

山東王太史象節死未殮其配徧召族人爲太史立後即自縊而死後太史沈澄之爲文奠其墓有玄鶴遶墓飛鳴者三見周比部傳

岳氏女

萬曆庚寅十月一都民周翁天爵也其妻與范甲私生子娶岳氏女爲婦甲艷岳之少美也屢有意汙之岳不應姑責之曰而夫亦彼所生誰不知之乃敢逆悖岳謝曰吾夫誠出於彼則有翁道焉尤不可他夕甲臥姑紿岳奉茶以進甲暗中牽其衣岳疾走出姑復罵且撻之岳歸泣告其父母曰此行收吾屍耳父母亦不省比還遂自縊父訟於官當甲以死律寘周妻於獄岳年十八事周翁盡欲甲

姑翁老屢凌逼翁或逐臥地上岳則夜起掩蓋煮湯藥惟謹以故姑猶不滿卒致之死地云

方勉妻詩

方勉字及甫娶許虞部女好學能詩勉嘗同妻夜看晁錯傳許氏有詩云匣劒未磨晁錯血巳聞刺客殺袁絲

趙千戶妻

遼陽城去東四十里有堡曰東安廣衛軍千戶所趙忠所守也正統中虜來犯堡被圍勢亟忠妻某氏自登堡城覘其緩急見事不可爲歸其家嘆曰我

婦人一旦爲其執去辱身以及國家吾何爲哉即以藥鴆其一男二女然後自盡虜攻城益急忠下闔固其閨虜聲言聚兵門下忠乃率衆登城縱火投城下復以火箭射之虜未及備解圍去總鎮其以事白于朝　詔旌表其門及進忠爲指揮使云

劉渭清妻

江右一婦熊氏劉渭清妻也忽賊至家人悉奔時渭清方病劇惟熊在旁賊掠其貲拜擁出戶乃抱幼子僞隨賊行至李隆德塘置子于涯抱賊同投于水群黨救之不得皆斃焉及賊退子猶啼號隣人曾魁憐而收育之長爲武弁捕盜乃得前黨遂殺以祭母母子節孝人共奇之

水母娘娘

山西榆次縣一貧婦孀居善事姑凡姑飲食非河水必不食而河去其家四五里每晨婦必往汲水供之無間寒暑如是者數年後一日取水歸半途爲塵沙所汚復往汲婦及門詹尾忽墮桶中又慮不潔亟走河干有一老人問之婦以寔告老人嘆曰孝哉婦也當有以濟汝吾有一皮鞭可置缸底提起一二寸水即至婦試之果然姑疑婦之不汲而

得水也潛偵其狀缸底有鞭取而棄之時婦方櫛沐水忽湧至婦急坐缸上不止竟溺水死邑人立廟祀之遇水旱祈禱必應稱爲水母娘娘

詹烈婦

青田八都山農陳好客者嘗忤其鄉大姓劉某某頷之正德丙寅八月鑛夫盜銀坑事露劉誣好客與謀巡司捕之逸去四卒執其妻詹氏時日晡道僻詹自度必受辱覩其中一人鮮而勇佯以目盻之曰骨勾辛爲我主持毋令三卒爲亂妾當館君家惟君所私鮮卒喜三卒言稍涉戲輙叱之二十里

至黃壇山遇樵者路側顧髯卒曰妾屐折不利肯
行假樵刀削之削巳呼四卒曰吾擲屐若輩先得
者就之四卒歡咲趨奪叢棘中詹引樵刀自刎死
四卒驚散時盛夏暴屍留日蠅虫不傷及莖面如
生時年二十一矣詹氏性剛寡諧隣女或稍侵之
輒屏絕不與言家屢空亦不假貸於人其貞性如
此事聞縣令陳系題其墓曰節婦而斃四卒於獄

都昌吳孝婦

都昌婦爲王一妻無子寡居事姑盡孝姑老且瞽憐
婦孤貧欲招婿因以爲義兒吳泣告曰烈女不事

二夫新婦自能供奉勿爲此說姑勉從之吳爲鄉
隣紡織澣濯縫補炊爨掃除之役日有數十百錢
悉付姑爲薪水費或得肉饌即包藏持歸奉姑賦
性質實不與人妄交一言雖他人財物紛雜在前
不舉目一視其所取惟止其直故鄉人交相邀嘗
炊飯未饋有外人相呼與語姑恐飯過熟取置盆
中因目不見誤置汚垢桶內吳還視之不發急於
隣家借飯奉姑自取所汚飯洗滌蒸熟食之一日
正晝里人皆見五色祥雲從空下吳氏躡之升天
驚報其姑姑曰方與人舂米回倦臥在床衆詣房

內見之果熟睡皆駭而退及寤吳曰適夢二青衣童
駕雲來執符牒言天帝有召令我步空直抵天門
引入朝帝臨軒勞問曰汝一村婦乃能勤苦事姑
可重賜酒一杯馨香徹鼻又與錢一貫將歸供贍
自今不須傭作拜謝後二童仍送歸恍惚而醒果
有千錢在床滿房香氣自是傭喚愈衆吳亦不拒
而賜錢專畱姑用用盡復生一千綿綿不匱姑雙
目尋亦再明

假男張勝

黃善聰金陵女也年十二喪母姊已嫁父嘗挾線香

行販江北因念女幼孤假粧爲男挈之以往數年
父亦淪逝聰自以力弱不能經營改姓名曰張勝
合鄉人李英爲夥仍業販香相處歲餘臥起皆同
但云有疾不去衫袴溲溺以夜英初不知其爲女
子也後與英還金陵年已二十餘往候其姊姊不
識且曰吾昔無兄弟止有妹耳我父挈往他所貿
販數年來音問不通存亡未審聰哭曰吾即汝妹
善聰也父死孤貧不能歸不得已合鄉人李英爲
夥營生度日今始歸拜姊耳姊聞父沒悲啼失聲
徐曰男女久處豈得無私聰曰妹亦欲明此身以

曰忘吾家室驗之果未破爪仍爲女飾越兩日英聰匿不出姊強之英愕然乃遣媒求配聰堅拒曰吾向與英同臥起者數年今若諧婚則終身不得明前節矣所親交勸之聰志益堅事聞三厰中官遍令就婚且以貲粧相贈聰始不敢違遂爲夫婦余識以愧桑間濮上之流俾與昔之木蘭並傳云

孝婦贖翁

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某氏未娶適周王選宮女女家懼選促男家完娶翁苦貧乃典其

身於富家得錢以充聘禮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詰問其夫夫諱言之明日翁扣姑姑漏言焉婦大慟曰爲妾豈忍令翁爲傭耶遂取篋珥之屬令人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賢之予錢而還其質新婦置錢於床頭期以明日往贖適長婦來具以情告長婦不孝而貪乃乘間竊錢去明旦婦檢錢無有也夫疑婦中悔而匿其錢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繯而死夫殮而厝柩他所三日姑令長婦携簞食往祭婦柩雷雨俄作尋聞喚門聲姑以爲長婦而疑聲不類隔戶問爲誰曰我新婦也姑以爲鬼從門隙窺之良是乃集鄰婦開門曰爾人耶鬼耶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何由再生婦曰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適聞大震一聲不覺身乃在此姑呼婦入室復偕鄰婦往柩處觀之棺蓋已揭長婦已踣死於地原錢俱在手中

歐陽烈女

歐陽女名金貞歐陽梧之長女許聘羅欽仰歲乙未梧授栢城學博携仰之任後梧奔喪歸舟次儀真仰墮水死貞年甫十四未婚驚號即欲赴水父母

極力抱持次日仰浮水面貞撫屍慟哭欲自縊父母委曲諭止及殮貞自剪髮繫夫右臂以示矢自誓葬畢即白父母往羅事其姑其得姑懽復補淳安諭時姑亦死貞度不可留乃歸父母父母曰汝今更何望我爲汝擇婿貞隨應曰昔夫殮時女有束髮纏其手肯開壙出女髮乃從命父母遂止江漢合流間有茲閨閣之秀惜未聞有以其事聞之有司者

程烈婦

程烈婦婺源西城人年十八而嫁一日歸寧適里有

[illegible][illegible]子良欲私其母女大罵曰賊奴敢爾吾母受汙吾寧就死子良大恚因毆踣之引繩勒其咽猶含糊罵不絕聲以水灌口益束縛之覆以浴杅壓以巨石遂死以藁裹尸焚爲灰燼揚之于野不數日母亦驚悸死時郡廳前夜有悲號聲如怨訴者太守孫遇曰得無有寃不伸如梧丘鸇亭之鬼乎備偵之盡得其狀子良伏罪

程烈女

程女名菊英開化人雅修閫德字同里張氏青陽富人徐某者慕程氏色百計圖之不得則賂權力者

言于督府督府檄縣兵圍程氏程氏父死之縶其兄而逼程氏行于是盡縫其衵衣固束懷短刀語嫂曰家有老母幸善事之從此逝矣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利富人金五刑畢具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城幾何侍者曰十里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絕所司命禮葬之旌其家

桂林義姑

桂林女年十七未字人父若母皆殞止一兄客死長淮遺孤僅數歲家貧甚無以供朝夕嫂有異志姑徐謂曰即不幸兄先朝露尚遺此一脉黄口呱呱母氏忍相遺耶我心匪席願矢志終身兩人者相依存此孤遂截髮誓不適人卒以全嫂節而撫兄孤夫姑特一女子耳完節保孤丈夫所難者女子能之史稱齊軍壓魯魯姑棄巳子而抱兄子坐郤齊軍而魯以全如桂林姑者不亦千秋比烈哉

祝烈婦

德興祝瑛妻程氏生二子曰萃曰英母子悉被姚寇虜去瑛不愛重貲遣人贖之寇不滿意第許贖其長兒萃而猶執程氏與幼兒程氏泣謂贖者曰吾終不辱吾夫至盤田坐麥畦中指寇大罵寇怒而

斃之越三日有族人過其地見小兒走入麥畦中就而視之見程氏屍在死且三日又值大暑面色如生而兒三日無乳不死族人歸報瑛瑛疾趨收其屍抱其子歸瑛亦終身不再娶

何烈女

何氏泗州人雖小家女容止端莊父早世母貧病無以存有夫婦僑寓泗上自言通州人紿母求女爲介婦母不知其無子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淮浦誘以爲娼一日置賈人逼女事之女不勝忿佯許諾良久乃仰天大哭以刀自刎血流滿[illegible][illegible]

都憲張公聞其事即遣吏往按之至則夫婦與賈人已逸去隨命有司以禮葬之而女之寃竟未得伸已而天旱識者疑爲女寃所致郡守楊公遜爲表其墓果大雨三日乃止

陳節婦

檢討陳公繼幼而孤母守節甚堅教公尤篤郡邑上其事于 朝朝命廵按御史廉覈之御史微行至其隣家樓上潛窺之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盎徒步隨之整肅如朝廷已而灌地未畢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一甌來檢討遠望見遽擲盎趨迎至前跪地兩手捧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嘆即以報聞得准旌表門閭

祝節婦

慈谿張公昺令鉛山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而先受聘財以供湯藥者獨傳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于庭諭孀婦有願守者跪節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所願舅姑以此紿婦云若守節須聞官以婦不識字使投願嫁牌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官命汝改嫁汝安得違之婦曰唯唯必待吾祭亡夫始從命舅姑即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尋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并屍填其池自是邑中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日雨不應乃齋宿神府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寃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即躬至其所召其家人詰責皆吐實啟土見屍顏色如生公哭之慟爲文以祭未訖而大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因罪其舅姑及同謀者即殮葬如禮

賣菜妻賢

京中有鬻菜夫鬻豆芽菜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夫不與婦人引手就其筥取之袖中銀一錠落於其筥夫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免賣菜矣妻畧不視曰爾得之而喜彼失之者不戚乎令吾將孕彼戚而致死咀呪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夫感其言遂還之婦爲夫所咎果將自盡還復得之甚喜勞以酒飯以銀一兩遺之其夕賣菜妻生一男夫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彩照室驚怪以衣投之夫意有寶掘之得銀一缶報於失銀者其男相與同爲貿易

王妙鳳

王妙鳳洞庭東山民女許嫁吳氏吳父死母有污行鳳知諫母求絕婚母諭不可鳳入門孝敬無違夫出賈南楚污人來姑計使浼鳳見鳳不能發一日污飲姑室姑命鳳來温酒鳳恚事污挐攬出久不進在爨室舉燎煬之以警污污不去且入厨紾鳳臂挑之鳳隨取刀斫此臂不斷再斫乃斷歸家母將訟理鳳曰死耳世寧有婦訟姑者耶逾旬卒母鳴於官官爲匪人眩沮寃迄不申

高氏

高氏者嘉定狄阿毛妻也配狄一月患癰疽高吮之不愈死高抱屍慟哭三日不內水漿家貧火葬火熾高便躍入火姑救出之高恨不得從夫地下取夫骨齏吞之父母驚異而眛其志相謂言疾嫁耳遲之則死矣漏言于高高歸舍即斷髮自誓其夕竟就縊經

陸淑清

陸淑清長洲陽城人頗聰慧識字許村人楊紹清年二十二兩家赤貧不能嫁娶紹執役京師惡子艶淑清色謀妻之集同黨撼其翁父若堇不從我得不[illegible]從禍耶翁父愁諾清聞之號哭達曙惡子強委禽焉送酒來飲食父母父母出飲食清自縊於房

雙烈女

蘇城內一處子樓居誦經聞叫夜僧聲甚苦傷之投以金錢僧誤謂女悅已夜入逼女女不從僧怒斬女携首以去適女母舅宿於家明日其家訟于官謂舅殺之官加酷訊不禁誣伏而不得首且再加桎梏舅女痛父自斷其首爲女首以獻官察之非是因得其情大加憫恤虔禱於城隍神夜夢神曰殺女者某寺某僧首在廢佛腹中搜佛腹果得首坐僧死舅得釋蘇人建雙烈女祠

風婦伸寃

近過桐廬道中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水濶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爲其聲哀切决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令往取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見陳婦艶羡將圖之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倍盟旦盍從吾試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銜去矣婦不信[illegible]

□□猴漁者毋說以其言欲令爲兒婦不許且將
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婦及猴殺之埋
瘞家中踰二宿復生覺有人挑其脅大呼云明星
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
見冢土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攻潰而出始知空
槨中也於是徃來奔走候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
云至是今有司鞫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弄猴
筬圈嘗投之火火不能焚皆得實狀漁者兄弟並
論死

陳壽妻貞烈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
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巳惡疾不敢近女事之
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
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半
冀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
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

楊夫人

國朝妻救夫刑蒙恩獲宥者二人　永樂甲申十一
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
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　成化丁酉三月
山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
與翁姑年老願代孚死奏　旨俱釋之此二婦可
謂義烈而　朝廷寬宥不替眞堯舜之仁也予聞
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
其祖　永樂中鄉進士郭曾請代其父皆削軍伍
以全其孝世猶侈爲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際
哉吾獨惜夫楊焦山夫人代死一疏一字一淚而
不得從二義婦之例可悲也夫

柳鸞英

萊州閻瀾與柳某善有腹婚之約及誕闌得男曰自

珎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
而瀾止由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
鸞英泣告毋曰身雖未徃心巳相諾他適之事有
死而巳毋白于父父佯應之而未許鸞英度父終
渝此盟乃寄懇隣嫗徃告自珎曰妾有私畜請君
某日至後圃挾歸婚事可成遲則爲他人先矣自
珎聞之喜不能抑遂與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故
海江寄計設酒賀珎醉之于學舍兄弟如期詣柳
氏鸞英倚圃門以望時天將暮便以付之而小婢
識非閻生曰此劉氏子也鸞英亦覺其異罵之曰

狗奴何以詐取吾財速還則已不然當告官治汝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珎夜半醉醒大海失約急起走詣柳氏圃門時月色昏黑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蹎嗅之腥氣愳而歸衣皆沾血不敢告人也達曙父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遍訊及隣媼遂首女結約自珎至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論死會御史許公以出巡至夜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柳鸞英也身爲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辨此獄妾死不朽因忽驚覺明旦召自珎具述江海罾飯事公僞爲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扣頭具服斬于市而釋自珎爲女建貞節坊以表之自珎後登鄉薦時人爲作傳奇

妬婦類

馮衍忌妻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値英主亦擯弃一同也敬通英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自操井臼余有悍妻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段氏

[illegible]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illegible]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夢見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不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加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

王導妻

王導妻曹氏甚妬忌丞相不得有侍御及左右小人有妍少者必加譴責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有數男曹氏知大驚恚自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討尋王公遽命駕患遲乃親以麈尾柄驅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得先去司徒蔡謨聞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知否王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導大慙出妬記

柳氏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善之柳氏截其舌後柳

氏舌瘡爛氏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出朝野僉載

范畧妻

唐貞觀中濮陽范畧妻任氏畧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畧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媿色悔之無及出朝野僉載

任瓌妻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勅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宦宮齎金鉼酒錫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即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出朝野僉載

房儒復妻

房儒復妻崔氏性妬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見給臙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粧耶吾為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鏁鐵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粧焉出酉陽雜俎

公主妬害

唐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閹人執之截其耳鼻剥其陰皮縵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為郡主駙馬左遷

妬婦

唐杭州刺史裴敞有疾甚有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虞夫人早須營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難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

李季蘭

李季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作詩詠薔薇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

卜丿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爲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閒話

戲謔妒婦

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妒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常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

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李福妻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閒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所指即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浴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曰夫人沐髮福即僞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難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無不大笑出泉子

六虎

進平吳氏姊妹六人皆悍虐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

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朴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合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尤畏之

沈尚書妻

有沈尚書失其名常爲秦師親吏其妻狠戾而不謹又妒忌沈常如在縲牢之中後因閒退挈其妻孥寄于鳳州自往東川遊索意是與怨偶永絕矣華洪鎮東蜀與沈有布衣之舊既至郊迎執手敘其契濶待之如親兄遂特創一第僕馬金帛器玩無

識者送姬僕十輩斷不令歸址沈亦微訐其事無心還家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鳳州自至東蜀沈聞之大懼遂白于主人及遣人却之其妻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願以偕老不日而至其初至頗亦柔和涉旬之後前行復作諸姬淨僕悉鞭箠星散良人頭面皆挐擘破損華洪聞之召沈謂之曰欲爲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劍牽出帷房刃于階下棄尸於潼江然後報沈沈聞之不勝驚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流來日復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繫石縋之沈亦不逾旬日卒

胭脂虎

朱氏女沉慘狡妬嫁爲陸慎言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巳吏民語曰胭脂虎

補闕灯檠

吳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乙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綰匾髻中安灯盌燃灯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目之曰補闕灯檠

杜業妬妻

令、郎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甚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戒之曰業位望尊顯得置媵妾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暴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慎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彩段賞之

待婢如舅姑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其妻李氏妬悍覲執庖爨不置媵妾齊丘選首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之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幸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亦笑而許之

夫人妬婢

周益公夫人妬有媵公盻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暑以渴告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個相公爲婢酌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季常妻

陳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

然之何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遊及聚年
耳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

秦檜妻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
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
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䡖
然當其心即片紙付之是日岳王薨于棘寺朝野遺記

易安居士

趙明誠清獻公子妻李氏號爲易安居士有樂府詞
三卷行於世名漱玉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旣而

反目有啓與綦處厚學士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
茲駔儈之下才見者笑之嘗作金石録記其文曰
右金石録三十卷者何趙侯德夫所著之書也取
上自三代及五季鐘鼎甗鬲盤匜尊敦之款識豐
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迹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
卷皆正其僞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
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具載之可謂多矣於乎王
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
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予建中辛巳
始歸趙氏時先君作吏部員外郎侯年二十一在
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請告出質
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
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十年出仕宦便
有飯蔬衣綀窮遐方絶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
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
寖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有古今名人書畫三代
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
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
亦不易得留信宿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悵悵
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徧取俯拾衣食有餘連
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是正

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
病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致字畫完整冠諸藏
書之家予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
積書史言其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
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
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
而志不少屈旣成歸來堂起大廚簿甲乙置書冊
如要講讀則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汚必懲

青背塗完整故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二
厭取慘慄予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
無明珠翠羽之飾室無塗金刺綉之具遇書史百
家字不刓缺者本不訛謬者輙市之儲作副本自
來家傳周易左氏傳兩家者流文字最備充斥几
案羅列枕席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
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寇犯京師四顧
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
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
能盡載迺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

者又去古器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兒監本者畫
之尋常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
渡淮及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
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也十二月金人
陷青州凡所謂十餘間已化爲灰燼矣建炎戊申
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建康具
舟上蕪湖入姑蘇將卜居贛水上夏至池陽被旨
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詔六月十二
日始負擔舍舟坐車上着衣甲精神如虎目爛爛
光射人望舟中告別予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

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
衣被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自可抱
負與身俱存亡遂馳馬去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
至行在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
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瘧痢之
病危在膏肓予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七
日遂不起取筆而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
之意葬畢顧四維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
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
裀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予又有大病僅存喘

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
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月金寇
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又散爲雲
煙矣獨手抄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
說塩鐵論漢唐石刻副本十卷軸三代鼎彝十餘
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臥內者巋
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虜勢叵測有弟仕勅局刪
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嵊在陸久棄衣被
走黃巖顧舟入海奔赴行在時駐蹕章安從御舟
岸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

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
時有張飛卿學士携玉壺過示侯便携去其實珉
也不知何人傳造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
密論列者予大惶怖不敢言遂盡將中所有銅器
等物欲去外廷投進到越巳移幸四明不敢留家
中并寫本書寄嵊縣後官軍收叛卒取去五六矣
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
榻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
壁負五簏去予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
人鍾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

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
所謂巋然獨存者十去七八猶有一二零殘不成
部帙書帖尤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忽閱此
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静治堂裝標初就芸
籖縹帶累十卷爲一帙每一日晩吏散輙較二卷
題跋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巳拱悲夫昔蕭繹江陵
陷没不惜國亡而毁裂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
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
乎或者天意以予菲薄而不以享此尤物耶抑亦
死者有知尤所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何得之難

一□之易也於乎予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過蘧
伯玉知非之二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
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
弓人得之胡足道所以區區說其終始者亦欲後
世好古博雅之士戒之云爾紹興四年玄黓壯月
朔甲寅日易安堂題

娶婦離間友愛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友愛其季婦娶未踰年輙
諷其夫分異夫怒拒曰吾家仁義巳三四代矣汝
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語而仲每對親戚常切

齒言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
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泪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
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吾吾不敢從每
恚怒欲令君逐妾勸君卜居于外其寔慮此使妾
不幸爲仲所汚縱君含恥能恐妾亦何面目以見
親族乎季怒遂逼諸兄析居而孝友衰焉王荆公
嘗書柳開所撰其叔母墓志云人家兄弟無不友
愛多由娶婦離間觀此眞可以爲戒

游節婦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甯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

弟甫游氏在儕輩中稍獷悍戾滛泆與並舍少
年姦宿每側耳嚙罵無如之何游嘗攫雞欲烹甯
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雞以出游遽以刃自傷手走
至鄰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爲餌強
脅汙我我不肯從懷刃欲殺幸而得免甯適無妻
隣人以爲然執詣里正赴縣獄獄吏審其情實需
錢十千將爲作道地甯貧而嗇且自持理直堅不
許吏傳會成案上于軍軍守戴顗不能察且謂閭
閻匹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陵逼錄事參軍趙師
景又迎合顗意鍛鍊成獄奏之甯坐死而賜游氏

錢十萬令長吏歲時存問以旌其節由是而有節
婦之稱郡人盡知甯冤而憤游之濫竟以與比近
林由寺僧逼爲人所告受杖未幾抱疾見甯爲祟
遂死時淳熈四年六月也其後顗爲提點刑獄延
璽劾罷趙贓敗去官軍縣推吏一死一黥皆相去
半歲間耳

妬婦忍毒

婦人之妬出於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脅以白刃
亦不變故小說傳唐太宗賜任瓌之妻酒事至今
以爲口實撫州監酒范寺丞妻美色而妬范寵悼

之同輩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
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率吏卒徑往捜捕其同事
者供奉平日與范無間素知其妻妬乃戲取官妓
雙履密置范卧具中須臾務吏挈衾囊歸妻整被
衾見履神色沮喪詰吏所從來吏對不知妻泣怨
良久因捬心而呼曰天乎吾至是耶乃入室合戶
而縊頃之范還排戶入則妻自經死矣又有人任
湖南倅妻生一子始及晬甚愛恰之偶一日郡守
在告倅攝郡會稽太守過郡與倅有舊倅爲開宴
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惠者立侍倅側倅顧

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見鈴吏擎生肉二盤
一置倅前一置客前愕問其故則其子之肉也蓋
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封肉以献其忍毒至
此

吳淑姬能詩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民子所
據或投郡訴其姦滛王龜齡爲太守逮繫司理獄
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
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坐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
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咏當宛轉白待制爲汝

解悅不然危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題此景作長相思命捉筆立成曰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諸客賞歎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戸攝理正治此獄小詞其所傳也

崔冢宰妻

解學士先生常吊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絶倒蓋其妻悍也予嘗觀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慄慄畏順之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蓋恐傳笑于外而益養成其惡崔後至冢宰李病將死猶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絶嗣豈非大吉大利之謂邪

邊貢繼室

歴城邊尚書貢繼娶胡氏通書識字然邊以子遲故多置姬侍毎與胡反目邊致仕家居時妾生有二子邊復欲求姝麗託其弟某圖之爲胡所沮後族

命侍兒携酒過邊酒酣舉觴令曰討小老嫂惱坐客不能繼皆舉觴胡以片紙書想娘狂郎忙五字于上曰何不以此對邊卒所寵姬侍皆嫁賣惟留其生子者與居待之亦寡恩

沐夫人

沐府有內使出行見有棄小女於道者命左右收之顧氏妻乳焉及年十八姿容妍妙黔國公出遊偶入內使家見問爲誰內使以告且曰未擇配也公唉曰何不增余內使敬奉命公曰汝爲我善養之以其夫人妬甚不敢携入宅也是夕一幸而有娠歴七八月夫人聞之召入令二婢以木夾其腹下其一子命瘞絶曳出復生既月許復動覺胎未盡因以報公公大喜令蓐母收之又得一男蓋雙生子而止去其一也男名琮至七歳夫人自度無子乃告之并取以入竟襲公爵

高夫人

高文毅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毎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語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語罵陳公掀髯作怒而起以一棒擊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

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絶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　朝廷置汝於法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岠陳公一怒之力也妬婦之見於記載者多矣朋友治妬亦新聞也故記之

鄴史彙編卷之四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倫敘門

妓女類

寃家六說

作詞者流多用寃家爲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出後因閱烟花記有云寃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縈繫寧有死而不懷異心此所謂寃家者一兩情相有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寃家者二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此所謂寃家者三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愁腸寸斷此所謂寃家者四迎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寃家者五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此所謂寃家者六此語雖鄙俚亦余所未聞

鳳窠群女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巾錦衣仙裳密粉淡妝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專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拱盤女代書札者號墨娥爇香者號麝姬掌詩稿者號雙清子餘諸妓號曰鳳窠群女又

……雲隊曳雲隊曳雲仙 姑臧[illegible] 後記

蘇小小

劉次庄樂府解題云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也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庄雖云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按郭茂倩所編引廣曰蘇小小錢塘名妓也葢南齊時人而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

歌直千金

官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汧國夫人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天寳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一子始弱冠儁朗有詞藻深爲時輩推伏應鄉試秀才舉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㝠妙絶代未有生忽見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曰此俠邪女也貴通者多貴戚豪族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因盡徙其囊槖家于李之第日會娼優儕類狎戲遊宴歲餘資財僕馬蕩然姥意漸怠紿生以求嗣與娃皆遯生因落魄爲丐哀呼市中娃識其聲即以繡襦擁而歸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別賃居與生處出槖中裝可百金悉貿書俾生讀三年遂中甲科又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受成都府叅軍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

霍小玉傳 蔣防譔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常受生厚賂因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姿質穠豔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某具說十郎非常懽愜遂命駕抵勝業坊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引諭山河指証日月婉變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後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科受鄭縣主簿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妾年始十八君總二十

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
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妾便捨棄人事剪髮
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謂玉曰皎日之誓生
死以之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到華州尋使奉迎
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
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
氏矣玉自生逾期懷憂抱恨遂成沉疾忽一視生
遂舉杯酒酹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
負心若此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
安乃長慟號哭數聲而絕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夏

五月與盧氏偕歸鄭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
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
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
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夫妻之間無聊
生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
自門拋一班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
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
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
引琴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訟於公
庭而遣之至於三娶皆如初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
貞元元年登進士第薄遊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
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
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
城巳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
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屧不出門一車無停
輪流萍與繫瓠早晚期相親除國子四門助教住
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
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

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
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
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
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

戎昱

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
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
置籍中昱不敢留俄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
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
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戎使君於汝寄情

那時[illegible]然起立洒然淚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為
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
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笞之十命妓與百
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
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薛暨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
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
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
父卒韋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

安暨氏女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須
簪髩無主蜂鶯任宿旁識者知後不潔此即濤父
愀然之事後皆果然然濤非暨比也故元微之有
詩贈云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
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
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
雲高觀此則唐人重濤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一
卷行世

胡曾詩

蜀人皆呼營妓為校書帝南康鎮成都罷之故胡曾
有詩贈薛濤曰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
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

薛書記詩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爭令以
酒器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為獻詩云
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有人憐無端咬着親
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 犬離家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
牋舒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內
擎 筆離手 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
玉面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馬離廄 隴西獨自一

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
中更喚人 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拋有人常變語交
交啣泥穢汚珊瑚樹不得梁間更壘巢 燕離巢 皎潔
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汚
不得終宵在掌中 珠離掌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
尾弄綸鈎無端擺斷芙蓉朶不得清泉更一遊 魚離
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趂高情無端竄向
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擎 鷹離韝 蓊鬱新栽四五行
常將正節負秋霜為緣青笋鑽墻出不得垂陰覆
玉堂 竹離亭 鑄瀉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

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汚不得華堂上玉臺臺攜離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孟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尊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

魚徐二娼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道士有怨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消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江

淮間有徐月英亦娼也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忽照鴛鴦兩處飛亦有詩集

平康南曲

平康里三曲妓中錚錚者多在南曲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二曲中各有三數廳事植花卉怪石盆池妓多假母俗呼爆炭應以難息之故故妓衰退者為之諸女自幼丐育亦有良家子悞墮其中無以自脫諸母亦無夫未甚衰者悉為諸邸將主之多有遊惰者為諸娼豢養號為廟客保唐寺有講席旬三八日諸妓相率聽焉皆納假母一緍然後能出或措大約同行則下牒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三八日士子極多有一嫗號汴州婆青數妓每召飲率以三鐶繼燭則倍之

仙哥酒糾

天水仙哥字降真能歌與鄭舉舉為席糾寬猛得所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醵飲乾符中狀元孫偓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在其舍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鐶見燭則倍新郎君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

來令同伴李深深為酒糾狀元吟曰深深亦自是妖姿手舞如風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籍天生不似鄭都知

柳妓

盧氏雜說鄭還古東都閒居與柳營將軍甚熟柳妓樂極多鄭嘗與一妓詩曰云云柳見詩甚喜曰某不惜此妖待見榮命便發遣入京不半年除目乃下遂遣入京

迷香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鷄

枕金蓮燈次則鮫紅被傳香枕八分羨下則不相見以閉門羨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容於鳳齧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照春屏而歸常新錄

張錦納妓

京師名娼曰嬌陳奴姿容俱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陳奴曰得錦帳三十里乃可葢戲言也翊日載錦數十車張之陳奴大驚乃如前約

小春譏預借

某邑宰因預借遺旨遭按而歸某郡將乃宰九公之故

舊因留連燕飲有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蘂綻宰公云何太早耶答曰乃預借也宰公大慚

夢妓賦詩

金陵進士黃夢徵寓臺城夜宿得夢見故妓賦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勻鈿收迸筯斂黛別重闈網斷蛛猶織梁春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岸野棠飛妓自云今為吳神樂部中人也

角妓坐化

角妓鄭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脩[illegible]以求狎晚年色衰遂延其朋寂及死佯爲坐化有作詩以挽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圓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翠燒衣事功德誰分訢後先傳播一時

眉癖

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每日作一樣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有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以年歲當率同志爲脩眉史矣有宅宅眷不喜瑩者謗之以爲膠煤變相

洛中茂英

舉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窗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糺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臨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糺曰少插花枝小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書莫

點頭因詃舞曲遺詩帥取覽之嘗時即令送付舉
子（出盧氏雜說）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
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
授賓從請續其句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
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
令隨口寫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座客無不嘉嘆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
數十箋納之翌日共載而發（出抒情詩）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爲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遊東海
值吳女盈盈者來年才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
色甚冶詞翰情思翹翹出群少年子爭登其門不
惜金帛盈遴簡嘉偶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召使
侍宴山預賓列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曠處累月
山辭歸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
山其詞云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闌檻光
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
闌對寒月山作長歌答之云東風豔豔桃李鬆花
圃春入塗酥濃龍腦透綾鮫綃紅鴛鴦十二羅芙
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膏鬢垂綠適字不貞
嬌痛懷學得襄陽大堤曲阿母偏憐掌上看自此
風流難管束鶯啄含桃未嚥時便會吟詩風動竹
日高一丈羅窗曉啼鳥壓花新睡短賦雲織指攏
還偏半被可憐留翠暖淡黃衫袖仙衣輕紅玉闌
杆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眼橫波艷一
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懶才如韓壽潘安
亞擲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有私言
銀燭下簾聲浪皺金泥額六尺牙牀羅帳窄釵橫

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波腰一捻若交飛上九天歌
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
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腰壓忍羞頭不舉鳳凰簫
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過風雨阿盈阿盈聽我語勸
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憐宋玉才多誰解
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縷綾春衫粉面
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幸五陵兒一日
心冷玉如土雲兮雨散那堪悲兮大他人夢來去
浣花溪上海棠灣薛濤朱戶皆金環常阜筆逸玳
瑁落張祐盞消琉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來奇

怪生毫端醉眸覯紙聊一掃落花飛雪聲漫漫夢
得見人爲改觀樂天更敢尋常看花開不肯下翠
幕竟日[illegible][illegible]羅琱擻掃眉塗粉迫七十老大始頂
菖蒲冠濤七十始頂菖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主今愁入錦江口秋
蛩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爾生此後不可
得蒲天風月獨倚闌醉岸濃雲呼佚塁久之不見
兮心憶高璣去天無幾尺斜陽銜山雲半紅遠水
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遥沉翠翼銀河易濶天南北
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適
淄川過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盈簡欲偕遊東山紙

尾一詞云枝上差差緑林間簌簌紅已嘆芳菲盡
安能樽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江東金鑣玉勒
雪花驄二十年前是俠少[illegible][illegible]昨日成衰翁幾時
滿飲溜霞鍾共君倒載斜陽中時方初夏山以病
不克赴其約秋中再如山東盈已死王通判謂山
曰子去後盈若平居醉寢夢紅裳衣人手執一紙
書告曰玉女命汝掌文牘及覺泣以白毋云見不
復久居人間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
其夕竟卒王命山作詩吊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
燭花紅艶睡初醒一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

入夢人間無路可藏生乾坤意不甚闌闊風月人
歸似舊清漢殿香消春寂寂夕陽無雨下西城其
二云絃絶秦箏鏡任塵細腰休舞鳳凰茵一枝濃
艶埋香土萬夥珍珠濕袖巾行雨不歸魂夢斷落
花難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意縱有芳魂不似
真其三云小巷朱橋花又春洞房何事不歸雲二
年前遇曾携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魄已飛天上
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郤入襄王夢會向陽臺
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至絶頂
玉女池追思疇昔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神會

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
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清須
感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
多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
春花色笑風春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
淡佇衣一枝紅拂牡丹薇無端不入襄王夢爲雨
爲雲到處飛山歸就次遂夢遊日觀峰北見石上
大字筆跡類盈書一詩曰絳闕珠宫鎖亂霞長生
未曉棄奢華斷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
歷刼易翻滄海水濃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穩瑶

泄漏鳳懶龍嬌日又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悶悶
有女奴來召至一溪洞門碧衣短髮出迎入宮殿
一女子玉冠黃帔衣絳綃長眸皓容山趍拜女遽
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盈與一女偕至微笑曰為雨
為雲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遂命進酒各有賦
詠夜既深二女曰盈盈雅故便可就寢聞鷄聲起
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恍然出洞但蒼崖古木
非向所歷感愴而返山有筆奩錄詳記所遇

周幕戲妓

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周幕私幸官妓而公諱之嘗
會僧廬公枉道覓之妓踰墻而去度不可掩乃就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牀
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東坡判妓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
適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
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
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
佳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定國歌兒

[illegible]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
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
家世任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
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此詞云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蘇釀自作清歌傳
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
當時猶領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
是吾鄉

嚴蕊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間作詩詞有新
語唐仲友字與正守台日酒邊命賦紅白桃花即
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
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生者命
之賦詞以己姓為韻遂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
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
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
間剛道隔年期天上方纔隔夜謝為之心醉其後
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
嘗與蕊為濫係獄月餘雖被箠楚而一語不及唐

士[illegible]來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憲憐其無辜命之
作詞自陳即口占卜筭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
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
住也終須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咲
而釋之

眇娼

秦少遊云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
西遊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
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矣娼曰
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知無我儷

者遂行抵梁舍濵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
出河上見而悅之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
置別第中謝絶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
飯娼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嚬嚅伺候曲得其意唯
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
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
又奚以多為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世之
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娼之事哉見淮海集楊維禎
云錢塘娼家女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琶箏笙篌及七
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
有大木賈過焉求見即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
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婦類以
長舌敗人之家内譊䜛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
不聘工歌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娼
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顓門賈一飲食非
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家娜侈然
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珍珠不御諸姬
雖心忌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
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
求其終身榮者寡矣見鐵崖集

王生得女

嘉靖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
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
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
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生亦遂行初不暇
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
循墻而東數十歩有隙地丈餘盍其宅後也忽自
擲一瓦出舍視之有字云今夜於此相候生以墻
上剥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
稍遠十餘歩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

見微嘆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
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先出一老媪負笥從後
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於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
非也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挈之曰汝
爲女子夜與人期至此何幹我執汝詣官醜聲一一
出辱汝門戶性命難保我邂逅遇汝亦有緣分不
若從我去女泣從之生携歸逆旅匿小樓中自言
曹氏父早死獨有毋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
之子其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毋毋意以某無官
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嘆而去者當是也生既

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詗之頗知
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書室女所齎甚厚
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毋則
以亡女故怫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媪謀下汴
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宦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
進隷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遊四方亦不知女安
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娼侍宴識生
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雙泪
墜酒中生悽然曰汝何至此女以本末告之泪隨
語零生亦媿嘆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
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

妓稱録事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録事太息謂廉宣仲
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
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葢謂録事也相監之東
有録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
第作踏青遊詞云識個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
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

畫樓十二倚畫樓又還重倚两日不來時時在人
心裡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二八清齋望永同鴛被
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真楊慧娼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佛兒蘇之呆子常
之歐爺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
娼迎新守於維揚楊守置酒大合两邦妓樂楊州
諱鈌耳真州諱火柴頭楊娼侍會府輕屬城故令
茶酒兵爇火而有烟使小僮戒之已而不止呼責
曰貴客大廳張筵何燒炭不謹却着柴頭咄詈而

門首妓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有耳朶耶沒耳朶耶楊娼大慙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係子也呼一娼歌怒其不如指詣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娼徐徐荅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

合生詩詞

江浙間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情者爲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

會遇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賦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爲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歌日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曰梅花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摠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宜與梅花做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亡賴惡少也官奴因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謝希孟善戲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楼象山聞之又以言責向日謝過今又違信何也又謝曰非特建楼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楼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

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于世之男子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在娼所忽起歸意遂不告而行娼追送江滸泣涕恋恋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回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愛我心付與傍人呵希孟與鄉友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黑面身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真挂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

[illegible]名直字古民伯益于是以两句咏其名云炊[illegible]揎頭挑取去典衣舖上唱將來聞者絕倒伯[illegible]當爲真衣皂道服躡僧鞵希孟賛之曰禪鞵[illegible]髩髮道衣行藏梗直烏肌獄小面皮湫水長天一色

蘇瓊

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爲之乞韵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楼敢勸一巵芳酒記得南宫高選弟兄争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

僧兒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善填詞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画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暗潸然兩度朱幡鴈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邊年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冲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妓警慧

顛妓朱楚楚字雲卿警慧知書趙時逢遯可爲守常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見俾客屬對皆莫能之楚輙曰妾有對取席間藕片以進曰藕折露絲飛趙大奇之

嫁娼爲良

豐宅之赴南宫偕数友飲于娼舘有一妓美而艶豐悅之数調微詞娼亦相和各良久忽摘豐起曰君非豐運使郎君乎豐曰然曰君嘗以某年過汀州汀州司理與君家有舊置酒召君乎豐駭然曰汝何以知之娼曰且飲酒他日爲君言衷曲復坐睇豐不㫖稔豐疑焉飲罷與各友别復造其室娼欣然納之因扣其故娼悲泣曰某司理女也先人到都不幸病故家貧無以歸葬母氏鬻我于人展轉至此数年矣憶召君時從屏間窺識手彩坐客何人肴饌何物歷數不遺已而大慟豐勉之曰事已無可柰何吾當試為汝地豐翌日徑謁大尹張定叟具道其事且傾篋之中可得十萬碩以贖此女張大奇之立喚娼奪以畀豐復斥庫緡五百爲貲裝之費遂改嫁爲良人妻焉

劉姬善歌

野雲廉公於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疎齋盧處道松雪趙子昂歌姬劉氏名解語花賓主盡歡劉氏折荷花左手持獻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松雪喜而賦詩誠一時盛事惜全集中不載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益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濠梁李升記

下火文

崑山一娼周其姓係郡中藉張子能韶爲守時娼忽

暴亡適道川訪張守因命作下火文云大家且道可惜這個甚么可惜巫山一片雲眼前新水點絳唇昔年綉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恨便須拜撒好精神南柯夢斷何如也一曲離愁刖是春大衆還知其人向甚么處去這里分明會是□鷓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都逢川撥掉倘或未然更聽下句喚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顧佐禁妓

本朝初不禁官妓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

國初於京師建妓館六楼于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率飲妓楼群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呶竟日楼窓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昃歸署半已沉醉曹多廢務　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大康人剛嚴爲朝紳冠時□明之包公也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壁三五室内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趙而避之

歐陽都尉宿娼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毀其貌以覬萬一之免一老胥聞之往謂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矣妓立與五百金胥曰　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優肆乎慎不可欺當如常貌哀鳴或冡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服須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蕩志則可只如此就捕更無術矣問

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叱令
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撈起殺了群妓觧
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采珍貝堆積滿地
照耀左右至躶體粧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
近　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可知
遂叱放之

娼女死義

京師娼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
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侯去備北邉者數
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初昌平侯爲石亨所忌奏以

正統十四年　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
忠　朝廷命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高素
服往哭親吮其血仍綴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金盤贈妓

楊鐵崖先生博學能文吳中人豪也頗阿瑛重於教
子延之家每食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美妓二
三捧勸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莖露有妓能對
者贈以此盤中有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
以盤酬之坐者絕倒

李惜兒

李惜兒京師名娼也　景帝愛幸召入宮中賞賜
其家鉅萬惜兒嘗欲貴其里醫艾從高而難言因
佯病　帝遣太醫官治之固不愈　帝自臨問惜
兒曰妾家居有患服醫者艾從高藥無不愈者
帝立召從高藥一進而惜兒起　帝大悅命吏部
擢爲太醫院使吏部執不可　帝命兵部于謙對
品調武職以爲錦衣正千戶及　睿皇復辟法司
奏斬從高於市復請誅惜兒　睿皇曰此景泰之
失惜兒何罪後竟死於獄籍其家大珠如芡子者
百八粒他物稱是復辟詔云毀奉天殿旁以居妖

妓指惜兒也劉宗廉說

義娼傳

楊玉山松之商人也性愛小妓其册帕積至數十以
爲帳號百喜帳南京有女妓曰張小三者稚齒雅
容不肯就門戶曰能妻我者當與之諧楊以稅事
入京聞而懇求之捐數十金乃成婚踰月欲隨之
還家曰奴固誓之矣今不歸君爲妾復何歸乎楊
妻妬不敢許約以半載爲期及去妓守志不渝父
母無如之何數寄聲楊所楊感其誠歲四五至至
必留旬月所贈遺以千萬計往來如家焉久之貲

日剝削既二十年田產爲一空男女未婚薪水且不給而日受妻子怨言怏怏悔歎兩目皆爲失明妓傕其久不來使使諗焉盲矣乃偏舟下江直造楊氏之廬登堂拜王母捧楊首大慟曰王君貧困職我之由奴當爲君婚嫁君幸毋苦悉出向所贈珠璣器具以爲資粧嫁其二女又出儀物筵設之費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者一年楊鬱鬱心恚以死妓入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之曰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爲困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禄禄市門女也少有不汙之誓與王

君交往廿載名雖風塵身固不異楊氏之少房也且王君爲我而死忍背盟山後淪入苦海爲頑從王母側執庖湢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不嘆異之既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諸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君子曰世皆云娼無定情其情僞也強也今覩張卿事豈僞與強所能哉幼而知貞長而守志老不渝節卒以青白從楊生地下覩其推財恤患有古俠士之風豈特風塵中難之士君子或愧焉昔房千里文楊娼許堯佐傳柳氏以爲奇節然彼固失身于初者豈瑩然全歸如斯人哉

樂婦通文

秀才張者教坊妓也頗能於席中引文調詞而舉止亦閑雅遂獲此號嘗至琴川錢方伯舘之比王錫山秦封君亦屬意焉一日秦公燕客戲之曰汝往來琴川錫山於秦錢二公之間事齊乎事楚乎張方舉觴笑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一座稱賞

二義娼

山東解元豐上章泰安人也眷一妓女情愛甚篤誓

不復與他妓近而妓亦矢志自守久之上章病甚妓言於毋往侍湯藥上章問之曰我死爾將奚爲妓曰惟有死耳上章以爲一時語不復問上章死妓即解足自縊豐氏收瘞上章墓側又濟寧李東以進士授知縣與妓女王四兒往來甚密及遷御史令王詐爲閽者自隨事露爲銓曹所黜王從之不忍舍久之東鬱鬱得疾終王日守其棺不去及瘞自縊死

玉堂春

河南王舜卿父爲官致政歸生留都下支領給賜因

與敎王堂春姓蘇者狎創屋宇置器飾不一載所齊聲矣妓待如故但鴇日憎生不得已出院流落都下寓其廟中廊下有賣果者見之曰公子遥在此耶王堂春爲公子誓不接客命我訪公子所在今幸毋他往乃走報蘇蘇誑其毋往廟酬香見生抱泣曰君名家公子一旦至此妾罪何言然胡不歸生曰路遥費多欲歸不得妓與之金曰以此置衣飾再至我家當徐區畫生盛飾僕從復往鴇大喜相待有加設宴夜闌生席捲所有而歸鴇知之撻妓幾死因剪髮跣足斥爲庖婢未幾山西商聞名求見知前事愈賢之以百金爲贖身踰年髮長顏色如舊携歸爲妾初商婦皮氏以夫出隣有監生倪嫗與通及夫娶妓皮妒之夜飲置毒酒中妓疑未飲夫代飲之遂死監生欲娶皮乃唆皮告官云妓毒殺夫妓曰酒爲皮置皮曰夫始詒妓爲正室不甘爲次故殺夫冀改嫁妓遂成獄生歸父怒斥之遂矢志讀書登甲科後擢御史按山西録囚潛訪得監生隣嫗事逮以來不伏因潛匿一胥於庭下櫃中監生皮氏與嫗俱受刑於櫃側官僞退吏胥散嫗年老不堪受刑私謂皮曰爾殺人累我我只得監生銀五兩布二疋安能爲若受刑二人曰老娘再耐一刻不招我罪得脫當重報也櫃中胥聞此言即大聲曰三人已盡招矣官出胥爲証俱伏法王令鄉人僞爲妓兄領回籍陰置別邸爲側室好事者撰爲金釧記生爲王瑚妓爲陳林春商爲周鏜姦夫爲莫有良兄爲陳銀其轉折稍異

妓女尚義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爲一商所眷商死劉爲持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紅自養矢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常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妓即削髮解足爲尼屠寶石某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某家後數年　赦回妓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富貴之地而淫褻無耻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類也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九終

海右關氏王圻纂集

伎術門

農家類

稼圃

樊遲請學稼圃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所謂不如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臯農事須稷禾麻菽麥秬秠穈芑各有土地之宜發秀頴栗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于生民七月周

禮攷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尤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槈容耰耘容手謂之耕道人槈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墾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甽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禾苗有行故速長　強弱不相害故速大其說禾黍稻麻菽麥

行聯生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導其民者先務於農非爲地利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産

復産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産約其産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王耕一墢班三之至庶人終于千畝故而皆有功業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致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以教民尊地産也（地産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

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婦任其力是故丈夫不織而衣
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此聖人之
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
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
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
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
人不冠弁娶妻享祀不酒醴聚衆不以酒醴聚衆農不上
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
同姓農不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不出閭邑
而嫁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糞猶損也齒年

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
農不敢行官其贏咸也賈不敢爲異事異猶他也爲害於時
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
灰僇燒灰不以時多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
入於淵皆獸罟魚罟也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
也舟虞主舟官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
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
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
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
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繼續

十四鄰來虐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因不[illegible]
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

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窪爲突乎窪容汙下也突埋出豐高也子能藏其
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澤也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
士乎士當作土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
毋淫乎淫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冷風風所
成穀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
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爲也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
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

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
肥肥者欲棘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言羸瘠也士亦有瘠土急者欲緩
緩者欲急急者謂彊壚剛土也故欲緩緩者謂沙壤弱土也故欲急二者中和方能殖穀
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下溼近汙泉故欲燥燥謂高明暵乾故欲溼不燥不
溼取其中適乃成秀稼也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耨必審以盡
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也又無螟蜮
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茲年也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
成甽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五尺爲甽遶西人謂之苦也耨
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以耨所耘

芒也兩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瘠瘠則得穀少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也緩柔草諯大月大月孟冬月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菖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菖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枯死大麥熟而可穫日至苦菜死而資生也菜名而樹麻與菽菽豆也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凡草曆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狶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倉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麥畢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刈收死者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故曰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曰瘞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禳其神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為之無其時而止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也當時而薄之薄輕言不重時也使其民而郄之郄逆也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此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為稑種穜不為穜晚種早熟為稑同種晚熟為穜詩云黍稷穜重稑植稺菽麥此之謂也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少乏力故失功也

農事之始

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用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凡人以食為天者其可不知所本耶農又天一星在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糠畧同與箕宿邊杵星相近蓋人事作乎下天象應乎上農星其殆始于此也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棄之平林會伐平林遷之棄渠中冰上鳥覆翼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

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蓋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

蠶事之始

黃帝少昊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聰明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爲最暴乃徵師殺蚩尤垂衣裳

而天下治易係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按黃帝元妃西陵氏始勸蠶事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稱絲織絍之功因之廣織以供郊廟之服所謂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由此也西陵氏曰傫祖爲黃帝元妃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西陵氏養蠶禮記月令季春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祭蠶於北郊(蠶於北郊以純陰也)上古有蠶叢帝無文可考其古者蠶祭皆無主名至後周壇祭先蠶以黃帝元妃西陵氏爲始是爲先蠶歷代因之嘗謂天駟爲蠶精元妃西陵氏養蠶實爲要典若夫漢祭宛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謂三姑爲蠶母者此皆後世之溢典也

辨土

凡耕之道無他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無動稼根)則草竊之也故夫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

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傷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僢(僢作也)高培則板(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不熱則脩(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來不成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穎不實詩云實穎實栗有邰家室)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中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

後咸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土壤也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耰也耰覆種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遬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行列也夬心中央帥爲冷風夬夬也心於苗中央帥率也泠冷風以搖長之也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也長也欲相與居相依助不偏仆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不可

傷折也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族聚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粃不成粟也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也肥而扶疏則多粃根弱也墝而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蔭潤其根故多枯死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illegible]不能自達多孽死也故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寘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堅也必穗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爲之者人也爲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根本也莖捎小鼠尾桑條殺也疏穖而穗大穖而穗采聚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食之彊彊有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奪或作奮字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一作衡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多粃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不噮美也讀如餲厭

之閭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也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益一作蒜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庭辟米不得恃辟小也恃或作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

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大菽則圓小
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不蝕其莢芒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
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稈長而頸黑
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
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胕動蚼蛆而多疾胕動病心讀如痛其
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
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靑病也莖相若稱
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

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以爲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能
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
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叡知叡明也
四衛變彊四衛四枝也殉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黃帝
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
穀而已

重農

仲冬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
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夏至日晝長故日
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
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
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
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大呂之月數將幾
終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太
簇之月陽氣始生太簇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草木
繁動動生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寬
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戮也無或作事以害
群生事兵戎事也故曰以害群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
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脩利溝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
喜之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衆謂軍旅工

役也順陽長養無役大衆妨廢農工故戒之曰無也必循行農事勸率之草木方長無
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徭役聚則心攜離逆上命也故戒之曰毋也蕤賓之
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侠蕤賓五月壯盛侠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本朝
不靜草木早槁靜安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槁枯也林鐘之月
草木盛蒲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則行刑戮故曰
陰氣將始殺也無發大事以將陽氣發猶起將猶養夷則之月脩
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敕飭正刑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利
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南呂之
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什之什仲秋大雨故收聚無敢懈
怠以多爲務務猶事也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

[illegible]九月有罪[illegible]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亟疾故事應鐘之
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應鐘十月陽覆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別
喪紀審民所終一作辨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踈等重之記故曰審民所終也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盖史所言刀畊火種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二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

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簰諺所謂見水插秧乘船割穀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

醫家上

醫原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典醫以療衆疾說文曰巫彭初作醫呂氏春秋亦曰巫彭作醫

史記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醫方療衆病

九鍼

帝王世紀曰太昊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六氣六腑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物之理得以有類乃制九鍼又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治九鍼盖鍼灸之始也

明堂

醫家記鍼灸之穴爲偶人點志其處名明堂按銅人腧穴圖序曰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窮妙于血脉參變乎陰陽盡書其言藏于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之言明堂者以此

獸醫

黃帝時有馬師皇者善醫馬周禮夏官醫馬掌養疾

馬而乘治之續事始

情慾傷生

將受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烟身安輿駟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韻府續編

膏肓

病重不可醫者謂之膏肓疾晉悼公病醫療不損乃遣使入秦召盧醫盧醫未至而悼公夢二豎子相

謂二豎若至我等必傷一童子曰我居膏下子居肓上其柰我何及醫至視公之病曰此疾在膏肓之中藥餌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所能醫悞公曰真良醫也果如夢中之言數日而崩

金石毒

金石有性之藥多煩燥前輩已嘗論之往往不悟致多喪身是猶晉人之好服寒食散唐人之好服丹砂雖韓文公亦不免武宗好神仙方士之術用趙歸真等取銀液煉神丹而服之遂以丹發而崩王仲言揮麈錄載宣和間王定觀好學能詩少年爲

殿中監寵甚渥一日召入禁中曰朕近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纔下咽覺胸中煩燥之甚俄頃烟從口出急扶歸已不捄既殮聞柩中剝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予景定庚申訪陳德公于三衢偶及丹灶事云向聞天台金鵝洞前有巨松夜靜遠望如火毬飛走積有年矣暇日與左松泉爚至其處見松根脂膏融液于外意爲有異命剖鑿之有物如琥珀色光瑩明徹始知其爲松

丹也挈之歸約日分服左始服丹刀圭即覺狂躁不可禁急以水洗胸煎熱益甚遂寘身水中凡數易水皆如湯亟飲豆汁梢定至冬疽發幾死陳亦服寸七雖不至甚而二目赤腫如桃兩月方愈方仁聲泊宅編載吳景淵刑部平生服硫黃人罕知之其後二十年長子橐爲華亭市易官疽發于背而死乃知硫黃毒氣傳及子孫可不戒哉

病誤服藥

古人以病悞服藥爲不治蓋爲服藥而悞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爲耳崑

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不効聞有巫降神頗靈應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后果生男南京戶部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淅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三稜蓬朮之劑旬餘痛甚亦終不効乃止后二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

受形

男女之合二精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

其[illegible]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陽氣聚面故男子面
重溺死者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
走獸溺死者伏仰皆然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
精血散分駢胎之兆父少母老產女必弱母少父
衰生男必弱古之君子首察乎此補羸女則補血
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
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

本氣

天地之氣周於一年人身之氣周於一日人身陽氣
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肩左腦橫

過右腦右臂手指脇足則又子中矣陰氣以午中
右手心通右臂右肩橫過左肩左臂左脇左足外
腎右足右脇則又午中矣陽氣所歷充滿周流陰
氣上不過腦下不遺趾二氣之行晝夜不息中外
必遍一為痰積壅塞則痰疾生焉醫疾證候紛紀
浩繁詳其本源痰積所致其或痰聚上或積留中
遏氣之流艱於流轉則上氣逆上下氣鬱下臟腑
失常形骸受害豈乎氣本衰弱運轉艱遲或有不
周血亦偏滯風濕寒暑乘間襲之所生痰疾與痰
積同凡人之生熱而汗產而易二便順利則氣之

通也陽虛不能運陰氣無陰氣以清其陽則陽獨
治而為熱陰虛不能運陽氣無陽氣以和其陰則
陰獨治而為厥脾以養氣肺以通氣腎以泄氣心以役氣凡臟有五心獨不與若不養不通不泄不
役而氣常憊虛心虛則氣入而蕩肺虛則氣入而
喘肝虛則氣入而目昏腎虛則氣入而腰疼四虛
氣入脾獨不與受食不化氣將日微安能有餘以
實其虛嗚呼玆謂氣之明理歟

平脉

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
曰尺關前一寸曰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

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手之尺為
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
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
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
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尺上之關為
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
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
以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
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自左
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

之闕爲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常弱初生微玅之氣也女子尺脉常強心火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動以男子則女脉順不察乎此難與言醫同化五谷故胃爲脾府而脉從脾同氣通泄故大腸爲肺府而脉從肺同主精血故膀胱爲腎府之脉從腎同感交合故小腸爲心府而脉從心同以脉爲竅故膽爲肝府而脉從肝體修長者脉疏形侏儒者脉蹙肥人如沉而正沉者愈沉瘦人如浮而正浮者愈浮未燭斯理曷愈乎疾表裏多名呼吸定至抑皆末也

津潤

天地定位而水位乎中天地通氣而水氣蒸達土潤膏滋雲興雨降而百物生化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爲痰伏之爲血在下爲精從毛竅出爲汗從腸肚出爲瀉從瘡口出爲水痰盡死精竭死汗枯死瀉極死水從瘡口出不止乾即死至於血充目則視明充耳則聽聰充四肢則擧動強充肌膚則身色白漬則黑去則黃外熱則赤內熱則上蒸喉或下蒸大腸爲小竅喉有竅則咳血殺人腸有竅則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止欬血不易醫喉不停蒸必欬血滲入喉愈欬愈滲飲溲溺則百不一死服寒涼則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和陽乎

分體

耳目鼻口陰尻竅也臂股指趾肢也雙乳外腎關也齒髮爪甲餘也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趾者常步履夏腋宜涼冬臟宜溫背陰肢末雖夏宜涼胸包心火雖冬難熱熱作腫而竅塞血不行而肢廢餘有消長無疾痛肢有疾痛無死生關有死生無疾痛無消長有消長疾痛生死者痰瘤而已

精血

飲食五味養髓骨血肉肌膚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味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暨其溢也凡充身肢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瀝無有不下凡子形肖父母者以其晉於父母之身無所不瀝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育其父一目盲則子一目盲其母亦然雌鳥牝獸

無天癸而成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閭也精未通者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以巳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澁而爲淋也精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疼牽疼則愈欲大小便愈欲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之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欲瀝則血虛女人產乳衆則血枯觀其精血思過半矣

除疾

除疾之道先視其候證詢其嗜好致疾之由末觀時人之所患則窮其病之始終矣外病療內上病救下辨病藏之虛實通病藏之母子相其老壯酌其淺深以制其劑而十全上攻至焉制劑獨味爲上二味次之多品爲下酸通骨甘解毒苦去熱鹹導下辛發滯當驗之藥未驗切戒亟投大勢既去餘勢不宜再藥脩而肥者飲劑豐羸而弱者受藥減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善用兵者有車馬之功善用藥者有姜桂之效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伎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世無難治之疾有不善治之醫藥無難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民終絕命斷可識矣

審微

疾有誤凉而得冷證有似是而實非差之毫厘損其壽命浮粟經二氣篇曰諸泄皆爲熱諸冷皆爲節熱則先凉臟冷則先溫血脉疾篇曰乾痛有時當爲蟲產餘刺痛皆變腫傷寒篇曰傷風時疫溫暑宿痰作瘧作疹俱類傷寒時人多瘧宜防爲瘧時人多疹宜防作疹春瘟夏疫內證先出中溼中暑試以苓朮宿痰失導後必肢癈嗟乎病有微而殺

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別天下之良工哉

問子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子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求男有道乎澄對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用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爲堅壯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早泄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而不壽此王

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朞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非有子之道也

扁鵲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衞衞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

爭用者知與不知也陸賈新語

華佗

華佗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湯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付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佗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

血已散何由歸體安有可生生者之形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虢庶子之論以謂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鑱石撟引而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洗腸胃漱滌五藏者言之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于佗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多有之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夭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于庸醫好竒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於安樂無事之時以

自養其天年也魏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救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病何諱不言於是具以父所爲乖誤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致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截右足拄瘡上俄有一

有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獨異志

虞洮

虞少卿洮蜀之上醫也長與祐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卿而往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徵瘥者何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藏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

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虞卿之在東蜀也如處賊圍即食假寐董公疾既平復於是厚禮歸之

周廣

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illegible]

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頃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言嘗因大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豚蹄羹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遂病狂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

可活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作傳叙述甚詳

劉經給

禁衛幕士盛皐乾道元年驟得疾腑臟壹塞刺痛[illegible]

食不向口日漸瘦削醫多指爲傷積涉病二百許日賜駕前司外科曰劉經給者有奇技乃邀之劉一見即言病根深固是爲肺癰艾炷湯劑力所不及須當施火針以攻之於是取兩針其長僅尺煅火中妻子爭言不可皐决意一針劉把筆點右臂上兩穴隔以大錢先針其左入數寸傍觀者縮頸皐無所覺後針其右既畢皐殊自如亦不見膿血劉使畧倒身從背後搦之俄血液傾出如漏泉劉舍去謂其妻曰一聽其然切勿遮遏凡兩日不止唯時時灌銀淸粥飲第三日劉乃始至喜曰毒以

去盡行即平安矣敷大膏藥兩枚貼于瘡口而告退曰吾不復更來三數日間便當履地無所患菩也果如其言劉之術簡妙如此皐後十五年乃終疾不復作予按聖惠方云肺癰者由寒而傷肺其氣結聚所成也肺主氣候之皮毛若勞傷血氣則腠理開而受風寒其氣虛者傷肺寒搏於血蘊結成癰寒極生熱壅積不散血敗爲膿肺處胷間肺傷於寒則微欬故肺癰之疾其人欬而胷內滿隱隱痛則兩脚腫咽乾口燥而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粳米粥者難治也又有膿而痿者不可治其嘔膿而止者自愈蓋風中於衛舍於肺風傷皮毛熱傷血脉寒熱之所過血爲凝滯積血成癰始萌可救膿成即死針烙取差實爲從容疑貳受斃亦豈容易此爲必死之患或隱諱此疾或惧痛不針此神奪之識死期將至諸可知也其所叙證候可謂不輕以是而驗劉生之見効成功於頃刻間殆非口耳之學可及故備書源委以貽後

元兆

後魏元兆能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妖有在陸之精在水

之魅以法治之乃黃化寺壁畫鬼祟

徐之才

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爲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榆莢 出太原故事

許裔宗

許裔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玄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

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別脈莫識病原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費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疎乎脈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譚賓錄）

張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既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出朝野僉載）

于遘

中書舍人于遘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漸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憊如是于即爲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爲禁鈐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日果至請遘於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鈐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麄如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後累除官至紫微

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其有誓救人唯引數觔而別（玉堂閒話）

劉道中

臨安西湖上興教寺一僧年方四十餘歲得頭軟之疾扶之則仰按之則俯擁之左則左移之右則右若非他人運轉輒終日不動股足亦無力不能行凡困頓踰月易二十醫皆以爲中風天柱軟而揔藥並不效中官王押班與之厚招京師人劉道中往視之扣曰師須記緣何得此疾僧云去歲夏間以傷暑吐瀉餌來復丹兩服而愈遂每日服百粒

三百日不散因此疾姑已之劉曰來復丹於劫病誠有功在法只宜兩服蓋其品劑有焰硝若積之五臟硝毒發作能令人骨軟師正坐此耳於是先除硝之毒積別處調氣丸建中湯諸藥緩而解之不及一月復故

王彥伯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之候脈良久曰都無疾乃煑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故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

少共于賓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出酉陽雜俎

元頏趙卿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元頏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令以藥吐瀉即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紿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

來晨以魚鱠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覺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鱠太多飲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芥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耳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也出北夢瑣言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初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欲之請華評其脉華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於敖未一年蓮子暴死華方有外郭之事迴至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厥耳請蘇之崔怒華之初言悲蓮子之遂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乃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

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華曰苟不能生之就死以謝過華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納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練素縛其手足著微火於床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灌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吏報崔遂與華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蓮子事崔初非素意崔亦惡其無齒遂以

與華華得之以神藥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出續異錄）

梁新趙鄂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絶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曾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幷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命擣薑捩汁拆齒而灌由是病愈崔鉉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奬資以

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說同且曰即有一法請官人速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朝士又策馬歸途中覓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此朱頊覺爽朗其恙不作往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出北夢瑣言）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終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伎術門

醫家下

汪壽卿

宋少卿張子顔晚年常目前見白光閃閃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張信之彌謹然體瘠而多病矣汪壽卿一見大驚授以大丸數十粒小丸千餘粒曰十日内服之當盡却以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變黄衣人而光無所見矣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

日俱無見氣體異他日矣乃詣汪汪曰吾固知公脾初受病爲肝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不一固自然有所覩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自當愈矣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邊青黒色形小於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効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爲張融所善歷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熈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乞飲留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熈開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業遂名振海内任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爲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甚凄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爲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芻作人按孔定針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

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飢解疾感恵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神出談藪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於醫術曾有一嫗患滯瘀積年不差嗣伯爲之診疾曰此屍疰也當須死人枕煑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枕已半邊腐缺服之即瘥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黄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當以死人枕煑服之依語煑服得大利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差後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

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荅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蚘者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歎其神妙出南史

腹瘕病

昔有人與奴同時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視之得一白鼈試以諸藥澆之并納腹中悉無損動乃繫鼈於牀脚忽有一客來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鼈鼈乃惶駭疾走避因繫不得去但縮藏頭足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救矣乃試以白馬溺灌鼈須臾消成水焉病者頓服升餘白馬溺病即豁然除愈出續搜神記

李子豫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之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出續搜神記

鼈癥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脅間忽生腫毒隱隱見皮裡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忍德興古城村有外科醫曰洪豆腐見之使買鮮蝦爲羹以食咸疑以爲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眞鼈癥吾故求其所好以嘗

試之耳乃合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作但如前補治遂絕根其人砭攻癰疽如神而不肯教人雖子請問亦不爲言然侍旁覷見已熟故亦名良醫

診父知子

宋僧智緣善醫至京師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之吉凶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今視父知子尤一氣也

三醫淺深

楊朱之友曰季良得疾其子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良曰汝寒温不節虚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情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良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殆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攻也季良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得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命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爾何季良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良之疾自瘳謂自然而然藥亦無預也

狄梁公治鼻疣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旁大榜云能療此兒酧絹千匹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如拳痛楚危極公為腦後下針疣贅應手而落其父輦千縑奉焉梁公不顧而去

療食卵疾

高澄南齊時為吳璵守民有李道念者至郡衛澄見謂之曰汝有重病荅曰有冷疾療之久不差澄診之曰由食白瀹鷄子過多致此乳蘇子二升煎服之乃吐一物狀如升剖看是一鷄雛羽爪口目俱全能飛行走頃澄又診之令服餘藥須臾又吐一物狀如初剖得鷄雛十二頭病方差本傳

誤吞大骨

江友良鄱陽人因食腊蹄誤吞大骨梗喉間夢人曰汝苦骨南硼砂最妙覺而索砂含化食頃脫去此神明指化也

喉閉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証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

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釅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垂泣請告曰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今垂殆矣偶藥籠有少許卽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卽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卽差其後凡治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礬難求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淨一器浮塵其上投膽一粒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氷片一

二釐或淚痒則加生姜汁些小時以銅筯點之絕
奇赤眼可用方 經驗

咽喉壅塞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
角末嚏噴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
塗喉外良愈 菽園雜記

張薦蛛咬

張薦爲劍南判官忽被斑蜘蛛咬項上從面至胸腫
痛幾死忽一人至取數蜘蛛投大藍汁內須臾化
爲水少加麝香縛咬處卽消 本草

除虱

呂公晉伯云除虱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
默漆五字置於床帳之間卽盡除 出簷曝偶談

小兒瘡痘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人會暘曰
或多以酒麪等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
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
本事方稔金散最佳又陳南劍剛翁云瘡痘且不
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
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証則不得不資於藥癸
酉歲兒女皆發瘡痘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
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
黶色黑唇口氷冷危証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
靈於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怪其侵晨倉
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
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卽紅潤如常後求
其方甚秘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贐其法用狗蠅七
枚擂細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冬月則藏
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
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

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令燥天花粉
等分細末之以羊肝破開入藥在內麻布縛定用
米泔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
取效眞奇劑也 野語

王彥伯醫

王彥伯醫名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
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
飲此皆飲而去効者各負錢來酧不來者亦不責
之其普服長者之流歟 千金[illegible] 彥伯方

[illegible]宜忌

惡瘡初覺時宜汗之後用托裏敗毒之藥調治然此藥多寒涼又須斟酌無令損元氣可也世有病瘡者服涼劑過多瘡雖愈而胃氣已傷卒成腹心之疾可詳之

武女異疾

鄂州富商武邦寧啟大肆貨縑帛交易鼎盛為一郡之豪其次子康民讀書為士人使長子幹蠱長子有女勤於組紝深夜始寢乾道七年得奇疾方與母同飲啜羨忽投箸稱痛宛轉不堪忍俄又稱極痒母問其處不能指言歷數月求醫巫[illegible]拯治

悉不効次年春一客結束如道人狀入肆飲茶聞其聲謂武生曰彼何人曰吾女也問尋常呻吟時更作何聲曰似云丁當者客曰吾談笑間可治須一入視之武生疑其有所覬姑謝之曰日已暮明旦可矣客訝其緩武別設詞以對旦而復來武曰女子夜來却定疊候其疾作當煩先生敢問所止曰我只在亭頭可令一童相隨去亭頭者南市邸店也遂揖而起經出門女大叫益因令燒猪而痛作遽延客入望見即言面色正青我知之矣俯就地拾物一小塊如土如石使磨屑調與飲又於腰間袋內取藥兩錢匕使被捺左股痛處藥未盡一鐵針破皮跳出頭末皆纇禿女神志頓清乃道所苦之因曰向來燈下縫裳失針尋覓不得便覺股內有物鑽攻流轉四體絕吃飲食滋味稍濃者輒大痛攪刺上下到股即止想是當時着針去處今既取了恬然無事即日平安武氏厚謝咨但肯受十之一二

醫僧脈知

温陵醫僧員通大知禪師文宥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脈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

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子問其故宥曰以氣色知之苟其氣色不僞憂喜皆先見古有察色然而未有脈知者亦甚異也

扁鵲

醫和謂上醫醫國其次醫人扁鵲過趙趙太子暴死鵲治之而得復生人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死者不可藥而生也猶亂國之治不可藥而息也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鵲請除之左右私謂王曰除之未必已也君以告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

與不知者敗之以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亾國矣上醫之通於醫國道固如是哉鵲嘗言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而漢郭玉又謂治貴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人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有國者其毋使至於六不治而有四難庶乎其可治也

移心法

何孟春嘗續丘公羣書鈔方因憶宋李畋九河公譜錄云畋苦痁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畋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愼之靜之自愈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春爲之三嘆焉復於紙尾識之此非方之統治諸疾而鼂良者乎齊顧權傳有病邪者問權權問家有何書曰有孝經權令取仲尼居置病者枕邊恭敬之病者遂瘥後人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唐初有

孝子王漸作孝義五十卷鄉民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事見龍城錄柳子厚謂漸誠足尚也此得非禳惡勝邪之效歟夫書固移心治心之具人有病尚當不自省邪

席天祐

樂平席天祐父袞精于醫嘗從劉武忠軍中天祐釆用兵之勢一寓于棋遂成絕藝淳熙六年冬醉臥曾賦一詩云霜侵古屋月侵窗撥盡寒灰夜未央仗劍起看吳楚分將星今現幾分光俄得目疾經歲後不復見物凡十年自省元無大惡何以至乎

此極一夕夢一禿翁爲其徒乞命席曰我病廢待盡不握死生之柄胡爲而出此言謝之使去翁曰君能眞念目盲可瘳翌旦見漁人負擔過門問其何物皆蝦蛤螺蚌之屬也頓悟夢告悉買之使童縱于江中雙目已有明意是後爲善愈力經數月眸子瞭然天祐醫術不減其父慶元三年邑西周恂病風人皆曰死証共邀視之祐曰左以癱右以瘓何計之可爲幸猶早一月大藥尚可及也遂探囊出三藥指其一曰服此一旬口當能言指其二曰服此一旬手且能運指其三曰服此一旬足

且能移步矣三者既效當別告汝徇妻奉所戒盡如其言復迎之求所謂常餌者笑曰吾技止此耳病勢既退但調和氣血以平之徇意其有靳扣請不已天祐曰果欲知常餌乎汝出入公門當用方便一味切忌鬻獄舞文貪顧財物此神仙上方能常服之則疾永不作矣徇頓首受教旋執役如初一日相遇于市徇曰感君再生之恩恨無以報如縣道有使令願効犬馬天祐責之曰汝忘我語故態復發耶徇愧謝而退

慧月治痢

汪經既以術顯與邑士徐聖俞厚善慶元乙夘重九日相遇于村店臨別曰後二年當復會于縣中正恐不能從欸爾徐怪而詰之汪云尊夫人星數到彼時必有臟腑之疾當逢異人而安及丁巳歲就館縣市士人家汪果來訪閱兩日得僕報母患痢母年七十六矣正憂惱間崇聖長老慧月聞之急抄一方來其方用櫻粟殼七顆烏梅七箇陳橘皮七片皆如常法而甘草七寸炙其半生姜七片煨其半黒荳四十九粒炒其半同水一大盌入小鐺内文武火熟煮而飲之徐卽買藥奔歸及家已三

孫立治藥一服痛止再服脫補

孫路鈐

孫路鈐本殿前司小字健兒寧宗為郡王病淋日夜凡百起國醫罔措黃院子有與孫善者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為丸命以温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二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能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閤久病瘧遇熱作

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為虚餌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服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此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剥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有去髓中熱者若髓中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少減于北故三乃効今却可進滋補藥矣有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脚軟病疼楚特甚醫以為脚氣病孫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折每

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頓服之三日而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必然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但其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爲効驗易矣

西山狐

范益者精于脉樂仕元至正間爲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屬病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山西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已可携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異類也因謂嫗

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爾醜類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謝而去是時　太祖龍潛淮右云

杭州虎精

元兵未入臨安時有李醫士者家金花樓下號李金花見一老婦來求醫脉之血敗病也而作歎息詰之曰子非人何以紿我婦人變色謝曰誠然我天目山中虎精也願公勿訝李咄咄曰此禁城百神呵護汝何以能入婦曰元兵早晚至城隍守社皆遁而他之城中不妨出入如我輩者猶多寧復有禁衛之嚴乎李曰然則何地不兵曰諸暨山中可以避難遂持藥去李即移家諸暨不二年伯顏長驅而入死者無數惟諸暨得免

韓神醫

韓神醫洪峒人元末避兵入岳陽山中遇一老僧傳示方藥遂以醫名山西遥望見人顏色即知禍福

生死其孫萠生三歲誤吞一釘家人皆驚哭神醫視之曰此子必不死然必待三年釘乃得出人莫有信者因定時日書壁間以俟萠果不死但每作腹痛絶而復甦久漸黃羸骨立及期神醫戒家人曰兒疾將瘳勢必大作雖絶勿懼宜先具一銅盆煮少粥飲以伺之旣而果巳時腹大痛一叫而絶良久吐銅盆中釘出鋭盡刓又復絶至午時始甦歲餘獲安神醫女嫁龎氏嘗爲人送親路出神醫門神醫見之大驚曰女死矣急遣人諭令歸家是夜忽心痛而死

劉士賓

太醫院判劉公士賓永樂初侍　太宗左右甚見信愛暑中　上繫一帶乃龍腦合成者問公曰此帶何如公曰龍腦寒腎惟有香耳遽命解之　上晚得風疾常服麝腦諸香藥問曰可服此藥否公曰香藥如油入麪終不能出　上遂已之

羅鍊

羅鍊故儒家精醫術胗脉斷人生死百不失一有李御史吐黑痰胗之曰是殆有所思不遂李起拜曰神醫也吾少貧約婚某爲婦翁所嫌離去婦爲吾死吾不忍婚也服藥而愈又楚王妃周氏微恙召入視曰是殆不起當卽在今午時妃猶飲食言笑動履如常王駭不信鍊請速治殮具且出促周氏諸宗人入問疾妃見宗人至駭曰若屬來何爲俄而中風卒又一傭人告公曰某無病第覺首在下足在上鍊俯首良久目地下鐵杵重六十斤曰若爲捧而上捧而下上者三下者三曰愈乎其人曰愈矣首在上足在下矣問故曰汝以用力傷經絡心逆轉爲汝反正之耳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著醫書一部授其子某後子乘醉爲人視疾鍊大怒曰

李何以人性命爲戲乎焚其書又一子某中鄉試官知州

葉保善

龍游水北民葉保善治折傷雖骨斷整之三日復續但其藥用十二歲以下童屍天靈葢煆末爲慘耳一草藥名鉄布衫人服之雖受杖數百亦不絕不杖則致脹死亦自撻之方可又麻藥與人服之雖割其五藏亦不知略有疼耳曾一人患痢服熱藥結爲肉癰召之視剖其腹出膿數碗再以藥封其腹遂愈

以潛薦醫

沈以潛葛可久俱神醫也一日有老媪患黄瘧詣沈求治曰吾固未之能薦于葛葛延沈飲以鍼鍼其左右乳下而與沈飲者頃刻時出啟右鍼而左半身肉色瑩然啟左鍼而右半身肉色如左其神效若此

葛可久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事方書試輒神驗吳城有女子嗜香而病四肢不能舉葛曰不難使堀地坎數尺許埋女子其內如

手足動者亟報我父之自動不藥愈矣蓋脾氣爲
香所餌故也一人患腹疼延葛視之葛謂其家人
曰腹有鼈誒熟臙吾鍼之勿令患者知知則鼈藏
矣患者問故家人誑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醲酒
自散耳患者喜劇飲酣臥家人馳語葛以鍼刺其
腹患者驚寤畀以藥須臾有物下儼如鼈首有穴
卽鍼所中也病忽已又一鄰婦娠將娩氣上逆痛
不可忍就葛治葛遽以掌擊案厲聲大叱婦驚產
一子葛慰曰向見爾色青氣逆是腹中兒上攻必
緩者不救矣猝然被驚故卽產也道有狂犬葛語

人曰誰當擒之卽可療惡少便環執之葛砭其賢
犬臥少選差異日羣少戲里中望見葛一少年從
牖躍入室曰召可乆診視不驗則羣譟之強葛葛
診之曰腸斷矣立死耳有頃果死朱彥修嘗治浙
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修曰須吳
中葛公也吾遣書往必來主人悅具舟以迎使至
葛方與衆博大叫使者奉牘跪上之葛省書則登
舟比至彥修語狀出女子視之葛謂法當刺兩乳
主人難之葛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手而滅主人
將遺悉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癰疾彥修曰

於法不治葛言尚可刺彥修曰刺者舉半體而已
家人固請竟刺之卒如彥修言彥修且計日促之
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葛能知祿命又強有
力可開勁弓數石遂以弩力自傷令門生下大黃
二兩許乃私減之僅得半葛聞而頓足嘆曰吾明
年死矣至期而葛死葛所得禁方曰十藥神書行
世云嘗有鄉民患腹中蟲痛以可乆出獵操舟追
之至山塘相值拜伏於馬足間可乆問故以情告
乃停驂脉之曰無傷飲此汁愈矣手操泥彈丸予
之鄉民不肯去曰汝弟行不汝欺也民狐疑持歸

以水調服之下馬蟥斗餘卽差蓋夏月飲水吞馬
蟥積乆滋生得土而下也一人體無他若視物皆
倒形如人行足反居上以至百物皆然問之曰無
藥也明旦集二十壯夫於大道旁分東西立東一
人提其腰急奔十餘里西一人又持之如此二十
度令其視物復常曰彼常遭跌而兩葉肝相沓故
日光爲倒懸行其肝自正又一女攀墻觀優而一
臂伸不可屈可乆命其家盛宴令女坐詰之曰汝
病在腰輒解其裙帶女羞澀手掩之臂復故有貴
門一妾患腰重可乆視之曰非疾也臥其女以椒

日斤爲衾褥上下覆之數日愈曰此女有罷羣妾
妬而啗以水銀水銀得椒卽從毛竅中出視其褥
果然其術大抵類此猶多幻戲其妻欲赴貴家飲
患無珍奇服曰閉門勿通問吾爲若料理之居密
室三日則持徑寸珠百八粒而出佩項上而往諸
女伴爭奇鬬珎一見葛氏姥不覺心折然不審其
何物也一屠家媍掛猪肝於門野僧從而乞食婦
怒詈之僧謝罪而婦喋喋不休僧微哂一握其肝
而去婦卽心痛垂死屠者奔號拜可久堂下可久
曰卿婦得毋有所遇乎曰未也問之隣隣具述僧

事可久曰我固知其幻技耳卽以一針針其冢心
須臾婦活僧令二童掖至自言心痛乞命叩頭無
數可久讓之曰汝出家兒何忍以邪法戕物敗之
吾當貸汝死僧再三立誓乃拔其針應手平復亦
善治鉛汞爲黃金作釜銚之屬鑄云葛氏金器子
孫不許擅易今大家往往得其一二云

鬼婦報醫讐

宋寶祐丙辰有張主簿罷官歸宿鎭江某寺時天熱
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見一婦人循廊而
入迤邐行至臥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揭帳用裙
兜囊土揚其身張大呼而不見莫纖殊甚次早遍
身瘙痒遂生惡瘡逾年而卒盍張嘗學醫誤用藥
殺一產婦也江湖紀聞

多骨瘡

吳民有女跌傷其面者久壅不消以視都公維明維
明曰劉宗序世瘍醫盍召而決諸宗序至曰多骨
瘡也法飲麻藥以刀剔出其骨得愈不然明年此
時逝其家以爲浪語維明亦曰劉兄亦效售術者
妄言邪巳而瘡中骨稍長明年其長礙鼻晝夜號
呼而卒維明乃歎服

昝老治毒蛇

長壽寺僧昝言宅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
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何慮遂迎
昝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
救矣遂踏步握固久之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飯
數升擣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
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尸腫漸低蛇皰縮而死村
人乃活

治擷撲金瘡方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翌日引驗了無瘢痕牢

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熱麻油及酒火燒地熱臥之而疼腫盡消又有肩膊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蚕蛾末傳之立止或云前方亦治攧撲後方大治金瘡（吹劍錄）

凌漢章

凌漢章湖州雙林人少學針灸三殺人乃棄針水中針皆上浮水面漢章曰天命我矣拜而受之遂遇慈湖周姓者盡得其術嘗至常熟寓湯禮家早起聞其鄰徐叔元哭甚哀往問之乃其子婦以產難死叔元以爲不祥將舁出付火葬漢章急止之命

其夫發棺揣胸前尚微温出針下數穴良久子下婦得生又一跛翁扶杖過之自言少多瘡瘍有庸醫誤折針膝中令杖行二十年莫能愈漢章爲從肩臂上針三四穴折針從患處突出即棄杖再拜去吳人顧謙得傷寒疾延醫杜祥療治七日轉加昏眩夜夢一老人曰爾爲杜生所悞不速更醫死矣謙請所更者曰葑門劉宗序甚善驚寤亟迎之服其藥疾稍稍減方夜分起食粥舉首見金冠綠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懸藥葫蘆累百呼謙名曰我天醫也爲謙說致病之故言皆有致又授以

數百言曰子能行此可爲名醫善記之勿忘也語訖而隱自是目瘳而苦耳聵至冬往謁漢章爲針兩耳移時而愈曰子嘗爲天醫傳藥乎謙驚問所自知漢章曰大凡天醫治疾傳藥耳中藥入而氣開故聵也謙乃具言所見曰先生神人也漢章有孫汝郁能世其業

滑壽醫効

滑壽伯仁號櫻寧工古文詞善醫訂正靈樞素問錯簡著難經本義讀素問鈔十四經發揮等集其治人疾不拘拘於方書而以意處劑無不立効秋日

姑蘇諸士人邀遊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難求挽回諸士人不可先生登堦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即以水煎而飲之未登席報兒產矣皆問此出何方櫻寧曰醫者意也何方之有夫姙已十月而難產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

溪毒

江南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寒識者取小筆管內於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死（出錄異記）

張御醫

張御醫豫字至和長州人天順中居官一道人避逅
他家漫乞診脈御醫驚曰不出六日當中風至六
日如言董院使傷寒既愈刻日起身御醫曰奚起
身爲第觀四日矣五日死命尚書仕朝病風衆謂
不治御醫言治之特須藥耳著方令守之服至三
百帖乃瘥御醫術既精於貧薄猶篤救不取藥資
或更予薪米人疑市名御醫曰義自應如此且東
餧嬰心疾亦難解耳

王時勉

王公敏字時勉長洲人先世儒聞華縟公承家學醫
效甚著一婦血蠱治不減公曰娠耳當得男乃愈
第當安胎後果然申千戶二十瞋眩而譫體燔咳
以傷寒治益劇公曰痘也予升陽湯厥明瘡出乃
愈一人疽發背不𤸰瘍人言起則治矣公曰是擊
指脈即起亦不治衆劫之艾起如栗閱曰無傷矣
竟三日死秋日受兵官燕謝餝優爲女子佐酒無
疾也公眡其頰頩面青麤而氣微促語師曰火尅
金兆也火令司大死矣乎明年六月咯血死

盛啟東

盛啟東初從光菴學古文光菴喜之其叔父曰汝見
光菴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其用藥一月治
熱症用附子光菴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道
也但少爾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爲本縣醫官
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時吳江有梅某者乞與之同
行駕幸北京發雲南爲吏梅某曰至雲南死矣乃
僞盜其家廟髹器首之中途追還免死天壽山拽
木啟東長髯偉姿容時監工某侯見之曰有貌如
此爲小官乎乃令左右自隨主書筭初啟東在吳
有內使督花鳥於東南常主其家甚習嘗病脹藥

之而差至是偶值之途內使驚曰盛先生無恙乎
予太監患鼓脹無能治者急往見之藥數投愈
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步往覲焉　太宗遥望
見之曰彼人死久矣安得復生曰得吳醫盛啟東
而生　太宗喜曰明日與來啟東與梅某散步長
安門外中使傳　宣吳醫盛其乃以平巾入見稱
旨遂留之御藥房既而曰汝在我左右平巾可乎
乃授御醫啟東爲人慷慨敢直言一日雨霽召見
便殿韓叔暘等俱在語次偶及白溝河之戰上曰
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

子乃從中衝之遂大勝敔東曰是天命耳上不懌起視雪敔東又曰宜瑞不宜多既退韓叔暘曰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矣須臾賜御膳一日與叔暘奕於御藥房上猝至不及屏曰誰與棋者對曰臣與韓叔暘問二人孰優曰臣優於叔暘遂命奕於前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敔東曰不材未觧神仙着有幸親承聖主觀叔暘詩不成數日上賜象牙棋槃幷詞一闋棋留真院中永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為胎也而脹愈甚一日上謂曰東宮妃有病汝往視之東宮以上命

醫也導之唯謹既診出復曰病者狀早若何睍若何一一如見妃遥聞之曰朝廷有此醫不早令視我乎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早晚當誕皇孫此方何也遂不用數日病益甚乃復召診之曰後三日臣不敢用藥矣仍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沒矣既止紅棍前呼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平也既而上亦賜之非謝醫乃壓驚時敔東與袁忠徹俱不為東宮所喜至是自以為可釋矣一日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可少避之乃知憾猶未釋也憂之甚于忠徹忠徹笑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之變敔東歸取洞賓瓢未至聞訃乃求南京太醫院　宣宗即位問左右曰有髯而善醫者為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即詔南京守備太監陳巫伴宿食以來甚見信用

仲虛醫意

張仲虛者吳人善醫多奇効有道人就竈炊火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腹痛不可忍迎張視之張命碎生鷄子數枚取其白傾盆中令啜之良久問曰痛少定未曰似定矣索生油與嚥之須臾大吐則

鷄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而為一人人服其得醫意云

張小娘子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槩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發于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瘡而以盞貯所泄膿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發所致勢難療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尚不喫一服煖藥況

於卅乎何妄言如是毋在房聞之亟呼曰其說是矣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伏大冊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儲蓄毋根今不可悔矣張謝去章毋旋以此終婁夏卿之妾項生一瘡甚惡村醫爲灼艾俄努肉隂起如捲頗類捲成花葛誤爲物触則痛徹心膂張曰此名翻花腦痔世人患者絶少吾方書亦不載治法卽捨之而去村醫復塗藥線繫扎半日許捲隨線墮然轉手再結至於四五訖不痊數旬妾竟死

陳氏鬼疰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痌痒抓搔不停手巳而舉體皆然逮於發厥凡三日乃醒及就坐有聲如欬其身乍前乍後若摇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小定又經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而愈至不敢出戸更十醫弗効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已得其症矣先與藥一服命耵數珠一串來莫知爲何用也當婦人正摇兀時其跳數之節巳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廟觀翫遂爲邪鬼所憑以致精采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卽大瀉數行宿痌脫然如失大用云枕用畢便送還元處如郫遲留則使人顛狂葢但借其氣耳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苦積寸白蟲爲孽醫者使之碾柳細末耵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内嚥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咂啖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胸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厠蟲下如傾

命僕以杖挑撥皆聯綿成串幾長數尺尚蠕蠕能動舉而抛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遊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

楊立之喉癰

楊立之自廣府通判歸楚州喉間生癰既腫潰而膿血流注曉夕不止寢食俱廢醫者爲之束手適楊吉老來赴郡守招立之兩子走往邀之至熟視良久曰不須看脉巳得之矣此疾甚異先啗生薑片一斤乃可投藥否則無法治也語畢卽去子有難色曰喉中潰膿痛楚豈宜食薑立之曰吉老醫術

逐衵其言必不妄試以一二片啗我如不能進則屏去無害遂食之初時殊爲甘香稍復加益至半許痛處已寬痛一斤始覺味辛辣膿血頓盡粥餌入口無滯礙明日招吉老謝而問之對曰君官南方必多食鷓鴣此禽好啖半夏久而毒發故以薑制之今病源已清無用服他藥也此與唐小說載崔魏公事相類

獺爪治肺虫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治之此二

日肺虫上行也

道人治消渴

臨川人苦消渴累歲更十名醫不效嘗坐茶坊見道人行乞漫呼與茶又具飯問其有何術曰無所能只收得幾道藥方耳主人喜復問有治消渴方乎曰正有之用苦楝根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許以兩盌水煎一半空心飲之雖困頓一二日然疾可愈乃延留之而如方服藥下虫三四條狀如蛔而真紅色以語道人道人曰尚有食虫三條不必再服取盡則困不可支自此渴頓止臥而將理

乃伯脫然

衛承務子

寧國人衛承務者家素富唯一子少年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衆醫療治三年愈甚適劉大用過縣邀使視之切其脉亦謂瘵症凡下藥月餘略不效問其致疾之因久乃指言曰嘗以六月間飲娼家與娼喧爭迨醉不復登榻獨困臥黑卓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極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盌置几上令隨意而飲衛子素厭苦

其疾不以穢爲嫌一飲而盡俄腸胃間攻轉攪痛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即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枚便覺胸抱豁然劉曰此蓋盆中所誤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黏著五臟牢不可脫然久去汙渠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

仲景療猿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于張伯祖精于治療一日入桐柏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告乃嵲山穴中老猿也仲景

出囊中丸藥畀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
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斵爲二琴一曰
古猿一曰萬年

王賓

初戴元禮得丹溪之學避名吳中爲木客時爲治病
但疏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時王光庵賓等謂
曰元禮名醫盍往訪之至則一見傾倒命酒賦詩
久之賓謂元禮曰若賓年長醫亦可學乎元禮曰
君家固素醫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
肯輕授謾曰君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等書則可

已而別去期年　元禮復至賓復請問醫曰素難之
書已讀否曰已讀能記憶否曰公試舉問元禮數
曰壞吾醫名者此人也然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
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
禮事我乎賓曰吾春秋已高官尚不欲爲又肯爲
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偶值元禮不在見其書十
冊遂携以去元禮囬固求不得賓自是得其傳賓
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詫其
富貴曰吾得醫耳明日其弟撤其藥獨署外科曰
吾自得之異僧示非其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

啟東韓叔暘云

食掛

朱師古眉州丹稜人年二十歲得疾漫不能食聞葷
腥氣輒嘔惟用一鐺旋煎湯沃淡飯數匕每用鐺
亦須滌十餘次不然稍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鼻
中必滴血一點懨懨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
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孰知君之疾在素問正
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
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
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云肺葉焦熱名曰食掛

言食不下脾痿而成疾耳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肉
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稍爲頓除矣史君名堪
善醫登進士爲郡守

游僧奪胎

本草言婦人有娠佩雄黃三兩大者便得轉女爲男
未試也余里中周翁年艾而不嗣一日游僧乞食
其門翁供之虔甚問翁子幾何年荅曰婦始娠五
月耳僧自稱善脉試診之可乎翁請診罷僧云女
也吾有奪胎法即男僅能嗣翁而已第以腎耳驗
因教歸坐淌十月果生男其聲雖大類婦寺然至

今無子僧之術神矣哉

血悶

陸儼奉化人以醫術行于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産不遠二百里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損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窻格籍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蓋紅花能活血故也

偏腸毒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未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徧問醫無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效街有一道人囊藥就市人皆忽之計出不得已召而問曰此何疾也道人曰此僧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雷丸治虫

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虫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伎所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文昌雜録

白餳治鯁

龎元英曰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任子爲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呼氣入水飲少許

即差亦常試之甚驗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伎術門

卜筮類

天原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漢張良始造綦卜京房始以錢卜王遠知又制玄女課宋邵堯夫始制拆字及觀梅卜

伏羲始造干支甲子周公作納音漢項仁作六甲推占法燧人始覩星辰伏羲制造星官推步作蓋天分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以占日月星辰軒轅因使容成造授時曆設占風雲望氛占歲擇日及遁甲諸法堯作渾天周公作占夢法漢東方朔始以正月上旬內八日占雞狗羊猪牛馬人穀之吉凶

日者

史記日者傳註云古人通卜筮則謂之日者其事則周太卜之職也墨子將北之齊過日者註謂是周末語然也

筮龜

世本曰巫咸作筮古文考曰商時巫咸善筮也呂氏春秋亦云巫作筮歸藏曰女媧筮張雲幕而牧以書舜曰龜筮協從若筮誠巫咸所作則歸藏與書安得言筮也古史考曰庖羲氏作卦始有筮此蓋其初也

洪範所載雨霽蒙驛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橫正安節觀其身以肣開俛大觀其首足而雨霽之說不及焉今人不過定五鄉動靜手足肣直而巳莫得其妙然其說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所用或以日辰爲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巳庚辛居戊巳之中位甲乙乃居足也十干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爲射爻庚辛鄉爲官鬼其說有理而又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爲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爲官鬼有水之象則爲父毋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

變五鄉之義乎

命運

支干之相因有盡世人之生育無窮執此以論殆有遺於所推之外者且人之出處不同或先富後貧或先貧後富或先辱今榮或先榮今辱如此等類萬有不齊須當審其人如農工商賈之異業因其地如南弱北強之異氣任其運如治亂否泰之異時世方尚武則支干之剛勁者得地世方尚文則支干之俊逸者得用世不諱鯁直則時日之正直者得進世不行賄賂則命運之廉潔者得通此皆

變通以濟術之所不及否則未見其驗也

卜筮非古

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罔百端與古相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苟能斷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也必曰某神禍之某鬼祟之禱則生否則死吁何其卦兆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其它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禮記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預也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左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荀子曰日月食而救之大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其事爲得求也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身之達否而已噫亦惑矣

孔門占法

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卦弟子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何爲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回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旦子貢乘潮而至

星日不可恃

嚴君平在蜀持五行看者人臣則勸勉之以忠人子則勸勉之以孝后世取於日或寓於星泥於支干誠爲可鄙如從漢祖入關三百人封侯括四十萬人皆坑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趙兵無一人生旺者此理嘗有所振昔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一大責罰有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叱此又不知以何而取大抵人事盡則天理見焉可徒信術者而生預憂妄喜之心哉

陸龜蒙禖說

命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丙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郤棄爲稷官柔氏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隗炤

晉隗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然愼勿賣宅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此人負吾金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後其家大困之欲賣宅憶夫言輙止至期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初惘然不知所以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窮困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金有五百觔盛以青瓷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予覽此而歎隗龔易卜精至有如此者而隗生未嘗爲人卜因思此藝若中人以上學之則入正眞彼妙道可致中人以下學之則入邪僞唯姦利是取夫卜筮之流如隗炤龔使者及嚴君平者幾何人哉

蔡鐵

宋南郡王義宣在鎭府史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腸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出渚宮舊事

顔含却筮

晉顔含爲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歲而卒

房玄齡無嗣

房玄齡買卜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
相崇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
顧而曰此兒絶房氏者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

明皇識射覆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
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
啟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
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
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
卜者王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
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
入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犂耳爲主
人作之遂持斧繞舍求犂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
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由枝葉蓋井之所致
也出朝野僉載

車三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
官至華陰縣令車三相誑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
食祿諸公云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
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
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祿
如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
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
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
序船偏遂覆蒙與士南等並溺而死出定命錄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失其名假蔭求官數年未捷忽
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

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生初不信果爲保所
累被駁至明年試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
李老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梁得之復來見
我果爲開封縣尉又見李老老曰君爲官不必清
儉恣意求取臨滿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刺史
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
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
李老老曰公即合遷官生曰其今未秩滿豈得更
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生疑
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

敕一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遷授浚儀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歲暮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懃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千萬資李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生大伏焉 出原化記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禄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予與汝鞭遂往折之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遥見郎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曰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鷂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鷂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以副鷂子與焉將至手鷂忽飛集于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其中遂執之言人禄位中者至多兹不縷述 出紀聞

錢知微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云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請爲隱語曰两頭點土中心虚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 出酉陽雜俎

李賛皇

李賛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性多忌刻當塗之士有不恊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白自内庭登庸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納吳女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殁而不返厄在

曰愚其信乎　賈氏談錄

李璋卦影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于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葉助

葉助字天祐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

於日者黄某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三十歲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洪州黄又至命筮之得賁卦曰今日辰是土土加賁爲墳字但當生子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即少蘊也既登第爲淮東提刑亦嘗延一黄山人命之筮遇晉卦黄曰三年後當孕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思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盡以告我黄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歷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

康節數驗

康節邵先生堯夫住洛中嘗與司馬温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温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自外突入馳驟闌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爾而君實不欲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秖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李汪二公卜相

李仲永赴政和戊戌廷對龍有卜者云君必居魁甲全與黄裳狀元等既而曰恰所言小誤黄公入乾元祖土格君坤元祖土差不及之然故不失十名前也及唱第名在第七紹興乙卯臨安有相士曳一牌長三尺題云壽今年狀元汪聖錫省試罷與同輩十餘人在茶肆熟睨戶外趨而入汪視汪不瞬目起執其手曰吾求大魁久矣乃在此耶訪館寓所在隨以往丐一紙書其事曰吾言不妄嘗與我五萬錢汪弗許同舍勸勉於是爲之書士置其牌於汪館曰吾從今不復出指日俟捷耳汪是歲

省閫第九纔冠多士如其言李智俳說

夏巨源

夏巨源者亦精於卜筮居臨安中庬卜來者卜一卦率五百錢紹熙三年冬禹之自贛倅受代造朝其子价侍行既至點檢勑誥文書遺其一遣僕還家尋訪終不能自釋乃同詣夏肆夏書紙上日事在千里外纔書一食字一克字合而讀之則餓字也問曰是乎答之曰然曰文書見在係一多口人收得而鴛鴦爲看守無足憂也其說茫無準的固以爲妄既而僕從饒州來持所遺至蓋向者打併行

李將偶遺在外小妾福安見之价房中十篋用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爲標貼遂以寘鴦篋內既悟鴛鴦看守之語而福字有口田字又四口所謂多口人者如是亦神矣哉禹之說

耿聽幹

宋有耿聽幹者兼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及上與中宮所御扇令嗅之復扇之曰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門此有妖氣時張貴妃寵乃其故物夏震貧時幹知其必貴遂以女妻其子郭披爲殿帥耿曰部中有三人他日皆爲三衙抑之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爲將官或可望獨夏震方爲殿前佩印官安得有此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間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由此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門統戎皆以功受賞夏則以誅韓功相繼爲帥皆立節度使班

楊抽馬卦影

楊抽馬卦象言人生死吉凶貴賤壽夭往往如神有客郭大夫爲四川制置司幹官捐三十千問二十

年休咎最後一詩云第一莫忤邊德明它時定與汝爲鄰郭晚得東南郡守挈家待次於無錫縣買屋於茆于橋即詢四鄰姓氏果有陞建昌邊通判捧刺謁之抑其字則德明也愕然駭異自是相與如兄弟乃知數掾之至邈在異方亦不能逃定數如此邉名祭常州人梁勝登第黃齊賢爲之館客親聆其語齊賢常至吉州太守方松卿召飲同會者臨江劉聞詩劉以趙從善作守時在館告因言趙頃得楊生流年狀至是歲詩云青原臺上好廬陵吏招館客是彭城可謂神異觀此兩者之驗況

甚大者乎

徐子平

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予聞之隱者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老人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始來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木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

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名聞天下

黃楚望

黃楚望九江人也始誠意伯劉基讀書青田山忽有石崖豁開劉棄書亟趨之聞呵之者曰此中毒惡勿入也劉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遭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劉啓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藏書四卷甫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更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久之至一山遇老道士憑几誦書不輟劉徐揖而進問道士姓名且求教道士答曰余黃姓楚望其名郎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劉約旬日能覆記乃可受教不然無益也劉一夕輒記其半道士歎曰天才也劉遽出辟書願有所指示道士覽之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應三才是特其粗者應人事而已便與劉講討達七晝夜遂究其旨劉因拜而請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

視其力力薄而任重鮮不仆矣昔子房孔明並得其六予得者八子今得者四斯亦足以澄清濁世矣若夫窮神知化出有入無貫玄機妙理天又安得輕畀人人哉劉竟別去其後劉佐　高皇帝定天下間語及道士驛召至闕下年八十餘矣時方議問建類令道士圖以進往往與鐵冠道人及劉所圖合　詔欲留備顧問道士辭曰劉基天資過臣臣學且悉傳基無庸臣也終不奉　詔放還山不知所之或曰劉爲高安丞聞縣人曾公有奇術往師之得異書甚多銀河棹殆其一半

宋允升

朱允升徽之休寧人也少從黃楚望游得六壬奧旨偶訪友生見案頭寘四合友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以餉之允升更索一合書所射語亦合寘之曰姑少俟乃啟會有借馬者友令奴子後門牽驢去允升便都啟前合則皆魚也其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都是魚前門來借馬後門去牽驢主賓爲之嘆服已徙居歙石門館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毋所苦遂自縊後允升夢大突入其室適報生兒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且曰此兒必遭女禍

尋於所居山前搠草屋數十間鄉人怪之問故允升曰　車駕異日幸臨當休軍于是耳丁酉秋我兵下徽　高皇帝雅知允升名提兵過之果休其下允升既被召問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大悅臨行再問之允升跽而請曰臣有子同後得全軀而死卽臣幸大矣後吳元年允升拜翰林學士洪武改元致仕歸年七十二卒子同官至禮部侍郎善詩翰　命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尸　上疑同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請使自縊蓋允升所謂女禍也其六壬精妙若此學者稱風林先生

沈景暘神驗

吾鄉沈景暘卜易甚驗永樂中驛取至京　太宗命午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事景暘占曰此大勝之兆時正午當得捷音其時果有飛檄至報生擒黎賊盡得其國一刻不違　上大悅賜景暘鈔幣遣歸故里

仝寅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也少瞽而性機警乃受京房易多中正統間隨父淸遊雲中邊吏有就寅決休咎者無所不驗由是名聞京師己巳秋也先大入邊　英廟遣中貴裴當問寅寅筮得乾初九附

奏曰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必以秋應在壬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仲秋車駕其還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者疑之也後七八年而復辟午火德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吉　景帝卽位也先復入寇　上召問寅筮之曰無能爲也我戰必克虜果敗去父之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八月

英廟復俾將官寅固辭寵賜有加年九十卒

王泰

正統中有王泰者小名驢兒濟寧衛人亦瞽嘗遇一老嫗授陰陽一篇泰於是賣卜屢中畫以爲神馬昂潜訪泰泰愕曰公大貴人也必且爲本兵已果然漕御史王竑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遷三年必有奇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遷左都御史是歲甲戌也丁丑卒爲石亨所害除名爲民復問之泰又曰公至某日當有　詔仍舊官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一日金帶自東復開者三泰曰今

夕有鋒刄之禍是夕彬入舍人王鑾家爲鑾所殺其術固不減仝寅矣

胡弘

胡弘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受術于江右日者張生正統初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秘術子可受之但不營仕乃可免禍耳弘曰謹奉教遂以卜筮授之發無不中景泰初從張都御史楷征閩寇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與蘇士大夫游多從問休咎儒士杜璦年暮數失子筮得咢初爻云當有二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云當發策决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生子祝參政灝筮得比五爻云必居黄門近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翥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禄未幾果以潜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弘爲設卦曰家有狸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狸形必大可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載狸奴當去何能久也及期狸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屍撑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啟扃踰垣而逃卜

於弘弘曰有府丁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得其人曰是子某親非有宿嫌求棺耳召其子遺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吳閶門都彦容家有唐貢士偕三人來卜曰草草不暇行當總筮之卦成弘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中乙科唐君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立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

旁成而字故知其必中弘術皆此類門人以弘所居地稱西原先生今其書有神易成務析天地人爲三卷

馬珍

馬珍者京師瞽人也以唱詞餬口其隣真祿嘗謂珍今居此不能繼朝夕大梁甚佳若得應數倍可從我遊乎珍唯唯他日祿治裝將往珍如前請祿使賃驢與俱珍抱琵琶居前祿居後驢極駛行聞風聲蕭耳珍度巳日晡語祿願息祿曰無爹言管汝到彼耳竟夕乃曰至矣珍怪之居旬日所獲頗豐

祿遂促珍歸復跨驢行半日許至京珍心知其異再拜求教祿固拒曰若豈辯此珍刼之曰不卽授者且以妖術聞官也祿笑曰盲子此非若業第教若卜令飽終身而巳因授之金口訣隨見聞起數不假蓍策而成祿遽失所在而珍竟以卜鳴輦下正統間吳中劉大醫溥以毋疾乞歸省恐不及見毋向珍逝一界尺占之珍摩挲有間曰急去猶得三日半相見太夫人當死公懷中明年五月公復來卽中途有折檣之恐然不害也劉尋得請歸至高郵湖檣爲交綷所絆而折舟幾覆得免比達家後三日半而毋病革方扶抱間氣絶矣明年劉以例領勘合果五月還京及八月見珍又授以一塵尾曰予妻何日免身試言其期珍使劉自數日從朔旦至初八曰在此日矣問所生曰男也生時適公壻來奠太夫人及家信至悉符其說劉两子倫倖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妻曰驢聲悲今日姝有哀苦事俄而珍妻家來訃父喪夫婦相向而哭有邏卒詰盜不獲問珍珍言盜在某坊曲酒肆中卒蹤迹之盜果在也盡獲之盜驚問卒何自知處曰卜者馬珍云云是夜盜黨潜挾刃刺珍珍

寢內聞叩門聲蹴其妻曰亟起亟起人來殺我也妻未應而門闢珍卒死

占文星

魯鐸湖廣景陵人康海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春初會試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曰魁在何處占者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一月將揭曉復命占之占者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後果鐸中會元海中狀元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使管輅筮之卦成輅曰君

之卦管有一賤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
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史便去又烏
來入室與燕鬬燕死烏去有此三卦王基大驚曰
精義之致乃至於此願爲處其吉凶輅曰非有他
禍直以官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爲妖耳兒生入灶
宋無忌之爲也大蛇者老書佐也烏與燕鬬者老
鈴下也今卦中不見其凶故知假託之類非敢妖
之徵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廟非桑穀所
生然兩妖並至二年俱與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
府君安神養道勿恐於神姦也後卒無他遷爲安

南將軍（出搜神記）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
困篤命林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
者治之當獲炙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
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炙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俄
有一鼠色黃秀逕前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
頭上有三炙處病者自差（出洞林）

管輅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丘[illegible]
中牛當懸向日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
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豕
人鬬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墻而婦出焉
輅鄉里范玄龍苦頻失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
牛故東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
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已乃持刀
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
而視之則狐也自是不復有災又有人捕鹿獲之
爲人所竊詣輅爲卦云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
其屋頭第柰椽以尾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

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
愈又治內吏失物輅使候人靜於寺門令指天畫
地舉手四向暮果獲於故處（出異苑）

鏡卜

鏡聽呪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
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呪七遍出聽
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
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卜一行人
聞人言曰樹邊兩人照見簪餌數之得五因悟曰
樹邊兩人非來字乎五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至

卜法惟宜于婦女 賈子說林

王翁神卜

王翁者鄞人善術數與袁尚寶善尚寶以相翁以卜有名而翁貧甚嘗有人失銀來問曰銀十一星白紙裹之在城隍廟案下其人問何由知曰子姑去既而果得之又往問乃曰問時城下有母雞引十雛城下城隍也十雛一母十一星也以故知之除夕無一錢妻曰明旦元日矣得米一斗錢百文肉二斤柴十束則可今一物無有柰何翁曰少待當有人餉物一如汝言至鼕動將息妻又云物何由

至翁曰更待之已而天寧寺僧來餽曰今日作法事忘餉翁適臨卧方憶之耳正合妻言不欠一物

雞卵卜

邕州之南有善行禁者取雞卵加墨視而煮之剖爲二片以驗其黄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旮振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煑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黄者病多愈有黄者不愈常以此爲限候愚又見雜書傳虎卜紫姑卜蹄卜鳥卜雞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 北戶錄

靈棊

異死曰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黄石公蓋仚覆棊也法以十二子分上中下擲之據所得按法驗之以考吉凶文成留侯張子房之謚也唐事苑棊經序曰靈經不知其所起或云漢武帝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朔之術蓋用此又云張子房所師黄石公以之授良又云客以術干淮南王秘其事亦此書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大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

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尾卜

今之尾卜蓋有承於周太卜之尾兆注云尾兆帝堯之兆象似尾因名之 學齋佔畢

雜卜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不破即不出一云鞋袍占卜每用羊胛骨以鐵椎火錐之視其兆折以決大事遼東志畧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

然者爲凶合者爲吉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傳古法也今雲南地方夷羅一切大小事疑不能決輒請巫師殺雞簸其腿骨穴斜正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大奚婆一曰朶公筲其法特神驗云

熊卜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黍罰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未幾城内在處有火灾禮部燬焉當是火兆宋人記紹興已酉永嘉

灾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倅趙允臣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有七八

射覆

丁文果善射覆唐太宗置一物于器中文果曰葯葯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啟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文果曰有頭有足不石卽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鍾傳射覆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射覆之法求見傳以曆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　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星家類

陰陽家不可信

陰陽家流旁五行數術不得爲無至一切聽之又棄人事斯失矣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當其月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及逢時遇主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由從足發賢者之一哂尔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内有鄭氏者貨粉于市家頗贍

給俗號鄭粉家適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養謂其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聽其所欲爲鬪雞走狗一不禁也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妓多從浮浪之人躍騎走馬游金明池晩自死中醉歸馬忽躍入波水中浸溺而死

伊憲文命術

宣和中熙州木欒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羌戰立功至指揮使坐所部兵不戢爲寨主撻治祈天性寬仁師衆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反遭杖

靑顏羞愧值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
因為析爵祿無榮望也卦成術士曰君此去當發
然所謂白骨封侯方貴祈笑而不信士問曰有子
乎曰有兩子頗習武藝遂出長子庚甲視之士驚
曰貴不可言異日當享王爵至看次子又曰此尤
勝前者生當封王祈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姓伊
名憲文河中府人隱居首陽山下今海內將亂吾
不可久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祈竟以戰歿二子
延恩得官長即玠官至使相死贈益王次即璘太
傅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贈至太師極品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敘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
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後事李
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
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
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
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翰府名談

賈隱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豈敢
令朕止於林木間姜公輔曰不然但地亦應乃奏
大尉賈隱林謁帝于行在帝觀隱林氣色雄傑兼
是忠烈之家而又叶星者所奏之語隱林即天寶
末賈修之猶子也因召于卧內以探籌略之深淺
隱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帝甚異
之隱林奏曰臣昨夢日墮于地臣以頭戴日上天
帝曰朕此來也乃巳前定遂拜隱林為侍御史紏
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出神異錄

景初論命

世言禍福由天非也予觀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
命謂富彥國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四十八歲

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後召為相終不肯再入
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祿絕之運全神養氣年八十
餘至甲戌運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
時生五十八歲自首廳求出知江寧府繼乞致仕
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閑養性又延十年而死王
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六十六歲拜左丞
次年求出知汴州速乞致仕以避晩年勾絞殺亡
神之灾竟以壽終元祐之臣惟王不懼貶謫者以
其求退速也

星士不驗

臨安旅舍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利而末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而我則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富貴今之士大夫命多帶刑殺沖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帥閫者以殺人爲事豈能安享老者歎服

吳日章

成化時澉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

畧撫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年十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上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身過後之事亦可謂神矣哉

胡日星

胡日星金華人精星筭之術嘗推上命當爲天子北登極召而官之不受予之金不受問欲何如對曰第欲求一符以遊行天下 上遂題其扇曰有一古老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予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四海橫行走遂去數載回對妻子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復命就死妻勸沮之曰數不可逭入見 朝廷溫慰遣回適藍都督玉克雲南歸日星云公當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數也不日玉果如所云得封遂驕同列尋被誅其不執臨刑自嘆曰早依胡日

星不受封或免此禍上聞召日星問曾與玉推命否荅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自推否曰臣命終在今日酉時果遭戮焉

星士奇中

松江一京官養痾家居星士言某年當死不測日以詩酒盤桓園池間雖比隣招飲亦不出也一日彈琴假山下石墜壓死蜀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咸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爲然後數年閩人有子闖入內府爲太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

策翌日出拜之見其貌鄙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之毋當更求之也左右觀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歿威寧伯王公爲大同總督時術士俞姓者一日過訪問之曰當不久敗也問當在何年又曰在今年未幾降　勑面諭革爵爲民安置安陸州

鐵掃箒

臨安術士失其姓名常着道服標榜曰鐵掃箒談肆於執政府墻下從而卜筮者多市廛造問雖所言

有驗然不爲士大夫所称淳熙甲辰冬季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数甚悪最忌明年初春恐蹈刑戮之禍若能一月不出勿與人接庶或可免民雖不懌而以所戒深切於是如其言至晦日不能忍閉徑往責之曰汝道我正月大災今已到三十日又不曾分毫越法何由觸禍術士曰我一時間說了亦自忘記容再爲推測及布局纔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可慮必須打殺人民忿恚詆其誕妄相與爭嘗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奮身起摘之不覺踢其脊立死遂受擒而得減死黥配此等事傳記中或有之

周中立

周中立以祿命之說知名都下劉尚書綖爲都御史時爲逆瑾所中下制獄事已白猶未復官造問休咎先以亡兒儆命試之中立曰此命大佳然厄于三十三能過此則善矣儆沒之年正如所云劉公心服之乃示以已命中立嘖嘖曰此大貴人目下雖有憂厄然已出險就夷異時官至八座福履甚盛未可量也時鄉人陸坦爲禮部主事以公事被繫當坐重辟會有內援得解　命未下公方遣吏

爲詷其事因以坦庚甲視之中立云此亦貴人也但比日方有官事其憂甚大然亦解矣猶可食祿數年問何時曰不出今日中當有佳報適所遣吏跪白曰已有　旨陸止降外任公殊駭視日正中矣坦尋出爲知縣稍遷郡倅以卒刑部吳主事嘗從問命中立爲寫一通授之吳以視因入獄二子尚幼戲水濱失足俱溺死妻驚痛且恐夫歸被譴遂自縊吳出獄方知往告中立曰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中立曰吾固言之矣第歸視吾書吳檢其書中有兩語云雙雙燕子入池塘紅粉佳人上畫梁

乃驚服

術士直言

金溥者寧波人少能篆隷之學嘗應里後與生員数人坐亭上有星士至衆皆以命問並云不貴至溥獨曰此公不由科目官至金帶衆譁且罵之曰安有我輩反不及一里長乎叱去之溥私延歸具飯且出其兄進士淳八字問之曰雖登科僅可至銀帶不及君遠矣溥後果以能書徵官至知府而其兄僅遷大僕寺丞致仕人生出處信有命而術士亦可謂奇中矣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三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伎術門

占候類

占歲

世本曰益作占歲呂氏春秋亦云晉師曠占乃有黃帝欲知歲苦歲樂歲善而卽蓬蒿艾之先生者占之是占歲起於黃帝

雜占

晉律曆志曰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呂氏春秋日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罇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罇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震則罇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震動激揚伺者因此覺知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儀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發機而

地不動京師學者初咸怪其無徵数日驛至果地動於是皆服其神妙出後漢書

吳嶠占氣

吳嶠雲川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得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尭即位方知不誣嶠精天文即袁天罡之師也出龍城録

郭璞占物

郭璞曰蓬飛碰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蝶也傳曰不蓄醬令人腹中雷鳴月上下弦之時觸醬輙壞里俗

忌之龜脂可以然鉄驢糞可以殺蚊物有異體而相制者翡翠銷金人氣粉犀比人以針敵氷南人以線解茶

李筌占氣

李筌邛中爲荊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即成自鄴之曰常文也乃注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憒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于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于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倐容曰此假天子也坐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此胡雛必爲國盜若殺假恐生真也則安禄山生南陽人先知矣梁代志公讖曰两角女子緑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两角女子安字也緑衣禄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禄山果于正月死也後李遐周讖曰燕市人將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也

楊田占風

楊田爲成都文學掾少治易曉占候忽有風起太守問田田曰方有薦木實者色黄赤頂之五官掾獻橘数包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王氣甚明晃太上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山脈以洩其所鍾居一年雲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是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調丁繕治其王氣所鍾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

也二偕皆阜城人李如所占云

天子氣

劉伯温嘗携客泛舟西湖抵暮忽有異雲起西北衆客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仰天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姑蘇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瞻眺久之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乃遇　上聳然曰此真吾主也遂深自結納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　上意疑欲還師召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曰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必終勝召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狗太監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即以神鎗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散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談廣曰東南不可去乎廣率精兵砍其馬足虜稍却已

而風疾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夜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

占年

玉堂閒話上元夜竪一丈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屋下驗牛俱卧則五穀難立苗半卧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

春甲子日雨多旱秋甲子日雨多水

兀日宜忌

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略者嘗記丁顧言少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舟江滸游憇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爲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可不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於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語公臨治頗用之東園客談

諺語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晨日未出閭晚氣散如緒心疑雨再作轉目雲四起我豈知天

[illegible]天道如人意吳儂諺古言有滂沱說者類阨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豕月當畢宿見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如鳩拙宂居有狸智蜉蝣知晴雨蜥蜴與聞計垤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鶩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响慧於鬼峩詩敢誇愽聊用醒午瞌此詩引援占雨事甚詳又諺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南來鴈又云月懸如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予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

時月驗仰瓦體

符呪類

巫蠱

漢武帝諱巫蠱疾之如仇讐蓋夫婦父子君臣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語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巴且爲巫蠱之[illegible]何以貴其下此最可笑

欒巴

後漢欒巴字子昇魏郡內黃人遷豫章太守素有術能役鬼神

賴省幹妖術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乃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神於浙間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女毋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鐍其戶而去女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窓下光煒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進復却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此物顛仆床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而譬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床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卄宗

秦使者卄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災旱於是方士聞旱便賫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觔舉國會歛以顧其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出抱朴子

李長源

李長源嘗服氣導引并學禹步方術凡數十年自謂得其精妙而道已成遠近輩親敬師事者甚多洪州晝日火發風猛焰烈從北來家人等狼狽欲拆屋倒籬以斷其勢長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呪俄然火來轉盛長源高聲誦呪遂有逆火飛燄先著長源身遂墮於屋下所居室燒蕩殆盡器用服玩無復孑遺其餘圖籙持呪之具悉爲灰燼辨疑志

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其辭曰

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解蠱毒呪

蔡人李樞避建炎之難同數鄉人入蜀買一大魚命僕治其半爲羹半爲鮓初啜羹汁甚苦嘗其肉則一卄一苦心疑焉因急誦解毒呪而屏去羹勿食後三日至武寧市僕以鮓進洗淨沸油煎之置拌按間又誦呪數遍一小青蜘蛛出鮓上跳躑自如即投而屑之盡投鮓於江樞乃道父書云有一朝官與高僧西遊道由歸峽程鎮荒遠日過中餓甚抵小村舍聞其家畜蠱而勢必就食僧曰吾有神呪可無憂也食至僧閉目誦時俄見小蜘蛛延緣盌吻僧曰速殺之於是竟食無所損其呪曰姑蘇豩摩耶豩吾知蠱毒生四角父是穹窿男毋是舍耶女眷屬百千萬吾今悉知汝摩訶薩摩訶是時同行競傳其本所至皆無恙別傳解毒方用豆豉七顆巴豆去皮兩粒入百草霜一處研細滴水圓如菉豆大以茅香湯吞下七丸又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云纔覺中毒先含白礬味甘而不澁次嚼黑豆不醒者是矣但取石榴根皮煎汁飲之即吐

出活蟲無不立愈李晦之云以白礬牙茶搗末冷水調服凡一切毒皆可治併載於此以救患者

詛呪被誅

仁宗時梓州妖人日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以詛則豈可免乎竟殺之

六天宮

眞誥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者則百鬼不敢爲害欲卧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而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

所部乃上帝之所主吾知六天宮各門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絶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然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怡然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屡天宮止乃吹齒六十乃卧辟諸鬼邪之氣加此凡三過也項梁成鄷都宮頌曰紂絶標帝晨云云蓋出此

成俊治蛇

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呪之術尤工治蛇紹興二十二年本軍於西門外四壁亭

晚教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尺而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豬行趨甚疾爲逐人吞噬之勢衆皆驚擾不知所爲適有馬槽在側忽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名是豬豚蛇齧人立死即步罡布氣禁之少頃令戢槽則已偃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戢視化爲凝血矣又排彎出異鱗色青長可二丈積爲人害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爾盍具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詰旦詣穴口爲壇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坐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内奮迅奔壇若將欲鬬者俊大聲訶之曰業畜那得無禮取所著汗衫中分裂其裾蛇擘析爲兩此患遂絶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螫痛徹心腑幾於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踏踐之以致螫耶將自行其傍而然邪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揷小竹片爲劒作法呼蛇至者如積令之曰作過者留劒下否則退群蛇以次引去各失所在獨一小者色如土伏劍傍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得何罪見衆

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蛇自以首觸劒死焉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于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靳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自貽禍乃止

陳枚符水

江西副使周憲字時敏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年贛州華林山馮瑠嚴賊亂周與參將趙越督兵捕之南昌府知府李公承勛時以他事偶至贛聞士人陳枚善以符水召將言未來事甚驗其法作符呪畢鎖筆硯于空室中須臾聞筆聲開扃視之則紙

上詩成矣讀畢即投諸火不許留一字周趙二公
召枚至招李夜會初亦不甚信也但客置紙筆于
東室而封識于西室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
善笑謔浪恣肆略不敬禮其夜天無纖雲忽震雷
聲案庭燭盡滅盤盂皆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枚從
西室排戶出暗中伏地請罪啟東室視之紙上但
有周憲如何好笑六字因共敬禮各書姓名封鑰
如故而修謹以伺周公應紙詩落句云千金難買
汝心肝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策馬以進爲士卒
先大戰于桐梓嶺援兵不至爲賊所擒父子俱死

剖食其心賊既平李公復求詩于紅紙上作字甚
佳李公欲收其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枚付火而
以詩紙密藏書帙中明旦忽書中煙起發視之惟
紙灰一幅宛然書無纖毫熏灼痕也周既死後有
以其事奏聞謚節愍旌其門

觀音洗眼呪

台州僧處瑫中年病目常持誦大悲呪㝱觀音傳授
法偈令每旦呪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凡
積年障翳近患赤腫無不痊愈處瑫跪受而寤悉
能記憶如說誦持不踰時平愈壽至八十八其偈
曰救苦觀世音施我大安樂賜大方便滅我愚癡
暗除却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
物光我今說是偈洗懺眼識罪普放淨光明願諸
微妙相

辟兵呪

姑蘇盧彥仁宣和中居鄉㝱有男子書佛呪語九字
曰唵阿逝阿踺利野婆呵以授彥仁曰能持此呪
可免兵難彥仁跪授連誦數十遍既覺自爾日誦
一百二十遍後數歲中原大亂姑蘇禍最酷盧氏
親隣死盡獨彥仁一家免禍雖僮僕婢媼無一傷

者靈驗若此

治湯火呪

俚巫持呪語能救蹈湯火者無不立瘥其呪云龍樹
王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
來吾是北方壬癸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
必降急急如律令手握真武印吹之即用少許冷
水洗雖有火燒手足成瘡皆可療

呪魚濟物

漁家以獼猴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
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釣

網者但志心默禱誦偈訴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羣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董奉除蛟

潯陽城東門通江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投水中次日見一蛟死浮出

呪骨鯁

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鷄叫地下草鷄啼兩鷄迸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之愈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丘八

字亦佳　二酉餘談

骨鯁火痡呪

妻祖都公傳骨鯁呪云紅引登樓問此星我出直人問此人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一氣七遍呵入茶酒中飲之立愈　火痡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右字用井水筆畫七度立瘥

雜伎類

太學不出相

後宋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飭有劉著者山東來目雙瞽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旺旁人以建太學語之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十七載絕無爵位之驚而未聞有爰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爲祭酒欲爲陳自強之奉遂謂鼓不宜請更鞔之未幾自強正拜遂以更鞔堂鼓而自強破揆席之荒也且諷一齋生建登槐之亭于舊所肄業齋之前及韓平原佗冑敗而自強盡削在身職竄死嶺表詔盡籍其家始與庶民同是猶不出宰相之驗登槐之亭隨亦撤毀

厭蠱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郝枝兒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取娼則厚酧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父母聞而告官晏公淳儒不信曰世頗有是耶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出其妻名氏生時與呪咀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解鳥獸語

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傳物志稱稽叔夜以爲無此乃先儒妄說則是張

茂先亦不信也續博物志云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数数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其類音聲會而訓之言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與茂先辨矣按韓子載詹何夜有牛鳴門外弟子曰黑牛也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白在頸使人視之果黑而以布裹其角論衡載廣漢陽翁偉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数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馬目眇彼馬罵此馬蹇此馬亦罵彼馬眇其御不信往視彼馬果目眇抱朴子載李南乘赤馬行道逢從

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此皆能解六畜語者梁典載廷尉沈僧照嘗出獵中道而還左右問故荅曰向聞南山虎嘯知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俄而使至此能解獸語者益部耆舊傳楊宣爲西河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数里果有覆車粟桂陽先賢畫讚成子爲郡主簿閒

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魏志管輅在安德聞雀鳴閣屋上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至矣到時告者果至安德令劉長仁始服輅又常至郭恩家聞飛鳩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携豚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雞啄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北齊書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鬪而墜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稱墮馬腰折遂免難

宋史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守榮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爲貢此皆能解鳥語者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遼史載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亦皆妄說耶成子名武丁郴州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以一書遂通天下鳥獸音然則古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貽略和菟有鳥鳴書

一卷王喬有解鳥鳴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不當全不信也

公冶長

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子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焦弱侯曰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而用修未之見耶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解鳥語得罪其說不

經故不録弱侯不知何據當出別書耳然鳥語易解異於牛鳴馬嘶如不如歸去摘桑看火行不得也哥哥鳳凰不如我泥滑滑之類聲頗明似如会鸜鵒秦吉了皆能作人言可見其語相近也梅舜俞作四禽言四首東坡作五禽言五首我朝有秦播東皋者作十禽言十首春暖花明之際百鳥間關靜聽之真與人言無二元末會稽張思廉有神鷄童曲曰神鷄童解鷄語事詳陳鴻東城父老傳則古所未有也

白龜年

朝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至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家有廪餘粟在地呼食之守使人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羊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唐奚官劉三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連心痛此事又與東坡詩老髯奚官騎且

顧前身作馬通馬語謂此

東方朔

東方朔別傳武帝燕坐未央前殿朔執戟殿階屈指獨語上問之朔對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壓必向順風而立新雨生枝滑枯枝澁是以知也此亦以人事推耳

孫福海

孫福海金陵頭魁巷人有妻子而善道術成化初高

城大旱延一法官禱之孫漁蓑捕螺子於前港法官見之怒叱左右可擒漁人來孫伏地法官責之何爲破吾之法令雨不至乃起言曰法官何愚也晝不抹日夜不抹月尚欲祈雨乎法官即下扣頭稱師兄助道即引升壇時晴空無雲孫以令牌三拍有陰雲一片掩其日又拍者三雨即大布更三拍自入几下大雨如拳而下一境沾足謝禮一不受羅文秀母病延治之云女鬼爲祟乃媪之母行也有遺物可亟燒還之無恙羅歸以告母念必舊鏡袋乃前母之物作飯買幣焚鏡袋予之立瘥又

有戲術常與少年輩同納涼有美婦四五至少年目孫而笑孫曰汝欲見其足耶即畫地爲一字婦至見畫處若巨溝然即躍而足見諸人爲一笑

馮都長神異

貴縣馮姓之家世以神異顯有稱都長者一人立召風雲鬼神虎豹言人禍福無不驗自蒼梧上至南寧皆敬信不可言兩廣徭賊事之尤謹皆以祖公呼之山洞間有拔邑者總師委之撫安其魁率徒衆頂香盆牛酒拜迎于道云吾祖公來矣即聽約束帖然而還馮氏之居去大龍山不遠其中皆熟徭所居每月朔望各賫香錢至其家納焉甚有生羊豬畜者故累年不敢爲亂蓋馮力也由貴陸行往賓州必經大龍山非馮氏之車則不敢行車上有小旗爲物色其神異者率無永年至四十上下非縊即溺而死死後遠近遂事之以爲神塑像於廟廟在貴縣北門外已有十五六像皆其先也中有宋元碑石紀神異悉如今日所謂都長之神比之他世猶異弘治間賓林州妖賊李通保假稱馮都長作亂旗幟皆書馮字徒衆遥見賊魁黃衣黃袍冕旒所居室廬皆成金碧宮殿以其術蠱惑聚

至數萬人官兵無如之何與賊相拒者半月一日東風甚急賊將以火攻官軍度不能遁三司諸官倉皇呼都長告急荅云無妨待我與祖宗商量遂爇焚一香往營外望空数拜鄉語喇喇飯頃以手指畫若問荅狀言訖乃入云無事無事吾祖宗俱在此矣可速傳令子時蓐食丑時起營縱火依期而行賊見吾軍舉火猶東風皆大笑頃焉吾軍呼譟而出風反火烈賊大潰走斬獲無数都長单騎馳而呼曰我真馮都長也汝輩復何逃賊衆見之云果吾真祖公耶皆羅拜於前衆縛其魁詣降軍

遂平六水山峒徭賊猖獗視官軍蔑如總帥委都長招撫受命即单騎引数李直至巢穴徒衆見之皆羅拜椎牛擊羊設酒迎款不暇惟命是從因諭衆云衆皆安業但兩渠魁其人不可赦可隨吾出見總制衆皆唯唯其魁即隨以出見總制訖就責付都長帶往梧州交割械送之京出至外其魁告都長云死固不足言但容我暫回料理家事即出就獄都長與爲期縱之至期不至人盡危之都長但云無妨明日必來既而果然人問愆期之故賊云吾固將叛只被馮都長放許多大虫咆哮圍遶

家宅恐禍及妻子故不敢爱一死乃來耳都長舉四十餘一日將自縊親友畢集守之處其死也侯舉人父亦在忽對侯云我死三年舅舅有一難可向東南叫我三聲守者稍懈竟自縊死三年侯販稻子三大船往龍州將至逢暴雨水漲四五丈遇夜舟人失守水退船閣山腰間明早衆相顧愕然無所爲計忽憶都長訣別之言遂面東南再拜叫都長者三其夜夢都長告云明日有救者至毋憂也日出時可爲飯以待明發果有一人率二十餘徒棹二小舟來乃廣東商人素與侯善云昨更深時一人來報我云侯兄遭難於此可遂往救又云可於山中多伐連幹芭蕉自船閣處直至水口厚爲藉墊以繩索將船用力挽即至水中無虞悉如所指而行無纖芥損動神異若此者不可枚舉姑以其一二紀焉

耳始

曹植記耳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含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遊行浮沉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植問之可試否耳言是藥去此萬里非自行不能得也按抱朴子書礬石一把內活魚口與無藥俱

投沸膏中猛火之上其啣藥者浮戲滄瀆不死無藥者巳就糜爛二公皆以此明仙家服食之効也礬石今在處有之未試而耳必欲取於萬里外豈非礬之類耶

攝氣

南史劉宋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孔公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攝氣之能使物如此今巫覡之家運神攝氣書符咒水劾召鬼神動陰陽自是一理

宋洪邁夷堅志載溧陽巫能治骨鯁長巷村人王
四食鵝遭鯁三日不能下飲食且死遣子持錢詣
巫卽於竈内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紙錢誦咒召
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犂狀耕灰中云骨甚深凡
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巫傾注水盌間乃鵝翅
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至家父已平
復半日矣其病之浅者一犂卽愈戚氏云今陶吳
鎭有能此術者謂之耕刺大抵如洪所云但其巫
先要親人某日食某物被鯁狀然後行法耕之既
得骨仍以果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于家咒水一

盂令彼鯁者飲之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稍輕飲水
後全平復此蓋視由之驗者攝氣運神須其親人
則易爲感通以見天地間焉往而非一氣之流行
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諭大故著其事云

術夢

陸氏舊聞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
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㞢官賛
拜者其面目眞老志也恩禮遂渥江寧志蔡君謨
嘗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
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爲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
有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謂
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此蓋方術
家幻惑人之事爾墨莊漫錄載東坡先生知楊州
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
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
曰昨夜不驚畏否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
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東坡蓋有以
識此矣

班輸

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列注班輸

作雲梯可以凌雲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謝石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
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
奇中各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
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
然謝石浅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顯配
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
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
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

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手後死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擾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

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為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然所言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娠過月方窮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為蛇字今尊閤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棧之果下百數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禁蚊

東觀在西川岳池縣治西相傳呂洞賓嘗過此留夜多蚊洞賓畫一蝙蝠於楹間至今此地無蚊蚋一統志

道人驅蚊

蜀閬州故多蚊廛市家終夕不交睫晚有道人舍於

客邸主家遇之頗厚時時召與小酌雖僦直亦不與校留數月將別去主人愧謝再三不可留乃言曰吾久在此辱君厚待無以為報有小藥當奉令君家永絕蚊蚋之患即取藥一粒令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遂去如其言每暑月蚊雷飛喧只在簷外並不入屋張魏公宣撫川陝時闔府于閬士人佔客往來無筭駢集此邸至於散宿廊下計所獲視他邸數倍焉夷堅志

禁獼猴

[illegible]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傳覽百家之言能

屬文燕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煮鷄鷄熟而毛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鷄犬三日不鳴不吠又有一人種黍千山中常患獮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羣猴下大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樹絶迹矣續通鑑及建康實錄

巽酒救火

後漢欒巴巽酒救成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晉佛

圖澄噀酒救幽州火

竇儼

燕山竇氏儼善術數兄儀常鄙其詭怪儀有花椅二儼見之謂其一隻某月日先破儀愛護不用至期竟為從人所毀儼嘗謂弟偁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無壽云云及後皆驗然則儀鄙其詭怪非歟儀仕宋太祖意在求相嘗勸諫及事極其嚴劾以合上意然竟官尚書而止豈非數與君子於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信然有理焉有命焉而數寓焉君子未有不順理而安命者也若儀者而不悟於儼之所言其猶可鄙哉

王旻免禍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為卦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則死再三戒之記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謂鄰比欲搆終身之好俟夫歸將置毒謀之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

浴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沐婦怒自去洗湥夜半壁縫中伸出一鎗被害旻驚䀐罔測明日鄰人首告旻害其妻遂拘囚繫官拷訊不能自辨郡守酷刑覆牘旻悲泣言曰死只死矣覔在覆盆何日得雪但有孝先所言一一口告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沉思久之呼旻問曰汝鄰有康七否曰有之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服罪因謂寮佐曰一石穀舂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辨明得雪遇明即活郡守乃王明也

金天王妻神異

選人李主簿新昏東過華岳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夕顏絕倒惟心上猶煖舁歸走馬謁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先師善符術奉詔投龍囘去此一驛公可疾往而迎之李生單騎奔馳十五餘里遇之李生下馬伏地流涕告之具言其事先師曰是何怪魅安敢如此遂與李先生同行謂從者曰鞁馬速驅來要𥙷鉢筆紙至店家已聞泣聲先師見曰事急矣且將紙筆墨來遂書一符焚火以水噀之符北飛走聲如疾風良久無消息先師怒

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鞁馱到令李生左右煮少薄粥以候其甦又以朱書一道符噴之叱咤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聲漸漸開眼能言問之曰其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内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聞馱至門門者走報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鬧甚門者數十細言於王王曰且發遣此是第二符也頃間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不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放出乃是第三道符也李生罄橐以謝是知靈庙不宜頻入女子遊玩也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五丈無水得一石於下以鍬揮之劈其中堅鹵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庭高尺許衆謂必遭墊溺有一垢衣道人過之云無事以鷄籠蓋之卽止如其言果漸退不解何術或曰是仙翁拯溺之仁非他法也王善之說

莫月鼎

莫月鼎元高士也嘉靖中　朝廷遣使來吳訪取法書并得其像乃坐像也赤面少髮繫小道冠於腦後名人題賛甚多尾則先正宋學士之傳也文不

載於學士集中因録其畧於蒿傳曰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河谿人生而秀朗肌膚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乃絶去世故從事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着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鉄壁得王侍宸斬勘雷書乃亟往委身童僕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卽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之月鼎瞋目披

劍呼雷神後之俄而震電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於江南物色見帝帝詔近侍持果殽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爲之改容賜以金繒月鼎碎之以濟寒窶有旨俾掌道教月鼎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放於酒肉無日不醉醉輙白眼望天陰颯颯颯起衣袖間徉狂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疢者有來告急或以蟹黄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嘘氣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真官稱嘗宿番釐觀

觀中道士中秋方宴有雲蔽月不解道士知其所爲急邀至席且謝過月鼎焚符頃刻雲盡散有市魁娶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飆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歲庚申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捉首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半風雲雷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又聞有像在陸文量家

太清外術

陸設言太清外術生人髮掛果樹鳥不敢食其實淡水結治蠼螋瘡井口邊草主小兒夜啼着毋卧薦勿令知之船底苔療天行寡婦槁薦草去小兒霍亂自縊死繩索或布條主顛狂孝子衿灰付面面澤砧垢能蝕人履底蟹腹下有毛殺人蚍以桑柴燒之則足出見酒漿無影者不可飲玻瓈千歲冰所化也琥珀瑪瑙先以自然灰灰令軟可以琱刻自然灰生南海瑪瑙鬼血所化也

金箔張

張金箔山西人性機敏山西俗素不善治金箔張至杭見之歸擅其藝嘗行經濟源觀於神祠神素著靈異能隨人意所須即自水底浮出張笑曰此伏機耳非神也歸鑿池設机悉如濟源忽有道士來遊池上因曰吾亦有術請試之君宜過我張許諾明日天未曙有二童子乘一龍手控一龍從空中下其家言道士令我二人來召張君張就龍欲乘之龍不服騰驤吼嘯勢將飛變兩童子夾鞭之張乃得乘須臾至一山第見茅屋數間道士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隅曰此有丹子可自取之

[illegible]三無所見惟見東南角草際有糞堆而已進士歎曰予無緣當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頗有所得一日偶出遊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大同城外既歸時乘驢至杭治金箔如故旦暮能數千里或縛草爲龍乘之而行歸則掛簷下　孝陵聞之召至闕下責以妖術張謝曰臣非妖術也特戲術耳便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中作五色雲充蔚殿庭旹方隆冬索乾蓮子撒金水河氷上頃刻氷解花葉蒲河香艷可愛復索紙剪作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捘岸旁失其所在

于子仁

于子仁者湖廣武岡州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及長有儁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　詔逮子仁下吏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殮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子仁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未嘗死也家人驗其非鬼乃內之子仁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汎舟不欲篙楫舟自逆水而上以爲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以鐵索縶之於家遂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異其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子仁所在但存鉄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子仁自是不復見云庚巳編

常中孚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器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爲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罷之

用答詩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何如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過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覬及于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仙福不易吾閱人多矣而仙風

[illegible]宵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餅乙濟矣唐咲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仙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曰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於扇曰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獄囚自脫

謝寶文景温初仕爲獄官忽倉皇自外入急闔中門家人問之云有囚善作法已自脫去枷杻勢必見

害其家有一老嫗告之曰急速往取筆搨于其兩指掐定子午其囚復杻之必無能也景温亟出用其言賊遂不能神其術始知婦乃魘物也

七寶燈

郭守敬有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鳴詹希元有五輪沙漏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行相推旋轉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時何刻輪與沙皆藏几盤中露几面旁刻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鐘亦運沙使行沙之進退則一日夜焉可謂精矣

桑道茂鎮宅

新昌里尚書温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二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於是以鐵數十鈞鎮于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發吾所鎮之地者其家長當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發地得桑生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出宣室志

張九萬折字

紹興中張九萬以折字說吉凶秦檜一日獨坐書閣招九萬至以扇就地畫一字問曰如何九萬賀曰

相公當加官爵檜曰我位至丞相爵爲國公復何所加九萬曰土上一畫非王而何當享眞王之貴其後竟封郡王又封申王

術者相地

唐末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塡築西湖以爲之當十倍於此王其圖之鏐謂術者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眞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於治所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覇吳越凡九十八年矣 出幕府燕閒錄

賈耽術数

賈耽精於術数有一叟失牛詣粲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撥鞍作一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大槐鵲巢下叟往探果見旁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東方朔占物

東方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門不知室中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起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姓李名博因與朔相見即入取與之

葉簡善占

錢唐武穆王不識字所言皆可律一日雜役兵事題公署壁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才了又倉基部轄皆怒王曰不必怒命羅隱續其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怡然力役頓不怨又武穆王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卜筮一日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問之曰此是淮南楊渥已死但早遣吊祭使去王曰生賑左去未知端的豈可便申吊祭葉曰此必然之理但速發彼若問如何得知即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本國有人即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已死次日吊祭使即至楊氏左右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欲興兵取錢唐遣人往聽鼓角聲曰子子孫孫王爵不絶不可輕動也周駙馬張永德遇一異人云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張曰其何人曰安可即知公但見紫黒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後藝祖漸隆張問其歲在亥駭異傾身親附子女玉帛恣帝取用至宋開國體貌冨貴與佐命同終藝祖無替云

紗籠中人

李藩未第有僧告公曰是紗籠中人藩問故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藩後果至台輔

治吞物

近稚子戲以線鍾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餳糖半斤即於穀道中隨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用此啖

土遁老翁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吹笛太監尤喜数召侍飲宴舟人憎焉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

或逃或泣翁曰毋恐命丹中炒麵若干曰是可足四人食請太監徹諸僕而留两人以侍以麵和水仍揉戒勿言咲乃出水囊於船以匕挑囊中物毋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公高枕矣太監猶滂泣明旦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于滸失足淺湍頭乃云幾踏入水頓轡而去及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賊焚殺是故不見相與泣于水次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厚贈悉不受問其名氏不對方置酒申敬而翁躍

登于岸舉手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術

蒲元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純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靂落因曰神刀

呼鼠召鶴

世有能呼鼠召鶴者予嘗求之乃以雌黃和生漆假以書符焚之則羣鼠自至蓋鼠性喜其氣也又見術沐祛疑曰用狼糞黑犬皮又羽流召鶴國朝經書自有南嶽符呪依法行之則來祛疑又曰用活雞血書符呪字皆從反犬與經書不同予想左道流傳自各有異如祈雨之術或五雷或清微或用女人或用童子或用飛禽種種不可記也

丹書

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

之乃鼠於佛腹中啣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夫神仙修鍊之事理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煉者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着此則是朱子所謂恐逆天理偷生不安意也

卦影神驗

韓中孚字應夫將遊上庠聞市肆有精軌革術者應

夫旅之畫一金章紫綬八有貴色揓在其旁復有一人處圜圄中術士謂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闕中途必爲貴人所留應夫未之信行次南徐適朱行中龍圖爲郡守與之厚善聞其來倒屣迎之延於郡圃朱平生愛一貴色酒壺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庵其狀甚肖應夫寢於其間與卦影所畫無一不驗以此知其不惟飲啄前定雖受用之物寢處之地亦非偶然者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三 終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伎術門

風鑑類

相法諷君

楚有善相人者莊王召問焉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弟篤信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事日益官日進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國日安主日尊所謂吉上者也王曰善

唐舉

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食肉史記秦國蔡澤問善相者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內持國柄有諸乎舉曰有之謂相予如何唐舉視曰君揭鼻戻肩魋顔蹙頞吾聞聖人不相其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笑曰吾躍馬食肉更得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爲秦相

黃覇相婦

黃覇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

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此婦人不富貴上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即娶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出論衡

陳訓

晉陳訓相其卓曰頭低仰視名盻刀眼主兵死後爲王敦所殺

唐一行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遭六極之刑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不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也

袁天綱

武士彠之爲利州都督也勑召袁天綱詣京師進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奧澈不易知遂令后試行床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顔龍睛鳳頸伏羲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中爲火井令貞觀六年秋滿入京太宗召見謂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劍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静當以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爲益州行臺僕射召天綱謂曰前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更請爲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赤色貫瞳子語浮面赤爲將多殺人願深自戒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佳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蒙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

广京學堂廣覺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
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文角
成就必得貴人携接初爲武官復語杜淹曰二十
年外終恐三賢同授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
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
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
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洛陽
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
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廻終當俱享榮貴至
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

至京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
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深遠韋公尤
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
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
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即逢揚德意非
復久閑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
蒙州刺史並卒于官皆如天綱言貞觀中敕追詣
九成宮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觀之天綱曰舍
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于海內頭有生骨
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

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自損壽後文本官
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
李侍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
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復問云視房公得何官
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
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
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
廉謂天綱曰君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絶
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過四月而卒蒲州
刺史蔣儼幼時天綱爲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

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
日午時祿終儼後征遼東没賊因於地穽七年高
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
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絶其死矣設酒
饌與親故爲別果有敕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
卒李義府居于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
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
品相顧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
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爲安撫使李大亮
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咸其詩曰

目聚慶朝絲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
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
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壽位皆如天綱之言
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
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詣天綱天綱曰
郎君神氣清秀而壽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
爲憂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
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坐寢
袁登床穩睡李至五更方睡袁視李嶠無喘息以
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

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郎君
必大貴且壽是龜息也但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
其言則天朝拜相家常貧帝數幸宅見嶠臥青絁
帳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綉羅帳焉
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
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帝歎息久之聽任意用
舊者其在潤州也兄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
亡衆朝傷嘆有一人穪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
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雖
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器無成就者項見其朝

散已發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
貴然則嶠之相難知惟天綱得之又陜州刺史王
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擇壻天綱曰此無
貴婿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中必得力
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
常詣一親表飲遇相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
去姚追問之而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
毋毋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
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
亦驗客師官爲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

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
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
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視
舟中衆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
私語曰吾見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氣必有大厄
不從之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
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之乃謂侶曰今可
以行貴人在内吾儕無憂矣舟至中流風濤忽起
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
納言 出定命錄

張冏藏

張冏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爲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滻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爲三衛豈望爲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藥皆不効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衞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蓽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

宗氣疾又發又服蓽撥而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得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冏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後仁軌爲陳倉尉冏藏被流劒南經岐州時馮長命爲刺史令看判司已下云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却謂馮使君曰得貴人矣後至僕射且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失問姓名仁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冏藏曰公不離四品君犯大刑免仍至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爲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譖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敕免死除名於遼東効力入爲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河清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携嘉瑒同詣張冏藏其時嘉瑒年尚齠齔張入見冏藏立嘉瑒於中門外張謂冏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何如冏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遷不過省郎言畢冏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

侍御官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典十郡已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彝公元忠少時曾謁冏藏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荅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粮而來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金口木舌不盡勤勤之意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爲雍州法曹冏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風[illegible]

州刺史年七十三及爲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勲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嗔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爲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不更攺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爲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

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冏藏冏藏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後皆如言出定命錄

歷代相工

予讀類書相術門有說唐時事初高智周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于揚州而江都人石仲覧頗產以待之常引相工視濟等相工曰此四人皆宰相也來公早貴而末途屯躓高公晚達而最爲壽考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而濟等皆如所言又有說五代周時趙延乂世爲星官仍習表許之鑒長於氣色淸泰末廷乂待詔內庭嘗與樞密學士呂琦同行琦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廷乂曰六年厄會至期俟過別論琦敦訊不已延乂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何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懼尋而晉高祖入洛予因思藝術之士亦如此言是知天時人事必以理道居先耳

丁湜科名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游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空室絕其飲饌飢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

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隕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大抵多舉子詢扣得失湜往訪之士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巍峩擢第即大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鉤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携博具立于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于小閤始約以萬錢爲率戲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有得奇法是日所

廡之十百氣如数筭取以歸邸又兩日復至相士肆
士攤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望誤我
術矣混請其說士曰相人先覩天庭須黄明澤潤
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爲牟利之舉以
負神明哉混悚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
乎士曰既以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
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混亟求蜀士還其所得大半
迨庭策唱名徐鐸首魁混爲第六

道人相施逵

邵武吳郛說其父頃當三舍時居軍學與郡士吳淑

黄鑄施逵同舍有明道人者不知所從來雅擅人
倫風鑒之譽有求相者每人須百錢四士共延至
於齋閣郛父有興問荅云君乃山林之人無功名
分次及吳淑云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次及黄
鑄云君年二十六預貢二十七登第官至員外壽
幾八十末乃及施逵曰異哉君之相法也今未可
宣言俟翌日無人時當來訪我如約而往則坐上
客滿矣次日復然第三日天未明過之道人執燭
辨視徐問曰君有父母妻子乎曰赤立一身耳又
問有叔伯兄弟宗族乎曰只一叔在道人云君面

本不相類眉背逆生他時決背叛不盡臣節遂大
笑曰占一詩贈之云休論道骨與仙風自許平生
義與忠千古已曾窺治亂一身何足計窮通仰天
但覺心如鉄覽鏡猶欣髮未蓬塵世紛紛千百輩
只君雙眼識英雄味其辭意崢嶸不律拈頗似張
元所賦後以舍選登政和七年貢士爲第四人又
数年會以敗官建炎末陷范汝爲賊中卒亡降金
虜躋顯秩郛父終老場屋淑冠鄉貢常聚徒講學
東修之入甚厚竟不第鑄登科仕爲柳州太守享
年七十八盡如道人之言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塩鉄頻有宰需之
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路曰處
士細看此人是宰相否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
之内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塩鉄使耳重曰不然
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
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豈將
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
其骨狀真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
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

月不居廊廟其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多至其所 出劇談録

黄徹

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僧老命弟子就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爲傳某嘗於君左右見小吏黄徹可教袞命就學老僧遂於闇室中致五色綵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色即洞然而得命之曰以若闇中之視五綵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李吉甫云黄徹之占袁許之亞也 出傳載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中凢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康蕭相寘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公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

曰無稽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笑談互有詼諧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見之迴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數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戸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出劇談録

姜皎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真人即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真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即見姜手臂一鷂子直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爲臨淄王見鷂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鷂子否姜云是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聞云汝先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錢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新舊盡送唯不見姜上

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
上皇忻然與別更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出定命錄）

周玄豹

後唐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
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程爲道士與
同志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
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它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
盧果登庸後歸晋陽張承業俾明宗易服列於諸
校下試之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
內衙太保乎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

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槓楚玄豹曰此人有
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明宗自鎮帥
入謂侍臣曰周玄豹昔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
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輦
下即爭問吉凶恐近妖惑合厚賜金帛官以光祿
卿致仕年至八十而終（出北夢瑣言）

桑道茂

建中元年道茂請城奉天爲王者居列象龜別內分
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
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
知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
時諸道藩鎮皆已舉兵邑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
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造攻城雲
梯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
瑊李晟奏曰賊鋒既盛雲梯甚壯若縱近城恐不
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
陣而出于時東蘊居後約戰酣而燎會風勢不便
火莫能舉二公酹酒祝詞曰賊包藏禍心竊弄凶
德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某
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感靈未泯當

使雲梯就爇逆黨氷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
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風猛烟埃漲天梯
燼賊奔德宗御城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京
國二公勳績爲首寵錫茅土匡扶社稷終始一致
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節制忠崇榮顯初晟於左
貢効職久未遷忽聞道茂善相賫絹一匹凌晨而
往時傾信者甚衆造詣多不即見聞李在門親自
迎接施設殺醴情意甚專既而謂曰它日建立勳
庸貴甚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莫測
其言但懇唯而已請回所貺縑換李公身上汗衫

仍請於衿上書名云宅日見此相憶及泚叛道茂陷賊庭既克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時李受命斬决道茂將欲就刑請致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司徒杜佑曾爲楊炎判官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內出官則福壽無疆既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官福壽果然出劇談錄

鄭朗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占色謂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

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卜出摭言

李賓王

李賓王利用番陽人躬行君子也又善相常云郎林宗作王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智慧察其皮毛苦樂觀乎手足貧富觀乎顋頰

衡相

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時李林甫爲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則鄭少微嚴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此見人衆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爲重則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管爲先則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加以剖茅分土窮榮極感主恩綢繆文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數四握中樞之將載盈二九縉紳仰威黎庶聽惠從古所未有也顧嚴鄭曰此人宜加禮奉否則悔吝生矣時嚴鄭各負才名李猶聲譽未達二公有輔轢之心及聞相者言以爲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辭去後李公拜中書鄭時已爲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鄭曰曩者宣平相人之說微有中者無何鄭出爲岐州刺史與所親

話其事未期又貶爲萬州司馬嚴自郎中亦牧達郡出定命錄

柳芳

柳芳嘗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紱亦有纖赤官芳最坐末又衣服麄弊客咸輕焉有善相者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姊妹無莊田資產孑然一身羈旅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祿位不歇一座之客壽命官祿皆不如君諸客多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校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宋間遇太常博士有闕工部侍郎韋述知

其才通明譜第又識古今儀注遂舉之於宰輔恩務除太常博士時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錄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繖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為妖精怪娟有巫者教以艾炙左手中心表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炙掌損遂遺滅耶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秘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

也有人訝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為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為不離台座及勅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為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鉞守珪蹴踖不意如此下階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為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為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亦不恨且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亦不發憤自達乃遺以財物使療病出定命錄

王庭湊

王庭湊生於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別墅當生之後常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户之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陽迴及沇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有從者賓載英竊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

如此者復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屋是兆也庭湊既歸遇田弘正之難中夜有軍士扣門偽呼官稱庭湊股慄欲逃載英曰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湊意乃安及為留後它日歸其別墅視[illegible]庭之樹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其門百步見一人被衣冠折腰於庭湊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衆皆異之[illegible]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得播為上賓載英列為首使訪駱山人久而方獲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搆一亭去則懸榻號駱氏亭報

疇昔也出唐年補錄

李生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埴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埴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效荅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李生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大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埴於闕下買宅馬埴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至闕

巳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爲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内牓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埴諭旨翌日在延英上前萬端營救埴素辨博能廻上意事遂寢出前定錄

吳中察聲

後魏末有吳士至北間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人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當爲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群奴猶當極貴況我身乎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爲桃枝所拉殺焉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帝出三國典略

丐者相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祖也少時遊洛下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顋下有鬚若猴頷也其上有四黶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孫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漫微居常不信後果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

安祿山相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爲韓公張仁愿帳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祿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窺之仁愿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何祥仁愿觀

而異之益加親厚約爲義兒而寵薦焉（出定命錄）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真卿妻黨之親魯公尉于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慎勿與外國人爭兢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着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单曰顏郎（彩）色如此其功

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諠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壁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爲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言吾命懸於賊手矣（出戒聞談）

相法難憑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辛傳庾夐家富于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克江陵夐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蘊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年十餘歲有巫告曰兒之相夭而賤須出家可免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年六十三終於中領軍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僧慧雲法師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韵遠可比衛玠而季詡終於左

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可憑也

相士應驗

盧多遜未第時面極黑有相者告曰此名敗土色公貴即明潤不即多災多遜歷貴仕面黑色甚瑩將敗數日忽暗黑如故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常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毀譽豈亦有命耶

妙應師

車駕在維陽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家一日歸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七八度不應如是之甚此必虜至之徵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法極神張氏素信之亦如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覩燈而後南巡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數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逵同游邑野外遇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

説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日可至大夫謂楊曰君命録粗爾却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員郎末乃謂徐曰君眞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亦交哂其妄或誚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一醫者負笈盤術日得百錢它無資身之策如何能得貴客曰非爾所知目近淸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將遭遇矣衆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説徐旅泊臨安悽悽不得志適顯仁太后患目疾訪草澤醫遂獲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稱爲徐防禦有子登科

袁珙相畫像

袁廷玉在 太宗潛邸屢相有奇驗 太宗登極授太常寺丞一日出宋元諸君畫像命廷玉相廷玉見宋太祖曰英武之主自眞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郎主及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子耶合尊乃宋幼主趙㬎之號也

袁珙相術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徙居鄞嘗遊補陀

洛伽山僧有別古厓者善相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黒赤豆于暗處使辨之又夜懸五彩絨綫窗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對坐占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更參以所生年月憲史陳泰項昕沈愽鄭文祖求相袁謂泰曰君神庭金櫃有黒日中當黜謂昕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愽中部赤白氣暈點點如梅花三月之内有父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夏秋當應辟辟必南地皆如之又李堅晉普史五官問

禎孝曰李公蘭臺色慘將旬日死堅公天庭色紅四十七日遷官南方曾公口有赤光而青黑乘之三百日內不祿普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動凶矣史公祿庫權準赤黑氣如雲行兼之法令有白氣三七日解官凶後李尋卒堅除福建憲僉三仕皆南地曾至期以喪赴普復職後寄死野人家史以言不行去在鄞謂普花帖木兒曰公神氣巖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則官一百四十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普到任爲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死謂憲

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氣見千日內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二年後拜兵部侍郎陞尚書後魏欵爲吏部侍郎劉仁本張啓源鄭文寶丘楠請相表謂仁本清中之濁啓源濁中之清文寶與楠九州光澤精神澄徹公等不十年官二品但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後俱授樞密分院副使改物後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貶謫啓源在分院時表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內當有火厄次日燬貲明又曰火氣又未退啓源猥曰家已盡尚何火也俄而莊所亦焚又月曾不花及胡均

揭去三公將赴北表曰月公膚似凝脂目如點珠聰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往則不祥月問爲何曰面有紫色氣如玉印紋玉印拜除像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聳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日內除南方臺職揭公骨氣山巖舉動端慤館閣器也但神庭金櫃黑氣如弓此氣大不利縱有美擢而到任難矣月汎海爲北賊倭寇所害妻妾皆被虜胡拜都御史開臺于閩揭與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秘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謂方國珙曰公神氣不

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暴當以武處官十年至一品乃見其從子明善明敏曰明善眼長而眉太重額廣而日角不聳非喪父官不顯也明敏邊地赤氣如刃劍紋二十九日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珙官浙江分省後至平章明善父死于兵對品服爵至分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拜分省叅政張彥杜曾說葉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肉滑筋藏骨更清早膺名位達天庭況準頭權印黃紫氣如圓珠一百五日內當有二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不可言善終曾君魚尾麸紋朝耳耳無輪郭它日

於死浙歸官不過五品且毛髮乾枯眼光覷地主身死而禍起葉君首尾不欺權衡職也然氣色清浮七七日內恐懼成疾張以公事朝京授樞密副使台州總管兵出髡而遁卒追殺之曾為理官死兵發其屍以戮葉得癘而病風謂陶凱張順祖楊天顯曰凱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顯名其在揚荊間耶順祖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㨾福去禍來非壽兆也天顯色青身小語言清亮亦主文進且邊地有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遶動得吉凱當內附之初為禮部尚書湖

廣參政順祖次年病死天顯受差赴部為省都事謂趙宜納陳麟曰趙色溫而黃氣和而悅當膺憲臺薦官五品但騰蛇氣居火星內過三年方澁事陳正面外青內黃憂中有喜況青龍氣在天庭若祥雲瑞氣橫貫秋月進官累累可四品然終不到職趙後三年赴僉都元帥任陳擢戶部主事改瑞安知州陞祕書監丞俱不克赴又謂謝洪胡黃四人曰謝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問然朱雀氣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罷職所幸司空黃光明潤來年五月必復任洪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位氣清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貶男氣固清瑩然貴而未實惟吾明堂兩點如紅豆端陽後可實授也黃中正廣而印堂清地角豐而人中斜既富且貴但不久耳後皆如之洪有田五十項黃有田七十項許方將杰黃益謙皆表侄友方神氣澄徹學堂氣全必以文顯一萬日內官至三品然宜早進日下白氣散年壽上一季之間弟將溺死又左右魚尾氣動須急成婚否則遲一千日蓋內外三陽雲行紋見必大服動也杰有汪洋之氣亦以文顯十年內官四品但眼尾山根氣滯其娶當

遲益謙氣有餘而形不足後當處冗職而富難久也方後二月次弟果溺死姻將成以父喪止後為南昌知府三年再任迎其母表曰公面臉桃花氣見蕉之魚尾赤氣頭入太陽法曰游魂無宅死將臨焉毋不可往涉秋皆必應也後皆如之杰為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為司稅官而家日落衰自言必知其心之善惡以定吉凶

望刀眼

景泰中袁忠徹常謂人曰少保于公何不早退人詢其故曰于頭下而視仰在法名望刀眼未幾果罹

大禍

袁忠徹相童子

袁尚寳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寳相之以爲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数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袖裹金銀約数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我亦命薄不得主意横被遣逐今更奄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泣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

顧徬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産及借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着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子歷問其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子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歎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焉留之俟袁至使仍素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鷩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歎曰君毋戲我今非君僕矣二品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歎袁術之神焉

天相人相

袁忠徹二壻一爲盗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爲人談相則妻必叱云莫訛言且相壻之日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忠徹神相

袁忠徹致政歸鄉過蘇庠友羣衆其時有韓訓導者病劇後事已具群友擁至其第覲之袁曰病固無

恙数月中官至外京二品然不得以其壽終衆未之信未久病痊而朝命至矣果陞布政復以事除籍爲民終于家其相之神驗如此

相足跡

袁忠徹寺丞出行而歸見堂中地有二靴跡問其妻誰來妻言某官經過使吏送新書今晚當來求荅簡忠徹曰此足跡不凡有頃吏至忠徹留之坐吏不敢忠徹曰君不欲相耶乃告之曰君它日四品官也此行至京必有薦引者即授部屬後當遷知府其地禍福吾入京爲子鼈之乃去它日吏在京

復滿果被當道者所知薦爲工部主事聞忠徹至
徃謝因相與徃還恒戒之曰君必作南方太守然
命遭女人之禍君於色愼之及遷郎中秩滿出知
廣西柳州府來別告曰先生言某有女厄今妻子
皆留京師不携单馬之官耳忠徹曰善及之任年
餘女土官反其人率兵出戰遂爲所殺果符女禍
之說又忠徹嘗過一衚衕見偉丈夫立於門白皙
如王徃來目之以爲公侯官也問之乃擔米脚夫
大不論曰吾相猶若是舛耶久而視之其狀非公
侯亦當文職一品益疑不已乃使人召其人至曰

若相甚貴今貧賤至此吾爲若决之令解衣視其
遍身貴令其大聲而言又貴乃以手遍捻其骨大
咲曰賤在此相體而狗骨也

凶相

袁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
蘇過閶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寶笑
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它言沈以爲戲弄耳
其子長名洪凶狠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
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閶門獨殺之語又嘗入
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

聞其聲曰是一强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
亦以探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
識喪宗者袁術視之殆不多讓也

損牙徵壽

昭皇帝年二十餘坐一木榥忽傾跌於地失去當唇
一齒　文皇大不樂召袁寺丞忠徹問之曰譬如
大門失去其一得毋妨於異日乎忠徹曰不害也
但恐五十前後有疾至四十八果有攀髯之悲

妻延夫壽

諺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永樂中順天府

尹王公騏患傷寒袁尚寶珙視其疾神色俱變不
可入目亟請其妻出視之云疾雖危甚大事不妨
夫人之貌直到一品命婦已而疾果愈後王公以
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是一品命婦之言不爽而夫
壽妻延之諺不誣矣

姚廣孝薦袁珙

姚少師廣孝初名道衍爲僧妙智菴一日偶出見童
子手一編姚取觀皆占象語問何從來云得之鸛
巢中遂以十錢易歸讀之不解忽有一雲遊僧至
見而驚曰是書乃落汝手耶姚知其異下拜求教

僧以秘訣授之始洞悉妙旨所云觀音課者託蘇耳袁珙號柳莊受相法于補陀僧別古崖嘗識姚于嵩山寺姚神其相薦之燕邸珙又潛得窺王真王狀曰鬚過臍者當作天子　王悅一夕自鑒其準小偏問珙珙應曰　殿下得土則正既而果然子忠徹傳其術官至尚寶　仁廟將遣使之琉球欲得福相者往命擇長安市中乞兒貌魁梧者數人入沐浴更衣冠雜官人班次令袁相誰可遣者袁對曰此曹止一時之榮都不足遣勿已則其官可　上大喜袁經無錫盛顒楊璿兩秀才聞而追

之及袁逕見岸上第揖手曰不須來兩君皆中丞耳後果相繼爲外臺都御史又楊集髫齔時父宗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啓從門外呼之有一人聞扣門聲闇中呼集將與語集心懼不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且明黃氏子式送之出其人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爲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人曰惜哉吾初聞其聲法當名滿天下故竚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聲洪遠獲福最長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黃氏曰此兒不凡位亦不出七品言畢竟去宗聞其事

追訪之其人即袁也後集以景泰五年魁而及第觀兵部政上書言章綸鍾同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我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黃式以歲貢官至知縣

牛塘僧

正統間虎丘牛塘寺有僧瞽而善揣骨有胡琮年數歲時家人携往求揣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後胡舉進士官至山西參議又石一貧爲人傭織以二子見僧揣之曰此兩財主骨也二子長果以貲雄於鄉龔大者家頗裕生而豐肥腹臍累

瘧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此與人語好大笑異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死矣龔惡其語不荅後偶就浴摩挲間毛忽落又數日病死其多巧中類此

柳莊相李陳

正統中貝祭酒以班罷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荅云不可謂無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於此任古廉唏然明日有旨古廉爲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求柳莊賞曳二人

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信有驗矣

周髯

正統十三年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宏譽領兵殺賊失機監軍金尚書濂與邵爲同年邵私謁求救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索邵欲斬之邵竄入室後幕時嘉興周先生髯在幕中視邵之貌曰公殺氣定矣因匿床下曹不獲而去邵得免死盖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

高公相術

高文義公穀善相成化間猶在時高尚書銓方弁角公以族子視之三原王公往謁而尚書侍立公指示王公曰公勿欺吾孫與公他日同官入座第不及公腰玉耳二公果貴如公言又有富人子二長不學仲舉進士公曰福在長男次雖貴不久也仲果官七品卒長子年八十餘享聲伎之奉終身公不積錢不置產業客或詭之咲曰吾孫息不振徒與之無益公今二孫一無後一顛憊人始服其先見（盧文南說）

文達貴格

成化間有全摩骨相者遇李文達公賢徧身按撫以爲此骨法必是乞兒至脣間大駭長跽曰貴格在此當居一品時賢未第衆皆疑訝未信後賢登第爲大學士始服其神相公生平止御布衣如衣綺綃則體癢必解去方止盖二歸三昧之理中藏叵測斯豈面壁人耶何其勘破塵世也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

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劉長孺以相彘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集記）

堪輿類

折臂三公

人有相羊倶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羊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

公俄而殁餘馬折臂位果至公

衛先生詞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仰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斂周知天下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刻穿廬墳丘壑墳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衛先生之詞也詞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於師度異其事歎咏久之顧謂寮吏曰衛先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之南向達先生

之墓數十步焉

卜地詞

開元中江南大水漘而死者且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御史馬君戴往巡戴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之上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馬侍御移吾向高原戴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舒綽

舒綽東陽人稽古博文尤于陰陽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觀王求善圖墓者五六人並稱海內名手停于宅共論藝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就是乃遣微解者馳往京師於欲葬之原取所擬之地四處各作歷記其方面高下形勢各取一斗土并歷封之恭仁隱歷出土令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形勢與歷又相乖背綽乃定一土堪葬操筆作歷言其四方形勢與恭仁歷無尺寸之差諸生雅相推服因各賜絹十匹遣之綽曰予所擬處深五尺之外有五穀若得一穀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

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經爲粟田蟻運粟下入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爲聖葬竟賜絹馬一匹物二百段綽之妙能今古無比出朝野僉載

郝處俊

唐郝處俊爲侍中死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斲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斲俊棺焚其屍出朝野僉載

張景藏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謠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聞之私謂人曰所占者過也此所謂雀悲哀棺

中見灰後孫敬業揚州反弟敬貞曰敬業初生時於床下掘得一龜云大貴之象英公令祕而不言果有大變則天怒斵英公棺焚其屍灰之（出朝野僉載）

泓師

泓師自東洛廻言於張説闕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于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説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説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便授以此説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鈇門

先人尚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説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鈇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廻謂説曰天贊源氏者合窆處本高今窆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鈇之所皆合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近二十年（出戎幕閒談）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鄰中鄰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龍占其家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鄰中之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璀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説其地勢廻抱是龍腹三月内必得節度使璀亦以自負歲終鄰中軍變璀因此謂地勢有憑便有異圖事發遂斬于軍門舉家無復遺類（出辨疑志）

錠趺

黃生善葬自謂精于堪輿凡與人葬無不如其言至受其術者又多不驗弟子察之則恒佩一物若鏡背款曰錠趺每視地形設有吉處則鏡面漸漸凸起遂周環而行見凸處浸中浸高則置地上推之至凸處極中而高鏡如鍼頭則知其真穴也鑿之或有暖氣或土五色或有烟若輕綿起或中有聲如遠鍾或土黏滑或有古器在下或有物若能蟄于中種種不一離其處則凸處亦隨平矣時時道

中行視錠玦有凸處如鍼者輒私志之以伺欲瘞
者獲富人金錢不可勝数黄生老其物忽躍去黄
生爲人言幼時好堪輿家言性慈仁不殺一日見
鄰人買一大魚將烹黄生倍值買之放于江中翌
日野步忽一人拜于前曰辱君救我無以奉酧因
懷中出錠玦告之以法忽不見盖所放魚云是知
黄生但有此物初無異術其所授人特常言相欺
耳出微集

僧相宅

李林甫宅即李衛公宅也有泓師者以道術聞于睿

宗時嘗與人過其宅謂人曰後人有能居此者貴
不可言其後久無人居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
徙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師曰異哉吾言果如是
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此一人也雖
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林甫果相玄
宗時恃權貴爲人厭望久矣及將終年有人獻良
馬馬甚高而門稍卑不可以乘而出入遂易攺製
既毁其簷忽有蛇千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不
敢毁未幾林甫竟籍没校其始相迨籍没果一十
九年

郭璞瘞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爲桑田此說盖以郭爲先知也世傳錦囊瘞經
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爲元龜然郭知水之
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豈非命乎

南臺沙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唐元
和中閩人潘有實爲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
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

章鄭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
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
輔弼惟曾泉人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又其後
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

相太學道人

紹興十二年臨安始建太學於衆安橋北基址已定
兩道人不知名過門注視其一與人言好一个去
處將來士子雲集必出大魁卿佐貴人比肩接踵
只恐不出宰相其一人笑曰汝眼力見不盡若向
東一處却大勝此狀元宰相皆有之語聞于朝時

營創且成不容改作於是用所措置立貢院興學以來到今五十年自乙丑至丙辰凡十八榜英俊輩出遊庠序𦘕第者幾二千人侍從執政不可勝數而未有真相其消此選者悉由鄉舉魁名驅至極品如福廣唐黃德潤治天台陳叔晉駱莆田鄭惠叔僑乃自學究起家皆位元樞臨需大拜而並出典藩頗符道人之言料它日必有破天荒者

齊易巖

齊易巖者徽之高士與朱楓林言同文並稱於元末而易巖術數尤精　太祖初起兵聞而往問之曰

先生何以教我荅曰不嗜殺人　上曰經生談也遂去見朱楓林於山下而易巖由是詘焉　上即位或有薦巖之才者詔徵詣京師巖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敢容巖曰毋害也歲久當泰乃為汪教其少子為文常與其子遊于山指一處曰此汝發身處也但不知誰為地主問之其姻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語為意及易巖死其子卜地葬其父竟得此山偶檢其少日所讀書中有記云汪生某葬父某郡某都某啚某山子孫綿遠且貴其子歎服今汪氏果盛巖卒洪武中年七十餘無子故其事失傳然新安士人能說之

黃撥沙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圖即知休咎故號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𣏌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棺左目出之而愈

鈴記

水亭東水亭西有箇黃龍飛過溪有人葬此得真穴代代兒孫掛紫衣此楊筠松衢州遺記也今迷其處江山縣亦有口記云平坦平如掌亢頭一葉蓮

橫山蛇過路白墮有龍眠盖四處之勝也三山齊出我獨居中有人葬此富過石崇又專指白墮而言今柴氏實葬焉而穴多亂雜是以貧富不一開化記云平嶺一塊地爛坦如牛皮有人葬得者代代穿紫衣亦不知所在武夷集載郭璞遺記云云者誤也此當是宋時厲山人之流所傳璞時未有律詩何為作爾語耶

卜葬銘

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槨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夫靈公之為靈久矣見莊子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 楚有銘從古而然古人鑄造器物皆有欵識石槨之銘蓋欵識之類爾據銘所言豈讖諱之書從古已有此術耶

取燈定穴

老泉蘇明允之祖白遵道人數世為遵社遇蔣山人邀歸数月情稔山人曰吾有二地大主富貴惟公所擇道人曰不願富貴得賢子孫足矣山人曰彭

山縣像耳山此地當出文章之士敢以獻明日往觀山人命取燈燃於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獨凝然不動即是正穴言畢即行後道人毋死竟以此地葬之未幾山人復至往看曰小差當為公正之道人異之問曰公何鄉里山人曰公家累世脩善我乃漢中第四尊者曾為峩眉山下寺場今再為公下此穴後子孫必興一揖而去冉冉不知所之

符讖誤人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昌裔引董後內侍王繼恩登山顛周覽形勢謂繼恩云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惟吉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為上宰鎖繼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繼恩等悉謫竄嶺寧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寧醫官劉育熒惑宗室共謀不軌旋皆貶死靖康末趙子崧先在邸中剽掠此說適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為盟以俟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惶懼

歸命遣其妻弟陳良漢奏表勸進帝羅致元帥幕中興後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道宗得其檄文進之詔置獄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竄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赤精子之言劉歆易名以應符讖何以異哉豈知千年之統帝王自有真耶

寧河相地

鄧寧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鎮其地有二門子以勤慎當王意王一日遊山指二地皆可葬殯雖小能久長已而二役各携親柩葬所指[illegible]今二百餘年

後人或以曹監或以吏役爲小官者相繼

楊氏墓地

楊文敏之祖以渡船爲業一道人早暮渡而楊翁不索其酬乃曰子親未葬乎某地甚吉有白貍眠者俟貍起葬之大富貴愼勿逐貍也遂買其山葬日果一白貍卧將天尚早左右喧譟驚之貍去乃葬道人至曰惜哉貍自起而葬世不絕貴今當中斷後亦中興無憂也果三世而文敏生其嫡孫指揮煒以豪橫伏誅家被籍又三世而吏書旦等起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四 終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

伎術門

博戲類

博經

博徒語曰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晝謂之囊家什一而乞謂之乞頭貞元中董叔經進博經一卷

杜夫子博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訕其費思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打馬圖經序

宋李氏清照號易安居士曰惠卽通通卽無所不達專卽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師曠之聽琴離婁之視木至於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于擲骰起繩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人不惟學聖人之道不能到聖賢處且嬉戲之事亦得其依希彷彿而遂止者多矣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所謂博者皆躭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

爲之然實未嘗忘于胸中也今年冬十月朔開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隱山林旁午絡繹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而行流涉臨淮之險抵今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窗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講矣且長行葉子博塞彈碁近世無傳者打揭大小硃窩挨鬼猢畫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弦樗蒲雙蹙融近漸廢絕選仙加減插關大者質魯任命無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獨採

選打馬特爲閨房雅戲長恨採選叢繁勞於檢閱故能通者少難遇勍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彩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久各有圖經凡例有可攷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又有宣和間人耴二種馬參襍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予獨愛依經馬因耴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

圍碁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後世或曰舜造事始

手談

今人目圍碁爲手談者語出王中郎以碁爲手談也世說曰王中郎以圍碁爲坐隱支公祖約皆稱爲手談由是言之雖說有小異同然皆晉以來語也

樗蒲

博物志曰樗蒲老子入西戎所造或云胡人亦以此爲卜

買鬼

唐武后初諫議大夫明崇儼能役鬼物其徵時人常與博凡擲骰子必使鬼物持其彩應呼而成後人因此爲買鬼之戲就中彩名如通天大通之類云亦當將所役之物名也

象戲

太平御覽曰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碁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人所爲殊不同唐牛僧孺撰幽怪錄載唐寶應元年岑順于陝州呂氏凶宅夜聞鼙鼓之聲有介人報曰金象將夜驚也窺見鐵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疆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

入無廻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一步卒横出一尺後車進巳而于見處掘之卽古塜也此戲于古塜初定特已與周武帝所造不同而同名象戲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足下燕則鬪象碁亦戰國之事乎故今人亦曰象碁蓋戰國用兵爭強故時人用戰爭之象爲碁也

陸博

說文曰古烏曹氏始作博蓋夏后之臣也事始曰烏曹氏置博陸之戲聲譜曰博陸采名也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子博塞以游

彈碁

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蹴鞠羣臣以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傳玄彈碁賦序曰漢成帝好蹴鞠勞人體非至尊所御因其體而作彈碁之戲起自漢代矣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以爲彈碁始自魏宮裝奩戲文帝于此技特妙用手巾角以拂碁有客又能低頭以葛巾角拂碁妙逾于帝酉陽雜俎曰彈碁起自魏室裝奩戲也與論曰予于他戲弄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京師的合卿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得與之對也

投子

續事始曰陳思王曹子建制雙陸置投子二唐末有葉子戲不知誰置遂加至六按烏曹始置六博老子置樗蒲李氏資暇集引蔡澤說范雎云博者欲大投裴駰注謂投子乃投擲之義謂樗蒲五木然則樗蒲皆有投子耳故曹植所造從么至六謂之投子取投擲義云嘉話錄曰太和巳後博戲家謂重四爲堂印言重四則投子猶二也六隻蓋起近代太和文宗時年號今按唐李賀州郤撰葉子格世

有其書則六隻當自郤始矣潘氏紀聞譚曰投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采戰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攤蒲

今人意錢賭者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按廣韻攤之下云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壁椽上織箔曰篖筤廣韻篖字下云篖篖竹筤也采扇鋪謂剪截之餘曰惋子惋一懽切註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㭬地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

奕棋三勢

太宗作奕棋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閣學士莫能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諭令語諸學士始能曉之皆歎服神妙前後召待詔等對奕多能局爲畱藏於秘閣古棋畱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文襍難辨徐鉉改爲十玖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古畱之法甚爲簡便

太宗碁品第一待詔有賈元者臻於絕格時人以爲王積薪之比也楊希粲蔣元吉李應昌朱懷璧皆國手然非元之敵元耆酒病死晚有李仲元年甚少碁絕勝可侔於元歲餘亦卒朝士有蔣居中潘慎修亦善碁至三品內侍陳好元四品多得侍碁自元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好元受五道慎修獻詩曰如今縱得仙翁術也怯君王四路饒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姑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

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出集異記

雜戲類

鬬鷄

列子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鷄左傳述季郈之鬬鷄季氏介其羽郈氏爲之金距推此則玆戲之始當出于周

鬬草

宗懔荆楚歲時記曰競採百藥謂百草可蠲除毒氣故世有鬬草之戲

鬬牛

成都記曰李氷爲蜀郡守有蛟暴入水戮之巳爲牛形約曰江神亦必牛形白帶者我也須臾有二牛鬬武士射其神斃蜀不復病水由是有鬬牛之戲葢自氷始

戲塲

通典曰煬帝大業二年突厥單于來朝帝欲誇之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門外列爲戲塲百官絲棚夾道從昏逵旦以縱觀之宋朝至正歲上元闕端門起山樓露臺棘圍列教坊樂及絲棚夾道令都人縱觀者此其始也

角觝

今相撲也漢武故事曰角觝昔六國時所造史記秦二世在甘泉宮作樂用角觝注云戰國時增講武以爲戲樂相誇角其材力以相觝鬬兩兩相當也漢武帝好之白居易六帖曰角觝之戲漢武帝作相當角力誤矣

俳優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求倡優侏儒而爲奇偉之戲則優戲巳見于夏后之末世晉獻公時有優施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宮中之樂有俳優戲于前此葢優戲之始

傀儡

世傳曰傀儡起于漢高祖平城之圍用陳平計刻木爲美人立之城上以詐冒頓閼氏後人因此爲傀儡按前漢高祖記七年注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遣遺閼氏而無刻木事今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王與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惧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此疑傀儡之始矣秦漢有魚龍曼衍之戲其事巳粗見唐李商隱宮

詞曰不須看盡魚龍戲觰遣君王怒偃師是以通典曰窟礧子亦曰魁礧作偶人以戲善歌舞審此知其偃師之遺事也一云本喪樂漢末始設之嘉會不知何以爲喪樂風俗通曰漢靈帝時京師賓客嘉會皆作魁礧梁散樂亦有之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也顔氏家訓云古有傻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郎子是也

百戲

漢元帝纂要曰百戲起于秦漢曼衍之戲後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尋撞等一云都盧尋橦都盧山名其

人善緣竿百戲

舞輪

通典曰梁有舞輪伎卽今之舞車輪者是此戲自梁世始有之

高絙

又曰梁有高絙伎云今戲繩者謂上索者是也亦踏索之事云非自梁始也又有弄碗諸伎後漢天子正旦受賀以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相逢比肩而不傾

水戲

典畧曰魏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巨獸魚龍曼衍弄馬列騎備如西京故事今世皆傳其法蓋其始自馬鈞也

影戲

故老相承言影戲之原出于漢武帝李夫人之亡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無已迺使致之少翁夜爲方帷張燈燭帝坐它帳自帷中望見之彷彿夫人像也由是世間有影戲歷代無所見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像

嗔拳

江淮之俗每作諸戲必先設嗔拳笑面有諸行戲時嘗在故臈之末所作之人又多村夫初不知其所謂也按荊楚歳時記有諺語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皷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除今南方爲此戲者必戴面如胡人狀作勇士之勢謂之嗔拳則知荊楚故俗舊矣

藏鉤

辛氏三秦記曰漢昭帝母藏鉤於拳而有國色武帝寵之藏鉤此始也

合生

唐書武平一傳曰中宗宴兩儀殿胡人襪子何懿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即是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時也今人亦謂之唱題目

生花

今京城有生花種植以戲者按前漢張騫傳漢遣趙破奴等破車師大宛以犁軒眩人獻于朝顏師古注云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履火種瓜植樹屠人截馬之術是也本自西域來由是言之種瓜植樹即生花之事也蓋自漢武時大宛所獻眩人始云

打麥

唐書武元衡之將遇害也京師童謠曰打麥三三三今俗見戲有打麥皷掌作打麥聲後必三拍之想緣此也

杵歌

春秋左氏傳曰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農功子罕請俟農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今版築役夫歌

以唐杵者此蓋其始也其歌往往叙苦樂之意且氏春秋曰此舉重勸力之歌也今人舉重出力者一人倡則為號頭皆和之曰打號此蓋其始也七國之時已云然矣

蹴踘

劉向別錄曰蹴踘者傳言黃帝造或曰起戰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事知有材皆因嬉戲而講陳之博物志曰黃帝所作

擊壤戲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藝經所謂古戲也玄晏云（皇甫謐號也）十七時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側晉時尚有此戲矣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可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摘博也經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此言之㝡分明也然觀吳盛彥擊壤賦曰論衆

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托勢罪一殺兩罪一殺兩不可曉當是以手中之壤敲地上之壤如今以錢取中之類地逸士傳所云壤父嵇康高士傳曰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曰巢父許由所師者是也

諸戲之始

夏桀始設侏儒優倡戲周偃師始造傀儡宣王始養鬭雞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爲弄潮無終嘉父作千秋毬蹴秦武王作角觝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武帝益以幻眼走索尋撞舞輪弄碗影戲唐玄宗制舞馬舞象之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鬭草劉向作彈棋周武帝作象棋唐明崇儼作買鬼宋江作叠牌還無作謎語盧敖作市語晉梵僧了義作瓣語

弄闇

或言刺客飛天夜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棺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鬆履膜皮猿挂鳥跂捷如神鬼復建瓶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戰骨悚

握槊

後魏李邵序洛陽丘阿奴握槊蓋胡中之戲胡王有弟遇罪將殺之弟在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武以後大盛於時又齊武成胡后與和士開握槊蓋朱世隆與云山携握槊忽聞欻然笑聲一局盡倒

振武角觝

光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使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觝有一夫甚魁岸自鄰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王帥亦壯之

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王帥曰某撲得此人王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厨少頃而出遂掩綰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王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遊曾于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案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先入厨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毬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騎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擲矯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𩣵不知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

投壺

禮記投壺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而敵節有魯薛之異其禮蓋自周人始也春秋左氏傳有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之禮是矣西京雜記云漢武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今還謂之驍言如博之立棊于比車中爲驍傑也今投壺之用竹矢謂激還爲驍自郭舍人始也

彈

歐陽詢藝文類聚曰古人死者未有棺槨殯瘞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視其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如上所記則是彈起三皇之

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猛獸之巧者非但當服猛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爲君勞苦也或曰臣陰故偶數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教天下失業亡而射也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同類不忍射之故盡獸而射之也射主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大夫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選士者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陰陽戒不虞

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
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
執弓請升則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
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以服遠
卑者所以服近也

猨臂善射

漢李廣　吳太史慈　前趙劉淵　後唐李存孝

養由基

楚庭嘗有神白猨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荘王自射之
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

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射石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沒
金飲羽視之石也因復射石矢躍無迹王充作養
由基漢書李廣守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
之中沒鏃視之石也明日復射之石不能入矣後
周書李遠嘗校獵莎柵見石叢薄中以爲伏虎射
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
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
德韓嬰以爲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王充則
謂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夫率見寢石以
手推之能令石有迹乎劉子駿嘗以廣事問楊雄
雄曰至誠故金石爲之開子駿曰昔陳縞入山採
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卽以斧撾之斧缺柯折石
馬不傷何金石所感偏乎雄無以應何氏燕泉謂
子駿正不當以此爲疑蓋以韓與楊說爲是也余
謂見虎在前畏心勝則力倍怒心勝則氣增故能
入石既知其石也畏心怒心俱消矣力安得倍而
氣安得奮耶若陳縞以石爲鹿鹿則易耴自無畏
心怒心安能使石有迹

誠感破的

隋大將軍賀公若弼會突厥來文帝以非弼無能當
之設的命公拜而祝曰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之
如其不然發不中也一發破的帝大悅曰此天賜
我也

飛衛督君謨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功過於師紀昌
又學射於飛衛以微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貫虱心
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飛
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

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
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
臂爲誓不得告術於人

脐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
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于君謨久之曲盡其妙
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
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
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 朝野僉載

藝精在手熟

陳文康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公怒

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
以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汚因曰
我亦無他惟手熟耳公歎而遣之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
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躤柳

壬辰二月三日在金陵預閱李顯忠兵司馬晁溪折
柳環插毬場軍士馳馬射之其矢鏃闊於常鏃略
可寸餘中輒斷之名曰躤柳其呼躤若乞聲槌帥

漢公語予曰何始予曰始躤林故事耶漢書匈奴
傳秋馬肥大會蹛林服虔曰蹛音帶師古曰蹛者
繞林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
木者尚植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
此即予言有証其相馳躤之外如弓矢焉則又益
文矣出演繁露

蓮花漏

越僧僧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之觀察使韋丹初惠
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
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

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也 出國史補

琴書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於琴嘗著琴
書或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
嘗問琴理於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
是也

筭

後漢律曆志曰隸首作數晉律曆志曰黃帝使隸首
作筭數博物記曰隸首黃帝臣一說隸首善筭者

數

帝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蓋數之先也史記曰黃帝
建氣物分數孟康謂曆數之分世本曰隸首作數

九章

魏劉氏曰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爻之
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一
曰方田即今用某角方量地之法二曰粟布粟是谷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多少
谷三曰差分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四曰少廣如今分倉[illegible]米其[illegible]
其器而知其多少五曰商功商其功程如打土論[illegible]筭一方土會計得合用人夫多[illegible]
人也六曰均輸均其道程遠近之法七曰盈朒盈是多朒是[illegible]數之顯者可[illegible]
隱者不可見朒音縮八曰方程如筭錢逐行除下零細的[illegible]絕長補短得齊整便好筭九
曰鈎股此是量山闊木之法今軍中立寨有用此法者

數學捷法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至壬寅日積
筭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
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上聲一數去聲逆行間
一位是第二十下倣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
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九
數除之先除三六十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
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餘六九五百四十剩三十三
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
三位則旦日爲甲戌他倣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
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前九年一
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西域數量

唐西域記云大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
那者自古一日軍行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
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惟十六里窮惟之數分一
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
鳴聲所極聞稱一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
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
七宿度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
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
可復析即歸空故曰極微

趙達

筭筋筭謂之趙達吳國人也筭將一筋而筭無不徵
應國家與亡之事企中其筭又嘗過故人家故人
曰懸無酒肉相待達乃將一筋再三縱橫擲之謂
故人曰君牀頭有一酒器北壁上懸一猪脚何謂
無有故人笑曰知君筭術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
延之

筭學

筭學不傳久矣唐有筭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爲生者二分其經以爲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筭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督課試舉如三舘博士之法近年荆川唐順之始講古筭一學重刋遺書而筭學之灰復燃

真玄兎

漢安定皇甫嵩真玄兎曹元理並詧筭術皆成帝時人真常自筭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自有見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雜記

筭術

曹元理嘗從其友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餘箸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轉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蓏殽𩜾悉如其所言乃曰貲業甚廣何

供饋之偏耶廣漢慚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廚中荔枝一柈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瑫瑫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六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技術門

畫家雜論

畫評

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則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論也蓋自五代以後不見有顧虎頭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五代以前不見有關仝荆浩李成范寬董北苑僧巨然

畫中人物難工

人物難工盖拘于形似位置則失其神運氣象顧陸之續世不多見唐名手吳道子畫家之聖也照映千古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争先得伯時畫三紙可敵吳生一紙得吳生畫二紙可敵顧陸一紙輕重相懸類若此

學書畫有益

人家子弟不可不學看詩畫盖留心於此則所益非一端前輩名人鉅公未有不遊意於此者陳無已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讀之可爲浩歎

繪像

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紀於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繪像於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奬之道於是爲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始於周矣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耶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蓋漢宣圖畫功臣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宫然皆無頌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

國乃召黄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是麒麟閣不名者惟傅陸有頌者惟後將軍也

畫無筆跡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土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沉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跡之說故古人如王大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其實一事爾

顧痴張顛

顧愷之善畫時人以爲痴張長史工書時人以爲顛

寺謂此二人之所以精于技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學鳳尾字

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字一學便工帝以玉麒麟賜之蓋諸侯箋皆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金花書也有持三畫求售乃楊妃並馬二圖上題陳宏二字筆力甚精壯又有兩墨迹如飛燕狀全類鳳尾者殊不可曉予攷之乃江南李王花書陳宏者會稽人天寶間妙於畫嘗寫明皇御容二圖筆墨之妙不可贊歎韓子蒼詩卒華欲卒長生殿立馬

門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廻顧金鞍欲上故遲遲即此二圖也蔡絛集中亦有此詩程了山題陳宏畫明皇太真聯鑣圖及太真上馬圖詩金轡春風禁御遊外間底事上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愁阿環百轉巧專寵自是三郎厭不知上馬未應渾乏力要回頭顧是遲遲予所得二圖即此本也

韓馬周人

王彦丹侍郎常題周昉韓幹人馬畫云天廐無瘠馬宮禁無悴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

書畫專工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爲艸書記吳道子學書于張顛卽長史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處中吳紀聞楊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又難於草然數子之名其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畫而道子豈不能書者哉彼誠知生同時背同事者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耳

八人絕藝

巴蜀三紀以來藝能之士精于書畫者衆矣沙門曇或學李陽冰篆曇或則神大師門人也道士張昭嗣效柳公權書昭嗣則傳直大師杜光庭門人也工部員外郎暇倣韓擇木分書昭暇亦光庭門人僧曉鸞攻張芝艸書曉鸞則歸壽弟子皆超其本而差其肩獨黃少監筌遏鸞花竹處士滕昌祐擬梁廣花草野人張道隱宗張藻松石道隱不事論談不與人交任不冠帶不拜跪人謂之㯓頭相國李昊爲著名道隱常在綿竹山中爲李司議文才

閻立本寫真書畫八人皆絕妙野人□生讀莊
老之書有瑕則圖龍之真形與思忽至而畫百尺
之狀縱意揮寫苟不稱意則塗抹之不啻千餘軀
而已

奇畫入神

畢少董言國初脩老子廟有吳道子畫壁老杜所謂
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
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錢得之乎是閉門不
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
當再畫郡倩隱士以讓畫工工弗敢當讓者再三

隱士遂就東壁畫之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
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
不語而去于是各解衣盤礴㥘淡經營不復相顧
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咨嗟
擊節及見輦中之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
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復言畫矣或問之工
曰前驅賤役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
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
則帝王也骨相當以龍姿鳳目日表可比至尊今
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切謂賤隷若此則何
以作近侍近侍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
及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
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
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見此所以使吾慚
愧駭伏也隱士曰此畫上天人物非圖畫世間人
也爾所畫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之人則面
目氣象皆俗塵雖爾藝與它工不同要之但能作
人間人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貲償之請隱士畢
其事少董曰予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廟
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人

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文章累千言所言
浩汗充溢盡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于奪天
巧而破鬼胆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
是余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寫照難

寫照非畫科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性難寫之人猶其
難夫帝堯秀眉曾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
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
高祖亦日角六壬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
魌陽虎亦如蒙魌賓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楊

貨虎頭漢將班超亦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亦狼顧若此者寫之則似是易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肖矣倘筆無行吟澤畔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是矣倘不能筆其風騷冲澹之趣忠愳傑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奇僻贍博之學離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盖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夫善寫心者當觀其人必胸次廣識鑒高討論博知其人則下筆流出間不容髮矣倘秉筆而無胸

次無識鑒不察其人不覲其形彼目大舜而心項羽性陽虎而貌仲尼違其人遠矣故曰寫之人猶其難宋朝士大夫游戲筆墨者自坡仙叔黨文與可楊補之米元暉燕宣仲而次遺妙皆為世寳二十年來獨蘇斋亮高蒨僴趙子固周肖白亦各寄興于畫世亦爭傳惟寫照入神今僅葉肖巖一人而已蓋肖巖讀唐詩數百家落筆有驚人句日與楚鄂人物遊於江湖吟人未識則討論之既識則寫之今積數卷每一卷舒如親與諸吟人談笑觴咏窮達夷險洞見肺腑皆不能隱真寫心者矣唐王摩詰詩人也前輩謂其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或與肖巖同一志趣歟故曰寫照非畫科比寫形不難寫心性難寫之人尤其難者良有以也

古人得名各有長

古人以畫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長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並以山水得名宣和畫譜皆入人物等部畫目稱其能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僕欲脩宣和譜者數矣惜未遂所欲也

釀酒誘畫

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甕

甕于兩廡下引吳道玄觀之因謂曰檀越為我畫以是賞之吳生耆酒且利其居欣然而許余以筆迹似不及景公寺畫或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筆也

劉洞微龍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熚熚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鬐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聳然曰何以知之其人曰身乃龍也化為雙龍飛去

畫故事

今人絕不畫故事畫中之人又不攷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某故事也惟蜀人有唐晉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齊整林木皆用重色淸潤可喜今絕不復見也

水神重畫

樵李士人某耽嗜古遺墨購得龍眠歸去來卷順事布景繪境神妙子瞻書其詞曾入勝國内府有虞趙諸公跋恒展玩不釋手後爲楚中學傳攜以自隨遷職將渡洞庭夜夢一神人冠裳齋遨告曰知

君有龍眠東坡手蹟願出駈可乎士人呈卷神掀髯動色頌賛不已隨拱手而別既覺懷疑及過湖衝風倏起崩浪刮天舟幾覆士人悟昨夢乃惶遽拜祝曰神欲吾卷耶舉篋投之風浪頓息乃知神踪異跡不獨世人寶之鬼神亦重之也

名畫靈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遵師作猫則鼠皆遠避官洞於霅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山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每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名畫羅漢郡中每

請祈雨常有一二飛還寺中

諸家神畫

唐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爲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聞蹄嚙長鳴一時號爲畫聖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强其點睛龍竟飛去此何以故葢畫者一身精神俱萃於畫故其發見筆端亦能生動如眞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謂再生必墮馬胎由是龍眠改畫觀音畫更入妙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狩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二疏圖

名手玄曰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圖而兵士有着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官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醉僧道圖

張僧繇作醉僧圖以侮僧羣僧乃聚錢數十萬贈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演教圖

予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携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皆臻妙

明皇幸蜀圖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予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艸木鳥獸無一不具峰嶺重複徑路隱顯瀑布渺然有數萬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畧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圖而識者疑元積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卒不應儀物尤若是盛遂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

保壽寺畫

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爲寺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爲衢書人言於左軍令卒數十人至宅室救取之即日進入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于雲韶院出酉陽雜俎

畫龍圖

唐人畫龍圖在東浙錢氏家絹二十二幅作一幅其高下稱是中止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瘢筆迹圓勁沉著鱗如二尺盤大不知何人用筆如此揮洒峻利上有吳越錢王大書曰感應祈雨神龍并書事迹舊題作吳道子要之唐人無疑

董原夏山圖

董原夏山圖今在史崇文家天真爛熳幽古清潤使人神情爽朗古人行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豈意對敗素亦能若是耶

蟹蘆圖

呂亢畫蟹薈圖一卷凡十有二種蝤蛑最大兩螯八足皆有毛擁棹子形如蝤蛑螯足無毛擁劍狀如蟹而色黃一螯偏巨彭蜞小蟹也吳人呼為彭蝟蝎杞大於彭蜞殼斑黑螯赤色沙狗小若彭蜞見人輒走入沙穴鈎致之始可得望潮郎白殼潮來則舉螯如望日不失期倚望大如彭蜞毎行數步輒舉兩螯相拱而望石蜠大於常蟹殼通赤長如鵝卵蚖江螯足堅如石不可食蘆虎殼堅硬不可食彭蜞大於蚏小於蟹吳人炒食之最香卷末畫

一淡班胡蘆撫卷諦視惟知筆法渲染甚妙而不解其意云何觀其卷尾有陶士牧跋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使同類諷太祖微伺其意曰穀在朝宣力實多上曰我聞翰林艸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題一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後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畫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穀不舉筯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為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語不答亢為此圖殆以是耳然其筆精意到氣韵生動其蝤蛑蹣跚沙狗疾走之狀宛然在于墨迹濃淡黙染間據案觀之群蟹交錯將若入人懷袖戲墨之妙乃至如此真不可得也余觀此卷于牧所稱氣韵生動之説若有未到必臨本也雖無人入懷袖之勢使杜相見之寧不為之垂涎也邪余在明時坊金表褙家見此不得為之考究後歳餘偶見蟹譜有云文登呂亢多識艸木蟲魚守官台州臨

海命工作蟹圖凡十有二種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鼊黿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遊二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而所謂黃甲白蟹蟳蠘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説以示博雅者觀此始知呂亢非畫師前卷有名盧者自足一本非呂亢命工所圖特陶士牧考之不審耳

夷光獨立圖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蒼龍圖

韓熙載居家常有持蒼龍挐水圖來貨者即吳淮王筆迹也韓愛而不售爲鄰家所得翼日將練爲服忽見釜中浪湧雲蒸有二物若獺狀穿屋而去里人咸集謂是延火將相與撲滅及視之惟烟霧而

已韓聞不勝悼

牧牛圖

世傳畫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内聞之者或疑爲罔僧贊寧曰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出夢錄）據此畫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嘗讀丘至綱俊林機要其言牛圖之畫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于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希于日月之下則受此之精於晁名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耳書此以待辨博

畫像示希白

乖崖公離蜀日一幅畫上題云須十年後開授與希白大中祥符六年八月一日公薨於陳州哀計至蜀民爲罷市希白爲公設一大齋時客諫凌公率羣僚行慰奠之禮訖希白告凌公曰尚書赴闕日付希白一幅畫上題須十年後開今果十年矣凌公許之親折其封乃是垂崖公真像戴隱士帽裀

袍縞帶其旁題云依此様寫于仙遊閣上兼自作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垂之無斁至今川民皆畫此像家家供事焉

山陰圖

米元章與伯時說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遊適于山陰南唐顧弘中遂畫爲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肯借傳伯時率然弄筆隨元章所說想像作此瀟湘有山陰放浪之思

賢己圖

[illegible]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
所作賢己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
方據一局骰迸盆中五皆梟而一猶旋轉不已一
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
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
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
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
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
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武陵龍帳

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南寓武陵建炎中
郡豪相率建黃籙大醮以祈福就大慶觀道堂
位父老鄭圍持水龍布[illegible]挂于堂此帳本富人
萬十四郎家所藏百年[illegible]矣其後生理陵替於
是典帳莫肯酬直有蔣三郎者夜夢龍繞庭柱旦而
萬生至門欵為神異以錢五百千質之鄭圍借以
供事香火未施堂上陰風震動燈燭俱滅毛髮寒
聳舉體森顫命捲還不知為何人所畫其神如此

女史箴

近見顧硯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物女人
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
自然正所謂上之又上者歟白絹素顏色如新蓋
神物必有護持之者

十八學士卷

宜興吳尚書儼子滄州巨富酷好書畫搆藏名筆頗
多一友家有米南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軸一卷
每欲得之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兄惟粟
帛是積清士常鄙之一日如數易此卷置酒宴兄
與其素鄙已者洒半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歎曰
今日方可與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為笑柄其畫

余曾一觀前段樹石參差縱放群馬或正或背或
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或牽
解鞍備鞍閑戲而賭錢者其狀亦不一中段學士
七人欠身寫字看鶯坐石攀枊觀書與醉脫衣服
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蔚群鶯遊泳酒
罇食壘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
館宴上學士八人倚坐笑談把盞又傍林相語者
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箏築簫板琵琶
箜篌末後竹林一亭亭中皆疊學士衣服徽宗有
詩于後云有唐良治咏康哉闢館延登經濟才雍

消育才今日盛衰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比宋禁中之物南宋即留落人間故再無敢題右且微宗一詩絹素筆法自是可愛眞入神品之物

論山水畫法

山水之爲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瞑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行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學也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鮮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輩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别出新意一洗前習迨于宋朝董原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子弟二三人終不逮也

寫茂草在意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爲之寫竹畫蘭爲之寫蘭何哉花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必形似耳陳去非詩云意足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其斯之謂歟

畫花

世人畫山水竹石不假五色而成未有以畫花者卞解獨能之因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興寄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就扶疎態自完蓮花悉顛倒杏雨半披殘幸有任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去雪堂看

畫家傳派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也馬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

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竹筆甚遒勁夏圭若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金碧山水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後王晉卿趙大年趙千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工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金生色畫之狀而畧無風韵何取乎水墨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蓴菜條正避此

病耳李伯時孫太古專作遊絲尤未盡善李伯時
有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畫體詩意

唐人詩萬緑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
舊時常以此試畫工衆工競于花卉上粧點皆不
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緑楊隱映之處畫一美
人凭闌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
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
此解語花而當時詩云上宮春色四時在畫此意
也然彼畫工者乃亦解此耶

畫不命名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為洞
庭秋月等[illegible]之今畫人先題名非士夫也

古龍法

古龍體勢[illegible]董羽作畫龍馬最難畫專主於變化
出没若流[illegible]墨于畫法甚嚴若拘于畫法則又
乏變化之意故龍化尤難董羽專門之學亦不拘
于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蚣真知
言哉嘗見董元龍數本皆清奇可愛近世陳容公
儲本畫家者流畫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噀
水成霧醉酣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
成之升降俯欲吁者怒而視者踞而爪石者相
向者相鬭者乘雲躍戰者出水者以珠為戲而爭
者或全體發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可名狀者曾
不經意而皆得神妙豈胸中自有得于天者耶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子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
况顧陸之輩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
者為准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
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

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荃崔白崔順之馬則
韓幹伯時牛則戴嵩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
神恠則石恪貓犬則何遵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為
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
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及者哉

賞鑑之法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體有出肌膚之外者今人
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及分賓主殊非賞
鑑之法也元章謂好事之家如此

辨畫真僞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愷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房𣸧多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辨名畫

人物顧盻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邃橋彴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

辨謬畫

人物如尸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彴强作斷形山腳水面水源無來歷凡茲數病皆謬筆也

畫家類上

烈裔

烈裔者騫霄國人秦皇帝時本國進之口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以指歷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度方寸內有五岳四瀆列國備焉善畫龍鳳軒軒然唯恐飛去 出王子年拾遺記

毛延壽

前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令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不減五萬唯王嬙不肯遂不得召後匈奴求美人為閼氏上按圖召昭君行及見美貌無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重失信于外國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巨萬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雜畫牛馬衆勢人形醜好不在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希 出西京雜記

劉褒

後漢劉褒桓帝時人嘗畫雲臺閣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凉官至蜀郡太守 出張華博物志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畫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

[illegible]魚縣岸群獺競來一時執得帝嘉歎曰卿畫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畫魚今所作者自可庶幾出齊諧記

曹不興

謝赫云吳人曹不興運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手疾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胷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甚難也又嘗閱秘閣歎服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出尚書故實

曹佛興

曹佛興古稱善畫作人物衣紋皺皺畫家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宣和內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圖一本予嘗見於錢塘人家上有紹興題印筆意甚彩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為

衛協

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顧生之上世不多見其迹畫譜所傳高士圖予並見之乃唐末五代人所為耳真迹不可見矣或云二圖是仲尼作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人多才氣尤攻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illegible]有會有一厨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珍秘者封題之其後玄開取之誑云不開愷之不疑被竊云妙畫通神變化飛去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痴絕又嘗悅一鄰女乃畫女於壁當心針之女患心痛告于長康拔針乃愈又嘗欲寫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辭長康曰明府無病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便如輕雲蔽日畫人物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貌正在阿堵中又畫裴楷真頰上乃加三毛云楷俊朗有鑒識具此觀之者定覺殊勝嵇康贈[illegible]四言詩畫為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又畫謝幼輿於一巖中人問其故云一丘一壑此子宜置丘壑中長康又嘗于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畢光輝月餘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緣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後寺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閉戶往來月餘所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衆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觀者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其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

肖㒰微而及百萬劉義慶世說云桓大司馬每請
長康與羊欣講論畫書竟夕忘疲（出名畫記）又云顧愷
之畫如春蚕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
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曾
見初平起石圖夏禹治水圖洛神賦小身天王其
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傳染人物
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唐吳道玄早年
嘗摹愷之畫位置筆意大能彷彿宣和紹興便題
作真迹然謝赫云愷之畫迹不迨意聲過其實近
見唐人摹本果得其說

王獻之

晉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高邁艸隸繼父亦
妙于畫桓溫嘗請畫扇落筆就成馬駮牸牛妙絶
又書駮牛賦於扇上此扇義熈中猶在（出名畫記）

畫獅治瘧

顧光寶能畫陸溉患瘧經年光寶以筆圖一獅子於
戶牖之一夕獅子目中臆前有血淋漓瘧疾乃愈

支仲元神仙人物

支仲元畫神仙人物多作變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
力人物清潤不俗每見高宗題作晉六朝高古名
筆若多仲元所作當有知而賞之者

陸探微畫

陸探微畫與愷之齊名予平生止見文殊降靈真迹
部從人物共八十人皆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
髑髏盂者蓋西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
恨真希世之寶也今藏秘府後有微末像觀音像
一摩利支天像皆不迨之張彥遠謂體勢軒舉風力
頓挫一點一畫動必新奇非虛言也

展子虔畫

展子虔畫山水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畫人物描法

甚細隨以色暈開予嘗見故事人物面部神彩如
生意度具足可為唐畫之祖六朝人畫魯義姑圖
一兵士持戈作勇猛之勢義姑作安詳荅問之態
棄所生之子於地作畏懼恐怖急挽毋衣之狀而
所抱之子以雙手緊抱義姑之項面覷兵士一一
如生筆法細潤傅色鮮明望而知其為六朝畫也
舊藏申屠大用家今歸義興王氏王氏藏畫至三
百軸此為最也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為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

道玄也予以爲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爲四祖展
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
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于
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張僧繇

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
守武帝脩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
帝思之遣僧繇寫儀形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
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畫盧舍佛像及仲尼十哲
帝怪問釋門内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

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
不毁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毎云點之
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
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佛興圖青
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龍泉亭其畫留
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
壁方知神妙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拆爲
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告
云我有同侶離析多年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
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購得之疾
亦尋愈出名畫記又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汚
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
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出朝野僉載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閤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常
畫馬於壁夜聞蹄齧長鳴如索水艸聲圖龍於素
舘之壁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
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冲善棊
號爲二絕出名畫記

鄭法士

隋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
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
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
勞障蔽鄭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
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是吾之
畫本也由是鄭深服光明寺攻爲大雲寺在長安
懷遠里出名畫記

唐宋名人花鳥

唐人花鳥邊鸞最爲馳譽大抵于設色穠艷如生其
他畫者互有得失五代而得黃荃集諸家之善山

[illegible]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位至于花竹翎毛趙[illegible]
出衆史荃之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志趣高尚[illegible]
木魚蟲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可及熙畫花鳥落
筆頗重中畧施丹粉生意勃然黄之子居寳居巢
熙之孫崇師崇矩各得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
多佳作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尤長於獐猨多
遊山林窺狡兎禽鳥之樂圖其意趣若趙昌惟以
傳染為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又如滕昌祐丘慶
餘葛守昌崔白艾宣丁貺之法皆得其緒餘以成
一家要知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黄為古今

規式所謂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也

閻立德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
額毛帔以裘為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顔師古奏言
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欵周史乃集其事為
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
邸實可圖寫貽于後以彰懷遠之德從之乃命立
德等圖畫之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
序右相博陵子閻立本洎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公
立德之畫曰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

[illegible]北[illegible]于華長逝衆人之妙實稱中興至如萬國
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周
折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
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出談賓錄

閻立本

唐太宗朝與兄立德齊名嘗奉詔寫太宗真容後有
佳手傳寫于玄都觀猶可以仰神武英威南山有
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捕之不得號王元鳳一
箭而斃太宗壯之使立本圖狀鞍馬僕從皆寫其
真無不驚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

等圖亦輝映前古唯職貢鹵簿等圖與立德同製
後有王知慎師閻畫甚有筆力然不及閻畫神品出唐畫斷
與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
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
俯臨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
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
青見知躬厮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
也至高宗朝為右相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又
以年飢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為

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經明（出大唐新語）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王維

唐王右丞維家于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寺有掩障一畫楓成一圖輞川山谷鬱

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畫斷）又維嘗至招國坊庾敬體宅見壁屋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令伶樂工驗之無一差謬（出國史補）

李思訓

唐開元中諸衛將軍李思訓子昭道爲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時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也思訓格品高奇山川妙絕鳥獸艸木皆其能中舍之圖山水鳥獸甚多繁巧智思筆力不及也天寶中玄宗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語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國朝山水第一思訓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畫斷）思訓常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内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徃徃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數魚投池内經日夜終不去（出臥遊記）

吳道玄

唐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至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跡東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畧宗張僧繇千態萬狀縱橫過之景公寺畫地獄既成之後都人咸覩皆懼罪脩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劒舞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人士一日之中獲覩三絕天寶中玄宗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徃寫及迴日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

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
擅名亦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訓數
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
龍鱗甲飛動每天欲大雨即生烟霧當天寶中有
楊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吳生眞於講席衆人中引
吳觀之一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衰醜何用圖之
因斯歎服其畫人物佛像鬼神禽獸山水臺殿草
木皆神妙也又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
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
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一曲庶因

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飾走
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千丈若電光下
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
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
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此出獨異志

馮紹正

唐開元關輔大旱京師缺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
山澤閒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剏一殿因召少府
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
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
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
終有白氣若簷廡間出入于池中波濤洶湧雷電
隨起侍從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
俄頃陰雲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
內出明皇雜錄

張藻

唐張藻衣冠文學時號名流松石山水擅當代名雖
松樹特出古今用筆常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
爲生枝一爲枯枝氣傲烟霧勢凌風雨其槎枒鱗
皴之質隨意縱橫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

秋風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石尖欲
落泉噴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遠也極天之盡
圖障在人間最多今寶應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
題記精巧之跡松石山水並居神品出畫斷說記

陳閎

唐陳閎會稽人以能寫人物子女等本道薦之開元
中召入供奉令寫御容妙絕當時又太清宮肅宗
眞容匪惟得龍顏鳳姿日角月宇之狀而筆力遒
潤風彩英逸合符應瑞天假其能也又曾爲故吏
部侍郎徐晝本行經幡二口有女能織成妙絕無

並唯寫真神物子女等妙品上上

韋無忝

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其名時稱韋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畫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歸本國唯畫者在國百獸見之皆懼玄宗時獵一箭中兩野猪詔于玄武北門寫貌傳在人間英妙之極其畫獸等妙品上上 出畫斷

盧稜伽

唐盧稜伽吳道玄弟子也畫迹似吳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吳生嘗于京

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衆貲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 出名畫記

王宰

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故杜甫贈歌云十日畫一松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又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夾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互屈曲分而不雜或枯或茂或華或豐千重枝分四面尤人所難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氣候雲物八節四時于座內山水松石並上上品 出畫斷

楊炎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氣標王韓文敵楊馬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在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以示楊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得一筆蹤爲子孫

寶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覩之其跡妙上上品 出唐畫斷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窮丹青之妙嘗畫章敬寺初加障蔽都人觀覽賢愚畢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隨日改之經月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妙遂下筆成之爲當代第一人郭令公女婿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衆皆稱美後又請昉寫之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畫于座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令公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何者最

似云前畫拋似後畫者佳又問何以言之前畫空
得趙郎狀貌後畫兼得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
公問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二畫之優劣
令送錦綵數百疋其畫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入
神品唯鞍馬鳥獸竹石艸木不窮其狀 出畫斷

范長壽

唐范長壽善畫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人間多有
月令屏風是其製也山川水石牛馬畜類屈曲遠
近牧放閑野皆得其妙梁張僧繇之次也僧彥悰
續畫品云博贍繁多未見其能

程脩已

唐程脩已其先冀州人師事周昉二十年凡畫之六
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
帝衛協畫毛詩内艸木鳥獸賢士忠臣之象不得
其真遂召脩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土採俗由是
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審幽無不顯又嘗畫
竹障于文思殿帝賜歌云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
神繁陰合再眄真假殊未分當時學士皆奉詔繼
和自貞元後以藝進身承恩稱旨一人而已尤精
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賢功德異獸等並入妙上

上品 出畫斷

邊鸞

唐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
未有下筆輕利善用色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
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于玄武
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
宛應繁節後以困窮於澤潞描五參連根精妙之
極近代折枝居首折枝蜂蝶鳥雀等妙品上 出畫斷

張萱

唐張萱京兆人常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

名冠於時善起艸點簇位置竹樹花鳥僕使皆極
其態畫長門怨約詞攄思曲盡其旨即金井梧桐
秋葉黃粉本畫貴公子夜遊圖宮中七夕乞巧圖
望月圖皆綃上幽閑多思意逾于象其畫子女周
昉難倫貴公子鞍馬等妙上上品 出畫斷

王墨

唐王墨不知何許人名洽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多
遊江湖善畫山水柏松雜樹性疎野好酒每遇圖
障興酣之後先已潑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枝
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水爲石爲樹應心隨意倏

造化圖成雲霞澹之風雨掃之不見其墨汁之跡出畫斷

大武殿畫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彷彿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鴆林子曰吾讀史至此不覺毛髮竪立夫古之賢聖忠烈亡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不肯爲人所辱胡後之人甘心臣虜亦獨何心人謂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賢聖忠烈精英不爽之氣雖千載尚流行宇宙間也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技術門

畫家類下

曹覇人馬

曹覇畫人馬筆墨沉着神彩生動平生凡四直迹一奚官試馬圖在申屠侍御家一調馬圖在李士弘家金宋高宗題印其一槽馬圖一黒一騮色圉人皆立鬅髯彷彿奇崛其一所藏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碎綠衣奚官牽照夜白筆意神采與

前三畫同趙子昂題云唐人善畫馬者甚衆而曹韓爲之冣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衆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行人太僕自一種氣象非世俗所能知也

韋偃畫馬松石

韋偃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子美詩所謂戲拈禿筆掃驊騮倏見騏驎出東壁者嘗收紅鬃覆背驄馬圖筆力勁健騣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往歲鮮于伯機見之驚嘆累日詩曰渥洼產馬如產龍韋偃畫馬如畫松奇文也

□不成章而卒

韓幹戲畫

韓幹藍田人少時嘗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貰酒漫遊幹嘗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于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千令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幹筆也寺中又畫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尤入神妙幹初師陳閎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匀法遂與曹韋並馳爭先及畫貴遊人物各臻其妙至于傳粲緗素予嘗見其人馬圖在錢塘王氏家二奚官引

連錢驄燕支驕又見一卷朱衣白帽人騎驊騮五明馬四蹄破碎如行水中乃李伯時舊藏在京師見明皇識馬圖周馬圖五陵遊俠圖照夜白圖上有幹自書內府供奉韓幹寫照夜白十字要知唐人畫馬雖多如曹韋韓其最著者後世李公麟伯時畫馬專師之亦可謂優入聖域者也

戴嵩畫牛

戴嵩專畫牛爲韓晉公滉幙官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不惟畫牛至于川源樹石牧子樵童亦各臻妙予凡七見真迹一在楊州師德用家二牛相鬪毛骨竦然一在四明士人家一牛引犢帝其又見牛圖歸牧圖皆合作也古人云牛非文房清玩若有筆意清潤開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氣象於嵩有耻焉

韓滉人物

韓晉公滉畫人物及牛嘗見其家移居圖村童戲圖醉客圖鼓腹圖醉學士圖及牛圖數本人物源流崔陸牛圖是其所長戴嵩得其緒擅名于世蓋人物不及而牛獨過之也

張符

張符畫牛得名嘗見渡水牛一卷甚平常在戴嵩之下符自號漂波子

曹仲玄筆法

曹仲玄三官及五方如來像蓋曾見之聞江南王氏家有白衣觀音像大抵曹師吳生不得其法貌自作細筆畫別爲一家在支仲元下

王弘佳畫

嘗見紙上畫一人騎甚佳題永徽年月日太原王弘畫不知弘爲何人徧攷無出信知唐人能畫者固多記錄不能畫也

寧王畫馬

寧王舍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蕚樓下壁上有六馬滚塵圖内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偉如也久之惟存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變化不可測識

故子畫

大暦中吳士故子畫山水甚奇怪先布絹於地研調彩色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叫譟故子着錦襖纏頭飲酒半醉耵累汁瀉絹上次瀉諸色以大筆開決爲峰巒島嶼之狀畫盡其妙

惠之塑像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紀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役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脩治遂失初意

洪谷子

范寛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常以二畫見送云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于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在綠色抹石之下非後人作也然全不似寛

李成山水

營丘李成家世業儒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意于山水凡烟雲變幻怪石幽澗平遠險易之形風雨晦暝之態莫不曲盡其妙當爲古今第一傳世者雖多真者極少元章平生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生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逼利不可耵宜傳世者不多宣和御府所藏一百九十五號真僞難辨翟宛深歸慕彷彿亂真若論神氣則霄壤之分也宋復古李公年王馳陳用志皆宗師之得其遺意

亦名一世然郭熙其弟子中之最著也

范寛山水

范寛字中正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寛名之畫山水初師李成既乃歎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習游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米家三山六水超絕唐世者李成董原范寛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寛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爲代師法寛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凛凛其弟子黄懐玉紀貞商訓然黄失之工紀失之巧商失之拙各得其一

[illegible]慎玉刻意臨摹其雪山偶得意處淺深之間未易斷也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雲蒲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郭熙山水

郭熙學于李成筆得烟雲出没峰巒隱顯之態嘗論畫山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澄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論議可知其妙也然山頂峻險學者失其意竟流偏薄無雲深林寂之態後世楊士賢顏諒皆學之

董原關仝

董原平淡天真世應無比品在畢宏上峰巒出没雲霧顯晦不裝不巧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浦漁洲江渚儼然一片江南風景也關仝人物松石草木出于畢宏有枝無幹寫霧鎖山關圖差嫩是早年真迹董原山水樹石幽潤峰巒清淡早年礬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其水墨者多在麻皮皴着色者皴文甚少用色濃古人物多青紅衣人面用粉素嘗于秘府見春龍出蟄圖孔子哭虞丘子圖春山圖溪岸秋山圖及窠石二幅皆平生得意合作原之後又有鍾陵僧巨然與劉道士劉與巨然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在道士左右巨然則在僧左右以此爲别耳各得原之一體至米氏父子用其奇意格法清勁自成一家然得原之正傳者巨然爲最

巨然

巨然師董原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少年時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高

劉道士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

劉畫僧在賓位二作各別

李漸畫馬

宣和畫譜載唐李漸畫馬筆和氣調今古無儔及見三馬圖與所聞甚不逮然自有一種氣韵不可以形似求之也

盧鴻一

盧鴻一畫傳世不多嘗見宋人摹其草堂圖筆意欵置清氣襲人真迹可知其妙也

楊廷光佛像

楊廷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林

中襟書一臻妙境

裴寬小馬

裴寬善畫小馬嘗見宣和所藏一卷作山林間小馬十數蕭散閑適筆畫甚雅眞奇作也

張璪松石

張璪松石清潤可愛平生嘗見四本並佳後得山堂琴會圖題于昂見之題云張璪松石人間最少此卷幽深平遠如行山陰道中誠寶繪也

瞿琰孔雀明皇像

瞿琰師吳生筆法大不及惟得傳色之法嘗寫孔雀

明皇像甚佳

周古言

周古言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有夜遊圖傳于世張萱士女人物猶長于嬰兒不在周昉之下平生凡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朱暈耳根以此爲别

李昇山水

李昇畫山水嘗見之至京師見西岳降圖人物百餘本筆勢生動有未塡面目者是其稿本上有紹興題印若無之則唐人藁本也

孫曼卿

孫曼卿松石問禪圖在錢塘人家一松清潤一僧甚閒雅一仕人作問答尊禮意筆法精妙古稱爲孫吳生名不虛傳也

牛戩寒鴉野雉

道士牛戩信筆作寒鴉野雉意甚清妙無比

胡環畫番馬

胡環畫番部人馬用很毫制疏渲鬃尾緊細有力至穹廬什物各盡其妙師德用家陷鷹圖真妙品也

阮郜畫人物

阮郜畫人物士女極工且秀美見者愛玩錢唐人家

有賢妃盥手圖尤佳絕

李甲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境外趣木石不佳

陳常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株爲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孫知微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自是逸格次山水平淡而生動自有一種奇古圓勁

之氣學者莫及畫龍有神彩故不落俗也

楊朏

楊朏學吳生點睛作髭殊有意尚爲知微逸格所破

鍾隱求郭乾暉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其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古人之用心獨苦如此

郝澄

郝澄畫馬甚俗不過一工人所爲[illegible]有宣

和題印曾見滚塵馬圖後有篆文曰金陵郝澄又見洗馬圖亦俗始悟滚塵馬是無名人筆後妄加篆文以取重名不知反累畫也

陸珪

陸珪江南人畫捕魚圖大抵宗王右丞嫵媚過之又嘗見溪山風雨圖尤佳

武岳人物

武岳長沙人畫人物猶長于天神星象用筆絶熟其子同清能世其學過父遠甚凡世間星象天神藥王等像傳世甚多神妙不俗大抵與武宗元相上下而神彩勝之宗元朝元仙仗圖昔藏張君錫家今歸杭人崔氏畫一疋絹作五帝朝元人物仙仗背項相大抵如寫草然亦奇物也

王元士山水

王元士畫山水屋木宣和畫譜止於山水部收山水圖一卷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水火師關仝屋木師郭忠恕凡所下筆皆極精微却於宮室叙論中貶之云如王元士筆可以皂隸目之議論相反者每如此

高克明山水

高克明山水雖工不老不過世間畫工之習無深遠高古之氣

趙幹山水

趙幹畫山水多作江南景致不俗杭人收秋渉圖上有宣和題印甚佳

翟宛深山水

翟宛深學李成山水臨摹逼真自作不多世所有成畫多是此人爲之

王齊翰諸畫

王齊翰畫佛像神仙山水筆法雖佳不免近俗若[illegible]

細者固勝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獐猿名之

燕文季山水

燕文季作山水細碎清潤可愛然恥其氣韻無骨格

裴文睍畫牛

裴文睍工畫牛殊有聲然形郎似無古意亦不足取

孫太古湖灘水石

孫太古湖灘水石圖在浙右民家雙幅長軸中畫一石高數尺湍激滾汨飛濤走雪聽之似覺有聲筆法甚好黃荃不能過也

陸光人物

陸光畫人物極工予嘗從同里葉氏見之描法甚細而有力又有觧厄天官像等數圖皆粗惡可厭恭光畫自有一種細者爲上

孫位張南本畫水火

蜀人畫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爲師龍水猶佳位所長者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水火本無情之物二人深得其理嘗見孫位水官魚龍出沒于江海神鬼變幻于雲漢覽之凛然眞傑作也

唐無名人物

唐無名人物畫至多要皆望而知爲唐人別爲一種氣象非宋人所可比也

王詵山水

王詵字晉卿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着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內臣馮瑾慕其筆墨臨倣亂眞高宗印題作王詵觀畫者不可不察也然能望而知之

袁義徐白魚

五代袁義宋徐白善畫魚及觀其迹不過凡間物耳使人徒起美膾之興獨文臣劉寀畫水中魚鯡風

萍水行覩之活動至于鱗尾性情遊潛迴泳皆得其妙近見落花遊魚圖紅桃一枝飛花數片一赤鯉漾輕波吹落英得詩人之意僧運能亦五代人善畫佛像

左禮佛像

五代左禮與韓虬同名畫佛像入妙曾見畫十六身羅漢坐岩中筆意甚工不在韓虬下

衛賢

衛賢五代人作界畫可觀予嘗收其梁車水磨圖佳甚又見王子慶驢鳴圖無甚佳但樹木石描皴法

不老耳

六隱圖

五代婦人童氏畫六隱圖見宣和畫譜今藏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畫范蠡王叔和張志和等六人乘舫而隱山水樹石人物如豈許亦甚可愛

厲歸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厲歸真者不知何許人曾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內功德塑像是玄宗時夾紵製作甚妙多被雀鴿糞穢其上歸真遂於殿壁畫一鷂筆跡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栖止其畫至今尚存

歸真尤能畫折竹野鵲後有人傳歸真於羅浮山上昇又有范子泯亦道士厲多作寒林而牛則差覩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法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貫休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幷一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秘重之蜀王衍宣入內歎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損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忽然夢裏見真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窓穿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斜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

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節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承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底穿木屐不曾拖笋織蒲團鎮長坐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燕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始自江南來入秦于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爭是人尼棺寺裏維摩相舍衞城中辟支佛若將此

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爲第一 出野人閒說

楚安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好畫山水而點綴甚細至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峯巒寺觀烟嵐人物悉皆有之每畫一小團扇內安姑蘇臺或滕王閣千山萬水盡在目前然須一季巳來方就一扇時諸王宰輔競相有請得之者奉遺甚厚有不得畫者恨之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適意而巳歸寂後有好事往往收得其筆蹤謂之墨寳 出野人閒說

徐熙黃筌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王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奇花錦綉真似粉堆而又作圈線孔雀鸂鶒艷麗之禽動止如生

吳道子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右手第二指挖鬼眼睛筆跡遒勁收得者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挂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絶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則更較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絣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幷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拇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 出野人閒說

周文矩人物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但多顫毛筆是學其主李重光法至畫士女則無顫筆嘗收宫女圖文矩所畫

也置玉笛于腰帶中自視指爪情意凝聍無異有所思也又見文矩高僧試筆圖在錢塘人家一僧攘臂揮翰旁觀數士人咨嗟嘖嘖之態如聞有聲真奇筆也

韓熙載夜宴圖

李后主命周文矩顧弘中寫韓熙載夜宴圖予見周畫二本至京師見弘中筆與周事蹟稍異有史魏王浩題字幷紹運印非文房清玩可爲淫樂之戒

林生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雁水禽氣格清絶南唐無此

趙昌王友

趙昌折枝甚工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僞設色如新年遠不退友乃昌之上足賦彩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郭忠恕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輒自爲

之郭從義鎮岐下延上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後人竟莫能及

趙顔

進士趙顔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顔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顔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顔劍劍纔及顔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無奈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舊畫焉 杜荀鶴松窓雜記開奇錄

姚月華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

李氏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君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古人松竹木石凡畫見本卽臨之難卒辯

章友直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龍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其女並能之

翎毛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寫翎毛蘆雁甚佳不俗

品藻名畫

太宗皇帝嘗內出古畫三百軸雜以山川人物鳥獸

花木糊其名字詔叅政賈黃中直舍人院張伯直祕閣刀衎各領一百軸不同日而給謂曰卿可分高下等第以進刀得之尋已品藻一日叅政退朝召刀衎曰聖旨出畫百軸令觀某於此藝未嘗經目必學士多能幸與銓次卽畫辯之它日舍人亦召刀往出畫如賈所云踰月相次進納備言郡國所畫復以九品第之上覆視與題不差喜曰卿何爲能旌別一一對曰臣等不曉繪事俱是刀衎所定祕閣由是擅傳識之名

董羽畫不賞

董羽太宗朝畫端拱樓四壁意望恩賞一日太宗登樓皇子逕見驚啼太宗遽令圬壞之卒不獲賞、

徽宗好畫

宋徽宗好畫立畫博士院每召名工必摘唐人詩句試之一日以踏花歸去馬蹄香爲題工多於花着工有某甲者惟作蜂蝶一二逐馬蹄而已

徽宗自畫漫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嬪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觀之令人起神遊八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世真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家又見其臨李昭道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其人處畫明皇騎三騣照夜白出棧道飛仙嶺下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甲見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真奇迹也

徽宗性嗜畫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石間有入神品者歷代帝王能畫者至徽宗可謂畫意當時設建畫學諸生試藝如取程文等高下爲進身之階故一時技藝皆臻其妙嘗教人學畫孔雀升墩障屏大不稱意復命諸子次第呈進有極盡工力亦不得者乃相與詣闕陳請所謂上曰凡孔雀

升墩必先左脚卿等所圖俱先右脚驗之信然群工遂服其格物之精類此當時承平盛時四方貢獻珍禽異石奇花佳果抑無虛日徽宗乃作冊圖寫每一枝兩葉十五板作一冊名曰宣和睿覽集累百數及千餘冊

鄆王花鳥

鄆王徽宗第二子也能畫花鳥克肖聖藝墨花入品嘗見一卷末題年月日臣某進呈徽宗御批其後曰覽近畫似覺稍進但用墨粗欠生動耳後作當謹之以此知一時諸王留心于畫者皆如此

張敦禮人物

張敦禮汴梁人畫人物師六朝筆意嘗見其論畫曰畫之爲藝雖小至於使人鑒善勸惡聳人觀聽爲補豈徵可齊于衆畫工哉敦禮畫人物貴賤美醜容貌可見筆法緊細神彩如生在江南見陳元達鎖樹諫圖其忠義之氣象突出縑素在京師見元乎履畫人物樹石並倣顧陸後有敦禮所受追贈太師誥命是其家藏之物子孫就以誥命附其畫真奇品也

曹仁熙

曹仁熙畫水今古無及四幅頭內中心一筆長丈餘無接續處奇哉熙畫也慶曆中年八十時作

李伯時人物

李伯時宋畫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前古畫馬師韓幹不爲着色獨用澄心堂紙爲之惟臨幅摹古畫用絹素着色笔法如行雲流水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士人喬仲長尊師伯時彷彿亂真伯時暮年作畫蒼古字亦老成嘗見徐成公畫法筆墨草草神氣勃然上有二絕句亦老筆所書真佳作又見伯時摹韓幹三馬神駿突出縑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韓復生亦恐不能復畫也

二崔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線勁利如鐵絲填以衆彩逼真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又順之作玉虛殿圖於屏面流落人間徽廟時已艱得之

文與可竹

文與可竹真者甚少嘗見張受益齋泥壁屏上垂倒枝上有熙寧二年巳酉冬至日文與可戲墨奇作也後作絹畫竹二本亦如此題筆墨相似天地間未見者尚多豈與可一日間能作此數本耶然

真僞一見自可辨之

東坡墨竹

東坡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墨竹師文與可枯木奇石時出新意謫黄州府時於路途氏家雞栖豕牢間有蒹竹木石因圖其狀作木葉亦細緻又在秘監見拳石老檜巨壑松梅二幅奇怪之甚墨竹凡見十四卷大抵寫意不求形似曾收枯木竹石圖上有元章一詩今爲道士黄可玉所有亦奇品也

米元章

米芾字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書畫學擢爲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復命書周官篇于御屏書畢擲筆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筆體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于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研因就賜元章即拜謝置之懷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爲豪放若此作畫善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原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學作

山水清致可掬亦略變其尊父所爲成一家法烟雲出沒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珍玩不曾易與人嘗將翟耆年有詩云善畫無根樹能描懞懂山如今身貴也不寫與人間其爲世貴重如此其弟友知亦善畫亦能書元章云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寫大字更無辯聞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問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元章嘗稱後學李公年字景公作翎毛有天資之趣樹石不佳僕屢見幾畫樹木甚拙禽鳥佳處多

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明水秀松柏欝茂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寫在絹上今所見米畫或用絹者皆是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米芾畫癖

老米酷嗜書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併真贋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辯也巧偷豪奪故能多得舊傳老米在儀真于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它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據船欲赴水其人大驚亟

界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爲笑

何遵師周炤

遵師不知何許人炤則熙寧畫院祗應好作猫犬何有士夫氣味周工人態度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宋千里希遠

宋宗室如千里希遠皆得卅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鶯禖禽又出尋常宗室筆墨之外者

宗漢墨鷹

濮王宗漢墨鷹可稱神品

宋廸清畫

宋迪字復古師李成清甚士大夫畫中最佳不在李公年之下其猶子子房亦得家法

劉矩濟枯木

劉涇字矩濟與元章同爲書畫友作枯木有奇意

周怡畫院

周怡畫院人宣和末承應畫院摹倣唐畫可觀之甚

宗室畫

宗室令穰大年善册青清潤有奇趣少年讀書慕唐王維李思訓畢宏韋偃皆以畫得名乃刻意學之下筆便自有得又善作小草書小字如蠅蚊筆遒

而法具諦觀之皆合羲獻體是又所難也米老謂大年作畫清麗雪景類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予在京師時嘗偶得渠所作橫卷歸田圖竹籬茅舍烟林菽麥遥岑遠水咫尺千里葭菼鳧鷺宛若江鄉甚得意畫也後爲兒舅順國取此軸去今亾於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繪事嘗於錢德輿少卿家見所作寒溪小雪橫卷翎毛竹木種種皆可愛云

崔白蘆雁

崔白蘆雁之類雖清致然平生不喜之獨有一大軸絹潤一丈許長二丈許中濃墨寫作大雁飛鳴宿食之態東坡先生大字題詩曰扶桑之繭如盆盎天女抽絲織雲樣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真白之得意畫也

程坦

程坦元章同時人善䔉畫往見張受益收松竹障八幅頗佳如人物甚俗城南李氏收鍾馗小妹二幅甚惡元章謂程坦能汚茶坊酒肆壁者此論真是

趙廣潘嵩

龍眠李伯時繪事妙絕有趙廣令淝人使役左右頗得筆法畫馬逼真後陷虜令其作畫辭以不能遂

斷右指蓋廣平昔左手執筆後亦多作觀音相今收伯時本多是廣筆近㚁齋趙子固以水仙蘭蕙得名小吏潘嵩倣其作併字畫皆極類所謂性相近也積習而成王右軍言已若小兒輩亂真東坡詩云家鷄野鶩同登俎誠哉言也

蘇叔黨榮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絕入則以物障其前帷不設頂上以小凉傘蔽之二人肩而行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

抵一脩廊内侍一人引之升一小殿見上披黃背
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始知爲崇高莫
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氷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
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
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它也叔
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
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醽酒一鍾錫賚極渥黨謝而
下復循廊閣登小輿而出亦不知所歷何地

郭熙畫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

乃於縣庠宣聖殿内圖山林窠石四壁雄偉清潤
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極意於此熙能爲遠景意趣
益新略不相雜貴家收熙山林時嘗掛堂上森然
若在林壑間思後爲待制乃重貲以購父畫欲晦
其迹也

許道寧畫

許道寧京北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法
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營丘抗衡亦工傳神每見人
寢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爲其人毆
擊至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游太華見泉峰巒崷
崒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濃纖得法杜祁公帥
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而竄于
環環帥种師誼爲求解得釋道寧在環歲餘乃歸
環學從祀弟子其筆也予舅吳順國有道寧畫終
南積雪圖八幅眞絕品亡於兵火長安京樹大屏
面亦道寧所作殊奇偉

楊補之梅

臨江楊無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眞以其筆
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遊
臨江城中一娼館作折枝梅于梁上矮屋至今往

來士夫多往觀之娼以此杜門端平間爲倫兒竊
去其梁壁東馬頓希令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
不下百千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
蘇黃諸公令人止以作梅目之竟無品題者

花光墨竹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正所謂
寫意者也傳世不多僕平生見四五本子昂學其
枝條花用別法

溫日觀畫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葡萄不知

其筆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贗其真者枝葉鬚梗皆如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温時至其家袖瓜啗飲大醉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為進澡豆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

馬和之人物

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為小吳生更能脫俗習寓意高古諸人未易到也

楊叔雅墨梅

楊叔雅江右人作墨梅甚佳大抵宗補之別出新意水仙蘭花亦入神品

趙孟堅墨蘭

趙孟堅字子固作墨蘭最得妙處其葉如鐵花莖亦佳用筆輕拂如飛白書狀前人不能作也畫梅竹水仙松枝墨戲皆入妙品水仙尤高

麃布竹木

麃布字仲宣畫枯木叢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東坡青出于藍自號射澤老人畫松栢亦好杭州龍井寺板壁上寫松石枯木二真得意筆後王清叔亦畫枯木竹石臨倣逼真但筆裹粗惡少生意耳

徐友

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丈觀者異之筆法既老波浪起伏得其水勢兵火間寺屋盡焚惟此殿巋然獨存豈水能壓之耶

王庭筠

王庭筠字子端作枯木竹石山水往往見之獨京口石民瞻家幽竹枯槎圖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圖逼真古人胸次在王士元米元章之下

楊秘監山水

楊秘監山水專師李成筆勢聳動甚有奇興

龔聖於

龔聖於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頷大美髯讀書為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粗此不足為法耳作人物亦師曹霸畫山水師米元章梅菊花卉襍師古作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作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天下人口真有盛唐之風致嘗作

雲林稽生所傳於家乃平生所臨畫稿亦奇品也

陳仲美

江南畫工陳林字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林能師古凡山水花竹禽鳥皆臻其妙見畫師摹倣彿古人筆迹子昂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宋南渡二百年無此手藝

趙仲穆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上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

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子草木

左手畫

元有諸王善畫平生以左手為之號左手王嘗圖玄武半身凡三幅而手遂癱瘓不能舉入國朝 太祖分賜近臣徐績以考入京亦得其一其目睛左右覩之皆正云薔薇露所點績子孫世寶其物鄰有朱硝皮者怪魅為累延師治之不效以此畫張於室怪怒罵以鍋刈于中堂碎之而絕又有民家怪作亦假其畫懸之立為斂迹至今藏之

曹雲西

勝國時曹雲西華亭人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老得吳道子筆法任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其蹟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癡筆墨皆是但不化耳朱孟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遊戲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臍簡

仁智殿畫士

皇明時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物則

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喜石鋭練川人馬軾李在倪端陳暹季昭蘇州人鍾欽禮會稽人王諤延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但當置之能品耳

國朝善畫

國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為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陽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鉄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蚕頭鼠尾行筆有頓跌蓋用蘭葉描而稍變其法者

自是絶技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以後諸人之上
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院體中第一手

杜㮄居畫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龍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略無前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㮄居輞川圖也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

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峯獨樹界無重山疊木曲折之妙真可謂至言

戴進

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而名未顯繼而還鄉攻其業遂名播海宇鎮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於　宣廟尚未引見召畫院天台謝廷循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起忌心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　上未應復展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　上勃然曰福可斬足夕戴與其徒夏芷飲于慶壽寺僧房夏遂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夤夜以逃歸隱于杭之諸寺爲作道佛諸像繼而庭循使人物色戴聞雲南黔國公好畫因往避之數年謝死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公翺皆喜戴畫歸則老矣居平親友不給者每作數紙與之人爭貨焉其點染顏色妙奪造化鋪叙遠近宏深雅淡人物山水較前人另出一格其于諸家無不能當世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紀之翎毛杜堇吳偉之人物上官伯達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

之妙

陶懋學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工製器效之即出其右小時從師見師毋圖其像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去及師毋死傳神者皆弗逮卒用其所圖像焉又見畫工方作梅熟視得其法爲添十數筆工曰吾不及也遂輟筆請乃爲足其畫而去其花鳥人物尤工而芙蓉入神品然性狂與物多忤不可測識有富翁欲求其芙蓉不敢言乃於其遊歷處滿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

過之喜甚主邀坐花下以匡床眠而翫之問主人有絹無主已預具即取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筆不停綴乃出酒痛飲將去索盥水其家出銅盆以進云楊貴妃盥器也成曰不然此其溺器盖耳惡其不雅曰辱吾畫悉取投火中焚之主人僅奪得一幅其迂怪至此然有高致不以世務經其心中式赴南宮試二月五日矣語其壻朱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進士急邪買輿逕下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登

第其鄉人醵錢爲賀曰公壻捷矣幸爲我輩作圖以往成曰善即舉筆模丁香一本尤妙絕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至京師費白金二千有一面交卒推分與之他日以挾妓事露御史欲全之觀其詩曰此詩殆非陶成作也成曰天下歌詩豈能出陶成之右而爲他人作乎御史罵之遂除名晚年有妓甚美而不肯與交成自織錦裙綴金環以見精類鬼工妓大喜與之稠密遂携其妓以遁坐謫戍于邊西涯諸公留之京師然不肯爲達官作畫囊空則取小扇二三十遍畫題名人爭買以去藉此自給不乏放歸卒其骯髒不羈有米南宮郭忠恕之風而豪蕩過之今其遺筆一幅人肯酬以重貲

吳小仙

吳偉江夏人少爲農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名旦日于猪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傍出泉一線命偉掬飲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與俗寡諧成國公延見以小仙呼之後　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有時大醉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

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淡生屏障間　上歎曰眞仙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日喜從諸豪客競集妓館劇飲　孝宗登極復召見命畫稱　旨授錦衣百戶　賜章曰畫狀元後稱疾歸　武宗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酒死偉挾一技辱召者三獎借賜予詞臣所無洵荣遇哉廼賦性抗直不諛權貴視今世弄柔翰者瑣尾求荣眞著素矣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啟南周富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自坡脚直上脉絡形勢纍纍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謂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木多着烟靄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疎密之意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畫虎然二子佳處亦多此其一節也

畫工人品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

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誚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斮鄉人裒金爲殮之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每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聞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贓金賊畫也古人看詩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應使翰草書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墨跡其嫉惡如此

越婦冊青

會稽傅氏女名道坤者貌麗而慧幼習冊青同郡范太學初議婚惑日者言竟娶他姓不踰年絃斷將再娶而傅尚未字太學君曰豈赤繩繫足留待我耶遂續前議居一二載絶不露冊青後元夕張燈街衢燈帶偶失繪衆倉皇覓善手傳聞援筆繪之觀者競賞自此伎倆漸逞尤工山水即唐宋名畫臨摹逼真大都筆意清灑神色飛動咸比之管夫人落款或范傳或道坤好事者爭購之然非妯娌親洽展轉相浼終不得也筆墨楮研以四婢典之

時不停肘太學君惟研膏拂箋嘖嘖從臾而已沈李和得數幅甚珍之

白畫

陳獻章善畫梅人來索者都無潤筆獻章題其柱云烏音人少來或問其旨曰不聞烏音云白畫白畫聞者絶倒

畫家品評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也如南京之蔣三松汪

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
揩抹猶懼辱吾之几榻也

外國畫

高昌國諸畫

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點如雨瀟洒在紙
上翎毛如中國花草亦佳

高麗觀音圖

高麗觀音圖甚工其原出唐尉遲乙僧筆意瀟洒流
而至於高麗

金顯宗墨竹

金顯宗章宗父畫墨竹古[illegible]宗每題其籤曰鄙戲

金人馬

金人畫馬極有可觀惜不能盡知其姓名

任詢

任詢字君謨金國人草書入能品畫山水亦佳在王
子端之下

尉遲僧畫佛像

尉遲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絹素而
不隱指平生凡四見真迹要妙不在盧稜伽之下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七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八

海布閒民王圻纂集

伎術門

巧藝類

陶

周書曰神農作陶尸子曰夏桀臣昆吾作陶高誘云
昆吾高陽後吳回黎陸終之子爲夏伯陶冶埏埴
爲器然黃帝時有甯封爲陶正則陶始于炎帝矣

冶

古史考曰燧人鑄金作刀即冶也而周書謂神農作

冶尸子以爲造冶者蚩尤也按禮曰昔先王未有
火化後聖脩火之利範金合土此冶之始也蓋始
於鑽木造火之後

衆術

陰陽吉凶立成之法曰須臾推六甲之陰而隱遁曰
遁甲黃帝時善筭者曰隷首侯四隅風曰風角天
文筭數曰星筭圖讖曰內學神巫曰靈保禁咒曰
越方禁術曰禁架吹蠱夜光曰行暉醫方史卜曰
伎數之人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著針經診脉法曰
涪翁雜占形法中載神農相土武禁相衣器合相

寶劒刀相人相鶩相六畜曰十三家相法子胥曰相氣琴高曰相貝黃帝曰相宅青烏子曰相塜姑布子曰相人吳範曰相風薛燭曰相劒陳長文曰相印又有相笏相字相鷹等書浮丘公曰相雀甯戚曰相牛伯樂曰相馬東門京亦善相馬鑄銅馬法詔立馬于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兵法有玉鈐篇玄女有六韜要决曰鈐決之符手搏曰卞射角力曰武戲攤錢曰意錢曰射意曰射數覆物中之曰覆射又曰逢占擲骰子曰投瓊取物握拳爲賭曰藏闔匿物互搜作戲曰藏鈎導引曰熊經鴟

顧虎鹿熊猨鳥曰五禽之戲身中存五色可辟穀曰五倉之術

萬佛山

新羅國獻五色氍毹及萬佛山可高一丈上置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氍毹之巧麗亦冠絕於一時每放之內即有歌舞之樂列國山川之狀或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其眞假萬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辮縷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搆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鍾闊三寸以蒲牢御之每擊鍾行道僧禮拜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聲蓋關捩在乎鍾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計上置九光扇於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内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見有光出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出杜陽雜編

琴棋書画四絕

端淳間搢紳四絕楊嗣翁琴趙中父棋張溫夫書趙子固画嗣翁號守齋溫夫字子昱子固號彝齋

奇術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雅對　志奇

呂元眞

呂元眞打鼓頭上置水椀曲終而水不傾動

麗三娘

賣假金錢麗三娘善歌舞其舞頗脚重然特工裝束
又老年面多皺帖以輕沙雜用雲母和粉蜜塗之
若少容

相笏

綿畧東乃誦相笏經袁天綱郭仙相笏經陳混常相
笏經古今相手手板經笏亦驗人禍福也齊綦毋
珍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富貴又吳氏漫錄
引陸長源辨疑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
驗以事卒皆無驗以爲不可槩論遂記開寶末聶
長史相水丘巒三笏一王侯笏生人不當秉一宰

相笏二卿監笏亦爲節度使而非真後一歸錢武
肅祠堂一歸沙相一歸錢昭晏以衛尉卿守滑州
真廟朝老道士爲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沈時除
吉州通判借緋又云侯罷任別爲揀朝官笏期明
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
後一事則吉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
經其說推本管輅李淳風之言又常氏相板印法
魏程伯相印法蓋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術不
傳也

趙三翁

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年縣白沙鎮人本黃河埽
兵避役亡命遇孫思邈於棗林授以道要久之孫
捨去今居縣境淳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詔不
可往俟我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
矣果被召見館於葆真宮頃之告歸詔問所欲對
曰臣本隷兵籍未有放停公憑願得給賜它無所
欲也即日有旨開封尹盛章給與之遂放浪自如
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爲人噓
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孺苦冷疾二年至
於骨立一日延灼艾而翁來叩詢其病源頓以實

告之翁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窗放
日光下射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
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
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
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痾如洗壯健
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祕訣也世人但知灼艾
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
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
但五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
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爲度亦其

友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客縣墮門山道友
席洞雲徃獨紇嶺瀑水潭側卺巀慕其清峭高爽
即柴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躡
席謁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
理之說多矣獨不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
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
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
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爍斥岸沙磧
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鉄腥錫蟲毒蟻聚散若壞
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壁巉巖銳鋒峭岫挨

刃攢鍔聳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
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列如墻
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用在
要回環紆抱氣象明遂形勢寬閒壤肥土沃泉甘
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
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受其教居止遂
寧翁亦不知所終嵩山張壽昌朋父為作記郭彖
、伯象得其文載於睽車志

丁緩

武帝時長安巧手丁緩者為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
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
出防風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
故以為名又作七層博山香爐鏤為奇禽怪獸窮
諸靈異皆能自然轉動又作七輪扇輪皆大徑尺
餘相連接續一人運之則滿堂賓客皆寒戰焉

潘芳屏

吳王亮命工人潘芳作金螭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
種種種有生氣遠視若真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
其一鳳項之飛去芳字林仲 記事

不解卷簷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
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覩焉立極則
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
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郭璞

晉趙固所乘馬忽死因問郭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
東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
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
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馬即能起亦不見
猴 出搜神記

齊張子信

齊琅琊王儼殺和士開也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忽有鵲鳴鬬于亭而墮焉子信曰鵲聲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間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愼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風至儼使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赴其妻勸令弗出因稱馬墜折腰遂免於難 出三國典畧

觀風殿

隋安平公宇文愷遷東西兩都皆公經始煬帝北巡欲誇戎狄作觀風殿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爲

之施輪軸推移倏忽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煬帝大悅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善奪槊齊王元吉亦善用槊唐高祖于顯德殿前試之謂敬德曰聞卿善奪槊令元吉執槊去刃敬德曰雖加刃亦不能害於是加刃頃刻之際敬德三奪之元吉大慙 出獨異志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甚禮之別日遊讌復不得預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予有小藝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復作隊入筒中曾覩之大駭乃言於于王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出酉陽雜俎

拂菻國

唐書拂菻國盛暑之節乃引水潛泒上遍于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

包超

唐安豐尉裴翙士淹孫也云玄宗嘗冬月詔山人包超令致雷聲對曰來日午當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瀰漫疾雷數聲上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嘗得勝風 出酉陽雜俎

斵琴名人

斵琴名手唐雷咸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鐐張鉞皆江南人蔡睿僧智仁衛中正慶曆中朱仁濟馬希仁馬希先崇寧中並宋人

喩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喩浩所造也塔初成而不正勢傾西北人恠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巳至今木工皆以喩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

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

秦青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以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粮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不能自禁乃厚禮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也 出博物志

李龜年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于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 今裴晋公移於定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 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毎遇良辰勝賞爲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杜甫嘗贈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也 明皇雜錄

獨孤生

李謩開元中吹笛爲第一部近代無比有故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讌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至湖上吹之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以日晚不遑他請其隣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昏曀齊

開坐客皆賛詠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李生以爲輕已意甚忿之良久又作一曲更加妙絶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荅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輕薄爲自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曰公試吹凉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絶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又曰第十

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進獨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換之曰吹至入破必裂得無惓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破裂不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第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八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馬待封

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伎巧凡指南車記里鼓相風烏等待封皆改脩巧踰於古待封又爲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將櫛沐啓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后木人即還至於面脂妝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如是供給木人后既妝罷諸門皆闔乃持去其妝臺金銀彩畫木婦人衣服妝飾極窮精妙馬待封既造鹵簿又爲后帝造妝臺如是數年敕但給其用竟不[illegible]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歛器酒山樸滿等物[illegible]之

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樸滿中機關運動或四[illegible]開定以納風氣風氣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勢泉流吐納以挹杯斝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踰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奇於是變姓名隱於西河山中至開元末待封從晉州來自稱道者吳賜常絶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樸滿歛器等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大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內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峯巒殊妙盤以木爲之布漆其外山及山皆漆布彩畫其外中虛受酒三斗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盡

生荷花及葉皆鍜鐵為之花開葉舒設脯醢珍果
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
開口吐酒下大荷葉中有盃承之盃受四合龍吐
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
閣閣門即有催酒人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盞
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閣門即閉如復遲者使
出如初直至終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
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
中其席闌終飲池中酒無遺失欹器二在酒山左
右龍注酒其中虛則欹中則平滿則覆即魯廟所
謂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誡盈滿孔子觀之以誡[illegible]
杜預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造之如常器
耳 出紀聞

杜鴻漸

代宗朝宰相杜鴻漸亦能羯鼓永大中為副元帥西
川節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獻鴻
漸得之示於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中收貯積時
矣入漢川自西南來始會嘉陵江頗有山水景致
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悰輩登驛樓望
江月行酒讌語曰今日出艱危外即不辱命於朝
廷内即免中禍於微質既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
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所得杖
奏數曲四山猨鳥皆驚飛噭走從事悉異之曰昔
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
稍曾致力猶未臻妙尚能及是况至聖遇大賢臣
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花巖
閣每遇風景清明即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群羊牧
於川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其以鼓也及止
鼓亦止復鼓之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
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亦自其家走吠群羊側遂
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又復宛頸搖尾亦從
而變態是知率舞固無難矣近士林中無習之者
唯僕射韓皐善亦不甚露為鄂州節度使時聞於
黃鶴樓一兩習而已 出羯鼓錄

神醫

宋后懐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洞玄曰子以手執
母心留子母不全子死方可全母遂鍼之后崩高
宗即生每至陰天手中有瘢又龐安常視孕婦難
產曰兒雖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即捫兒
手所在鍼其虎口兒痛即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

果有鍼痕一女人改適人忽得疾如中風狀一醫名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少頃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出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爲棘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百邪穴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刺十三穴一鬼官二鬼信三鬼壘四鬼心五鬼路六鬼枕七鬼床八鬼市九鬼病十鬼堂十一鬼藏十二鬼臣十三鬼封居白所施正此也

足善草書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字雖楷書者亦不如若有神助

馬塍

宋馬塍藝花如藝粟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帋糊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糞硫黄盡培漑之法然後置沸湯于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乃開此雖助長然必適寒温之性乃臻其妙

楊務廉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投錢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出朝野僉載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出朝野僉載

精藝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太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帋一百番鑿爲錢運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之迹其上九十九番則岳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僂於地以其背爲刀几取肉二斤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絲毫之傷列子載鴻超怒其妻引射而怖矢眩眸子而眶不睫公子牟曰此乃盡矢之藝也以前二事較之鴻超事誠有之非列子寓言也

宋單父

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植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閒色人亦不能知其術唐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亦當世之絕藝也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棙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

之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朕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喂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則木小兒不肯接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 出朝野僉載

宋單父

以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訖還之於雞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皭書契字置於墻上忽聞梟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口誦儀方登山不見虎心念儀方入宅不見蛇

遊藝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画學圖画又勝學琴奕之事葢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画工者縶其楮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氷

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淸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棊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宜生惟有圍棊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元許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開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游藝者所當知 餘冬序錄

絕伎

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 莊子 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 然則爲學者其可恃絕藝乎教人者其專在上品乎亦曰期於適用而已

僧決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畧省之意氣殊曠韋覺之乃去却與僧語僧不得已吁嘆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中 出幽閒鼓吹

元術士

元主嘗召一術士以國事爲問對曰國家千秋萬歲垂祚無疆除是日月並行數始盡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益日月並行乃明字隱語也此術亦神

奇矣

曾進

曾進當大比之秋夢一小兒右邊又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爲不祥語其兄進曰又添一耳乃是取字小兒無手是了字考官必取了中之兆也已而果然進之聰明于是益信

王生聽樂

王生聞樂音知吉凶無不中者嘗游樂市聞五門奏樂舞容告人曰向甲午年方內冦難今茲樂聲又將有甲午之變至明年正月王均果叛

吳生術數

吳充字汝秀湖州人少習舉子業入試當散髮以檢汝秀曰此可以得士乎棄去專習術數之學長於皇極太乙二家事能前知嘗與一友同宴於長洲王氏暮聞樂聲曰金聲太急必主失器可速退以免主人之疑登舟而金盃果爲樂工所藏遍搜[illegible]從者而汝秀奴兒曹太守鳳失獄因延致問之曰在某地某日當獲如言不失一人吳江王思德以都憲歸省厥弟思誠以選人侍從兄入京問之曰不必行兩月內兄弟皆有禍未幾思德卒思誠繼

之逆濠圖望外之福遣心腹蕭生者師事汝秀傳其術汝秀不知也一夕握筭言曰辛巳歲當起藩王爲 天子蕭心動問何地汝秀不答蕭使弟子固請曰其在楚分乎蕭喜歸聞于濠遣八校持千金聘汝秀于家汝秀懼遯入杭城鎮守中官畢真助卒二百逼之汝秀以故與兩司交轉聞于張公公曰是不可以顯逐也佯過司門命執其校卒走之張乃問汝秀汝秀曰巳卯必變變則爲人所擒已而如其言或問所謂楚分者誰耶曰安陸謂 今上云先是汝秀策流賊劉瑾與而旋敗無犯于社稷尤先當世所見士以此高之嘉靖七年卒年六十有九子失其傳

惠慕

惠慕道人聽聲能卜將來吉凶一日劉繪方與人奕道士曰碁聲宮雜羽主生聰慧女繪婦是夕果生令嫺長而能文有集行于世即徐悱妻也

李琬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羯鼓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

所擊者豈非耶婆娑雞乎（一本作耶婆娑鷄）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絶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雞當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急了解之類也）工泣而謝之即言于寺卿奏爲主簿後

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聞奇錄

何顒徐天明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　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謂之曰君體有[illegible]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貽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歎顒之知人出小說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illegible]惡其惑衆詰曰汝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於緋

衣小兒之手　上故令一老千戸衣青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戸名裴嬰蓋所謂緋衣小兒也

王生聽聲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illegible]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是知宋宰相乘馬今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九

海石閔氏王圻纂集

方外門

道釋總論類

六境

世有六境人境神境鬼境仙境夢境佛境何謂人境飲食男女叙倫昭則是也何謂神境聰明正直善降祥惡降殃是也何謂鬼境無君無臣以天地爲春秋是也何謂仙境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走山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是也何謂夢境魂歸魄藏緣[illegible]

胃心是也何謂佛境優游西土不生不滅不墮六道四生是也

論心

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能比虛明絶特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呑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此禪家之論心也似無似有若存若亡先天而生後天而存不可執於有爲不可泥於無體不可迷於存想不可着於持守體用權假本自不殊此道家之論心也

佛藏道藏

佛家以經論律爲三藏今録在藏中者雖最淺近如
律儀之類亦皆可觀若道家則自老子道德莊子
列子之外其他可覩者惟清淨經定觀經赤文洞
古經黄庭内景經玉樞經短簡者四五種而已又
有大洞玉皇經載在真誥中大率亦黄庭内景之
類總四十九章極爲深秘文亦簡古

三教比對

吳王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
否闞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
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

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

三教優劣

人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
儒五星也人莫能難

宇文魯卿在翰林日嘗進講罷上顧問曰三教何者
爲優魯卿對曰釋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
曰若爾則儒爲賤耶魯卿曰黄金白璧無亦何妨
五穀於世其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裴李好尚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挂衲所生子女多名師者
僧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㝡其聖種當時士族無
不鄙之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往往冠褐脩彭祖
房中之術求茹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
俱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鈞
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畨成點汚空門妖
涎玄教自老莊之後彭黄已來未有因少女以長
生背向陰册而損壽夫心固難制氣亦難防者也
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爲寺家奴豈䘮
四死長孫后號觀音婢唐長孫皇后小字難儀産亡所謂
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舍惑之與黨者非也近以

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詩曰趙氏
女皆尼氏女師翁兒即晉公兒却教術士難推筭
胎月分張與阿誰

道教類

道家之原

魏文臣曰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
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
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
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
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卅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

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説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爲教也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道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開皇之屬皆名也及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覩至於化金銷玉行符赤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灾滅禍故好異者往往尊事之

道家三清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爲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併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illegible]在三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太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朱子語錄

委氣

道家者流所著方書多以氣之作用爲事業條陳洶鍊閉噏之法煩於鼓動頗涉有爲内有一法名曰委氣蓋取委順之意有說云體和心平神氣調暢或委身於床或兀然而坐神識沉寂心同大空又有歌訣云欲知委氣妙寂湛自無思手足縱如醉心神兀似癡乎詳此說最近無爲之理因而類舉自立三委三然之法一曰委氣浩然二曰委心恬然三曰委命自然協用爲常其妙傳矣智者可曉

不能剖精析微也

南北二宗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柟柟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丘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鈺及鈺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始盛

甚喜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菴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

尸解

按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殮而失其尸有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此皆得道之差降也又有劍解水解火解諸說此皆誕言以欺後世殊不足信

醮法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醮之法當本于此顧況詩云飛符起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迥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云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云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設醮之壇至唐盛矣隋煬帝詩云過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載詩云三更禮星斗七七服丹霞薛能詩云符咒風雷惡朝脩月露清此言醮脩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

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予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設醮告斗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黄帝内傳雖有道士止修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眞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牒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常謂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所書諸

詩亦有非爲道士設者

靈寶清齋

列仙傳王法進者幼而好道天寶中三川飢歉人多採野葛山芋而食忽有二青衣童降其庭謂法進曰玉帝勑我迎汝不覺騰身經大帝之所言世人厭棄五穀爲天師所責宜令汝歸世間告諭於幽山高靜之所置齋悔謝宿罪可除此疑齋醮之始

道教

佛氏證果止於三乘而道家所從入者其門甚多世傳有二千六百家蓋叙術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

精月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畢子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總之大道惟一而已其餘則謂之仙蹤或得成亦只是幻佛氏之所甚不取者經云離幻卽覺亦無漸次如是修行則能永離於幻乃知佛家之覺正照幻之慧燈破幻之法劍也今人以幻爲覺則是認賊爲子其去大道遠矣

守庚申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人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

日伏屍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記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靑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周穆王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王敬之若神居無幾何謁王同遊化人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是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已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

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

不死草

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曰昔秦始皇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鳥如烏狀御草覆死人面起坐而自活有司奏聞遣使者賚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本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否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

異獸神香

漢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湖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其非中國所有以

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狀似狸而色黄命國使以呈帝見使者抱之以其羸細禿悴怪其所貢之非也問使者曰此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津八旬不休青雲凝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貢神香步天林而捡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遥途辛苦谿路於今七十三年矣神香起妖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此二物實養生之要助政平化豈圖陛下反不之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淫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月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人四出尋訪不知所之後元封元年長安城内病者數千百亡者大半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散於是信其爲神物也乃更檢函封印如初無復有香也帝愧恨不禮待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少君之不勤懈孫卿之復去向使厚待使者必有益也

仙人博士

元魏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方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于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李預

山亭預羡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搜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略者亦篋盛以還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

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言訖齒啟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殮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老父賣藥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囊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毎遇有識必告之曰夫人之一身如一國人之心即帝也旁列臟腑即内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也故心病則内外不可救又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則心安而無病矣人皆喜其言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囊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今却歸島嶼矣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囊並沒於水

賀知章

賀知章嘗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即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鑑湖剡川兩幼子亦聽爲道士

吳筠

華州吳筠舉進士不中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玄宗嘗問道對以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毎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章深詆釋氏

楊夏遇仙

唐楊收少年廬山修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絶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事見北夢瑣言宋夏竦自以一子弗許入道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爲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孫公談圃

白樂天院

會昌元年李思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泛海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異木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其故乃維舟上岸遂引至一處見一道士眉鬚悉白侍衛數人坐大殿上與語曰此蓬萊山也又遣左右引於宮内游觀玉臺翠榭光彩奪目院九十餘皆有名號又至一院扃鎖嚴固窺之花卉滿庭堂有几案焚香客問之荅曰此是樂天白公之院尚在中國未來耳商歸以告李公始知白公脫然烟霞技棄軒冕安知非謫仙也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徒步追及其乘之而東

宣父科斗文

韓滉在浙西頗强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客商李順船舟京口堰下夜深飄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人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問是何人致書荅曰此東海廣桑山也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彊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順還投書韓發視古文九字了不可識詰問其由以爲妖妄忽有一叟自稱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親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叟出門不知所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焉神仙感遇傳

脉望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黄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絶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

十方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
字諷方冀伏原化記 酉陽雜俎

丹糜五臟

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鍊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
不敢服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
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伏火已久不有
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
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愼勿輕餌聖民得
之卽呑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
死云此事聞之劉延仲

后號教主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
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
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
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分治道經

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之教行於今日可令天下
學校諸生各隨所願分治道家小經學道之士以
黃帝内經道德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並通儒
書俾另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
人增置百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
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德士從七
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
九品

寶籙宮設醮

徽考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方
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畢章
方達上問曰奎宿何神答曰卽本朝蘇軾也上大
驚由是忌能之臣譖言不入雖道流之言出于偶
然不爲無補

藍供奉

淳熙中供奉官藍某者遇方外人至必曲意延留其
年七月有客入謁標儀頗不凡求得少駐卽款之
一室累日後客忽具酒殽招藍藍曰先生孤单逆
旅囊無餘資自給不贍翻作主人何也笑曰將有
求於公旬日始言願公八月十五日自朝至夜勿
出當有誠託至期相與促膝而息使藍居外夜漏
過半聞有擊戶而呼者客附耳低語令勿應至于
再三呼者怒曰彼人命數久盡兩番彈了今度詎
容復爾又叱藍姓名曰此於天地造化所不置者

汝強爲庇護將執汝以復命藍不敢作聲遂排闥而入環旋走趍客屏息下榻吐涎沫自塗遍體求者終不見其處臨曉寂無影響客起謝曰賴君之恩我不復死矣縷縷致殷勤乃去遂絶迹不來

文相出神

文天祥守宣城日偶夜默坐于靜室止存燈一檠略似聽間忽神出乎泥丸玩美久之復從元處入公平昔未嘗學仙出神忽然有此豈常人哉青山趙公祭之其文曰公在延平嘗爲我言昔守宣城獨坐夜分瞻孤燈之相對忽隱几而欲瞑覺神出頂間恍悠揚乎後前吾瞑目而待之以戲觀其周旋

信生人之異禀又何羨乎飛仙（夷堅續志）

天師漢賊

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于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葢無論已我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旣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改天師印爲真人印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畬田太乙泉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乎

王越長生

威寧伯王公之再起鎮邊也鬱鬱不得志素有築基之功託言病卒以歸葢耽于養生遇至人授中黄要訣遂得久視今尚在終南山有一道人聞而求見其子孫不可再三泣請乃曰祖不耐聒慎勿發

一言但可望其儀度而已道人如戒子孫乃引至一石室左右圖史一老人坐石床焚香繙閱道書容色芳秀如四十許人曰此真王老爺也道人素事威寧云然不敢出一言扣頭而退此正德末事記其年百二十餘矣或云青萊王侍郎亦然古謂英雄回首即神仙不可盡非其妄

崔浩

清河崔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實

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事魔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外皆沒官而近時事魔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飭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其黨人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

凡出入經過雖不識皆館穀以是說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于魔王歲獲不貲其初授法設誓甚重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何執中守官台州獲事魔之人訊不能得乃以雜物百數及置一羊角問其識否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

仙類壹　春秋至漢

三老語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已滿一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仙官

齊桓公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簿錄晉文公爲水官

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真仙家事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紀瞻與虞潭更直一日守天門殷浩侍帝宸與何晏對溫太真爲監海[illegible]國伯杜預爲長史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丹能入火不燒即張子房願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黃初平嘗牧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松子即叱石爲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

[illegible]乃其飛升之地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二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王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即此是也其一唐有張氳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及豫章耽方乘云氳晉州神山縣人隱姑射山開元七年召至長安見玄宗於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氳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聞玄宗意其為氳驛召之果氳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番雲笠鉄如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年歲今人好圖其像者即此豫章有洪崖葢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豫章人立祠於洪州二洪崖遂至無辯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illegible]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

紗也東坡詩空飡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老子異表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為人黃色美眉長耳廣額大目疎齒方口厚唇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千文（出崔玄山[illegible]記）

老聃父母

張重華讌羣寮于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老聃父字為何綏曰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前涼錄）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初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又動則行八百里人因號為李八百或居山林或居市廛又修煉于華陰山石室丹成還蜀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亦有女弟亦得仙封號妙應真人今成都金堂縣有仙人井云妙應真人煉丹之所一云李八百之妹號明香真人初修道于華林元秀峰後于峰南五龍岡設壇道成冲舉唐天寶中即其地為元陽觀又晉時妖人李脫自稱八百歲號李八百煉丹于瑞州府有迷仙洞

[illegible]修托者

宋倫

宋倫洛陽人周厲王甲辰歲入道凝心寢形抱一沖和後感老聃授之上道卽能飄然飛步凌波涉險或化麋鹿或爲鳩鴿弋獵者自不能近或爲虫癩之人與病者寢處自然疾瘥宣王丁巳歲上昇今爲太清真人

祝鷄翁

祝鷄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散之欲引呼名卽依呼

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常止其傍

施存

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循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住有壺公正此人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爲教也

黃公

漢高帝時有黃公不事生産日牽一黃斑虎乞食于道飲食稍弗腆輒解其縛虎便咆哮作噬人狀人震懾多畀錢米始謝去人有語曰虎莫凶有黃公人入山遇猛獸輒畏之曰黃公來猛獸無不垂頭掉尾而去故人又語曰猛獸囬黃公來癸籤 橘仙

鉅靈氏

古有鉅靈氏遁甲開山圖曰鉅靈與元氣齊生水經注鉅靈河神卽開華嶽爲二者又漢武内傳東都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又洞冥記一女人受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鉅靈乍出入其中東方朔望見乃目之因而飛去化成青雀帝乃起青雀臺

乞食翁

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天庭發雙玉仙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獨宋萊子疑其仙人追逐十二年此翁受以中仙之道乞食翁乃西嶽真人馮延壽也

朱仲

前漢朱仲會稽人常于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下書求三十珠仲讀購書持三寸珠詣闕上稱珠好過度卽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置于闕卽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

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朱數十枚輒去

淮南王

淮南王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傴僂閽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閽者對如初八公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閽者驚懼引進王倒屣迎之設禮稱弟子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臯脩三田岑一峰也各能吹噓

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詣闕告變請大宗正持節按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升天雞犬舐藥器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

青鳥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帝御承華殿有一青鳥來自西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二青鳥侍傍帝與朔居朱雀窗中窺王母以桃七枚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年生花一千年結實指東方朔曰此兒三偷桃矣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九終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二 漢至五代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至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無水翁伯廬墓側晝夜號慟湧出美泉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翁伯令種之當生美玉後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群

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孝於親神真錫以玉種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娉徐氏數年後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名所居謂玉田坊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出仙傳拾遺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種五果立便花實可食坐致行厨飯膳俱數百人嘘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頹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嘘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溺步行水上召海中魚鼈蛟龍黿鼉即皆登岸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出神仙傳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

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舊有亡奴藏匿軍中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在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

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又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須臾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仙去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卽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子孫無復一人有數世孫呂習者居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推求得之因以神方授習習

已年八十服之卽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卽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齎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食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有所不解數事乃使齎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卽幸其菴躬問之帝曰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何自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迎而答

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言畢失其所在辰州有人射猪入石室見一老公問曰何射吾猪對以傷禾公卽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戶令猪出踐禾苗人問姓名童子曰此河上公使爲諸仙講易我卽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

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數十萬殊無所得張恚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拔匕首左右刺仲甫已在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矣書生下地叩頭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

羅自業有日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在世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不復還

李意期

李意期者漢文帝時蜀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嘗見聞說者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百物皆有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乞食得物即度與貧人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

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慽則惡後入瑯琊山不復出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者但以八尺布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皆所不會經又常有兩炬火

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否遙曰獨去耳妻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

子見遥在馬蹄山中顔色更少蓋地仙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黄年三百餘歳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嘗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抜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温良夫何有醜面目對狼其心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着其身遂從憑乞命各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敕之其家宅傍有泉水自竭中有一蛇枯死又古廟間樹上常有光

人止其下多死憑敕之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樹而死漢武帝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髪持燭相隨走馬可敕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帝大驚曰此非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顔色更少

左慈

左慈字元放盧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顔色如故曹公以爲左道欲殺之慈已預知爲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此意乃爲設酒慈抜簪以畫杯酒中斷即飲半半與公公未即飲慈盡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擧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益欲殺之敕收慈慈走入群羊中俄有大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群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復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送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

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乃一市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命如見便殺後人見之便斬以獻公公大喜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荆州來見慈在刺史劉表許表亦以慈惑衆擬收之表出耀兵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使視之有酒一斗脯一束奉酒及脯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意數日委表去入

吳不[illegible]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隨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卽見牛在樹杪行適上樹卽不見下卽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報徐公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叩頭謝慈意解卽遣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着木屐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翁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嘗入市賣藥語人曰服此藥必吐其物某日當愈藥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如此積久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illegible]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左右侍[illegible]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但勿使眷屬知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

乃哭泣葬之房詣公公乃留房於群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卽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乃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既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惟一竹杖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靑龍也初去至歸謂

一[illegible]人已一年矣房乃行收鬼治病無不愈者[illegible]有鬼恠歲輒數來郡中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甚以爲患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如在目前出神仙傳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嘗見鄰家嬰兒抱之即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悲哀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命應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惟有一泥兒長六七寸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爲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謂生曰吾已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

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請子訓子訓曰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問生曰誰欲見我者語令絶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至時子訓果來凡二三十家各有一子訓京師大驚異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言東陌上乘騾者是也各走馬逐之相去常里許終不能及遂各還子訓至陳公家言吾明日午時當去不復更還陳公以一葛布單衣送之至時子訓死手足交胸上狀如屈鐵屍作五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已視其棺蓋分裂飛空中但遺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徃東而去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來尋吾當

去阿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
父捨我去數年日夜思戀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
也乃止三十日竟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弟子見
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人世世見之顏色如故
故號之曰常在

尹軌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
讖緯晚乃學道常服日精月華三合討年數百歲
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
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

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
或得粒許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
中患虎暴公度使斷木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
一柱公度印封之虎即絕迹有怪鳥止屋上者以
白公度公度為書一符着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
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貧無以辦公度令求一片
鉛於爐火中銷鎔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
乃成好銀與之語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
拯救慎勿多言後到太和山中仙去出神仙傳

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
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上燃
火煮雞而不燋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
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為草
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
乃入山谷谷深不能前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
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
之方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
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
丹經一首投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為也

乃辭歸吳主嘗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為介君詔
令立宅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闔闥莫
有見者後告病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
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
業所賜梨付苑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
一符耳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轉少出神仙傳

蘇仙公

蘇耽者桂陽人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
湖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為
州吏於市見耽附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耽

受命應仙方遠遷供養以兩盤酉家中若須食扣
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傳
其如此白官遣吏撿盤無物而耽毋用之如神先
是耽初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畧半家中井水飲
之無恙果如所言闔門元吉毋年百餘歲終聞山
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出神仙傳）

焦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熟煮
如芋食之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
周而復始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廬獨止其

中嘗被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火
過庵燼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大雪庵倒人
不見所在共拆庵求之見先熟臥雪下如盛暑醉
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忽
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與人別去不知所適（出神仙傳）
一云焦光字孝先隱京口之焦山山因以名

天台二女

劉晨阮肇入天台頗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偶望山
上有桃子熟遂躋險登噉數枚饑止體充欲下山
以杯取水見蕪青葉流下甚鮮復有一杯流下有
胡麻飯乃相謂曰此近人家矣遂渡山出一大溪
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
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如舊識曰來何
晚因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帳絳帳角懸鈴
上有金銀交錯侍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
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壻
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
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時百鳥啼鳴更
切鄉思女遂相送指示歸路至家鄉邑零落已十
世矣

武陵漁人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逢桃花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窮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
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
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
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
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
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

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
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
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
其家皆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
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
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
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
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蓬球

晉蓬球字伯堅北海人武帝太始中入貝丘西玉女

山中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
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
稍前有四仙女端妙絕世共彈棋於堂上見球俱
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言訖
復彈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球立樹下覺少
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謂群女
曰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按行諸
仙客何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顧所遇仙宮異物倏
然不見乃空山也及還家已是唐德宗建中年間
矣舊居廬舍皆爲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尤長於治
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飢能積
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
入深淵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常過主人主人
病祭祀遣精人與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
敕五伯曳精人鞭之出血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
曰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
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嘗行過廟廟神
能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

株上有衆鳥莫能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
風迴逐玄車從者皆辟易玄大怒舉手止風風便
止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死後數日廟樹
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見買魚者在水邊玄
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漁人曰魚已
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
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飛去常與賓同坐
復有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時天寒
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
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

在日中嘗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群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手拍床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鱉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卽止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氷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徐徐執器呼錢出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卽爲逆流十丈許昔有一道士歎人言我數百歲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而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

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荅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以客待之旱嘗請雨卽便書符着社中一時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顏

[illegible]在酒色謂帝曰昨因伍子胥見彊不得捨去頃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閒樹下折草斫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飮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嘗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

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卽以報玄玄自取之卽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昔當發至則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出神仙傳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

中有一人被簑帶劒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出神仙傳

郭文

郭文字文舉洛陽人太和眞人曾降其室授以冲舉之道晦跡潛修世所不知嘗有虎張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啣一死鹿置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馴擾於左右晋帝聞之徵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邪對曰自然耳何必術爲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帝高其言拜官不就歸隱鰲亭山得道而去 出神仙拾遺

吳眞君

吳眞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武寧縣七歲事父母以孝聞夏臥不驅蚊蚋蓋恐去而噬其親也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因語至道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屋上有一青鳥啣符去須史風定人問之荅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之後人訪尋果如所言時武寧縣令于慶死三日未殯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今吾當爲上天訟之猛遂臥慶屍旁數日俱還時方盛暑屍已壞爛其魂惡不欲復入猛強排之乃復重蘇慶弟晋著作郎寶感其兄及覩亡父殉妾復生因撰搜神記備行于世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冲虛而去 出十二眞君傳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於華山嘗開肆賣卜卦無不中有人失馬詣伯醜卜之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其言詣所指店中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何晏嘗與論易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會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非世儒可測也數年復歸華山後世世有人見之 出仙傳拾遺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六銙黒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内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

李之皆爲絶倒其歌曰踏踏歌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顔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與之錢以長繩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即與之及與酒家周遊天下有自兒童時至班白見之顔狀如故後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出續神仙傳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珏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珏專販事人有糴者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豈非神明之助耶後李珏出相節制淮南珏以新節度使同姓名乃改名寛珏下車後數月夢入洞府中景色正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我必仙也正喜間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illegible]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珏乃令府城内求訪同姓名者數日得李寛舊名珏乃以車輿迎之置於靜室齋沐拜謁因問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寛辭以不知遂具販糴以對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寛嘗遇道士教其胎息能久不食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聞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已尸解矣出續仙傳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徧遊天下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墜霅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時以拳入鼻及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留之郡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甕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

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帖於南壁下有一
大鼠相率群鼠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
鼠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
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
行僧見湘單僑箕踞而食湘促知微延叟急食而
去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及入乃
二僧但禮拜哀鳴云昨失迎奉致貽譴責三百僧
到今下床不得固乞捨之湘曰此後無以輕慢爲
意迴去入門僧當下床僧迴果如其言翌日南行
見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湘畫一白鷺以

水噀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
湘又畫一犬趕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
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於是呼鷺及犬皆投入湘懷
中視菜如故又南遊霍桐山夜投旅舍宿舍少而
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
容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
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
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
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
當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凡人有疾告者湘但

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口吹杖頭如雷鳴
便愈有患腰脚驅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
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有以財帛與湘者散與
貧人復歸故鄉省兄適兄出告其嫂曰我與兄共
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留三日待兄
不歸及夜遂卒明日兄歸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
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
絕思望耳乃棺殮其夕窀穸於園中時大中十年
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
昇救浙西道杭州覆視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
已 出續仙傳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輯

方外門

仙類三 唐

王遠知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曬書雷雨忽作赤電繞室瞑霧中一老人下怒曰所著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丁奮衣已捧書立矣天后時一日告殂遺言尸赴東流湍水中天后勑塟開明原上後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來乃遠知也拜而呼之問歸計柰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台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迴如飛明旦至登州方知遠知死已及訪天台觀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始驗二人皆仙云

張老

張老者唐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韋恕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寓居園上有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訪良婿張老候媒於韋門今求之媪大罵不肖曰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邪強之再三媪不得已言之韋氏大怒誚媪既而謂媪曰爲我報之今日内得五百緡則可媪出告張老不移時而錢至韋氏大驚曰灌園之叟何以致此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妻躬爨濯諸韋惡而欲遠之叟遂携妻辭去臨別曰王屋山下有一小庄他日相思可令大兄來天壇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遣長子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遇一崑崙奴耕田問之崑崙引與俱上一山十餘里景色漸異見一甲第朱門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亮崑崙曰此張家庄也韋驚駭不測俄見一人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語義方曰賢妹略梳頭即當奉見少頃青衣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玉窓珠箔華麗莫比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有頃進饌精美芳香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内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弟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

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于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妹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

復令崑崙送出却到天壇崑崙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即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項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踪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人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樵夫亦無知張老者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崑崙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張老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嘆而歸後不復知張老所在（續玄怪錄及六合志）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

山深遠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號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者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咸通十二年毘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貧士詣褐乞食褐不之與加以叱責貧者唯唯而去數日有乘白馬從白衣者七人詣褐因問褐曰頗相記乎褐視其狀貌乃前之貧士也逡巡欲謝慚未發言忽語褐曰子脩道未知其門而好凌人何道可冀子頗知有寒山子邪荅曰知曰即我是矣我始謂汝可教今不可也脩

[illegible]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
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
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
不在大立之無忌過不在小去而不貳所以積功
也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於髣髴耳子
之五壽未剪以冠簪為飾可謂虎豹之韡而犬豕
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出仙傳拾遺

張志和

玄真子張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年十六擢明經
以策干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以親既喪

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
不在魚也志和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
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
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唱和
為漁父詞志和首唱真卿與諸客和之遞相誇賞
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圖詞須臾成五本花木
禽魚山水景色奇絕蹤跡古今無倫真卿與諸客
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
為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
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

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
今畫在人間者人皆寶傳云真仙通鑑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
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
年十二已能為詩艸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
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為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為乃
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因
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illegible]
江湖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illegible]

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illegible]
升遺母曰真氣噓呵所成毋寶用之兒不歸矣潮
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
曰塵埃撲瓜當與子入水中噉爾因持瓜踴身入
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齒迹儼
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息如雷徐
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
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
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語人曰吾羅浮山人也不日
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風雲倏[illegible]而上昇仙鶴

成群空中歷歷有笙簫之聲毋壽九十七而終塟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始知藍仙之送毋云（真仙通鑑）

張果

開元二十二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輿于前鼎然其軀頗異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勑厨吏炙其胜已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以其肉賜之果謙而食既食且奏曰此鹿年且千歲矣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

者帝以示臣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今獲者乍知非他鹿乎果曰武帝既獲此鹿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詔内臣高力士驗之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鑷鉗鉗出一小牌寔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毛革蒙蔽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刓敝不可識矣上于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果曰是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出宣室志）

雲間孤鶴

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回翔上御弧矢中之鶴帶箭徐墜西南而逝益州城西十五里有明月道觀第一院有青城山道士徐

佐卿一歲率三四至一日忽不怡曰偶爲飛矢所加今已無恙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因留之于壁後年箭主至則宜付之乃記壁去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上幸蜀暇日命駕遠遊偶至此觀入此堂忽覩其箭取玩之乃御箭也深異之佐卿乃中箭鶴耳（神異記）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于王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

霍洞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于石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出續神仙傳

盧山人

寶曆中荊州盧山人常以賈販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當有匠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鏹三千四百時趙停於張家即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近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

蹴其門張重簣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纔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哭乃適張家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辨具送死張欣然從斷及市儈秤鏹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以爲頗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曰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請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勿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一錢甑覆以板非君有也錢如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我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陸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紉艸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釋而瘞焉兒女乃愈元卿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

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恠蓋神仙之流也出酉陽雜俎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髮垂至地目光可長數尺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即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于盆中其酒瀝瀝而出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常遣嬪御取金盆覆

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既至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宮中人笑集貌古笑者縝髮朱唇年始二八須史變成老嫗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常謂京師無豆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味逾於此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出杜陽編

韓湘

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魄不羈醉輒高歌公曰汝堂堂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身何地湘笑曰微解作詩即曰青山雲外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鵶一瓢藏世界五尺斬奸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去養仙

葩公曰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花三朵類牡丹花葉上金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莫曉句意後公責潮州途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曰我知汝異人為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多湘告去公為詩曰才為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臥烟蘿湘詩曰舉世都為名裏役伊子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靑

陳復林

復林者號陳七子多變化之術褒人有好事者常爲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復林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林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羣之不已復林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廻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縶衙中忽不食而死尋即臭爛蛆流郊外復在市中讜特加禮異爲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微嘗留錢五千爲復林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

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鍬授僕使之斵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斵而出僕之昌明復林祖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僕取酒罌僕攫砂數寸得罌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菜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延召復林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林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林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嘗於巴南大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林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復林呪酒一盃使飲之良久如舊

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復林之術素爲人所傳俄爲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恙歲餘卒於家瘞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復林在長安駕馹華州復林亦至興德府矣出仙傳拾遺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

於人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艷麗共遊樹下重九將近鎮使周寶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今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蘂及九日爛熳如春數日花俄不見後七七偶到官僚家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

異香唯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且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皆爲絕倒久之主人爲祈謝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後二十年值劉浩軍變爲衆推落北崖謂墜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之出續仙傳

呂嵒

唐呂嵒字洞賓號純陽子西京河南府蒲坂縣人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文宗開成二年舉進士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鬒髮疎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遙服因於長安道中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洞賓因就日負暄不覺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苑秘閣諸清要無不備歷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擢侍從併拜執政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千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斃一身無聊方切浩歎恍然夢覺髯者在旁炊尚未熟笑謂洞賓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公安知我有夢邪髯者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狀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刻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往古今來皆如一夢貴即虛名富猶孽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不顧將倚何物爲堅固邪洞賓大悟慨歎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因問姓氏髯者曰吾乃漢鍾離權字雲房子若省悟可從吾去洞賓于是弃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其後洞賓或遊金闕或居洞天屬以度人願常在世間神通妙用千變萬化不可勝言宋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勅封爲妙通真人塑像於景靈宮歲時奉祀及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出呂純陽文集

仙鸞詩

近江南祈鸞呂仙降爲晚霽詩曰長天忽然雲雨收

沙出一段蕭湘秋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人
倚樓彩繩倒掛碧天外白雲徐走青山頭道人醉
卧岩石下了無一點塵寰夢

飛吟亭絕句

洞賓遇鍾離翁于岳陽樓授以仙訣今飛吟亭是其
處近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
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
予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鶴林玉露

知命先生

晉陵胡僑支直乾道七年二月儆州人霍氏屋居三

板橋下時已被命守荊門代者梅世昌猶須次見
任者馮忠嘉到任方一考道人着黃道服戴青結
巾項掛數珠手提棕笠書云知命先生遇仙得術
遂評論五行最愛胡命云且長年雖晚合動胡荅
以尚待三年遠闕道人曰不是清明前五日則是
後七日必動胡不敢信姑問之曰先生在那處安
歇曰尋常不喜喧雜只在東廟前何家徧遣僕往
東廟求何氏元無此人胡曰是必異人知命與何
店俱兩口得非呂公乎既果以清明前五日友人
王推官報世昌改提轄左藏庫過節七日進奏官

報忠嘉召赴闕二者不差一日於是証爲呂公不
疑明年秋在荊門將圖公像奉事容貌難得其全
忽有一卒持復州守書至正以一卷軸來蓋呂公
寫真畫如向時所覩其上有蘇魏公題字顧予端
給事鎮南京日刻本也淳熙六年閒胡守滁陽因
刊石于天慶觀自疏其事于下方

茅山道人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脩醮事江東運使鄭清卿與王
某同往縱觀至午憩於茅舍遇道人服白苧衫青
布巾脩眉美顴風骨清峻鄭王相謂曰豈非呂仙

乎召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漫問
客曰能更進否曰能尚能幾何曰無筭乃令侍史
注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痛飲鄭曰先生如有絲
求幾粒曰有即引手揩左腋下垢汙撚成青粒與
之曰只得嗅不得吃王亦求之復揩右下汙成
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客去先是一老兵守邸
閤二漕出兵卧簷閒日晏未醒漕戲以兩藥納其
鼻中氣即吸之猶未覺使人喚起問曰汝覺四體
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霄耳明日騰空而去
二漕相視而嘆自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青衣道人

趙應道監文思院一官病瘵瘦不可療來辭且告其徒曰吾旦夕死矣老母無所託泫然泣下幾出外忽見一行路青衣道人語之曰瘵易治耳令買紙二幅以爪掐其中爲一方竅徑三寸許囑之曰俟入夜燒一幅爲灰調乳香湯傳患處即愈餘一幅可濟後人既歸如言傳藥畢就枕而卧及寤瘵愈痂落衆始悟曰兩方竅乃呂字也此雖仙術想乳香亦可療此疾

洞口先生

應朋信州源人楊六者以網釣爲業孤子一身生涯惟葉舟而已日所得錢悉爲酒肉之資不買布帛盛冬霜雪亦単衣自如酒酣輒往來烟波間鳴棹高歌頗有道者一日遇道人獨棹小艇從之賒魚楊隨所須付之初不語直是數數來楊亦與魚無倦色道人愧謝曰我視汝誠輕財重義一君子人也可喜可喜一夕風月清潔波中如席楊正低頭舉網覩一舟從天際冉冉造前細視之盖向者道人也微笑相呼于坐處盡取所負魚值約兩三千併償之楊回却不受曰我飄然簑笠底能用得幾許錢先生且留助雲水費只乞着我同處船中道人曰我相識已久恰來將錢還償仍更試汝汝之志堅如是真可教也即挽之共載但一小童操槳其行如飛迤邐泝河源登石岸到山岩中奇花珍果芬香錯落不似塵世楊心意洒豁雖蠢爾一愚頓覺超然悟解便欲依止道人曰此非汝可久居之地宜暫還後五年復會出一卷書與之臨别和其姓字曰吾洞口先生也就命童送歸元所[illegible]顧已失童楊不識字以其書示人乃金冊秘訣因悉具告曩事且從習學性識開明隨口能

誦而罷魚如初五年之期至躡空而升邑里俱見之識者驗洞口之字爲呂翁無疑云

洞賓自敘

岳州洞賓自敘石刻云吾乃涇州人本呂渭孫也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行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悟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游兩浙汴京譙郡嘗着白欄角帶如人間使者右眼

下有一瘃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洒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貌不若傳吾之神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行及是雖握手接武終不道矣

仙異

呂仙坐鳳停橋上有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煮新茶盪滌胷中瀟洒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逸天涯鳳停橋畔即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舞可愛橋在安成北三十里

伊用昌

熊補闕皦言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盡其妙其夫能飲多狂逸時人皆呼為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等諸郡出語輕忽多為衆所毆擊愛作望江南詞夫妻唱和甚多詠鼓詞云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餘多不記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有村民斃一犢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于鄉校內烹煑一夕俱食盡至明夫妻為肉所脹俱死縣鎮吏民以蘆席裹尸於縣南路左百餘步瘞之其鎮將姓丁者忽一日于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望江南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叙舊事執其手上酒樓三人共飲數斗丁大醉而睡既醒懷内得紫金十兩後人開其墓惟蘆席兩領裹爛牛肉臭不可近餘更無別物出玉堂閒話

李泌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望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

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稍懈泌先于本院寢肅宗入院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而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泌遽起謝恩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杜陽雜編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四宋

陳摶先知

宋太祖姓趙名匡胤太宗名匡義在襁褓時適天下亂離父因命蒼頭携竹籮將以他往摶見而嘆曰好世界天子担擔及長讀書時趙普年十六太祖年十四太宗年十二在館同歸適摶騎驢遇諸途下驢與揖三子拱侍摶視普良久廼曰也得也得然非此子不足與共事摶邀三子市飲普以分長先自居中摶曰汝不過紫微一小星安敢廼爾普曰因患足病不能久立摶曰匡胤坐中匡義在普右三子亦茫然不知也酒將畢摶謂胤曰汝可將華山賣我胤曰華山於某無預摶曰汝依吾立券以華山賣我得錢訖胤依言書摶別而去及太祖即位聞其賢遣使聘摶數四弗出太祖曰華山本朕土地摶居朕土當為朕臣矣何得不出見耶摶笑曰華山原土已賣我矣使者復命太祖大笑而已

陳摶隱華山幼時戲渦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令乳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年脩佚過度營産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摶字圖南莫知所出初有漁人陳姓舉網得巨物褁以紫衣如肉毬狀携歸溉釜汲薪將煮而食之暨水將熟俄雷電遶空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見生即摶也冐漁人姓故曰陳

赤脚大仙

宋真宗無子于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問諸真皆莫對惟赤脚大仙一笑宮人李氏誕生仁宗劉后以為已子既生哭不止醫巫百方禁之不能止有道士至闕下言能止兒啼召入道士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似當時莫笑哭遂止少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去之恒喜赤脚此其異也

徐問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為青州問真來從公遊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

汝南公掌翰之使伯和兄弟爲之主公常有足疾
醫莫能愈問真教公吸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
言病輙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有人
罪我與公卿遊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
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顧村童
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吾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
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
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
莫知其所終蘇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黄
州而黄岡縣令周教孫暴得重腿疾輒試以問真
口訣授之七日而愈

白玉蟾

徐生藥者在宋政肆已盛嘗有閩商十餘輩往來主
其家有一老敝衣破帽歲時一至語笑頗不檢羣
商奴視之徐家人呼曰癡客有一小童年十許每
隨而笑之客曰勿笑汝欲食生荔枝乎童曰此間
安有乃曰明早吾携爾同往勿爲家中言童如戒
五鼓客呼童起語主人吾假之一隨薄暮其童返
舍兩袖皆生荔枝鮮美無比主人問童何往曰癡
客引我至閶門外僻處令我閉目少頃即至我如
命良久客以手挐吾腦則在福州城中矣買荔枝
相贈曰依前瞑目今日可抵家吾以客同行不意
其獨遣我還耳主及群商始歎其異有識者曰此
白玉蟾也自茲不見

陳太初

東坡嘗謂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
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太初眉山市井人子
也余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科而太初乃爲郡
小吏其後余謫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
來云太初已尸解矣初蜀人吴師道爲漢州太守
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
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
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
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
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渺渺
焉有一陳道人

蘇後湖

蘇後湖養直得養生之術盛夏與客對碁有衣褐者
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
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黄

[illegible]人所厭者不好世人之好焉丹已成令其持丹度
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疑
遲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眞氣煉成凝即且
止俟有急服之出門逕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
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容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
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
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更生髮白再黑眼枯
更明紹興十七歲旦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
日東方未明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謹挽
其衣則已逝矣黃眞人者石晉時爲惠州太守天

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養直
命畫工齋絜暝想以其意爲黃眞人像畫畢則宛
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爲姓江而以夏來即黃眞人
矣以是知養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尸解者乎

黎道人

黎道人者溧陽人少落拓去家蹤跡遍秦魏政和間
走陝西松道中途值夜爲虎所窘竄入三官廟匿
伏紙錢中半夜後燈燭光明三道士飲酒數人侍
立一道士云此中安得有生人氣侍者以告命呼
問鄉里姓名畢又問能飲乎曰能使酌酒飲之弁
與一棗黎拜謝復入紙錢中道士侍人皆不見自
是不饑唯飲水宣和間到邢磁村閭四畔哭聲相
續抑店媼媼曰此中有埜狗爲暴夜至人閒搏食
幼稚黎曰然則我爲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
其家叫云狗來也黎持梃追逐狗行甚疾走渡水
黎亦渡水狗穿岡黎亦穿岡約百餘里然只旋轉
此一村東方漸明狗窘甚奔古窰喘息黎大呼傍
近居民人壞窰取之乃一老嫗煤面裸身衆有識
之者曰是某村某婆也有子有婦有孫衆擊之百
數不作聲唯口吐涎沫執以赴郡郡逮其子婦婦

至郡之日累向阿家道莫作這般相態今果欲去
不得郡使婦具言之曰不知其他但見每夜黃昏
必至竈前以火煤塗面脫下衣裳而出天曉復還
郡命斬之狗禍遂絕建炎多難黎歸故鄉結廬官
道側賣藥乞食若有兵寇火疫率預知之輒告別
邑人而去蹤跡稍露人覘其去留以卜安危宗室
子共爲庵事之甚謹一夕縣市災居民鬨沸黎助
之救火同時四門各有一黎自是人愈崇禮黎心
不能安忽奄然而逝宗子買棺葬焉後乃在建康
有過之者猶寄聲謝溧陽人宗子與好事者開棺

惟存草履後隱不出

觀音寺道人

衡州柘方渡觀音寺紹興末年有黃行者用五更時登樓擊鐘見兩道人於板上對奕暗中無所覩而爭戰甚酣意其異人叩頭求藥其一覘之而笑授以一棋子使吞之驀然不見黃素不習此技自此高手無敵使者兩臺臨治于衡聞而迎置公廨從而學焉竟歲不能得其妙然比諸朋儕固已超絕及遣歸送以詩曰自有碁來不計年古今唯是說爭先箇中一著如教會殺盡三千與大千既還寺遂佯狂嗜酒年過八十乃終

石溪李仙

南劍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紹興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憩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趦進揖之奕者笑而問曰能棋乎即呼侍童取瓢中者與之桀正紅而味微酸服竟亟遣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反故道茫無所覩矣賸問所寓飯臭不容口迫還家既歷三日矣遂連夕大瀉自是不復飲食唯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後不知其所終

陳黿頭

紹興末福州有丐者陳黿頭不知何許人衣裳垢涴不與人接語形容又極穢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蟣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偏以破席自蔽僅能容膝口中常吐一物于掌瑩白正圓玩弄不已或為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坐若臥動經月餘不出乞食驀然一出則奔走不少駐張園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千金世界道家十二玉樓臺不知雲鶴今何處空使黿頭夜臥堦數年後失其所往

陳道遙

陳道遙者或稱陳黑子不知何許人身衣布絡雖盛寒亦然露臥霜雪或就富家乞錢須若干緡人亦樂與不違其數而不見其所用處也東尉弓手之妻寡居以私釀為生陳數從之賒飲婦人奉之不倦常遺溺盌中持與之婦即舉飲不嫌自是陽狂不食唐立夫舍人守饒陳醉入公宇揖而罵曰汝

背疽生角矣唐弗怒後乃移知溫州加直秘閣
未幾病死唐公自永嘉遣一武官來訪之聞已亡
爲火其柩煨燼中得勾連鎖骨一具明年一道人
來謁天門山下余秀才携一苧衫授之曰陳道遥
托將還云是君室人手製者覩之信然

肅后遇仙

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后韋氏將還欽廟挽其裙帶曰第
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乙宮主足矣它無望於九哥
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
瞽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日間所見大異不敢言不

久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金針一
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曰左目久瞎是師重朗煩
終治其右報當不貲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
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
之隱設几而拜謝之皆不答繞殿茗遽索去后固
詢其報謾曰太后不相忘畧脩靈泉縣朱仙觀足
矣拂衣即出時上方視朝急迹訪之寂無所得後
王剛中帥成都画得旨受命東朝來脩西湖靈泉
縣晶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王江

王江魏之考城人常擧周易學究不遂慨然有超世
之志醉則卧衢路或值雪則邏者戲以雪埋之其
氣蒸然消澤盡去或值其晏坐從旁竊聽之潺潺
然若流水之聲此盖仙經所謂飛精入腦晝夜之
間水聲潺湲不絕者是爲金丹第二轉之應

張明

張明者永靜農家子也有道人者呼去入牢山授以
脩煉内丹之法明後館於劉毅一日塞其兩楹間
使毅立阼階上明袒臂中立頂摵支體俯而嘬者
數四忽仰而大呼噴吐一赤丸其大如橘霞彩四

發時毅家人婦女皆竊覘之光芒射出隙間皆驚
明却立須臾復吸而吞之出謂毅曰此五十五年
之所養也翌日不告而去莫知所之

老子種果

宋端平間有老子寓嘉興府旅店日携金柑一籃賣
歸醉酒浩歌若是月餘店翁異之暮窺其室用香
爐盛土種柑子而卧旦復窺之則爐中柑子結實
纍垂矣店翁邀飲願受其術老子曰此太上養道
法僅給一身不可輕泄店翁曰今欲捐店務於兒
從受此法但圖終身醉飽而已連拜伏地不起老

子曰須徃山中淨處傳授盖店翁意若得術欲以養家致富便萌貪心即爲老子所覺明日不見而去至明年同店人又見此老在廬州賣枇杷

簑衣先生

何簑衣淮陽胊山人家素富盛爲大族遭亂南來寓姑蘇其父王薄既亡何與母及乳媪入城中僦居一日自外歸倐若狂疾久而益甚家人知不可療且慮生事累人潛避他邑何遊行暮返則室廬已空亦不問但求丐度日衣裾不整只以簑笠蔽身處封門城隅土窟中人竊窺之惟見大蟒踞坐繼

遷于祉垓又爲守兵斥逐自是無定迹漸出語說災祥有驗吳人傳其得道云後遇二道人引至黃山授道歷三四十年一簑一笠不披寸縷夏不驅蚊春不除蚤冬寒敲氷滌簑披之以出歸則解挂于樹氣出如蒸露坐處雪不凝積士俗來焚香請問略不接納往往穢駡且發其隱慝人以是益敬畏之未嘗登人家門有慕向求治病者但以㬅見或一二語即安時以便溺煉泥捻成孩兒人求得者持歸供養必獲靈驗有病者乞坐處草煎湯或以草木焚灰令捻作丸服之其病即愈竊取則不驗其所作歌詩皆可傳録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趺坐而化

上陽子

上陽子姓張名伯端字平叔天台人也精脩坎離之術著悟真編傳於世嘗客宣慰田侯所日師事之欲受其長生訣未許也極意奉養十許歲乃曰吾當授子然非予我千黃金不可田謹奉命乃駕小舟泛湖中跪獻其金上陽子口陳密議而手取其金擲於湖且談且擲金二十錠殆盡田不敢惜也篙師怒捉刀叱之曰金民所恃以爲命者何物道士敢然吾爲公殺之上陽子無懼色田侯叱止之

他日爲之築臺煉不死藥元末與田相繼仙去臺至今存焉

竹葉舟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宅適有終南山翁亦俟僧歸東壁有寰宇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

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掀髯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出異聞實録

朱姚旌

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姚旌謁之於階前以劒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朶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

蓬萊島陳生

明州士人陳生赴舉京師航海欲至通州而西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隨風東行數日方止生驚悸稍定聞鐘聲隱隱指顧之際見山岩甚邇遂尋浦溆維舟而上佳木蒼蔚珍禽鳴弄凡十餘里見一精舍榜曰天宮之院長廊幽閟寂無諠譁一老人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據床而坐弟子環侍者甚衆見客皆驚陳生告以故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蔬茹皆藥苗老人自言因唐末巢寇之亂避地於此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乃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矣老人嗟咨久之命二弟子引登山觀覽陳生因問老人何仙二人曰唐丞相裴休也我輩皆處士非神仙也至山顛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遥見一山突兀干霄峯頂積雪皓白二人指曰此蓬萊島也因請老人登之老人使具舟行須臾至山下時夜已暝忽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騰沸洶湧澎湃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

雲外瑞霧忽斂二人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群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惟純陽子一歲兩來時聽松風耳乃復還老人所求歸老人戒之云慎勿竊而語言爲害最大又云楞嚴經不可不誦復命二弟子導之登舟轉盼之間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年間也比至家而妻子去世已久親朋亦鮮有存者舒信道嘗爲記之墨莊漫録

許公言

安定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方士有許公言者其人皎然玉樹有小爐高不盈尺以

少樂物號掌中謂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何如仲山曰畢竟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別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困宜順受之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甚靳者仲山問其行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阽於危僅得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晩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於家端明則其曾孫也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五 皇明

尹蓬頭

皇明尹蓬頭不知何代人自言嘗見宋太祖入汴時與我　太祖入金陵不同嘗爲神樂觀道士與張三丰周顛仙同遊海內公卿咸敬禮之雪天舉身泥汗處暑乃發寒向火正德末年居南京復成橋晏公廟隣有茶僧樊媼禮之甚恭一日晝寢樊僕自城南還謂媼曰適尹老爺在南橋求齋得四饅頭以一與我媼叱其妄登樓呼尹尹覺曰偶往南橋回袖中出饅頭三枚尚熱嘉靖初鄱陽陳春塘官南部見之諸曹臣欲測其異約同年十餘人同期召齋至期每家各有一尹坐久出袖中果數種曰此某家物也處處皆然或令妓女夜奔其身或熱如火或冷如冰卒不可近後入華州州守以爲妖民收繫獄夜出神題其廳曰一夜西風到華州袖籠一顆混元毬紅鉛黑汞東西採白雪黃芽次第收孔子泣麟周道否卞和抱玉楚王囚可憐塵

世仁知已空在人間八百秋守覓之不復見矣最後至鐵崖觀道士不知禮尹詰道曰觀何以名道士不知所對尹索鍬鋤令掘殿前地尺許得一鐵崖毛羽咸具尹笑曰待爾久矣以手摩之一旦羽動翼張尹遂乘崖飛去先時楊州有楊三徑者知其異爲之服役寒暑不懈尹亦憐之楊求度拔尹曰爾無仙骨奈何因教以聽法曰多得壽可矣後楊至八十而終嘗有人索其飲饌吐黃酒半盞肉丸二枚此人惡不潔傾之溝中有二鱔魚因吸食之尹曰惜也爲二畜得之他日成龍必壞此地乃爲符鎖之名曰鎖蛟井

又云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群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徃來荆襄陝洛間人尚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荅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舁出生焚之尹寄告舁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瑾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廵司詰問不荅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日無筭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瑾聞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刼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爲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卹束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饑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爲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瑾收之後瑾死用以殉葬

胡尚書仙契

胡尚書濙求張三丰時承密旨實訪故君且察四方向背遇三丰武當山上奪其冊辭之曰爾又害無辜邪乃授書二帙曰此吾得自天台石匣者公再

拜受三丰忽不見故公享高年無疾者二書有助焉又與尹蓬頭交好致仕後尹雖千里外徃視其生日語人曰胡公我輩人不幸墮落功名中相見必歡飲數日而散公之將卒也尹自遠方來謂曰公將遠行是以奉別居二日公卒尹覩其殮乃去

冷謙

冷謙字啓敬別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于易尤深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釋從儒游雲川交趙孟頫常同在四明故史相彌遠家觀李思訓

画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眞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歳矣顏如童孩值亂避地金陵賣藥市中神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爲太常恊律郎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画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你同入愼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館人入見是大帑屋金寶百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時遺一路引比出驚視亡之謙巳知曰爾遺物矣爾則不善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出初叫

曩失物守藏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事而謙迄漏網至元六年五月五日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遯老三丰遯老者即所謂張剌撻也迨永樂三年四月手提此圖以歸于太師淇國丘公其圖作奇礎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爲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癸群仙姝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君有画壁之誣隱壁仙逝予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盖秘且諱之也

王士能

王士能初生海州後徙居濟寧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涉一百二十餘歳自幼慕長生之術遊四方入蜀聞雪山中有異人因徃訪之及至見一老人被毛衣臥深洞中石床上顏如嬰兒臥側惟麪一囊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伏拜不起遂依之朝夕不離左右居數日士能食盡老人出囊麪遺之苦澁不可下士能乃採山果野菜自給如此三年老人苦其志一日謂曰子可語道矣因授之術且曰他日非其人勿輕授士能攝形鍊氣辭其師仍還居濟寧僻居處一臥榻外無長物

遂不舉火日或啖棗數枚或栗數莖飲水少許與人談皆靜坐寡欲之說其初州人不識也久而人漸異之濟寧指揮王宣原籍海州往訪得其姓名大驚曰吾祖嘗言上世有叔祖諱士能者少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詢之歷歷盡合遂日往候焉人有慕而饋之拒不受又有指揮朱顯欲業其術士能謝之曰子非吾徒也顯慚而退因疏于朝憲宗皇帝勅山東守臣以安車載入京賜寶鏹而遣之當秡 召時學士程敏政適以公事至因往問之士能曰僕無能爲 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

道但習靜日久今大敗吾事矣敏政問及元末國初事士能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又三年丙午蘇州楊南峯亦以使事過濟寧訪之時士能着素白衣坐一木榻因扣其所以壽士能曰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雙槐歲抄謂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 東宮誕辰也閱山東通志亦紀其事云老人初不知姓氏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嘗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

周顛仙

顛仙不詳何許人混迹行乞舉止譎詭元末往來江楚間每至一處奔而呼曰報太平報太平然遇人雖求丐而態度傲慢人皆惡且苦之如是殆十餘年時 皇祖建義顛特來委附 上閔之且獨知其人因送之僧院俾事薪水以糊口顛轉恣肆侮諸髡屢盜常住蔬果日與僧競訴諸 上上亦惡其所爲召詬而戒之顛態猶如故 上將除之諭令遷革顛笑曰公安得死我耶金刄水火何能損我一毛哉 上怒裸置石臼以缸覆之積薪如丘熾以烈焰一晝夜啓視之顛兀然坐其中 上笑

而釋之使從軍以行亦稍令帥師征討嘗問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顛指桶曰破了一個桶成了一個桶 上亦不能究然時出沒不恒及討僞漢索之將委以事逸不知所之矣入洪武中 上嘗不豫忽外奏有廬山道士送藥 上令問其詳曰周顛仙使之來言畢將召入忽不見其人 上遣行人至廬山求訪之既詣廬山觀又見前道士謂行人曰周在竹林寺方與天眼道者奕因導之往果見顛在寺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 上命顛殊不爲禮行人侍良久屢請命顛曰若且入寺游行出當

詣其行人入門內殿堂軒廡弘麗極至光燿奪視未及登殿循廊而行兩廊皆連室室各有主者行人次第闚之或冠裳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服器珎貝堆積行人行且數之左右通二十八室中皆有人物充牣啓門治事獨一室扃閉覘之中無一人獨一巨虺踞其中而已地有流血若被傷者行人出見顛求復 命語顛曰若已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所治也逓次來人間爲民物主若主方御宇故其室空稍有血者疾徵也雖然行起矣行人因請曰將何以返 命取驗郵不然且得罪顛乃賦詩與之曰 上覽之當信矣天眼者亦贈一章行人持之去稍去回顧寺亦不復有二詩者竟逹 宸矚云亦淺近語但不知何所指也

張景和

鐵冠道人張景和者江右方士也道術甚高人不能測 高皇帝方駐滁陽道人詣軍門謁 上曰天下殽亂自非命世才未易安也安之者其在明公乎 上問狀對曰明公龍瞳鳳目貴不可言若神采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時矣 上奇之留幕下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每令望氣以决休

咎言出必驗鄱陽之役友諒中流矢死兩軍都未覺道人已望而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猶爲之力戰請爲文以祭使死因𧺫往哭之則彼衆氣奪而吾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後 上定鼎金陵嘗遊鷄鳴山寺以刹宇高瞰大内欲毀而更置之猶未發也道人忽謂寺僧曰 上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幸汝等於中道遮訴之庶可免矣僧素神其術明旦相率爇香出山數里候駕至便羅拜言狀 上詰曰我念不及此若輩何妄訴爲僧曰鐵冠道人教臣等耳 上異之竟止不毀初徐武寧王爲列將時道人謂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而已王果以五十四薨道人故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數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後玉以謀逆族誅云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大中橋水死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潼關守吏上奏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

日也出是訖不復見道人有與　上蒸餅歌言國
祚事甚具文秘不傳

周爛頭

國初無錫有周爛頭者初貧爲擔夫待僱於大市橋見一老翁獨行衣帽古朴意色甚倦顧謂周曰病體不耐行能相擔至惠山乎當酬爾直周許之負翁行覺其身或重數百斤或輕如一葉若此數四周疑而問之翁曰吾方病病來則身重去則輕耳何足怪及山翁下解其襦貽周曰適無錢以是償汝周惻然謝不受曰可爲數錢使老人無襦耶翁

笑曰子乃有是心可教也已就地拔一莖草與之曰是可愈痢又拔一莖與之曰是可愈瘧且曰汝識道院中辛天君像乎曰識之取塊土以授曰有所欲但爇少許天君立降可驅使治百魅善藏之又令周側臥向其耳噓氣氣熱如蒸自耳入喉以達於腹周頓覺神思開爽既乃別去他日有富人病痢募能療者與米百石周應命煎草飲立愈將如約酬米周止受一石餘悉令施貧者持米歸語妻以故妻尤之曰貧家得許米足可自活而乃矯爲是耶吸吸不已周病之叱妻曰彼辛天君猶聽吾指使若敢慢我乎妻強其妄周乃剔少土爇之便有神將現於前奉手請命曰師何事周曰無他吾妻不相信須君來一驗之耳神怒其輕率舉手中戟黠其額而滅黠處遂潰成瘡至老不瘥人以爛頭目之爲人治疾驅祟大著靈驗莫知所終

三丰先生

張三丰先生者寶雞人也或曰遼陽人漢留侯良之裔名全一字玄玄號三丰遁老人目之曰張邋遢其貌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中作一髻身被一衲寒暑不易遇陸龍仙師授以黃白之術

洪武初去如武當先生數語人曰吾山異日當大興至永樂中果如其言洪武二十六年自武當歸寶雞語其徒曰吾將死矣死後四十七日可開視我如言乃見先生握杖一笑而起二十七年居安東王景雲家其鄰有男子事之甚謹先生戒曰子勿靜坐恐致心腹之疾男子不聽果心痛殆死先生曰吾當救之夜默坐一室食頃探囊中出椹子二枚如雞卵與之曰勿易視此得自扶桑者男子啖之遂瘳隣有女子瘵且死先生曰是可生也當與老夫同榻一宵則可不然不得活其家許之先

攵盤櫞引已足與女足相摩者一夕女覺熱自足心起明旦遂愈三日復故又景雲之妻初不甚信嘗詈之先生笑曰嫂詈我乎我令汝今日漿衣不乾即剪紙吹之已而所曬衣果有黑雲遮日移就日中雲復隨之至暮不乾乃再拜以謝又嘗画雀景雲夫婦求多画以供孩兒之玩先生曰多將費女粒乃画數十雀於垣至暮飛下食粟凡踰月費粟數斗不飼輒吁噪至歲盡乃止景雲嘗欲得佳醋妻曰須鎮江醋乃堪用耳先生曰促滌缸吾贈爾醋出小葫蘆如茄傾之湳兩缸猶不竭嘗往來

一橋上而水中老鱔可百年者伸首扣水若求度狀以棗拋水中鱔即接而吞之有項化爲龍飛去嘗率衆小兒田間戲客囑之曰候我竦身汝等皆曰三丰先生升天矣群兒如其言乃一躍升天自是遂能浮遊太虛日行萬里燈夕語景雲曰杭州燈甚盛能同我一觀乎乃縛草爲龍與景雲同乘戒勿開目但聞風雨聲已在杭城車馬闐塞人物繁衍二更乃復跨龍而返　太宗即位求見先生肯肯始客金陵止以醫藥治人疾疢撫摩呵叱無不立愈曹國公李景隆篤信之及去景隆請教先

生以簑笠二事留其家曰他日有急可衣之繞園呼我當脫其難及永樂三年景隆得罪因於家令絕食數日乃衣簑笠呼老師不輟聲則地中草木俱生稻穀賴以不死英國公輔時爲新城侯言別亦乞一言先生笑曰侯公無衣我當面施一事輔不諭後正統己巳輔以大將隨　英廟北征方解甲而飯胡騎大至輔裸體逃於沙阜下忽憶先生之言仰天嘆曰張師昔許我衣今安在乎言訖先生已立其前擲衣數事與之輔欲歸朝先生曰不可公身爲大將　人主陷於虜庭何以言歸不若

隨貧道去輔遲疑未荅先生忽不見輔歸別家人自經於先墓上自是先生不復見然其足跡自邊城夷裔以及中國無處不有天順初京師酒肆有癩童子手足潰腐殆無生理日見一敝衣道人來乞酒童子伺主人不見尋之一甌如此兩月道人曰爾病可救也因令童子側其首几上以氣呼入耳其熱如蒸明日遂差

洪武中當造版籍句容五里內皆覓書偏有貧士自言善書里胥延之於家衆爭攢造而此人日以其直沽酒酩酊狂吟了不以爲意時　國法方熾里

石祠之曰期迫矣公旣受直息事盍去容我改圖
貧士笑曰是何難予以釭磨墨汁多置筆硯於城
門鼓樓併新舊黄册皆在自有人書不妨吾醉里
胥迫促無出勉從其言夜聞鼓樓風雨之聲若數
十人從事者逮旦貧士尚醉胥往鼓樓則五里内
册完整無欠筆畫端楷筭數明白無少誤脱者遂
以呈官是年各里册皆駁回重造惟此五里内合
式求貧士已去莫知爲誰後有識者曰此三丰邋
老偶爾狡獪也册至今存唐明州太守李邕爲葉
靖能天師作碑文而不肯親書入石靖能强之不

訶一夕邕夢到一處左右有六人持令寫碑寫訖
顧問六人者姓名皆答云姓丁邕於碑尾連書三
丁字而覺心異之明旦靖能榻墨本至宛然邕手
蹟也乃知靖能使六丁神邀致其魂云然則三丰
所爲得非靖能之故技乎張剌撻即三丰宋時爲
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先生先生敘賓
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知悟巳
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
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
携有何物幸以相貺道人即探出棗三枚顏色各

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
守太守愈不悅持以授掾掾遂出太守問於先生
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
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　國初時
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　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
之語有神異及即位遣胡尚書濙訪得之　帝延
入問曰卿有仙術爲衆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竪
舁一甕來旣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投足
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　帝命擊破
之使人各持甕一片呼之隨呼而應　帝曰卿可

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巳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復
取水噀於中庭須臾變成巨川沙際横一渡舟張
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而去不知所之尋
視庭際了無波浪後　帝患疾先是張公以草一
莖授　帝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
帝服之果瘥

湯野雲

湯野雲師事僊人王古峯受煉氣之術古峯嘗爲吳
人沈萬三所尊禮以册經十卷爐火一方留其家
萬三用以致富永樂中萬三之孫文度坐紀綱黨

[illegible]一書爲南京王千戶所得王之子名舁有惡
疾以能醫者時野雲道未成過而憐之語之曰吾
觀子形神清拔似可入道者病不足憂也吾爲子
起之雖然必隨吾爲弟子乃可舁許諾便爲治療
不踰月而愈於是舁拜野雲爲師出其書以奉曰
此先人得自吳中者野雲見而喜焚香拜讀曰吾
自失真師養胎未脫豈意今日復見玄機野雲遂
擇其粗以授舁而自用其精以得道舁後亦超玄
秘棄官遊行江湖閩河南周王好道與徐生者共
事修煉親往見之而王不聽其言謂爲左道徐生

亦不深信乃告別明年徐生鄉人毛還者與舁相
値舁因之寄徐生物一封曰急以予之命猶可救
比歸而徐已溺死王亦痿逝乃以物付徐之子啓
之中有筆二枝破其管得藥二丸柬一通云藥可
延年度世化汞爲金知子無緣托以予汝友人錢
子其子乃買汞試之得二十金而不甚珍秘同門
友錢生者求觀遂攫其一吞之及世予覓其藥而
藥已盡訪錢生生亦逃去不知所之

錢寶遇仙

鎮江醫者錢寶有道士也弘治中遊山東遇老僧赫
髮寸許坐市中植鐵杖於地施之錢即貫其上蒲
杖頭舉以散貧者食盡肉一斤米一斗不飽或不
食旬日亦不饑大雪偃臥雪爲之不積錢異而禮
之及來金陵聞天界寺一遊僧年數百歲撫摩呵
叱可以愈人疾乃與揚州郝商世安袖五金訪之
視其狀即山東老僧也告以舊識僧笑曰然且云
吾欲之某處得金五兩足矣郝驚舉以施之問其
年幾何不對後尹蓬頭客錢氏錢告以老僧狀尹
忽大慟久之曰此吾師祖別來許久尚無恙耶他
日煩君致吾一見錢問僧臘云八百歲矣無幾何

尹別去老僧後至鎮江錢具述尹語僧啞然曰此
我孫也髫年一別今乃在此問得道否曰已似有
得僧出度牒視之則唐大中四年所給陝西人也
計其年恰八百歲錢能言其姓名

守法真人

守法真人字浩然嘉定人父名海太常丞守法生有
骨相始學易爲儒生常因病適一黃冠至識之遂
勸之入道且曰從吾疾即愈後當大振玄門守法
從之疾果平頗精于術成化間屬歲大旱有　旨
命禱雨雨隨至明年秋又旱禱亦應又明年旱禱

一應守法篆符于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泓洞
之西南雲起如鳥翼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
盤旋久之中貴還未入城雷雨大至　上益喜賜
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　上深然之
聞者服其正對

陳玄齡

吳人陳玄齡幼習舉業年十六督學使者將按部至
吳諸人方同陳赴縣投牒入齊門陳忽疾走如飛
從者追之不及莫測其所往數月後始歸手持藥

一瓶意甚珍重且云仙人挈我南游武林山中惠
服此册必登仙矣人以其行三謂之陳三瘋至二
十歲娶妻不常入內妻亦不樂近也一旦發狂大
呼升屋跳墻父母弗能止遂縶其手足閉之室中
潛自脫去爲乞時時仰天自笑遇人輒歌詩拾敝
扉索貫負之日纍然行市上夜宿齊門下塘土地
祠然不與乞子共臥每詣其舅夷亭姚氏與之食
飲不辭贈之衣即授同行者終不易故服甲午十
月若有病色謂群乞子曰上帝召我望日往矣衆
皆哂之及期焚扉灰分遺常飼己者曰用滌垢衣
最潔耳竟北面神祠危立而逝受灰者共買棺殮
之已知其言滌衣乃得碎銀於灰中多寡與其平
日厚薄畧稱陳里人自閩歸言在彼見之計之正
玄齡死日也於是知其屍解云其得道弟子曰裴
慶

陳翰

陳翰字文起侯官人也父元修善青烏之術翰年八
歲隨父至建安是時楊文敏公榮方以文學詣博
士受業見翰謂之曰孺子何能曰治論語文敏因
試問天下歸仁翰曰須彌納芥子客有未喻者時

適薦含桃翰舉其核曰仁在其中矣於是坐中皆
愕然文敏大奇之呼爲陳君相得驩甚非陳君食
不甘也後五年文敏以進士起家翰林遂歸鄉里
文敏屢使使招之不答永樂辛丑文敏移書福建
叅知政事錢孝循令必致之翰自匿不肯見遂遍
游名山十年乃歸與妻子訣隱居於天姥山修淨
業焉居久之山中老狸夜化美女子束緼請火翰
叱之曰四生異形輪迴無定汝若脩行當爲天人
師何必女子於是狸乃悲泣長跪請得以身居作
翰許之狸復化爲童子名伏哥爲翰拾橡栗以給

斬夕正統五年預知文敏將卒遂與伏哥吊之於武林不見喪主而去後竟不知所往

張簑衣

張簑衣不知何許人有日者批其命云五猪三羊成仙道問何義答云我亦不知也子行求之乃雲遊天下求斯地至弘農十八村問其地曰烏猪壓言其村有猪槽猪集之名已五又得一處曰羊腸羊脊等三名乃曰豈了吾道之所耶即居東海山學道久而有得然未為人所信有商人往見方煑飯弟子云無笊籬曰吾至縣中買之去少頃以笊籬

至商未信他日又往試之曰我嗜食安東王家饅頭試觀其能致否乃坐菴言饑求王家饅頭食之荅曰不難即往市兩袖熱饅頭至果王家物也大神其術為之拜事甚勤其名傳四方扣者雲集有司以為妖收之與弟子皆乘雲而去其菴尚存事在洪武初年間也

馬西風

永新彭知縣好道一日閉門獨坐有道人突入甚訝之亟起延坐道人曰知子志慕玄虛特爾叅謁彭問姓名答曰我馬西風也彭顧童子點茶曰貧道自有出懷中小葫蘆并水二碗傾之香茗其冽彭顧童子取酒又曰有之别傾一葫蘆肴核自内而出種種珍美一壺如鶴股注酒至暮而不竭告曰子欲隨吾往明旦會於某坊言訖不見彭大喜通夕不寐黎明亟起訪之道人已先在顧而喜曰子真吾侶也促行行數里彭忽念未與妻子别謂曰師容我暫歸可乎道人太息曰仙才難得子欲歸則已無庸強隨彭謝罪道人竟却之出米二升授之曰煎三粒為湯可愈百病以此救人盡則子厭世之期也慎勿秘惜以取禍言已失去彭悵然而

歸以其米施人甚效年百餘歲而米將竭大會戚友沐浴更衣為别俄聞香氣非常遂端坐而化

裴慶

裴慶者吳之大石街人也少以彈木綿花為業一日薄曉冒寒出門還憶其妻且覆之被黙躡至牀頭而妻與淫夫孰睡矣慶仍自潛出乃歸而召淫夫與之妻并割所貯金半授之慨然别去慶好遊金閶市中食之者慶多無所擇嘗逢一舊友友婦病風不能起友戲謂慶曰若奈何棄我婦于炊地乎慶亦笑謂此易耳能捨婦妻我我可活也友信之

命汝婦置淨室請慶與之臥竟夕慶不令婦轉側以兩手固挾之得臭汗透重褥一二寸未幾婦顏色光好如初嘉靖中有巡撫高韶往問之慶不答第歌歸去來辭而已後高果被劾罷夏信州之大拜也問慶此行何如慶漫曰好殺人居亡何而信州坐河套事死西市人益奇之甲寅春無疾而終

劉偉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

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子因不敢瘞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閽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遂命延入就旁室中相勞苦荅曰久别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令人蹤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歸家不久病卒劉氏聞之悲悼發棺視惟一履存焉

徐真君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爲天下第七福地出縣郭陟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剎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之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綠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拱立良久遺徐棋子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縱游巖上往往與二人遇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彫空徐以餘瀝一噴

頃刻木花徧開徐將煉大丹僊去埋棋子日中涌土成塹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嘗有耕者發塹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爲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

祝氏牧兒

海鹽祝王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善飯一日牽羊歸就午食庖婦故不與以戲之牧兒泣於田間一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以無飯道士出懷中黑丸大如龍眼授之曰食此自當飽勿嚼碎兒吞覺腹中充然道士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

後明日亦不饑絕穀者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白於主人主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實主人明日使他兒與俱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又至矣語兒曰爲何漏言謝曰畏主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頷一手擊其頂間前黒丸自喉躍出復藏於懐兒極力挽留問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謂交黎火棗也久之主人聞報而至將去數百步道士雙足遽陷入土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既而首亦不見驚顧間道士已在隔岸拱手而滅自是牧兒復食

安翁遇道人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十年往過乞遂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草菴中成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而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壁梁上懸橘數顆壁上張画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款不陋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撥壁間画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搨之耳既覆以手拭之宛然如画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卮邀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縁化隺飛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怏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

雍泰

都御史雍公泰之鎮大同也一小卒犯盜當処鎮守

太監問之泣曰某非盜乃異人所授煉銀之術因而見疑公活某命某以此術獻太監不信還送雍公所鞫知大喜陰令疏其方試之良驗縱其四而棄官以歸久之内事亦就託云病処家人瘞於先隴而公遁出遊行江湖三十年正德中一邊卒遇公於途作道裝貌如邊帥時卒拜呼老爺不已公止之曰何誤也曰某侍雍公熟識其狀公即其人安能欺我挽其衣不釋公乃邀入肆貰酒醉之曰勿向人道有錢一封在几下汝取之卒醉公得潛遁及醒取几下錢緘則白銀一餅懐歸秤之重二

十兩人始知公果得離形云

二僊翁

銅箍兒者不知其姓名好以銅箍束額故名尚書李充嗣為副使日過山東聞其有道術訪之所言不根然時露一二字李深重之嘗要李飯於山庵其行如飛至則珍品悉具若預備者而實無他僮使也李因問世間復有如先生者否答云有一人在容雲風狂不可與語公欲見但值酒肆呼韓尚書彼必一駐耳後入京使人訪於容雲果得其人俗呼為赤肚兒老師者候其入酒肆追而拜之亟去

不顧呼韓尚書遲疑若有驚者因奮前執其衣竟脫去返報李公復使覘其寄所交遊者酒家云日與一白面漢切切私語亦不辨其誰何迹其人則前所見銅箍兒也李將躬訪之竟不果嘉靖丙戌年閒人傳云師本元時尚書棄官得道居容雲百年矣冬夏恒衣一氈嗜酒每過家其日酒必大售人爭延致有詩其道要者卒不應今京師人家多画其像事之

赤肚子

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至容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絲惟以氈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常拳曲不舒人問之不答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遽起隨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為死矣乃尚在耶講論通夕而別容雲人少而老者恒見之大畧可百餘歲

偏胡子

偏胡子姓許善相術寓太白山北老遇異人令之相許荅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耶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捍處明日皆黑遂名偏胡云後入終南

山求道嘉靖閒人尚見其在齊魯運河中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女仙類

鉤弋夫人

鉤弋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卷飲食少御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鉤手遂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 出列仙傳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崇尚至道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脩道稍遠囂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以黽俛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步絕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涕泗追望漠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爲石因謂爲公主峰潛安仁爲記行於世 出集仙錄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百疋具焉 出搜神記

蕚綠華

蕚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脩道要耽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爲醫師毒殺乳婦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事泄之則彼此獲罪

四日修治之士視錦綉如布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者欲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能行之巳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影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 出[illegible]

蚕女

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

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蚕亦以香草飼之蚕此得繭百三十枚繭大如甕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蚕祠焉 出女仙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單衣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出女仙傳

毛女

毛氏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歲矣 出[illegible]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所畫毛女謂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閣下納涼一人自外突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殯焉

徐僊姑

徐僊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時善禁呪之術嘗獨止僧院忽爲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蕡雲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

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出集仙錄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坐空虛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從沒足至胸漸入但餘冠幘良久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汲吹屋上瓦飛入人家桑果數千株孟皆拔聚之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又能含墨于口中舒紙噴之皆成文字竟紙各有意義服酒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中

盧眉娘

唐永貞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綉法華經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鉤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神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濶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傅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但飲酒二三合至元

和中憲宗嘉其聰慧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爲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化去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蓋惟有二舊履而已後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時人所傳出杜陽編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爲神僊適氣應耳衣帯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

致謝道士曰我北僕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役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爲名及爲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盡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爲女子此亦關事父母早喪唯舅姑爲聾耳雖被箠楚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出集仙錄

潘統制妾

興元統制潘璋在臨安時買一妾携入漢中爲人婉媚柔和舉家恰愛兩歲後得疾若懷孕者始數日不食漸一月枵腹至十旬忽産一男子越三月後然

又四月亦如之是歲連舉三子聞見者莫不以爲異自是飲食疏数不齊似有所憑附頗說其家禍福往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淨室學道勿以事相關晝夜掩戶或穴隙窺之但趺坐誦經璋嘗排闥強造其處則四壁環列皆佛書內典至有天竺及外國所刊版籍詰所從來曰天女見與淳熙辛丑兵帥彭果選璋部西軍赴殿岩因劾薦其才妾請從行璋辭以法不許舟次果州津溉溉音讀爲既蜀人謂江干因謁郡守還馬上望一女子坐沙上即之乃妾也駭其何自而來曰思君之極不覺魂飛璋亦嘗載與俱東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幹辦來相訪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幹至矣秦向者固已識之是日覺其精爽比舊微爲聳露問璋曰兄本買妾聞郄邂仙璋備言其狀令取一小尊酒與秦飲所貯才三升各舉十觴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年學得一戲術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語次及西川風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飽食玉津櫻桃妾曰此亦不難致願假一盒盆至布氣數口以手帕緘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啟少頃而回櫻桃溢盒賓主飫嘗徧及姊姒唯一

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應饗此璋問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亦能致之即於假山側拈塊土置掌內揉碎喔呵付外碾細瀹嘗之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隨俄懺起叟窓屛蔽障既退媪竊覘其旋溺香如酴醾而色清澈舉而共飲之妾在坐笑曰兩人無良竊飲吾溺然亦何傷不過費我幾日工夫耳後至鄂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之一翁一嫗來省女璋無以對尋被奏劾坐輒帶婦人從軍停官責本隊自效彭果以舉官不當削秩鄱賜

鄧氏紫姑詩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咒訣而所致皆女仙喜作詩紹興甲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塾與數客友會食或請邀問試闈題目者誦咒方畢仙已至乃畫誠扣之答云經義賦論吾悉知之顧天機嚴秘不容輕泄姑爲預言省題詩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嘗爲鄧氏婦女賦衣領及裙帶二絕句清婉可傳寫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白香烘隨意作真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却閒書坐右銘其二云時樣新裁段色衣不將采線綴花枝慇懃只要詩仙句綉出分明一段奇裙帶詩云尺六腰圍柳樣輕娉娉嫋嫋最傾城羅裙新剪湘江水緩步金蓮襪底生時庭前桃正華或請賞詠應聲落筆云武陵溪上舊時花兩岸晴紅爛彩霞試問劉郎緣底事花開時節未還家其它所作聯句對皆機警敏捷了不抒思而成一時失于記錄端若之子直清僅能追憶此數語耳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夭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幕偷回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放却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

西安紫姑

吳興周權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爲館生沈能邀紫姑神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意表周每餘暇必過而觀之嘗聞窗外鵲噪甚急周試扣曰鵲聲頗喜未知爲何事即書一絕句末聯云窗前崇安緣何事萬里看君上豹關俄又就案書數十字云三七日內必有召命之喜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僞造楮券遷一官仍赴都堂審察距前所謂十有八日云後三年周從監左藏西庫擢守婺州欲延鄉僧智湧住持小院白仙曰此僧絕可人工琴善奕仙能爲作請疏否援筆立書其警句云指下七絃彈徹古來之曲局終一着深明向上之機詞既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方資宴客就郡借妓周適邀仙因求賦一詞往侑席指歙內一捻紅牡

丹令詠之名瑞鵲仙用捻字爲韻意欲困險用之亦不思而就其語云靚嬌紅細捻似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挼賞閬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曉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頰雙壓姚黃國艷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便引動狂蜂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頻登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既成若不加點詩文非一皆可諷誦

毛婦

元長從者見岳廟燒紙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如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

稗史彙編 卷之六十四

方士類

申屠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鉼時躍身入瓶中時人號爲鉼隱

姜撫

開元時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太常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逸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復黑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帝遣使取之以賜中朝老臣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後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撫內慚請求藥牢山逃去

潘師正劉道合

潘師正事王知遠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遥谷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乙觀使居之將封泰山所不止令道合禳祝俄而霽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復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析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卒無他異

稗史彙編 卷之六十四

李德裕

李德裕好餌雄黃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笑曰相公久服丹砂是世間凡火祇促壽耳懷中出一玉象子如拳許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燃香置象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

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一金象云此是雌者與玉爲偶不爾玉象飛去德祐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而愈少鬚髮如漆乃求採姝異至數百人象不復叱砂其後南遷于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聽吾言固當如此公黽俛不與至鰐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卒乃知象者有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仙是不返也洛中紀異

楚州陳道人

楚州有陳道人者其父仕至郎當任子陳年二十多讀書不肯受蔭忽若發狂棄家顛癡不可拘束遂乞丐道途纔數年日夕臥於堰岸牛泥中或識其家世拊金施之一飽餘即與人當寒雪永夜屏息鳴雷人雖異之而莫能知也又數年稍泄其機頂息常有氣騰上或問之曰勿問但以未炊蒸餅置吾頂少頃則遍熟可食驗之信然深自閉匿唯恐姓名章徹於外一淮漕獨敬之漕無子訪之命兩妾同拜請曰某未有嗣二者孰可指小姬曰此是已將別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發怯氣漕受教唯謹官僚過失出意掩覆踰歲果得一男不勝喜即遣吏賫沉香一斤并銀絹往謝吏號致漕意陳蹙眉良久曰不濟事子悉却不納吏懇焚香而去使者覆曰吾向來所戒如何而乃覆心不改歸至真州嬰孩已不育吏以實告漕動色拊几曰神哉先生之言也某前守某郡奏罷一縣宰不法繼乃知不如是之甚將幕官論之詢其人性剛又家貧無以歸遂死於路亡子生之夕夢其就吾榻同寢怒而逐之擊以笏遽起入後房教覺聆人語聲則兒生矣蓋宛魂示化也

王老志王仔昔

政和三年作玉清和陽宮奉安道像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州人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寔以名聞時帝方向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語也由是益信之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而卒應者十八九仔昔洪州人初隱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石

洞隱書寄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
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

林靈素行迹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寺院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録徐知常訪神霄迹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

下知地理中知人間上見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出入無時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靈素埋鐵簡長九尺于地其怪遂絕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公醮儀校丹經篇刪脩注解每遇初七升座士俗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靈素因言佛教害道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爲宮觀釋伽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明年京師大旱

命靈素祈雨未應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文卿既至執簡勅水得雨三日上喜通真宮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敢入京遣人私開內有黃羅大帳朱紅椅卓金龍香爐乃具奏請上親往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惟明窓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水臨城上令中書同靈素登城治水勅之水勢不退曰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乃天道二者水位是太子但令太子拜呪水必退矣詔請太子登城四拜是夜水退盡秋九月御史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

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可放歸田里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閭丘鶚乞與檄文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空焉靖康初遣使至溫州伐墓不知其延但見亂石縱橫强進多死遂已

蒜坑道人

安福城西地名蒜坑有道人過農家索漿其家飲以白湯謝以暑月無漿道人取囊中蘿蔔子一勺教

其人先布茅燒地赿火撤之後生蘿蔔大而甘其
地至今号其处

劉先生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
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携
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掃帚麻拂數串遍遊諸寺菴
廟捫拭神佛塑像與耳面竅偏有塵土即以筆掃
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識熟縣市有一富
人嘗贈一衲袍劉欣然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
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君所累吾常日徑出菴門再

無回顧之意門亦不掩歸則就寢幷無他念自得
布袍之後出入閉門數日心戀反不自在適遇一
藍縷之徒即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掛懷耳嘗至
上封歸路遇雨視道旁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
黑因就寢夜將半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
歷可見髠鬈甚光潔北壁有白骨一具自頂至足
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
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劉每出與
人談其事或曰此非怖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
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之懐以手指上下引之
飛動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

慈母山道士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每道士方術之人過
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
死夫妻對泣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牛既死矣何以
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即憇歇累日是
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
在即取皮攣綴如牛形斵木爲脚以繩緊其口驅
之遂起步如常日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
也慎勿解其口遂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

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
遽成皮骨然其家已富開置酒肆常以奉道有樵
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
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俱來共謀一醉無
以人多爲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柟
木一枝纔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懽而去曰
勞置美酒無以爲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言訖
而去旬日而樹已淩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
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出仙傳拾遺）

氤氳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妓女寵之艷秀明媚起甚留意緣舘院各別種種碍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忽有客友請鄉薦起送至郊外獨回之次路逢青巾短袍擕筇扶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之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昵偷期之秘凡仙交會率成配接幸由一道焉我即為子覓之

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十五年而絕起歸如戒往來無阻後果十五年寵疫病而死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五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修真類

服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治不愈或云不及活時棄之則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為齎糧送置山穴中瞿晝夜悲泣有仙人行過穴口瞿知叩頭乞哀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百許日瘡愈顏色豐悅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之恩乞丐其方仙

人云山中更多汝鍊服之可以長生瞿乃歸家人初謂之鬼甚驚愕遂具言狀後服松脂不徹身體轉輕氣力百倍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長大如人在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

服菖蒲

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

裡不寒又菖蒲須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餌楮實（同）

楮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食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轉更少年至百四十歲能夜書走及奔馬入青龍山去（出抱朴子楮實同）

食术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遂不饑十年乃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

歷日不倦行氷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岩上有數人或博戲或讀書俛而覘之聞其相問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一丈許（出抱朴子）

服天門冬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出抱朴子）

飲甘谷水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臨谷居民皆不穿井悉飲甘谷水飲者無不壽考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黃精

臨川士人虐其使婢婢不堪逃入山中糧盡饑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遂不饑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正爾

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飄然而往或越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伺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所食之草形即黃精也（出稽神錄）

餐神氣

稽叔夜云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渙然流漓情發於中而形於外則喜怒哀樂寧不傷人故心不撓者神不疲神不疲者氣不亂氣不亂則身泰壽延矣已下五條俱出蒲處貫保生要錄

調肢體

養生者形要小勞無至大疲故水流則清滯則濁養生之人欲血脉長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勞故手足欲時其屈伸兩臂欲左挽右挽如挽弓法或兩手雙拓如拓石法或兩拳築空或手臂左右前後輕擺或頭項左右顧或腰左右轉時

俯時仰或兩手相促細細捩如洗手法或兩手掌相摩令熱掩目摩面隨意爲之各十數遍每日頻行必身輕目明筋力血脉調暢飲食易消無所壅滯體中少不佳快爲之卽解舊導引方太煩崇貴之人不易爲也今此術不擇時節亦無度數乘間便作而見效且速夫人夜卧欲自以手摩四肢胸腹十數遍名曰乾沐浴卧欲側而曲膝益氣力濁醒則吐清津則嚥常以舌柱上齶聚清津而嚥之潤五臟悅肌膚令人長壽不老黃庭經曰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嚥靈液灾不干夫人春時暑月欲得晚眠早起秋欲早眠早起冬欲早眠晏起早不宜在鷄鳴前晏不宜在日出後熱時欲舒暢寒月欲收斂此合四氣之宜保身益壽之道也

論衣服

衣服厚薄欲得隨時合度是以暑月不可太薄寒時不可極溫冬月綿衣莫令甚厚寒則頻添重數如此則令人不驟寒驟熱也故寒時而熱則減減則不傷於溫熱時而寒則加加則不傷於寒寒熱之時妄自脫着則傷於寒熱矣寒欲漸着熱欲漸脫腰腹下至足脛欲得常溫胸上至頭欲得稍凉凉

不至凍溫不至燥衣爲汗濕卽時易衣熏衣火氣未歇不可便着夫寒熱平和形神恬靜則疾疹不生壽年自永

論飲食

飲食者所以資養人之血氣血則榮華形体氣則衛護四肢精華者爲髓爲精其次者爲肌爲肉常時不可待極飢而方食候極飽而徹饌靑牛道士云先饑而後食先渴而後飲不欲强食强飲故也若先進熱食而隨食令凡食太熱則傷胃太冷則傷筋雖熱不得灼唇雖冷不可凍齒凡食溫勝冷少

勝多熱勝生淡勝醎凡食熱汗出勿洗面令人失顏色面上如虫行食飽沐髮作頭風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躭躭則傷而生疾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有五味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法水酸納肝苦納心甘納脾辛納肺醎納腎故四時無多食所尅之味皆能傷所生之臟也宜食相生之味助生氣也五臟不傷生氣增益飲食合度寒暑得宜則諸疾不生遐齡自永矣

論居處

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故人居處隨其方所皆欲

土厚水深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美而澄常居之室極令周密勿有細隙致風氣得入風者天地之氣也能生成萬物於臟傳變亦能損人初入腠理之間漸至肌膚之內內傳經脉達於臟腑傳變既廣爲患則深故古人云避風如避矢盛暑久坐兩頭通屋大招風夾道尤甚盛暑不可露卧凡卧自立春後至立秋前欲東其首立秋後至立春前欲西其首

胎息

敬齋李仁卿曰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脉訣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氣也俗以音問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長之義以舍勞從逸謂之歇息者停息之義也人有孕嗣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止絕之義也息之義大矣哉晦菴以艮卦當太極者取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於艮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所終始也誰知形色盡於此止息中乎夫息之爲字從自心說者故以心爲胎息之驗自昔老子首發谷神之機莊周重敬踵息之論歷載斯文悠悠莫知惟宋晁迥

明遠蘇軾子瞻二先生乃能知之明遠則說勝定長生之術子瞻則述數息之法明遠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息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此真谷神不死之要術也子瞻之言曰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息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住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皆除華自然明悟此真人踵息之捷法也予少多病故求所以攝生之道常與李冶之和論及于此

[illegible]詩曰玄牝機關不死根自消自息氣氤氳
暖[illegible]焰焰九微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池中流
晄潤紫金爐裡裊餘薰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
詩一問君之和撫髀大笑曰得之矣又身如蓮花
及虛空有時習習生微風緜緜不絕道乃通一來
一往終無窮來無轍跡去無踪散入八萬四千毛
竅中此六句達磨胎息之法也頃見萬松和尚從
容錄以為達磨無息法凡謂達磨行胎息者是其
說皆出於曲學小習予謂萬松之說非也佛法雖
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固知胎息便是性命為一
致若謂胎息等皆妄一切去之則正是性外求命
命外求性耳

冥心

予嘗有晚年勤道自脩詩云老來何故惜分陰如月
明虧兔漸侵進道不遑求廣智隨時隨處且冥心
因思自說冥心二字蓋言四威儀中不拘閑忙每
遇意到即時隨分檢情攝念是也晉隱逸辛謐傳
云冥心至趣而與吉會唐賢白樂天寄酬常州陳
使君詩斷句云勿使問榮枯冥心無不可僧貫休
懷香爐峰道人詩云冥心同槁木掃雪帶微陽又
齊己山寺喜道者至詩斷句云知住南岩下冥心
坐綠苔又吳融寄貫休詩斷句云若得重前見冥
心學半銖如此之類不可具舉大約冥心二字謂
以其心向晦冥息善入無為潛符妙道之理也

柳公度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
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田游岩

唐隱君子田游岩一日冬晴就溫泉沐髮風干朝陽
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
耶游岩歎而答曰天梳日帽正復何害

長年術

蒲正傳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尤有嬰
兒之色正傳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
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正傳俛
思良久曰若然則壽至千歲何益

獨騎丸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副精神老健一
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年步履不艱必有衛
養之術願聞其略恢答曰有一丸藥乃是不傳之

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㬰五十
年獨眠九蒲座皆笑

龍虎自交

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巳午二時絶思慮假寢則龍虎自交不假脩爲其寵姬苦骨蒸授以此法十日後覺腰間煖如火疾自愈

郄儉

陽城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塚中饑餓見塚中先有大龜數數廻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

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饑後有人偶窺塚中見儉以計挽出之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上室中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夫鶴形龜息壽之徵也飡霞服氣勝藥餌百倍於儉益有驗云

大藥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戸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頻嗜慾則精竭務須時時閉目以養神日逐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

戒睡少食

凡人多以睡卧爲宴息飲食爲滋補不知多睡最損神氣禪家以睡爲六慾之首飲食厚味過多則昏人神智抑遏陽氣不得上升善調攝者夙興夜寐常使清明在躬淡味少食則腸胃清虛神氣周流

金丹正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

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内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戸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大道矣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哉自古以來何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乎

睡訣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

心聽眼之語本出於千金方晦菴偶未之見耳余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自宿軟枕頭煖盖足能息心自瞑目此聽訣也

人身具泰卦

予嘗究人中之說問之醫家皆支吾以對盖人身全具一泰卦也人身即天地也天數奇地數偶自此而上耳目鼻各二竅自此而下口與便溺各一竅乾象也地天合而成泰此居中故曰人中如水不升火不降則目爲之眊耳爲之閉唇爲之乾燥鼻爲之塞百病作矣以是知天地之道太和生於交大戾生於隔交則泰不交則否無雲雨霜露則不能成歲功人之一身陰陽升降榮衛流貫夫然後無人道之患

養生

飲食藥物至理攸寓故知物之性者可與攝生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士所共知也葷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黄由此言之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皆然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世人不察徒以聲色滋味醲醪芳香之類煎鬻其臟腑又以喜怒思慮哀樂以乖其粹氣蕞爾之軀攻之者衆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然患憒不知所自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

戒多思

人之髪以多思慮者早白盖髪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陰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髪白周興嗣書成而髪白是固然矣以予所見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又不在思慮所致然終是多思損心火盛而血亦散也語云若畏白忌三白盖三白者蘿蔔蒜與葱也葱蒜辛葷能散血故嵇康養生論曰葷辛害目盖目得血而能視辛散血則目爲之昏矣蘿蔔不熟性耗血以蔔切片試滴血于上則走而不凝此可見矣又食地黄忌蘿蔔以生尅之性各異也

辟穀說

東坡云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

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

撇運法

楊州有武官在兩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摩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晩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近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固縮谷道提颸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則休氣平復爲之日八九度得暇即爲乃撇運捷法

服槐實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髮皆黑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長生

楊用脩曰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於張懐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歳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歳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二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歳猶以易教授然則彭祖之壽非誣矣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五終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釋教雜記上

阿彌陀

如來說從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文粹

觀世音名義

佛命文殊選圓根於諸菩薩輒先觀世音何以故音可覩者是眼能聽也所以六根互用一即六六即一耳又何圓如之昔符朗能辨所食鵝毛白黑處而賫人嗅金便知成色不爽毫釐豈非口鼻亦見色耶即其他根當復如是故心空則根根皆空心迷則根根皆迷轉物者聖爲物所轉者凡

觀音顯像

海州朐山賀氏世畫觀音像全家不茹葷每一本之直率五六十千必經涉歲時方可得益精巧貫日致然傳至六待詔者於藝尤工正據案施冊青一丐者及門遍體瘡癩膿血潰出臭氣不可近攜鯉魚一籃遺之求畫賀曰我家絕葷累世矣何以相汚其人曰君所畫雖善尚不逼真我雖貧行乞却收得一好本君欲之乎賀喜洒掃淨室延之入即反拒戶良久呼主人入視賀入巳化爲觀音真相金光繚繞百寶莊嚴賀喚弟子焚香拜禮遽失所在異香芬馥歷數月不散由是畫名益彰夷堅志

觀音救溺

徐熙載之母程氏酷信釋書雖年過七十雞鳴而起炷香持誦不以寒暑易節而瞻奉觀音尤極誠敬

紹熙四年熙載來城中就館彭大任家五月初三與二子謁歸僦石鎮杭船當江漲瀰漫望直而進三更後暴風雨作折木發屋波濤沸騰篙工無所施其技勢巳危迫熙載念父子三人寄命一葉駭浪中脫有不虞何以供老母菽水之奉即呼率同載齊聲恭持菩薩名良久遇一巨桑衆共挽之急以大繂繫于木下到晚觀之則在高沙圃中無所謂巨桑也午後抵家母出迎笑曰夜來夢一婦人報汝歸來不妄始驗佛力救助云

普陀現相

[illegible]學粹昭郡檄往昌國縣普陀山觀音洞禱雨歸言普陀山去昌國兩程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爲業亦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巒巢梁棟間大如鴨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擂百鼓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答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有刻鏤文爲毬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

珊瑚者亦數尺又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見者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船至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僧云禱于洞中所現之相多不同有見淨餅者纓絡者善財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精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向云

觀音靈驗

杭州天竺寺乃石晉天福間建僧道翊夜見山間光明乃一片奇木命匠刻成觀音像偶一僧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加之頂間妙相具足水旱災傷祈禱靈驗身披纓絡皆宋朝御賜七寶爲之五色璀璨實希世之寶杭州歸附後謂七寶纓絡夜有神光爲異因取之以貢朝廷至京則晦而不明乃祝之曰如七寶纓絡欲回天竺期某時色再光明至期果神光燭天遂遣回天竺

達磨祖師

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授惠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內傳心印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汝受此衣用以表明其法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惠可即二祖

惠可師

惠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遲明積雪過膝

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度羣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於前師知是法器以正法眼藏付之

能師

能聞五祖在黄梅乃入黄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染塵埃能時爲行者在碓坊杵臼間聞之乃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傍曰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定能旣得衣鉢卽夜走南奔嶺外有明上座

卽率十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奔至卽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荆州有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衣爲天下所聞有張行昌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

法達師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成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法達喜作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志誠師

志誠禪師自神秀處往曹溪六祖曰汝師若何示衆對曰常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六祖曰是病非禪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

嵩山師

嵩山元珪禪師習毗尼無解一日嶽神謁師曰我能生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遂稽首受戒又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通神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

乎師曰汝能捩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
曰汝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
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
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羣
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謂三不能
也空業亦不牢久無緣則衆生界本無增減

善覺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
師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
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
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經

惟儼師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
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
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
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
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割捨不得便
為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翺贈詩曰選得幽居愜
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
雲笑一聲

達磨西歸

天竺菩提達磨大師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
冥心虛寂梁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汎海
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
金陵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
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
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
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
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

尋至洛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
形入石中拭之益顯入謂其精誠貫金石也一日
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期至矣遂於梁大通元年
十月五日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定林寺魏宋雲奉
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
問師何往曰西天去且云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
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時莊帝即位
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壙唯空棺一革履存焉舉朝
驚嘆奉詔取履供養梁武聞師顯化嗟悔不已親

與碑刻之鍾山至唐代宗謚曰圓覺大師神僧傳

金剛神像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集不汚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旺相相符也

蛤蜊梵相

天下寺立觀音像蓋本於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為異因焚香禱之乃開即見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香盒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仍勅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羅漢梵相

禪月者唐僧貫休也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

骨中如來

熙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臧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信宿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贊以稱歎之

羅漢興雨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於後苑瑤津亭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異於空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悦求其像於佛閣下乃羅漢中第十尊者元絳厚之時為叅政作喜雨詩王禹玉和韻皆詠其事

天王堂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番冦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皇護國經帝見神

帶甲荷戈立於殿前不空云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披金甲鼓角大鳴番冦奔潰斯須城上天王現形謹圖形像上進因勅諸節鎮所在州府軍衛於城西北隅各建天王堂塑形像奉祀佛寺亦別院安置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祈禱置之掌中凶則不拜吉則拜推所從來蓋盤溝村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令更業漁者云他藝莫知之僧

吾教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曰人不欲之奈何僧曰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值亦以千錢漁者如所教人競求買果獲千緡今寺中所塑乃其一也

滑臺塔佛髮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横出半河上立浮屠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横怒欲沒城每至塔下若怒氣遽息不泛溢及過滑臺址則横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三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

青非緑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使二人對牽之自其中來往皆無碍

經來法來

如來滅後五百歲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聞其言又五百歲達磨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佛經

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二可與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黄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

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祠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説佛經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益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六祖道塲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學佛見曹溪木香遂於其

地擇道場求其地主云只得一袈裟地足矣地主云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圓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唐宣宗至今六百年肉身俱存香烟薰面如漆元至元丙子漢軍以利刄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不敢犯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山水呂左丞以織金段縧之有西天鉢非銅鐵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竟不知何物

古蹟

杭州雲居聖水寺有六祖所遺麻鞋在長廊僧房大於今人之履過半不甚舊而猶潔天目山高峰塔

院有高峰妙禪師所遺銅鉢大可容五升外款識篆文皆夷字不可辯云高麗國王所貽真宋物也寺僧重襲藏之嘗謂建國立郡不可無山川有山川不可無寺宇有寺宇不可無古蹟勝遺神物所在須覩刹香火能易世而守之士夫齊民子孫罕有百年世守者

龍象

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水行中龍陸行中象皆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傳燈錄

南無名義

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藴謂夷狄謂拜爲膜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盖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譌爲謨又因之而爲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也愚謂南無直其徒自尊大之辭若曰佛菩薩我西方之佛菩薩也南方安得有之故曰南無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修西方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

可往生故雖一生勤修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毗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卽入底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惡作阿僧祇黒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黒業如氷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提木叉戒也毗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安養記

西方土名

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無非誘引愚民爲善盖嘗考

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為居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南宋王子業囚其諸王為地牢之類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者閻羅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也皆番國生人之制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之後其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西方之土名如史所謂狗國羅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攷本始余為表見之如左云

四天下

佛說有四天下東弗于代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单越雪山在中山最高頂名阿耨池池中有水號八功德分泒而有青黄赤白之異色須彌山又在四天下之中山頂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為晝夜四天下之外乃有大鐵圍山是謂一世界如是小千中千大千世界衆生所居名一佛刹

根塵

常上人來吾問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陁龍無耳而聽繞伽神女無鼻聞香驕梵鉢提無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為復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為受若言在外既無内云誰為外常予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義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當此一段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

智觀

涅槃經云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提菩薩上智觀故得佛菩提書在人讀爾佛氏誨諸國人於其經典

一句一訟一品一部皆當一心正讀誦正聞持正思惟正修習吾輩日對孔氏之書而可自玩易乎

四海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盈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

出世

此世界者釋教謂之五濁惡世然而不當厭之何以故夫煩惱者菩提之本根居此世界中若有智力明果照了練習可以學出世之法也在天逸樂因而自恣反淪墜耳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蓮花

生於淤泥濁水之中矣

五念

一宿覺云初修心人須識五念一故起念二串習念三接續念四別生念五卽靜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爲一念相應予以爲照見五蘊皆空如服藥去病之始得其一念相應如覺藥勝病之初觀練純深心地安適又如藥力漸勝厥疾頓瘳

兩足尊

曹見禪師說話有語太質而甚峻者然而其理確的且緊切其語云學禪入道之人須得毒眼睛硬脊

梁予默而識之以爲毒眼睛謂其妙見精深覷破一切空相不能爲障礙如文殊之智是也硬脊梁謂其道力堅壯辦於大事克荷付囑之重如普賢之行是也耶要而言學人直須善照了無退縮二者交相濟最爲根本久久成就名曰兩足尊

梵音

梵音曰梵語云唄者華言止斷外事外事止斷時任爲佛事唄者讚詠之言也昔曹子建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婉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奏寫爲梵音葢自此始

挨拶

禪宗用挨拶二字最是擒心妙法譬如小吏卒常捉人家奴便好唐塞若是上司特地釘名王翁只得出來乃今悠悠自疑者皆不肯上挨拶一着耳必抖擻降伏其心木孔龔中定不走盲龜跛鼈在

三昧

牧子問於樵子曰佛言三昧於意云何樵子曰梵語三儒譯正也梵語昧儒譯受也正卽大公受卽順應易君子以虛受人卽三昧也

虛妄

牧子曰佛於一切因緣皆作虛妄何也樵子曰兩字

指點最妙人能悟此愛根自拔恩火自消佛他日點化阿難設問之曰汝試觀鼻欲聞香香還在鼻還在香抑不在鼻不在香還在空中阿難不能對佛曰畢竟皆自虛妄以如是觸法至耳目舌身意皆作是觀皆悟虛妄何有業障儒者以有爲爲應迹以明覺爲自然何以加此

六道

牧子曰願聞六道之說樵子曰一曰天卽日月星辰風雲雷雨之神是已二曰人卽君相宰官善男子

善女人是巳三曰阿修羅即今四夷不知禮義鬬殺相尚若儸儸若羅鬼諸色目是巳其云小居鞴孔長與天帝相戰寓言也四曰畜生即今禽獸一切胎卵濕化四生是巳五曰餓鬼即厲鬼無祀不得降生是巳六曰獄乃罪大惡極常赦所不原也

感生

牧子曰六道感生輪廻何如樵子曰人能澹於世味薄於功名功德高大聰明正直則感生天福人能濟人利物固守禮義和睦六親惇尚名教則感生人福此上皆升也若所爲雖義常帶怒以行之殘忍刻薄則墮修羅道所謂墮入惡趣不得同中國其去畜生無幾矣依山負險何異鞴孔以夷猾夏敢于天帝此下皆墮也然其生殺業尚少也若廣殺牲命或貪索無厭則墮入畜生受刀杖而死以償其宿縁也然修羅者善行多而惡行少特帶怒以行畜生者惡行多而善行少特以殺爲業乃若有惡而無善以殺而飾怒則墮餓鬼道皆不養父母不恤貧乏瘠人脂膏離人骨肉則不能托生不能享祀隨刼數淺深爲時久近方由畜生輪廻而爲人其初世爲人亦殘疾痴呆不知東南西北還

復自墮也然此惡猶可原也乃若不忠不孝指逆君親若十惡條例所不原者則墮地獄隨其業障之深淺以爲所墮之高下永無托生時矣

禪義

有一說云禪是思惟檢攝之義予以爲此說晃當非思惟何以得窮理盡性之智非檢攝何以致澄神定靈之功二妙相成可以入道彼但以問答爲事者不亦謬乎

三乘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縁覺乘三曰菩提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縁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縁而得道菩提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縁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縁覺爲名菩提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通修萬行功不爲巳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

法華經

夫釋家不但三乘以菩薩乘爲大乘而諸經亦以法華經爲大乘法寶者益諸經皆有所主各執一偏

如金剛經只說空小品經只說智慧圓覺經只說平等維摩經只說淨名此所謂一支半解之悟也而法華經所言者六波羅密也六者六度波羅密者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絶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則通修萬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得並語哉

法眼

又云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

見性

心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

能會能悟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會得時卽如六祖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其旣悟則此一句亦便應捨若會不得時則無論五千四十八部雖五萬四千亦何益於大教耶

八種經旨

白太傅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晉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解罪集福淨一切惡道急於佛頂莫勝於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

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

養生四印

黃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存餘堂詩話

往生

但恨末世衆生根器狹劣積習難除故令繫念于
佛可以往生譬如照鏡見影此一定事定知解宗
徒多掠空虛全無本地翻謂彼執着疑而不信昔
趙松雪好畫馬高峰嘗勸之勿作空墮入馬腹矣
趙以爲不然忽一日欲畫打滾馬不得在臥榻想
象久之其夫人管氏從窓中覘便見趙宛然爲相
驚走已而語趙趙始向峰請如何懺悔峰諭趙惟
有畫佛寫大乘典當免斯業至今趙書畫梵佛爲
盛云夫形與神合神遊形化其易猶爾何況終身
念念憶佛那不見佛吾保任是事必不虛也

放生

天地以好生爲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
以慈悲爲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
只是存心廣大一切衆生皆吾愛子一切血肉皆
吾性命則放生詎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
解物之寃若能放生不惟與物爲恩又集無窮之
福令人處世子孫欲其昌榮名利欲其超勝以至
學道學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求是數者曾
未知放生因果其效甚速乎如漢楊寶救一黃雀
報以玉環子孫榮盛宋郊竹橋度蟻遂魁天下福
祿壽考孫真人解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
仙籍報應爲何如耶且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舉
於四月八日或施於誕日或遇本命或因疾病或
過門而憐其無辜或出路而見其可憫皆因果也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
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
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
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幷鼻識界舌識界
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

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妄行爲業皆
目前者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獄耳世
謂十八重地獄非此而何若以爲真有若另有他
説恐皆非也

因果

齊竟陵王精信佛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竟陵曰
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答
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
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
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佛

家云種瓜得瓜種菜得菜故謂之因果

戒殺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釋氏沈遇內翰厨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𨈬刀而藏之墻下周豫學士鍋內煮蟮鞠身避湯剖之乃見腹有子而避湯愛護其情如此蓋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欲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諦觀物

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

布施

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者以財惠人二曰法施者以善教人三曰無畏施者謂人於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教以脫離恐懼四曰心施者雖不能齊物常存濟物之心是也佛言凡施於外有益於人者皆爲布施爲子而孝養父母爲臣而忠愛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皆布施也修爲如此存心如此生前身後豈不獲福善之報乎古語曰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日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是也

五戒

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皆不食肉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修

行矣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不食四等肉一見殺不食一聞殺不食一因殺不食一自殺不食如是而戒庶幾全仁其虱虫蚊蚋形雖微小而遭殺受痛亦與牛羊一等毋便輕殺及蝮蛇蜂蝎偶爾現前未曾傷人亦勿輕殺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爲求悅我耳目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逸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功德不可稱量佛無虛語理又明白仁人君子愼而無忽

受空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

列數味放舫卽空出多騶從既到卽空終日遊翫既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寃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讎之罪余喜得此理願欲與人共之

頓悟

禪家之有悟如吾儒曾氏之有唯彼其平日所用心者皆一貫之理耳故夫子遽呼而醒之而曾氏覺

矣若賜氏者聞一知二豈不在曾氏上哉惟其狃于多學卽夫子徐而喚焉賜弗能唯也葢佛開頓漸兩門而曾氏兼之賜氏失之香嚴之擊竹由賜而曾者也長慶之卷簾非賜而曾者也

橫豎見空

心經五蘊皆空此近取諸身也若遠取諸物推而廣之見十方之界萬物萬事無不是空非止卽時三世次第亦皆是空橫該十方豎通三世一一見空則爭空之心都息惟一菩提以體用叙照發名真空妙有常令不致昏迷顛倒此是第一等事三際日世十方日界此世界中千狀萬態有情有僞有成有壞混爲大常夫何足怪我學觀空豁然無礙

兩熟居先

嘗思修行之法兩熟居先智斷之理熟則事事皆空豈能留礙力制之功熟則念念不起自然安閑智斷卽觀也力制卽止也

四無任心

分別居先謂之識因其分別而領納在心謂之受心既領納相續尋思謂之想想之不已遂至造作謂之行隨行善惡各有報焉心能不任四法方是真實之際此卽佛心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使常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呪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旨宗

華嚴以初發心成正覺爲旨以法界性無同異爲宗入定品不過圓根本智出現品不過滿差別智故李通玄合論序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

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此四句而一部大義舉之矣

動靜佛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爲動靜者俱得之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時是佛已示無生果法第生化未熄佛法未彰露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法至中國遂大昌熾若以南史傳海南諸國攷之其莊嚴金壁正如今佛寺去處矣時中即康大從事朱應嘗使於天竺國大應謂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之人往往奉佛欲死後超生西方極樂世界果未曾攷究不知其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不知之豈知中土即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既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諦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人無機械心故也

慈爲本

觀世音菩薩謂萬善皆王慈老子言三寶以慈爲首

儒家言五常先之以仁其意皆同人有多嗔怒者蓋不思此意未言造業害物先自損氣傷和人若能到慈仁之境始知嗔怒不佳方其嬌宿性之嗔怒如行荊棘中及習成慈仁則如入大厦安居之地矣此不可以言盡但當嗔怒時習爲慈仁久久自有可喜者也況待貧下御僕妾訴忤已者易致嗔怒尤當戒謹蓋彼亦人也但以薄福而事我豈可恣其情性而作惡業哉究而言之能慈和者大得便宜者也藏經云今世人見歡喜者前世見人歡喜故此正慈和之所致云

三資

道者有三資一曰無退轉心二曰無障礙性三曰無怯弱力發信心而少智性者不能入具法性而乏色力者不能充此成道之所以難色力足矣而卒自晝者何亦是其心未堅

釋教合儒

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嗔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

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愼獨爲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鷄犬之喩馭馬則朽索之說去嗔止妄息欲寡求者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於吾儒者此獨爲最切

引飯大師

禪家亦熟飯先鳴搥鼓維那掌之叢林目淨搥爲引飯大師維那爲欒搥都督

西天度地

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爲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閒散處爲蘭若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也　通鑑費氏本唐武帝記

舍利

大順中一尼坐化焚時燒出舍利云如大豆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即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霏雪錄

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薰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

不碎弟子舍利鎚即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佛鳥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鶖鳥之眼故稱云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因舍利之名故云子意舍利不過是釋家修真煉性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水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曾試之因未之見故摭庶語於右

佛法禦夷

胡僧有名法王國師者　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蓋西番之俗有叛亂仇殺一時未能遏制

彼以其法戒諭之則頂經説誓守信惟謹葢
朝制馭遠夷之術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
有或中國人偽承其緒而篡襲其名號此末流之
獘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
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法王
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爲
上書奏言此僧平素受　國賜賚積蓄頗多宜籍
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梵語

梵語與唐言不同梵云禪那此云靜慮梵云樹提此

云大梵云面門此云口梵云芬陀利此云白蓮花
梵云尸羅此云清淨梵云佉勒迦此云竹篇卽判
竹園以盛穀者梵云俱胝此云億數梵云隨嵐此
云比風梵云阿揭陁此云普去故藥名也能療一
切毒梵云俱枳羅此云衆音合梵云隗戾車此云
奴中奴梵云室利揭婆此云勝藏寶名也梵云曼
陀羅此云悅意淨香梵云雞羅多摩此云天華葩
香梵云婆利師迦此云雨時生華梵云波利此云
周匝梵云質多羅此云莊嚴梵云熱月此云孟夏
梵云阿摩[illegible]此云無垢梵云摩納婆此云儒章
梵云毘尼此云滅梵云摩竟摩此云意生身梵云
阿慕羅匿陀此云不從根生梵云摩訶旃陀此云
大月梵云口羅跋陀此云戒賢梵云耆婆此云壽
梵云修多羅此云契經梵云移夜此云應頌梵云
和伽羅那此云授記梵云伽陀此云諷誦梵云尼
陀那此云因緣梵云優陀那此云自說梵云伊帝
日多伽此云本事梵云闍陀伽此云本生梵云毘
佛略此云方廣梵云阿浮達磨此云未曾有梵云
阿波陀那此云譬喻梵云優波提舍此云論義修
多羅以下十二部總名也梵云阿逸多此云彌勒

梵云頻婆此云身質影梵云阿樓那此云紅赤色
梵云蒲莫迦此云帳帶梵云微麼囊此云樓閣梵
云塞縛悉底迦此云有樂梵云牟陀羅此云鋒鼓
梵云皒磨此云皒梵云野葉此通呼云車梵云奢
搦吒此別呼云車梵云竹羅他此云輅

禪史彙編卷之六十七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方外門

釋教雜紀下

普庵語録

長沙岑和尚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歩十方法界見全身僧問如何進歩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

廢帝

廢帝昭業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

度乃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録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眞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徐孝克

東海徐孝克性至孝既嫁其妻與孔景行貿穀帛以養母剃髮爲沙門乞食以充給後雖夫婦如初然恒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北魏高宗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提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佳其行隋開皇十年長安疾疫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十九年卒臨終正坐念佛室内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

起塔希福

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各起大塔佛圖澄謂之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宜奉大法貪悋未已畋獵無度積聚無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誅

魏主除佛

初魏主與崔浩重寇謙之素不信佛法浩因言於魏主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大見兵器出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

門所用必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境內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欲除僞定眞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鎭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皆坑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

滅禪論

范縝盛稱無佛嘗作滅禪論假爲問荅其末一荅曰

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縻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悋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水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壅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禍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傅奕

傅奕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不足信若火能燒奕卽爲

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傅奕於殿東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臣是火返焰燒僧立死獨異志

邢曹進

唐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已來河朔健將也守職魏郡因爲田承嗣所縻曹進討叛飛矢中肩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卽以鐵鉗遣有力者拔之其鏃堅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廕不數日以索縛身

於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胄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晝寢夢一胡僧立於庭中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即泔豈宜療瘡哉遂令廣詢於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召入胄進遙見乃昨日所夢者即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當知其神驗也胄進遂悟餳爲米汁如法以點應手清凉頓減酸疼其夜瘡稍癢即令如前繇之鉗緩及膚鍱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瘥 出集異記

獄中竹異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月吏疑其冤未即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生獄中訊令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誣罪可容法行書迹甚工賊首悲悔自承孝廉得宥

釋道設論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論佛義晃屢被摧折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揞斯難慧淨答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穎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時太子在坐語祭酒曰君既勦說眞爲道黨慧淨即啓曰淨聞君子不黨何祭酒亦黨乎太子大笑合坐稱善

玉環書經

章濤從外祖鄭亨仲資政入蜀過京西道間入一僧寺舍宇極簡陋其傍有一堂奉觀音龕像左右列華嚴經數函多散亂不全整龕下有抽替試啟之得小軸乃朱書金剛經也卷軸差不甚損然已故暗字畫勁楷可觀展視其末則云玉環刺血爲皇

帝書蓋楊太眞遺跡血色儼然非朱書也

李冊

唐處州刺史李冊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爲知言 出國史補

柳韓言佛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群聖以爲

友有能誠心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題武肯御所畫佛文曰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法焉其土大樂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于釋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場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谷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爲夷狄之

君者一聞周公仲尼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廻之說則外國之鬼可以爲智而中國之鬼不亦愚之甚乎

佛骨表出傳奕

韓文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之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髡髮五胡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皆從其諫耳不意憲宗怒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哀謝憲宗曰愈誠譏我但謂事佛則年代不永義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當天子春秋鼎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言忌也使愈當此時其說得行哉

傳心法

唐裴休會昌中官金陵請還郡以所解一篇示黄蘗禪師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惟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其中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戶牖

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其後休錄之爲傳心法

陸康成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君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八姓名畧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來歲明公耳惟金剛經可脫卽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

經矢無傷者沘曰儒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出報應記

劉行者

唐盧陵閭閻中有劉行者以釘鉸爲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水銅瓶覓行者磨洗出百金爲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患眼多年和尚有藥療否僧云待磨洗瓶了與醫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僧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忽自床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走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供養至今存焉出報應録

楞嚴愈疫

都昌薦坛段氏素富慶元二年全家染疫二子繼亡婢僕各死夫婦危篤隣里傳染受害雖至親莫敢窺其門有子年甫二十在鄱陽蓮山院爲行童新披剃來家省問方至廳下見黑霧如山未敢即入退憩近寺邀僧衆誦楞嚴呪而行沙彌一步一拜纔及門妖霧如㷔進至中堂坐少定一巨蛇自病房出群僧驚懼亟宜高歛足跏趺朝誦經卷未畢蛇自舉首擊戶限數十流血而斃病人登時悉愈

李煜

後主李煜酷信佛氏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爲瘤贅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慕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但令禮佛百拜釋之斷死罪適遇其宮中齋日則對佛像然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燈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法由是富人賂左右竊續其燈而免者甚衆宋開寶初太祖遣淮北少年有口辯者爲僧假言慕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

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披紅羅銷金花後主詰其大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財用耗蠹又請于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宋師渡江即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遣之齋供一無所受宋師赴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

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廱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廱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殺之争德尼院凡八十餘處皆宮中人出家者諸王公卿處子多在焉都城將陷積薪于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當俱焚死是時保儀黄氏焚積書于宮中净德進覩其烟焰遂爇積薪皆赴火死城中有僧千數表乞披堅執鋭以紓國難後主不許

帝不拜佛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否僧録賛寧奏曰不必拜問其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僧賛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 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例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體

宰相譯經

宋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黄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荅云苻堅時曇摩羅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支譯侍中崔光執筆正觀波羅頗那譯左僕射燕國公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璟等監閲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暨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黄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時爲看閲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壽禪師放生

東坡云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當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眼净禪師云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旙動琴鳴

一僧見佛座上旙動或言風動或言旙動六祖云非

風動非旛動二者心動蘇東坡云若言聲在琴弦上放在匣中胡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胡不與君指上聽

蘇軾信佛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某生西方公據也

酒禪二論

東坡言梅二丈身長眉秀大耳紅頰飲酒百杯不止座上高談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盖謂梅聖俞剛制巳不免爲酒所動矣馮當世好佛知太原

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惟日以談禪爲事平甫荅曰若如所論卽明公未達禪理但閉目不觀已是一重公案平甫此論與東坡意甚合

讀楞嚴

張文定公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卽往既至公怒曰安得此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竟卷終軸不覺遂盡十卷乃絕嘆以爲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以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卽若有得大加崇信

富吳禪偈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托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眞實相况玆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惟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荅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解禪偈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温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陌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

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范蜀公詆佛教

范蜀公素不飮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宴集蜀公未嘗不與同飮盡歡少間必以禪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蜀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

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亦以曉公公終不領

禪理

二王（王寀王寔）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因問詆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頗爲其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論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高齋老

趙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趙五郎予按古之高賢不少禪學者比比如米元章晚年亦悟禪理其平生所作好書畫一切焚棄專意靜修一月前知去來事七日不茹葷焚香沐浴清坐臨期與衆別了了不亂可

謂無所得哉

温公象山亦事僧道

温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先祖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禪會

李遵勗楊億劉洎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張文定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特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以示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無名種子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子也人從無名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瀰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彧利惡哀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鳥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爲可恥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

學佛作家

道山淸話黃庭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

景仁言吾二十年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讙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按李廌談記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一物不芥蔕於心却是好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廌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駡祖亦不害也春曰景仁有得於聖門收心之學而佛家高處有近焉蘇黃學佛而不知此學吾儒有之故其言如此而范不樂不取也程氏外書謝上蔡受學於明道先生志甚篤而明道猶以其學心口不相應謝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

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二程豈學佛作家耶

晦堂老子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予謂此等脫灑處與浴沂風雩氣象何異儒佛雖異源頭則一若明心見性頭皆道也出鶴林玉露

三業

佛戒三業一身業二口業三意業然總是貪嗔癡儒

奉三戒一鬪戒二色戒三得戒然亦是嗔癡貪然佛究往因扳其本儒修現身持其末

廣長舌

宋文同之卒也崔公度見同南京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此事載宋正史與可示公度以不妄正欲實所見爾亦云異矣金光明經諸佛於無量劫常說實語以不妄語故出廣長舌能覆於面又能覆南贍部州及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十方世界然則與可所聞者豈其是耶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碎金面棋盤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丈潙師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棋盤尚書尋有悟解舊師學錄

釋氏祝宣仁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為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

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東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勤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為趙氏之封疆即時有僧問話云太皇居何處荅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莫不稱歎

僧市尼髮

濟南府開元寺因重修掘地得石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昏剝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市尼皆綠髻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

碑言

梵志詩

王梵志生於西域林木之上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我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别形軀苦痛教他受肥䑋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彫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

客中客造作庄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不願人人富不願人人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人人願此之人人因所願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本是尿屎袋强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是俏冤家又曰衆生頭兀兀常生無明窟心裏雖欺謾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熱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勸君莫

殺命背面被人嗔吃掟他吃汝輪迴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須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未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

朱炎學禪

芝上人言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

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炎良久以偈荅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眞廟時人也

猨鳥得道

阿育王經云優波笈多宿世爲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果又玄聖蘧廬心法篇云東都有人養鸜鵒以其慧甚而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云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洛人爲之作塔予詳二者得道皆自寞寂中來夫如是則華嚴經云心佛及衆

生是三無差別信不虛語矣惟人爲萬物之貴者苟不知此道乃猿鳥之不若也

四果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自可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

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杜詩亦可爲詩禪矣

拙生感神

越有二生者讀書于鑑湖之育王寺一生巧而多智一生拙而佞佛拙者每朝夕焚香懺于大士前欲求棘試七題巧者聞而嗤之一夕寫七題寘香几下拙者忽見信爲大士啓諦遍採坊刻佳者諸名士窻搆者熟之及就試果出是題遂獲雋夫一誠所感無微不應豈士有拙誠彼蓮花座上遂假手于僂薄者而顯其靈耶嗟乎巧爲拙用信矣

佛心佛迹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日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未之信也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麪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心哉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八

方外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釋教總論

僧褐

僧史畧曰漢魏之世出家者多着赤色僧伽梨又秣陵諸僧紫衣色倣西竺後周忌黑衣之讖悉屏黑色着黃衣僧衣褐按北齊忌黑文宣弟渙行七近漆屬黑後果敗于宇文黑闥朕則非後周也

僧教之始

漢明帝初置僧寺吳孫權始造佛塔晉何充初置佛寺石勒始稱佛圖澄爲大和尚劉裕始給僧牒置戒壇高洋始令僧衣褐隋文帝始置僧官唐玄宗始著僧冊宋太祖始令僧尼受戒

上人

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麁人二濁人三中人四上人

戒蝎

僧家所謂戒蝎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斷酒色等若干僧每歲禁足歇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時以蝎人爲驗輕重無差即爲無妄想如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蝎人矣湯朝美作本然僧塔銘爲作伏臘之臘盖未詳此義也

武侯後身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敝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主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耳武侯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于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大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出宣室志

梵嫂

戶鄭熊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
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見于清異錄

慧休賑師

唐徐勣討河北饋餉不給王師且羸貸粮于寺而常
住不可有慧休者聞而告其徒曰若此舉無功則
國虜矣國虜而寺存未之能也遂發廪賑食神尧
初欲罷釋教惟河北不被詔以曾貸粮故也

鴛鴦寺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
酒令謳吟彈唱莫不高絕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

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
師鴛鴦寺主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帷裡
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常密諭徐鉉云

筆受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七年六月譯經院成詔梵學
沙門一人爲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爲證義其唐世
翻譯有筆受官以朝臣爲之佛陀多羅之譯圓覺
經也房融爲筆受是矣宋太宗始用梵學僧

住院

景祐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
才固陋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
有麵則拙婦亦辦矣僧慚而退

僧道爭勝

元世祖居潛邸時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
辨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
削髮而爲僧既而僧家勝上遣近臣脫懽將道者
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
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
區悉命歸之

遷寶誌冢

皇明高皇初建都城將遷寶誌冢卜之不食乃曰假
地之半政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
坎金棺銀椁因函其骨拁靈谷寺衛之建浮圖于
函上覆以無梁瓦殿工費鉅萬仍　賜庄田三百
三十所其食一歲而遍焉以爲永業　御製文樹
碑紀績一夕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
欲爲吾績耳乃寢不樹

鐵頭僧

太祖惡頑民竄入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泥埋其身
十五並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

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旣喪隨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釋道炎凉

張文潛雜志有殿中丞丘浚常在杭州謁珊禪師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俟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何乃甚恭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丘勃然起擲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誘僧得軍資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

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于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鐘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袁州僧

袁州山僧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傾克肖之乃近水照之形體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噴之餒甚忽一人過前遂躍而噬之細視一衲僧也心自思曰我本僧也自爲不善活變爲虎今又殺僧以充腹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絕心欲落如脫一裸僧也走於鄰境佛寺時圓超上人念其勤恭問爾習何法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具言爲虎之事上人謂曰爾惡念爲虎善心爲人苟有志脫離則人不爲虎虎不爲人矣僧乃奉教高僧傳

僧寺僧官

名教以佛法僧爲三寶漢明帝内傳曰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中國帝於城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等號白馬寺漢地有僧及寺之始也尊勝經號僧曰苾芻詒經名爲比丘苾芻亦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清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傍布爲佛弟子理亦宜然漢紀曰其精至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經疏亦言息惡沙門者梵語云沙迦瞞那廣弘明集云後魏太祖以沙門趙郡門法事爲沙門統綰攝僧徒至文帝以爲僧統又按秦玄語錄云後秦姚萇之世羅什入

關學徒三千餘人因名道䂊(音路)爲僧正法欽慧斌掌僧錄給事乃與吏人同中國置僧官因此始東魏北齊尚其統宋南齊梁陳尚其正又元魏以僧頭爲沙門都統語錄云隋華周命天下分置十統唐罷統立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

白足

高僧曇始在赫連勃勃時遊化關中足白于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汚兵戈斬戮並無所傷(坡詩注)又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號白足禪師(雞跖集)故劉禹錫送僧云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

出家

[illegible]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爲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爲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慧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釋姓

詩有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句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道安書云夫不終朝而兩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攸爲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石林詩話)

僧稱

僧稱公慧遠稱遠公是也稱郎支遁稱支郎是也然支郎之稱漢已有之高僧傳云優婆塞支謙一名越本月氏國人來遊漢境初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資學於讖有支謙又受筆于亮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謂曰支郎稱士德士開士闍士太白詩衡嶽有闍士五峰秀眞骨是也有稱

侯者高僧傳梵僧安世高本王種西域人稱爲安侯亦可稱君齊已送惠空北遊君向硯山遊聖境歐陽詹送閩上人遊嵩山丹梯石路君先出之類是也

釋類一

破竈和尚

破竈和尚居岳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叱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甚麼人云我是

龕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因此號破竈和尚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時初至京師大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群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卓焉獨拔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肄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乃

比古人之相馬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也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遊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退而注逍遙篇群儒莫不歎服王羲之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後遁既還剡經遊於郡王故迓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警絕王遂披襟觧帶留連不能去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于沃州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禀學時或有隨者遁著座右銘以勗之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朦論晚過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水飡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道淹留建業將涉三載還東山上書告辭優詔許之資給發遣一時名流並餞于征虜亭時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萬後至值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復欲據謝坐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有餉鶴者遁曰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

能屈忽見投卵于地殼破鶵行項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出高僧傳

曇延

太行山有薛居士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釋曇延少年知道風悟絕倫嘗一造之言詎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方圓動靜命曇延軆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居士驚異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

慧遠

高僧傳云晉司徒王謐致書于廬山慧遠自陳曰年

始聞[illegible]義同耳順遠答書曰古人不愛尺壁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檀越乘佛理以御心復何羨于遐齡耶予因思之壽長不及于道勝況諸悠悠之事豈勝於道乎

佛圖澄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梁釋慧皎高僧傳曰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辨疑滯皆闇若符契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

外事皆徹見掌中永嘉四年至東土欲立寺洛陽不果時石勒屯兵葛陂杖策到軍門勒大信服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浚江居于金陵祇園寺宋文帝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身命以身狥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門庭其言不行于僕妾若不皆身刻己行善持誠將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illegible]民為予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illegible]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鐘律正時令鐘律辨則風雨調節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餓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為弘濟也文帝撫几嗟嘆稱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于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為虛說滯近教者拘攣章句如法師者真所謂開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出尉談錄

香闍黎

香闍黎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嫂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常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須餐一頓諸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污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滿坑魚蝦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後因誌公寄語遂化於寺弟子營墓將殯脽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神僧傳

慧思

釋慧思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駭寤有感辭親入道未幾豁然開悟轉復精進後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又於東畔靈嵓之旁建臺為衆講般若法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俄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約束入境興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跑憤大蛇當[illegible][illegible]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拜以事白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親見帝遂下迎後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為犬所嚙而斃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榮盛莫加臨終連日說法端坐而逝神僧傳

鍾山沙彌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萬廻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玄暐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廻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覩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萬廻忽下堦擲其匙筯于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為不祥經日令上屋取之匙筯下得書一卷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遺讖書於人家經月告密籍之博陵微萬廻則滅族矣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禮之歲旱命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三藏設壇請雨果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于寺庭建泥龍五六乃漱水胡言詈之良久復置之大笑有頃雨霽玄宗又嘗詔術士羅公

遂與不空祈雨互陳其効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繩座手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瞋雨輒至出酉陽雜俎

無畏三藏

玄宗嘗幸東都大旱聖善寺竺乾國三藏僧無畏善召龍致雨術上遣力士疾召請雨奏云今旱數當然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上彊之曰人苦暑病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

乃奉詔有司陳請雨之具旛幢像設甚備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子攪旋之胡言數百祝之須臾有龍狀類其大指赤色者浮水上俄復沒于鉢中復以刀攪呪之三呵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徑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還顧白氣旋繞亘空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天衢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出柳氏史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善記覽玄宗常取宮人籍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因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師嘗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鍾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與誦一無遺

忘鴻驚愕久之嘗至天台國清寺門有流水一行立于門屏間聞院中僧于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從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門水舊東流及是忽改爲西流矣一行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

類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于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求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依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

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懶殘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讀書寺中察懶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諸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侯中夜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取所啗芋之半以授李公食盡而謝謂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居一月刺史祭岳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隤下其緣山

磴道為大石所欄乃以十牛挽之又數百人鼓譟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既開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箠為爾盡驅除遂與之挺纔出門見一虎啣之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蹤跡後李公果十年為相（出甘澤謠）

道欽

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

州旻常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旻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又梁元帝傳云晋惠末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已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至百歲誦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 出酉陽雜俎

鵶鳩和尚

鄧州有老僧日食鵶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飡分其二足而食食訖僧盥嗽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脚亦生僧後不食此味所言都驗衆加敬之號曰南陽鵶鳩和尚 出雲溪友議

和和

唐代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脩營殿閣和常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營脩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 出紀聞錄

道林禪師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曲如意遂棲止其上有鵲巢其側人目爲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太守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

交性識不停得非險乎公爲之默然

僧伽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常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窒之夜則去絮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已仍絮窒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胃以絮窒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大抵皆異人也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倡義軍敗而遁敬業尤善一

人貌類於已而寵遇之及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爲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削髮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居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脩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弟四果耳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出記聞）

黃巢

黃巢旣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艸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陶穀五代亂離紀）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于羣僧中（王仁裕洛城漫錄）洛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遺人祀之（揮麈錄）一云宋開寶中八十老僧道價爲叢林所重臨當歸寂從容示偈舒左足足底有黃巢二字

掃地和尚

王建僭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遇即洒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逮末年于諸處寫

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後王衍遇秦川之禍方悟水行仙即衍字耳

婁道

婁道漣水人生有奇相父毋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即院之隅雙檜間一席當空爲棲隱地强名曰藥師菴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隆冬則卧雪浴氷盛夏或擁毳附火庵絕人迹無穢不治有民婦贄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謹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着柱婦旣及柱則抱柱疾走避有聲引足不得輒停自晨達午不解鄰人祈師師曰今縱汝去鄰人曰是嘗苦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祥符中章聖召館於開寶寺上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酒時昭陵爲皇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宮中同裝服畢出脩敬師閉目端坐閱數十人內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

化成

王荆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沆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瑨嘗謁公坐間公曰化成住處在近可

今所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二課更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矣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不在做官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有慙色

佛印勸東坡

東坡在惠州貴家居浙江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退之送李愿

歸盤谷序顧不遇知於主上者尤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今擯于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箇自家本來面目方却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法師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屙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此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即是一个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此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契嵩惠辨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

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之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瘞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東坡曰辨視身爲何物棄尸隨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

法秀

法秀師常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逾理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捫虱新語

慧持

政和三年嘉湖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至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

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命繪像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于澤木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論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法眼禪師

尹公師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爲得法眼曰何若退靜兩

尹公即有省

張聖者

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峯下居民入山采薪逢兩人對奕于盤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日弃家賣卜未嘗呵錢布卜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毋莫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覿之則張也問之曰欲爲僧乎曰固所願也於是落髮而立名圓覺常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于耳素不識字而時時賦詩

凡交游間過舉必[illegible]言諷勸郡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頭曰圓覺尊[illegible]肩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illegible]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純擒赴獄[illegible]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衆流梅州久之復歸[illegible]已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爲誰曰在梁十兄家皆莫能曉既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

普照明顛

華亭普照寺僧惠明者常若失志恍惚語言無緒而信口談人災福一切多驗因目曰明顛未嘗睡眠

通夕立于廊廡間倚柱囁嚅審聽之多誦經文雖祁寒暑雨不變毎入市唯曳裾跣足行步張皇或詣店鋪凡坐則其肆是日交易必獲利倍常故喜其至若赴齋供得襯施盡散小兒非其意所欲往雖加苛撓亦不肯小駐或遭值戲侮以瓦石飛投畧無少傷好作偈頌間有達理處嘗遇手影戲者人請作頌即把筆書云三尺生綃作戲臺全憑十指逞詼諧有時明月燈窗下一笑還從掌握來紹熙三年日本國使人汎海距縣境已近值風波甚惡見一僧就地拾土塊揭擲風爲帖息乃得艤泊

又告更宜且釘纜次日始可前進如其戒果得便風後見之於道乃明顛也登下拜相隨入寺願奉謝禮顧之茫然無領畧意客不敢強但持貨物回施常住設水陸供而去

雪峯宗一

雪峯宗一長老以淳熙九年來住持建毗盧閣安貯藏經規範雄偉而機緣行觧爲衲子依投席下履滿屨欲謝退輒不諧紹興五年忽命擊鼓集衆升座演法既而言曰四方名山大刹如雪峯者能幾處老僧作主五六院多不過兩三載今乃濫居此地不覺十三年無德無能難以久占禪席便當引去以避賢路迨反室其徒意爲打包潛寘有欲束裝從行者已乃奄然坐亡時壽七十八矣福府迎致長蘆元聰代之至方丈數月夢一公來謂曰比誘掖後輩振揚宗風故特來助喜然弟於此山緣薄行且之他遂告別聰寤携香祝謝後二年果膺勅命徙徑山

玉山陳和尚

信州玉山縣務林鄉下岩寺童行陳生年十三四時因出縣市還至中途小橋少憩先有道人坐其上

雖風骨軒昂而身負瘡垢陳雖庸下無所知然一見心異之即加禮道人若素相識者笑謂曰汝行路多嘗飢餓即探懐取油糍兩枚與之陳接食其一頗喜至其次粘二灸壓甚腥陳不以爲嫌畢加洗滌亦食之俄別去便覺步趨輕捷心神頓清自是遂能言未來事遠近有請無不敬信共爲削髮稱陳和尚凡境內水旱疾疫命之禱輒應鄉人嘗三伏問雨期曰某日某時不差刻至有陳佛之稱乾道九年七月閭縣大旱士民投詞于丁邑宰乞招之祈雨丁迫於民情勉從之曰明日申時但須

至誠齋潔方獲感應已而不然丁咄其惑衆將寘于理陳笑曰闔縣之人盡知齋戒仰望膏澤以蘇苗稼長官獨葷茹自若爲民父母如此顧歸咎於我哉丁曰何以知我葷饌曰今已食醎鴨卵尚餘其半丁悵然自悔願容洗心懺謝重建三日道場及會散僧退暑氣正炎忽片雲起西北雷震一聲登時傾注周一晝夜方已

慧海

大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脩道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

不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計所以不同

真觀寳

真觀寳高才博學儀神雋令而性記爽簡目不視邪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相淡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淫根未斷柰何觀寳曰師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華不足棄也僧曰世緣一謝後當見我與君相別不過二十年後觀寳得祖鳳凰才子佳人精彩照曜各相謂曰素願已畢誓花儷終身及二十年後復遇此僧于叢林中觀寳以前愆不能無愧色僧曰君勿愧是君夙緣固應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遥即說偈曰世有男女相此人視分別以佛視淫慾如蚊蚋交感譬如兩木人分作男女根設機能搖動解衣共嬉戲兩根雖相接無增亦無減以佛視世人交感誠如是汝若發菩提徃事如空華天女本來淨摩登媱第一今各成正果淨媱無分別試使取淨媱追尋了無得如何空華相展轉謂真實此是前生心汝何固執着淨媱無差別即汝妙明心觀寳言下大悟 禪林寳訓

無無老

沙門受英住持陽村剎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時郡娼滿瑩娘多姿而冨真妓女中麟鳳進士楊振祖以無營有情有色製一聮云門前艸滿無無老床底錢多有有娘

澄暉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娼爲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烟彩釋迦又沒頭髮浪子有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忽一少年踵門謁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勅賜

雙飛之寺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釋類二

宗泐

僧宗泐性聰慧　上頗愛之令蓄髮官之泐固辭一日　命往西土求釋典泐行至塞外遇老僧泐遥拜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汝頭白行不到也泐曰　明天子命往覓經望老師指教老僧曰毋往秖自勞耳為我致書　天子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　上發書視之乃即位時水陸齋以答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上異乃止太后臨葬期風雨雷電　上甚不樂召宗泐曰太后將就葬爾盍宣偈泐曰雨落天流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上甚悅頃忽朗霽遂起輀　詔賜泐白金百兩

僧如玘問對

僧如玘字太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　高皇帝雅愛之一日問曰為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為僧不了永墮阿鼻地獄　上

曰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曰若奈何爲此對玘曰玘釋氏不敢背亦不敢欺上也　上頗聞其語詰之玘以實對　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玘叩頭曰天生聖人爲生民主豈同凡類耶　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　上大悅　諭諸大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是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請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知其語嘆曰噫玘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遣人　諭祭驛送還鄉

無極海

無極海句容南峯寺僧洪武中以禪行名東南卒焚瘞繞龍山下弟子鍾獨山山東人少見死屍懼而逃入釋晚年居南京竹山寺講戒高悟日集數百人臨終語弟子曰大藏云死時由頂冷至足者當墮地獄由足至腰者入人道由足至心者生天道至頂門者則祖會中人也汝等試撫我足撫之果冷自足起良久曰至何所曰至腰矣曰未也更俟之至心曰未也當至頂言訖而化其頂溫久乃冷

曇太虛其高足也太虛江浦名僧

永隆焚身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目請者　上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救免　上允之　勅中書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侍者曰煩語　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引炬自焚體骨不倒異香逼人群雀舞於龕頂上乃宥三千人時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及夜雨大降　上喜曰此真永隆雨也因　御製落魄僧詩以美之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

皈的達

皈的達胡僧也洪武中自西域朝　闕下馬之所踐隨湧金蓮　太祖甚尊禮之　上嘗晏坐便殿輿念欲除去釋氏的達詣闕求謁　上問故的達胡語不可辨譯者代對云知　陛下欲去其教故來見耳　上不覺悚然附而遣之真人張宇初以道術受眷遇　上命與的達較術宇初設壇召將令取西域某國所產王龍子以驗神速的達只求盆

水盟前迦趺危坐而已約三時返命而喻五六日
不至　上心憐欲罷宇初愧曰吾術豈不驗耶又
復設施盡平生精力求之不復至乃詣　上言的
達破其術　上笑命的達解紛的達首肯叱侍者
取盆水傾地有頃諸神將以次而見宇初詰其遁
命之罪皆答云非敢慢也已取得玉龍子行抵流
沙忽洪水湧至迷漫天地不知所之三日夜水退
克濟而玉龍竟委於沙河矣宇初知師道高再拜
以謝的達出玉龍於懷曰幸不辱命　上尤神之

僧道成

成俗姓趙宋宗室之裔身長七尺餘一日　駕幸
天界寺與衆僧出迎　上隱隱見雲中若有執繖
蓋覆之者欲以成爲左善世成辭以不知書短於
答問　上曰不必叅講也但朔望爲我祝釐足矣
已而奉使日本至海中見一金甲神現雲端成禮
問何神答曰毘沙天王來護法耳成曰吾有何能
勞尊神下保答曰師前生辟支佛也天帝遣吾爲
護師曰荷往返無虞當奉爲天界迦藍神宜急去
言訖不見及歸又現形於善世橋遂奏立天王殿
奉之至今寺迦藍天王爲之也宣德中卒　詔賜

諭祭一壇

智聰

菽園雜記云僧智聰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
預脩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時年八十餘矣嘗語
坐客曰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
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
出多少心力到頭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
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
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
大法網踈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

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來到頭全無一些
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
多矣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
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
之不能無愧

德琮

德琮姓杜氏唐拾遺子美之後也出家於河南之嵩
山與同侶六人自食其力琮博通內外典長身玉
立人望之以爲聖僧佛子而素不出山人罕知之
永樂初有中官奉使汴城訊以名僧大德所在人

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掛錫
馬琳抱疾亟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王
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畧云無復挾書更
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
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
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
號倚松集云

祝香語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
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睫眼上將軍立地成佛

大屈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殺也

貫休

唐詩僧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號禪月大師初
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
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萊子綵
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時名上凌烟閣豈
羨當年萬户侯王諷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
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增詩亦不可改
孤雲野隺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富春巾衢山
大雄寺南誅茅棲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

國也曰吾教以清淨爲本慈悲爲門汝貪饕富貴
佐翼　今皇爲僥倖之事幸而天相眞人用成徹
勳倘一跌挫吾教亦由爾壞矣爾乃章黼自衣洋
洋自如寧不自覥顏面耶廣孝扣頭謝罪即禮師
爲弟子且作詩三篇以美之琮居雞鳴十餘年
賜田數頃及金器寶衣悉不受但受墓地一區每
進見　上必從容留宴多以戒殺止怒爲言　上
優納之且爲作室於雞鳴以爲偷藏之所永樂中
隨　駕之北已而復還年五十有七說偈示寂
詔起塔於雞鳴之陽　賜諭祭者三茶毘之日道

俗無不合掌墮淚弟子凡三百人二僧亦官至善
世住北京以終

尚師

成祖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樂
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
月乃至　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　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
可勝紀尋　賜儀仗與郡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
二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　賜印誥

及金銀紗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　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冥自舉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隺連日畢集一大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亦旣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

樂十七年　御製佛曲成併刋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隺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　上甚喜悅明年五月十六日　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類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益喜悅知　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

蔚萬峯

蔚萬峯　國初高僧也於玄墓開山建大刹衆學甚廣能前知未來事一日有疾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返命仍遣之往及夜因臥其門下以待二皷以潛果歸聞而異之即往治疾旣瘥蔚謂曰無以報君有地於此請奉

爲尊夫人壽域因指示竺山後一穴云塟此當子孫世世爲憲職時　國法正嚴人不樂仕以潛謝不欲蔚曰然則當用其次別指一穴稍下二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相繼取科第者三人其餘亦多富盛距塟時恰六十年

暈頭陀

仁宗監國南京出儀賓香山逐二虎至一巖下有老僧龐眉趺坐以衣覆而撫之如馴犬　上怒曰妖人也親御弧矢射之僧笑不顧　上擲弓下馬問

何人曰吾暈頭陀也公相福薄何不蚤出家 上
不應命延入山中建興善寺居之不久辭去

終南異僧

終南深山有老僧巢於樹杪其名曰曄圓年二百餘
食松栢遍體生毛人問訊者則曰汝山墩人耶僧
本山東而習終南土音也問以 大明天子則云
知有是人以後吾不知其成否盖元順帝至正中
入山云訊其年曰七十二亦初入山時歲也終南
學道者多及見之

天磯僧

湖州霞幕山天磯僧少齧身爲人執掃除之役輒嘆
曰此但能驅地上塵不能去心中塵主以爲法器
聽祝髪爲僧遂屏俗緣一心證道事能前知萬曆
巳亥冬黃昏時呼小住持曰今夜有人至當具十
三人炊并設盂筯如數衆咸竊嗤未信頃又云可
開廒貯粟一囊候之至丙夜有盗十二人各携一
囊至僧曰爾等憊矣盍啗飯然尚有一人不至何
也盍一人以探望後至食畢僧曰爾等欲得粟耳
茲固檀越所施即以施爾衆可也指以粟處任取
之後至者曰余囊遺于路奈何僧曰吾固先貯以
[illegible]待之去群盗出門誡曰大路有虎須從小路
遂行群盗相謀曰若預知吾輩來必于小路暗等
吾輩遂從大路行果有虎搏一盗去衆皆蹲伏次
日爲邏者悉獲藏經云定能生慧天磯少不習梵
字定後輒解每聽談說般若與吾儒典言即了又
繪大士羅漢像極盡神巧則次第小慧耳

圓照禪師

大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福昌承天寺子院情無所知
每飯熟必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太悟
恣口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徙靈巖近

山[illegible]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
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
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
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其他率以是勸人舊傳
大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猾娼薦寢本
登榻鼻息如雷其娼爲般若光所爍通夕不寢翌
日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眞佛

恩會堂

恩會堂山東人從學太虛三十年六十餘歳語同門
曰古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脫塵易脫根難人不

塵一脫立亡者正少寂功耳朱文公乃謂不根之寂無用之體不可信也須要大死一番始得吾塵慾已除而少寂功根不能去詩云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雪裏香此言要人着脚用功夫我功少所以不能即去耳言訖端坐奄然而化入大桶中弈年首山中峯道俗送者五百餘人

劉秉忠陳孚胡深

元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

秉忠也陳孚字剛中初祝髮爲僧後還俗至元中以布衣獻大一統賦累官禮部郎中台州路治中又洪武初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晦落髮爲僧棲於松源山中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衛鄉里歸附後爲吳王府叅軍以死節追贈伯爵

查道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道初應舉自荆州漫遊京師獲貲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嘆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國老談苑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

同有道術一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甚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部曲數千人悉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律加人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

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
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饌薄
元帝敗滅梁人入魏果見鎚餅法和始於百里
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
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
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
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法和嘗
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無疾
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
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惟空棺
而已

陳尊

嚴陵郡西一村名黃饒昔有聖僧陳尊至村氓咸加
敬禮去曰我當救此一村民乃織一大草屨置木
杪人訊何屆云異日自見後黃巢寇郡過而望之
曰彼屯戍何多也遂不入俗謂黃巢所饒因以名
村

異僧神符

豫章之南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
戒津吏曰少頃有黃衫五人絡籠而至切勿
使渡渡之則有奇禍取筆書三字其文曰簁篩乙
以授吏曰拒之不從即以此示之僧去至午果有
五黃衣急走各負兩簍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
罵不解吏乃取所書示之五人見之狼狽反走轉
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發之每中有小棺具吏焚
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畫供之是時江浙多疫
惟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瘟部鬼也

風和尚

饒州妙果寺聚僧衆百餘人內有一風和尚終日飲
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毀長老并數
其過失每夜至更深方已長老欲逐之却畏其
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姑忍之一日風僧於五更
初升堂擊鼓大衆驚起畢至乃告衆求去覓擔夫
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風僧曰門前有二金剛汝
可將取一個去風僧高聲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
夜半後醉罵長老却用繩穿一楷以梯掛於金剛
肩上衆僧見之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臥如前次
日五更初叱起金剛曰可負擔走行天明門子入
寺報云風和尚與左壁金剛負擔者皆不見長老

人…衆叫喚本處居民各執杖叫噪逐任風偕…首與金剛取擔自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于田中里人因起殿屋數楹以盖之後又有增修者即今爲金剛寺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也（袁堅博志）

詩僧類

潘閬

許洞與潘閬錢易爲友狂放不羈閬坐盧多遜黨亡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客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駈雷叱電趕出這老怪（中吳紀聞）

賈島

禹錫住話賈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惡遂除島長江簿此與唐宋遺史所載畧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

駱賓王潘閬

唐駱賓王倡義誅武氏不克亡爲僧因續宋之問宿靈隱寺詩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至韻覺之乃遁宋潘閬因太宗晚年好燒煉丹藥以方藥之事敗匿滑山寺爲行者題詩鍾樓云遶寺千千萬萬峯（失第二句）頑童趂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爲都官至寺見詩曰此必潘逍遙也求見之亦遁予謂二公皆以禍難迫切不得已而隱跡空門無足怪也獨不満者唐賈島宋饒節負才藴美足稱奇士其在當時諸名公韓昌黎之於賈呂東萊之於饒莫不敬愛而傾下之借欲避世何所不可顧從髠緇以自終耶（夢蕉詩話）

德操

宋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不合乃祝髮更名長於詩後改字德操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又答呂居仁云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繞竹行（俱見倚覺寮雜言）

德操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白崖長老有道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叅諸方陳了翁闗子…

身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掛錫[illegible]琳抱疾亟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王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畧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

祝香語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睫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殺也

貫休

唐詩僧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號禪月大師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綵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時名上凌烟閣豈羨當年萬户侯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增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富春中屠山大雄寺南誅茅棲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漢廷陳貢愧非才自慙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終於蜀有西岳集十卷更善繪本教之像惟羅漢最著多作古怪狀貌不類世傳能篆書不盡合體法後人止知不肯改詩不知其多能也

参寥子

参寥子者妙總大師曇潛也姓王氏杭州錢唐縣人幼不茹葷父母聽其出家以童子誦法華經度爲比丘受具戒於內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善爲

詩秦少游與之友契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傳寫蓋不獨賞其画也東坡守彭城参寥嘗往見之在坡座賦詩援筆立成一坐嗟服坡遣官妓馬盼盼索詩参寥笑口占絕句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坡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爲此老所先可惜也住西湖智果院坡遷南素不

快者謂語有刺譏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爲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蘇黃門每稱曰此釋子詩無一點蔬筍氣其體制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人所能比也欲集其詩序之竟不可崇寧末歸老江湖既示寂僧孫孫法穎以其集行于世

可觀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際適值重九指座云冐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

又登高魏公擊節吁使老而貪得升高履險而不知戒其有愧此僧之詩多矣

雪菴

雪菴者元僧雲中人頭陀教大宗師任昭文館大學士雪庵盖其號也俗姓李氏字玄暉其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慮思舒墨君亦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皐陶大禹謨題三山萬歲岑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貞觀江山已屬人范蠡歸湖圖云名遂功成泛五湖知幾千古振嘉謨何教勾踐堪同樂不識此生肯退無夷齊圖云乾坤分得聖中清一節能爲萬世經殷滅周衰幾今古首陽山色愈青青

明本

僧明本學博而好滑稽嘗咏胡蘆云秀結團圞帶晚秋蔓藤頭上易綢繆墻頭彷彿懸明月架上依稀綴碧旒朝引神仙三島飲穩乘羅漢五湖遊將來剖破成雙器半貯顏回半許由又子昂令賦松月不離二字云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無窮松生金粉月生魄月化明珠松化龍月照長空松挂衲松回禪定月當空老僧笑指松頭月松月何

妨一處供又見元世祖命題自身影云行行步步在身傍欲要拿他又沒方高使劍揮揮不斷滿弦箭射射無傷日中正午微微短月及斜時漸漸長彷彿臣僧朝陛下明時出現暗時藏其他多類此不盡錄

來復

釋來復字見心　太祖聞其賢詔侍臣取詩文覽之特褒美勿置嘗承　召賜食詩云淇園花發曉吹香手挽袈裟近　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

疊濫承天上賜華封三祝頌陶唐又嘗為給事中南海王時舉賦聽雨軒云掛冠羸得賦閒居聽雨羅浮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燼後曉鳴荷芰酒醒初打窗聲趂江濤急入座寒兼地籟虚曾憶候朝天上去五更泥滑出騎驢又有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啼霜虎踞關頭買去航明日相思回首望江流不盡楚天長又云一身退隱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商侯膽氣强吟詩多在白雲窓秋來椰子甘如蜜寄我書緘五百雙又云鸚䳇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

笑隱

大欣笑隱者任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家所著有蒲室集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張伯雨贈之詩云繙經臺畔惜分携華蓋峰前幾夢思一席地分眠鹿草三更月在掛猿枝我書安能半亥豹君才端倍十曹丕幸喜相逢虞秘監不嫌頻宬仰山碑一日省相請笑隱看潮其日寺僧不戒被火時恩斷江住虎丘寺同日災有僧為詩戲之曰欣哉笑隱任中峯本是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留峰山下火先紅青霄有路于丞相紺殿無顔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兩人携手泣西風可謂善滑稽而工調詠者矣若欣之蒲室集予常把玩深解名理雖推儒入墨誠高流也

守仁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菴皆有志事業遭時不遇遂髠首而肆力於詩故一初嘗云或從事於文學非以廢道沽名葢有不得已也止菴曰詩豈吾事耶資黼黻焉耳

謙牧

僧謙牧居小山有道行　上遣使召之不至遺以詩曰寄與山中老賊牛何須苦苦戀東洲南蠻有片荒草地捧打繩牽不轉頭終不赴　召以詩荅云老牛無力已多年頂破蹄穿只愛眠震旦坡中根草足農夫何必苦加鞭　上遂不之强

林酒仙

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筭且多靈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常醉於酒家每出群聚而觀之者不絕能自圖其形

無毫厘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又心閒增道氣忍字敵災屯謹言絕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

傘詩

蘇州一僧能詩頗捷給詭譎嘗途遇郡守守以涼傘爲題命賦詩僧立成一絕云衆骨攢來一柄收褐羅銀頂覆諸侯常時撐向馬前去真個有天沒日

頭守聞之頗有愧色此僧蓋善於諷刺也宋安鴻漸途遇詩僧賛寧從童行數人嘲之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賛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蓋都官鄭谷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故云然

奸僧

西天僧

元至正十三年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作天魔舞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醜聲聞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楊璉真伽

二十九年正月給還楊璉真伽土田人户之隸僧坊者初璉真伽重賂桑哥擅發宋諸陵一百有一所殺人命四攘盜詐掠諸贓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貨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爲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

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臺省諸臣乞正典刑以謝天下帝猶貸之死而還其人口土田

奸髡

景泰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坌集至時果就火士民擁迎巡按御史聞之來視至則令止焰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在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遂抵于辟

妖僧武如香

嘉靖末年妖僧武如香李明果夙有妖術能以藥迷人又張柱順天人也平日喜交方士談異術至是遇如香等與語大道柱遂招至家越數日二僧以藥迷柱自手刃其父母至一家十七人皆殺其殺之也皆妖精屍無血膽二僧因汚柱妻并其嫂已而隣人告其事時都御史温景葵御史董堯封等急遣人捕獲之議以犯非常律變出罕聞遂械如香詣京以聞 朝廷將如香等梟首示衆張柱擬以殺父母之律凌遲處死且閔其禍由妖始監候

南京姦僧

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擇親侶行一僧遥尾以去至迥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婦詈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又繼以威脅出刀撼之婦懼而從焉既復謂婦曰我欲爾雙乳觀即捲什篁中據坐其體取囊利刀割取雙乳頭藏果而去婦痛絶而蘇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卧道旁口不能言第舉手指胸乳間又指賊所去路官知其故亟追之不遠獲焉乃以伏法問其割乳之故乃是將以爲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件和牢然後燒之則内肉了不痛也予謂凡燃指煉頂刺血之類必皆有術而記此事亦可備訊鞫 出祝枝山野記

徐州村寺僧

江右陳棟號吉所嘉靖甲子冬以計偕赴燕途中同事者八人而僕從幾三十輩過徐州夜宿一村寺僧治具甚腆謬爲恭敬諸孝廉俱懽呼大醉而吉所獨心悸飲不入口時漏已一鼓餘諸孝廉與僕輩俱熟睡而吉所獨醒聞四壁有淬刃聲大恐潛蹴諸同事及僕者無一應遂容起踰垣匿茅舍下

舍中一女見而告曰村寺僧皆無行者君可急走吉所甫出而諸孝廉及僕輩已剸刃矣僧覈數知逸其一急追之時吉所戴羢冠披羢衣倉皇匍匐被一無賴者攘其冠及衣服之徐步道間僧以爲孝廉也斃之還吉所因得脱晨鳴之官往捕猶横屍寺中僧遂一一就縶及春闈吉所中會榜第一納茅舍女以爲妾嗟乎以主僕數十人而皆僇于寺豈其共犯三刑者耶乃陳君大羅天上放榜有名遂得獨免固知天之所支不可壞矣

古刹慧林

崇德陸楷爲太倉海防郡丞時有僧名慧林者談經吳門村中女婦環聽者甚夥一孀婦素佞佛誤以此僧有道行者製禪履餽之僧疑婦悅已次日乞齋于庭婦揮之出與齋僧大憾夜持刀踰垣而入驚群畜有聲婦令婢起視僧竟斬婢直入婦榻偪之婦毅然曰珍物任取我誓不失節僧見婦不可奪斬婦頭復踰垣而去三日戶閉寂無人聲隣家大駭啓門而入則婦與婢俱死矣適婦叔之前一日有族伯索逋稅與婦鬨隣疑伯之殺婦也訟于陸丞陸栲之急伯遂誣服索其首不得苛栲不已

伯之女方十四痛父受刑苛而自縊囑父斷已首以抵婦首獻于陸丞時婦死已月餘而女首淋漓若生陸訊其故伯不得已以寔對陸聞心悸如有失而恍見二女無首者立于庭遂病夜夢有神告曰古刹慧林陸不解大書四字懸于門偶一人解曰古刹者僧寺也慧林乃僧名耳陸聞遍訪諸寺果有慧林者已逃矣遣捕密偵獲于鎮江僧謂捕者曰余居楚時殺女子五十輩未有知者今以一婦人故而被獲是我命也捕者愳僧挾凶器遍搜得婦首漆而與俱舁輿至則熟視其淫暴如此僧坐死市婦之伯始脫蘇人爲婦與女建雙烈祠

村僧騃牛

閩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乃置鹽已首俾牛舐久遂開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後身父以夢告我欲我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即舐僧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竊殺牛以肉爲丸盡置空竹杖中乃稱坐關數月惟飲勺水不食遠近驚異有孟知縣者過村適見人奔走問得其由因詢僧坐關便溺否或以有告則曰詐也命群隸搜其室得其杖撞之往來有聲出之肉丸尚

有餘者乃以諭衆始解前惑

鹿苑寺僧

臨安府崇新門外鹿苑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歲當元宵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與一女同入乃爲數僧引至房中置酒盛饌勉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其母而留其女女不敢哀將及半年三僧俱出其房後窓外乃是野地女因逼窓望之見一卒在地打草因呼近窓下備話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言速來取我卒乃如其言往報之將官即密告楊帥

來日郡王自來齋合寺僧行力等本府自遣廚子排齋至是伺其坐定令每二卒擒下一僧合寺行力盡縛之破其寺果得其女見父號泣遂縛三人并主首送所屬正罪

野僧縛婦

嘉定一鄉民婦甫娠即往金陵應募與同伍吳門二卒相友善二卒偶給假歸囑之曰歸時過余里幸視予室人安否二卒如其言往探婦婦爲具雞黍留宿別室忽更餘有尼投宿乃素相識者婦延之入尼曰汝先就寢予欲滌體甫瞌耳尼出良久婦

疑之往偵動定見釜中湯沸内有草履俄而一野僧入與尼縛婦將提履按娠揉之婦大喝二卒驚覺入縛僧尼送縣婦得免時萬曆壬辰進士王福徵尹嘉定讞其獄云

奸僧謀妻

楊子江邉稅家妻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老嫗常送花粉往來久之甚熟一日夫出外周氏邀嫗同眠潛將僧鞋一隻安榻下迨夫歸見鞋怒責周氏逼和尚誓去之周不能自解年二十二生一男歲餘將與夫隔别泣謂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别離妾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洏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反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有更移吁嗟一女婦方寸有天知既歸父家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何謂惠明以夫妻情厚吐露前情周密擊大明鼓伸冤　上親决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六十各邉遠充軍

妖僧

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咒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羊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後羊死其人死矣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令張昺至任朞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方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即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隷俱號呼

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撼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寮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舁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已腐矣

比丘尼

比丘尼諷桓温

晉温末年頗奉佛法飯餽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温爲檀越温甚敬禮居之門内尼毎浴必至移時温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藏斷截肢體浴已如常温以實問尼荅云若逐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冥祥記 幽明錄

趙普二女

趙普旣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帝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頎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鄭行婆

台州城内一嫗曰鄭行婆自幼不飲酒茹葷默誦金剛經未嘗少輟紹興辛未之春因往報恩光孝寺聽悟長老說法中路遇屠者見鬻割牛肉戲語同行曰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潑想見甘美進到寺悟公問汝安得吃牛生嫗曰出毋腹以來不知肉味和尚如何有此説悟曰汝不食邪命取藥刀圭注湯調使之服少頃吐出牛肉碗餘嫗始悔恨妄想故示顯化益痛加修飾今已九十餘歲

攬事游師姨

宋平東關外一尼姑俗呼爲攬事游師姨不詳其所來日携一行篋入市爲隣左百家買什物自一錢至于千百粉餌針縷果料蔬菜其項目纖微無不一一記憶反而付之不少差元未嘗責報雖風雨寒暑不輟賦性和易人譽之無喜色詆之無愠色凡往來累年一旦偏詣諸家告别不疾而終瘞于歸仙橋下明年一道人至輒啓其穴視其骸乃金鎖子骨也以杖挑之凌空而去見者嗟嘆皆悔悼其生存時不能識也

菁華

若華姓楊沙門竺僧度妻也度父母早卒則棄俗爲僧若華以詩勸之度答曰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且破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華見度志旣堅亦感悟入道

尼寺之禍

京師多尼寺有忌人者有不忌者忌人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不忌者有奇禍決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遊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尼寺被留每旦尼即鑰戶而出至暮潛携酒殽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則臞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土工修尼寺得纏綜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取珠賣於市王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此屍不可出乃支解之埋牆下法司奏寘尼極刑而毀其寺

尼奸

京師一尼少艾有男子過而與通情好甚密尼欲恒留其人不可得乃飲之酒醉而髡其首以弟子畜之其妻怪夫不歸入寺求之尼方欲抵諱而夫於隔窓聞妻聲遂云我在此妻決戶出夫則已不髮妻尤其尼尼慙謝夫曰此吾自取耳吾歸長髮慎勿爲人言時其子商於外其婦怪姑氏食倍於常又數聞人語音乃穴壁窺伺正見其姑與一僧同臥忿恚具白其子其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即奮刃斷僧首母覺而止之不及乃告以爲僧之由子不信驗其首乃大悔隣保執赴官論其子弑父固出不知然毋奸不應子殺遂坐死尼亦徒刑

詩尼

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脫灑可喜鶴

玉露

海石開氏王圻纂集

身體門

身體類

盤古氏

盤古氏一曰渾沌氏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

盤古化身

元氣濛鴻萌牙滋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為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

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里肌肉為田土髮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甿以天之生稱曰蒼生以其首黑謂之黔首亦曰黔黎其下品者名為蒼頭今人自名稱黑頭蟲也或為祼蟲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祼形焉

按此篇出帝王世紀最為荒唐姑存之以資談謔

天皇氏

粵有天皇是曰天靈傾羸三舌驤首鱗身碧顱禿楬首出庶物（[illegible]）

地皇氏

地皇氏出于雄耳龍門之岳姓鏗名岳女面龍顙蛇身獸足十一龍君迭辟繼道（出水經）

泰皇氏

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洮龍軀驤首達腋出刑馬山提地之國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出雒書）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袜黃頭大腹出天參政

黎靈氏

東荒經有黎靈之尸即黎靈氏之尸也久而不壞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天地時多陰風乃教民檿木茹皮以御風霜綯髮閭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皇覃氏

黃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駱六鳳凰出地衡

庸成氏

庸成氏有季子其性喜淫帝怒放之于西南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蹏馬是為三身之國

史皇氏

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有睿德而能書

按上古奇形異體出于水經雒書丹壺記諸籍而路史收之本不足信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爲牿于淑詭眩怪者而況于凡乎華夷之間如九首六足四臂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號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胸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鬚貫胸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叉落剎東方君子之域西方殘刑之尸先民紀載良亦不少未敢遽以爲盡無故書之以備攷

尼聖表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條肱參膺圩項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肤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眷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萇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盖云備矣然緯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筆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吳道玄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盖未嘗及鬚髯也道像其可徵歟

聖表跋

元儒黃四如先生記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爲眞聖

胄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髯長髭未審何據太史公所謂均之未睹容貌者也因記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實有吾先君生無鬚眉之說蓋道玄傳寫既誤後世據爲偶塑遂弗加攷正爾今闕里有行教圖是小影他如凭几乘輅及司寇等像亦畫鬚髯殆亦踵世本傳誤之故無所謂宗廟小影也

魏王顱骨

武夷觀道士以八月望作醮事取魏王顱骨下人得拜觀色紫者吉白者凶是日作紫色比今人首

特大蓋千載物也本在大王峰之側仙蛻巖尻上三具正德中請下祈雨雨畢賫送山城其一匣忽飛去直入金雞洞不能取今猶可見仰觀仙船巖三處皆有小舟架其內或有大木支焉其岸上下如削不知何自而上予意當時九曲未開水及其穴居民或留舟於此後蕩洗地卑故不可復下然千百年亦當腐壞今色如新架亦不毀何也此理殆不能格

少陵枯骨

秘青郎喬中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椽出使延安

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枯骨在石中者因往覩之石在州市色青質堅樹於道旁中有骨一具趺坐若生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

兼葭倚玉

魏明帝使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

日月入懷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名豊頽唐如玉山之將崩

夷甫整麗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淺文殊眉

范陽鳳池院有童子年未二十穠豔明俊頗通賓遊創作新眉輕纖不類時俗人以其佛弟子謂之淺文殊眉

長短榮悴

盛世之氣淳故其發也早則短遲則長衰世之氣漓故其發也早則榮遲則悴

五方之竅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秦地生人

秦地處中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膝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

啼羌國

啼羌之國其人自膝以下有毛如馬蹄嘗自鞭其脛日行三百餘里

人不在相

眇而文者殷仲堪眇而帝者蕭繹李克用跛而文者習鑿齒跛而相者婁師德吃而文者韓非楊雄吃而將相者周昌鄧艾短而俠者郭解短而相者晏嬰重聽而中書者裴伯茂折臂而三公者羊叔子皆以其人不以其相

嘯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註曰蹙口而出聲嘯旨曰氣激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歔也楚歌聲據此數意似長吁豁哨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曰于聲則未譜今具數事證之可知也滌室之女倚柱而嘯隣婦曰何嘯之悲也劉越石爲胡所圍登樓長嘯胡騎聞之皆悽然長嘆趙炳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知者即以笑爲嘯可笑也

乾笑

世稱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按宋范曄謀逆就刑於市妻來別罵曄曰身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斯固叛民碎尸尚輕正應天報也曄乾笑而已按乾笑自此爲始

好食人肉

[illegible]材干之坐食人肉削籍隷海南天下傳以爲異然歷覽記載不止一二盧氏雜說唐茂昭爲節鎮頻吃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食人肉其事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韌怎堪食也五代史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左金吾衞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閒小兒以食三國志吳將高禮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東朝王繼勳乃孝明皇后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加以右監門衞帥府副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少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糧櫝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儈及粥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訴者命斬于洛陽市上則知近時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殺童取腎

宋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少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月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不生父母來視之胸臆頗熱復視

之[illegible]髮已破取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
治具得實盖信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
嗣殺數命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劄體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
拳彊刼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
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殺尸
于市市人有點靑者皆炙滅之時大寧方力者張
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
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於胸腹爲山亭

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
之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右膊刺
言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鶻捎忽驚飛入水蹈命到
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劄七十一處
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
至恓惶覓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上劄瓠盧
上劄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
言瓠蘆精也 出酉陽雜俎

劄白

荊州街子葛淸男自頸已下遍劄白居易詩段成式
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
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
杯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
窠窠紋絕細凡劄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
白舍人行詩圖也 出酉陽雜俎

弓足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
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
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
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

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
影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
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
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
夫或信以爲眞亦可笑哉

寐驚寃散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
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
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自欷歔不已少頃復
寢久不起視之眞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秘之

斯人豈乍覺見此神寬驚散遂不復還[illegible]聊[illegible]不可知者 馬氏新録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尤言宣髮也宣髮見於陸德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知見獨本草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爲據也

肉香燭肉燈臺

齊趙人好以身爲供養且謂兩臂爲肉燈臺頂心爲肉香燭

林文欽脊疽

建寧林文欽知全椒縣有惠政治民爲立生祠後遷南京主事偶疽生於脊久不能痊其鄉人爲商於全椒遊祠下觀其像背上泥落戲曰吾鄉親也爲圖泥補之及歸話於文欽時已脫痂矣計其痊時商補像之日也

盧照鄰足攣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以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爲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頴水 唐詩紀事

江華脚疾

江華在彭城南下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接待華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華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華唾暅曰卿荷國厚恩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又令華作丈八寺碑華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將加棰朴華厲色曰江華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

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南史 梁武爲華不奉佛手勅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啟乞受菩薩戒

贅

足下不良君子所矜余初不忍録之然觀齊人戲晉客遂致喪師平原斬女子因而得士則勸戒攸存如江華之辭銘王彬之泣友晦翁之追醫人品屢因見矣至若述仲尼之稱王駘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申屠嘉對子産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

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叔山無趾踵見夫子曰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鬉亦何足爲君子累

頭搖

楊巨源在元和間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且暮吟咏不輟年老頭搖人言吟詩所致 唐詩紀事

秃

子瞻鬚秃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山谷有詩日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眞學士笑取儋州秃鬢翁

項安節

南唐僧齊巳姓胡氏家益陽出家於大潙山寺性喜吟咏而項有瘤贅時號詩囊與鄭谷沈彬僧虛中同時人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仲卿爲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日此眞項安節也

治聾酒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石林燕語載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巳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長皆稱小字濤性踈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舜妃盲

大戴禮舜娶堯之女匽氏或謂女匽與皇英爲三路史舜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生女二人庶媵生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

比山海經作登北豈即大戴禮所爲女匽者邪尸子云堯徵舜妻之以娌媵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卽女匽邪 學林山

莱拱

張拱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莱拱出書大傳子夏莱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莱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人腊

博物志補曰嘗至都下有中官與言天財庫有朱匣藏一小人可六七寸啟視之皁帽朱服髮眉具在

又嘗見野史元至元間外國獻一小人長六寸耳目口鼻與人無異有髭鬚頭髮披至臀下徧體黃毛長二分乃男子也世祖以賜國公阿你哥未幾死因剔去腸胃乾之日久腊至正乙巳平江金國賓袖鬻于市人皆見焉是知漢武時東郡所獻曰巨靈山海經所載小人國又西北極稱有人長九寸者皆或有之

目痛方

范武子甯嘗患目痛就張處度湛問方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

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可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篵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臨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褚炤目眇

褚炤字彥宣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炤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甞彥回拜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

宋雍瞽

宋雍初無令譽瞽後乃有詩名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長卿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稱為四背盧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上人詩曰推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詩曰黃鳥不堪愁裡聽綠

楊宜向雨中看

傖淵目鼻

康傖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傖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不靈淵不深不淸

托盲

犍為任永及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托靑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淸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章邸逵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

少爲郎嘗冨貴後昭達因醉墜馬髮角小傷私喜之相者曰未也後侯景之亂昭達爲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不久當冨貴竟爲司空

口吃

家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山谷贈詩云家侯口吃善著書常願執戈王前驅朱紱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忍天饑

鄧粲足疾

鄧粲與劉驎之劉尚公同志友善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詞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

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讓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無以難之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

形體釋義

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軀區也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　形有象之異也　身伸也可屈伸也　毛貌也冐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自冐覆也　皮被也被覆體也　膚布也布在表也　肌懼也膚膜堅懼也　肢枝也似木之枝格也　肉柔也　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靳固於身形也　膜幕也幕絡一體也　血濊也出於肉流而濊濊也　膿醲也汁醲厚也　汁涕也涕而出也津進也汁進出也　汗浧也出在於表浧浧然也　髓遺也遺潳也　髮拔也拔擢而出也　鬢峻也所生高峻也　髦冐也覆冐頭頸也　眉媚也有嫵媚也　頭獨也於體高而獨也　首始也　面漫也　額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

鄂也　角者生於額角也　頞鞍也偃折如鞍也　目默也默於內識也　眼限也瞳與白有分限也　睫插接也插於眼眶而相接也　瞳子瞳重也膚膜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也　或曰眸子眸冐也相裹冐也　鼻嘒也出氣嘒嘒也　口空也　頰夾也兩旁稱也亦取挾斂食物也　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　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頤養也動於下止於上上下咀物以養人也　牙檻牙也隨形言之也　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

牙所載也或曰頷頷含也口頷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或曰䫌車䫌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

耳耏也耳有一體屬着兩邊耏耏然也　唇緣也口之緣也　吻免也入之則碎出之則免也又取收也　漱唾所出恒加收拭因以為名也　舌卷也可以卷制食物使不落也　鼻下曰立人取立於鼻下狹而長似人立也　口上曰髭髭姿也為姿容之美也　口下曰承漿漿水也　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幹長

而後生也　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其上連髮曰鬢鬢濱也濱崖也為面額之崖岸也　鬢曲頭曰距距拒也言其曲似拒也　項確也堅確受枕之處也　頸徑也徑挺而長也　咽咽物也　[illegible]在頤纓理之中也青徐謂之脰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或又謂之嗌氣所流通阨要之處也　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　胞猶啌也啌氣所衝也　臆猶抑也抑氣所塞也　膺壅也氣所壅塞也　腹複也富也腸胃之屬以自裹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　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心也　肝幹也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大為幹也　肺勃也言其氣勃鬱也　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　胃圍也圍受食物也　腸暢也通暢胃氣去滓穢也　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胞鞄也鞄空虛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其體短而橫廣也　自臍以下曰小腹水汋所聚也又曰少腹少小也比於臍以上為小也　陰蔭也言所在蔭翳也　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肋勒也檢勒五

臟也　膈塞也塞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　腋繹也言可張翕尋繹也　肩堅也甲闔也與胸脅皆所相會闔也　臂裨也在旁曰裨也　肘注也　腕宛也言可宛屈也　掌言可以排掌也　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節有限節也　爪紹也筋極為爪紹續指端也　背倍也在後稱也　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　腰約也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　髖緩也其腋皮厚而緩也　臀殿也高厚有殿遌也　尻廖也尻所在廖牢深也　腰樞機也要髀股動搖

如樞機也　髀卑也在下稱也　股固也爲強固也　膝伸也可屈伸也　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脛莖也直加長似物莖也　膝頭曰膞膞圜也因形團圜而名之也又或曰蹁蹁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　足續也言續脛也　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　蹄底也足底也　踝确也居足兩旁磽确然也亦因其形踝踝然也　足後曰跟在下旁著地一體任之象本根也　踵鍾也鍾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終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國憲門

戶稅類

版簿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太宰以版圖今州縣有丁口版簿即此蓋始于周也　出事物紀原

戶帳

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每歲造帳籍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勅諸戶籍三年一造此戶口有帳之初也　事物紀原

戶則

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九年三月十四日又爲九等此戶有等第之始也貞元四年正月仍令三年一定爲常式宋朝因爲五等　事物紀原

政原

神農始以日中爲市而立廛湯始設關周公始制關市之征管仲始稅魚鹽齊景公始置山海池澤園

榷之稅漢文帝始稅酒武帝加稅商舟車皮鐵漕酺及契本唐太宗始稅草趙贊始稅竹木茶漆裴延齡始爲和買

兩稅

唐食貨志曰自開元已後租庸法敝代宗時以畝定稅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無過十一月是兩稅之始肇于開元天寶兵興之後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則今之稅以畝計此其始也其事雖出於唐代宗亦由春秋稅畝之事其輸以夏秋乃自德宗始 事物紀原

秋青草

通州五衛通州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幷龍虎等衛皆是外衛通州秋青草自正統十四年其草爲虜所焚自今天津八衛打青草遂以爲例

鹽鈔

筆談曰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至解池請任私賣得錢以實塞下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于京師置都鹽院 事物紀原

兩浙鹽利

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淸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隅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紹寧溫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隅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二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銀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銀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

澤宜于舟楫鹽易發販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三錢五分凡鹽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水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爲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晒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攤在攤場上仍以海水澆之俟晒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于是將晒過鹹泥約五六十担挑積高阜脩爲方丈池槽旁下掘井口或用管陰通井

源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中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水置子於中若浮而横倒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于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弃不用此盖海有新泥及被雨水之故也

榷茶

唐會要曰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張滂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要路定三等每十税一茶之有税自此始也○一云穆宗時王涯榷茶事物紀原

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税以利國宋初則買茶于秦鳳

熙河等路博馬又置茶場於成都則買茶貿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於京兆鞏昌冶局發賣惟取其利我　朝洪武中川陜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于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致茶之利分于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于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

牛税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税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晋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税其十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過取其七八予觀吾鄉募人畊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租盖晋法也

預借

五代史後唐莊宗后劉氏傳同光二年秋大旱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税致民逃竄

賦身錢

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

至老死而不冠者

皇明田賦

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嶺海北連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南北直隷二承宣布政司十三總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　輿圖所轄之大畧也夏秋二税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京通二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每年運米七十萬石絹二十萬五千餘匹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綿

布一十三萬八百餘匹每歲辦盐一百一十七萬
六千餘引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
我　朝歲入秋稅之大畧也京營并在外衛所中
都承天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
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粮共該若干
各邊鎮應發年例併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
四十五萬餘而各　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
二萬餘石各府州縣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
餘共該廩粮若干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粮若干
此我　朝歲出支費之大畧也以入較出出者常

浮而入者常歉

稅有輕重

諸家紀吳越王横取厲民降宋之日貢圖之臣慮其
賦重害民虚言被風沉冊于河太宗令補闕王永
往均吳越田地永以錢氏稅畝每五斗爲一斗上
之至今杭越粮稅爲輕若吳郡粮稅至重于天下
宣德間得郡守况鍾奏免九十餘萬石今尚每畝
科至四斗閒　太祖抄没沈萬三秀得租簿即照
租以償故額獨重

柴薪之始

國初諸司皂隷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粮免役
者與　宣廟因楊東里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
柴薪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其數每歲解部
以鉅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内并山東山西河
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京州縣予未第時見
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
武庫嘗以爲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
多而皂隷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
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
礙不果行

蘇州田賦

皇明工部侍郎羅汝敬奉使江南看詳蘇郡粮稅之
重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之田粮皆無比者蘇
民輸納轉運不勝其困官府止存虚數而實未嘗
充足羅公遂爲奏請于　朝減粮三分計減七十
萬石以紓民困已而戶部移文復征前數知府况
鍾復奏有失信于民之語　朝廷乃許之民力得
以稍寬者三十餘年矣然猶有困苦于其中者蓋
當者多五升輕田貧者皆重額雖減三分尚多輕
額者數倍景泰初都御史陳泰來撫蘇常等郡得

以便宜從事乃以五升倍之重額者止收平米而又不虧原數官民兩便易于征收嗣後太守王儀建議每畝概輸三斗而田賦始均平矣

諸庫

甎城北甲乙丙丁戊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庫贓罰銀香料等項最富磚城文華殿南是承運庫以歲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衙門辦銀歲進若干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屯田

事始曰昭帝紀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將吏屯田張掖謂爲屯田之始非也按西域傳曰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梨又征和中桑弘羊奏言可遣屯田卒益種五穀張掖酒泉然則屯田蓋起于漢武開西域之時 事物紀原

屯田議

皇明百萬城守之卒皆仰給於東南漕運迂腐過計以爲東南凋敝賦繁民困姑置勿論其最亟者臨清咽喉要地萬一阻汗將有不可言者西北荏苒之場曠土可墾其利無窮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驗也又曹瞞悖漢擁中原磽确之區沃壤腴土悉爲蜀主孫吳所據惟募民屯田許下征伐無運餉之勞此不足徵乎近日吳中徐尚璽伯繼厪念國計以西北股肱諸郡水利可興屯田可舉其言爲利者十有四似皆鑿鑿于以爲前代有趙韓之明效近有李

葉二公之小試何今日之不可爲哉夫任事貴人行之貴力不力行之無益也凡民慮始則難及臻厥成晏如也信能行之豈惟省東南轉輸之苦實國家久安之計當國事者盍亦圖長策乎 稗寄筆談

賑貸類

常平

漢宣帝時數豐稔耿壽昌奏諸邊郡以穀賤時增價糴入貴則減價糶出名曰常平此其始也宋朝會要曰淳化三年六月京畿大穰物價至賤遣使于京城四門增價糴令造倉貯之名曰常平歲歉減

價以糶用賑貧民景徳三年正月上封事者請諸路皆置 事物紀原

義倉

通典曰隋文帝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諭當令共立義倉唐太宗正觀中戴冑言隋時之人節級輸粟名爲舍倉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者畝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賑給百姓始爲義倉盖其事自隋始也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三月詔諸州屬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荒給與人民 事物紀原

放房錢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以雪寒應店宅務賃屋者免僦錢三日此雪雨免房錢之始也七年二月詔貧民住官舍者遇冬正寒食免僦直三日此節日放免之始也 事物紀原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温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盖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字一本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鶴林玉露

激賞慈幼

太宗畿東都門有激賞庫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生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其年月日時局有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于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積雨雪亦有賑錢雖小惠無甚貧者亦此之由也

王贄減賦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贄爲轉運使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稅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即已爲王民豈可復循僞國之制上從其稅浙人至今便之

山東發賑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巳發內帑

銀三萬賑濟有司以爲不給乞增之　上召問有
貞與賢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臣常見發銀賑濟
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輩所漁耳賢曰雖有此
弊猶勝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遂增銀四萬

漕運類

漕運之始

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 事物紀原

海運

國朝海運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未嘗有此按杜工
部出塞詩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

粳稻來東吳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持粟帛汎海陵蓬萊如是則唐時已有海運
矣朱張特舉行耳第海運候風信便帆其速如駛
不無風濤之險不如運河雖有飄損亦偶間值故
海運止耳然河決之患無歲無之河工計費奚啻
百萬何以圖長策也

漕河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二年
海運遼東以供軍餉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船
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
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
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
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
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漕
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大
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楊徐兗等處歲粮一
百萬石由會通償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
三年始罷

邊防類

攪地龍

大同當創傷之餘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
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繩等法鑿成深塹覆以土木
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關中令人發其機自相
激撞項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
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

肅州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大將屯
兵拒守肅州外爲加峪關關在蠻夷各因其種類
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

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酋長會東夷衆内附肅州
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
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長之効順者封爲
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
馬罕馬天方國諸夷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爲
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爲精密守臣相繼駕馭
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
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衞都指揮阿木郎
與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
賜土魯番衣服克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

密刀裂死阿木郎陝巳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
所爲不忍殺携歸土魯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
侍郎張海徃經略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
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絶之而已

薊鎮

皇明西北河湟幽燕綿亘萬里足與漢唐盛時相埒
至永樂間捐大寧于兀良哈而京師肘腋始踈宣
德間徙開平于獨石而宣大藩籬漸薄其後内棄
東勝外棄哈密雖利害稍與開大不類而謀國者
安陋就簡往往踵爲故事近霍文敏公條疏邊務
數以此歸咎三楊識者以爲確論今迤北諸虜得
以出没開平而朶顔等衛在大寧者雖號稱外臣
歳時通貢實與彼聯姻鄉導黠驁日滋往歳花當
父子節邀都督之陞　朝廷竟不能違蓋可見矣
嘉靖庚戌秋八月迤北虜酋俺荅者擁衆十餘萬
自遼右寇密雲深入昌薊兩晝夜逕薄都城胡馬
蹂踐季即退去君子安不忘危盍思爲先事之防
哉

邊政

劉璉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璉以爲　祖宗朝

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
數佐以無例回報璉大怒曰戶部官通巡撫邊方
都御史共盜内帑銀兩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
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
子俊巡撫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
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毎米一
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
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
初戶部尚書葉淇與内閣徐溥同年最厚淇淮安
人塩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

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銀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涌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

貽弊如此使顧尚書嘗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乎鹽法淇必受其禍矣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國初屯田脩舉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姓買豆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

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粮尤嚴加刑於軍官之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

馬政

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市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其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

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粮差而賠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為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皆廢矣有司莫肯為理予為覆實呈於本部擬令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騍馬責令領養孕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為掠美

而寢之

太僕馬匹

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一易孳生馬匹三匹爲一群一歲産駒三匹三年差內官車駕司主事太僕少卿各一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匹歲取烙馬一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戎兵類

兵原

伏羲之臣共工始爲步戰及水攻神農因造干戈殳戟矛斧蚩尤益以刀劍而用馬戰及火攻軒轅始征四方制八陣法及京觀又爲甲冑雲梯樓櫓黃鉞車戰之具鉦鐃鞞角之號三苗始爲伏兵禹制抹額呂望始爲船戰專諸始造匕首孫武造鐵蒺藜漢匈奴作鶻箭諸葛亮造竹槍宋李定造神臂弓韋悼效洞蠻制標牌

軒轅始以兵師爲營衛置虎賁卽今鎭殿將軍力士之屬也商盤庚始設兵戎立烽燧秦始皇始制漕運漢武帝始立屯田唐張說始立長征軍開濟始立參軍十　僉補

孔孟兵法

開基之君乾卦似之中興之君復卦似之然其覆露養生同一造化伊呂之後孔子最善用兵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段只是晴昧

孫吳似論孟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

張儀論兵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持兩端

事有未決者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姊嫁趙平原君爲夫人秦發兵圍趙平原君遂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欲救趙又恐秦國強大不救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鄙領兵十萬于趙交境屯駐名爲救趙實持兩端平原聞

之大怒遣使責信陵君信陵乃用抱關之士侯嬴計竊虎符領屠者朱亥同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信陵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桃源手抄

嘗論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者此實其腹心而運用四支之道也蓋戰之中有和有守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

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尚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塵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隋之戰以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此刻舟守株之論不通之甚也

出師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跪太師進鉞于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圖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授詞訖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主于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故能戰勝于外功成于內揚名于後世福流于子孫矣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强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貫三軍才力壯捷者聚為一徒

名曰突冠之士有輕身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善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能開弓發矢射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强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推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自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自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

進天不逆時亦不逆人方為正道行之自有得勝之功也

三勢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塹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東夷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鬬依山塹海憑以自固上和下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脩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海洋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

西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鬬難敗自磧石以南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強兇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歆之以內亂則可圖矣

北狄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艸勢利則南侵漢勢失則北遁于陰山足以自固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衆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兵戈服也漢之不可以戰其畧有三漢卒且畊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鬬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于步日

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迫疾騎而隨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于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自寬矣

殿後

桂苑曰殿軍後也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左傳曰

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宜與先鋒同起于周制

火攻

孫子之書有火攻故齊田單有火牛之事左傳桓公七年二月乙亥焚咸丘公羊曰樵之也樵之者以火攻也穀梁曰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也六帖云始火攻

陣

陣者勝拒敵也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高宗臨殿策問貢士千日兵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士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之孤虛地陣者是山川之向背人陣者是偏裨之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爲上第

車戰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用車戰皆戰于平原廣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禦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之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乃都御史李公賓亦以車戰爲言兵部重其請常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車戰之名王公曰是名鵪鶉車蓋謂鵪鶉啼行不得也李聞而恚之

戍邊

紂之時西患昆夷北難玁狁文王以紂命遣戍役以守衛中國采薇所歌是也其事起于商辛失道之世

出軍

筆談曰宋朝太祖制禁軍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妻子而衣食易足此禁軍出戍之始也又京師衛兵請粮者營在城東即令就西倉在城西者即就城東倉仍不許僱車腳皆須自負以使之[illegible]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禁兵

自西魏始作府兵而其法備于隋唐唐兵制曰唐有天下兵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已而廢爲彍騎又廢而爲方鎮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置兵于京師曰禁兵又曰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及罷始置神策神武等軍曰禁軍此禁兵之所始也

旄頭

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自是以髦頭騎

使先驅玄中記曰秦始皇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繞樹伐之因而立髦頭騎 事始

兵制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于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讁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讁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讁發者率皆奸民善于作

弊無惑乎行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所等軍士永樂年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爲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爲身謀其不敢逃者爲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其隱匿脫漏之弊固未能保其必無恐亦不至于今日之甚也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比邪

募軍名義

初先主之世軍量民田以莫科賦家出一卒號爲義師又于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嗣主許諸郡

戸競渡毎端午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盌謂之打擂至是盡蒐爲卒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自偹縉帛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披執者謂之排門軍

晉伐楚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群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

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取陳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圍宋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

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刺閨

梁載言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毎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相續勅鷄人伺漏傳籤于殿中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失言獲罪

入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募爲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而競爲先登英公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暇思量帝聞而罪之

軍法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二日四川宣撫使吴璘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于邵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鈐轄吴挺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畧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敺後勿踐稼勿毁民舍勿掠民財

遇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即全軍俱發或敵兵距陣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陳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寄依拒馬枕槍擲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鈌其有以僞地兵首領僞爲女真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是達杜實示以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振于左右肋之内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陣隊統制一統領四主陣隊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少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内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與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二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illegible]陣將軍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爲左肋者二百[illegible]十有二將官二訓練一晉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

十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畧可類見矣

守城必刼寨

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朮數十萬衆刼寨之力也守城不刼寨是守死耳

李普温

李普温者岐陽王李文忠僕也知兵畧岐陽數用其策取勝常攻襄陽久之不拔召普温問之曰破其四旁即襄陽孤矣岐陽分兵悉下旁邑而城中黑氣起普温曰此愁氣也不日當下果如其言岐陽

以子孫之其死也祠之家廟几下

巡邉

國朝設九邊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爲九邊嘗考兵書王驥巡邊至甘肅見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何以禦寇翼日大集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三軍股慄因謹斥堠嚴部伍軍容肅然又以甘州官軍冗濫[illegible]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獄轉輸

土木之變

王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巳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于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隊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天時人事極不順 龍虎臺創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鷄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于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于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少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

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晩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有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張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爲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人馬已三日不飲渴極掘井至二丈無水寇見不行退圍遽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復回四面攻擊竟無一人與鬬俱觧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利不專于殺二十

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罷兵盡爲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甚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況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土兵初選

土兵之名在宋常有之　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虜敢於戰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　勅御史徃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

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塞保寧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後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餘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也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于朝言　朝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　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不盡力效命況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半人月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覘其釁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與之盟則要刼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起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實功在社稷然舉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豈眞所謂曲突徙薪者耶

天武

景祐大饗明堂記云五代禁軍號控鶴曰都者[illegible]

衣控鶴太平興國中改控鶴爲天武寬衣控鶴曰天文散手後又改爲寬衣天武唐天寶有天武健兒今取此名五代會要曰梁開平十二年十二月改左右龍虎爲天武軍則梁已有天武軍矣唐書孔緯傳有天武都頭李順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國憲門

國學類

建國學

南京國學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又爲積屍之所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爲鬼眩因創雞鳴寺設醮以度而不能止　高后言於　上曰妥聞邪不勝正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復爲祟因建國子監既成下令敢有婦人女子入門者斬趾示欲絶陰類耳

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不可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闢道俾　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　國初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外門檻日暑柱下當時生理官二員正義堂西三班第三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刎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創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十人會饌食鍋皆徑可八九尺覔深若巨鉢焉砌浴賢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經其中南出俾諸生濯雲又置水磨運機作麪以食諸生又設校尉營以檢察士類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文畢爲優劣滿七百圈而後授職出監速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而不得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絶不相似

太學門扁

南京國子監内號房皆無門限而集賢門門字無鈎　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皆去限且怒詹孟舉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畫至今粉踪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綱紀法度爲序每字二十間北

監則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序盖各有取義也

廣業堂

高皇帝初起太學臨視之行至廣業堂偶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居此迄今來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又見蜘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呵之出語訖而蛛遯從此遂絶

侯伯賜假聽講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輔等皆武臣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許之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詣監所携

菜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
講五經各一章畢設酒饌奉款諸侯伯逕曰授教
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
屢起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寛遂
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
平盛事也

鄉飲

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
事急湲井茨墻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示閑暇
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

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
尊三老父象也奉几杖授安車蒲輪執綏兄事五
更兄象也不正言父兄言三老五更者何老者壽
也言所壽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事多也不但
言老言三何言其明天地人之道而老者也五更
者何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
人乎曰各一人既以父事一而已不宜有三更可
知矣

優老

天順戊寅年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
天下詔草已進閣臣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
及人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
與誥勅百姓年百歲與冠帶是卽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意斯與上徽號相稱因共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命卽行之此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
言眞聖主也

校獵

天順年十月十日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
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泉
三處獐鹿雉兎不可以數計籍海户千餘守視每

獵則海户合圍縱軍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兎而内閣三人比諸
人差厚云

籍田類

籍田

周制天子孟春躬耕籍田國語號文公言之詳矣其
專亦見于周官甸師之職及禮記則其禮周制也
禮記武王耕籍田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耕籍義

天子耕用亥日盖亥之地宜上天倉星又以建辰月

祭靈星以求豊穰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故農字從辰

耕籍田

成化元年乙丑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籍田禮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　上率百官祭先農畢釋祭服躬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靑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駆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歌謳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爲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

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覩畢乃賜宴而回

一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畊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于東郊向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内婦蠶於北郊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外水爲之築棘墻而外閉之者

符璽類

傳國璽

春秋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黄龍負圖封兩端有璽文曰天皇符璽後漢祭祀志曰三王彫文詐僞漸興始有璽符以撿姦萌是印璽之起肇三代也凡璽寳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説文曰璽者印也周禮掌節雲門關有用璽節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云揭而璽之鄭云璽印也故應劭漢官儀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然劭乃不

以周禮爲証豈遺忘耶秦始皇得玉于藍田丞相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入關子嬰封皇帝璽節而降璽乃此也故漢書曰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即天子之位因服御其璽世世傳授號爲傳國璽及王莽簒位求於元后后投之於地璽上螭損一角缺董卓焚洛陽徙都長安掌璽者以投於井孫堅兵望見城南井中日光爍耀堅因取而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闓帝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璽歸魏常道鄉公禪位璽歸晉歷劉聰劉曜石勒冉閔晉元帝南渡

無玉璽北人皆云白版天子穆帝永和八年鎮西
將軍謝尚遣都護何融購得之自璽寄劉石五十
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至隋隋滅蕭
后與傳國璽並入突厥唐太宗貞觀四年蕭后自
突厥奉璽歸唐朱温篡唐璽入於温莊宗定亂璽
入後唐明宗嗣位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
篡立契丹滅石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
璽非真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
矣宋哲宗紹聖二年咸陽民叚義掘地得玉璽獻
之按曹丕嘗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

璽無之明非秦璽詔禮部翰林官驗定乃蹇序辰
安惇等皆言此秦璽也漢以爲傳國寶自五代亡
失乃下兩制考驗蔡京等奏以爲玫之璽文曰皇
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
昌唐璽也惟德永昌晉璽也出帝獻契丹者今云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
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爲
王者印漢舊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
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
爲玉群臣莫敢用也豈秦以高祖入關得爲傳國

寶故璽之名遂增耶舊儀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
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
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
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
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易
單于印單于將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
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武后改璽爲寶特此
六璽之屬耳然章衡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爲傳
國璽又何也若曰傳國璽則秦璽是已苟爲唐璽
則前有德者昌是已傳至五代其名不易初何所

改如曰即前六璽則武后固改之矣豈後又易爲
璽至玄宗復改耶然後唐應順元年內批有御前
新鑄之印又當時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倉卒刻鑄
耳本朝雍熙三年改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爲寶
則又改爲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亡之後至是方
釐正乎重陽後五日在塗與兄弟論及既歸因考
訂始末寄宏正姪乃知前後之璽明矣
元朝元貞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
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辨其爲傳國璽
上之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

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于後唐又[illegible]存勗謀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贋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爲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爲宋寧宗獻若果贋而酷肖則宋徽宗正衘名受欺者又何疑其驗無螭角之缺邪之不用而别制定命寶耶贋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爲楊桓素工篆書即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彧而託名于碩德之妻無疑崔彧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爲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耶乃傳國璽　國初未獲累朝購之　孝廟時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等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倫村泥河水邊淤泥得一玉璽臣等辯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八字背有螭紐其色鮮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高二寸圍一尺四寸四角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純無瑕

[illegible]巡撫右副都御史熊翀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翀差官賫進外謹具奏聞其與前史所傳皆合

印用之字

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五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滿見廷尉之印章于司馬氏見[illegible]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后世不然[illegible]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剛卯

剛卯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拱君家求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

印制

唐宋印文多是小篆　國朝內外諸衙門者皆疊篆惟總兵者柳葉篆　御璽　王府之寶玉箸篆疊篆必九摺取乾元用九之說惟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御史印文八疊取唐臺儀八御義也未知是否二品以上用銀印三品以下是銅印御史者特小　朝廷璽共九顆在內尚寶監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揭帖赴內監取用其文不同各有所用　奉天之寶（祀天地用之）　制誥之寶（一品至五品誥命用之）　皇帝之寶（詔赦聖旨用之）　皇帝行寶（立封及賜勞用之）　皇帝信寶（詔親王大臣調兵用之）　天子之寶（祭祀鬼神用之）　天子行寶（封建外夷及賜勞用之）　天子信寶（詔外夷調兵用之）　敕命之寶（六品至九品敕命用之）

東宮圖書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　大行晏駕即遣皇太孫赴開平迎　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浮議藉藉慮護衛爲變遂秘不發喪皇太孫須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即以　東宮小圖書暫假之行日有啟事以此封識久當歸汝汝就留之

嘗見敕內閣楊學士蓋勤民之璽　皇太后遺誥蓋弘德昭順之寶　皇后制書蓋厚載之記　詔書制諭群臣誥命皆蓋　制誥之寶近年詔書蓋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　勅命　勅諭皆勅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揭印本　勅諭蓋廣運之寶朝覲　勅諭亦手揭印本蓋敬天勤民之寶　勅則蓋廣運之寶　勅令皆謂　勅書蓋手勅耳惟景泰初　勅諭亦蓋廣運之寶或曰以失守重造未得成故爾遣　勅於外皆黃紙外封

用三圖書疑是牙刻其文曰丹符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曾任翰林中書者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有問諸公如趙尚書榮楊侍郎昂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閣下辦事一小中官過趙走扣之乃云然又問尚寶司所領寶璽凡十三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第二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第三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誥命之寶　勅命之寶廣運之寶用之最多

六合大同印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剛卯詩

陳簡齋以玉剛卯爲壽向薌林詩曰仲冬吉日風穆氣休我出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玉莫此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禳除厲凶以迎明王南門不鍵有實則強三禱元侯既贈既禱呂以報我當以剛卯剛卯佩印也其製外方內員以正月卯日作銘刻于上以辟邪厲詳見王莽傳及後漢輿服志簡齋詩六十句句皆剛卯之銘銘之文曰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印墮地

王豐爲義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穀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涌室如懸罄今擊鍾豐印一日墮地損其鼻紐明日視之則覆手也豐異之問功曹張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手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類林

古印章

亡友薛叔器家有關外侯印甚古其後訪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有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及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攷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爲新遷也又友

人家多賸子家丞印多賸郡名既亡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

別鑄印

古每一官別鑄印孔琳之當桓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敢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之印即用一印毋煩改作

條印

通典曰北齊有督攝萬機之印一紐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有鼻紐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復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凡四字惟以印縫令條印蓋原於此

軒轅初設符驗周公制三節及印璽北齊高洋作條印唐常涉制押字

告身印

通典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暠告身與曹印文同請加告身兩字則吏部告身之印始自唐李暠也事物紀原

傳

雜問曰凡傳者何荅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如今之過驛遞所執也故今人亦謂之驛傳云

佩六印

蘇秦佩六國相印漢五利將軍佩六印謂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樂通侯凡六印戰國犀首亦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

魚袋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綬也金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李宗閔謂崔能賜紫衣金印曰金紫繆也今世自以賜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矣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沿俗相承不復正也嘗於容縣得元次山小像其衣服畫一物似鹿皮紋而長蓋古魚袋也

受命寶

受命寶范鎭言仁皇服用物今皆塗之蓋受命寶宜服用之如傳國寶可也其議勿用竟别造乎記元符獲寶歌云陋秦制之非工則是别造明矣

鎭國神寶

鎭國神寶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玉一塊廣尺厚半之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琢適撰名曰鎭國神寶

印

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史記蘇秦佩六國相印

是也又人臣賜印之始云漢自三公而下有金銀銅三等今惟節度觀察防禦使賜之按商鞅書定分篇曰法令之長有印以封券則有司之賜印自秦孝公之變法始爾筆談曰舊制中書樞密三司使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用銀蓋自神宗元豐中行官制始

青布囊

青布囊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于後謂劾奏尚其[illegible]用布非劾奏之日

則尚文明故用繒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輯濯

政和中僕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隷非篆在漢印文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輯濯讀如濯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有舡官而輯濯有令丞此蓋丞印也

鯉魚玉印

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舟過曹娥江漁叟

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剌不止士人愛其腴鮮擬到日斫鱠延客適天色微煖慮其餒腐使僕作鮓既剖腹於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元不料爲奇物漫收藏於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貲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玉以誇示然但領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人喜所獲數倍即付與此商亦非博雅者只挂於擔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爲下直車中覘望見而諦視之命追詣其宅問所得處且抑其價亦僅以五千如數償[illegible]於殿閣他日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此我故物京師玉冊官鐫德基字甚工建炎己酉避狄於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矣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爲錢二千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云李[illegible]東說

關羽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爲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

荊門軍羽祠中光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並送入河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行宮禮部造十一字旁書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户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

崇十一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
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
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
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
是當同一時也

諸司印文

內外諸司印文疊篆俱九摺畫字不成雙足以之字
形方大小有差一品者三臺二品者二臺俱銀三
品以下者銅惟兩京府特　賜銀印示所重也而
巡按御史印柄端有理條穿之其餘雜職衙門則

形稍長不方故謂之條記云

金牌符驗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衛九
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鬮予手二千六百作兩番
指揮八人輪一人銀牌一千有奇校尉五百三十
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牌將軍以下
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大銅牌金牌以銅為之牌
式較長各處之巡撫都御史總兵參將等俱請雙
馬或單馬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候兵部題本得
旨車駕司以本送尚寶司尚寶司題本得　旨然
後給與勘合起送印綬監官領他日繳納又從車
駕司送尚寶司尚寶司類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
車駕其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關其符驗隨繳入
車駕司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
同

天師印章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張宇奏以前代嘗給正一玄壇
傳籙之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文移而
於符籙不便乞更別授遂賜龍虎山正一玄壇之
印制用六品者也昨會真人府知印云府總四印

六品者銅鑄二品銀印則　英宗朝因使違表回
鑾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
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
功印雲篆也陽平治乃道陵起處至弘治間　朝廷恐其隨
身有失另碾一顆賜之至於累　朝所賜或金或
銀或牙皆圖書也

印用金銀

皇后東宮各王府俱用金寶東南諸國俱用鍍金銀
印其朝鮮日本渤泥國王哈密忠順王兎剌西番
王俱金印宗人府五府六部都察院各都司布政

司衍聖公張眞人用銀印應順天府三品亦銀印
文淵閣五品亦銀印印特小用玉筯篆掛印總兵
用銀印柳葉篆永樂間灌頂國師烏思藏闡化王
用玉印螭紐金匣龍袱

將軍印

嘗聞印綬監一老内使云國初鑄將軍印十六顆見
行者十顆卽征西征南征虜征蠻諸印是也餘貯
御榻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按條例國初鑄將
軍印紐有立虎伏虎單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則
皆楓字篆取其神速也

武宗自號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大慶法王命吏禮二部便寫
勅鑄印與他

符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爲銀兔符以兔子爲符瑞
故也又以鯉魚爲符瑞遂爲銅魚符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二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三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國憲門

雜述類

秦法相沿

三代巳後至秦始皇境界分明又別一世其道則去
仁任法其體則尊君卑臣其制則郡縣而不封建
其官則選授而不世祿其中國則馳道地行其夷
狄則長城天限其文章則刑名之編其尊用則刀
筆之吏其燬棄則書史其坑滅則儒生其宮與府

則異宜其兵與民則殊役漢祖承之去其特甚因
循簡便蹈故襲常延於晉唐日新月盛先王之經
制上古之真淳漸澌無餘而雅道益遠矣世運推
移之故王覇消長之機帝寔命之抑豈始皇之罪

封建難復

開闢以來至於秦政三皇五帝之世勢須一番轉移
蓋民僞益滋風俗日薄道德不同軌禮教不同情
阡陌既開經費日倍先王之制不容不變柳子厚
封建之說世儒非之殆未易言也子厚謂封建者
聖人特怵於勢其說甚然蓋塗山之萬國玉帛孟

津之八百諸侯人衆地廣其能以廢之乎吾意鴻
蒙之初生民之始人各爲聚勢不相維乃後聖人
挺生首出庶物別其疆域理而分之因曰封建周
衰世變弱肉強食陵夷以及七雄昔日侯封無幾
其勢固不能不郡縣也子厚謂公天下自秦始非
也戰國之時諸侯破滅齊楚趙魏多已建郡立邑
如即墨大夫田單皆其守土之長何獨秦哉但秦
則盡去其籍而天下悉郡縣矣吾意堯舜再作可
議者井田耳封建決不容復也試以武官世襲言
之黃口乳臭割剝骨髓紈綺膏粱貪饕富貴更使

據有人民社稷自然必至慢神虐民將盡削其地
而去之耶抑姑緩其罰而徐爲之所也夫然亂天
下必自封建始秦法固不師古如郡縣之制通變
宜民萬世常行不可因人而廢

國運長久

漢高祖起豐沛不五年而成帝業唐文皇兵興晉陽亦
僅六載皆纘禹舊服奄有職方抑何成之易耶由
秦隋之政猛耳政猛則民殘民殘則勢弱勢弱則
渙散離披土崩瓦解人無固志兵力所及因壘而
降矣我 皇祖壬辰濠梁勘亂至戊申而後車書
會同首尾一十六年間關數百戰何其難也由元
之法疎政緩而國無畏民特順帝不君天厭夷德
中華正統非其久居命 皇祖驅除之也況秦隋
之末終鮮豪雄漢祖唐宗挺生間氣其鴟張狼顧
勢相頡頏僅一項羽餘俱烏合群盜爝火遊魂至
正之初乘時竊命徐貞一陳友諒之攻堅張士誠
韓林兒之養士明玉珍父子之能守方國珍兄弟
之多機察罕王保保之設奇李思齊張良弼之善
戰皆極一世之雄足爲萬人之敵海內歸元既久
而生民又鮮離心 皇祖無尺地一民之資以布

衣提三尺劍駕馭群英其視漢唐其難已倍夫得
之難者守必固功之大者享必豐此我 朝運有
殷周之長世無漢唐之亂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
幡綽亦善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
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宴
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
羊俯仰如鼓節奏宋沇爲太常待漏光定寺聞塔
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叅常作樂而

聲應六侍帝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笙者曰
凫遊廬墓區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
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
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
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
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
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注
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
而不使日録一朝寔篤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
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

寓改於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
而已是可以得其寔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
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下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
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即調京軍大同榆林每每
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
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
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朝日夕月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當以春分朝日
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分
夕月於西門之外别陰陽之義也

媒巫儈譎

伏羲始作媒以交男女作介以交朋友女媧始作巫
祝以交神人神農始作儈以通衒售軒轅始作譎
以通假貸少昊始作譎以通君臣夏禹始作譯以
通夷夏

進曆頒曆

國朝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
大統曆於百官進内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
壬遁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

屏上又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
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徧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爲
私造

改元

史記秦本紀曰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六國表
云初更元年也檢歷代人君即位爲元年中間無
改元之制至秦惠王乃始有之漢興多因秦故故
文帝因之亦有後元之改迄今以爲常故改元之
始由秦惠王也章衡編年通載日魏惠王五十年
更爲元年又曰以襄王初改元稱一年太史公書

訣分爲二王之年數後十年秦始更元年也顏師古前漢書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建元而紀年通譜云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等號 事物紀原

損膳

事始云後漢鍾離意諫明帝陛下躬兗責降避正殿損常膳録記以爲二事之始今檢意疏文止言避正殿而無損膳之語又前漢文帝已書徹服損膳及賈山至言有陛下即位損食膳不聽樂則事始所記謬矣按周官膳夫掌王食蓋五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齊日三舉大喪大荒大禮天地有裁邦有大故皆不舉是則王不舉者損常膳也疑茲禮乃周舊典云爾迄今國有裁裓日食避正殿行之爲式 事物紀原

輟朝

唐會要曰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張説薨輟朝能元會又大和三年七月崔龜從奏云正觀中任瑰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殁其夕罷警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推是則太宗以來尚未行茲禮會要首録開元事當是自明皇始也 事物紀原

起居

唐貞觀十三年房喬奏請三日一臨朝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太尉無忌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即大位今已後每日常坐永徽元年十月十五日勅京官五品依舊五日一叅二年八月十九日照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即爲常式蓋今五日起居之始也漢書循吏傳曰漢宣五日一聽事則彷彿起居之事其禮雖見于漢要自唐始行之 事物紀原

警蹕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以警戒入國者皆以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一曰蹕輅也臣子候伯另爲一等以分上下之制

奉陵

奉陵内官内人固有舊制某常見報狀内云内官某以其過奉陵内人亦時有之伏見士大夫每選兒孫主守塋域必以謹良寡過者處之夫事生尚擇其人奉先尤宜盡敬今以罰過配陵寔乖嚴奉之禮其奉陵内官宜請遵行舊制勿用有過之人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宮予亦為尚書郎陪郎上事多矣是日儐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詰之曰曷再拜曰拜廳曰非也此乃拜恩也盖京城官署皆在大内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踐履官常儐者不達乃曰拜廳予嘗為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張從玘曰請服羅巾吉衫予詢之則曰先拜恩後上事又衆官列位儐者曰面西再拜拜訖成上事之禮既事予以其有知奬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常為功曹吏時李相國珏為河南尹命功曹叅軍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小人傳之父祖不敢廢闕予喜小吏好善且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元遺諸臣

傳曰楚雖有才晉實用之夫興國之取亡國之遺也勝棋之着敗棋之棄也元不能識我劉誠意輩因之下僚以遺我　太祖雖欲不亡[illegible]得耶諸君子棄夷就夏滌垢向新或至叅謀獻議政事緝史筆盛哉首陽之風遠矣彼受勝國顯爵禄如危素輩又其下者武弁則奚誅焉吾不録録文臣

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改弘文館學士洽書侍御史叅從龍未任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王時刑部侍郎程儒漢學士承旨詹同俱仍原職羅復仁爲弘文館學士總管府判劉基見前李善爲燕府紀善户部尚書張昶改中書叅政山東行省左丞安然樞密同知朱守仁改工部尚書樞密同簽李質改刑部尚書禮部員外郎曾堅改本部侍郎主事蕭肅改工部侍郎翰林編修宋濂改承旨答禄與權改侍講國子助教王偰改侍制儒學提舉劉三吾改學士

壬午諸臣

壬午之變方孝孺鐵鉉諸君子烈哉然論者多以死事許齊黃而以不死罪楊解非也建文　文皇帝從子也非彊敵世讐者比喪君有君伊何殉之齊泰黃子澄其所容勿獻替之臣為侵削計者也降亦死不降亦死死等耳楊解二君子秩甚微僅一審理待詔易處也委曲以全其宗引避以全其志不亦快然幾中道哉乃大用得亡過矣今録其著者

兵部尚書茹瑺户部尚書王鈍吏部右侍郎蹇義户部右侍郎夏原吉工部右侍郎黃福工部尚書

嚴震直户部尚書古朴工部尚書鄭賜户部尚書郁新兵部左侍郎劉儁工部左侍郎張思恭禮部左侍郎王達翰林學士董倫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陳洽吏部郎中胡廣翰林修撰楊榮中書舍人黄淮待詔解縉審理楊士奇已謫而後用者工部右侍郎張憲宗大理寺卿薛嵓

宗室出仕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世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後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

志於用世太祖之法弛矣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　親王歲支禄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禄[illegible]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於一字王禄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禄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溪王綸自于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禄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益日不及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於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illegible]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禄不給日見其[illegible]不能存活矣

帝王立長立少

世恒言文王舍長立少武王因之興周而千聖未嘗以爲非帝乙舍庶立嫡辛紂因之亡商而百世不敢以爲是蓋長嫡固常經而天下大器堯舜聖人且變通於賢而吳諸樊宋太祖更致國與天下於弟其心誠在生民雖其子且不之顧矧曰長幼嫡庶之間乎故漢高以趙王類己欲立爲嗣竟格于子房禍貽人豕神堯以世民功大使代建成竟終奪於闘閲血[illegible]禁道夫四海重大之基乃律以一家長少之叙是爲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

國初謚文之斃　聖祖注簡　文皇因劉伯溫
不可而止夫　文皇親爲高后所出雖少而嫡論
統亦宜吾不知伯溫何所見而基革除靖難之變

宗族

國朝之制　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　親
王郡王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孫以次遞降則爲
鎮國輔國奉國將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祿米亦
遞殺一千石至二百石而止親王郡王將軍中尉
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封而其
祿米亦有八百石至二百石之差又有　册封及

宮室婚姻喪葬之費皆給於官又有廚役齋郎校
尉舖排等役皆編於民　祖宗之恩意可謂隆厚
周悉矣但歷歲滋久天潢繁衍宗藩祿糧不給殊
匪常事之慮議者欲倣宋制設宗學選宗人之疎
屬貧性敏潁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有才者皆
爲國用而不至於虚生虚死庶宗室有所激勸而
祿米之不給者亦籍是可以少紓而省無告之苦
至於選用任官之法又立條欵約束務在得宜此
亦一策也

朝政度越前代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
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
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　賜袍帶有
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尹刺史皆有生殺
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用
下寮今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
塑像　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
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正以山水本稱

法久不行

國初懲元之弊嚴刑峻罰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

風草然然有曲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
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正韻是已洪武錢
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常見有之今不復見一文盖
銷毀爲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值銀
三釐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之地大誥惟法
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全未見之况
復有讀者乎洪武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
本内體用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問　朝野往
往仍用唐韻未嘗有從洪武韻者

通司舊制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實

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

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幸免者

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

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意出

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

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

內臣外戚大臣者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

營倖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　祖宗關防奸黨通

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云汪直專

政恐天下議已故有是舉若果始於直是非出於

朝廷意言者當議復之

功臣厚薄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

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

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給俸而子患殘疾不能

承襲者月支俸糧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

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為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

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

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

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即承襲者免調別衛年

二十以上者俱調衛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

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

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十年後有子者俱准

承襲父犯罪監故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

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

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于

官武選時嘗竊議以為　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

群雄之手　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

難易固當有辯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

體似未穩當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

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記以俟同志者云

各司牌額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illegible]奏事使云洪武間

凡有事欲奏不得至　紅牌者許此牌執之可以

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　國初通達

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

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　祖宗之法蓋蕩然

矣南京各部皂隸俱穪涤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

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

[illegible]皂隸背書寢兵部夜無巡警[illegible]
遲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　仁廟
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　南
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
院三字横列

朝士牙牌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
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
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及之
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內府出入者貴

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
士勇士小廝銅牌匠人木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
牙牌若以爲榮美之飾則　朝廷侍兩京爲一體
何在京令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
此榮美之邪況古者金魚之佩亦必出京不用也

會議事例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都察院大理寺
通政司之外及閣老及掌科撫掌道官今有十三
道而閣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
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
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爲首今皆首內臣
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官管事止稱坐營官總管
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
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
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似出自　御筆
矣蓋內閣大臣與止仰成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
也御史職主糾察既與會議雖謬悞不可復言矣
拉使與議姑以箝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印將軍奉
制勅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
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

兵官蓋掛印征討者若京師六軍總於　天子非
臣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
成而不可變矣

典制

賀冬

玉燭寶典曰冬至陰陽萬物之始日極南影長有履
長之慶冬至後日漸長故謂之長至節復卦主事
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生於此日乃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之時也漢雜記云冬至陽生君子道
長故賀然則當是漢也

左符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以留州故以左右合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勑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元憲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賃三百五十五後有詔刺史巳有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引喤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八人其八人武冠絳韝一人細衣執鞭伏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宋朝故事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旁朱衣吏告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喤之比

百官執笏

廚之前巳有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齒大夫以魚鬚文士以竹禮受命於君前用笏輿服志古者貴賤俱執笏後代以來惟八座執笏公卿但執手版至後周武帝始令百官執笏 續事始

索扇

唐書明皇時蕭嵩爲相以爲天子升降俯仰衆人皆得見之非肅穆之容也奏請凡朔望受朝備羽扇于殿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合上坐定去扇禮畢上將退又索扇如初則制之始自蕭嵩請也索扇即今之掌扇也 事物紀原

魚袋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即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

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下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匭函

唐會要曰武后垂拱二年六月置匭以達下情蓋取白獸樽之義今登聞所投此其始也梁天監元年於公車府立謗木肺石置函欲有横議投謗木于函則唐之置匭用此也宋朝興國九年七月改爲檢而民間猶呼之 事物紀原

伏㩦

金吾仗㩦前引百司皆避爾雅云即封牛也此獸善抵觸故雕其首於竿上加龍虎節以油囊盛之而行

儀制令

談苑曰太平興國中孔承恭爲大理正上言儀制令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於兩京諸州要害處刻牘以揭之所以興禮遜厚風俗從之今京師諸門關亭及所在道途雙堠處皆刻之蓋自本朝孔承恭始也

文臣陪扈

舊制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從惟弔喪問疾不赴

宣制曼聲

蘇子容詩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鳳閣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騶唱不入宮

舊尚書令僕射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官員上馬處也郭稱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故不許入宮自此始也按騶唱者騶從子傳呼也宋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糜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涖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情梁制尚書令僕射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音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三人執儀囊不喤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喝導故曰引喤絳韝所謂騶也

行香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間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爲規式　國朝至今因之

官職站立坐次

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按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

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
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床上壓角而坐坦見
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頠
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此褥
於廷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
莒公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曰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
焉上事者設床几南面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
床連上事官南坐於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
南爲上差互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

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
之下尊卑有序足以[illegible]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
人凡兩省官初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
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東北隅謂之壓
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年
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于兩省官上事宰臣
壓角之禮宜廢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
自設氈褥于庭下北面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
立於東北隅俟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
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舊儀今已
廢濡毫遺債費公移宋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舊制
唐家壓角失前規

三鼓侯駕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曰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侍
中奏開各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爲再嚴
侍中奏請中嚴群官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二
刻搥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
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西都賦曰衞以嚴更之署
注曰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更者亦以鼓也

禁中侍宴

孫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
相之夫人得奉觴進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
阼階上北嚮羅拜宴罷辭謝皆於露臺拜奉觴以
進頷額戰慄寶慈曰夫人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
使扶持以示恩意敬之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
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惟太上居中寶慈
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中宮皆西向寶慈
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
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金雲月冠前後亦
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瑩徹圓光衣紅背

子皆用珠圍緣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庭未嘗一視也上前後宮侍嚴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惟有四人一樣梳妝衣服之內無少異俄至上側無移刻又忽四人至有十五六番其冠綉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見上天顏穆然敬奉二宮有不邇聲色之意

衣服制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　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命禮部尚書李源名等參酌時宜俾有古義議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文官自領

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生員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僅出拳須示中外嗚呼今婦人之衣如文官其裾如武職而男子之制迥殊於此是何時制耶

鄉官禮制

洪武巳未冬　詔致仕鄉官與人叙坐惟與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居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荅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廢弛也

鹵簿

炙轂子曰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注甘泉則用之名曰甘泉鹵簿按字書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具五兵獨以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五禮精義

曰鹵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伍故名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晉書石季龍作女騎千人爲一鹵簿

駕頭

筆談曰正衙法坐以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

車輻

古今注曰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頭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

執爲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屬倒[illegible]
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如車輻故云

殳

古今註曰殳戟之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澆僞無復舊形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曲戟亦曰棨戟王公巳下通用爲前驅盖周制周官考工記曰盧人爲殳此其始也

牙門

宋朝會要曰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錯綵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左右道五門二旗盖取周制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

雞竿

楊文公談苑曰杜鎬言金雞肆赦不知起于何代聞陳習風俗傳曰宋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立金雞何義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盖王者以天鷄爲度肩書刑法制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鷄竿及鼓于閶門右撾千聲宣赦建金鷄或云起于西京呂光未知孰是究其旨意西方主兌兌爲澤鷄者巽神巽主號令故合二物

[illegible]其形揭于長竿使衆覩之唐百官志中曰[illegible]赦日立金鷄于仗南有鷄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采繩教坊小兒得鷄首者官以錢購或取絳幡而巳盖此禮起于有唐

金節

宋朝會要曰金節隋制也八層黃繡袋籠之周禮六禮六節山國用虎土國用人澤國用龍三節皆金爲之則金節取茲義爾周禮地官之屬掌節有玉角虎人龍等節漢文有掌節之制西京雜記曰漢大駕鹵簿有節十六在左右則漢使用爲儀仗也

筆談曰古節如今虎符其用則有珪璋龍虎之別皆橫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有持節乃古旄也然則節自周始而旄節則起于漢

罕畢

通典曰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後漢有九旂雲罕西京雜記曰漢大駕有罕畢在左右則是漢始制此二物晉輿服志五時車後次華蓋中道左畢右罕宋朝會要曰象畢爲天街故爲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藤結網金獸面罕上有二螭首啣紅綵拂畢如團扇

黃麾

通典曰黃帝振兵設五旗五麾則黃麾製自有熊氏也宋朝會要曰麾古有黃朱纁三色所指麾也漢鹵簿有前後黃麾今制絳帛爲之如幡采成黃麾古今註曰麾所以指麾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王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雉尾扇

古今註曰起于商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以爲王后夫人之服輦車有翣織雉羽爲扇以障翳風塵漢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雖

諸王皆得用之

五明扇

古今註曰五明扇舜所作也舜受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交戟

交戟之內按通典衞尉公車令也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令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

衞門

宮殿行幸有衞門十人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殿則執撾東西對立殿前亦古虎賁之類也虎賁周制見周官 事物紀原

婦人拜

禮曰男拜尚左手女拜則尚右手又居喪之禮男拜稽顙女子則否是古男女之拜一也古詩曰長跪問故夫前五言之作自漢李陵推此則由漢而來其拜猶同耳孫甫唐書云唐武后欲尊婦人始易今拜則女屈膝而拜始于唐武后也然後周宣帝制始令宮人殿廷爲男子拜則又非始於武后矣

豹直

李洛公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豹直言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霧伏而不出慮汙其身則宿公署是豹伏之義宋景文公詩乃用豹字又職林云凡兩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豹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豹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豹其餘雜入者十直三豹亦皆用豹字玉篇豹字書注云運直也 青箱記

北朝婚禮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

拜迎婿夫家領百餘人或數十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喚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門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壻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聲說文云郎壻字

合葬

禮記檀弓云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又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注云謂古不合葬又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云謂合葬合自周公以來是則周公初制此禮也故周桓王之詩曰死則同穴

喪紀

上古親死葬之中野喪期無數至虞舜二十有八載放勛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三年之喪堯舜始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衰之服三代共之淮南子齊俗訓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許愼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成王

母服

三代之制父在爲母服齊衰朞唐武后始請同父三年按盧履冰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垂拱始行之則父在爲母三年自唐垂拱始

以日易月

五代會要曰後唐同光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曰粵自漢文益尊神器猶至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按前漢書云帝紀後元七年六月遺詔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三日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邵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紅與功同此喪制乃文帝自率已意創爲之非有取于周禮也日何以日易月乎三年

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七月也應氏旣失之于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耳

婦人諡

穆天子傳曰天子爲盛姬諡曰哀淑人此疑婦人諡之起也事雖起於周而王后亦無其禮漢初高祖之母始有昭靈之號諸后皆因帝諡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東京明帝始見光烈之名按漢高祖五年二月甲午漢王卽皇帝位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illegible]年五月辛未尊曰昭靈

后元帝紀元帝母曰恭哀許皇后張晏曰婦人諡閔其見殺故兼二諡則后諡自漢祖始也

公主諡

楊侃職林曰唐正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諡曰莊穆主諡自唐安始南史沈攸之傳言齊高帝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子文和憲亦諡爾不審何以言唐安公主始也

起復

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昔魯公伯禽有爲爲

之也注云魯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縗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

國忌舉樂

會要神功元年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內史王及善等奏以爲將軍入城例有軍樂今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晉穆帝納妃九月是帝忌月下太常禮官荀納等議稱只有忌日而無忌月即有忌月應有忌歲當時是納所議況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請振作於事無嫌乃

行之

禘祭

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翰林集議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來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 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舉事乃寢

陟黜類

斷事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

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韓非子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任爲輕緗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慚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史所載畧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攄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爲貲執政惡其燭擾場屋黜隨州

方城尉裴垣爲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
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
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
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
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
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
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翊日諭輔臣曰此人
躁妄欲求内相乃黜之

陳林功名

陳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進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
詔舉館閣才行之士子雍與劉攽李常寗李清臣
首被選擢熙寗元豐間高麗屢航海修貢朝廷以
爲恭選使往諭之初命林希希力辭更命睦睦即
日就道神宗大喜與輔臣曰林希無親堅持不行
陳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

章惇罷相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詞云悻悻
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
聯無乃太甚林荅曰長官發惡襟聯捧毒無足恠
也

遷補

國初官制全論歴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
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歴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
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
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
後其法漸變盖因四品以上品漸少五品以下官
漸多甲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甲官未該陞
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
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

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
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
出身在内閣書辦陞至編修郎中等官皆有陞至
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
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署員
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
門無之如給事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
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
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
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

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最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爲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盖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給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

朝覲考滿

國初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俟滿考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俟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黜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廻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欽天太醫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盖有深意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盖此流醫藥有效則奉　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革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例計無所出則請　旨去留由是權移宦寺而賢否混淆矣

貼黃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　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嚴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其間罪大極惡非人所爲者盖罕有焉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故記此以示武弁之士

稽察劉子欽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惟劉子欽坦腹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子欽被酒徑入夢爾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工部爲辦事吏子欽畧不分疏遽謝 恩起而出至外卽買吏巾縧服之步入工部跽於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侍立于旁與群胥偶少頃 上又命一竪入部覘之

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内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 恩出具冠袍返閣中卽一日間也

庶吉士拽木

太宗朝時教庶吉士曾子棨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戍邊而貰之令拽大木棨等以書懇執政者執政袖其書見 上備言辛苦乃得釋

文襄代熊槩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衣使交阯回道過吳中適大理少卿熊槩廵撫兹地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者隨至籍沒究號之聲不可聞公與熊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騭之說諭之熊不省公至京謁見[illegible]使事畢乃以熊事具奏 宣廟覽之惻然卽[illegible]召熊回京而以周文襄公代之自是東南之[illegible]得安矣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illegible]其門奔競成風廷試舉子策問求賢安民二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門以名薦者 上

知其不可問賢孰可以勝此任且曰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朝覲宴賞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 朝覲至京 敕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汝吏部尚書王翺及子三人侍宴以勵其衆輿論懽然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晅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次

任以户部尚書因貌不稱名乃以副都御史年畐
執法不撓擢居此職

削奪門功

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為太監曹吉祥搆讒害
非也聞　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内者以于謙輩迎
立外藩為辭故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
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督張輗封文安伯張軏
封太平侯公由右僉都御史封武功伯楊善由鴻
臚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以下陞職有差未幾
慈烈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國難之功立外藩

之誣　英宗始悟其冤而悔之又嘗以問李文達
公公曰天下　陛下之所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
欲圖冨貴妄生事端耳由此削奪諸封爵及軍職
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霍氏之
禍萌於參乘耳

傳奉官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冨賈收買古今玩
器進奉啓　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冨家子
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子乃於各寺觀聚
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
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白身人
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勲
戚厮養凡高貲者皆與並進名曰傳奉盖　命由
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器之濫無踰于此未幾
以星變修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
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
原籍閒住不許録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徙未暇
籍也

劉吉

孝宗欲封張后弟伯爵劉吉不從言必盡封王周二

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　上惡吉專權令自陳
同事者票吉極其褒美　上皆塗之止留不允所
辭四字發出及再陳遂准致仕當時好事者以為
吉前票王恕辯本曰不必深辯今吉自陳本日不
允所辭正四字對也相傳以為笑談盖劉吉嫉害
六卿雖未至如徐有貞萬安之狠毒而弄權挾詐
罔上行私排抑忠賢亦自來所無者也

會推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　朝
畢宣吏部發　玉音除某人為某部侍郎尚書成

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于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諮于內閣而後定稍出己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官親舊同年相知厚無不接引超擢要地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內閣引用親舊人以爲公論無敢議者若出　宸斷用一人雖至公亦必彈劾以爲不由推舉寅緣而得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猶至於此勢使然耳

李興

弘治間因劉吉駕馭言官舉劾諸司　上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爲儀賓所奏論死庭鞫時劉吉欲陷逐人心密囑工部尚書賈俊解之俊居官廉慎與吉俱保定人素爲吉所重故附之廷鞫畢奏覆　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章論救又會衆求救於壽寧侯張巒得免死充軍因　赦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綱有故犯者必罪不宥

彭御史

弘治中彭御史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多今復如舊乞節省浮費　上怒其揚　先帝之過下獄論以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幸釋充軍一時言路清肅無敢肆意妄言及聽人主使舉劾人者巡按亦不敢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體爲之平正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三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國憲門

爵賞類

爵賞

漢武帝外事四夷不愛爵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内侯霍光時正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軍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

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不為非蓋明友光女婿也衛青為大將軍去病先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將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將尉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高下其明白如此后世必曰青久為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之蓋失之矣

金書鐵券文

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平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錫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illegible][illegible]尚藏因取為式（事載宋景濂送錢允一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宜謀効力

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　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

常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見大明寳錄)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王洪武初追封賜謚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國公洪武末復追封賜謚皆配享 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孝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謚皆配享 成祖者也

世襲指揮

汪氏老母寺側酒媼也 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主廢署劉氏恩人王之妻也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

九錫

韓詩外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車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此起自周代(續事始)

元宵

永樂己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後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爲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賚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聊爲賢母權此真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嘗有也

報太后迎復功

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盍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此尚書錢文通公譜畧語也愚謂天子以天下養尊養隆於親援之以禮何所不可何但論功耶使 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爲得也

厚待北方貢使

朝廷以北方進貢者待之厚於四夷順天府具床褥禮部置酒宴光祿寺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瓶又欽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

其餘各兩表裏各人衣服一套靴襪全馬價高者三表裏其羈留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爲大官侵欺以馬草爲軍士所得者少而入已者多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咎鼂錯之作俑余謂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于上鬻官所鬻者實利歸于下鬻爵雖非正論然鼂錯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

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亦以貨賄得之鼂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轉對

唐書薛珏傳珏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蒿茹不足請市時常彤爲萬年令珏使禁賣德宗怒奪彤俸帝疑下情不達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唐會要曰正元中詔每御延英令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常参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巡對宋朝因之曰轉對

延英

唐書韓皐曰延英之置肅宗以苗晋卿年老艱於趨設之耳後代因以爲故事宋朝會要曰康定二年八月宋庠奏唐自中葉已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别開延英賜對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事物紀原

休沐

史記李園事春申君謁歸故失期則假告已見于戰國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鄧通洗沐不出張安世休沐常出門是也唐會要永徽

三年二月十日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寬百寮休沐然則休沐始于漢其以旬休則始于唐也事物紀原

刑法類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許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剕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禮云刑不上大

夫何尊大夫也禮不下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
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衣弊
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
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謂酬酢之禮也

刑原

軒轅始爲刑辟制流笞杖斬罪唐堯始制墨劓剕刖
宮五刑舜造赦贖紂作桎梏及烹醢轘咼炮烙之
刑周公置徒絞設八議漢文帝始除肉刑隋裴政
始定笞杖徒流死五刑唐太宗始置加役流皐陶
始置律范丐始作刑書唐高宗始作律疏秦商鞅

始立鄰里相收司連坐律漢張湯始立更傳相監
司律

絞

古者棄市周禮有磬於甸之說秦曰磔漢文帝二年
改曰棄市取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隋謂之絞
蓋興于周代矣 事物紀原

配

舊云刺面而配起于周太祖世宗之代按王溥會要
曰晉天福三年八月左街從人韓延嗣徒二年半
刺面配華州發運務蓋唐雖有配流嶺南諸州之
文此始有配法而刺面當起于是也 事物紀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
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者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
下蚕室之類耳鄭玄膂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
得罪名教大矣

杖制

宋朝會要曰舊制杖皆削節目常行杖大頭二分七
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皆
長三尺五寸建隆四年張昭等定常行杖昭請官

杖長三尺五寸大頭濶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及
小頭九分杖小長四尺五寸大頭徑五分今官府
常用者是此蓋其始也 事物紀原

桎梏

山海經曰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煞窫窳帝乃桎之
于疏屬之山梏其右足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有
木名楓蚩尤所棄桎梏也蓋此械已出黄帝時今
枷杻即其遺事耳 事物紀原

枷棒

易云荷校滅耳禮云去桎梏郎枷杻也六月盛暑去

囚人枷杻決斷行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來俊臣羅織天下衣冠滅族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枚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死五曰失魂魄六曰寔若極七曰反是寔八曰急求死九曰不求生十曰甘破家遭此枷者宛轉於地獄斯須悶絶別有一枷名曰馲尾閭皃即惻死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每榜訊囚人先設枷棒示以破人家不知其數

律

風俗通曰皐陶謨虞始造律史記曰李悝造律晉刑法志曰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通典又以爲商君受之以相秦至漢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孫奭律令義曰名例者漢九章散而未統魏始集罪例號爲刑名晉賈充以刑名法例爲篇北齊高叡并曰名例衛禁者晉始有衛之名北齊附以關禁隋勅蘇威更新律名衛禁職制者晉本名例隋更曰職制户婚者漢九章事爲户律北齊附以婚事名婚户隋更曰户婚廄庫庫者漢廄北齊或名牧産隋益以庫事名廄庫擅興者漢名興律魏群定法名興擅北齊改名從[illegible]隋定曰擅興賊盜者魏李悝首制賊盜二法後魏曰盜律北齊合爲一周分爲刼盜賊叛隋更名賊盜律鬬訟者後漢始析前世繫訊律爲鬬律北齊附以訟律後周改鬬競隋後齊名詐僞者魏世分賊律創名之後無改雜律者李悝首曰雜法後魏益曰捕亡北齊改曰捕斷後周易曰捕逃隋世復曰捕亡斷獄者李悝始造因法魏世分出此篇北齊合捕斷後周復曰斷獄陳彭唐記曰太宗正觀二年正月丁亥朔房玄齡與法官删定法令三十

卷一千五百條皆舊隋減死入流九十二條減流入徒七十一條

令

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是則王者之言下守之而爲令也令令之文皆所守之事宜以此爲始杜周曰前王所定著爲律後王所定疏爲令六帖云蕭何攟摭法令宜于令者乃著令事物紀原

白璧斷獄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illegible]必

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央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新書

輕法重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剌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安人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去戒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袁盎陷晁錯

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之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應死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戾太子

戾太子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黄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之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其孫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之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幽厲事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荅西漢所載名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爲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爲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爲朱博道其語傳寫記之後竟

以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活地獄

通鑑五代南漢王設鑊湯鐵床刳剔等刑謂之活地獄

斷屠

唐刑法志曰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後每年正月九月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是斷屠之制起于唐高祖也杜佑集歷代公事爲通典前此無文而

首載武后聖曆二年事驗此可知也宋朝因之臨時限日云（事物紀原）

宋齊丘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托鎮南楚公齊丘援引至樞密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表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請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敕喬袖敕上前曰陛下署敕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告周世宗曰有罪大臣理合奏啟世宗曰自家國事大國難預元宗命湯悅草制曰惡莫大于無君罪莫大于賣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即日齊丘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宋齊丘將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有黑氣一道冊中起直貫九霄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

王曾奏分故失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遵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表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以失論上不悅曰

如分無復有違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遂分故失

宋宣憲公建言赦獄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而釋期太迫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二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王簡論獄

仁宗初涖政問宰臣曰四方奏獄來上朕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

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公袞復仇

王宣子之母既塟盜發其冢因剖其棺取其衣物宣子之家聞於官獲其盜曰稍四德者付於獄時紹興研勘斷罪免死坐流宣子之弟公袞怨憤不已四德者出爲公袞所斃郡具以聞宣子時爲吏部侍郎乃乞納出身誥命以贖公袞之罪朝廷下給舍評議時楊椿爲給事中張安國在西掖議以爲父母之仇得睗而輒殺之義也莫之敢殺者謂其

有法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出入閭里與齊民齒爲之子者安得自比於人哉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于法也且此賊掘塚至十數宵赦而不死公袞之殺也豈獨直王氏之冤哉是則公袞殺掘塚法應死之人無罪佐納官贖之請不當許故縱失刑之人宜如律於是公袞亡降一資而紹興守臣以下並坐失出之罪公袞時爲和州烏江尉

內竪犯法不宥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弄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瓶爲同輩所發・上怒曰是奴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慶不宜刑戮 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一竪有寵舉膳時或令匍匐作犬飼以爲笑他日入光禄寺庖人誤污其履竪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竪涕泣求哀 上太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

張信獲罪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筍穿壁四句爲字式上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斬以狗經生信四明人時爲翰林修撰

閹禁削除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而獨委任閹人之禁無之世以爲恠或云本有之後因板在司禮監刓去耳閹人當刑無斬首惟剝皮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斬叛國臣

張士誠之敗頗由其僞司徒李伯昇倒戈蓋每以國情輸我今吳人猶呼賣友者爲李司徒上始見伯昇燕勞三日以花緑鼓樂迎於京城乃對士誠殺之及見周伯琦問在元何官曰江浙行省參政上

巨元君寄汝以心膂之任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懼不能荅亦先迎勞而後戮之

校尉義氣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隣婦通一日侵晨校瞰其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倉皇伏床下婦問何故纔去又回夫曰我行見天寒忽思爾足露衾外來為加被耳乃加被而去校忽念彼愛其妻至此此婦乃忍負之而與我私耶取刀徑殺其婦而去少頃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竟誣伏獄成將棄市

校登場大呼曰彼妻是我殺柰何着別人償命遂自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道其情且曰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佳也即釋之

何左丞

國初江西左丞何真以嶺表降入朝　上勞之曰卿保境安民茲又不煩兵旅輸誠來歸可謂識時達變者矣因厚賜拜官初東莞民王成陳仲玉搆亂真率義兵討之擒仲玉圍成未下募人能得成者賞鈔十千于是成奴縛成以出求賞真如數賞之俾具湯鑊駕諸輪車上成以為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督奴妻吹火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由是人大畏服遂併有嶺南民賴以安

皮場廟

國朝初嚴于吏治憲典火烈中外臣工少不稱旨非遠戍則門誅死者甚衆吏守貪酷許民赴京陳愬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以為將來之戒於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於公座傍各置剝皮

實草之袋欲使嘗接於目而儆於心人皆惴惴焉以得罷免為幸有詐死而逃者在京官員每入朝必與妻子訣別至暮無事則相慶以為更生至以鴆血染衣帶閫捕繫之命亟叱其血頃刻死矣然法令嚴明百職聳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上意固有在云

沈萬三

國初南京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舘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原在蘇州周庄）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　太祖常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得流雲南

魏覲蔡本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黨城守難其人與　孝慈議因言惟魏覲可守已致仕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　后親贊用之　上卽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叩頭謝且請　睿旨所在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　思

其土惟卿覲公忠彊幹可爲朕一守爾本我好弟兄屈爾作指揮其皆毋辭二臣又拜領　宸旨將辭出　上曰且住　皇后要見爾少項后出宮人攜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覲守蘇欲復府治兼疏浚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據興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爲僞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汾川卽舊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啟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爲八段云

酒禁

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胡三舍并黨與三人犯禁　上命誅之都事王愷請曰大海方效力戎行望赦其子　上怒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使大海壞我法卽自抽刀殺之

曹國公館舍

國初欲征高麗曹國公李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瘡痍未復請且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無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此非汝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盡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矣保保遂篤疾令醫往視之不愈而卒

遂殺侍醫族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人又併殺後宮妃嬪無數

黥面

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曰曾伏覩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沉汗事遂寢

殺居士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士儀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

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顧不樂哉太公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　國初立法寰中士大夫不爲臣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朱季友獻書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

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上以其書示之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不可拘常例即敕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悪不可不盡悉燬所著

王臣帚英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奸術游貴戚之門常從太監王敬

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示於蘇州等處百戶帚英者常爲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嘗掩捕百姓千餘人告變　上命會官鞫之則皆誣也蓋英媒蘖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及坐棄市示首於其掩捕之地

九十生子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女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又欲汙我種類乎爭財數

年州郡不决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遂以財與之　風俗通

開封婦

開封屠子胡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申有婦人屍在眢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足指全非吾婦也婦之父母素怨胡氏乃抱屍而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於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

以逃罪耳時暑不三二日屍已潰畧一驗有司構瘞城外下胡獄考驗鍛鍊百端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宋朝之法歳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歳刑部郞中邉其來開封視成案卽知寃濫謂宣撫使安文玉曰是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中所索辨及他物色與屍狀同迹其所寓正皆井處也賈胡已他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原屍將詢其所主與鄰僉曰然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塜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說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歿棄屍水中矣男子以清須巾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開封故吏除洺州一僕於迓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時溢奔於人轉娼家其事乃白余三任獄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政爲此耳

張傑寃獄

余爲行臺御史臺椽時至元戊寅夏與監察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因張傑等聲寃其說曰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分寢已熟馬卒錢勝者叩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暴死聞有司驗實必以屬君君幸脫我當有厚報時重馬政殺一馬如殺人罪傑素謹畏且以實聞勝抵罪後或相值於道輙出怨言謂必報傑不殺傑不已明年池州降勝自稱宋故官行管軍揔把乃大得志欲加害於傑者屢矣然非其部曲弗能勝兼捕盜職傑以散卒調斫木於池之西山一日勝跨馬擁衆捕傑及同役二十四人械以巨木箠而問曰疇昔之夜刼佑舟於江岸者汝也當速承之不承死矣又謂役者曰張傑我仇讐也於若[illegible]頋第指渠爲賊卽舍若等毋自苦爲也衆曰[illegible]與張傑同役跬歩未嘗相遣卽作賊我輩皆賊矣實未有此言未竟梃如雨下二人死焉明日解州州將劉素信錢勝獄吏張友仁亦勝之故舊惟勝言是理所訴一切不聽榜掠燒爇身無完膚遂皆誣服所索之贓物信口妄指隨指卽得不知其由數日後張友仁者持文字數紙謂傑等曰皇帝沛恩到汝等獄未具恐不得預押字卽得出傑不知爲所紿尋卽押字已而曰詔減死流遠方汝等強盜當流卽械赴行省其數號訴於省吏謂錢勝指

傑等爲盜之夜實在中山祠神巫祝其及州之走卒其同飲乞一會問死且無憾事竟不行欲見宰相面訴之亦不可得今繫獄一年矣餘二十二人死已過半嗚呼冤哉予與李君視其案與此言合乃上書於臺省下其事江東宣撫司考驗得實乃釋傑等時錢勝張友仁皆已死省吏今尚無恙是又不可曉也

贖

世本曰夏作贖刑呂刑穆王訓夏贖刑則贖刑疑書名也 事物紀原 舜典曰金作贖刑注謂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盖始于虞氏也 續事始

鳳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啣于木鳳口而頒之今大禮御樓肆赦亦用其事自石季龍始 事物紀原

雞竿

大赦於金雞口斷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雞竿

述赦篇

俗語云三年兩赦善人喑啞言赦之不可數也數則奸宄幸而善人病也後漢王符著潛夫論其述赦篇畧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過於數赦赦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謹飭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能自明者萬無一二今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得討遭盜者睹物而不敢取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福按符之言固云善矣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先王之時雖不三歲一赦而書曰眚災肆赦宥過無大在周則三赦三宥是赦宥所從來遠矣後世於民富而後教既不如先王之備則責以遷善遠罪恐亦未可如先王之詳苟不赦焉安知囹圄縲絏之中果皆不善之人耶此俗間一語害事不淺故特表而出之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四　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總論

十等人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鷄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禺中也日出也闕不在第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皁也輿也隷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鷄鳴而起故鷄鳴當士皁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皁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命官盡職

皇曰岐伯天師爾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忒先時者不及時者殺之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戢山川草木虫魚鳥獸無由亂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知爾谷爾無掩大賢以悋財無庇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爾為無亂國制以僭刑法爾掌以平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艮山川爾畜爾惟恭哉皇曰天師爾輔相五正百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于位官

官原

伏犧始立百官堯始分大夫士為五等周公始設九命異賜又制人為十等田賽子始分文武與任商鞅始置資級魏陳羣始分九品後魏始定九品正從每品分上下階蘇綽始分士途為三流

凡諸官稱師自伏犧龍師始諸官稱史亦自伏犧置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大監始諸官稱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顓頊置司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夫始諸官稱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少自商湯設太

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置令尹始諸官稱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自秦始皇置給事始諸官稱使自漢武帝置都水使始諸官稱知自後魏太武置恭知政事始

守官

漢有守令羣尉以秩未當得而越授之故曰守猶今權也則官之有守自漢始也宋朝神宗改官制始正其名故有行試守三等通典曰試未正命也階高官卑稱行階卑官高稱守

封君

秦孝公始封衛鞅爲商君此男子初封君也漢武帝初封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婦人初稱君也

三司

漢謂丞相將軍御史三府爲三司唐始謂鹽鐵度支戸部爲三司今始以大理刑部都察爲三法司都指揮布政按察爲三司

開國

古者天子稱王周失其道春秋之時吳楚之君始僭稱之由三代至漢魏諸侯不以國爲號等曰其侯曰晉令始有開國之稱故五等皆郡縣開國陳亦有開國郡公縣伯子男侯巳降無郡封由唐迄今因而不改葢開國之號自晉始

漢列侯

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㒵文衣侍祠郊

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爲　朝侯

五等爵

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助理天下其地封百里侯者侯也候逆順也其地方百里伯者伯也明白於德其地方七十里子者滋也奉天王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亦五十里

扈氏

春扈氏也扈止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
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
扈氏農正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爲民驅鳥宵
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
扈氏農正趣民收凌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
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不食粮
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葢始於此

官稱

承之曰代匱安慰荐達曰慰荐序用曰擢序久居官
次曰久次聽官理曰官常侍御曰贊御主郡官曰
司官郡守爲將曰郡將就郡拜官曰即拜刺史理
事處曰治所一歲後乃爲真曰試守縣令曰廷掾
備數曰充賦補常牒曰隨牒初仕曰牽絲自解職
曰去吏又曰解龜左降曰左遷曰左轉頻舉曰比
辟廉吏曰假吏部下曰部吏散官曰冗職易選曰
囬選卓異曰尤異吏在京師曰中都官王官曰私
府舍天子事諸侯曰左官外附宿衛曰交戟專主
計籍曰主計曰計相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曰計

偕補文學掌故曰丙科公卿嫡子曰門子保子曰
任子曰父任又曰門蔭六斛四斗曰累鍾之奉俸
祿曰奉秩曰祖秩曰祖奉列侯賜錢曰餐錢食邑
曰奉邑奉並扶用反奄人曰閹尹曰宦吏曰内傅
樞要曰右職尚書令曰賦政三公曰三事尚書
御史謁者曰三臺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府三公九
卿曰三九之位司徒司空曰二司御史大夫尚書
令司隷校尉皆專席曰三獨坐左右中郎將五官
中郎將管郎官曰三署署郎當次真者曰直事諸
曹郎首曰頭司餘以下即曰子司即有職事吏者

曰職吏九農正曰九扈掌除水蟲曰壺涿氏掌禁
川游者曰萍氏行人曰行李李音使秦左戈官曰
佽飛足力能張弩曰蹷張以手張者曰臂張皆曰
材官冥莫中聞聲則射曰射聲校尉主壘壁曰壘
尉禁備羌夷曰障塞尉主西羌曰護羌校尉屯田
北邊曰田禾將軍漢趙孝父普嘗爲之羽林郎曰
巖郎主乘輿曰公車府令主厩馬曰厩令曰厩丞
如謁者曰治禮郎主舂御米曰導官令辨三酒物
曰酒正稅漁利曰都水官知灑掃事曰中涓令官
者典游觀處曰鉤盾令鑄錢曰鍾官掌巡禁吏曰

游徼主簿之司曰紀綱主奏事曰奏曹主辭訟曰辭曹主科程曰法曹主賊盜曰賊曹主轉運曰尉曹主罪法曰決曹主貨幣曰金曹主倉穀曰倉曹序録王國曰宗正卿其屬曰中壘尉掌一里百家曰里魁

黃閣

三公曰黃閤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太子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與三公禮秩相亞故名閤以示謙漢書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黃門又王堂

傳云既爲公須用開黃閣張敞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雄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冊爲公曹勑以冊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子所未諭故杜少陵詩云邑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董琴曠著雄閣偃藩又和公序冊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冊入佐黃扉與徐舍人日果紆綉展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鄧齋云姑候天藏疾雄堂日燕居又謝公寄滕云老人渦曲瀟候月到黃堂給宴聽又重修諸亭記云大守所居唯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爲黃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官制

皇明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内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於内閣則爲三公加於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則太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

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饈而今則止司供御飲膳中書舍人古稱中書省掌行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内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尊長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

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深有未安嘗考典籍洪武中猶修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後遂廢誠缺典也

官資

同位而異遷右北者必左南於是有鑚刺之風同祿而異恩貴中者必賤外於是有規避之路故等之臺諫官耳北則強南則弱均之臺諫言耳北則行南則格時人爲之語曰北京科道軟如羊九年考

滿一京堂貴之也南京科道猛如虎九年考滿一知府賤之也然有貴臣借南以抑言官者雖賤猶貴矣亦有言官希北以伸貴臣者雖貴猶賤矣故云周之士自貴秦之士自賤

司空

伏犧始置共工少昊更設司空而分其屬爲五工正秦始皇乃置少府即共工司空之職也其屬有將作漢乃分爲二官誤矣至隋又設少府將作監罷三監抑又誤矣至元始罷將作令又罷少府第二監併其事于工部焉

臺閣閹宦

于肅愍之在兵部內外信之相權未甚一也至嚴氏分賄吏兵而權益重于臺閣矣馮保之在司禮荊州用之中權未甚固也至臺諫互攻諸相而權漸移于閹寺亦曰危哉

宰相類

歷代宰相

伏犧始置二相又任襄英爲左右若唐虞之百揆商之阿衡周之冢宰皆相職也至秦獻公始稱丞相莊襄改稱相國至漢武帝不以朝政任宰相始置

尚書令典樞機其任蓋猶義皇之襄英周官之卿士也武帝崩霍光以大司馬當國領尚書事於是遂以大臣領尚書而大司馬之職班宰相上尚書令之權重於宰相矣至成帝始以特進張禹録尚書事蓋以三公下兼卿士之職也自是遂以録尚書爲首相之稱靈帝始以宰相胡廣爲太傅自是遂以太傅爲首相之稱至魏文帝以中書令晉武帝以尚書令宋文帝以侍中並爲相職北齊始置尚書行臺此宰相初有分司也隋文帝始以侍中中書令爲上相僕射爲次相唐太宗因後魏制以

他官行相事謂之叅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後遂俱以爲直宿之稱中宗又置平章軍國重事則古三公兼宰相之職也玄宗改侍中稱黃門監宋神宗又以尚書左右丞爲執政官徽宗加宰相太師之稱自是首相多稱太師元世祖始置叅議官及中書行省行省卽北齊行臺也

宰相稱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袁盎目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賛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賛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眞漢相翟方

進曰通明相後漢相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皆曰眞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恃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愼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内相閻立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稜宰相李邦彦爲浪子宰相陶弘景爲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賛曰再世賢相闒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王珪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眞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欽石項有疣曰瘿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

公相貫曰媪相梁師成内侍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顗嘆爲黑衣宰相黎野亦稱曰白衣宰相

張說

張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計復貪財賄時亦多訾議之每中書議事及衆僚廵廳或有所忤立便叱駡爲衆所嫌故朝彦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人也

公孤

周始𣸸三公坐而論道後漢始以太尉司徒司空爲

三公傅子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　后配中台五聖配下台故後世由此以三公爲三台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

當筆

通典曰肅宗至德二年三月宰相分直政事筆人知十日德宗貞元五年五月八日又分十日人執筆迄今爲故事曰當筆

火城

王元之侍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凡三司使大金吾皆以華燭擁馬謂

之火城

平章

唐有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任叅行丞相事之類漢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周澤行司徒事是也唐百官志曰李靖以疾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名官自此始也會要曰貞觀十七年六月高士廉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高宗永淳四年四月郭時舉等並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叅知政事崔知温曰時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同受名稱自此四品以下

知政事以平章爲名

左右相

通典曰成湯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伊尹號阿衡仲虺爲左相是也又武丁得傳説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書亦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故秦悼武王置左右相漢高后亦置二相自此以後多非尋常人臣之職唐龍朔元年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武后又改尚書僕射爲文昌左右相開元年又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爲僕射又以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至德初復舊故今亦以左右丞相呼

六相

管子曰黄帝得六相而天地理厥後天子及列國侯皆或一人或二人三人四人漢初唯丞相一人唐高宗以李勣爲尚書左僕射一人侍中中書令各一人爲正宰相至勣授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平章事爲宰相始續事

賜玉

常袞集有謝賜緋衣表曰内給事潘其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媿聚螢才非

倚馬典墳未博謀陳奉使之官辭翰不工叨叅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横腰祇奉寵榮頓加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酧天造則知唐賜玉帶亦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

宰相外望

蘇氏閒談録癸中令維翰嘗謂文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王旦遺令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經進歸書閣闔扉以自

省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嘗以蝗旱憂愧辭位
俄而疾廢不食真宗命内饔調内廄宸翰緘器以
賜日常三品既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居台
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
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婿蘇耆力排而止之

聖眷有定

富弼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爲叅知政事宰相有謂
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
召至則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事迄拜叅政乃
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

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勑榜朝堂有妄
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諭公公奏曰臣頃
歲陛下過聽擢置樞密未嘗昵朋比結左右也況
仲淹非姻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
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托進
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襃荅

相公尊重

涑水記聞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少
長皆拜相公必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
久則吏從旁唱曰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

公孤愼重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
洪宣中爲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
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爲
三孤者内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
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少傅以太子太保兼尚
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
史大理卿通政使又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
官公孤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内尚書每部二員侍
郎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

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謡曰滿朝皆保傅一部兩
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沼中魚

國朝任相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
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
國公張輔爲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
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
先卒皆贈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
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
後也景泰易 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

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被殺死李賢被傷獨加　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始加　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至於無故加秩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以定策遍加戚畹武臣由內閣欲冒伯爵有以啟之也

永樂初雖建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後至少傅榮溥初皆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兼華蓋殿大學士榮兼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為例也楊溥乃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鼐乃修撰為楊士奇所薦入內閣沒於土木之難景泰間易　東宮陳循在閣草詔有曰天生蒸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得罷官至少保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蕭鎡為　太子太師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為　太子太師兼工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加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者三人商輅猶以侍郎在閣則舊意猶存未泯也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納賄劉瑾不由推舉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為入閣階梯大壞祖宗官制實劉瑾啟之至今守

而不變者以內閣官欲因此自重未肯改正也

永樂間翰林院官在內閣知制誥自是本等職務弘治間內閣官以相自任欲以文武官誥命專官理之奏令李東陽以侍郎在內專管誥敕吳寬繼之遂為例然未有以尚書管誥敕者正德初劉瑾用事劉機以侍郎管誥敕陞禮部尚書梁儲時為吏部左侍郎吏部會官推舉梁儲堪任南京吏部尚書得　旨陞吏部尚書管誥敕尚書管誥敕自此始後白鉞以禮部尚書管誥敕遂為例夫內閣專

管誥勅舊無是官也後內閣官奏請委官專管亦不過舉用翰林春坊官爲之如六部堂上官奏委司屬官之例已爲不可乃至奏舉見任尚書侍郎專管誥勅其爲僭踰不已甚乎正德辛巳楊廷和專權遂奏調吏部尚書石瑤專管誥勅視冢宰如屬寮惟給事中史道嘗論之舉朝莫有知其爲非者盖權臣亂政至劉瑾楊廷和極矣劉瑾伏誅而弊政未得釐正者廷和把持踵襲之也漢誅丞相以爲常宋秦檜史彌遠等多善終以故奸臣相繼專權悞國無所憚忌

太祖嚴禁不許設立丞相其後內閣陰持丞相之柄至徐有貞結曹吉祥石亨蕭維禎構陷于謙等殺之後徐有貞安置雲南而已正德間焦芳劉宇曹元交結劉瑾俱以尚書取入內閣張綵罪狀同載劉瑾獄案論爲奸黨內閣楊廷和輩倡言曰內閣係輔導重臣自來不加罪言至屢疏論劾竟寢不行劉宇焦芳止令致仕奪其散官曹元爲民而已及廷和以定策邀功變亂大禮爲桂蕚等所論罷免其恩典極隆而廕子爲錦衣衛世襲指揮使則又自來內閣官所無之事盖奸臣預爲已地能必

行其術如此也

徐武功論相

杜董朸姓陸氏少遊吳中武功愛之酒酣語董云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堆金千笏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少顧如此人乃可作宰相

皇明名相

皇朝相業獨稱三楊與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　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若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方則淳安之商鄭縣之岳博大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之蔣嚴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餘姚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聖甄陶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於前代諸人者也

商文毅公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至尊內外諸臣卧不帖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

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 旨
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
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
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䝉易此人不顯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
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
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
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
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

商文毅公輅在內閣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恃 憲
宗之寵大肆貪害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
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
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副都御史以
行滇民爲之少甦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
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賂而沮之同一任大事而賢
不肖相遠如此只此二事則我 朝當事大臣其
功業孰有能與之並者張南園謂世不傳其功 柰
何耶

李西涯

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
西涯凡平日所用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
贈諸門生顧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伯庸親言
之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
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
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
去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修王元美藝苑卮言亦
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
豈能多見

張荆州

張荆州以少主而定國疑遂不至爲尸相是多智人
以伊周而學申商遂不得爲名相是少福人故其
生也人恨之其死也人亦思之

報復

江陵欲報復值王大成者買得一劍馮保令人誘而
持入宫門如所謂白虎堂故事即擒送 詔獄擬
逼大成詞連新鄭朱緹帥考問無所得遂劫保曰
大成似謂出若指保懼而請朱掠殺之其謀始寢
獄始罷不[illegible]新鄭危矣夫新鄭德望未及伊周而

亦欲行伊周之事其免于禍幸矣

相傾

後相傾前相自嘉靖間始分宜之傾信州也以傲其禍深新鄭之傾華亭也以隨其禍淺旣而江陵之傾新鄭也以偏其禍隱蒲州之傾江陵也以專其禍顯嗚呼古之同心體國者肯果爾耶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五終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省部類

侍中

周公置常伯至秦始皇改爲丞相史典殿中章奏謂之侍中而置黃門郎散騎二官與中常侍爲之副黃門郎亦曰給事其中常侍散騎則或以寺人爲之自是郎中屬僚參用士寺二流後漢稱黃門郎爲侍郎至靈帝始置侍中寺魏文帝合散騎常侍爲一官而改用士人又分侍中太僕之職置殿中監自是士人給事者居侍中寺黃門令中常侍諸寺人則皆居殿中監晉武帝始改侍中寺稱門下省亦曰北省至宋文帝遂以侍中爲相職隋文帝改侍中稱納言唐玄宗始改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改稱監

門下省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傅亮脩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

門之亦由令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尚書

周公始置司會秦始皇改爲少府史主發行殿中書謂之尚書蓋卑員也漢武帝始置尚書令以統諸尚書及屬郎與中書宦官共典樞機其任與周之卿士相並至成帝設僕射及左右丞爲尚書令屬置尚書臺光武又分諸尚書爲六曹各置侍郎郎中爲之貳遂以令僕及六尚書爲八座晉武帝改尚書臺爲省亦曰南省遂以尚書令爲相職隋文帝以令僕係相職不與六曹同乃以左右丞及六

曹爲八座分屬郎爲二十四司各添設員外郎以佐郎中謂之子司隋煬帝又於子司各置主事以副員外主事者本漢吏役之稱武帝於光祿勳置南北庭主事是也其二十四司吏部四司一曰選曹即今文選司也置自漢之常侍曹二曰封曹即今驗封司是也本漢武帝因古執秩之官而置三曰勳曹即今稽勳司是也本宇文泰因周禮司勳之職而置四曰功曹即今考功司是也亦漢光武所置戶部四司一曰民曹二曰計曹三曰金曹四曰倉曹並魏文帝所置禮部四司一曰儀曹即今

儀制司是也本宇文泰所置二曰祠曹即今祠祭司是也本魏文帝所置三曰客曹即今主客司是也本漢成帝所置四曰膳曹即今精膳司是也本晉文帝所置兵部四司一曰武兵曹即今武選司是也本魏文帝所置二曰職方曹即今職方司是也本宇文泰所置三曰駕曹即今車駕司是也四曰庫曹即今武庫司是也並魏文帝所置刑部四司一曰賊曹本漢光武所置二曰都官曹本漢成帝所置三曰比曹亦魏文帝所置四曰門曹本宇文泰所置工部四司一曰起曹即今營繕司是也

本漢光武所置二曰虞曹即今虞衡司是也虞衡本周禮建官三曰水曹即今都水司是也虞水二司並亦魏文帝所置四曰屯曹即今屯田司是也亦本漢成帝所置隋煬帝又設尚書左右司郎中員外以副左右丞謂之都官唐罷尚書令惟設僕射以下官宋神宗升左右丞爲執政左右丞遂居六尚書之上矣高宗罷左右僕射惟設左右丞以下官

僕射

秦官始皇本紀有僕射周青臣是也古者重武以善

射者掌其事故曰僕射言僕役於射也一云僕[illegible]
也古有主射專督課漢因秦事自侍中謁者博士
郎官屯永巷洎尚書皆有之成帝建始元年初置
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此蓋其始也獻帝四年以
邵榮爲左僕射衛致爲右僕射左右之始也

分行

會要曰武德令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
刑工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六官準禮典曰周
禮天官冢宰掌邦六典以佐王理邦國漢成帝置
四尚書因事設員非擬于古光武分六曹稍似周

禮唐武后遂以吏部爲天官戸部爲地官禮部爲
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亦承
六尚之制宋初以吏部兵戸刑工禮爲次神宗行
官制復唐故事又以吏戸禮兵刑工爲次

尚書諺語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
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戸度金倉日夜窮
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部典了洗袴刑都
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
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
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餉軍日滋賦斂愈繁
而刑獄亦衆故吏戸刑三曹吏胥人富饒他曹寂
寞彌甚吏輩又爲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戸度
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吃薺麵兵職駕庫咬
姜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

皇明官制

皇明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
唐之六部爲尚書省之屬曹　本朝六部爲六尚
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
尚書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

一人居之吏戸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
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
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分理庶務署覆
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即唐六尚書之官戸刑
二部屬官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
侍郎中書舍人官屬頗多今止中書舍人而已唐
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
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
夫御史中丞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
中侍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改御史臺

爲都察院華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公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弘文館今皆華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于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　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耶

兩字尚書

成化末　上病舌澀朝臣讀奏沓旨多以是字而尤弗便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爲大宗伯時號兩字尚書施京師人體貌豐偉音吐洪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内子亦京師人

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　兩宮内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焉　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賜鈔諦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妃何不及此人又顧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矣

冢宰讓班

弘治乙卯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文昇都御史屠滽及一二侍郎堪補文昇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於滽文昇意不平賦一近体云朝退凭欄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上浮雲偏晻靄地中陰氣已凝堅云云滽既得吏部當班于文昇之上固辭居下及當　廷試讀卷又恐居文昇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即立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遽　旨紊序若是哉

尚書郎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

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祠部

魏代始于尚書置祠部曹蓋其官自魏始也歷代因之不改祠部呼爲冰廳言其清且冷也

童子郎

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内名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通春秋者奏拜曰童子郎

館職類

翰苑

伏犧始設史官武丁始置御史掌秘書郎左右史記言動者周公始設内史掌出納王命外史掌典文籍小史掌方國之志秦始皇亦置博士掌故漢文帝以御史中丞仍掌秘書武帝設蘭臺石渠二署置太史令掌天文國史即今東閣學士也又設秘書令掌秘書即今文淵閣學士也成帝加校書郎章帝加秘書郎桓帝加秘書監獻帝加秘書丞魏明帝加著作郎北齊高洋加正字隋煬帝加秘書少監唐太宗始置起居郎於門下省高宗又置起

居舍人於中書省時謂左右史唐玄宗加脩撰編脩檢討

天子私人

翰林爲天子私人開元以後有此說武曌爲皇后時乃多引文學士叅決表奏是皇后有私人天子在而皇后有私人則推而爲控鶴奉宸有識者已豫憂矣

二侍

通典曰開元中馬懷素等侍讀禁中十三年集賢院置侍讀學士其後康子元爲侍講學士宋朝真宗始置此二職于翰林蓋自楊徽之邢昺始也景德四年八月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知曹州此又侍講學士之外使自昺始也天禧二年二月以叅政張知白爲翰林學士知天雄軍此又侍讀之外使自知白始也唐宋申錫敬宗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時鄭覃亦爲之

脩撰

唐明皇開元八年始置脩撰于集賢殿天寳後它官兼脩史職者亦曰史館脩撰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太平興國中趙鄰幾等直史舘掌脩撰楊文舉爲

史舘編脩是時脩撰未列於職至道中始以李若拙爲史舘修撰　熙寧以前秘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舘設修撰直舘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秘書省官則其職歸于監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舘脩撰檢討是與本省爲二也宗正寺脩玉牒所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修牒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爲二也然則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刑部可别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脩

補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二三年輒一行賞
書局僭濫此最爲甚

侍講

後漢張酺顯宗時數講于御前每侍講有救正之辞
帝常言酺侍講屢諫正及他傳往往有侍講禁內
之文名蓋起於此

資政

歐公歸田錄曰王欽若罷叅政眞宗特置資政殿學
士以寵之時寇準在中書定其官在翰林下欽若
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叅政今無罪而罷班反在

下是貶也帝爲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之上

館職儲材

宋朝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塞跋祭文夏國
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聯閨經詞及回答高麗
書並送秘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
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
以試三節翰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於此取
之所謂館職儲材意益本此

賜花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例賜百朶并南康法酒此二

麟臺故事不載因志之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
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
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
諮報尚書省伏侯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
僅存

勅設

筆談曰京師百官惟翰林學士勅設用樂雖宰相無
此禮優伶並開封點集陳繹除學士遂不用女優

學士院勅設之不用女優自繹始其事在熙寧中

視草

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
德宗崩禁中議所立高郢鄭珣瑜爲相不得預議
中官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因得言
太子雖疾地居冢嫡當立中官從之是宰相不得
預政而學士反得預也又如唐憲宗時裴垍權德
輿爲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蓋學
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
如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

後世論之必以爲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陶穀代草依樣画葫蘆耳終不登之政府盖以視草之人即爲輔相之地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經筵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鳯自太史先生初在講筵即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聞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立先按

講其說鳯未始得與聽也邇來遂復與聽先生平時温温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暨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與起宜乎久侍邇英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鳯一夕獲閲按講王制巡狩望祀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文乃附會爲封禪之説或以求神仙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後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鳯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鑑

洗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出則有先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

玉堂盛事

學士院玉堂宋太宗皇帝親幸故後惟學士上官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政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案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巳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巳寢遽起無燭具衣冠

[illegible]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國史官

皇明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而無定員或至六七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脩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脩官而以脩撰編修檢討專爲史官隷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讀講二官亦領史事所兼領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國初之制

書兼脩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爲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關制度且可以示妄兼官銜者故記之

文臣入直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謄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廚饌於閣之東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誥勅具稿定

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勅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老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士惟劉鉉先生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勅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依樣畫葫蘆矣然且誑人曰出某手一日柯學士孟時謂中書黃瓊曰某人勅命稿作急謄上瓊答曰尚未作孟時但竊笑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孟子曰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固此類歟

纂脩加官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在內閣姑蘇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爲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寺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爲黃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幾得盡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

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

相路

皇明相路狹故少賢相法網嚴故少活法嘉靖丙戌重有鑒于前獘者首選屠應峻趙時春及吾鄉華察輩凡二十人抽中秘書正欲儲養相材示不專在丑未兩科耳久之皆除他官去獨三君復自郎官改翰林可稱異典然竟無居相位者豈法如是耶夫太狹而稍廣之太嚴而稍寬之庶幾賴此一舉奈之何其輒廢也今即不限科數乃吉士既出鮮再入者蓋自張桂方夏繼相後終謂郎曹膺大

不若秀才心小諸郎茂異遂不復登政府矣